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六五冊目次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十三卷（明）鄭紀撰 附錄一卷 明刻本 〇〇一
懷麓堂集一百卷（一）（明）李東陽撰 清康熙二十年廖方達刻本 一三七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十三卷

（明）鄭紀撰

附録一卷

明刻本

東園文集十三卷續編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紀撰。紀字廷綱，別號東園，仙遊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戸部尚書。是集前四卷爲經筵講章及奏議，後九卷爲雜文，續編一卷。凡文二十一篇，則國朝康熙初其九世孫梁英等所續輯也。紀入翰林後，歸臥屏山，讀書二十餘年。生平爲文無構思，無易稾。爲人取去，亦不復問。門人吳濂稱其文甚類老泉。其氣昌，其思深，其辭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今觀集內所載諸奏疏，皆愷摯詳明，切中時政。諸體文亦多屬有關世教之言。續編內有歸田咨目十條，皆兢兢以禮法自持。蓋其人品端謹，亦有足重者焉。

東園先生文集舊編序

東園先生之子進士圭敬官生圭應錄其先文集若干冊馳書請曰家君之文無慮數千百篇不自愛重稿多為人持去散而僅存此冊蓋千百之十一耳今將鋟梓願為序以永其傳予曰文之傳也係乎人不係乎序先生之文豈待序而後傳者哉且文之有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也若儼之愚蒙膚淺何足以窺先生之意而敢序先生之文乎辭不獲閉卷讀之未竟數篇即歛衽而歎曰先生之文甚類老泉儼知之矣其氣昌其思深其詞正而不阿其辯博而不雜老泉而下莫之能及也既而自疑其言之妄以為老泉而[illegible]一布衣耳晚年受薦得一官止於主簿而吾先生少擢高科入翰林為法從歷官大司徒其出處顯晦不同若是而其文又無一句一字相襲者擬之其非其倫乎既而讀之讀之既思之旬月乃釋然而悟曰是宜其然也何儼不妄也老泉少不好

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數年而後下筆其文吾先生初入翰林即歸冠岳山讀書二十餘年其養之也久故其志也慤其積之也厚故其發也遲其見之也真故其取也精聲實本末無一不同而何以顯晦為哉然而微有不同者老泉處韋布而所論皆朝廷之事先生服大僚而所作多山林之文其意有不可曉者豈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在朝廷則憂其民易地皆然與是固無害其為同也昔

者老泉以文謁張益州益州許其似司馬子長又以謁歐陽文忠公文忠許其似荀子夫荀子古之大儒子長古之良史後世之所仰望而不可及者老泉以一布衣謁名公卿得如是之稱不為卑矣而老泉當乎當之不為深喜今儼為先生門下士妄稱先生之文類老泉烏能得先生之喜哉老泉曰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儼樂道先生之義者也非為諂以求悅者也是故始

終以老泉為言書諸簡末
賜進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前翰林院侍讀
學士門生吳儼書

忠幼時過庭嘗見先君子為文無搆思無易稿
或為人假去亦無復問故存者殆少正德庚午
邦伯蒙先生來求遺文直夫兄集諸家簡奉以
刻之忠不肖為蒐多逸自辛未迄丁亥萃漁畜
剟十有七年參訂於損齋子必東復得十二卷
於是渡江涉河以至淮穎出入與俱又三載矣
辛卯孟夏以陣警次亳見西原子君采併以續
所得繕請校正焉然亦十一爾如太平十策勸
御經筵奏行水兌諸疏皆奉
旨施行者而今皆不及見其他無所考與夫詩之
遺亡者又可知矣是故録諸名公敘述而附之
庶先德不泯而忠之不孝或可少逭萬之一云
是歲長至不肖男主忠百拜謹識

東圃鄭先生文集續編目錄

卷之一
經筵講章
尚書二篇　論語二篇
箋
進聖功圖箋
卷之二
奏議
太平十策　致仕疏
養病疏
勸御經筵以勤聖學疏
論齋醮祈延聖壽疏
上救荒備荒十事
救荒五事　備荒五事
卷之三
奏議
脩明祀典疏
進聖功圖說以輔養皇儲
奏取羅允遺貲賑濟疏
疏通錢法疏　奏行水兌以充京儲
卷之四
奏議
奏設武舉以培養將材疏
奏革制外濫支官糧疏
上清理財賦四事
致仕第十九疏
卷之五
記
寒栖館記　漳州府社學記
上虞縣重興文廟記
仙遊縣文廟祭器記
興化郡守王公遺愛碑記
邑侯王公遺愛祠記
光風霽月亭記　湖亭記
鄭氏祠堂記　錫文祠堂記
卷之六

記
重興善世橋記　新河鈔關浮橋記
登瀛橋記　重修鹿鳴橋記
活水亭記　歸樂窩記
屏山家廟記　祭田記
鄭林記　焚黄記
一鶴記補刻
卷之七
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介軒王公八十序
壽履素陳先生七十序
賀宫保閔公總憲內臺序
贈都憲陳公巡撫延綏
送同寅强廷貴考績序
送太宰泉山林公奏績序
送曾學士致政序
送魏都檢致政序
宦途贈別圖序　宦途贈處圖序

卷之八
序
送王懋學提學山西序
送俞良佐清戎西蜀序
送陳孔彰僉憲西蜀序
送張希皋僉憲山西序
送郭總兵鎮守廣西序
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貴池序
送黄太守之桂省序
送姚懋明守永州序
送萬侯之僊遊序
送廖侯之僊遊序
卷之九
序
韵臺集序　豐清敏公遺事序
劉子貞簡札序　鄭氏族譜序
新里甲日録序　五十自儆序
臺類留行詩序　孝感亭詩序

遊武夷山序　西湖文會序

卷之十

書

簡彭從吾　簡陳石齋

復岳蒙泉　奉少師劉先生

簡魏國公　與龐大叅

復張東白　與費子充

簡劉希賢　簡馬少傅

與饒侍御　復東白學士

卷之十一

題跋

恭題南京守備太監臣陳祖生寄録　勅諭

後 補刻

恭題　宣廟御筆春草圖後序 補刻

恭題　宣廟畫犬後 補刻

恭題　宣廟御筆畫馬後 補刻

題蔡忠惠茶譜　題晦菴同年録

書清源郡侯家譜後

書陳士賢輒章後

跋終慕圖　跋肅軒壽圖

說

蒼巖蟄音孤說　陳氏三子說

贊

大司徒王公忱公服圖像贊 補刻

太常卿陳公音畫像贊 補刻

封太常博士李公畫像贊 補刻

丑教授畫像贊 補刻

蘇巡檢畫像贊 補刻

外舅黃公畫像贊 補刻

陳經府贊 補刻　東園年五十自贊 補刻

卷之十二

銘類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孫君墓誌銘

文林郎監察御史井菴林公墓誌銘

劉母朱氏墓誌銘

伍母李夫人墓表

中奉大夫湖廣左布政使嚴公墓表
行狀
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槐齋陳公行狀
傳
蘇子興傳
卷之十三
祝文
祭山祈雨祝文 補刻
上梁文
御書閣上梁文 昇山 補刻
玉音樓上梁文 補刻
祭文
祭太常卿槐齋陳先生育文 補刻
祭工部侍郎黃公孔昭文 補刻
祭宗京兆文 補刻　祭默軒楊先生贊文 補刻
祭蔡母文 補刻
雜著
仙夢辨　家譜引

訓昇山鄉學子弟
歸田咨目
附錄
名公敍述
補遺
臥龍橋二記
南湖記

目錄終

明太祖 年號洪武　建文帝 年號建文　成祖 年號永樂　仁宗 年號洪熙　宣宗 年號宣德
英宗 年號正統 又年號天順　景帝 年號景泰　憲宗 年號成化　孝宗 年號弘治　武宗 年號正德
世宗 年號嘉靖　穆宗 年號隆慶　神宗 年號萬曆　光宗 年號泰昌　熹宗 年號天啓　懷宗 年號崇禎
弘光 在位一年　隆武 在位二年　永曆 神宗孫

經筵講義

尚書一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玆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述成湯之事以訓戒太甲的言語先王是成湯肇是始人紀是三綱五常維持天下的大道理咈是逆先民猶言前輩

有德者是順也伊尹告太甲說人紀之理未嘗泯沒先時夏桀滅德作威將這道理都廢棄了至我先王成湯始修復之這便是肇修湯之所以修人紀者如何彼諫諍之言乃是拂逆人紀的說話湯則虛己聽受無所咈逆前輩有德乃是躬行道人紀的賢人湯則舍己順從無所違背居上而爲君則修明這人紀以倡其臣能盡臨下之道居下而爲臣則敷陳這人紀以告于君能盡事上之心位人於道道理有一長可取則急於舉用無求全責備之意己身於這道理有一毫未至則嚴於檢束有惟恐不及之心成湯樂善檢身居上臨下各得其道如此其所以修人紀者可謂至矣惟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有萬邦自諸侯升爲天子積累之勤玆亦難矣故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玆惟艱哉敷是佈哲人賢哲之人是能盡人

紀之實者後嗣太甲以後的嗣王成湯因見得天下之甚難故思保天下之不易是以於賢哲之人求之非一方取之非一途或置於左右或服乎大僚使其責難陳善納誨輔德後嗣子孫有所謀爲也果合於人紀的道理則順成其美或不合於人紀的道理則匡救其失這等呵則嗣王雖欲爲不善孰肯與之爲不善以墜廢先王之大業哉故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太甲嗣位之初德性未定伊尹國家元老舉此爲

訓厥亦欲其念祖宗創業之艱而保守之也其
忠愛懇切如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臣實伏覩
我 朝
方[illegible]守令[illegible]施[illegible]何爲[illegible]即申明五常之訓
便是成湯創業[illegible]的意思[illegible]臣同游又有
端[illegible]士之制便是成湯求賢輔後的意思恭惟
[illegible]之初甚學
先[illegible]
聖學人紀可謂修矣任用老成開[illegible]求[illegible]

竊[illegible]人然[illegible]非難[illegible]終爲難伏願
遵[illegible]有[illegible]道法
皇祖[illegible]修德不[illegible]形[illegible] 存[illegible]
[illegible]遠小人[illegible]布昭聖[illegible] 於[illegible]
[illegible]于家邦[illegible]
不[illegible]惟[illegible]

一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
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

道是商書伊訓篇伊尹述成湯得天下之事訓
太甲以謹始的道理商王是成湯布是敷布昭
是昭著聖武是以德爲威猶易經說神武不殺
之意允是信也伊尹告太甲說當初夏桀無道
滅德作威天下百姓苦其虐政惟我商王成湯
奮德義之勇行上天之罰除殘去暴而有不殺
之仁心側平禍亂而爲弔民之義舉湯王德威
已敷著于天下人無不知是代桀之虐以吾之

寬由是億兆之民向時遭桀酷害如在水火之
中今却被湯寬仁如坐袵席之上無不信而懷
之如嬰兒之慕慈母皆出誠心無有虛假故曰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
是太甲嗣是繼嗣厥是無初是即位之初伊尹
又與太甲說今王嗣位之初四方臣民莫不拭
目以觀傾耳以聽仰望欽承維新之政上繼乃
祖成湯之德然嗣德之道無不在於即位之初
初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鮮矣故曰今王嗣厥

德行不在初謂始之道莫先於孝悌而孝悌二
者人之所同我立孝愛之道自親而始天下之
凡有親者莫不視我以爲法我立恭敬之道自
長而始天下之凡有長者莫不視我以爲準則
之立者莫然不修而所謂達此者在也今王在
宥庭之内果能[illegible]長者盡立愛敬於此形
愛敬於彼始而一家終而一國終而[illegible]天下
將見天下的人莫不觀感興起孝悌之心油然
而生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illegible]

愛[illegible]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illegible]伊尹當
太甲嗣位之初述成湯[illegible]德以[illegible]
[illegible]德以[illegible]化民老臣忠愛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聞之孔子有曰[illegible]
也[illegible]長始致[illegible]也[illegible]之道
孝悌而已矣以此[illegible]之自古[illegible]有合孝悌
而[illegible]治者哉
伏[illegible]五宗創業垂統率用是道治致休明益本諸此
仰惟

皇上嗣承
祖宗之統宜體
祖宗之心以行孝敬之道推此孝心則養老之恩必
加于四海推此敬心則尊賢之禮必隆于
九重謹始如此保終亦然則今日之民即成湯允
懷之民今日之治即堯舜孝悌之治而太甲之
克終允德不得專美於有商矣伏惟
聖明留意
三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
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這是商書太甲中篇伊尹當太甲改過之初致
喜懼兩望的意思民是天下百姓后是君胥是
相匡是正辟是君伊尹告太甲說民生之衆易
於紛亂必有人君去宰他纔得安生樂業若不
是人君設官分職明刑立教做箇主宰那百姓
每必然強凌弱衆暴寡自相侵殺而害如何得
相正以遂其生此民所以不可無后也人君之

尊易奎孫立必得百姓每愛戴歸向然後可以
安這尊榮若是百姓每因於兵征横斂苦於嚴
刑峻罰啼饑號寒流移轉徙父母妻子不得相
保這等呵則衆叛親離如君的何以能君長於
四方此告所以不可失民也故曰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是上天眷
佑是眷顧保佑嗣王指太甲休是美伊尹又說
當初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今日一旦翻然改悟
聽臣納諫儉德永懷這等去處豈是人力所能

爲蓋由皇天上帝眷顧保佑陰隲其衷
使其有所思則啓迪之有所行則輔翼之故能
處仁遷義以終其德然太甲克終厥德豈止一
時之美實萬世無窮之美也故曰皇天眷佑有
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嘗
思之宗社之安危係乎天命之去留天命之去
留係乎人心之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則係乎君
德之修否而又係乎人臣輔導何如耳若伊尹
之於太甲先見於厥祖纔遷于桐宫乎以開其

迷惑絶其比昵致太甲克終允德爲商令王伊
尹之功誠不小矣然伊尹乃不歸之已而歸功
於天其謙退喜幸之意又何如哉後世爲君者
誠能任用忠良納誨輔德如太甲則人心愛戴
若比昵近倖竊政縱欲不能如太甲則人心叛
離而天命去留亦因以異臣等伏願
主德益崇聖學日勤久近如一使
天心眷愛於上而夷夏臣民感戴於下而生商
日遂由百世以至于萬世無疆之休不得專美
於商家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論語一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説也説之不以道不説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説也説之雖不以道説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這是論語第十三篇有弟子記孔子之言君子小
人是指當時用事的大臣孔子説君子之人公
平仁恕有德有量故在下屬的人都容

易服事他凡有號令都易遵守或有差失也肯
包容雖然易事却難得他喜說蓋他存心正大
喜怒有常一切邪媚之事難動其中所以難說
如何見他易事難說處如他本廉介不好利人
却賂之以貨財本正直不信讒人却佞之以諂
佞道都是說之不以其道他必深惡而痛絕之
如何得喜說雖然難得喜說至於用人之際却
能各因其材如大材小器用各適宜不務備責
處無不當有舍短取長之意[illegible]求全責備之心

所以又容易服事這便是[illegible]而難說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illegible]人也器之至如小
人所為全與君子[illegible]小人刻薄貪鄙無
德無量所以下人[illegible]
人承順察人小過[illegible]都又容
易[illegible]他而[illegible]凡邪媚之
人能投其所好[illegible]動了所以易說如何
見他難事易說處如人見他貪財[illegible]
因他聽讒便動以諂佞[illegible]之不以其

道他也不問其悖理之為非惟樂其[illegible]之可
喜雖然易得易說至於用人之際却又知人不至
明而有輕視之意責人太備而有難為之心或
揭人之所不能者其分或察人之過而不錄其
功所以最難服事這便是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觀
孔子所論君子小人正與前章[illegible]所說的
大臣相似這易事難說的君子便似那好善有
容的大臣用之則國家有利這難事易說之小

人便似那媢嫉的大臣用之則國家傾危
所以人君之任大臣於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不
可不慎如此然取人之責實在於[illegible]修身
之道又不越中庸[illegible]章孔子答哀公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illegible]而已恭惟
皇上臨御以來任[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大臣優容小過
[illegible]百姓以從己之欲[illegible]己亮[illegible]
意誠能於此而尤加致謹則[illegible]文武之道皆
華於

陛下之一身而漢唐以下諸君蓋有不足言矣以之用人則立於朝者皆臯夔周召之君子而斯焉小人之類方且革面之不暇尚何能逞其媢嫉以自取斥也哉所謂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萬民正治道之成端有在於

今日矣臣等不勝惓惓

二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這是論語第十六篇孔子論君子心上有所畏懼的事君子是成德之人畏是嚴憚不敢輕易的意思孔子說成德之君子學問已至道理也明他心上常存嚴憚不敢輕易的有三件事三事者何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也如何是畏天命天命是天賦與我的正理人有此生便有此身有此身便有此理則仁義禮智信是也這箇道理有生之初天已賦於我身就如命令分付我一般我若放肆不謹違悖了這道理身雖爲人實則有媿於天矣所以君子靜而已

身自處時常存戒謹的心不敢有一毫放肆動而與物相接時常存恐懼的心不敢有一毫輕易能如天威咫尺而有鬼神在上當庭在前一般如此則付畀之事可以不失矣這便是畏天命如何是畏大人大人是爵位德俱尊的人他於天命之理無分毫欠缺於仁義禮智信之事都能體行言足以爲天下後世法動足以爲天下後世則所以君子於這大人敬之如大賓尊之如嚴師常存畏懼不敢怠慢這便是畏大人如何是畏聖人之言聖人的言語乃天命之所發載之經冊義理無所不該散於經書體用無所不備推而行之可以修身而齊家舉而措之足以治國平天下所以君子於這聖人之言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常存嚴憚不敢忽易這便是畏聖人之言大人聖言皆是天命所當畏的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孔子示人之意何其切哉臣謹按是章三言之中而畏天命一言最爲緊要蓋天命固人所當畏其在人君所

係在重凡發號施令命德討罪之類莫非奉命
於天之所爲人君誠知天命之所在飲食衣服
不敢縱欲言動營爲不敢違理務使喜怒中節
而賞罰得宜則和氣致祥而天下無不治矣其
或不知天命之所在狃於耳目之玩縱慾爲之於
而於異端之說不加斥逐無名之征不恤將帥
則猶害氣與天道不順而災害生求有所不免
天下又豈能治哉夫天人感召如此其速明乎
天命當畏之言實萬世人君之龜鑑也伏願

聖明留意

箋

進
聖功圖箋

伏覩
皇太子殿下冠禮有期
誕辰在邇 臣誠懽誠忭頓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德淵深萬世天潢朝宗於四海
神功巍煥九重雲漢旋繞於前星
乾道著乎坤靈效順天聚五星於奎舍雷驚首出
於震宮明兩作離陽一來復離
龍符鳳齡天長地久而
燕翼熊夢川至日升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屹蒼穹建普天之皇極位尊丹扆臨率
土之王臣鴻業固自乎祖開虹跡實由乎帝室
契數十世而有稷千餘年而生呂敬惟
皇太子殿下彩八堯眉瞳重舜目天淸地淑會合於

宮闈日精月華貫通於弧矢瑤山散彩銀榜生
輝麟趾振振仁聞已昭於襁褓螽斯蟄蟄德音
又著於孩提發
一祖五宗之胚胎作萬姓六軍之命脈鼎升鉉玉
兕土鬱金克岐克嶷忽角忽丱
儲位方經四載昨階陞進三加呂貨召贊之筮儀
武烈文謨而著代繼方葉幼祝遂青成
冕九旒服九章紫纓攀龍行虎步樂九成爵九獻
黃雲捧日表

天顏賀 世子合兩班慶誕適來百辟喜騰
抃歡動華夷
天地氣候聚萃其長男不數年可行六禮
祖宗仁澤流傳於家嗣無一日不歷
三宮省晨定昏問安視膳祈天永命愛日如年雖
皇太子德性天生聰明日長然欲玉成器須就良工
伏願 內閣發縉習
東宮旋張鶴禁兒悞禮禰就禮紳精選延臣俾
無官職三公三少皆以翼輔之者龐一府兩

坊蓋藏點顯豪之賢俊容色可消幼心歎美[illegible]
養良心重傳尊師先拜後坐步行[illegible]門之[illegible]
典當學播三善之醇風聚中[illegible]供
乙夜之青燈銀燭然備爾[illegible]以光功簡而
有要方可進步行遠自[illegible]自中臣謹采先
代之懿行嘉言參以 本朝之
寶聖訓因比類而編對偶更選事而著畫圖每
圖皆錄事跡之始終每事必求義理之關與目
列卷首名揭圖端事雖蒙養功實作聖爰稽易

象名以聖功遐望 青宮拜呈鄙衷伏望
皇太子殿下昔每日而按卷披圖亦幼年而樂玩[illegible]
曉仍進講官於眼及假對 經筵而指陳其也
者其也仁法之以養 視御下其也勤其也儉
資之以力學養身近圖中之正人使佞不容於
左右行圖中之正事邪僻不入於[illegible]收萬善
於一身集衆長而獨得用以行至[illegible]不攬千
聞之境用以涵未漓於無[illegible]
承華記不須[illegible]於[illegible]學[illegible]日俟新[illegible]

以為
太祖為
太宗視孔觀而仁宣英[illegible]將以為帝舜為帝堯賢其
賢[illegible]文武禹湯[illegible]德於[illegible]秋待[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立諺木[illegible]於[illegible]受[illegible]
[illegible]之蘭歲生於周室[illegible]旋[illegible]
虎與從能稷禹從[illegible]之術列壽如山[illegible]如海義
聲[illegible]以翱翔沛仁恩於四海九州[illegible]於
八荒六合士農工賈凡有血氣者祝華呼嵩以

厥羗氏所墜霜露處梯山航海
皇圖鞏固宗社奠安邦雖舊命維新都千年之豐
鎬興于南盛于北綏[illegible]於輦[illegible]一人元良藹
邦以正敢扳南山之竹猶難周[illegible]
東寫之難盡 臣無任[illegible]之至謹撰箋
文一通附錄國有[illegible]
啟於
進以
聞

奏議

太平十策 天順八年正月上時

憲宗皇帝登極優旨求納今典存稿俟求補入

致仕疏

臣年三十二歲係福建興化府仙遊縣人由天順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天順六年九月十六日授本院檢討中秘讀書史館共職兩年于茲矣今年正月以來染患風濕証候腰腿疼痛步履拘

攣朝參不便侍從惟艱茲奉 冊封
皇太后詔書內一款兩京文職官員年未及七十有願自陳致仕者聽 欽此欽遵 臣竊惟人材
國家之元氣也元氣衰則四肢百骸莫能運動人材衰則萬幾庶政孰與彌縫 國朝自景泰以來
甚至有兩京三祭酒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職
以景山諸之論人材之衰極矣
陛下登極之初不遑他圖首惟是念此 詔之頒乃涵養人材保全元氣之良策其為國家長遠慮淵

乎微乎臣年雖纔三十有畸亦是未及七十之數
稟賦衰薄疾病纏綿且父母俱已踰六望七之年
近得家書衰老尤甚臣因思慕成疾旬月不能侍
側今進無以盡忠退無以盡孝尸居職守心切憂
惶伏望
聖慈俯念誠悃特許致仕俾臣父母得仰餘生之賜
而
國家元氣實荷無窮之休士風幸甚天下幸
甚

養病疏

臣年三十二歲由天順四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
歷俸將及二年不意自本年三月內因本身患病
父母年老自陳致仕不蒙　俞允原病[illegible]加莫能
共職近得家書言父母臥病在床[illegible]病勢愈
增切惟人生天地間惟忠與孝二者爲[illegible]雖難
以兩全然亦不可偏廢臣若父母未老本身無恙
而託病偷閑固不可謂之忠若父母已老身且多
病而戀祿貪位豈得謂之孝乎況[illegible]百歲期
國有萬年計臣當此時甘負久違養親之日甚從

倘繼此後疾病稍痊報　國之日尚長伏望
陛下俯憫愚切俯賜哀憐乞　勅吏部許臣暫歸原
籍調治養親病愈親終因任其職則忠孝之道得
以兩全臣子之職不至偏廢感戴
天恩寧有極耶

勸　御經筵以協　聖學疏

弘治元年孝宗[illegible]登極時進本

[illegible]紀已狀當體行此疏今無存據從本補入

論齋醮祝延　聖壽疏

臣聞大學有言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
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
從臣切見
陛下登極之初左道害政者戮必首加耗國病民者
刑不少貸其淫祠以黷祀典者悉罷齋醮以正人心故
李孜省鄧常恩之徒[illegible]無噍類國王佛子絕跡
禁門中外臣民爭先快覩以爲唐虞三代之君復
生於　今世矣此正大學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之謂也奈何政令方行人心方悅忽然復有太監

恩寺大興隆寺朝天宮三處每處要做吉祥好事
三晝夜合用物件該衙門辦用之　旨愚於此誠
有所未曉也殆必以
陛下萬壽聖節在邇先期焚修以伸禱祝其意亦未
嘗不善也但此事乃孜省常恩之徒所以欺罔
先朝以竊富貴者
陛下誅戮其人未及三載不襲其事如同一日天下
之禁革甚嚴京師之舉行如故恐所好與所令不
同非所以帥天下者也況佛老之法本起於漢而
盛於唐二帝三王之世實未有也然堯舜之壽百
有餘歲文武之壽九十餘年漢唐諸君遠不過中
身近不滿一紀此其無有而不足信雖至愚之人
亦能知之豈以
陛下英明之主而有所不知乎殆必又有以孜省常
恩之言乘間而入
陛下有所不覺耳借使有之今圻甸災傷未復邊疆
告警方急亦宜減省費用以蘇民力節縮錢糧以
防不測可也況實無有而實不信

陛下何既廢於初政而又復行於今日耶若謂
陛下一身百世鴻圖之付託萬方黎庶之依歸臣子
祝頌當不擇時臣愚以爲今日之祝果有萬分一
之補亦所宜然況實徒費而實無益
陛下何以有用之財而充無益之費乎臣有一粒靈
丹可延　萬年聖壽願爲
陛下獻焉一粒者何仁是也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以生者在天則爲元繼之者善萬物資始是
也在四時則爲春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也在人
則爲仁心之德愛之理是也仁非徒能生人而又
能養人非徒能養人而又能壽人以生人言之一
陽初動二氣相感而人形已具以養人言之心廣
體胖睟面盎背而人身以安以壽人言之仁者安
靜有常慎終如始不窮奢侈以耗其氣不耽宴樂
以損其神以萬物爲體以四海爲家興一遊畋恐
勞乎民力興一宴樂恐傷乎民財是以血氣循軌
而不亂精神內固而不淫壽之根由我而立天地
位而萬物育和氣集而休祥應壽之徵由天而降

此孔子所以曰仁者壽而堯舜文武相傳延齡益
算之秘訣也彼漢唐諸君烏足以語此耶臣願
陛下恒存勿政之心勿以世俗之論曰
御經筵講明經史簡邇 宮壼涵養身心嚴近狎
之戒杜衆閒之門絶遊衆之前節供具之費分處
稼穡生念邊氓以仁爲安宅而日處其内以仁爲
食盤而終食不違則一粒一粲用意然於
陛下之所以致矣由是體仁達則心平氣和而自我而立
者大而海闊自天而降者川至日升何患堯舜文

武之壽不可及耶臣此言雖儒生之緒餘實
陛下之所講者 睿覽之餘寧不惕然而動乎第恐
近習嬖倖之人以禱武從訣爲職業者將曰此
先帝之所行道場之故典也曰政令已出不可改易
也曰神已預待恐加譴怒也曰此祈星拜斗以事
上帝非淫邪所可比也臣愚又敢逆而破之曰彼謂
已行故典而 大明律見有明禁 洪武誕制不
見采錄何故典之有耶彼謂政令不易夫政令貴
乎盡善不貴乎不易令苟善矣不易可也苟爲未

盡雖十易亦無害也曰神靈譴怒臣在浙江毀撤
淫祀不下數百所皆土俗相傳立致禍福者矣臣
以螻蟻之質彼尙不能少加禍譴況
陛下得天地之正氣受日月之全光壽將億萬斯年
而爲
天地祖宗神人主矣彼何人也而能增損予奪於其
間耶曰祈星拜斗以事
上帝臣以爲殊甚正月
陛下親率百官 大祀南郊尊享之禮極矣於此又

何加焉況事天享帝天子之事諸侯行之尙以爲
僭況以賤庶絶天理貫天地間一罪人也乃敢各處
擅祭我台多其儀類又安可受其以事上帝於
上帝之前耶大抵臣於此事本無他意只以憂在於
風小人德宜宮中商販收內之令
陛下以修從事是在此等將救不貲在來之資不愛
千金之費而留天下後之誠則天下愚夫愚婦傾
囊破產得以爲詞揭禱擧縮無復顧忌此民財之
所以竭民生之所以困災異之所由興盜賊之所

由起也臣荷
陛下之深恩處風化之首善故不避斧鉞冒進芻蕘
伏望
陛下斷以至理勿滯成說將三處修齋醮米概行而
止以祛百世之惑以續千聖之統以慰萬民之望
則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風化幸甚

上救荒備荒十事
臣聞自古帝王之所憂者莫大於人民所憂者莫
先於荒旱故商湯禱旱以六事自責周禮以十二
荒政聚萬民月令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
賜貧窮魏漢以來有移民移粟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粟蠲租
之令或歲省別[illegible]或內[illegible]發[illegible]其[illegible]荒政之所
考者切見山東地方連年不[illegible]民流
徙徧滿路途京師內外三參[illegible]所罔知
攸措近者
陛下引咎自責下詔求言臣有以知
陛下今日之心即商湯之心今日之政即周禮之政

必能節　內廷濫費以率百官汰中涓冗食以蘇
萬姓蓋言無有不納既納無有不行者魏漢諸君
不足言矣然大海不擇細流高山不[illegible]質土臣伏
覩近者求言之　詔雖止京師然兩京一體不容
緘默謹將救荒備荒之政酌古準今對揚明詔萬
分之一伏望
陛下俯垂采納急救生靈天下不勝幸甚
救荒五事

一山東地方荒旱已甚巡撫官奏行承差吏納
銀事例此固救急權宜之法也然人一日無
食則飢三日無食則病五七日無食則死矣
今各處饑民聞募而後納銀有司收完而後
給帖文移展轉近則旬時遠過半載夫以[illegible]
日待哺之民而拘歲時斂散之望其[illegible]得免
於死亡乎臣謹按宋熙寧間災旱下詔留截
上供米壹百貳拾叁萬石逕門依給令運糧
船隻水淺難行宜將已到山東地方者每船
截借一百石每石耗米柒斗貳出四斗共計

一百四十石委廉幹官員因飢民流到河下者措置寛敞安歇煮粥賑濟其在家[illegible]者分投齎粮驗口給散待募到銀兩依數起送戶部轉發太倉交收配抵官軍月糧其餘粳米每石仍截出耗米三斗照前給濟不用抵還尚在每石米正耗一石四斗只運到通州令今年下半年京軍該支太倉月糧者與預支二箇月每石加其腳米五升如是庶民命絕而後蘇運船輕而易達京軍覺剩而國計不

匱誠爲便益

一宋趙抃知越州遭歲大饑民死過半賑濟之方無所不至又下令修築城池使飢民各食其力而趨得全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見今修理黃河合用人力去年工部右侍郎陳政奏

物而來令沿河起撥人夫十萬有[illegible]已[illegible]六萬每人夫一日只扣工食銀二分每月該銀一千二百兩每年該銀四十三萬二千兩又未知幾年可畢臣以爲河患多是山東地方宜行令各府州縣查報飢民丁口數目少壯起撥河下做工將前項夫銀抽出三分之一糴米每五日給米一斗五升俾其一半自食上工一半送給老稚則河道得成而民飢可療遠處人民亦得免起撥之擾

一宋張詠知成都兩川荒旱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糧詠方知鹽價甚貴乃下其估聽民以米相易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善幹國臣以爲今山東轉

運有膠萊濱州諸場長蘆轉運有滄州青州諸場倉鹽並無餘積若低估募商則數十萬糧可朝呼而夕至矣如或不敷兩淮運司相去亦未甚遠則募江南之商以米來易而補修河飢民工食亦可

一宋富弼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募民爲兵萬餘人臣以爲山東之民飢餓如是若下令招募少壯者籍而爲兵止給本身以備京營之缺則投充之人豈但萬餘而已如是則

國得兵以强兵得糧以養兵一舉而兩得矣
一蘇松浙江等處去歲頗災近蒙賑恤已漸復
業矣其承差吏典上納銀兩但係應天府暫
貯在庫已發三千兩蘇松賑濟去訖見在銀
兩尚多合行盡數解送戶部准抵前項截借
之數

備荒五事

一地利之入有限國用之出無窮以有限之入
給無窮之出雖措置聚斂之臣相繼迭用亦

無所施其力且如
太祖太宗之世親王分封不過數十府祿米以萬石
爲差親親之恩可爲厚矣今諸王將軍殆徧
天下祿米之供數十倍於前此皆
陛下法祖隆親之道所當然者豈臣下所敢議耶但
於武職官員冗食數多洪武年間在京在外
留守各都司衛所以今設計之只有官二萬
八千七百五十四員至成化元年已有八萬
二千五百四十餘員今又不知加增若干天

順五年在京官軍一季俸銀一十餘萬餘兩
今又不知加增幾何歲入有限歲出無窮亦
宜量爲處置臣考古者文武混爲一途將相
更爲出入兵寓於農民不養兵其法盡善盡
美無以加矣其後井田法廢文武殊途至唐
長安二年始立武舉之制開元有軍謀宏遠
堪任將帥之科宋真宗有軍謀深遠武藝絕
倫之科頗有可觀今武學雖立而無教育之
方襲替如故而無勸懲之典徒其虛文曷臻

實效臣愚以爲當今法制惟科舉爲至公合
無將武職應襲子弟年十五已上盡數送入
武學選武職諳練弓馬戰陣者每月三班每
班五日教其騎射陣法下班之日赴武學講
誦武經將傳并名家韜畧兵法悉倣生儒科
日制度每三年一舉第一場試其弓馬第二
場試其陣法上命公侯伯都督各一員會同
兵部堂上官六科掌科給事中十三道掌道
御史就教場中試之第爲上中下等編列名

欽封送兵部收在第三場試其經傳韜畧命
翰林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有學行兵法官員
就貢院中試之一照糊名易書等制亦第上
中下等取兵部原收第一場第二場名號比
對若弓馬陣法經傳韜畧三場俱在上等者
許其襲替父祖原職若三場俱在中等并二
場中有一二在上等餘在中下等者亦許襲
替支半俸隨操不與軍政候下次試中全支
俸中三場俱下者不許襲替者令回原衛所
半支優給教習以俟再試其扣除俸粮設立
常平倉收貯如此非惟可以撙節粮儲以備
荒而實可以作興將士以備用其爲國家之
益亦大矣哉

一江南寺觀田連阡陌歲入百萬扣其粮差衣
鉢之外每年剩餘租稅難以數計因此爭奪
住持大爲清規之累私借錢債盡入勢家之
門臣先年奏章已備論及未蒙舉行若懼其
佛法有靈災祟之來臣非受之期三五年之

開常平糴本足用再議區處況佛素以慈悲
廣大爲心救苦救難爲教儻有眞佛在世見
百姓饑荒若難如此豈不慈悲而樂助也哉
如蒙乞 勅該部查臣前奏會議斟酌施行

一國無三年之積不足以爲國所謂三年之積
非必倉庫之錢糧也通爲九年之畊當餘三
年之食耳今天下貧民豐歲朝無夜粮凶年
父不顧子鄉閭之間無積故也臣姑舉可以
足民者一二言之如戶口食鹽鈔貫每貫鈔
南京時價直銀一釐今解戶交與攬頭用銀
三釐五毫則每貫虛用銀二釐五毫矣查得
南京內庫該收湖廣江西福建三布政司額
鈔共計一千一百二十餘萬每年買鈔外虛
費銀二萬四千餘兩尚有南北直隷浙江等
布政司額錢餘剩銀兩可以類推袢襖每件
布花染造價銀六錢今各縣造成袢襖解到
南京每件包與攬頭進納用銀捌錢共計該
銀一兩四錢矣他如羅段銅錫硃漆弓絲茶

蠟之類又可類推如蒙行令各府州縣將京
師所有上年一向齎價來買者俱依常年納
過價值解銀赴部交收買送　內庫交納如
此每年所省計不下數十萬兩所謂寛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惠民富而國不致於獨貧何
荒年之足慮耶
一河下撥船人夫一事言者雖多訖無定論臣
査得南京濟川江淮驍騎等衛馬快船近二
千隻終年差使無時休息非惟人夫難以接
應而船隻亦易損壞臣之愚見每年所差只
用五百隻其餘與其歇役修理以備下年更
替五百隻之中南京河下灣泊五十隻儀眞
徐州臨淸直沽每處一百隻通州河下五十
隻除半年聽差船外南京河下者仍南京兵
部總管儀眞等四處隨處管閘或管糧官帶
管通州河下者仍彼處分守官帶管每年更
替支帶應得行糧到彼食用合差黃船亦照
前例內該進鮮者修促淺小庶可刻日計程

鮮物不壞差撥之時南京兵部委官會同守
道官就於河下泊船去處公同委去人員看
驗物件秤定斤兩每一百斤折准一扛備船
裝載每隻船騾遞其撥人夫三十名其差去
內臣并家人隨身行李多不過十扛駕船止
夫除本船合用什物外每名行糧不過一
行李不過五十斤俱逐一公同秤驗
呈該部依數具　奏及通行儀眞至通州等
處衙門管船隻官員知會差去官員給與應得
應付公文備開公差職名糧度船隻扛物斤
兩人夫名數轉行前路官司一體應付但有
多撥人夫一名官降調邊方吏典役不敍其
南京河下會裝船隻只送到儀眞聽從彼處
衙門船隻官員點撥該差夫船一依原行知
會公文照數看驗秤盤過船原船依限回還
聽差以次徐州臨淸直沽等處俱照前例交
遞秤盤至通州仍查照原行應付車輛人夫
蓋前節交盤非惟私帶人貨不得而　御用

器物亦不至於泥濕損壞之人亦得少休然如此則只用沿河驛遞人夫接應亦有餘力其各附近州縣協助雇夫價銀暫依上年徵收以充常平糴本三年之後停止勿徵在京內外官員　欽差公幹者照前一體秤盤應付如是非惟撙節夫役可助荒政而聽用船隻衛所官河緊急亦得時刻可集深爲利便各衛糧船木身重大每船裝米不及三百石自儀眞閘船半年猶未到京以致每石要加耗七八斗纔勾盤費今除見運船隻外至上廠改造之時每衛只存督運官乘坐一隻大船不動其餘只用半料成造量裝糧米二百石每船用軍六名撐駕可與民船一般行走每石米只用加耗米五斗剩米二斗就發該縣常平倉收貯以便賑濟然以一百萬計之便餘耗米二十萬矣然凡此類皆荒政之大端必須選差風力官員奉　勅專理務期成功若泛泛文移決無所濟且往年陜西四川

大荒之後就舉此事則今日山東即得受用矣今山東雖因循挨推亦自過去然安知數年之後天下無山東乎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備荒之政決不可以不講亦不可以緩講也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卷之二　終

奏議

修明祀典疏

臣竊惟人君一身百神之主自古聖帝明王致敬
郊廟對越神祇以仁孝之心達精明之德非惟受
神靈而昭感召所以收放合離格君心率天下之
道莫有要於此也然交神之道必誠敬以立其本
而節文度數以將之自昔周公制禮情文兼備是
以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和氣致祥享國長久

漢唐而下諸君皆因循苟簡廟制不復祀典不明
千載而下遺憾猶存用是 國朝斟酌而行卒難
盡復然凡立法創度皆始於粗而終於精故周公
謹始君陳和厥中畢公成厥終旣歷三紀世已
變而風始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魯兩
生亦曰禮樂百年而後可興今 聖朝傳世歷年
已過其數正敎化洽禮樂興之時也臣愚不揣擬
已見於禮制情文少有未備者數條附其上陳伏
望

皇上采擇而去取之云爲 國朝定制以破漢唐之
陋俾千載而下復見三代 帝王禮樂之盛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一祭祀之禮所以追養而繼孝也故古者孝子
如禮不及祭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蓋以如
在之時有限而思成之意無窮是以齊三日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必
見其所爲齊者而後已祭必[illegible]二
王三后四王五后六王七后[illegible]必期神

之歆格而後已近世人[illegible]愛戀
之心哀自迎神至徹饌曾無一飯之頃故百
凡儀節悉皆粗略但[illegible]雖祭
猶不祭也其何能[illegible]
皇上孝心純篤已見於[illegible]
爲前代禮制所拘而心有[illegible]自今
以後致祭之日[illegible]使
列聖[illegible]若在日將祭[illegible]入
太廟神位前致其瞻仰[illegible]一一巡視已

畢然後行禮初獻必須
皇上自行遍告
皇祖考妣位前各進三爵畢則讀祝復位亞獻或
皇太子或親王未曾之國者代之終獻則宗人
大臣否則內閣儒臣亦可每獻皆如初禮此
九獻之禮可彷彿於古人矣臣嘗考之古者
祭禮天子九鼎公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
獻數因之貴賤之等截然不紊今 愛成之
宴酒必九進 王府之宴酒則七進亦古之

儀制也近世以來不分貴賤祭禮通行三獻
者豈厚於養生而薄於奉祭耶蓋爲朱文公
家禮所誤耳夫文公家禮乃取周公儀禮十
七篇之中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祭禮而
成之蓋爲士庶人不得不可以爲說者而設
非謂公卿大夫之禮皆止於是也是禮公卿
大夫且不可行況天下乎此禮制名器之大
端臣不得不辨也
郊社二丁因此可以類推若夫升降跪拜之節自有

成規不敢復陳
一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名實相須孔
子爲政必先正名爲是故也然臣嘗考孔子
之貴不過魯國一司寇耳漢唐以來皆有所
贈至唐玄宗始諡爲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
大成而文宣王之諡贈皆如故 明朝因之
近年言者欲加帝號而國子監祭酒丘濬
則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其所封乃天王之
王非國王之王此則不通之論夫孔子雖生

於周而封爵實在於唐使封於周猶爲天王
可也既封於唐烏可以謂之天王耶名實俱
馳至於如是伏望
皇上大推崇儒重道之恩改其王爵加以帝號固也
不然則仍其王爵而其冕旒改爲九數勿使
王者而僭天子之制亦可也其十二籩豆八
佾之制如加帝號則天下通行否則兩京國
學乃
皇帝遣官行禮是祭用生祿之義也在外府州縣學

有司致祭只依王禮庶幾孔子在天之靈受
之始安吾者不此之務及以天下第一等名
器索強遷就兩無一當豈所以尊崇也哉
一 聖人之道莫大於人倫人倫有五莫先於父
子臣切見顏淵曾參子思皆配享殿堂而其
父顏路曾點孔鯉尚列坐兩廡生死如生其
道果如是乎縱顏路諸賢德於聖門之品第
限於列代之命封而顏淵諸子之心必有不
自安者臣愚以為文廟之旁別置一室以祀

顏路曾點孔鯉可也又國子監文廟唐宋以
下配享諸儒多坐戟門北向今則俱要遷繼
兩廡之末庶幾公私恩禮兩盡而無憾矣
一 周公制禮作樂垂教萬世孔子之道實所傳
受宋真宗已封為文憲王廟祀如故元末已
來舊廟傾廢故址猶存往年巡撫山東都御
史重新其廟令司歲祀
成化憲宗皇帝准其所請頒降祭文去其王號以周太師
為稱益以節該欽奉

太祖高皇帝詔書謂歷代忠臣烈士以實封名號
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
之要道為天下師所有封爵宜仍其舊欽此
欽遵臣伏惟 明詔所言正名定分度越千
古但所謂忠臣烈士者初未嘗指為周公今
孔子之王仍舊周公之王并去以制禮作樂
之聖而混於忠臣烈士之列豈 當時下詔
之本旨耶惜禮官未嘗言及於是耳伏望
皇上推廣

太祖高皇帝尊崇孔子之心以及周公則非惟 聖
詔有所發明而孔子在天之靈亦必慰矣
一 命果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自古聖賢不過
修身行法順之而不違庶幾可以轉禍為福
錫壽延年於萬一也自此之外更無他術弘
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臣任國子監祭酒因禮
部取撥儹齋監生六名臣以僧道修齋設醮
拜奏青詞
太祖高皇帝律有正條

皇上欽恤極又百明禁且　天生聖人非彼淫邪所能
損益因而上章勸罷奉　聖旨禮部知道時
以儀物已備因而立案不行去年七月修齋
如其夜若有此等事甚作　聖躬四時迪吉
大何未越兩月　聖躬又致違和　郊廟降
福春秋鼎盛調攝[illegible]不久平復[illegible]之有
旨禁悖不待智者亦能辨之今大役設之期
尚有半年今用儀物尚未興舉伏望
皇上斷自　睿衷即行革罷使天下曉然無所藉口

而風俗教化亦漸有可觀矣
南北二京通衢去處異服之人布施化法或
架壇設案男婦環觀動經千百人惑人心累
無已禪戒壇廟齋醮官等處[illegible]焚燒香
燭紙不下萬數不論官民之家[illegible]女必婦婆
道填門僧尼道行參茶後待[illegible]恥一喪無所
不爲風俗教化由是而傾詞訟盜賊由是而
起京都且然況天下乎如蒙乞
勅都察院在京着巡街御史五城兵馬司在外則巡

按按察司并府州縣巡捕官嚴加禁捕問擬
如律男子仍發充軍婦女坐罪家長庶幾世
道隆盛可坐致矣
一禮樂之設所以饗　郊廟安神祇比雅爲至
正也故唐虞三代[illegible]其音清而雅[illegible]道
溫而典樂慎重之意何其至哉今人太常寺樂
樂之司也近年多學以道官教坊司亦禮樂
之屬也近年悉領以優人且天地神人幽明
一理理者序與和而已彼道家絕夫婦之禮

優人亂男女之倫以如是之人而掌禮樂之
事欲求禮之序樂之和其可得乎近者
皇上罷黜丁求中而簡儒臣以掌太常此實反正之
漸也至於教坊司本身以作樂爲職妻女以
接客爲生其於交神之道誠有不可爲計
因韶入民婦出京師[illegible]法禁以填
實之今身[illegible]未有多[illegible]使歸農
然後可也伏望
皇上因俗爲政着令禮部查其名籍開豁從良男子

仍充樂工妻女不許接客則民俗以正風俗
以敦而禮樂之道實不外是也

進 聖功圖說以輔養 皇儲

臣竊見古昔帝王唐虞而下周爲最盛自秦以降
漢爲足稱然周家歷年八百七十有餘而夏商皆
不能及漢室歷年幾乎五百而唐宋遠不如之其
故何哉輔養太子之道有不同也周文王爲世子
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
豎以安否視膳宰之饌羞武王之事文王帥而行

之成王之爲太子方在襁褓之中太公爲太師道
之敎誨周公爲太傅傅之德義召公爲太保保其
身體又置三少皆端人正士與之俱處出入又使
伯禽朝夕與遊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警戒之是
在襁褓之中所接者皆正人所見者皆正行所聞
者皆正言而變佞之徒淫邪之事妖誕之語一切
不接其耳目是以幼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旣冠
之後又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言之旌敢諫之
鼓瞽史誦詩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前後左右所言

無一不出於正是以學積厥躬德造罔覺垂裕後
昆而享國長久也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下之
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而選左右故
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行正道聞正言左右前後皆
正人凡武王周公之所以教成王者悉舉之以告
文帝文帝深納其言後景帝爲太子時與梁王共
車不下司馬門張釋之劾之文帝遂悔其不能敎
子而免冠謝罪於薄太后之前後光武詔知大
會群臣爲太子擇傅賜以車馬印綬明帝臨雍拜

老尊桓榮以師禮輔養之道雖未及於周然賈誼
所陳者大畧亦已舉行故其賢儁多有成就而享
國亦致長久也[illegible]之臣未
聞有如賈誼之[illegible]天下急
務疏者及之又非[illegible]不能用其學
固不如漢者宜矣哉
太祖高皇帝掃除戎狄再造[illegible]功[illegible]建大
本宜取古今圖[illegible]方名儒敎
皇太子諸王選才俊之士以充[illegible]其誨以崇德

尚齒尊賢之道
太宗文皇帝亦有文華寶鑑之賜又嘗召
皇太孫備選賢良欲知小民稼穡艱難其教養
儲君之道固已精詳而遠邁漢今
皇太子受
中宮之胎教傳
列聖之心學年未一紀禮欲三加天下臣民欣欣相
告以爲堯舜禹湯文武之復出也今　正儲之後
教法未立加冠有期宮臣未備此臣愚有所未悟

正矣教法未立
陛下之意必謂
皇太子幼小且皆少年近侍與其遊戲數年安用生
疎於宮人任其左右拘禁妨礙不得自由也竊
聞古先聖王之教世子始於胞胎而襁褓又繼
而小學正欲拘禁妨礙使其不得自由而後幼習
何變何於五六歲之時不以正道拘禁而使儇薄
巧佞之人引以淫邪縱侈之行至十年之上已化
爲一家雖輔以周召亦無如之何矣此教法所以

不可不立也宮臣未備
陛下之意必謂東宮無事之地兼官太多徒費廩祿
而已竊聞周太子之官有三公三少以及僚屬漢
又有太傅少傅家令門大夫洗馬中庶子舍人侍
講庶子等官祿俸有常又不時賞勞而畧無所愛
吝者何耶誠以太子國本宗社安危國祚脩短繫
焉故於小費有所不惜耳
太祖高皇帝於東宮官僚職重者取　廷臣勳德老
成者兼之又置諭德等官及選名儒爲之賓友其
於周漢遺制未嘗少減此宮臣所以不可不備也

臣疎遠棄材過憂大計似不知諱避者然臣伏誦
太祖高皇帝聖諭有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庶人之子
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
係天下之安危即賈誼所謂天下之命縣於太子
太子正而天下定之意也況今
皇太子已出襁褓可披絻紳即賈誼所謂早諭教之
時然五經四書深遠難通古人有獻千秋金鑑錄
者有獻贊道賦者有舉承華要畧者皆非幼年易

曉臣故采前代幷
聖朝儲君童冠受學踐祚等事凡百條每條摘其事
實畫圖於前又錄其出處斷論于後謹撰 箋文
一通附寫卷首取易象以養正聖功之義名曰聖
功圖裝潢成帙上進
皇帝陛下伏望 睿覽采擇倘少有裨益乞
宣付東宮講官以補講讀萬分之一庶幾
皇太子覽此圖畫必縱觀而易曉講官因此圖畫可
以指示而解說見跡以求義假粗而見精日濡月

染則古今之嘉言善行盡在
皇太子之胷中然後次第以及經書子史以廣其見
聞則教法立矣後選六卿有德行者兼宮臣師保
之職別選儒臣方直骨鯁者補一府兩坊之缺俾
與遊從侍直近侍內臣亦必慎選年四十五歲以
上讀書知理質朴敢言者充之不用少年新進浮
薄之人俱以 內閣大臣領之則宮臣備矣夫教
法既立宮臣既備固美矣然臣又聞前代東宮有
資善堂以教㬭及太子新宮等名我

太祖高皇帝亦嘗建大本堂於南京今 文華殿係
陛下退朝便殿延詢輔臣政治經筵勸講之所或非
皇太子所宜居往年 春坊講讀去處又太淺狹恐
非崇重 國本之意臣愚更望
皇帝陛下於 文華殿之東別構宮殿一所以為
皇太子朝夕講讀并受百官朝賀非惟可以復
祖宗之舊制亦可以聳天下之觀瞻
皇太子必曰
父皇為我讀書進學新建宮殿我可不勉勵以副其
意耶若然則作聖之功可必而信乎堯舜禹湯文

武之復出也豈不美哉

奏取羅充道賑濟疏

臣竊聞民者邦之本食者民之天故善保邦者必
蓄衆而容民善養民者必恩卹而周易今年自夏
徂秋南直隸地方旱災為虐應天淮鳳數府亦地
千里六合江浦等縣顆粒無收人民流移死亡者
無數小男幼女百十文中錢無人肯買父母受其
號聒不過用草綑縛生丟水中者有之又不忍子

女之死與其同投下水有之又聞放粮濟揭妻
抱子來至南京報無姓名不得關支內飢外寒殭
死道旁者有之近於十二月二十前後一日城中
各門凍死五十七人自後每日不下十數人地方
不肯報官有司不敢具　奏雖救荒之官屢屢賑
濟之次粟出而米價騰湧不止人民飢餓自若時
去秋成未遠各處粮食尚有來者猶且如是若至
明年二三四月青黃不接之時將若之何臣抱病
數月連陳三疏不蒙　俞允伏枕側聞中心如割

臣切見每年審錄重囚
陛下皆於犯人罪情死中求生未嘗輕殺一人豈有
無罪之人忍置於死地耶特　深居九重未得盡
知故爾此正如救焚拯溺之勢若再遲延文移而
無切實處置非惟民生性命之甚為可哀憐而
祖宗根本之地亦宜憂慮見今京倉粮米只彀三年
關給再難動支臣偶聞新設太監貯發進下金銀
數多段疋器皿莫計伏望
皇上垂念無辜坐歸死地大奮乾剛特

勑南京內外守備及京堂公正官員逐一查檢照數
買米督令五城兵馬司分方給粥暫救飢民性命
則一方生靈幸甚
祖宗根本幸甚

疏通錢法疏

竊惟法立而弊必生弊滋而法必壅此理也亦勢
也臣叨署本部印信節准戶部咨為疏通錢法事
內開舉行鼓鑄之與禁革私鑄之弊此足見　聖
世裕國阜民通商利用之達猷敢不欽遵奉行但
立法必極深而研幾革弊貴拔本而塞源苟或不
然則官爲之樣錢一行而山林之爐火四達雖日
殺一人亦莫禁止張榜緝獲恐無益於事其故

何耶利者民之所趨也臣聞鑄錢之法每鑄料一
百斤內用滌餅高銅七十五斤黑鉛二十五斤加
番錫三四斤下爐溶化傾出鑄料一百斤若所鑄
之錢只重一錢則一百斤之料該錢一萬六千文
計其鑄料資本該值銀七兩并炭火油麻等項費
計作銀壹兩鑄造剉磨毛於精緻可用每錢一

集265-034

文該工食銀六分一萬六千該工食[illegible]錢六[illegible]
通計物料工食每一萬六千錢節省補[illegible]其用銀九兩其錢依時價每七十文值銀一錢則一萬六千文該值銀二十三兩一本將及二息況近日私鑄之錢每文只重六分而銅[illegible]相半則一本將五息矣[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邪臣愚以為前代之[illegible]錢幣不[illegible]以[illegible]貨[illegible]使商民之行使而已非甚[illegible]以充[illegible]歲也其錢每文[illegible]一兩者[illegible]錢名 國朝洪武之錢最小而重一錢

[illegible]

永樂之錢稍大[illegible]重八分其[illegible]重大小初亦無定制也臣愚以為今鑄[illegible]錢若[illegible]錢六分為則此之永樂之錢稍大一[illegible]料[illegible]只該錢一[illegible]文仍要鑄匠剔[illegible]如是則[illegible]而人自不為此立法之幾深也又[illegible]錢猶未多且自弘治十八年起 朝廷須[illegible]下民折納[illegible]料[illegible]司戶口[illegible]但凡官司出納務要俱[illegible]大錢其民間[illegible]仍用前代真正舊錢數年之後[illegible]充足然後天下通

原缺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四

奏疏

奏設武舉以培養將材疏

臣近於本年某月日准本部咨准南京兵部咨該本部題為陳言邊務等事內開保國公朱暉奏要舉保將材通行南京五府六部等衙門自文書到日為始俱限兩箇月以裏各舉所知二三人具奏定奪已[illegible]陸續推用等因到部備咨到臣竊惟天下之事有救急於一時者有預備於異日者也兵

[illegible]

陳粮[illegible]險招募此[illegible]急於一時[illegible]培養將材訓練軍馬此預備於異日也茲者胡兒小醜屢犯邊塵朝廷已命大將督領大兵又選重臣整飭兵備屯聚喻年彼[illegible]不聞偶因水草不給暫歸巢穴以待再舉非畏怯而遠遁此無他用兵之道先發而後實今之將官先聲何在無怪其然也臣愚則謂天之生材未有不養而成者今兩京武學外[illegible]生尹皆舉業以竊利名[illegible]馬[illegible]不相識兵部季考雖有賞罰而無進退不過視為虛文故不應薦

而來率皆不養之士其志智膽氣去見在唐梁孔
臭之徒寧幾何耶昔唐設武科開元一舉而得裴
端復天寶再舉而得郭子儀宋行武舉景德一科
而高志寧出天聖一舉而令狐挺出於時深山回
紇擾動中外子儀單騎揚兵唐室再造元昊猖獗
智高逆謀志寧請兵襲其巢挺教狄青擒其虜兩
朝神機震而復定之數子之力誠不誣也今 國
朝已立武學但武舉未設夫有武學而不設武舉
欲人之習武藝是猶有儒學不設 鄉試欲人之窮

經也難矣臣愚以爲今日之計必須依倣唐宋故
事開設武舉之科以策論定去取以弓馬定高下
凡在京并外衛指揮千百戶鎮撫官兒男軍民舍餘
人等有志武藝者俱許三年一次鄉試悉如民生
應試者例徵聘名儒以司考較初場則以武經百
將傳并前宋兵法試其論策而觀其謀略智識該
博斷制之材次場則試以古今陣勢兵器車舟名
物與其陣圖點說各注制度行使之法而觀其布
置運用變化開合之妙以次第名分別定爲上中下

三等末場則於教場中試其弓馬鎗刀鉋銃以觀
引衆致遠斬將搴旗之勇京闈則 欽命總兵官
二員會同兵部官巡按京畿御史揀選委各營把
總公正官員省闈則巡按御史會同都布按三司
五更試起日晡而罷當日公定優劣亦分爲上中
下三等隨即密封送入試院與考試官分配等第
論策弓馬陣法俱優者列爲上等論策頗優而弓
馬稍次者列於中等之前弓馬頗優而論策不及
者列於中等之後論策弓馬俱不及者退在下等

照例擇日揭曉上中二等送該部引奏會試下等
者發回原衛肄業以俟後科三科不中者照依原
職等級遞降帶俸若係其公侯伯應襲子孫免其
鄉試徑送會試俱如奏開事例兵部奏請 命官
初中二場策論陣圖分別等第與鄉試一般末場
則兵部請 欽命京營總兵官五府掌府事并科
道掌印等官於大較場中考試務盡一日之力俾
弓馬陣勢各得以盡其材等第揭曉俱照前例下
等先發在京武學肄業三科不中止照原襲帶俸

差操不與管事上中三等兵部奏　請於內苑開
曠去處設立教場禮部酌定儀注請　皇上親臨
御幄先試弓馬次及陣勢如周禮春教振旅夏教
茇舍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教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之節漢文帝躬著戎服親御鞍馬與良家材
官騎射上林講習戰陣宋太祖御講武殿親試禁
兵網木為箭鏃以木綿兩兩相射以分等級我
太祖高皇帝經理海宇親閱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
銀十兩因　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弓馬不

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欲擇汝等練之今
陛下親閱武舉非惟遵稽古制近法
祖宗而片時之頃英雄豪傑將兵將將之術亦得
以兼收於　淵藪矣試罷就於會試上等之中參
以　御試名次按出三人以居一甲其餘照依原
定次數分為二甲亦用黃榜張掛一甲原應襲者
即襲其祖父官爵原無官者定與見任應襲武職
二甲三甲者只作冠帶舍人名目俱給本等祿米
并隨身口糧分送各邊跟隨總兵官殺賊一年更
換一邊各邊歷過又曾經戰一二次鎮巡總兵官
具奏巡按御史覈實方許起送該部查審明白就
以原襲并應得官爵到任管事如此則將武弁人
人自奮非徒有志者不肯甘居人下無志者亦欲
保其父祖官爵非徒襲替者得其科甲之榮而帶
俸者亦有進身之階愚鈍者變為智謀輭弱者變
為驍勇邊務夷情日見精熟膂力膽氣日見粗豪
不十年間虎豹貔貅之士聚集京師項背相望恇
陛下隨材任使可為干城可為腹心我　國家億萬

年之業將安於泰山磐石小醜豈足以煩　聖慮
也哉如此則臣今日雖不妄薦一人而十年之後
人材衆多當不乏任使矣不然年年歲歲臨飢掘
苗臨渴掘井滿其所得不過枯朽淤濁之物不足
以救飢渴豈不為小醜群聚非笑乎臣跡遠凡庸
過憂大計然累本自陳不蒙　俞允尸位苟祿於
心何安是以偶有所見不忍不陳儻蒙采錄則今
乞骸林下死亦瞑目伏望
皇上普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勿謂

仁宗未有舊制後世不可更張昔有周盛時周公譲
厥始召陳和厥中兆公成厥終未及百年世道三
變非不嘗拘於文武舊制之有無也蓋國無人則
虛臣久處南都在京將帥固不深知然率非習學
經戰之士一有召遣四顧無人其虛甚矣苟不越
今爲之預養向後子孫承襲不過依傳非惟 朝
廷不得真材任用而武臣亦非保守世祿之遠圖
也如蒙乞 勑廷臣會議將臣所奏斟酌去取立
爲定制勿謂曠世盛典因臣而行垂死之年別有

希望不過念
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
皇子神孫守成之不易故不知避忌妄昧多瀆
陛下乞其狂而察其忠毅然斷行不勝幸甚

奏革制外濫支官糧疏

竊惟南京乃根本重地不可以不培植而培植莫
急於京儲臣因見近日京儲實出無紀欽惟存積
有限劄令四川清吏司卷查本部每年坐派浙江
等處起運南京倉糧一百二十七萬餘石南京舊

額各衛歲支糧米一百二十餘萬其中一十萬石
係三個月水兌所積者實支派運糧米一百一十
餘萬量入爲出故有七年之積近因各該衙門奏
將從前節下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四名每名月支
米一石差撥裝運之時又支行糧司禮監內官監
神宮監內織染局兵仗局各色名匠共五千七百
四十九名舊例只免戶內差役不曾食糧今每名
月支米三斗太醫院醫士醫生一百四十六名醫
士有家小者每名月支米七斗無家小者月支米

五斗醫生有家小者每名月支米四斗無家小者
月支米三斗寶鈔提舉司紙鈔匠二百八十一名
每名月支米五斗光祿寺太常寺廚役共九百五
十名照例有家小者月支米六斗無家小者月支
米三斗各各添支二斗及撥充新官四千九百二
十名每名月支米一石每歲共添支糧米一十二
萬六千一百七十餘石比舊例官軍該支俸月等
糧大約一百五千萬餘石況節年各處災傷原
派起運糧米拖欠數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見今

各倉賣花粮米除本年閏四月坐放外自弘治十
一年起至弘治十五年止只有三百一十七萬三
千餘石僅勾二年有餘支放江西布政司弘治
十六年該起運南京倉粮四十七萬餘石并湖廣
二布政司見借舊欠粮米無已矣　准折銀至今
尚未解到後來京儲愈見缺乏已經本部節昔工
軫人要令後會計南京粮儲量加增添戶部題
會計錢粮已有定數勢難增彼蓋此是[illegible]強天
下之大勢誠爲至論除遵奉外然坐派既不得加
增處耗又不從撙節誠恐年復一年倉粮消耗殆
盡梁米之地良可憂也其撥充新軍既已入伍難
以賞粮米將及六萬石固難更改其給[illegible]軍餘舊
例每船二十名差撥之時餘丁每名月支行粮三
斗聽守半年者每名該一石八斗經歷兩月者每
名該六斗行之已久今[illegible]廢今則俱照爲船粮
船事例每月支米一石差撥之時又支行粮誠爲
重疊濫費況今各衛所造快船已完亦有一年輪
差不及一次者夫以全閑之人虛耗京儲之積不

爲撙節可乎查得南京朝陽等門守門餘丁各倉
修倉餘丁俱係每月支米三斗其送船餘丁合無
每船照舊名數比照守門修倉事例不拘在家差
撥每月俱支米三斗及照各色各匠俱係上元江
寧二縣徭役況做工之日工部又給工食并醫士
醫生紙紮匠雨役等項新添粮米俱各舊例所無者
併革去庶使倉粮不致濫費
祖宗粮米得以培植緣係撙節京儲培植國本事理
未敢擅便擬合具奏伏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
將前項新添送船餘丁粮米并民匠人等舊例原
無而新近奏討者及劇役舊有經減省而後奏復
者通行革去則七年之積不久可復根本之固千
萬世如一日也

上清理財賦四事

臣備員南京戶部節准戶部咨爲缺乏邊儲等事
除將正鹽引文湖廣[illegible]行發各該司該道收候開
中外臣切惟各邊粮草缺乏已甚鹽法不通商少
報中借撥則天倉銀兩有限起運則近邊民力不

堪切思虜情狡僞坐老我師覘我主客人馬不支
旦夕粮草不繼即欲大擧入寇是乃彼以逸待勞
之策實爲我剥牀以膚之災也若不預先處置未
免臨事倉皇臣謹陳淸理財賦四事以俻 聖明
裁處

一曰廣邊屯自古千里餽粮士有飢色故用兵
於農因粮於敵如趙充國屯田湟中大獲地
利卒破先零且言自燉煌東至遼東一萬一
千五百餘里皆可乘塞列地而屯耕以省代

魏屯田渭濱百姓按堵軍無私焉夫湟中在
今陜西蘭縣渭濱在今陜西渭南縣燉煌在
今凉州東至遼東則寧夏延綏大同宣
府皆其一帶之地世代不同地土則一豈有
可屯於古而不可屯於今耶但近邊肯腴之
地軍官債師吞爲巳業軍士代耕百收子粒
臨邊僅有可耕之地又不能設法防衛畏怯
往耕却將近邊耕民遷入城堡以防失機[illegible]
輙借撥空運煩瀆 聖聽又有避虜之論則

曰朔方風沙易壅地能虜寇出沒擾害農工
夫古今一地豈今有風沙而古獨無耶
況各布政司軍屯尚且差官淸理縱淸出多
寡卒難遠致若邊屯一淸不過十年坐享儲
積豈可以差官小擾而失此大利乎爲今之
計合無選差有才識堂上官數員分投領
勅前往各邊軍將屯種將近裏熟田淸出若干頃畝
離邊稍遠可以用力開墾者俱兼配搭先儘
見在軍餘每人給佃若干餘田招募各處無

業小民并行附近法司衛門將問擬徒流以
非罪有身家者發遣前來俱給與牛具子種
俾其兼配佃種成收子粒一半入官其餘俱許
其永爲己業因佃聽其限滿而罪流耕去處
仍行會同鎭巡撫兵等官督軍嚴謹設法防
護且守且耕如今日耕此一方則僻勿合作
防守之人亦終一處明日耕彼一方亦然如
是則我衆可以遍耕彼衆不得我擾數年之
後何患無趙充國之地利諸葛亮之按堵也

二曰徵寺租切見南方各處寺院粮額多至數千租稅不下數萬　朝廷欲其傾衆焚修保障　國家今邊疆連年騷擾不見少顯分寸之功是其無益而不足信也明矣況近年以來僧道爭奪住持糾結所有租稅投獻勢力之家代其營爲常住不得升合間有一二自收者又多㩀賓私人置立家計焚修之事且不及間合無差官各處清理查其戶報丁粮酌其近年租簿扣其實收租稅內存若干與

其應當粮差并結報有名人衆齋粮外其餘租稅悉徵在官依時變賣銀兩造冊解部發邊應用候二三年間邊儲充實再議隨處如此則每年所入難以數計矣

三曰折通負臣本部所屬江南司附近州縣各項錢粮浙江等布政司應天等府各年拖欠秋粮等米豆麥稻穀一百二十餘萬石馬草一千四十餘萬包折粮綿布六千餘疋折粮苧布二十三萬餘疋已上四項大約可折銀一百餘萬兩內除各年水旱災傷減免已除三分之一尚該銀七十萬兩多是粮里包攬在身一時難以追足且本色運費倍於正粮合無徑令依時折價仍寬限三年與其解京完納庶民困少甦而邊儲有濟

四曰清鈔貫本部該徵江西湖廣福建三布政司戶口食鹽并蘇常二府稅課等衙門錢鈔兼收鈔一千四百八十八萬七千四十餘貫南京五城兵馬司房鈔并各宣課司大勝等

關及各衙門戶口食鹽鈔共七百一十萬八千三百餘貫蕪湖荊州二處抽分銀大約六萬餘兩上新河九江二處鈔關大約每年折銀一萬餘兩雖亦各有所用較之今日京儲邊餉實在所緩及將南直隸各府州縣并湖廣江西福建等布政司備用戶口食鹽暫借三年其錢鈔兼收者每一萬貫折銀二十兩其餘鈔每一萬貫折銀八兩并荊州蕪湖銀兩俱解本部收庫聽邊取用及遇米價中平

與米閒月兼支以爲官軍俸糧庶幾遇餉有
所補助京儲不致闕乏

便宜設法急救饑荒疏

臣切惟南京根本重地連年水旱軍民缺食去冬
今春流移餓死不可勝數今年麥苗又爲本年三
月初間大雪損傷若不預爲設法區處誠恐日後
無從支持據本部委官雲南清吏司郎中鄒琛呈
奉本部箚付爲賑濟災傷軍民事除遵依外照得
近年本部侍郎鄭紀奏行水兌事例免其竹蓆馱

腳之費每石加耗三斗軍民兩便甚良法也但彼
時各倉糧米積有六七年之上以故每年只行三
箇月而止今倉糧不勾三年支給合無自本年閏
四月起至九月止俱行水兌餘月判倉每年可積
餘米二十餘萬石可以濟今而預後待他年倉糧
再有六七年之積照舊只行三箇月等因到部又
據本部委官郎中賈珹呈奉箚付坐放應天等衛
六合等縣四月閏四月軍民丁口共該少欠米十
萬石呈乞早賜措處以救飢荒等因行間又該本

司案呈據南京旗手等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張銘
等呈稱各衛所官員俸糧原有事例每年四月分
折銀八月分折布除遵依外今照南京地方連年
水旱田禾無收米價高貴軍民缺食艱難不能過
活如蒙准呈乞爲將四月分俸糧[illegible]
閏月支本色至五月照舊任支折銀等因到部案呈
到部[illegible]查得南京軍倉糧米爲因各處災傷該
徵糧米運到者少拖欠者多每年官軍該支糧米
一百[illegible]十萬石有餘近年以來加以南京太醫院

行太僕寺以[illegible]本司鈔匠及投充軍人舍餘丁
役糧等項共該每歲添支米二十萬石有餘各倉
收支實只是勾二年之上支給及查得先年奏
准每年水兌三箇月每米一石腳耗米三斗見今在
倉糧米三百四十萬餘石俱係水兌積出餘米之
數見在各倉糧米除存留之處官損及無守支之苦
且郎中鄒琛所稱每年要添水兌三箇月不過推
廣舊例以便民情而增　國計似爲有理及據委
官郎中賈珹呈稱江北少欠賑濟十萬石緣查京

倉[illegible]備賑動支亦所難江北倉遠折納各處[illegible]
到糧米暑假水泛卑猶免其備竹篩驗每石折納
腳耗三斗留彼河下以近就近給散飢民實為便
益欲待奏　請定奪不無緩不及事合行一面暫
撥各納倉米就彼河下給散損出腳耗就令作正
支放勾數即止其南京各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
旦要將弘治十七年四月分俸糧暫與關支臣已
待至五月二麥成熟照舊折支絹疋亦乃權宜救
荒事理已經南京守備等官會議不為常例欲候

奏　請明降誠恐有悞故期除行南京錦衣等衛
所遣册將各官本年四月分俸糧暫支本色至五
月折支絹疋下年照舊施行去後續[illegible]係知添水泛
撥糧賑濟并分給官員俸糧事理具本專差[illegible]齎事
官具齎捧奏　聞

致仕第十九疏

臣竊惟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禮與法二者而已
禮法既亡名節安在臣考諸古禮　國法凡在官
者年至七十俱許致仕唯老成重望稱　國家之
柱石者不拘臣今已過致仕之年尚從旅進之列
時論不容中心有愧任禮固不可留論法亦所當
去禮不可留而留法所當去不去是貪位固祿
之心而忘棄禮滅法之恥臣自少荷蒙[illegible]
養之恩至於今日豈忍甘此耶近日久[illegible]出館
事神衰氣倦頭暈目昏已身不能自保[illegible]有何
補益乞休十有八章無由上奉　俞允[illegible]謂臣
有心求去何必待報而行臣恐非大臣尚廉之義
所忍彼進退維谷今病勢益增久[illegible]日不得

已將本部印信咨送南京吏部奏官署掌管并卜
程以待
休命臣又照得成化間學士錢溥與臣同[illegible]請
官侍郎方滿三年即准致仕臣官[illegible]年久
尚書倪鍾與臣同是戶部堂上[illegible]准致
仕臣年七十又加二歲[illegible]
皇上大施恩典一視同仁[illegible]前例容
勅臣退歸田里庶官無[illegible]之人免鍾鳴漏
盡之誚不惟臣一身之幸實天下士風之幸也

記

寒栖館記

武夷之山環轉九曲溪流因之而曲或三峯四峯或五峯九峯曲中爲峯三十有六皆奇秀險怪峭拔蹺崒不類人間境天下山川不可盡知在閩中此其第一也有宋大儒晦菴先生愛其幽深靜寂不雜塵世乃築精舍于五曲隱屛山下以爲講學授徒之所凡曲適中處也視諸曲山水頗夷曠衍沃而亦吉適之舍之旁有堂曰隱求曰止宿曰仁智齋曰觀善館曰寒栖塢曰石門亭曰晩對曰鐵笛又有釣磯漁艇布列左右一時諸儒聚會講道遊息繼往開來實關天下萬世斯文之命脈亦武夷山川一時之遭遇也先生沒精舍而下駁以頹圮 國朝正統間先生八世孫詢等復建書院三間于故址像先生其中左右各翼一室自隱求堂而下則皆榛莽焉成化間崇安令張銳又建屋三間於院庭之左以爲士大夫拜謁者更衣休息之所方成未扁而去癸卯夏五月紀與鄉

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同起告中上 京師舟過此山之下因晉而舍茇焉是夜宿于張所建屋中時當初伏夜半之後寒氣偪人翊早紀謂林曰是屋正先生時所謂寒栖館也林曰然遂援筆爲書而扁之俾紀爲記庶見者有所感而隱求諸堂可因此復焉紀以天地之氣動則爲陽靜則爲陰陽爲暑陰爲寒則寒實靜之所生也人靜則此心虛明自無外擾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是而制群動鎭萬躁無施而不利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也先生學集大成偉然爲千百世之大儒非自此中得乎紀自幼讀先生之書即求先生之所以爲學篤志立行亦既有年矣而猶未領其要茲幸謁先生之精舍而假寓焉饜飫之頃受敎深矣於是乎書

漳州府社學記

聖未天希之則天賢未聖希之則聖士未賢希之則賢希之之道如何學而已矣夫人之生四端萬善皆天所賦宜人皆天也然理一而氣殊故有未天未聖未賢之等學也者所以去其未而復其皆也故上古

聖神繼天立極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其小者閭巷之學也十五歲入其大者王宮之學也大學之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其極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小學之教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歸在於收放心養德性而已夫心不收性不養格致誠正且無其地而況於修治齊平也哉是小學所以立大學之基本而大學不過收小學之成功而已所謂小學則閭巷之學是也古人閭巷之學即今之社學也近世父兄之於子弟幼小入鄉校即俾其習對偶文字之學灑掃禮樂之事日不及見古人之所收者今則放之所養者今則戕之小學之教已蕩然矣及後秀而入泮庠則又穿鑿經意雕繪詞章以媒利祿他日僥得一資半級則蠹政殃民貽患後世大學之教又掃地無餘矣所以然者豈但泮庠之誤人耶實由鄉校之誤於其始也用是南海羅君列以監察御史出守于漳討賊子民百廢具舉又能首興學校作養人材郡邑泮序文風大振既而慮夫基本不立則涵養不深趨向不正器識不大德業所施亦難遠到乃選 聖朝舊制請于提督學政憲副杭君濟設立社學于城北芝山之麓北枕天寶南襟長江鶴山圓嶠環拱左右學之規制前後二堂堂皆五間東西號舍十有六間外為大門繚以周垣丹艧涵洇莫不備具經始於弘治乙丑中秋之朔落成於明年正德改元孟夏之望祭享已畢遴選民間俊秀子弟百三十餘人為社學生禮請致仕知縣胡舉以主其教立教規十有二條俾其習學有常所考課有定期靜專無外誘之欲循序無獵

等之病昔之已放者今則收之昔之未養者今則養之藹然古人小學之遺意而大學之教將有待而收功焉去末復皆此其第一程也郡之士大夫暨學師儒走書因邑庠生王儒來請予記其事予以學有倡有和而後可以成功漳在宋淳熙中朱晦菴先生來守因民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民命父老訓說以教子弟時北溪陳安卿從遊郡齋晦菴喜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是晦菴漳之倡也北溪漳之和也今羅君以社學倡漳不知郡齋之中有後

生小子如北溪乎否也是爲記俾刻于石

上虞縣重興文廟記

虞爲紹屬也東去紹百有餘里學宮在邑治東南宋嘉定中創國初重興之迨今百有餘年傾圮不支矣又逼於市肆所備堂去文廟後廊不盈丈晝晦如昏成化間分巡憲副魏君仲禮令移後丈餘稍容諸生然左而文廟之前尚爲居民夏姓侵倡自戟門之外中道轉西而左靈星門在廟之東南隅當中則夏姓之也予昔巡學纔魏而至簡邑博諸生得狀遂命夏姓之與其直俾遷他居時索價數倍通集鄉老與師生議估實值如數與之隨券于官而立限移徙矣巡按與予不相能移文革之夏遂挾以增直有司陰與之以緘口且踰徙限予再至繩之以法所增于官夏懸遂徙去而廟地始克方正乃集工估計諸生言曰邑有淫祠數十所材木可用祠有株木數十根材可梁棟迺命工代之時有豪門取斷爲坊表有司欲援其事而補以他木予聞之悉捕逮置于法而材始備矣適邑有湖田之訟其所收者在官民之間盡太

守曾侯以三之一助儆餉得粟千餘斛付邑博以經理之先文廟次兩廡次戟門皆因舊基而增以深廣又次靈星門即夏之所屋處也始事於弘治元年某月畢工於某年某月鄉貢進士賈宗易率諸生請記立碑夫聖人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虞固文獻地也況以帝舜子孫封邑而得名則其祖父餘澤當有存者諸士子其處家庭之間亦曾瞽瞍之齊慄乎其曾亦愛而亦喜乎況舜處其變吾則常也舜處其難吾則易也借曰皆變而皆難舜丈夫我丈夫也吾何提彼哉孝弟之訓非但可施於虞庠也因其素所習聞者而利導之則易從也曾侯名璲郴陽人縣令林休廣人博馬虞闔人繼侯而守收全功者予鄉友游侯興也

僊遊縣文廟祭器記

周頌言祭祀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孔子仕魯先簿正祭器孟子云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古人重祀禮嚴祭器也如是仙遊文廟祭器縣令四明王公燮重修學宮時所造也籩豆以竹几案以木鉶

登之屬以羌惟簠簋爵盞則錫爲正統末沙寇入境諸器皆毀逸無存自後臨祭則旋假于民家穢陋輕褻不可勝言成化壬寅秋八月上丁又如之時予方修造欹龍橋積有竹木凡几案籩豆之屬竹木所爲者命工就彼製之成則歸于學宮飾以硃紅其餼膳之供則縣令彭公之區畫不征於民也簠簋之屬前以錫者今則範銅爲之紀與諸士子洎範工私議每器估值幾何邑之人好禮者幾何家量器直而鏤好禮者姓名於上蓋因其力與其意所樂爲差也鉶登之屬應爲者則德化冶人所領也既成每器皆以儒遊縣學文廟祭器八字爲誌且籍而記之庫而藏之以付諸典守之人孔子曰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然典守之過非專於毀逸也因事而拔竊者亦多矣嗚呼悲哉昔者子入太廟每事問使吾邑大夫其能體夫子入廟之敬以時而修葺之吾庠師生又能體大夫之敬以時省視之則凡奔走廟庭之下者莫不有孚顒若何有如前之所慮也鄉器數詳著于左

興化郡守王公遺愛碑記

士大夫出爲君用皆欲澤被當時名垂後世然亦顧其所遭遇如何不可必得也世有抱設施經濟之材或由光澤霖雨而混其身於溝坑棘梗之地令之不行禁之不止雖家喻戶曉亦無如之何是地之負人也或有畏法向善之邦家詩書戶禮教而吏之以殘墨貪酷之夫民疲而敲搒之民竊而又獵之雖良阜之家未免去而流徙起而爲盜是人之負地也地負人者十一人負地者十九若太守王公之於莆其庶幾兩無所負乎公諱卿字存敬係貫隋封已備周方伯梁石所撰墓表不重出此特推本其家世始末爲莆人道焉公之祖南畊處士以禮義倡宗族立祠堂置祭田訓子孫耕讀黍稷禁止奢縱家門之內若朝廷然父和州判官多流寓退以養二親申明家訓視南畊尤謹台人論士大家法必首王氏公爲童丱時耳目所見已拍拍滿懷及登進士出宰溧水不假刑威而吏畏民懷召爲刑部主事時畿人有獻民田于戚畹者 上命公覈公詣戚按版田悉還民廷議多

之弘治庚戌莆郡守缺　命公來守下車首以抑强
扶弱培植善類爲務倣古保甲法里設正副以領編
戶鄉有訟先就其曲直不服則直于官遵時制建學
郡城中禮孝友篤行之士劉子賢於中選子弟俾受
其業禮敎大行莆俗丕變民間有孝子節婦未得聞
于　朝先旌其門庭以奬之鄰郡有水口驛人少役
多鎭海衛割莆之編戶助之公曰吾郡二驛民且不
堪遂疏于　朝罷之潭寇起鎭藩議徵丁壯於莆公
又曰設丁壯者爲各守其土也寇在漳徵于莆寇在
莆則將誰徵耶力陳不可議乃止丁巳春公書績于
京戊午秋還十月省參得疾歸遂不起實是月二十
四日也是日闔城爲之徙市舂不相巷不歌吏民耆
老匍匐赴哭者郡廷不能容越月訃至家和州公遣
其侄兄烜與其家子坊來歸其櫬郡民欲郡與同客
死客葬禮也公去如吾民之哀思何諸官僚折以大
義不得已烜乞留衣冠以葬烜坊許之烜遂以棺柩納
衣冠於中如公柩殯於卜地於前故守李公春之墓
左擇日舉柩往葬闔城內外隨輦敍哀者縞素蔽野

既成墳廼作亭于其前立碑以表之名曰遺愛父老
相率請予文爲記予以天下事有似偶而非偶者按莆
郡誌　國朝洪武十三年開封有李公春者守莆卒
士民卜地城南䓁塘山之原留衣冠藏焉去今百
十年塚復下墟者久矣公往歲閱誌得之親詣墓所
剪剃榛莽立石以表之自是士民追慕如新竊意才二
三年間公遂與之齊名而考李公政績修堰築城
民多德之然政尚寬平未必如公之精明果毅然遺
愛之在民者亦大畧相似夫事之偶與不偶在天皆
有成數不必泥也但公之生不負莆人公之歿莆人
豈負公耶遂書之以告繼公之守莆者

邑侯王公遺愛祠記

士君子吏人之土地有在官而思之者有去後而思
之者有歿後而思之者有沒既久而思愈不忘者狄
梁公何於生何武思於去後羊祜則墮淚於既歿若
沒久而思愈不忘者乎偶未得其人焉吾邑侯王公
燮友倫浙之四明人少學刀筆以行軍院史從軍總
兵官幕下拜左軍都督府都事尋出牟茲土吾邑自

宋元以至　國初爲鄉四里二十有六民數宋主戶
一萬七千有奇客戶　萬三千有畸元至　國初則
不及萬矣宣德以來則三而又去其二里數亦隨而
遞減焉公下車閔政固以飢苦轉而即愈以困於賦
役亡命他邑者公憮然曰司牧者何爲也即令於邑
凡民關利病者有圖畢而罷行者其悉陳之吾不畏
其難也於是民之久逋者差人齎榜招復之給其屯
具種子復其役三年未幾逋民攜襁而還者相屬於
道田之久荒者募人墾闢三年之後徵其稅皆邑令

[illegible]

日地無遺利富孽于孩亡戶之糧貽累里甲積五七
年壯者逃老無完膚婦女老弱無牢處公上疏免其
半道甚有[illegible]遷風宇[illegible]巡司洪武中選吉了小嶼之
衙爲原僉民兵隨之山民不慣風濤日趨百里赴役
死亡者過半公疏免之宣德間多差內臣造舟南諸
國驛遞不勝其擾且有法外之需公徙風宇於近驛
人家閉戶偃木於地皆之俾人應伏叫號聲徹驛堂
內臣聞故以縣官枚僕夫貲鬧亟諭止之而去先時
遭此者仙夫數以縣拘出公力辨曰夫出於丁戶前

二百餘里仙鎮十餘里何以縣爲是後夫數但隨里
圖爲多少前不能相從之又楓亭驛距仙鎮實爲前
界民不敷其役公疏割常附驛五里之民以足編數
縣治舊遭兵燹官吏僦舍於民覆茅故址日數坎始
治者懼猛獸也儒學尤甚邑多山材木爲宜向悉爲
鄉邑所有公移文設榷十而取一閱數月材積如山
遂福大戶好義而有力者助餼價不踰年縣學俱告
成而小民不知是役幕廳[illegible]衙吏舍秩如也廟貌祭
器諸生齋號煩如也墻垣未備則躬率有役于官者

[illegible]

發給焉公倡亦率其齋丁刮土昇土而築之落成之
日四周無不完固者縣有公學有張亦仙民一時之
選也先時司府差催之使徵求無厭公今多識良
役下庭求者人與其二自是縣庭無使跡民有訟者
進之膝下懇撫以盡其情俾其退自以曲直愧而有
不伏者然後決以繩之獄戶常不閉古人愛民若如
己子視公事如家事公其有焉公以宣德癸丑蒞政
正統丙辰捐館首末四年卒之日吏哭于庭農哭于
野行者哭于途舂不相杵不飾市罷數日椒邑坊

張德源氏留其小像以寓瞻思闔邑老稚拜送溪滸
泉泣逾於初喪遂謀立石於通衢刻曰儇遊縣知縣
王公愛民父母云成化乙未邑耆葛安賛等以石刻
不足以郡侯德澤仙民而血食之請倡於江西少
叅陳君漢榮少叅遂與張叔華葛常亨卜地於東郊
之外深廣各十丈面陽環水中建祠堂塑公像前有
門兩旁有廡東西翊以兩室爲守者之居經始於是
年十月畢工於明年四月叔華德源氏之孫常亨宏
賛氏之子祠雖合衆志而成而二姓之力居多焉祠
營成十有三年予巡浙學至明坊公之子諭以立祠
之意矣予惟其得其風采拜祠下邑人迎於僊賜無虛
溯甚愛之深而及其所以也又三年少叅以書請記
於予嗚呼一土地也一人民也一風俗也公出雍流
任官僅四載捐館五十餘年而人思之不置如是所
謂沒久而愈不忘者也後之代公者由聖門而出或
不止四載而猶在官民惟恐其去之不豫其故何歟
因書爲公祠記且以諷夫後之爲父母者

光風霽月亭記

福之郡庠有亭巋然於明倫之東少南爲師生游息
之所蓋有元大德間主教東武劉君內直始建也亭
成謀名未得適民間有獻其所藏宋晦菴朱先生光
風霽月四字者遂扁之以名其亭越今幾二百載亭圮
作而扁亡遂所揭者特摹本耳成化丙申華亭唐君
廷貴以司寇正郎出守是郡明年因學宮傾圮悉撤
而新之以次而及於茲亭然猶以先賢遺墨不可復
得爲憾亭成適扁復出唐君大喜遂揭於亭中亭環
以沼廣盈畝衰如之甃以巨石翊以疏欄通以復道
沼之中疊石爲島象海外三神山松桂叢深蒼翠島浮
波每大明氣清風光月霽島嶼森然群樹俱寂是亭
雖處於中不待繪河馬洛書而渾然一太極之爲也
亭成唐君選樂賦詩因落而宴饒千古之清風爲八
閩之勝會教授暨諸士子以侯事不可無傳請記於
予予以爲治有本本立然後治成我 朝列聖建學
育材士之以師儒重之以憲臣其 制誥必先德行
而後文辭今唐君下車首興學校而遂及於光風霽
月之亭蓋以諸士子進講退食之餘尋芳咏歸之際

況其逝則知在川之如斯觀其瀾則知斯道之有本使其襟懷洒落而風月無邊胷次悠然而光霽可掬從日待時而動隨叩而鳴其盛德豐功光明峻潔可以無于古越古今則是亭之助不亦多乎於是乎書

湖船記

客有問於南湖主人曰君子有憂乎曰有君子亦有樂乎曰有是二者皆性纔諸中情發於外君子惡得而無所貴者發而中節焉夫人之生方其少時趣向未定憂樂或有不得其正者及其壯也學成於己出

爲君用上焉爲德下焉爲民日夜憂勤惟恐啓沃之不見納仁澤之壅下流爾之思兼召之勤恤其憂何如蓋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及其老也名遂功成奉身求退臥邱穴友禽魚賦詩結社戶外之事耳不聞及裴之緑野張之午橋其樂何如蓋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古人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謂憂樂之中節非君子不能也主人自登進士入翰林侍講經筵出提學政歷國子監祭酒以至今官雖嘗乞告二十餘載而勤勞中外者亦如之弘治甲子年踰七十乞骸而歸以屛山世居多弊覓寓邑坊之南湖書院之東爲學宮宮之南有湖曰南湖唐宋盛時邑有三湖西門之外爲西湖邐迤而東流如環帶至學宮之南爲南湖又邐迤而東至東門之外爲東湖今東西之湖已田而南湖尚存別有支流通湖繞緑過書院之門主人取以爲名者以先祖三公倡道于前之南湖是湖實主人之世澤蓋先得也湖寬十餘畝深數丈可以操舟泛遊爲樂今主人造舟于湖名曰湖船亦歸樂之一事也船長三丈

八尺廣五之一深視廣三之一頭至前將半長丈一尺操篙者所立中長丈三尺可容几硯坐席後長四尺可安牀榻尾長亦八尺檣柁之所上覆以篷竹筏編之夾以翡翠兩邊有屏木格竹編可啓閉魚網一罾一簾一釣竿十餘小爐一瓶罐碟碗環列左右酒殽蔬菜各實其中主人當天朗氣清景物和暢則岸巾野服呼童操舟泛于湖上啓屏推篷淨几擁席網者撒有鯉有鯽罹者選有魚有蝦罾沉波底釣垂水濱或黑喙赬尾或巨口細鱗潑潑活潑潑從留斯盈主

入醞呼童治庖以烹以蒸引滿白酌耳熱面醺一醉而臥萬象爲盧宇宙衾枕雲霞帷幔林塘室廬溪山城郭齊彭殤一胡越物我兩忘襟懷洒落不知人世間更有何事可以擬主人之樂也客又晉而問曰關雎樂而不淫君子動爲世法主人之樂無乃過乎恐非示法於子孫也主人笑而解之曰吾官居一品壽踰七旬休疏十八九上然後得遂今日之樂有山水之真趣無聲色之荒淫自奉無兼味留客不及肴客有携壺而來視予爲豐約雖不敢自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然夫子與點之氣象亦庶幾焉吾之子孫仕宦而歸之數事皆如予則其樂如予之今日亦不爲過也若夫誤國病民以充囊橐與白衣官舍從以富貴驕人奢侈炫俗者幸毋以予爲藉口客默然而退因書之以爲湖船記

鄭氏祠堂記

祠堂之立非人子之得已也夫人始生父母膝下喘息呼吸一氣相通日之提抱毛膚相摩夜而寢眠口鼻相依初不知孰爲父孰爲子有則與有無則俱

無未嘗睽睫之相離逮夫子年漸長則父母之氣漸衰既衰則疾病相隨不得久生於世矣故孝子於父母之未疾則日奉甘旨以養其氣體既疾則問醫奉藥以調其脈候唯恐子身與父母一日不相見也不幸父母一沒乎昔之相摩相依者今則絞斂於棺槨之中烏得復見之哉於是傳真以肖其貌結帛以棲其魂則久哭奠食時上食但欲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衰服既改易几筵難以長設則擇地治塋舉棺槨而葬埋之體魄既歸地下神魂當返室堂於是立祠堂以棲安之每晨必拜謁四時薦享思其居處笑語與其所嗜所樂但欲見其存不忍見其亡夫以几筵代甘旨則向之生者今則死矣因人子之不得已以祠堂代几筵則向之存者今則亡矣豈人子之得已耶近世人子之於父母提抱懷思相摩相依之不相離者大抵皆同既長之後妻妾之相離財産之自私德色浮語視父母如塗人況甘旨乎父母既沒衰絰几筵略應故事而已曾有哀痛之心乎既入祠堂四時朔望稍倣禮文而已曾有追慕之意乎以予觀之爲

人子者生不能致養於甘旨徒陳列其几筵死不能盡哀於几筵徒創造乎祠宇自少至老一段虛文以待父母可笑也亦可悲也吾邑樂山鄭氏與予同南湖三公後其白眉之良曰伯眞公者嘗作樓於傳龍園之故址名曰樂山欲占羅峰之形勝竟不克終譜閣雖序而祠堂未立伯眞之子誠本蚤孤遷徙靡常亦未暇及誠本之子儀祥蒙國恩授七品散官一旦喟然曰祠堂之建遹我祖父有志而未就者我不任其誰繼述耶遂鳩材召工創爲三間於藂山之陽

中列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後有燕寢前有享庭歲時祀事昭穆有叙私居之室分置左右始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請予記之予以祠堂之立由於几筵几筵之設由於甘旨予以論之詳矣儀祥甯而好禮仗義輕財自郡邑大夫族黨姻朋與夫田野細民貴賤踈戚禮意有差無或遺失其於尊祖敬宗之道可知矣三丈夫子兩游邑庠一應門戶令當父母具慶之日甘旨之奉乃孝道之第一程也繼三子之後子孫曾玄千百世之遠不知以予言爲何如是爲

記

楊氏祠堂記

古者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遞降以兩而門堂寢室之制自若也至漢叔孫舛禮孝明亂命而廟制始廢雖天子之尊亦爲同堂異室蓋倣之法夫以七世之室幷列於一堂則其室不過如今之板隔僅容一椅卓而已非復古之東房西室由窔而宧而屋漏而奧之深邃也近世諸侯大夫士皆不得世其國邑併同堂異室之制亦或有未備者宋仁宗嘗詔太子少傅

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爲之定制時立廟西京者潞公文彥博一人耳惜哉淳熙間紫陽朱夫子迺取周公儀禮士祭禮之篇與近世司馬公之書儀韓魏公之節祠酌其宮廬器服之制可通於古今者名曰祠堂以爲士庶人家奉先之所天子諸侯大夫不與焉蓋祭有禴祠烝嘗而祠爲春祭故曰祠所以該禴烝嘗也廟有門堂寢室而堂則最大已堂則該門寢室也其制三間近北一架隔爲四龕龕設一卓卓置一櫝櫝藏兩主四世遞遷以西爲上旁親無後以班

而附門庭廚庫隨地廣狹繚以周垣此祠堂禮制之大都也然唯士可以行之大夫而上則倣其先矣紀受業師黙菴楊先生甫之陽城人贈其官術菴公仲子由天順丁丑進士累遷功郎中以河南叅政致政于家戶外事耳不聞唯以先祠未修是恩遂與諸伯季乾人宗重以貲倡族人而興之今已落成既鎸石于碑陰又乞書命記其事按楊宗譜其先世有官義公者遷居陽城今為陽城始遷之祖或謂其自弘農徙閩或謂其自光州徙閩而陽城之楊實自閩徙也其祠在居室東北規模隘陋七世祖致政公已重修之　國初九世祖安行公以朝官歸省又拓地而新之時忌者訐其過侈被民没于官其地遂為族之豪者所私成化初族長崇廷貴成等欲訟于官乃復今新建之祠即故地也堂中三間依世次列龕以奉諸宗神主兩廡有者堂東則祭器庫西則遺書庫左右有廂前有中門兩門楊氏舊堂門之右為宰牲所右為致齋所蓋視紫陽之制而增損焉然先生之秩三品階大中大夫於古則為州牧連率也而奉先之禮

反下同於士庶不亦儉乎曰非儉也制也蓋凡天下之事其幾有在乎人者有由於已者彼朝制崇卑厯代因革非臣下之所敢議此幾之在人也仁敬孝友之心周流於負獻辦享之間則秉彝之固有者此幾之由我也楊之孫子譜于堂者奉祭之時其能齊心一慮而然如在之誠或跛倚怠惰而無所致其乎既祭而燕其能明其昭穆致愛敬以降親親之恩或毛齒弗別唯酒食之是嗜乎既燕而歸其能念水木本源之義吉必告凶必卜危難必相恤或不慶不弔相視如路人乎其能幼而孤長貧学之老而衰疾者以之資贍有資而疾病有託或利其兄弟叔伯之死而芸吞幾其產業乎其能篤骨肉之恩[illegible]閨門而外御其侮或婦言是聽以相仇相擲以[illegible]乎其能拆券棄責以仁及三族俾鄉間[illegible]以逞讐刀錐比較不相假貸一門之內不齊[illegible]乎其能和厚雅論事鄉之長者如父兄或驕淫頑武視父兄如鄉人乎其能積學檢行[illegible]將為國家棟樑而顯祖宗於地下或耕勢結[illegible]不遵家法而漁獵小利

於一時乎之數事者其幾皆在我而不在人苟能隨其善惡而致戒勉於立心行事之間則斯堂之光不亦大乎是固建祠之本意亦作記者之願望也是爲記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五 終

記

重興善世橋記

留都之南門曰聚寶門門外有橋曰長安即古之長干橋也長安之東稍南有橋曰東譯即南朝東晉之朱雀橋也其西稍南曰善世橋即南朝劉宋之躍馬澗也宋武討賊賊敗馬陷澗中人謂之落馬澗又謂躍馬澗時未見以橋稱歷宋武至今千有餘歲是橋不知造於何年　國初徙建天界寺于澗橋之西南因其俗門曰善世法門橋始因之以名或其時天界寺僧亦嘗重修之弘治丙辰橋已傾圮柳君習偶過而憫之迺以興復爲己任都城內外樂善好施者隨力有協以是年某日興作坎地三丈餘得一小石碑首刻曰建造躍馬澗橋一所中曰慶元二年三月知宮平陽紫日志享副知宮徐應澤并勸緣司庫石工姓名柳君始知劉宋之初只稱以澗趙宋之末方造爲橋大喜欲收二宋之成功橋廣八十尺袤六十下圖石爲門上砌石爲路兩旁翊以石欄車馬往來如履

平地落祭之日守備成國諸公喜樂續有成請記其事予嘗讀王介甫題躍馬澗詩云小澗何年躍馬蹄白沙翠竹淨無泥石橋流水行人過野路斜陽倦鳥啼介甫仕仁宗之朝至度宗慶元幾二百載詩中已以小澗與石橋並稱矣昔吳城石頭是澗在其國門之左行師振旅必經之地其力豈不足以橋之也且澗在下泉初無高山峻嶺非橋則戰敗之馬安能陟於其中耶由是觀之或宋武之時已有是橋非始於趙宋之慶元也明矣然此歲月久近亦不必深泥但是橋在都城之要衝傾圮已非一日官僚經過者亦非一人而柳君獨能視民病涉如己病之不憚勤勞以成厥功往來行人無有不被其澤者其亦可嘉矣夫是爲記

新河鈔關浮橋記

新河鈔關在　皇城之西大江之東南而川廣閩越北而燕齊陝汴凡貨物之待價商賈之射利畢集於是城中諸市居者行者皆視之爲盈虛　國朝因其逐末之衆設榷征之凡賈舟之來必先報稅方許貿易歲課額歲不下數百萬又慮物聚必訟迺今南京戶部歲所署屬官以領其事都臺則以道史一員偕之以參錯其議蓋重之也弘治丙辰部署則主事王廷簡道則御史張時措市法嚴明物價平稱勢豪不敢擅利歲課不致虧額官民兩便之往歲關瀕大江時受衝齧官廳將爲江有視事者危之厥春水發生江潮暴漲則河流拍岸舳艫充斥榷木不能拘兩岸闊絕人畜往來不得自遂民甚病焉近請于朝徙關入河內去大江頗遠艤泊便視昔尤爲安隱而河流榷木仍之民病猶存廷簡廼集商賈客上人樣議之曰吾欲造舟爲梁橫截于河名曰浮橋俾官可榷而民可渡如何衆心咸喜出助緡錢有差廷簡以謀時措相與規畫所宜遂召匠鳩材渡河廣若干尺造舟若干艘舟修三丈有奇廣若其一闊若干艘鍛鐵爲鍊縻于兩岸中爲交紐以時啓閉而通稅物舟修中三之一橫施棧道人畜往來如履平地河有潮汐橋隨之高下而渡者初不之覺昔之病者今則便之橋甫落廷簡獻績于　朝而員外郎鄒元吉來代又於

棧道兩旁翼以扶欄造舟所至渡者又便之迺以大功告成不可以無記述礱石請文於予予以古人啓閉從時以濟不通城郭墻塹以爲閉門戶橋道以爲啓閉禮夏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而達其道路文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從浮橋之從來亦甚遠矣子産爲政於鄭田有溝洫廬井有伍衣服有章可謂能平其政矣顧於溱洧之水濟以乘輿而子惠而小之是橋梁所關亦甚大矣今廷簡諸君子以明進士筮仕留都關榷之事特其小試而能使

四隅有程市官有法又以餘力成斯橋其亦可謂知爲政者也橋成未踰年視事者已兩更易繼此不知其幾且不知能如今日之用心乎否予不得不爲斯橋慮也故書之以貽後之人

登瀛橋記

文賢爲邑山環如廓屛山里之西梁山里之東其南爲仙臺北爲紫帽自紫帽之麓至梁山俗謂之東都自屛山至仙臺俗謂之西都溪有自紫帽有自屛山兩股而來者因山勢也路亦分爲梁屛之兩岐者因於溪也成化壬寅騂山居民病舊路陂降凹凸之艱予乃爲之擇平疇阡陌可通行者而易之其末兩岐合而爲一然必涉屛山之溪然後可通于朝天橋而東至城邑焉予又於合一之處爲之路石爲橋使東西之民合於一路東西之路合於一橋焉橋方定基予治裝北上終其業者則從父直菴處士也橋二門門各三梁梁之間闊之令相去尺許闊以橫石所以代梁而廣橋道也始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畢功於明年癸卯夏四月橋成鄉人以予方復職業于瀛州

乃名之登瀛俾予記之予以是橋爲吾里要會之衝合衆途而一之者也凡吾民者家無異政鄉無殊俗合閭閻桑梓千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其所造斯橋之意乎若以其名論之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里之子弟挾策彈冠觀光上國者皆由於是豈予所敢專者哉姑誌所造之歲月以待後來

重修鹿鳴橋記

歸德鄉之碧潭有橋曰東溪以澗流出民居而東蓋名之以其地也其創始考歲月 明又甲午河伯

爲災故址蕩去不得已橫木以代之隨易隨朽徒與
安擠越六年己亥予與其鄉之老吳君廷瑞余君禹
錫往卅之是夜宿吳門有鹿鳴于山麓明旦繫一鹿
而歸吿宿又如之予起而賀曰鹿鳴之歌所以賓興
賢能也今橋興而鹿鳴鹿鳴則賢才出今二鹿相繼
而鳴其兆豈偶然耶故改東溪爲今名橋二門梁以
石因其舊者四易其新者二也始事於己亥之十月
畢功於明年正月時同落爲燕勸事之人咸集故書
以誌之且有待於方來焉

活水亭記

弘治庚戌予在國學華容司訓鄒恒泰時方升除將
之任謂予曰楓溪山水先生之舊遊也陸氏因亭爲
溪之勝槩也所植荔多奇品環左右至有不可名狀
者荔旁種桃數十株爲桃林桃外夾植以柳爲柳徑
地之平者甃之洿者芟之編刹爲籬叢蘭爲徑垂爲
于磯鋤雲于圃又有竹叢而花之莊敲風而鳴之塢
千態萬狀皆見疊出一坐之中總曰成景各因其本
有者而名之未嘗定名而通稱之也亭之前有地一
方涓涓自赤湖值溪而來注于池中不雨而盈不旱
而涸汪汪洋洋清澈可愛是亭翼然臨於其上乃名
其亭曰活水亭未有記之者鄒先生任淅　天子以
大司成名某掌諸請茲役申懇於雍雍先生惠教之
予曰諸景衆而水獨衆者不得名於亭而水獨專
之是必有故也蓋嘗竊觀閒之庶類萬物皆天地一
氣所生然天一生水而水爲萬物之長其流潤下又
能發生萬物則亭中景物雖多皆待[illegible]以[illegible]水專其
名不亦宜乎然水不活則景物所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蓋不足

貫也惟其源源來混混不舍晝夜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
瞪足此所以收諸景之成功而無愧於名之專也
雖然予於斯亭有感焉二人之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邪
天下[illegible][illegible]其視聽言動皆有禮節名號於[illegible][illegible]開而非存
心之一毫以貫通之則虛文陳迹一[illegible]莫可行哉予
歸見[illegible][illegible]爲我謝曰水之活可嘉也不可恃也苟積以
歲月而無疏濬淪淸之功則將有淤泥壅塞而不活
矣予將乞骸而歸乃孔川溪上濯足於天光雲影
以楓溪之故老將從容自尚有以覓其說焉是爲記

歸樂窩記

歸樂窩在邑西郊新河司訓歸樂翁致政時作也其地自大嵩山介吐起伏而來盡於高溪之北岸窩其溪五七箭適夾塘兩岸之處四山交互環抱若屏然窩惟築土爲垣横木爲棟高一丈又半廣如之借之簾以石甃以磚壁以壁虎閣上有書數百卷號茶一杯壁之下施矢一具茶鑪一所中有几几之上研墨紙筆各以位置窩之外有田數百畝有田租作者有畝諸人而收其稅者窩之後有圃數十區中而映澤者蔬若以桑麻蔬菜爲籓針以樹松竹檣下植桑柘百果園之南稍東與其北之東隅有池二日南當水養魚北雜種菱芡芰荷池畔多幽草奇卉雞數十牡牝此歸樂窩景物之大都也翁初出教下台自台而移丁術又移于新河今又移台當新河之教以歸教其間上而長于庭借也者誅邑庠矣游天朗氣清翁冠竹籜冠服楊巾衣着芒履曳藜杖逍於陸陋閒童僕大小五六人有騎牛而耕者有荷鋤而行者有偃僂蹊臥間而芟草者有汲水者有擔盆而飼者翁行而徙視而立倦則斑茵而坐客至閭雞而呼翁頷而笑笑而起迎客入窩中呼童引泉瀹茗烹雞取魚摘蔬果酌酒賦詩鼓琴彈碁畢壺以爲樂酒淨則攜手散步於園池之上度麥隴穿竹徑轉過松林桑塢之下賓主兩忘景物俱化不知人世間何樂如之此歸樂窩之所名也雖然天下山川景物之美何限豈獨一歸樂窩但世之人多役身於軒冕老死而不知歸間有歸者猶營營馳逐不已雖山川景物日羅于前皆不知其爲可樂以此翁觀之奚翅大淵耶翁姓何名添字長翁世居學宮之旁借父老東與臥龍橋者此人也因是窩故自號爲歸樂云

鉼山家廟記

鄭之受姓始於周宣王母弟友分封滎陽徙新鄭季漢祖公有天下諸鄭宗之祖也梁陳間莊露淑三公結廬南山倡道於當時號南湖三先生者莆陽諸鄭之祖也後淑公徙仙遊之莆橋又爲仙遊諸鄭之祖至秘書郎元瑜公始遷于西鄉屏山之陽地名上鄭堂今因之是秘書公寔吾鉼山鄉之祖也入　國朝有

三秀公生今贈嘉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清泉居
士暨謙齋二人方在襁褓間遂以縣戶尺籍應天年
二十六而卒戶外田園多為他人有所存者僅廳堂
一所雕甍交梁如官廨然蓋時制所禁者用是幸免
大人陳氏鞠撫二孤以至成立故終清泉兄弟之世
未敢復居宣德正統間先府君　封翰林院檢討累
贈嘉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松庵府君始大恢拓
田業倍于昔於鄉邑舊之官廳改造為祠堂以奉先
世神主松庵幼時清泉公攜居宅柄別墅正統末宅
柄居燬又復徙山謙齋之子　詔賜壽官匡庵處士
者松庵從父弟也天順間與其弟質庵稍田作室相
為鄰頃紀在告中每談及家庭故事曰汝祖清泉居
士者吾伯父也吾父謙齋先逝吾方六歲未有知識
清泉自它柄恒日一至耕耘失叙輒欲杖其儆業垣
墻料畜無不省閱視吾兄弟無異所生清泉殁汝父
松庵與吾出入相隨飲食相呼戶役差遣不相及視
吾父無異同胞言訖輒流涕成化初松庵殁紀廼與
伯兄介軒謀以官廳之祠本始祖暨應祧有服未盡

者之祖別立家廟於義聚堂之東堂五間中祀三秀
清泉松庵兩旁各兩間以待松庵諸子若孫後來之
昭穆也又兩旁亦各兩間為祭器衣服諸庫階下深
三丈餘闊十二丈通覆以屋為家衆序立前為露臺
兩旁植以荔子樹臺下為沼活水養魚沼外為大門
外亦植荔樹東西翊以兩廡後為影堂肖像先世之
神主後鑿橫澗遶堂之兩旁中為穿亭亭兩旁為圃
以植花果經始於成化丁酉冬十月落成於又明年
己亥十有二月割田五百畝以共祀事弘治丁巳春
介軒之子欽應貢過南都謂家廟之建幾二十年矣
不有以記其事曷以垂訓將來夫人道莫先於孝孝
者何生事喪祭三者而已然不能生事而能喪祭未
之有也蓋人子之身父母之遺體也其耳目口鼻四
肢百骸皆父母精神會合之中凝結而成者喘息呼
吸氣常相通故古者孝子於父母之在高堂也朝甘
暮旨以致其養兄友弟恭以樂其志父母有怒則下
氣怡色左右承順務得其懽心而後已但見父母無
有不是而務盡子職之當為焉父母既歿則朝夕哭

之足凡筵命食時上食而極哀痛之心既葬而祔於家廟
也則每歲旦節生之諱拜歲時之祭爲而極追慕之誠
夫父毋不得長存故哀與以代甘旨凡筵不可長設
故祭爲以代哭奠唯先有生事之孝然後可以奉几
筵有哀與然後可以奉家廟不然亂數雖備上擯縱
設亦虛文而已近世人子孩提之時良心未喪猶知
父子之恩及既婚娶之後與妻相離甘旨不必言也
時每尋祖祭佐敬必替己之是而懟父母之非使
父母然恨不釋以如是之子而哭奠而祭爲其心果

何然是乎以父母之親且如是況祖宗之遠乎其父
母之在凡筵家廟亦安之乎故曰不能生事而能喪
祭未之有也然則人欲立家廟者必自尚愛之甘旨
始不幸而甘旨有所不逮則但時節昏晨吉行六斤
在此皆死必也祖祭必告也而老者之負而無
病者收之其不然者族人共周之也清泉松庵之
皆以賢爲子孫之所以有今日者皆能行之於父母
叟代之甘旨也因銘之以爲拜山子孫告

祭田記

王制大夫士宗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則不敢以祭是祭之不可無田也尚矣吾家
先世自三秀公罹戎難田業多喪自德正統間吾父
封翁林檢討累贈南京戶部侍郎松庵府君始自奮
發事產石于鄉邑成化初松庵謝世伯兄弟又因松
庵舊業而恢拓之置籍嘗稔之田五百餘畝歲入租
穀五百餘石以供蒸嘗松庵子孫輪流管收每年正
旦四仲俗節除夜因事祭告暨祭每月朔望酒果
茶油香燭之費大率若干其餘每月會族與各應十

官弟子游入學升貢婚嫁喪葬立事先世古親禮節
又其餘逐年修理家廟郎林拜正寢公衆處所上世
遺下器物又其餘則同族之親吉凶大事并親戚間
里大災患橋道隨地量力而行其該管之人每年于
三月初一日之會預造青皮簿將見收租穀某處與
若干某處與若干實收[illegible]已就開明于
一年合行事目除祠祭各[illegible]外其科[illegible]之
也當年側[illegible]者悉列于冊以時舉行其有未備逐月
之會補議每年更要存留租穀三十石以酬管收者

之務又如甲年某房管收則著乙年某人監管彼此
收用明白其簿計祭物務要明白清切與衆同知不
得侵欺前債後別生弊端家長監管之人覺察定罰於
祭田本爲祭享而設今吾家祭田又及科貢婚嫁族
黨等事者蓋是田松庵府君所創之業也松庵平日
輕財重義樂善好施故因祭享之餘而旁及之所以
成其志也其田畝租額祭物品數別刻碑陰

鄭林記

人之所以爲人其始也稟氣於天受形於地形氣合

則生及其終也魂升於天魄降於地魂魄離則死故
孝子於父母之在堂也愉色承顏樂其心不違其志
朝暮甘旨左右就養使飲食起居各適其宜所以養
其氣而安其形也蓋必欲父母形氣保全長生不死
然後有以蕭其心焉不幸父母既歿則因其升天之
魂立主於廟以棲歿之因其降地之魄則以地爲穴
以掩藏之升者爲陽廟立地上順乎陽也降者爲陰
穴坎地中順乎陰也魂棲于廟則昭明焄蒿洋洋如
在雖離乎魄而實不散魄藏于穴則山川生氣凝結

相聚雖離乎魂而實不朽故孝子既崇廟貌在重墳
塋其不忍死其親之意盛有窮乎檀弓云葬者藏也
欲人之不得見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
子喪母顏氏與父叔梁紇合葬于防曰古者墓而不
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
崇四尺　國朝墓制一品墳高一丈八尺碑螭首二
品一丈六尺二品一丈四尺碑首麒麟皆龜趺是歷
代必重墳塋之制所以重父母之遺體也吾家鄭林
在屏山世居之北坐子向午叢穴下於宣德元年丙

午令　誥贈嘉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清泉府君
始歿特冥葬未次兄邑庠生寶齋歿甲戌始增闢
三穴于兩旁左一葬寶齋虛右二爲　封翰林院檢
討今累贈南京戶部右侍郎松庵府君暨　封孺人
今累贈淑人吳氏壽藏封爲馬鬣形高七尺廣二丈
至成化丁亥紀任告中松庵歿葬于新闢之右穴越
十年丁酉吳淑人歿乃窆于松庵之左明年戊戌伯
兄介軒歿又於兩旁左右各闢四穴左近中一穴改
遷三兄竹庄之柩窆焉虛左三穴以待竹庄之配傅

氏隆五穷得月之夫婦也右之左二穴葬介軒與其
配林氏虛右二穴則待紀壙 封淑人黃氏仍舊
形高倍之廣倍其二皆琢石以圍之初丁酉岸吳叔
人時先期除地于墓南因山書勢分爲三層後爲享
堂五間皆石爲柱後接墓階前臨露臺稱曰終慕爲
子孫歲時祭享致孝之位前爲儀門橫列七間前有
覆亭亭之前鑿沼通橋旁植荔樹又前爲外門牌樓
扁曰鄭林郡守岳公季方來哭於庵時書也又前則
神道祭田亭堂兩旁所出皆爲從塋高則書樓低則

庫庖湢之所從塋兩旁及塋域後山東西兩岡維
植杉松竹木茶果不下數十萬章蒼鬱環蔭拱
抱因時不改朱子所謂古者之强風水之說於士之
深公立之正程子所謂本根枝葉光潤茂盛之說鄭
林氏無戾乎雖然予嘗謂悲無已爲徐龍若作思亭
記于墓旁紹云子孫登斯亭也攀松梓而瞻則思其
親固爲思亭善矣繼之以賢不肖豈思親不思以
爲材視榛棘思以爲薪登丘隴思發其所瘞又不能
不爲思亭之悲也夫鄭林之悲不過於無已之所言

鄭林之悲以非盡於無已之所言而已也如今日享
家子孫內外長幼歲時致享享堂之下者不下百人
遠則三秀公陳夫人之遺體近則清泉公之遺體
近則松庵公之遺躰同此氣氣同此形溯其始實一
人之身也及兆姓相聚户割門分能無爲雞豚細利
而姻婭相訴乎能無爲小忿外誘而操戈入室乎能
無譁笑色動而寸帛斗粟不相容乎彼之所云丘隴
之外物也此之所論父母之遺體也遺體一傷則父
母祖宗之魂魄形氣其能安乎故曰鄭林之悲非盡

於無已之所言而已也鄭之孫子其亦思之

焚黃記

昔周公制禮春秋有事于祖廟則設其裳衣以授尸
而象其生存後世宮室亦以追封冠服生復之類恐
核于禮漸時享則陳之其尊祖敬宗之意至矣盡矣
先儒於追贈之禮則擇日出其命而讀于前收
題新御仍祝版文于黃紙而焚之近世士大夫主題
祠堂皆焚襄所又以粗惡練製衣煉米珠以爲冠飾
并黃焚之於禮兩無所符紀翁性爲前歲君交封翰

林院檢討松庵府君受　誥加贈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吾母封孺人加贈恭人時已精製冬夏紗帽介衣袍犀冠同　誥軸齎送于家令子姪如禮告廟寘勝改題冠帽衣袍別以桌陳于左旁不褻不褻俗始異而終化之今紀以戶部侍郎若蒲叨恩追贈吾祖清泉府君吾父通政府君皆爲南京戶部右侍郎祖妣謝氏柳氏妣恭人吳氏俱爲淑人誥軸已領紀因乞　恩祭掃親奉還家并二品袍帶二襲淑人冠袍二襲皆朝官命婦之所穿戴者已告家廟行禮如儀茲錄以示後世子孫俾將袍冠之類收封神庫有事家廟出而陳之庶幾禮義不失而孝思常存周公復起必從吾言矣

一鶴記

大司徒水雄翁先生之仲公子守文名其讀書之所曰一鶴薦之搢紳從而歌咏之敘述之有謂其形雄體脩育次開逸昂昂土類中如鶴之在雞群焉況已志也有謂其奇㞊脫軼之意類猶無以自檢託鶴爲徙發舉春醉青州汀鶴其呼取江南風甘泉遂超出入几現間以自娛與物相忘有謂大司徒章服之所繡繪上遠六桂廟貌之間皆被服章後　君寵也公子併錄以質於予予曰公子名鶴之志果在是耶予聞鶴倦仙也始生二年落毛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又七年晝夜十二鳴中律又六十年不食物色乎白又百六十年雌雄交而孕又千六百年飲而不食其能究其所終也君子民之秀也十五年而進學又十五年而立又十年而不惑又十年而知天命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不踰矩亦莫知其所以終者公子其民之秀與嘗呼鶴出夜抱鶴卧行向鶴隨唱而鶴和淨几明窗引鶴而坐始叩鶴曰汝毛落耶鶴應以諾公子十學其志愈篤又叩鶴曰汝徙薄雲耶鶴鼓斯翼翔徹天門公子獨立卓然出羣又叩鶴曰汝學舞耶汝應節耶鶴喬而吹逸音清烈公子之學志融理徹又叩鶴曰汝鳴中律耶汝白如雪耶鶴則氣和體絜既清而絕公子之學洞見大德造夫孕而不食公子是質理學門墻所造是極鶴之節隨年而墜公子之學因鶴而進則是鶴其公子之良友乎其愛之酷

味之深終身莫能易之者宜矣公子他日德成名立清江之上披雲破浪而出冲天之翥驚人之鳴海內之上仰德業而瞻文彩者莫不曰江漢秋陽皜皜潔白是鶴之助不亦多乎則夫肖貌遨遊詩樂錄擬其所以知鶴者亦淺矣公子曰然遂書為一鶴記

臥龍橋記

是橋始名安利在邑東三里石鼓山之麓宋嘉定間陳謨所造明永樂初災於火至成化乙酉邑之耆老相與謀而役之橋成落薦其上以其氣勢崢嶸如龍卧淵中且其地相邑治屬東方七宿故改今名凡石水中以承梁者墩墩十有五石其舊者五因其舊址而改造者也闢其地而新增者三墩盡處為岸者為馬頭馬頭二因其舊者一兩墩之間通水者為門門十有四水中伏地以負石者為地牛松木為之根千八百有奇墩高二丈四尺石十有八層凡水直置者為楣楣石八百二十截水横置者為鈎鈎石倍三而又中墩額承梁處石横出兩門如階之級者為挑挑石三層五百有八重者亦為楣楣石二層百六十有四小石勞年於中者不計焉横木於墩上者為梁梁大徑二尺四寸有奇門置六梁或八梁計九十有六梁之上承土及甎者為棧道為甎五百四十二棧道之上覆以亭亭三十四間楹一百四十有二棟加楹之數百六十有六圓者百七十區者百三十有八梁

集265-065

少棟之數百有七十員者七十區者六十八楄千四百有奇遮陽百六十餘丈小木如拱如斗如梲如闌干之類不計焉尾八萬六千有奇瓻三之一瓴十之一亭盡於橋舊址所至凡十有二門下皆木梁有梭道不亭者四門皆石梁梁十有六西岸之馬頭後爲洪水衝齧攻鑿爲門疏水勢也石工鑿琢者錯攻者聳皝者梯升者鉤者鑱者凡六事九十有八人木工斧斫者鋸鑿者引繩墨者撰尺丈者解鋸者錐者鑽者凡六事四十有三人隄工鍾者木柵者壘者甃者凡四事二十有六人力於勸募者三十有六人嘉禾鄉九人得粟千二百斛白金二十觔脩德鄉十人得粟六百斛白金十八觔懷安鄉九人得粟四百斛白金十五斤歸德鄉八人得粟八百斛白金十六觔銅錢布帛貨隸金數外有舟人舁經穀斗積二百四十斛有奇行客有錢積十有二貫從直石工三十斤食穀二千四百斛木工三之一隄工如之鍰工三千之二集事窩村落成勞賞之費不計焉是皆出諸父老之勤勞而余先君子松庵居士泊桐歸樂先生與知

其濟曾沙門曰惠暘者寔經理之洎事於成化乙酉十一月成於辛卯六月首尾凡七年冱寒溽暑水潦休暇之日居半焉夫橋特一利涉之具爾山川形勝未必皆由於此然宋時吾邑衣冠文物甲於閩中是橋適孫完壯橋之力亦不可誣也今日之橋亦嘉定之橋也余於茲有俟矣雖然崇清公之嘉定至今三百年係其名籍功載猶有可攷故今日得以因其舊址而復之異日視今猶今之視嘉定也故書其事跡大都與名氏于左方以詔後之人是爲記

記

凡物之行顯晦之遇與不遇也按是橋爲陳崇清所造崇清生紹興甲寅去予生三百年嘉定戊辰致政十年之間連成万馬與此一橋去余僅一百二十年間其廢盛在永樂之初去余未三十年也天順末邑之父老謀欲復興領無托者適余翰林檢討賜告入山閒辭見委始事於成化初年乙酉收功於明年丙戌以在告名曰卧龍工程次第悉載舊碑成化末予起告中未數年橋之北岸爲横流衝齧圮而脩條

而後圯余乞恩歸掃吾郡太守陳公效二守談公經
節推羅公鳳柱顧山中經見圯跡相與咨嗟久之迺
以仙民原勸助寧海橋財穀移共工役時予方起掃
中叉顧無可托者會本府知幕何公潤公出遲任以
其營署邑治橋圯民素子來擻其成功相摠處增廣
園門若干以疏水勢叉甃石為隄長十八丈高八丈
以俾形勢之低薄而橋之固完視成化初年又有加
焉以在邑治之東以其名曰青龍方宿也夫宋之嘉
定橋一頹崇清致仕時也至水樂而則少晦矣成化

丙戌叉一顯予得告時也弘治之初叉少晦矣今曰
叉一大顯予之歸掃陳之柱顧何之遲任也夫時遇
則顯不遇則晦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唯君子處之有
道則顯可終而時無不遇矣豈獨一橋云乎哉是為
記　昔
弘治辛酉四月既望立

南湖記

邑治在飛山南其南為學宮飛山西原有水混然出
出許匯為大潭以在邑治之西名曰西湖餘波南流
繞學宮之南東注迴仙館深洄如之以在邑治之東
名曰東湖學宮之南西湖東注之所經者其狀如帶
俗呼為環帶水西湖多植芙蕖有宋盛時衣冠故老
休致林下倚每夏月芙蕖正花買舟載酒游泛其中
舟楫往來歌聲倡和西湖清風香氣交接亦仙溪一
大奇觀也自元以來環水決而南注二湖水脈始不
相通居民因侵為田而湖徒擁虛名而已天順間邑
侯徽州泰和歐陽潘因考縣志嘆溪山之不古若乃
謀及耆老宏發資於所決處甃石築上為隄以障餘
注西湖之水環流如故益取土則地宜[illegible]則水深
[illegible]之如帶者今皆汨湖矣因改今名南湖記之紀以
山川完缺關氣運之否泰人才之盛衰自古有是言
也是學原在邑治之西今城隍廟是也宋咸平間始
遷于茲咸淳之後忠惠正[illegible]名公顯相頂背相望
勳業名實照耀古今今蓋以西湖環帶時也今如帶

考湖南注者東咸平後則又泛矣諸士子沐浴聖澤於斯吟風弄月詠而歸於吾者當何如耶然紀留上君子一言實造化之樞紐天待之以清地待之以寧萬物待之以育世運待之以亨嘉諸士子有得於是則可以挹仙溪之奇觀而謝之曰我造汝者也非造於汝也則咸平以後諸公特宋室之人才而已因書此爲南湖記以俟後之君子云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七

序

壽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介軒王公八十序

弘治乙卯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致仕三原王公介軒年八十某月某日其初度之辰也先期其子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承佑將乞　恩歸省以爲公壽南都文武公卿大夫咸賦詩助其侑觴退紀爲序紀以天將壽人之國必生老成人以延其命脉揭[illegible]成之人非能移其齒數以益之也其言行政事出天至理之所存人君得之則君德全下民受之則民生厚國家命脉雖出於天而助人實造之也昔三代之時享國長遠莫過於周其八百餘年之天下雖曰后稷文武世澤深長然當成康之時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陳休完命之力詎可誣耶自後享國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唐則幾於三百宋則三百有畸雖創業中興各有賢主然由公之勸力行狄梁公之復唐祚韓范富歐諸公之定儲請國縱非周召之偶而社稷之功又可誣耶公正統辛酉領鄉薦戊辰登進

士入翰林廌吉士歷大理評事至　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乞骸之疏凡十餘上始得致仕未踰年　今上即位復遣使召陞吏部尚書尋加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然六載疏又十數上始得　旨賜寶鈔來傳遣歸鄉有司給輿米公自登進士至致仕食祿四十六載歷事　五朝職銜十有九轉享年八十　國朝以來元勳故老自無一二紿亦天地間氣之所生歟或者謂公爲郡守辯獄賑飢全活數萬民方伯平盜出殺保障一方巡撫之揠拳奸止貢獻民受實惠暨

河之疏通漕運叅贊之培植根本家宰之薦賢爲國杜絕私門與夫論諫奏章無非格君心厚邦本之𥤲行公之德澤如是此其所以得壽也或又謂伐木詩言上帝以布衣登萬乘除暴伐以清中原撥反弔伐之功湯武視之當有慚德三代而下未之有矣故天欲延　國朝運祚過於往古將錫必得名世以之人爲之輔翼此天之所以壽公也予以謂天所爲國家而壽公固不足以知天謂天徒爲　國家而壽公亦未足爲盡知天也蓋天素有壽　國之意將爲其人耳公是歷視乃條惟公德業足以當之此天之所以壽公而公之所以得壽之由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其斯之謂歟雖然古人有致政家居而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者有致仕十有五年猶著諫疏百二十卷以上者公受上天壽國之寄不知今日林下以爲何如

壽復菴陳先生七十序

復菴居上邑之靈山人生於洪武戊寅距今年閏春秋七十矣鄉人榮之相與崇飭戒酒禮居士之廬以

爲壽請予宜有言以張之予觀上世之人有數百歲者中古時猶有百餘歲者有時有人避亂入山中不通人世亦有二三百歲者今之人至七十而上則閭里傳以爲稀年而尊之　國朝每加恩海內必優寵有差蓋以得之者少故也是豈造化之窮不足於賦予歟或人所養之失其道歟皆不可得而知也予嘗驗諸火與木焉如紅燭置於暗室不搧不滅則光燄終日移于疾風之中不旋踵而燼矣木生深山斧斤牛羊所不至則聳壑凌霄大者百圍小者合抱

經寒暑星霜不能討其久近若有村蹊徑則不待拱把而摧腐無復矣是何也得其養與不得其養故也予在庠時嘗友居士之子景猷見居士與人爲禮必磬折以爲恭與人對坐終日手足不移與人言聲音似不欲出喉或尊禮之報必加不敢後措逆相際受而消之不介于懷時多指目之以爲迂以爲愚以爲怯爲懦爲鈍爲拙予時尚幼亦未窺居士之門戶也及徙歲得告歸謁鄉之父老首及居士之門日其貌耳其言與徙者不殊尺寸然後知居士之迂之愚之怯之懦之鈍之拙正予數年涵養修飾而不能者邪歲某行鄉飲居士處賓介之位十有餘年矣歲行禮有期有司戒宿如故而居士稱疾不赴邑中士大夫咸相謂曰不得陳復耆舊爲賓鄉飲可乎其也有司力起之衆望乃樹嗚呼丁閭人多矣如居士者僅見於今日是所謂埋至之火深山之木皆七十之壽豈足多哉然予聞居士之先自曷泉公渡江而南居于宋元至于我 朝代有顯人如郡守僉慶公直學心田公縣令上村公或置學田以培士類或造仙溪橋以

利涉鄉人至今思之不衰居士於天順間與修膠帶木以壯學宮而用力居多是即增學田之意也今修安利橋居士雖與諸父老同事而用心獨勤是即造仙溪橋之意也居士與僉慶諸公生異世而舉動每相似然則居士之迂之愚之怯之懦之鈍之拙殆亦僉慶諸公有所發之歟見居士之壽亦僉慶諸公之壽也居士能以僉慶諸公之壽爲壽後之子若孫若曾若玄能如居士之於僉慶諸公則世其壽又居士之所爲也居士與家君松庵生同甲子而家君年長數月予既壽家君於堂上退即爲居士爲壽之文居士繼此等而上之踰七而八而九而至於百歲則予每壽家君之後而居士之文又可以次第而成也居士之子之孫之曾之玄有如居士之壽者時予則老矣恐不腆紙筆即今日之文亦可以寄之矣因識於此云

贈宮保閔公總憲陶菴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 簡卿天子有旨議代廷臣僉擧鄉貢資望深重者以 聞 上遂從

茲固難代代者亦難留中月餘欲起先以是秩致政
者得免代選臺諫交章廷議遂以公名進制可起
公行則南都公卿大夫匯餞于石城門外守備魏國
公[illegible]爲別在銀臺者若棠之渠而成巷退于饒子
[illegible]以天之生人不能皆君子未免有小人雜於
其間人君之用人亦不能皆君子但君子其長官是
以益君子小人迭爲進退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成
則君子退理勢之必然也在易復之初九一陽始生
於下其勢尚微然群陽因之乘進積而爲臨爲泰而

古直文集卷之[illegible] 八

至於夬則[illegible]爲純陽矣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
者未見然[illegible]陰因之乘進積而爲遯爲否至於剝
則[illegible]純陰矣宋[illegible]道[illegible]閒[illegible]諸公
[illegible]慶曆以來韓范[illegible]
寧閒王安石執政則[illegible]而起是
文靖[illegible]初九之復[illegible]則初六之[illegible]
廷臣之拔 帝心之簡必得公而[illegible]
復之意歟公由天順甲申進士[illegible]副使
按察使都御史廵者自總督[illegible]務 召還爲南

其用[illegible]尚書未一歲又有是 命歷官三十餘年歎
階十有餘[illegible]端方凝重始終 節此臺端之長保障
[illegible]之風裁不必言矣[illegible]道[illegible]僚方以獻納激揚爲
務又得公以綱領之則吐氣揚眉價增百倍矣然[illegible]
[illegible]位流遠無遺材群賢彙[illegible]布列中外豈但加[illegible]
以來數君子而已耶雖然心純則賢[illegible]輔則
天下治苟非積其誠意以格之于先使[illegible]心純於
上則所進未必爲所用所用未必皆所[illegible]
辨於可否之間非[illegible]所望也公姑[illegible]

古直文集卷七

之湖人

贈都憲陳公總鎮延綏序

弘治庚申秋延綏[illegible]
公本[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
使[illegible]
爲延安綏德延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沙漠[illegible]此[illegible]內侵我師失律[illegible]
之務而 命下人多危之公獨[illegible]當爲國

家分憂豈可以地方多故爲慮耶遂促裝上道南都
公卿闔席餞于都門之外復有詩歌以壯行色退于
爲序予以古之將相初無定位後世文武分爲兩途
國朝以都憲巡撫而總督軍務則合文武而爲一矣
然兵法因地而施長江大河戰必以舟高山峻嶺戰
必以馬平原曠野戰必以車此古今不易之通論也
近世征戰之法率用馬步操江船隻亦備名數而車
戰之法則寥寥焉愚意山陝地方高峻者多而平曠
之處亦在在有之高峻則馬平曠則車馬但便衝突

而已車則行載甲兵止環營寨上可施弓矢下可距
士卒其利甚博昔衛青破匈奴以武剛車公孫賀以
輕車出雲中田豫以貝陣車平代郡居山陝用車之
明驗也況車有大小大者施於平曠小者與馬并行
高峻彼胡騎蹂踐而來遇車上之刀戟弓弩必不復
能進而吾之將士亦有所依附而不寒心不知此法
可行於今日否也雖然此特兵車之盛而已若觀容
積帥左右縱橫狼狽盜其扣除貲裝極其誅剝丁力
聽其占役官旗士卒垂首喪氣雖有堅甲利兵將安

用之此則巡撫合文武爲一之權受　朝廷既重且
專之責他人不得而與焉公以江西文獻之族生長
邊徼起家進士昔居諫垣蹇蹇諤諤文事武備兼收
並蓄今日之行豈但泰然不以爲慮已邪　聖天子
可無西顧邊民可無內徙士卒可無前日之患者端
有望矣因是爲序

送同官強廷貴考績序

士君子處天下事唯於理之可爲者爲之而巳矣能
是然後能自立於天地間若得周旋所畏避之是任

怨者避之欲有所立也難矣君子非惡禍而愛福也
以愛惡有重於禍福者且禍福係乎天非愛惡所能
趨避也君子豈勞心於人所不能之事哉亦惟循其
理而已予同僚強君廷貴南甸溧陽鉅族也永樂間
世父徙籍滄州始爲滄人以丙戌進士守滄起爲監
察御史成化庚子巡按遼東時有參倖觀軍容恣威
舞智揭開邊釁以邀功賞掠餉匱之士卒疲苦君上
章直指其罪詞語峻激
憲宗皇帝大怒下君獄理官順風旨欲中以危法置

在死獄不得狀竟戍邊越四年癸卯用言者疏還復原職致仕于家又五年丁未　今上登極復起為山東按察司副使未踰年　召拜大理少卿又未踰年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未踰年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與予為同僚茲者合少卿僉都通政三秩為一考　獻績于　朝行且有日南都公卿各賦詩為別屬予為序予以君向之戍邊也余待之戚欲淚太息不知觸之必禍也君以事之當行行之於禍豈得而避之及其戍邊也倖然猶存自分得保首領于邊足矣未幾得致政及其還鄉也自慶以為得優游林下足矣數年擢今職然則前日之禍固非君所避今日之福豈君之所趨哉亦曰循理以事天而已予昔休棄山中仰君年我有年今予與君先後改官於茲接君之談論跡君之行事信誠名不虛勲業不偶也然觀君所遭禍福視宦途之尋常進退利鈍者奚翅天淵耶使當世士大夫皆能如君之為則冬門家路皆雀羅矣予於君之事而有感焉於是乎書

送太宰泉山林公考績序

公與予同領景泰癸酉鄉薦公登成化丙戌進士歷官翰林春坊二十餘年弘治庚戌推國子祭酒尋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蓋在國學幾十年矣　上以人材所以輔君而出治也國學育之銓曹用之前所用即所育無非任乎乃移公吏部侍郎與今致仕太子太保尚書者公今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公某深天下舉人下第入監每三年登進士恆居新科之半入選之時公一一記其姓名并貌與一公相品題云某學行敦篤某材氣充贍某節操翹々某可掌風紀某可司獻納某可治繁劇某可治簡因材授任無爽不失未一年得人之擢用于中外偶南京吏部缺尚書　上遂以公補之視任以來與少宰楊公相與正儀刑端表率南都百僚聳然嚮仰　國家每有大事必會集商確博采衆論公發一言群僚莫不悅服宦足培植基本滋養元氣非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故甫三載而德業益隆聲望日著然古人三載考績昔以敷言之試終有車服之庸公茲往其所以備者乃　聖天子之殊恩其所敷者則皆人人之

所願聞也近年以來進士拜親民之官欲其重名器
而立事功固善矣然超遷太速民無實惠寧不貴虛
名於傳舍乎廟堂任老成之人欲其稽天謀而考古
德固善矣然雜流入仕者率多衰耄蠹民何堪焉
就中當有采除變通之術以濟之否也公家庭之學
受於先公之太守傳於司馬之郎官　于陛之前自
有對揚者以教我將為贈言諸公道焉

送曾學士致政序

南京翰林院侍　讀學士南洲曾公士英三年奏最
上疏乞歸情懇　上以侍從詞臣特　賜俞允兼與
應得誥命公遂至南都若鑾坡徐君以中夏君廷璋
諸隨公出處者相率請文為贈大幼學壯仕老歸君
子立身之大節也先生少游郡庠以文章馳名江右
連不得志於有司因以卒業南雍成化辛卯領京闈
鄉薦戊戌會試登正榜　殿試陛策對出人意表
憲宗皇帝親擢第一甲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拜翰林
修撰尋五事忤奎貴謫南翰　今上登極仍修　憲
宗實錄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典禮闈未幾陞院缺長

公以翰學院事往歲以年七十欲請休致士林中咸
以八狀頭入望學士清容之地　朝廷不輕畀詞臣
得隆上之封者百無四五公尚精力宜少待得推三
載之恩以為孝思公並沒其職至今年致當辰期至
京　陛見後未引滿即上疏懇辭乞致仕　命公為
形於色即促裝南還君子於身大節公始終無憾矣
昔白樂天自名易以刑部尚書致仕結社香山自號香
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遊賞之樂范景仁既退居
許下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暮年致仕不
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公答曰吾為將相何愛乎與
比見朝士廣市良田身後適足為無賴子孫酒食之
資吾不取也公茲歸結社山中有　太子少保養齋
井先生國子祭酒冰玉羅先生皆詞林前好也扶杖
相隨詩酒從事南洲勝境獨不可為龍門乎野服不
報自有若俗子孫無獨之資可保其不為也此又老
歸之後一大節也聊以公之歸卜之

送魏都檢致政序

弘治紀元秋八月南京都臺檢校魏君叔炎以年踰

六袠致政還鄉里道經于淛寓副仲禮其從子也延
致外舘予與同僚諸君往候之見其神氣怡怡笑語
終日謝富貴功名畧無一毫係累能處咸異焉予解之
曰日時之序功成者退消息盈虛理數之常也君爲
晚年訓誨邑庠守業要如是之學講之熟矣且筮
官都察數十年更事務深閱人甚多以所見聞質其
所言其榮辱成敗之跡又驗之備矣今日之處何所
宜然哉昔而一日門先生知幾君矣然而未深也滝溪
爲游陌邑瀕海環山城郭郎野所處先生往遊之

地在今㕔尚存礎尺崇明象敵家文獻衛巷猶望士
君子往遊其地者咸有移臺之意況若生於斯長於
斯聚族於斯禮俗之美實且世業其往爲都也別
領南鄉每[illegible]之山[illegible]有[illegible]義我登[illegible]也石獅之
曲竹外有[illegible]我拔[illegible]一溪我釣游也介山之
石我遊詠也[illegible]江月[illegible]赤嶼我之[illegible]猶
在也[illegible]老山[illegible]又與我之相[illegible]往於諸景
之中以其余夫餘年者也跡則都城而心已出穴矣
居則軒窓而夢寬已杖屨矣況今得以適意而歸者

乎予起而謝曰子之言是也成化乙巳予游滄時君
始釋內艱正郎林家庵郡守劉思恆副郎盧深容大
君董敦仁俱已致政相與登臨覽勝倡酬終日之數
山水皆凡幾處觴之所從皆今總餘三載而道君
之行職遂不及此豈違志之耶殆不然予之所論君
所以自得於中也予之所言君所以借助於外也使
其出所得有未深雖方壺蓬島襍陳於前香山洛社
諸老日相與以相招其能強之耶因兩其說以爲君
贈且以爲仕途諸君子云

宦途贈別圖序

內時之序功成者退天之道也君子幼而學壯而仕
老而歸所以順天也國子助教道菴林先生文華領
正統丁卯鄉薦歷邑博士至今官一踐仕路幾四十
年矣豪傑之士出處[illegible]皆[illegible]望今年六十有
六上疏乞骸骨 上允之天官[illegible]其知退給[illegible]
有司致禮先生裝[illegible]大司寇何公廷秀題于[illegible]
方京之爲[illegible]親友又別[illegible]繪圖分景賦咏累[illegible]
而衛道劉公內翰少宰彭公鳳儀適巡視于此留都

信宿爲序贈別者之意又丐余言以續其後夫校𠕋風景鋪敘情懷諸作盡矣余又何言先生今致仕而歸處其鄉也或問仕與處鄉孰難曰仕易處鄉難或惟予言之迂因解之曰官守不加言責不及入則家庭出則閭里桑梓抱遇非親即故有銜杯之樂無按劍之猜處鄉似乎易矣欲訟爲獄簿書滿案喧則民怨緩則吏欺強宗豪右亂政舞法者攘臂側目于旁仕似乎難矣雖然仕也皆外鄉與井民聚觀乎下者望風奔走但覘一時之得失莫測乎昔之淺深故吾

之信易孚而彼之心易感然天資之美必自檢律則迎刃生風山搖岳動又平易以施之仁慈以發之則頌聲載道占循良之名殆可得而取也處鄉則左鄰右舍皆我比肩微言細行在其耳目欲與一一善俗也彼將聚而訾曰汝之某事未善也欲倡一義與也彼將指而議曰汝之某事未成也宗族鄉黨莫得其歡心乎少年無行皆盡無惮像乎所識窮乏皆盡無德色乎兇抑豈盡無求乎妻孥豈盡無咨乎田園劍務豈盡無通貿乎其亦豈盡無所動於中乎數者苟有一焉雖居鄉閭不能一朝居也是仕雖難未有如處鄉之難也雖然豈終無可處之道也老以安懷童冠浴詠此其上也觴金會客結社賦詩此其次也如或不然惟杜門以謝客希靜以怡神樂孳不知是非不聞以先我而逝者處餘年以先世遺我者遺子孫則又其次也如是亦未見其難也或惟且得同謂爲先生贈先生茲歸先試其難余將繼至以觀其易

宦途贈處圖序

成化丁未予拜　命兩浙至杭持省政則吾莆吳君思周參之黃君汝器識之學政則予承其之明年戊申　今上改元三月聞虞部林君居魯以督權至六月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彭公以巡視地方至視予與思周汝器皆襟裾洽均無緣於形迹予章亦忘其巡視也前何日從吾遊寧紹以及溫處汝器以分方偕行無何四川叅宗皆小諭兩廣僉憲李君元鎮克美惠州武守林君仲肇皆以朝賀還雲南大參方君宜約亦以拜除道杭思周與

予令酒殺觴集潮鳴寺中請君詩頌　聖天子新政
寧宜不倦傾戀之餘褉以鄉園舊事情懷惓甚翊日
宗詣發發朋及錢繼而元鎮克美仲璧偕行予餞于
浙江驛仲璧以舟中有他客朋與因分組品餞于舟
中時與二君情會不減潮鳴也是夕汝器以從吾行
余行之往歸自溫處又翊日宜約行思周汝器亦餞
于驛中予以理裝之衢朋偕乃追留七字贈予溯
至吾齋亦至相與傾倒皆久之夜既深猶復舉觴予
與宜約共宿驛舍殆又不減於元鎮克美之餞也是

夜五鼓潮人報候遂得與宜約聯棹桐江以抵蘭谿
再翊日從吾亦至蘭又同夜話舟中因知元鎮克美
仲璧諸君皆得相見於衢溪之上明發從吾下桐江
巡西湖以歸予抗予老較集別宜約于衢亦歸從吾
留思伺曰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
何以處我今吾與諸君十人于茲贈者千處者亦千
豈偶然耶遂命工繪圖首倡近體一章以寓聚會之
懽又因所饒聯成五言以為諸君贈在處賞者如之
予觀從吾之作氣象宏渾深得贈言之體予不揣有

云去去吾假經濟債還家莫待雪盈頭何其拙而意
頗真贈與處或可通用也圖成從吾敘于右方虛左
以待思周思周於予為鄉榜長兄命服其勞遂書之
異日宜逆邂逅披圖而觀則湖山奇秀舟帆往還有
客數人于于翊翊於江離亭柳之間者即今日也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七終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八

序

送王懋學提學山西序

予初觀河南癸卯賢書見懋學姓名魁多士而未嘗識其人也丁未予同考春闈合諸經得天下解魁十餘人懋學預焉既撤簾懋學偕門下士皆見禮度甚偉似有諸中者之所形然後信其擅高名之不虛也是年予被 命提學兩浙懋學以例歸榮不相接者四五年矣嚮予自國學改南都懋學適來主南戶事

始間得相見叩其底裏益於書少有不讀讀必融會貫通窮極理趣不爲尋章摘句之學其論談又能援引古今成敗證以時事得失有處天下事確然不可拔之勢其所著述高古典則有左傳西漢風命意立論多發先輩之所未發者皆可施於政治事爲之實非無用之空談也其志學不間晝夜寒暑聞士大夫家有未見之書必力求一覽期必得而後已在官署公牘未收書卷已先展矣往往坐是成疾亦不廢去歲監儲鳳陽猶假予儀禮通解以行後以病侵務煩上疏求告時予轉戶部正喜得其朝夕繼見以資老拙懋學已家食矣無何天官卿聞其學適山西提學缺遂以員上其名補之命下懋學偶亦勿藥遂促裝以行山西爲紳南都者徵文爲贈諒宜李崇嶽以屬於予夫古之仕者幼學壯行始終一理壯而達之事業幼而窮之時固已全備但時之至舉此而措之耳無待他求也故三代而上發爲稷契伊傅周召之事業巍乎其不可及三代而下董汲魏張韓范富歐之徒亦庶幾焉蓋有本者如是也近世學者皆爲科舉

之學於其家庭灑掃應對昏定晨省之禮目不及見自旦達暮手不停披悉皆藻繪時文唯欲求媚主司之心目而已父兄之所責望師友之所引掖已身之所期待止此而已間有談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則群聚而非詆之不以爲妄則以爲愚至無與立談者嗚呼是果孰妄而孰愚耶或謂時制以文取士無怪其然矣予以 國朝提學敕諭先德行而後文藝敦質行而戒浮華苟天下提學之官皆能欽遵斯諭而行務使生徒躬行孝弟實德潤身則積中發

外出詞吐氣白不精純通暢科目亦在其中入仕之時舉而措之從變伊周事業將不在於古人矣此豈樊學已試之成驗於行申以贈之

送俞良佐清戎西蜀序

三代而上寓兵於農比閭族黨之民即伍兩卒旅之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人皆士著一有調用不持衣糧自備身家故有効死之樂而無逃亡之累漢唐以後寓農於兵有禁兵廂兵之名有織兵州兵之籍土著變為吏番然初募之時猶以二十而兵六十而罷

民無常兵之勞無事之日則兵散于府將歸於朝國無養兵之患勞逸得均聚散有期故其數年之間勤免一家之騷擾近世以來籍農為兵兵民一裂不可復合戈甲一具祖孫流傳程途萬里妻子啼號有死之往無生之還故鬼名徇法朝行夕亡此　國家之大政非臣下之敢議也但就清理一端論之　國朝自洪武九年有抽丁有垛籍有問發謫戍行伍犬牙相制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土著之兵十無一二鄉井離析水土異宜故死病相藉逃亡接踵此清理之官既分之司府又督之憲臺無非欲分辯尺籍查究地役之意近年司馬又以清出分數為陞降之例用是督者貪功閫制之間幾激情聚之變嗚呼其可悲也哉弘治辛酉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俞君良佐奉　勅四川清理軍政便道歸省臺僚諸君闔餞都門之外徵予言以壯行色予以為職危眾怨難世人於此不貪功則廢職不損兵則害民非問學之充通操履之堅定與家教之淵源殆不能良佐游泮時予在兩浙試偶士屢居案首未幾遂領鄉薦上南宮對

大廷若探囊物然初拜山東長清令守法近民政聲公理彼負德宰風紀肅然其父葵軒公由大順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巡按直定兩河激濁揚清深得憲體以詿誤左遷澧州判轉蔡陵守令大安郎陽在任有能聲卒于家大良佐以如是之學問如是之操履如是之家學持憲節以往兩蜀職斯盡而功斯顯兵不逃而民不擾可不卜而知然予於良佐愛之深於其所從之事慮之切故因其行也不得不盡言以規之於是乎書

送陳孔彰僉憲西蜀序

夫造化生萬物必賴乎人力以收功不然天亦一物而已開闢之初人皆巢居鮮食與禽獸無異及堯舜數大聖人者出爲繼天立極之君任禹稷皋陶之賢又有禹稷益皋爲之輔佐九州一經禹平治之稷教稼穡責以成功是三代之民得以粒食者禹之賜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之制爲之蕩然故民變益起二世遂亡夫智者行其所無事不與水爭勢也不與水爭地也不與水爭利也爭勢則激爭地則塞爭利則分三者皆智者之所無而小智之所有故民不三代也宜矣西漢以來論水利者言蜀爲首文翁次之李穿二江下成都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文穿煎溲口灌溉用人獲其利二江頭堰閘地也不知今蜀之利視李文之日何如大抵水性就下下則易壅險則易激激則易分天下之水唯蜀最爲險激而易分分者然分之害莫甚於隄堰之利莫大於彊宗 國朝於蜀初無水官今之設者亦未數年蓋用是而有覺也吾鄉部署之賢曰陳孔彰者由進士歷

主事員外郎今擢僉憲于蜀則捧 璽勑而往者才三人焉孔彰閩之宦族 國初以來翰林臺諫代不之人則家庭累世之化既有以茲其本矣京儲而出綱稽積開税而衛務著則部署又有以發其用今移是於蜀藏畜之分彊宗之橫不必言矣近者四方多警京儲變耗于方欲建議于 朝請以元都漕時處翰林所進堤堰導水疏民耕種之說行於京城東南之澳地倘得小試豈能舍孔彰而求耶孔彰行矣予日望之

送張希尹僉憲山西序

古者於天下之事才無一不當知亦無一不當爲而職業所係尤有各當務者 國朝法古建官設按察司以備外司之缺而風憲之職否而兼職之是蓋古之監司其職任可謂重矣弘治間復設按察司僉事缺員天官卿以河南刑部員外郎張君希補之制可兩都薦紳喜其有得好者從文爲贈予以山西古冀州之地東北抵宣府爲大朔之北門西北抵沙漠爲虜廷之衝乃蓋天下之大保障也其屬爲

府者三爲州者五爲衛者二十餘守禦諸所不與焉
是又天下精兵健馬之所聚也近者大司馬以議奏以
京軍之疲戰馬之耗兵器之敝訓練之弛通行兩京
堂上官區處夫古者寓兵於農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廬井之伍即行陣之師器械車馬皆出於田兵無久
戍之苦農無遠餉之勞此策之上也漢趙充國之罷
兵屯田棗祗之募民許下諸葛亮之分屯渭濱以逸
待勞以飽待飢策之中也近世雖有屯田之名而無
給餉之實邊塞膏腴皆爲權力所有墩臺更番又與

操耒以耕粟米之利悉入私門兵士不免預借芻料
以充誅求潛質鎧甲以共衣食平時既已疲弊不支
臨戰豈能奮勇以克敵耶此則所謂無策也然今之
土地皆監司之轄屬兵民皆監司之統馭其巨奸宿
蠹皆其所當廉訪者希皋往僉其事應諮於僚長者
諮之應聞於　上者聞之應質于法者質之其職業
所當致力者孰有大於是焉希皋承父參政公家學
之傳以書經魁解京闈歷官秋曹綽有能聲是職之
舉固有餘力然乎於希皋之行則深有望焉於是乎

書

送郭總兵鎮守廣西序

國固不可以不備邊而備邊莫先於選將選之之道
大要有三閥閱以觀其世講韜畧以覘其智識履歷
以觀其練習如是則臨陣不怯料敵有術應變有素
若曹武穆使嗢厮囉聞名以手加額契丹使疾趨不
敢仰視郭令公由武舉爲節度使單騎見虜吐蕃夜
引兵而去趙充國起羽林歷事武昭宣擊匈奴先零
罕开七十餘城以全取勝是也漕運參將郭君其鎮

守淮安之七年爲弘治壬子廣西副總兵缺員　上
勅廷臣議補大司馬馬公薦君累經戰陣堪任事寄
平江伯陳公薦君才識老成謀猷出衆少宰張公薦
君循歷年深練達有加　上合衆章物色以都指揮
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廣西近經南都大總兵魏國公
君姻友也徵予言爲贈君廬之合肥人曾祖從
太祖高皇帝起兵淮甸陞指揮使父襲祖職歷陞中
軍都督府同知掛征西前將軍印君累陞都指揮僉
事是即武穆之閥閱也成化庚寅試中兵部陞署都

指揮同知是得令公之韜略也君昔爲指揮使時征口外西夏兩廣爲都指揮同知時率十二團營奉勅總督淮揚蘇松海道再奉　勅參將漕運鎮守淮安又三年奉　勅督運　賜蟒亦皆有光國之寵也司馬以征虜爲平江以才猷膺少宰以練達膺名皆不爲虛與而遴將茲選可謂得人矣雖然予聞古人命將天子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自制故政令歸一而功易立近世遴選兵柄操以中貴故每掣肘而事難行君茲行其亦慮及於此乎然天下未有

正而不勝誠而不動者中貴亦人耳彼之侵漁我以廉潔彼之躁擾我以鎮定彼之驕悍我以謙恭以我之誠破彼之僞以我之正攻彼之譎詐以和之容色以消之論議以轉移之積之既久則彼將歸吾掌握之內而不自知矣夫何慮於行不能盡職於己而復制於人非予之所知也於是乎書

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貴池序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受之以屯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卦曰童蒙求我是師道之見於易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又曰作之君作之師是師道之見於書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於是有司徒之官典樂之職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唯欲全其天之所付以歸乎天而已孔孟既殁師道隱微坑于秦黃老于漢蜩鳴蟬噪於宋晉梁陳之間師道之不絕者一綫耳隋唐以來有河汾之倡韓昌黎之師說而師道漸始復明吾祖莊暨淑三先生倡道南湖是相後先至于有宋若濂洛關閩之淵

源泰山湖蘇之教法而師道又大明於世吾南學者雖宗朱儒實南湖之啓發也朱晦菴嘗論貴陽惟有鄭夾漈尚得天下八分吾夾漈即南湖之孫子與說入

國朝法古制治以人材爲先君師教養之意深遴選今日於是天下府州縣俱建學立師以教養其

勅諭提督學校之官必先德行而後文藝今而文物遂甲天下其任師儒之職南湖孫子始任其一今廷秀南湖淑公裔也少受業於予繼從其伯兄鄉貢進士廷容又與廷容之子今涇縣學訓導大和爲姻延師

友於師道固已知其大都矣然予少游鄉校時猶習洒掃應對之禮今則易以破承對偶既長遊邑庠猶循脩會饌會師處友以修敬長愛親之職今則易以誇耀時文奔走捷徑其於古人大小學之功一旦掃地無餘矣予嚮年於兩浙於國學亦嘗以上古聖神國朝時制之法小試一二言者謂予在浙江貽患於一方在國學貽患於天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予未之知也今廷秀分教于池欲行予之小試人或以爲貽患於池欲因其成承捷徑之習非惟得罪於先聖且得罪於　聖明之世矣廷秀其擇所擇焉

送黃太守之程番序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之地元以宣慰司之　國初分其地隸雲川湖三省永樂間乃各置府與貴川湖將仍司宣慰以隸之宣慰之屬有八番長官司成化間又陞程番之司而府之以隸于貴以流官易酋長以拜除易承襲蓋用夏變夷之漸也開府之初守之者鄧公廷瓚鄧滿而代則汪君某時府治粗立形勢未備參錯於盧鼻臥龍諸蕃司之間羅羅犵犵獸形鳥語王化未能卒加土俗未能遽變鄧則以夷俗而撫之徵逋召役徐而不疾解紛釋爭寬而不猛酒食之餽笑而留之不色拒或因而醉飽之居民有喪給以葬物或親爲診視腰刀負弩不之禁采山獵狩不之革是鄧之視民如子民之視鄧如父家人父子熙然以終秩故寮牘生塵溪硐按堵公去後之思至今不衰汪或懲鄧之疏而約以法濟鄧之縱而齊以威逋役不使延期曲直必正于法何不敢行疾不敢告刀弩采獵不得以自由有公家之法制無民牧

之恩惜民始不堪起而拒之又得鄧之貴爲解圍是鄧以夷治夷而不以夏治夷故卒用夏而變夷汪則以夏治夷而不以夷治夷故至驅夷而猾夏夫豈夷之過哉治夷者之過也弘治甲子程番以缺守聞上命南京兵部郎中黃君某補之赴任有期代黃而郎者予鄉友陳君弘載率諸僚徵文爲贈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程番始則純乎夷者自成化開府至今殆三十年矣溪硐之間老者已死城郭之內幼者方生死者與土俗而澌盡幼者迓王化于將來蓋漸於

夷夏之間而未純者君茲往也一於鄧則純之以夷矣固不可也一於汪則劫之以夏矣其可乎夫程尚既樸其夏之間君若斟酌鄧汪而推誠以感之誘掖其情而轉移于法又何患両南之民而不中國也哉君揚之儀真人先大夫北公以內翰顯官于朝君侍側而脊京闈偏遊藝術賓雨歌焉古人謂治民如治病以君之學術如是於治道也何有是爲序以盡其行

送姚慈明守永州序

君子之仕也不患無職業患才不足以共職不患無人患患不足以及民有才與惠也或得其職而不得行與無均也　國朝設官記吏何所外上有藩臬下有郡邑上以臨乎下下以承乎上職位秩如也藩臬之官非不欲惠澤之及民也然位高而遠事必經郡邑以達郡邑之官皆賢則達之易不皆賢必賢也一事之行今日關于郡明日關于邑皆官其勤而奉行愈滯欲民實沾其惠也難矣縣令非皆無才可以立事也然位卑而力薄民視而勢疏凡事必受藩臬之約束而後可行苟能得其信任則設施展布無所不利否則紛駁之摧挫之繫逮之欲才之得濟其事也亦難矣惟郡守之職則不然其品秩名位上則與藩臬頡頏下則與民庶相接藩臬行部至郡必過以咨借事之可否得以堅請而罷行之其於閭閻細民有父母之親無門戟之嚴郡守苟然民得以知小民休戚守得而聞一有善政朝出廳事暮達四境咫尺之間無敢壅逆然則有藩臬之節以伸其才又有邑令之親以達其惠其惟郡守乎夫邑令所難者皆郡守之所易郡守之所易者又藩臬之所難然則其郡守之職者當何如其用心耶南京禮部郎中姚慈明吳人也以春秋領鄉薦登乙未進士拜水部主事分治臨清滸墅以母老請改南京儀部歷今官去年冬簡任永州守郡之爲湖南郡者彼自爲賢于以湖南天下大藩也永湖南大郡也慈明之才之惠所施有其地矣始臨清之繁劇今禮曹之幽靜繁劇足以攄其知能而靜足以養其心術則慈明之才之惠所資又有其本矣然則今日守永當見其易而不見

其疾也故書之以爲懋明贈

送蕭侯之僊遊序

弘治甲寅天官卿簡國學生需銓者試補縣令宣城蕭廷器與簡榜注吾邑時予適奏績于京睹榜之日予先　陛辭出郭不得與侯逆及還南都侯亦便道過家既而復來謁予因別之任且詢訪政俗甚勤予告之曰吏之治民猶醫之治疾也侯知醫道乎內傷者固其本外感者治其標固本莫若參苓治標莫先芷桂此醫家之律令東垣仲景所以垂令名於無窮

也吾邑有宋盛時文物衣冠八閩稱首　國初猶有六十四圖主客戶以數萬計永樂已後逋耗僅存在德間縣令王公[illegible]漸次培植民力蘇息今所存里圖僅得五分之一皆王之遺民也然俗尚侈[illegible]家無儋石之儲而屋宇服器務求美麗男女婚[illegible]亦相誇張子弟恥耕作生徒恥從師[illegible]用是家家逋負動以千計數科不第一人此內傷之疾然也且以寡弱之良民而夾強大之鄰敵乘機窺伺吞田索賄連綿其卷不悔之以人命則誣之以軍丁吏緣而羅織不竭資產以賠償之不止也兼以郡縣擠差百色誅求凡有催科撻一作十小民一年勤動不足以共一月之費而典田宅鬻子女纍纍相繼此外感之疾然也夫以壯實之夫兼以內外夾攻之證尚無可望其生況羸弱之人乎所喜者去古未遠故家遺俗猶有存者據予耳目所逮而言如張德源之好施陳德泰之敦睦林孟光之野朴鄭德安之古淡後生小子尚能誇頌而向慕之侯誠往也和易以親之懇切以諭之播勸作之風以飾其驕奢之習驅

游民使歸田畝誘俗學使就師儒則農有餘粟科不乏人而參苓之功奏矣剛不吐柔不茹豪家之求禮貌以消之威嚴以鎮之猶可嫁而民不可虐猶可下而法不可出則兇豪斂跡良善安生而芷桂之功收矣既中德行既久蒸蒸融液安知張陳林鄭不復見於今日也異時侯稍遷大郡吾邑之民不寒侯以配東湖之祠而歌之以爲僊遊東垣仲景也耶

送廖侯之僊遊序

今上御元之三年春遍天下百司判令之期約天

官卿大式序而簡別之以新治道用是吾蕭一守二
令官缺員天官卿旣以刑部員外郞王存敬補守遂
合爲一擧人之在選部若牧之得李某與侯以補二
令 命下人咸以蕭仙之小大爲侯欣戚侯獨不介
抱予時方被 命到京又從而慨解之侯益樂於就
職行且有日吾邑擧人張炫與侯同事南宮者謂予
宜有言贈予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大而天高
地下川流山峙小而草木之榮枯羽鱗之飛躍尊而
君長卑而民庶親而父兄子弟疎而鄕閭近而家庭

遠而蠻貊其分雖殊其理則一貫而無遺其氣則流
通而無間各隨吾身之所居與力之所至若爲廣狹
必處之使各得其所而休戚苦樂與吾常相關焉然
後謂之仁布衣尚憂天下事況以人民土地爲守
者仙爲蕭陽屬邑唐及五代與他郡同自宋天聖以
後人物科第遂甲閩中胡元亂華漸以衰替休浴
國朝膏澤百有餘年尚未蘇復然人民衍而地土
廣饒材木足以供棟宇舟車器械之用泉源足以溉
以漁以灌以權穀粟足以既封牧畜足以給賓祭

老疾民易於爲生也大家尚廉恥小民畏刑罰賦稅
不後則訟訴田園之外無深情市無爭衙野無攘敓
上司送迎歲無一二官易於爲政也雖然邑當興泉
之交民多受敵爲地之廣饒也豪右多竊伺而相吞
爲民之畏法也究强多羅織而相戕爲按部必至也
幽抑多不能以自直爲稅無後期也上司徵科每停
凡此則疾痛痾癢之切身者不能不賴於司牧之仁
之也侯膺之增城人由戊子鄕薦登太學作養之深
固有以知夫民之當仁聆其論列時事理到識明又

不至於昧其所用侯之政民之生子殆見其無難矣
因書之以爲仙民賀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八 終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九

序

釣臺集序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天造草昧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海內炎紅開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先生物色故人三徵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傅之築巖呂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之肖夢兆之徵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嘗有以其改節者今先生雖應聘而起終不爲所屈又何歟此無他光武少與先生遊學其知先生者必深計先生者必熟矣自莽篡巳年起兵至漢建武己丑而後下詔十七八年之間身跡消及寄不徠求于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相遇之頃緣分有間矣豈先生偏隘不足與談兵歟湯以伊爲而術丁甯得於左右文師呂爲尚父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狂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也亦褻而易矣豈先生特孫高一節之士於師傅之道或有未聞與不然必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計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政發見預料而不敢以商周諸君待之乎嗚呼先生之自處與光武之處先生者不必深論矣但此集一出不知世之後行不休奔走權倖之門者讀之以爲何如得乎由之稍悅也然自今以往亦不爲無益焉故書之

豐清敏公遺事序

宋熙寧元祐間黨論方興四明豐公相之由嘉定進士歷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諫議大夫中司八座居近侍者三十餘年凡君心之邪正朝政之得失與夫相臣之賢否宦官之邪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畏權倖不避讒毀卒以鈎黨中傷除名編管於林下正考究古今人物得公之裔孫司訓紹興其子編修熙所藏公遺事一編見示紀許拜而讀之其危言峻行謇謇諤諤溢於簡編間凜然猶有生氣然官雖貴顯而家甚貧既沒田僅七十餘畝屋止數間囊橐蕭然子孫不能自給二子安常泰常俱先卒皆有二

予安常任太學正諸生賻錢二百萬妻子氏恐污其
之清節不受安常已官一子太常之子未官公先以
郊恩以及之其母以長幼有序亦辭不受願俟後不
盍大學之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敘不可紊而功
不可闕公之本源澄徹外物不足以累其身故二婦
之賢一不受非義之財一不受越次之恩蓋學廣之
開豁瑩透徹積中發外不能自已其忠言[illegible]將居
匡國特其緒餘耳豈足爲公多耶昔晦菴先生敘公
遺事後謂孟軻誦仲尼稱水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有本者如是正謂此也後世士大夫論列時事擊搏
臣僚震動朝野如公者間亦有之至於身家則莫能
彷彿其萬一此公之所以允爲宋室名臣而後世所
以難也公裔孫交子之閒與紀皆有斯文瓜葛故書
此以貽之

劉子賢簡札序

此劉君子賢與予簡札也其字拙其詞未工其記問
亦未甚富乎乃萃而爲卷者君甫之水南人家貧甚
兒弟曰人皆衣食於教授父孫喪淺瘞于[illegible]母朱孀

剕之語有知許其故遂闢闔啟所覆柩哭至嘔血殞
絕而蘇蘇復絕既冠母命迎柏君跪謝曰父在淺土
兒天地間一罪人何以夫人之女母竊偪不置乃迎
歲餘猶與枕席母覺諭之不可日哀哭久而羸削骨
立鄉人哀之合錢助葬畢始復常歲大比與同輩赴
科場監史呵逐搜檢法甚峻君嘆曰此豈待賢禮耶
遂拂袖歸竟不出居家每日雞鳴而起盥櫛衣冠拜
諸弟若婦詣母問安旦則侍食每食魚肉醇酒必極
豐潔自與家衆鹽齏而已衆時有異志君鎖項自罪

不食衆感悟乃釋提學周會思聞之召見推往周先
拜之請餽白金五兩辭曰助養老母君拜而受之語
諸弟曰此爲吾母餽也勿他費日於常饌之外必加
一味以彰人之惠金盡則止初居水南閘市中不自
適乃買地於[illegible]僻先壟河梁之側有[illegible]南來欲
就其地君錯愕不知所云遂匍匐門下泣曰吾禱
萬難之策以爰吾先仁人君子其忍取吾業耶其人
憐而與之成化庚子與予會試京師山中踰半載每
晨會揖必首致誨語以出凡入聖相期待進而戒正

嘗論正尊暮又如之見人一番寢興食息此心未嘗
少忘生平足跡不出城府達君貴人甚少往還獨與
予交最厚予受其矩矱最多觀諸簡札可見也聖學
以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若吾子賢者其庶幾者
歟予別子賢八千里外一年于玆矣偶閱書笥得此
數紙深眷而出之俾朝夕間心目如見而不懈於用
力也且用是薦一 朝堂之上知林下有此正人士
類之中知斯文有此正氣海內閭巷之間後生小子
知人生有此正學於世道未必無少補也

鄭氏族譜序

古人作譜所以敬其祖也後世作譜則多誣其祖也
如第一代爲高祖則自高至玄以世計之凡九代以
年計之幾三百年以人計之生齒繁衍[illegible]何啻千數
百人苟無以繫屬之爲子孫者將視祖爲塗人矣此
譜圖之所以作也譜圖旣立則披閱之間彼吾父也
吾祖也吾曾若高也彼吾初從也吾再從也吾三從
四從以至於群族也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長則
慈幼卑則奉尊服制有重輕禮節有殺隆非敬其祖

乎若吾閩之譜其間則有可言者昔光州王潮兄弟
克壽以三千衆入閩分處閩越間審知據閩偏重故
鄉但仕籍中有自光州固始來者遂得美官遷且不
次故閩人自隋唐以來土著舊姓亦遷就其譜曰自
光州固始入閩以希不次之恩且謂昔漢武帝以閩
人難服徙其衆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至于潮而復
有閩非訛其祖乎吾邑榮山之鄭與予同出於周鄭
國桓公同一受姓也西晉而亂同一渡江也露[illegible]淑
王公同一入莆也後將公竹莆田淑公居仙遊莊公

皆與化而鄭氏之入莆者復析爲三焉榮山之鄭則
宋元間有仁仲公者自莆田遷居仙遊[illegible]山下今
譜則以仁仲公爲始遷之祖仁仲生德新[illegible]
[illegible]生仙字伯眞即號樂山者仙生[illegible]後子
孫悉見圖系中信之仲子 詔賜七品散官成請予
敍[illegible]端予以吾鄭先[illegible]
鄭永樂初樂山公[illegible]而後自[illegible]系入
加詳焉予復與吾宋有山蘇氏[illegible]亭記有曰凡在此
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

則當者收之其不然者族人所共消讓也敢舉之以為百世子孫告

新里甲日錄序

古君子之生世也出則憂乎天下處則憂乎鄉邦濟時澤物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紀家食幾二十年歷觀前代取民之制什一法壞存於後變而稅畝秦變而口錢漢變而算賦唐變而兩稅宋又變而有首免判費出無經徵斂無藝而民之不堪命也甚矣　國朝賦法民田不過五升官田不與征役視什一之法則又輕矣何低百家之中衣食於稱貸者什凡七八農家餘發徂乎釜甑已空頓復逋亡版圖日削莫知其由近偶得里甲日錄而觀之縣令黃時所申直一月用銀二十餘兩十六圖一歲計之用銀三千餘兩悉皆庖廚之共妻孥之奉與夫過客求使權門饋贈之需而已至於祭飲科貢物料之類　國與所載者率以一科十氣又子兩有畸夫以百六十戶之民而共三四千金之費欲免稱貸逋亡之患不亦難乎是雖貴流品之懍然嘗將里正雄長射時吞噬亦不能辭其

咎也今縣令彭君下車之初一念仁慈正吾民息肩之日第民風土俗未能周悉乎第今年備名里正因會集同事澡神滌慮議定供應事目萃為一錄自聖壽祀飲而下至於役夫什廩之微量輕酌重分條類目上可以給公家下可以舒民困歲計用銀不滿五百每甲一歲出銀不過三四兩視諸往年則七八分之一也錄成呈白縣堂隨與里甲百四十戶合盟以堅之以為一歲共需之則而田野之民欲永其傳請予題其端予皆攷吾邑盛衰之蹟唐宋之盛譜牒所載不必言矣　國初富庶不減于前尋且虎冠為災民耗大半宣德間縣令王公以救焚拯溺之心為改絃易轍之政起塗炭之民于枕席之上吾民立碑建祠報頌不衰近年則自枕席復推入塗炭之中是又猛於虎而甚於寇者矣同一法制也同一品秩也同一土地人民也趨向之不同如是亦獨何歟孔子論治國曰節用而愛人邵子有言諸賢能寬民一分之力則民受一分之惠愚敢舉是為山耶祝

五十自儆序

居士生宣德癸丑閏八月自後歷十有七閏皆未有
值是月者成化壬寅居士年五十歲且閏且值是月
衆皆異之以爲天人際會不偶然也至今日諸親朋
攜壺觴爲居士壽族衆子弟亦舉酒爲壽居士難之
曰丈夫在世負天地萬物之責於身近則壽乎一家
遠則壽乎一國又遠則壽乎天下萬世豈區區於一
身之歲月也耶子弟皆而復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今日一身之壽實家國天下萬
世之壽也予又難之曰古者百歲爲上壽八十爲中

壽六十爲下壽五十者何居諸子弟又皆曰五十中
身之年也過則壽不及則夭是五十者雖未爲壽實
壽之階也予又難之曰五十未爲壽汝輩易爲而壽
之耶諸子弟未有以對居士爲之解曰汝等以居士
少登科甲官近侍又得推恩封父母終養老之恩居
家紀子弟禮法中興廢遺墜營祠墓有制度可紀清
苦恬退之節頗見重於時事功又頗多於鄉邑居士
之成立甚早也天地造化於人恒無全功因爲壽之
汲汲爲然汝輩之知居士者亦淺矣孔門十五志學

居士少雖有是志焉三十而立居士則未立也四十
不惑居士則未不惑也五十知天命居士則未知天
命也孔門事業居士未嘗有一就者今雖去此兼程
而進以補前功而循序其將來其成亦已晚矣汝輩
何愛造化之窮耶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
國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
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汝等不能以此儆我顧欲
崇酒爲壽耶諸子弟謝而退居士亦謝諸賓友謁祠
堂追感悲酸者久之僉曰善哉先生之壽其亦異乎

世人之壽也因書以自儆

臺預留行詩序

成化丁未春今福建提學憲副章君同予校文南宮
方出簾遂偕有提學之命是日同拜者七人三副
四僉職銜雖重而與吏部都臺體統有關舊規參謁
皆屈膝爲容君時瑣悻予翰苑迺曰禮貴得中令我
輩以風化爲職而先枉己可乎君曰然遂得免詘予
嘗私幸與公之志同也既領　勑予往兩浙南北屢
遷君之東廣繼遷閩南部候不相通者十有數年予

乞
恩歸掃始得邂逅于臬司翊日郊餞小敘契闊
而已抵家未幾聞公有自陳之疏入閩師生合章懇
留君之去意益堅群情莫申迺形於詩章寄贈別之
名而示挽留之意蓋欲諷詠之間或有所歆動而解
公志也仙類教尹佑等既裝成帙顓一生奉獻遐之
曰壹類留行請序於予予用是而參卬曰君作士於
閩師生恩義正爾浹洽今日之去或有所激而然乎
或比於義而然乎有所激則出處之機由乎人比於
義則休致之期尚未至無一可者方今外服大僚唯

提學之官以道德性命爲心以禮樂詩書爲業執經
而來者非良民之俊秀則京貴之子孫尚者欲探義
奧之閫奧窺孔氏之門墻下者欲得以梯科目又
其下者欲逞其營求得利學之術然而陷溺之非
淵源之學洞鑑之明鐵石之堅無不爲所困矣公之
去志豈有激於此耶然公向既不詘于大則今不詘
于此從可知矣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仕途之律
令也 國制年七十許致仕今合閩師生挽留之切
如是則 聖天子崇儒惜才之意又可知矣此公之

去志似未可決也姑書之以爲壹類留行詩序

孝感亭詩序

天之生人不過是理與氣之流行人所得以行生者
亦不過循其寒性其帥而已聖人盡性踐形則天之
所以與我者渾然全具無少欠缺其積之盛而誠之
至自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故喘息呼吸之間天地造化之理左右逢原彌之無
不動感之無不應如庖羲之河圖神禹之洛書文之
岐周武之丹書皆理之當無足怪也學未至於聖人

者能極一念之誠亦足感動天地如祥之冰鯉宗之
冬筍頴之白烏甘露之類是也夫聖人之德全體之
太極也學者之行各具一太極也感召之理不係乎
德行之大小而係乎一念之誠與不誠而已祥宗之
徒與羲禹文武固非等倫然其當時豈不知冰不可
魚冬之不能筍與夫荒山之廬不可居耶但其一念
之誠止知父母而不計其理之有無亦不顧其身之
利害也身且不顧豈有意求知於人而垂名於後耶
苟有一毫求知垂名之心則其當時悲慘號哭之意

皆自爲也非爲父母也夫以父母之形軀易吾身之
名與其不孝之罪爲得而贖耶績岸有許生欽者家
貧父歿不能葬殯于附屋之茅亭苦塊其側哀號所
感祥物樸出南臺侍御郭君仲端寀續時得狀書孝
感二字以名其亭奉 勑提學司馬君林君亦爲撰
與之少宗伯康公學士程公皆有述作爲之播揚已
洋諸大夫師儒歌章不下數十什其族子鄉貢進士
魁爲之類次成編因仲端索題予既嘉生之孝待以
垂後又悲生之名恐涉於求知也然君子有終身之

喪生既見知於人去此之後朝思暮慮啜食不忘一
言一行務與天地造化脗合無間行不敢率易以虧
辱且親積之既久則誠意周流無所不至如是實深
藏而亦實自見君子若愚而德踰日彰微之賢士大
夫於生又非盡於此而止也

遊武夷山序

成化癸卯夏五月予同侍御林貴實同起告中舟泊
武夷山下羽士數人出迎溪滸且請遊焉遂爲易小
舟輕帆短棹沂流而入時侍御眩舟不能從予獨與

羽士一二人先往自一曲而上歷歷指點相告如羽
宮之後屹然倚空者天柱峯也峯之西崖石上有遺
[illegible]如畫者仙鶴巖也峯之絕頂爲龍洞其後爲
兜鍪二曲則鐵板障玉女峯旁有凌霄峯諸峯先
賢遺跡在焉至如虎嘯巖架壑舟會仙試劍水樂諸
石則三曲之山也宴仙巖大藏巖架壑又四曲也
又[illegible]羽士起[illegible]此五曲之山 御茶園在
焉園有先春[illegible]龍井[illegible]又少時爲[illegible]
名有[illegible]峯石室[illegible]又有丹[illegible]

[illegible]亭[illegible]然于入谷朱先生所[illegible]
[illegible]然有山[illegible]中[illegible]起[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亦[illegible]六曲[illegible]
有[illegible]而界又有仙浴[illegible]入
曲則有[illegible]又[illegible]
諸石有[illegible]者有[illegible]者有
周[illegible]者有[illegible]者有[illegible]形怪狀皆見
疊出錯時不暇夫自一曲而上諸峯有高插天者有
峭而粉蜚者有吞吐起伏如[illegible]虎踞者至如九曲

則群峯之頂又皆石田蔬壟竹徑花塢悠然江村之趣絶與八曲不相似予因舍舟而岸舁徑緣陌而造野人之家游洽盡興返櫂而歸至五曲遥見一人肩輿迤邐嚴石上且顧且指必焉下輿立石上如招如呼即而聽之則侍御也因移櫂往迎與入精舍如昨禮人同宿館中夜和櫂歌諸韻又翊日侍御返有與予亦因故棹而歸瞬睫至山下不覺神飄氣逸俯仰天地相爲浮沉初不知山之非我與我之不爲山也亦不知水之非天與天之不爲水也既登岸侍御謂予曰此境不常有此遊不易得可無以紀其勝乎予以天下未嘗無山然不皆石也不石則不奇間有石焉又不皆草與木也不草不木則不秀間有石而草木也然又不皆水不水則不清間有水焉又皆不如是之轉曲也不曲則不幽獨茲山也大而名世者三十有六小者千百不能計皆無不石者也石必呀鏬多滲噴泉奇草怪木雜出其間山之下皆琢溶溪深而潭淺而瀨澄澈清瑩爽氣逼人溪九曲曲皆環抱幽深可容栖息大奇秀清幽山水之四德天下山水

多不能全而武夷獨全之是宜騷人韻士戀戀不能釋于懷也雖然泰岱生孔孟濂洛出周程武夷爲八閩省皆一脉爲考亭九峯諸山作宋則晦菴先生而下師友淵源真儒輩出再脉而爲福爲莆自宋至今人材之盛不衰足山川固不負於人而古人於山川亦何嘗有負耶我輩今生於斯長於斯又得徜徉於斯其所以自處當何如耶故書之以告吾閩同志相與勉之毋貽武夷山川羞是爲序

西湖文會序

成化丁未予同考禮闈纔出院遂被 命提學兩浙壽者入國學歷南都至今官今年春兩疏乞休致不蒙 命允因請歸擬先行期於九月四日南京科道部寺諸官僚昔出禮闈門下者四十餘人閣席爲餞敘座主門生之禮情味洽甚予以門座之禮多謫於釋褐之日每衰於貴顯之後今去是時十有餘載諸生已躋顯秩猶於是拳拳在念可謂厚矣因於席上口占七言絶句一章以紀一時盛會諸生倚韻而和明日遂成卷帙名曰禮闈舊雅已而罰自隨越旬日

至杭三庠諸生謁拜武林驛館執弟子禮甚恭於是予為舊日之在門者退而共舉盃以盡師生之禮意懇予行從不獨因予年友之子鄭孟繩先達懇求予曰昔在浙無教澤相及今去此已十年諸生之意勤不衰是即南都之禮闈也予何行之從耶至日諸生陳殺具舟泛於西湖之上更酬迭勸思禮尤洽予因賦近體七言律四首諸生亦倚韻而和次日卷帙又成名曰西湖文會與前帙合收巾笥客中時一披襞老懷為之頓開因併序之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九終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十

書

簡彭從吾

某昔在浙中辱承誨報謝未由策行問又莫能執禮相從愧感至今不釋近者頻辱手翰勤渠足見仁人君子不忘疎遠有如是也東廣之招魯卿之井庵作御史頗遷侯詳審之過也豈勝感佩近聞章應陳公甫先生以人事君同大臣第一等事也然公甫當此之時才然衆咻之中能如所請於大事恐未必有濟夫君子治世猶良醫之治疾當先其所急者竊意今之所急莫先於師道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治道備今師道頹圮教化陵夷可為長太息可為流涕尚何望於人乎何望於治道乎以今之人材治今之天下雖周召復生亦無如之何矣况公甫乎倘老兄於公甫後當為之心為之當聚生徒尋省下闢黌院宇禮致其中選民間俊秀子弟十二歲以上二十歲已下者授以小學之書使洒掃應對入孝出弟之教如是之必衣飢之必食作止語默隨事體貼不徒

什諧口耳之間則放心日收而大學之本立矣然後
敎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道趨向既定由是
移兵於短徒有於無數十年之後薰蒸融徹五嶺之
南豈但 公甫耶蓋以今世父兄望其子弟與子弟
之所自望者大則媒科甲小則詣簿帳而已初不知
更有一種聞學之若是者借使知之亦曰此古人之
事我何敢爲萬一有趨向近似者則群然非短不至
消閑淨盡不置也此無他存乎德風小人[illegible]居高
位者未聞有知是之風耳竊嘗老見今日以有爲之
才者得爲之位且 國朝舊有社學之制
聖天子每敕諭提學憲臣必拳拳於忠信孝弟之條
此又可爲之時也遵依 國典稍加汰淬使師生供
具有所資給而於官司既無所擾䦨法又無所犯日
授月作朝益暮習使其形消跡改而不自知則遠近
見聞良心善性油然而生爲父兄者豈甘棄其子弟
爲子弟者豈肯自棄其身耶所謂五嶺之南不止一
公甫在此日也夫陽復於下則陰消於上自然之理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之論蓋如是苟徒曰今

之居官遠則九載近則三年簿書期會日且不足迂
緩之談何日收功則非紀之所知也恃愛之深有此
瑣屑倘賜采納亦或可以少助斯文於萬一篇人僭
謹此不宣

簡陳石齋

紀無似然每以見絕於賢者是懼。天順丁丑始落第
[illegible]而西江吳徵君[illegible]由一見成化乙巳乃得告
歸依而先生繼至又如之是豈賢者之見絕於某耶。
實某之自絕也。近聞先生被 徵不起其年幾半百。
已無意於世味繼此之事誠未可知。茲因僕之歸
敬訊起居兼伸[illegible]其近與鄉之同志劉文子賢。讀
書雲洞山中。子賢年三十有四。以孝友稱於宗鄙者。
幾二十年矣。質醇志銳上僃古人心[illegible]鄉黨稱歲
砥。然大方無涯時難提模先生[illegible]每肉爭趨。
洛閩之統緒在今日。紀未敢[illegible]恐躍蹙
踪之慾然學孔希顏異世且爾。況同處相去咫尺之
間乎。唯不鄙惠敎幸甚。

復岳蒙泉

世祚逆深重禍延先考蒙俯垂吊慰不勝悲感近依士禮已奉先柩附葬鄭林之世墓矣耶承手誨以白金四錠助喪足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銘佩銘佩但禮有云君子不家於喪故司徒旅歸四布今先人大事已襄復受是惠是家喪也謹用返璧唯君子愛人以德不罪是幸祇領盛念寶與受均也使還謹此草草失次

奉少師劉先生

昔中行氏以衆人待豫讓讓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豫讓讓以國士報之豫讓所謂國人物耳尚知擇其所宜報況不爲讓者乎某昔以故館修門日猜林出提學政時則有文康先生指後人成均不貸謗頻執事極口過譽代泄不平之氣所謂士屈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是文康某之中行執事某之智伯也苟有聞見而不爲執事陳之謂之國士可乎近者丘仲深入閣南都士大知者謂　主上重其才名不知者謂假以侵僭楊廉夏欽之疏知者以謂　主上廣於聽納不知者謂啓其攻擊求當執恩之知者

之言固是不知者之言亦未可必其全非也夫愛花必專封護衣必忌鼠仲深之名豈始顯於今日耶楊夏之疏豈異於張昇耶蓋化工無全天道惡滿自古皆然執事之今日即文康之昔日也文康官劾解縉之疏其來蓋有漸矣凡文康之事莫詳於執事不知是時亦曾惜其不早見而預處焉否也唯以處文康於昔日者而自處於今日則周公不得專美於周棠賢不得擅名於漢矣昔歐陽公有言修平生名節被後生描畫殆盡唯有速求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耶名言也某舊知執事之深如是執事秉政久必不樂某於此地何苦不知避忌而強進是說蓋愛護執事之名節有重於愛身故也執事倘了非某之過言則趣今　實錄已進　聖躬已安　皇儲已建國家無事勇猛裁決不必聞於家庭不必告於僚友不必謀於衆術伊進退去就之間從容自由無此係累則不徒爲一代之全人而已若泄一言於外則迎合而阻格者不曰恩蔭之未周則曰倚托之方隆不曰祿位之有加則曰耆年之未艾斷無一人肯信執事

之決亦終使異日士大夫歸咎天地造化之靳乎人
也豈不深可惜哉紀誠發於中不覺狂妄唯虛心亮
之不備

簡魏國公

竊聞古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戎者進將練兵折
衝禦侮于年宗社倚之以奠安四海生靈賴之以保
障謂國大事固其宜矣祀者不過交接神明於俎豆
之間而已觀適與之同其大何歟殊不知天下之事
有本有末有微有顯末易見而本難知顯易求而微

莫測記曰祭者教之本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順之
至也又曰祭有十倫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
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
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
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人君之治天下其有外君臣
父子爵賞貴賤等第而別有所爲耶故先儒爲萬古
之人聖也其傳受帝位一則曰格于文祖一則曰受
終于文祖下成宗既類于上帝又禋于六宗又望于
山川又徧于群神其時巡方岳既柴望秩于山川又

歸格于藝祖用特牲商人宗廟樂歌謂以假以享我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文王家易臣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孔子
曰用大牲順天命也周公作洛肇修殷禮祀于新邑
咸秩無文我
太祖高皇帝撫平海內定鼎金陵既建
天地壇以祀
皇天后祇又建　太廟以奉
四世聖祖又建山川社稷諸壇以嚴報賽又建　歷

代帝王廟自伏羲以至元世祖又建開國功臣廟自
中山武寧王以及畧地攻城大小諸將至於前代神
祇有功民社者俱選祀于欽天山之陽建神樂觀以
爲演樂習禮之所設壇署諸官以主供應之下養犧
則有官犧看守則有廟戶又設太常寺以總領其事
所以興其廢而舉其廢作其怠而起其勤也大古先
聖王之崇奉祀典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敬奉神祇夫豈無所爲而爲耶誠以
人君一身天地百神之主天地雖遠百神雖幽而神

如精靈洋洋乎上下左右之間今君嚴其廟貌潔其
犧牲盛其服器備其聲樂著其精神以享以祀以妥
以侑則遠無不屆幽無不格幽明流通神人協矣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雨暘時若寒暑不愆四靈畢至雖
不陳而備於郊率總其而國祚自爾延長宗社自爾
鞏固是祀之一事非徒與戎同其大而實又有大於
戎也第以本寺所領各處廟貌俱是 國初創造經
今百有餘年如神樂觀演樂正殿混朽不支提調衙
門回稱年久醴泉亦題

太祖高皇帝敬廷天休之地已傾頹仆地 御製碑
文斷于草莽供祀人員祭服梁冠七孔八裂剝衣複
壯不能蔽體臨祭登壇汙穢萬人又如功臣之廟開
國元勳中山武寧王而下六王生平何等服用見今
時享牲之所破瓦蔽蓋從祀武臣有終纖草路人
見之泚顙汗顏況生等受朝廷之付託乎近年禮部
尚書胡 奏准有遇祭之年先期修理徑亡物料出
於工部搬運雜役則出於衛所提調指揮見有姓名
茲者本寺移文工部已備料近矣內外守備已撥人

搬運矣昨日忽承差到趙 指揮來諭衛所無軍可撥
只著本寺廚役幫功夫本寺役廚名額雖有三百五
十正統十四年扣減月糧逃亡過半見今在役不滿
一百五十人每日 太廟看趕鴉雀額占四十六名
積年不動實在本寺供役僅有百名每月初二十二
二十二日 天地壇打掃三次每次盡數分遣且不
夠用每十四二十九日 太廟抹殿拾草二次每次
三十五人每年 孝陵懿文陵帝王功臣等十廟文
廟司牲等五祀中山王將廟等處更無旬月不祭如

四孟之類多是廚人備役又每年八次進鮮赴京來
回使是三箇餘月每月南京 太廟薦新不下二三
次皆有一丁可以差撥他用且各役俱是北方遠人
貧病相仍其中日間應役夜則街者有之豈可重
勞其力耶自古興大功不惜小費成遠圖者不計近
功執事自持節以來愛恤軍士有如父子雖聾巷婦
靡不感恩第於修理壇場不發夫役似乎重其末而
輕其本明於顯而暗於微此則衛帥戶侯之職若夫
守備留都代 聖天子主宰百神則不當如是也況

剡役不過三五月工程可畢所費甚小所關甚大倘
賜采錄慨然撥用不勝幸甚

與□大參

古稱子之處世有如閉戶者有如纓冠者時之所遇
然某生蒲柳山中休疏再上固不宜於纓冠矣然宋
之大儒有言小民冤抑勢或可言則當言於上與之
求直是古君子之居鄉又不顓於閉戶也竊以今閩人
冤抑莫有慘於軍伍之一事去歲兵部勘合有洪革
十分爲率清出三分之例是蓋則屢經清但新軍政
之術非直尚不閒久近逃亡繫以一分齊之也邇者
郭繡衣按閩欲立奇功以徼超擢故將十年里老加
以必死之刑威之窮丁盡則報其女子名曰女婿軍
或借前軍役則有旺譜圖名曰同姓軍或買絕軍田
產則以當之人首告名曰得業軍倒撥夕辨務足
三分用是不求只顧目前性命不計日後禍貽有將
己子頂目軍身父名僉作長解者有姪作軍身叔爲
長解者有兄弟二三名迭爲軍解者俱捏作鬼名填
批起解計鬼軍一名軍裝衣鋪經紀盤纏逃衛用銀

六七十兩近不下三五十兩俱是該管里老照丁田賣
子以求一時之生就中有出門而縊死者有中途而
病故者有到衛而隨逃者批文未銷而清勾已到郡
邑矣夫始欲苟延性命則捏鬼爲人終而既登案籍
須要以人代鬼歲往年續循環不已併里老之家丁
戶俱盡而根株猶未息絕此延建汀漳諸府長樂閩
清沙尤諸縣皆將椎牛結甲以尋鄧茂七之故智幸
而郭以病去其幾稍緩嗚呼危哉雖然郭之慘術施
於他縣猶未及於仙遊郭去而應同知於莆仙二縣
悉行郭公他郡之法而加慘焉且以父子叔姪兄弟
迭爲軍解者悉依鬼名造冊齎繳每日照名個打起
解道路鄉村哭聲振響以故聞輒事按者謂今日當
道唯此事可以開此言今日各家唯生可以此言進
刎劍相殘雖生之門而衰訴爲牛查　國初編籍仙
遊一縣六十四圖六千四百餘戶時抽充軍役計一
千九百有畸大約四分之中一軍而三民也永樂宣
德以來賦役重併虎瘴交災人戶消磨十去八九至
正統景泰間只有一十二里天順間又將外縣流民

所管增爲一十四里今合軍民二籍僅有一千四百戶若以　國初一千九百餘戶之軍責備於今日雖闔縣人民盡解爲軍尚少五百餘戶況果如是則一千四百之戶又能保得幾年而不盡絶耶生道閉戶之時而受緩死之託者即不忍冤抑之民無處求直聞生耳是以忘輕躁之罪而取汚賤之名亦所不恤唯　朝廷其究之倘肯采納一二承　天恩浩蕩之後許其自首前日捏鬼之愆改正文冊從實清查則非唯一邑之幸實八閩之幸也非唯一時之幸實萬

世之幸也臨楮汗顏不備

復張東白

某啓奬生不得知　壽堂老大人晩景勝常可喜可喜人生天地間此外無他樂也所喻　內閣諸老相處區區無意於是久矣歸疏十餘上未奉　俞允前月已將部印吝出再疏懇請倘得本身而退與諸之故老結社林泉以終餘年時先生偶來即起必道洪都以求易簀之願使中間至武夷一遊尤所願也兩載不曾通問懶與拙耳勿罪勿罪奬生歸草此奉復

與賀子充

天下大器未有速成而能堅久者歷觀前代洎　國朝名臣碩輔莫不皆然　賢友年纔弱冠才名冠天下世俗所志所學如是足矣區區以爲上天生才之意必不止此竊聞諸老極稱老懷非見今伯大人道不久將從裝且喜且思賢友自休沐以來四五年矣尊府大人在堂叔姪飮食之禮必極愛敬無少欠缺弟兄伯叔天倫當亦無憾此外不知所爲何書功程次第如何計必以古昔聖賢自期待而不安於世俗

之淺陋可知也近世所謂儒者但以詩文相高尚既無孝弟以立其本是以於用世之學略無所見一旦處以繁要其不誤天下事特偶然爾予往日與盟一一丞張東白約於武夷山聚首十年尋以彼此羈遡天故卒不果行至今猶有遺憾賢友當可投之年處進退之地天下大器當有待而無疑矣斯文爪島頽埋匪輕人便草率附此不盡

簡劉希賢

生與先生同沐聖朝作養之恩于今四十有五矣老

生竊充緣贊與國咸休生跡遠外才實無寸補豈感
其負 國恩若是之甚耶第天之所生人之所稟各
有定分不能皆賢今必欲強而齊之非徒無所容其
力亦非知命之君子也唯先生 愛人以德爲贊
允俾生進退以禮而養往旌廉恥之風則調變化理
之方豈不在近而捨此修建延譽塔之下耶偶以陳黃
門行因此懇切特受瑣瑣多罪

簡馬少傳

生最分不知已而怕於知已古人有是論也耶者得
從鄉下屢聞游言一則曰剛方太過一則曰矜氣太
盛以與林亭大之書并其上庭楊傳示欲意無所不
至不謂之知已可乎愧生不才弗克承受今此本之
陳伏增懇切覆遞期以必得 俞允俾垂死之日生
還家鄉則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茲以陳黃門行
便附此懇懇弁因之以面謝焉

與饒侍御

仙遊之在 國初二十六里六十四圖以一邑之田
給一邑之食人民富庶風化敦龐百餘年于茲矣近

者消耗只有一十四圖田園地業半爲莆有而其中
一二名爲大戶之家者方且借詭京官各里皆立寄
庄之戶詭寄糧米求免差徭存留在戶者十無一二
故邑之小民上年糧米不滿一石者不編夫馬今朋
凑編排升合不遺上年山地之米不編今則地米一
體編排蓋均徭驛傳如舊而糧米優免日多是又以
本邑小戶之民而代本邑大戶之差也近者行查詭
寄以均賦役是仙遊小民千載之遇何大戶之寄糧
者既阻抑里書於下京官之受寄者又陳告於上認
爲已業使小民莫大之惠竟落落也可嘆可嘆大凡
詭寄田糧皆立正賞文契印稅干證亦難辯理特各
年召佃收租一事略可驗耳然又繁瑣勞擾兹若只
查寄庄之戶是何名字莆田既已優免仙遊又免是
一身而目受兩 恩一官而兼支二俸於理於法何
如大抵寄庄實詭寄而立今若只查仙遊各里寄庄
人戶不拘田糧多寡詭寄有無但在莆者既免則在
仙者一例不免詭寄之弊不待革而自無矣今均徭
方編驛册未定正撥亂反正之時唯 終惠以恩小

民之望

復東白學士

紀拜拜邇承來諭足見　執事與諸內閣先生相愛之深然所以知我者或恐未淺也今
聖天子孝敬精勤朝廷治安四方寧謐某以老朽之年蒙　賜休林下無任感激若復出冒寵榮則為食位賭祿人矣　朝廷亦何取而用之哉使還草此箚謝介於腳蒼木齋西涯諸處道區區意幸早歸田朋附奉請教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十　終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十一

題跋

恭題南京守備太監臣陳祖生審錄物論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必九州四海之外無一物不得其所然後有以盡仁者之量故舜繼堯而若上下草木鳥獸禹繼舜而鳥獸魚鱉咸若湯文之解網禁厲為是故也蓋萬物之氣乃吾一之氣一物失所則吾氣不貫吾氣有不貫則痿痺而不仁矣在物且然況於人乎臣伏觀弘治四年五月三日
皇帝物論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陳祖生審錄罪囚有曰勉抑致傷和氣又曰詳察言詞勞詞知證毋惑浮言毋拘成案又曰務得實情以全民命以稱朕好生之意臣祖生拜手稽首颺言曰大哉
皇心乎其即天地好生之言萬物一體之心而為囚者求生道焉求之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矣是故生固仁也死之亦仁也　地所以位萬物以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舜禹湯文之治行其於人

矣臣紀何幸躬逢其盛敢再拜稽首而獻緝熙之頌

恭題

宣廟御筆春草圖後序

古者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使草木鳥獸魚鼈咸若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氣象也臣拜觀是圖然後知 帝王胸襟浩然無際此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也與且是圖作於丙午乃

宣宗御極之初十年之內物阜民安幾致刑措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恭題

宣廟畫犬後

是物畜之敢警善解者蓋以防察[illegible]為職跳號捕噬是其材也今乃俛首帖耳偃[illegible]無所事何也蓋 聖明之世邊[illegible]不[illegible]夜[illegible]不用[illegible]其材[illegible]以伺時而已然亦可謂狀形不[illegible]也與

恭題

宣廟御筆畫馬後

國子監生臣唐凱恭所藏

宣廟皇帝御筆畫馬求題臣卾再拜而言曰天下之馬伯樂一顧價增十倍紛紛善識馬耳凡馬遇之且如是況騏驥致千里之良而沐萬乘濡染之恩者乎臣以是馬當無價也今四方無虞[illegible]閑散因可為

國家者亦不能不為斯良惜之

題蔡忠惠公茶譜

是錄石刻原在邑坊張家予得其摹本相隨又[illegible]幾三十年矣往歲張遭回祿石刻已灰而摹本幸存予恐其紙歷久而漸湮則先正之手澤自我漸也故梓

以代[illegible]嗚呼賢[illegible]不負[illegible]傳頌[illegible]不負溫成之所有功人紀其後蹟滅秘造橋[illegible]特紹興[illegible]見是錄予然有歎小楷朱子嘗稱其少第一今吾邑所傳楷[illegible]一者而已曾已刻于郡[illegible]謂為[illegible]不如茶錄之精[illegible]不如茶錄之[illegible]勁亦或然也重者讓者不能不重於是錄

題聯[illegible]同年錄

此有宋紹興十八年[illegible]未先生登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同年錄也嗚呼紹興在宋南渡之初

干今幾四百年矣其間科甲之錄不知有幾而是本獨存于世狀元不知姓而八王佐猶見稱于今殆必有故矣科甲果足恃耶茲以提學侍御王君明仲將梓以示南畿士子故著之有志于斯者尚勉圖之

書清源郡侯家譜後

此宋清源郡侯陳公世譜也公生南渡高宗紹興四年甲寅登孝宗隆興元年進士歷兵部侍郎數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寧宗嘉定元年戊辰致仕累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卒嘉定十四年辛巳

又三年癸未葬留坂山之麓紀其在翰林者中留同其裔孫端安司訓機展謁墓下今弘治己未後得登拜因按譜圖追考歲月公生先于今三百年致仕之年七十有五退居田里之年十有四卒之年八十有八歷官久故政聲與節清朝廷歸田久故題詠墨蹟猶鄉郡外山去留坂未四五里故得因以公墓而詳公之歲月如此因誌之以示陳氏子孫之賢繼與後人之視今者云

書陳士賢輓章後

方伯陳公士賢予同年友也公台人剛介清修之操海內士夫無不敬慕論者獨以為矯激太過似乎沽名予昔行部至台祠公于鄉賢台士亦有以是私議之者予折之曰行善而名隨之聖賢不惡也惟有意行善以取名則不可耳然亦必有善而後可以得名未有無善而得名者況但求其行之善與不善耳得名與否奚必計焉苟行善可以得名遂禁其勿為耶上議乃見雖然使天下皆公雖為聖賢之中正使天下無公雖為世俗之卑污然則如公者在聖門當進

之在後世當仰之嗚呼天下烏可以無公哉

跋綵祭圖

子以子於父母一體而分當息呼吸氣常相通吮瘺父得疾而後祭順母嚙指而子動氣能流通初無間隔人子思慕其親豈可以自已耶如吾之曰以父母所遺也則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為其兄弟父母所生也則兄友其弟弟敬其兄為祖宗父母所尊重孫父母所親也則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為由是充之近而宗鄰父母遺澤之所被也則思治相將使其稱孝

而猶身之遂而天下父母之同胞也則其居官臨民使之老安少懷各得其所焉如是則自身而家而鄉而國而天下凡吾身之所接皆父母之可慕也又何以圖爲哉雖然由乎中固所以應乎外觸於外亦可以感其中古人有聞風而哭者望雲而思者則是圖未必不爲慕親之一助也

跋庸軒詩圖

箕嘗恭作庸齋論仁者壽此人之言各有所指然合而觀之庸則整齊嚴肅之謂仁則心存而不放之謂

持身庸仁之見乎於外也論之仁敬之存乎中也非敬莫以爲仁仁者未嘗不敬合仁與敬則天守湛然而塌澄澈故不經不紆無欲無求自然血氣循軌精神內固彭籛李耳不足言矣東白鳳子士庸軒之友也其得此者有取深焉將與之散此以壽天下又未知庸軒能相從與否也

說

蒼鷹擊黃狐說

天之生物品別類分羽者飛毛者走各正其性命而不相通蓋理同而氣異也其氣既異則形聲動息嗜惡之類皆判然不相干矣鷹以羽族而擊於狐以毛族乃不能辯其非類而甘受何也鷹鷙禽也狐妖獸也武者正妖者邪邪不可以敵正況鷹以搏擊爲職者耶苟見狐之妖而食之則天下之獸皆狐矣如職何又論其族類之同異乎已也哉雖然今日一狐明日又一狐鷹有限而狐無窮亦未見其可也然則爲鷹者如何狐族之長有麟焉性最仁厚百獸宗之鷹若狀狐之行以請之麟麟將有以處之焉苟號於

百獸曰吾族有狐汝知之乎汝等今見狐必摔而噬之以告於予毋使鷹之侵吾族此策之下也集百獸於郊數伏狐於前詰其罪示以搏擊之威俾其改群引類自相悔悟以及邪而歸正此策之中也以吾仁厚之德出應乎有以[illegible]月之感由一門而及天下心正氣和[illegible]化行[illegible]羽毛之族皆麟之性山林之間無求一狐而不得此策之最上也嗚呼此豈所以責鷹也但可以告麟爾然鷹亦不可因麟而廢其職

陳氏三子說

禮子生三月而父名之及冠而賓字之字者所以敬其名而責以成人之道也其禮不亦重乎進德與傳陳君伯宣名其三子長洎次曰淮三曰漢往期有生雲府德副林君待用以賓禮字洎曰君濟蓋取濟人湊洎之義也淮曰若濟蓋取進淮白桐析之義也漢曰君宗蓋取江漢朝宗于海之義也此皆未有說爲者伯宣敦請來京適書而於予予謂以乘輿濟人仁者之事也仁與忠於濟人其本在於仁身心純乎理而無

人欲之私斯可謂之仁矣順水之性而導之而行其所無事智者之事也智雖存於應事其本在於格物致知以明其理俾方寸之間灼有定見斯可謂之智矣江漢朝宗于海猶諸侯同尊于上忠者之事也忠雖止於事君其本在於實理於心而無虛偽以滌之斯可謂之忠矣雖然洎也仁焉未能明天理則昧趨向之路而惑於他歧而仁無自進淮也智苟不能體天理則私欲間斷而所知爲徒知也漢也忠苟非智以知之仁以體之則斯理何由而實存諸心耶夫學問之功必由師友以成三子於父有師道於兄弟則同胞之友也家庭之間合命名與字之義講習交資互蓋使所知所行之理皆實於己則成人之道備矣他日相繼出而世用於濟人於處事於事君舉此而措之耳夫何難遂書是以爲三子終身規

贊

大司徒王公軾公服圖像贊

公之生材也不偶其處之也亦不偶邦坤司徒造化之交赫赫中承霖雨之手其神采也冰玉之清其貌

嶽也山岳之厚形撓撓不得雪寒氣吐蛟龍孔負藏百萬甲兵 帝錫九天印綬屹矣李世勣之長城稟然周亞夫之細柳威望甚見國顏頑蘇從容萊公先後中國倚爲重輕外攻問其安否功名於詒謀常存名垂竹帛也不朽嗚呼如公之人其鄰將相而孚期願豈但身世之際寔維邦家之壽

陳人常鄉官畫像贊

神完氣充海涵春育昔益而晬盎臺玉燭安重之態儼然可尊和厚之容藹然可掬一舉足鳴登金盎玉

侍講　經筵從容啓沃奉常南都自神是伺欽容對
越洞洞屬屬其處已也卑以自牧其接人也不克邊
幅惠洽鄉閭恩覃宗族志在簡編教存棫樸出岡吐
句不雕不琢仕歷三朝考沿龍淵業術二子同登科
目人皆知公居常處順廓然有容不知我者謂爲閒
者頭縮足蓋天之賦予者厚公之施予也深宜其生
前也有與有福其死後也以嗣以續

封太常博士李公畫像贊

汾山降神泮水育英紳笏章甫科甲蜚聲付後人昔孫錦服

曰唯此身我不媿建功焉比箕

丹叔祖君畫像贊

體之豐貌之恭乃耕乃讀禮度恭容志之此慶之之膴
噓一吸文星昭灼神之衛氣之紓康躋枌仙溪
師儒中之悅外之樂哉哉取錫劍則稱樽

蘇巡檢畫像贊

鑒然之形其德孔良闇然之色其中日彰既既然青
燈之下閑邁迹紫薇之堂接客會賓乃紹縉之
符精厥摘之方半文章式一世之一張朱祖孫蜀中

俊傑其德其事武勇明強正風雲之際遇就山水之
徜徉草亭石泥湖其兵甲芒鞋竹杖代我冠裳噫若
人也真可繼令尹百年全節發運使千古之餘芳

外舅黃公畫像贊

其神休休其氣悠悠不止不茹匪剛匪柔系其嗣於
賢英逸出首於林丘廣右海南德政多留龍池麻
鄉有爾修吾年自適杖屨優游有子與孫克紹箕裘
咲我外甥樂且無憂

陳經府贊

其重如山其溫如玉如松之茂如蘭之郁其山鍾秀
泮水樂育拔萃南宮大庭首錄櫺門點擢松江贊
藥拔級歸來十載之饒有子有孫且耕且讀陶詠優
游蕭散日見增進則率孫退則養修而公而後後
生小子孰不仰先生之芳躅

東園年五十自贊

前爾十年孔門絕塵大丸惡者適爾之年迄天自知
其往行之非後爾四十五年武公求友戒於國噫非
孔無以爾爾忍非處無以寬爾過非武無以收爾功

爾其受戒知非以法夫人所惡庶無愧乎爾谷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十一終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十二

銘類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孫[illegible]公墓誌銘

弘治己酉春三月予行部四明傳[illegible]公[illegible]至嗚咽久之[illegible]程歸哭曰其孤國子生欽[illegible]前都[illegible]時以選舉引有期紲杖劍奉江西按察司[illegible]君先成所述事狀晉而請銘於予按狀公姓孫[illegible]字文[illegible]先世高陽義族里人宋尚書卿[illegible]記公其始祖也數傳至銀青光祿大夫安卿公[illegible]刊令又[illegible]祖

明[illegible]八世祖文新公徙浮梁之官莊今遂為浮梁人曾祖復原祖忠文皆[illegible]贈[illegible]父彥俊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母徐氏繼王氏皆封孺人配[illegible]氏封孺人皆以公貴也公生[illegible]岐嶷[illegible]不類凡兒年十六[illegible]蘄以[illegible]頭角成化戊子以書經魁江西[illegible]公景[illegible]道士時方[illegible]守令公遂[illegible]下東按場民隱魁[illegible]次弟罷[illegible]常不後期民不識吏能浮淅閩之[illegible]民尚質衍[illegible]詩書學宮頹廢生徒不檢公程督有方人知向學不

一二年㮚堂齋號庵㮚門路煥然一新鄉民不知之
也邑人胡工部彥超錄公善政有愛民如子讞獄如
神明與紀大官辨聞之起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奉
命理兩廣撫捕廣東民瘼繩法律豈虞循萬曠
命浙州二司巡守終秩不至合屬所屬更代糧量而
也公饋乎餅好輸伏邊積如山先是巡撫宋公以便
宜所操千八百里抵瓊以代海道無成
由渠十八民力不堪公乞罷之民亦不以
爲據癸卯奉　命巡南圻府守備中貴屬大縱橫爲

虐日久莫敢誰何公首劾之人皆危公　上爲之降
旨逐其屬大圻甸稱快無湖榷丁七十戶舊已罷免
隋榷者又私復之公悉革去揚子江巳港強徒以賂
爲案公悉廉正其罪江寨肅然乙巳以年勞陞浙江
按察司僉事公子惠如龍游衢州如府縣郡風裁
如南圻時而涵養抱負又遠且大焉郡
邑之吏偽篆檄法者三四百人悉寘于法不少貸嚴
徒重足而立繼分寧紹台三郡素有之家以亂政魁
法爲世業細民幽隱如覆而蒙也公鋤強扶弱界無

額邑地官宕兒屋歧城壕訓涇引絕民俗騷然公下
令三日壕有屋者族遞之即時復爲荒墟歧亡寇息
民生以安嚴有池王劉馬諸豪又有九龍十虎之號
稍有睚眦則杯酌一呼千百隨至白晝衡行無敢仰
視者公悉之榜示編門限旬日聞能自輸者宥之過
限不至者先捕殺之且閱下　飭而釋之群從股
慄相率自輸者惟恐後時寸亦郡嚴公謀於予日嚴
在萬山中土民困於風氣今數姓子弟之在泮者先
生從予郡庠以分其聲勢開其聰明如何予遂如公

策後歲餘與公再至嚴人夜不閉門村無犬吠公之
賜也乎以　萬壽賀節公當行二郡耆民聯疏乞借
欽差巡視地方侍郎彭公移文難勞民旨得公恩無
何訃至衆嘆于野旅嘆于途賈嘆于市官咨
嗟于公庭鄉氓父老若喪所生然越數月哀不能泄
嚴民趙仲宣等聯疏因郡邑以遂私如千祜於峴山
轄僉於潮陽故事鐫碑立祠以答公恩二司未及報
催陳至再不已其功德入人之深有如此者公卒於
弘治己酉三月二十六日距生宣德癸丑某月某日

京年五十有七男一即欽女三某某某其婿也大年八月四日欽扶柩而歸將以某年月日與先淑人合葬於某里某山之原嗚呼予於公生同年官同僚又行部同方且知公視他人獨詳銘烏可以不俟辭銘曰

浮梁之孫尚書之裔祁門載遷錄青是繼曰至于公[illegible]擢桂豐岩上謄禮闈登第出宰大邦民歌愷悌起立內臺帝簡[illegible]憲節所臨群邪[illegible]監司兩浙陽[illegible]血食春秋禴祭[illegible]以[illegible]用昭千世

文林郎監察御史林公墓誌銘

成化乙巳監察御史林公致政于家又明年丁未十一月晦卒于[illegible]其孤近[illegible]其門[illegible]銘於予予[illegible]公[illegible]同[illegible]以先[illegible]相視者二十有五年矣[illegible]安可辭按狀公諱[illegible]林氏[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公之後元至正間諱安者其高祖也曾祖仁嗣　國朝永樂間贈兵部員外郎祖英兵部員外郎父輝永樂甲辰進士母吳氏國子博士某公女公生二十四日喪父員外公攜育京邸甫七歲員外公亦喪公遂抵依艱危萬狀人所不忍[illegible]稍能自植家貧無以從師每於親友處私[illegible]即能通曉大義自是益自刻意勤苦忘寢食[illegible]下帷越三年浸浸有成廼授徒自給以婁經[illegible]景泰癸酉領福建鄉薦天順甲申登[illegible]進士為迎母計上疏言疾到家旋治居室奉[illegible]以母[illegible]什百力可致者不備不止每割牲留客必先取[illegible]股以供母饌雖不具不恤也以養養親

[illegible]起拜廣東道監察御史[illegible]供養[illegible]入已身恒無完衣成化戊子[illegible]清朝報罷遂[illegible]前疏欲罷[illegible]以回天變[illegible]諫職以謝乾[illegible]太宗用王[illegible]用商[illegible]不可下公獄官校[illegible]公以出公北面大呼曰[illegible]職待復官己丑奉　勅巡[illegible]以安民生革公差夾帶以蘇民困等六事俱蒙采納所至霜威

溧渠屯於水利農桑庶務凡有當興當革者皆以次罷行之以其志欲勞民勸相如井養之不窮云號曰井庵庚寅改　勅總理京畿學政教條嚴肅務以敦尚孝弟削抑浮靡措施有圖家政有序皆身先之不遵教者黜罰不貸強宗豪右嚮風斂戢凡一不發視但以至公行之故謗言日起而聲譽亦因之而著三年秩滿勅賜父如其官封母吳氏為太孺人丁艱復疏養疾遂奉母以歸時母舅某歿於官含遺孤即令少寡也年方若干歲公撫教婚娶視如同胞未及冠遂

占鄉魁癸酉甲累員外郎至今官公力也妣嘗有疾後禱死從日粥湯藥嘗不著席者數十日妣壽終一依文公家禮而哀毀過之暇服建祠堂於居室之東以奉史諱公以下神主又倡與金橋之祠以嚴蘊公以下祧主歲時會拜焉嘗宗盟其中又立鄉社以事上穀之神以古有先賢死祭土社之禮廼以翰林侍講陳公用配焉性喜種樹又築圃於寶澗山之陽務栗橘柚梅杏之屬可共籩豆桼松桐栢茶檜之屬可以備器用者皆布列有章遠而玉湖又遠而石磐

磯是爲暇則乘肩輿攜壺約友傾倒終日又號曰雲山學圃癸卯疾瘳還京子送至武夷宿文公精舍數日而別至京又奉　勅巡按兩浙專理鹽課以地震上言修省十事而首以言路當先出京數程風中口眼喎斜子淛鹽場俗弊剔刮無遺又校其鹽多刊布之俾巡部官吏遵與以學宮祭器多闕制廼曰吾巡鹺創而為隊藻之何先師孔子可無報乎遂命工依式範之計五百餘事將送闕里于祀歲為孔林衍聖公具其文移回式出以示予曰此林侍御之功也甲辰上章乞休不允又陳時政八事多有采行乙巳又上不得報即以疾奉　符勅考人追級從自湖抵家富士大夫相與賦詩驗數月報章下特許致仕者加公不可留也諸薦紳尚之倡爲流芳退詩章以贈公喜曰雲山之圃今始為我有矣因賦詩以自娛其目曰爽一灶香頂一卷書彈一曲琴靜一時坐啜一甌茶吟一首詩草一幅字飲一杯酒熟一覺睡又號曰九一道人公賴敏軒豁有大器與人談論高爽儁宗聽者不厭卟義之可為者果決而行恩息退縮立朝

數載知無不言不避權勢退處于家事母恭先必極
愛敬撫族子姪貧不能存與之婚娶喪不能舉助其
費葬每過人家酒未入脣即起若語場圃之事則劇
論移時用是人得窺所好頗招物議然考其立朝大
節濟世經材耳目所及指不多屈實莆中一人物也
生於宣德丙午六月五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二娶宋
氏大勝關大使孔才之女先公卒　勅贈孺人繼俞
氏南京兵部侍郎俞公從女孫　勅封孺人子男四
長淵宋出次即近能人次近業近衡則側室
張出穆出也女二適瑞王瑞士秀松皆宋出實淵之
葬也從坐某向某公生時自營也今處公于中虛右
與左爲俞張孺人焉平生製作甚多必留稿今所存者
詩文若干卷并奏議數通而已銘曰
公之爲人溫溫兗兗公之處世寬寬恕恕公之立朝
謇謇諤諤公之居家澄澄潑潑公之致仕卓卓烈烈
公之進退斬斬截截嗚呼君子取人先觀大節我銘
公墓千載不滅

劉母朱氏墓誌銘

世人之於父母類以得沐　聖朝褒封之榮爲以
報其罔極之恩人亦以是稱爲令子也然此亦國家
待士之常禮耳父母未必皆賢但有貴子則可以得
之於子于亦未必皆賢但有年勞則可以及其親若
莆田劉母朱氏者有子四人皆不貴長閔好學師古
以孝友篤實稱鄉邦凡莆仙士大夫與之友者無不
敬重拜母部使按部必先禮其廬致俸廩以助養提
學周公羅公尤加敬重郡守王公二守宋君爲建學
館迎致其中朝夕其饌如養母然卒之日闔郡邑兩
洋縉紳親臨哭殯爲文以奠之有母儀婦道女中之
師之句殯引以儀送出郭門之外士大夫縞素相屬於
途遠近觀者嘖嘖咨嗟以爲莆中不世之盛事
也夫朱氏一孤孀閨一婦人非貴無一毫勢力足以
動人而其生榮死哀視曾受　褒封之榮者或不能
及是豈獨閔之賢所致而母之賢亦從可知矣按狀
母姓朱字季貞莆水南之塔龍人考士孚妣林氏
封南京禮科給事中韓仲公之從女孫也幼敏悟過
人七歲能紉綴衣裳自是女紅粗細皆極工巧聞人

子濟衆可以祈親永命即絕葷腥及笄父母力勸迺
止父母有疾則不食日夜侍養未嘗就寢及卒哭幾
喪明且致心疾服飾去鮮麗年二十歸劉為晦菴先
生既歸齋公失怙恃依從孤幼之門戶艱棘朱氏爲治
內事作務甚殷稍得自存歲時相晦齋館祀祖先必
誠必敬撫諸孤從子女如己出叔父母居城中時迎
養于家如事舅姑遇族黨尊幼恩禮有差無不得其
歡心年三十有六晦齋謝世子女皆幼亦有在胎中
者庭無越宿之儲門無五尺之童與功緦強近之親

獨力治喪一於禮不循衣食於紡績恒達旦不寐女
稍長教以婉娩女儀迨嫁教以婦道男稍長遣就外
傅夜歸課其業且誨以人倫大義勤儉立家嘗曰吾
聞汝祖忠信孝友見重鄉閭祖母刲股滅年以祈親
壽汝父念及即流涕不已汝曹可不效之乎諸子
自孩提至婚娶衣食均一有異出者人不知其子
亦不自知諸孫亦然或少有過差則叱撻之不少貸
成化丙申以故居閙市恐奪家教遂徙于閶門諸近
村先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歲時旦望率子婦拜謁

如禮有所薦祭必先期齋辦稱家有無務極精潔必
不如意則終日鬱鬱不安待諸婦慈而有則畜婢僕
嚴而不苛婦有過姑教之不改然後叱之笞之又不
改將繼之以出家甚貧合諸子婦費修紡績而節縮
之隣里有急難升合必相周朱之母儀婦道大率類
此宋蔡忠惠知制誥仁宗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
賢可知蘇文忠母讀范滂傳文忠曰某若為滂夫人
亦許之乎母曰汝若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然則二
子之賢由母之教乎抑二母之名由子之顯乎以予

觀之朱之母子殆不多讓也母生於永樂甲午四月
二十有七日卒於弘治辛亥八月二十有九日享年
七十有八子男四長即閔次閭閈燕出授徒于鄉閭
平湖縣學生先卒女二長適國子學生朱英次適朱
祐李燕出適余淮孫男六大綸大佑大與大美大齊
大聰大全孫女七曾孫男三曰綸曰選曰敏曾孫女二
某在與福星之東山一名象峰坐癸向丁凡七穴西
上其一閔之祖考兆二府君其二祖妣李氏三則考
晦齋府君皆成化癸卯春正月十五日葬也四則今

葬朱氏實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五爲閩閣前生之母俞氏壽藏其六與七則祖妣李氏與伯妣李氏葬焉其地斗南鄭延綱義助也銘曰

柔而剛靜而方美合章坤道常劉之孀惠且莊訓兒郎登賢堂人云亡名愈芳

伍母李夫人墓表

蜀之榮邑有處士伍君諱讜者以隱德爲鄉善人邑之宦族李氏女年十八歸處士爲冢婦時處士之祖父父皆在堂祖母年高風滯不能粒食李氏每晨盥堂拜太舅若舅畢即入北堂問太姑安否解衿乳之如是日數次不憚寒暑太姑數十年不聞穀氣而肌膚潤澤起居强健皆以姑然每乳必引李氏衣祝之曰我之殘年汝所與也德之厚者報必大汝之子孫當有顯者壽百歲而終後李氏果生丈夫子三人長從政次從教次從敬處士謝世諸孫皆未成立從敬尚在襁抱家無擔石之儲李氏年方三十矢志孀居勤儉立家刻意教子景泰癸酉從教遂領鄉薦而起掌教陝之乾庠從政從敬且耕且讀無遇李氏哉悅之甚兄弟齋沐告天以祝其壽李氏年九十四無恙而逝從政一子福從教一子韶從敬三子長性中成化戊戌曾彥榜進士歷某州知州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兩浙蘇松水利次方次詔與韶俱備邑庠弟子員貴顯有日性之長子某亦然餘若孫皆岐嶷可望太姑所以祝李氏者已見於今日矣往歲予提學兩浙與性爲同僚性泣語予曰某早喪母非祖母李氏無以至今日今李氏沒已若干年墓石未表敢以累大筆予以孝者仁之發施於父母爲孝子於舅姑爲孝婦然世之所謂孝婦者能養其舅姑足矣況及其太姑乎能養足矣況養以身之膏血乎夫孝而不愛其身則其孝無所不至矣噫李氏雖賢不過一婦人耳其居處不出閨門見聞不及鄰里無師友之講明與名教之責望乃於舅姑之禮又因其夫非始生而育也乃能致其孝養如是其於世教不亦重乎故表而出之

中奉大夫湖廣左布政使嚴公墓表

公姓嚴諱淦字宗源別號鈍菴世居莆城烏石山下

曾大父以姚姓贅嚴因戎嚴籍後公欲復姚姓以戎
例拘不果公生七歲喪母十八歲喪父兄弟三人稱
長者二人俱蚤世獨公最幼公年十五補郡庠生父
友嘗從伍衛師奇之不忍奪其志伍其他丁公得益
肆力於學正統丁卯領福建鄉闈書經三魁戊辰會
試傍不就卒業太學時與友柯公孟時亦以家貧
在太學中一見公喜曰吾得良友也遂相與勵志勤
苦篤學行檢俱以古人自期待不安小成大學季魁
二公居多由是前旧文物愈重海內景泰辛未柯公

以殿元官翰林甲戌公繼之登孫賢榜進士亦改
庶吉士入翰林預修寰宇志有銀幣之賜丙子拜
江西道監察御史未幾繼母林氏沒守制士家己卯
服闋改道雲南奉 勅提學南中下車嚴敎條飭士
習考校必先德行文詞必根理趣論記不許奪蒙之
門聲多傍憾而江之東士風文氣爲一變亦然宗常
鎭羲因頌頌鄭也而頒士屛不倚於三部公經金鎭
今少宰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延言時以賢選公視
其器宇不凡試其文又如之遂寢其貢且獎以奪魁

衆皆駭詫是年果領京闈而起會試遂魁天下令鎭
士得與三邵齒者公之與也丁亥陞浙江按察司副
使仍督學前半載以不便行事改湖廣奉 勅撫
流民并三載又改 勅提學然於政敎之施視南畿
則稍濟以寛湖士安之踰九載陞廣東按察使有賊
首王黎橹等集合二百餘衆嘯聚後山去廣城不兩
舍村市震悄公設策擒之黎橹及他者繫逮四十人
公辯而釋之未幾有王豆皮等復據黎橹故巢聲勢
過之公給募帖俘其首賞銀十兩從半之不數日巢

無噍類三府重臣皆致禮爲公慶庚子陞湖廣右布
政使湖民舉首加額曰吾舊父母復來也凡有施設
不令而行未幾荊襄鉄巡撫大臣內外守士官合薦
公未報公因督修江隄過勞成疾竟不起嶷有左布
政之命下而公不及見矣惜哉公賦性嚴毅滋事精
勤竟此身於禮法中自布衣至極品動役不差尺寸遇
人一於誠心不苟合人先來加禮者報之必隆唯恐
後或少忽之者報必欲倍亦不少貸作字雖片楮紙
畢必精住在家庭不冠不坐言動矜持居官謹守法

律亮後不貳初至廣指揮張淮逮獄議斬公覈之應
立功先議者嘶之公曰豈可以人之性命悅人也及
公遷湖淮餞于途酬以珍寶公峻拒之曰吾知有法
而已豈為汝也公與人雖不苟合然於故人情分甚
篤兗州通判陳君汝玉與殷元公皆太學同志者二
人先歿公每語及必流涕先輩曾景修以書經倡甫
教授德安父子繼歿官所僅一孫隨母改適德人家
鄉皆賢之知公曰此吾私淑師也物得之資其歸以
奉曾祀公歷官中外三十餘年予之日衆如[illegible]其
學行政迹則各著于所在固不長而彰也于茲憲世
遠而不聞其詳故請予表之

行狀

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愧齋陳公行狀

公莆涵江人姓陳諱音字師召行[illegible]
世出胡公之後宋明州觀察使[illegible]俱死
靖康之難詔旌其門右曰忠孝坊[illegible]江之祖也
曾祖宗義祖光遠俱不仕父崇澄號耕樂以公貴累
贈南京太常少卿母黃氏累贈恭人公自幼穎異讀

長補邑庠生都憲羊公倖為閩憲僉時試之見所作
文字大驚曰此豈但科目耶遂不以弟子禮臨之天
順壬午領福建鄉薦癸未秋中會試正榜甲申登彭
教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秘成化乙酉授
本院編修丁亥八月預修
英宗皇帝實錄成陞從六品俸賜白金文綺戊子編
修初考推恩　贈耕樂公如其官黃氏為孺人庚寅
上時政十數事皆關國家大體壬辰以久曠任[illegible]
歸省甲午復任丙申二月陞本院侍講并陞加俸隨

簡入　經筵辛丑禮部會試同考所取士至今稱為
得人時中貴之有力者之母死公卿咸赴弔公獨曰
吾素無相識不往又有某姓者恃　寵驕縱廷臣諂
媚在其掌握中一日私遣爪牙捕中書舍人楊某并
撈辱其妻公與楊隣居聞之登墉大呵曰汝何人非
奉　朝旨敢擅辱京職其人反詰曰汝何人敢不畏
東廠答曰我翰林侍講陳音也恐傷國家元氣聞者
謂公素溫厚今廼能如是仁者必有勇信夫癸卯三
月吏部以南京太常寺缺少卿欲得謹厚文學儒臣

議之廷議推公　上可之公自發任以來凡遇歲時
房享該本寺掌行者　孝陵必越宿出郊先百官率
屬以其職帝王功臣諸廟則夜初分而往雖大雨雪
無後期文廟之祭或公主之必具服端坐俟過子刻
乃行不內其丁也郊廟之禮雖南都不舉而值洒掃
曬晾之期必躬臨督屬務極乾潔不敢慢不如儀笙
梨樂諸新品該差人馳薦　太廟者必遴選僚官之
勤慎者付之不至褻瀆所偽如協律俗可樂知觀
等職該本寺考選前者無過者具名銜以待銓注公

悉東至公吏部無駁易者公居頗把飾以倖入右廂
隙地結節為堂名曰清風自為之記之堂前植丹數
本每歲値開選客賦詩歡賞終日後同僚沈君廷美
至遂讓以與之自移居于左傍別結堂欄亦如之已
而南京翰林院缺長官內閣具題　命公兼掌院事
自後凡南京吏禮二部有缺卿亞物議多歸之其僚
屬私相祝曰願　朝廷毋徙我公壬子八月少卿九
年秩滿吏部欲俾擢重道所僞意仍卿公本寺前此
公奏績未同二子舉革同領閣藩鄉廌及公至二子

皆計亦至南都內外守備重臣暨府部而下諸公卿
趨慶盈門鄉人職役于茲及都下慕公名者聯帛綴
綵以為賀恆填巷陌公賦性醇厚處世坦易無他腸
與人交一於誠意不立邊幅人皆樂為公傾倒或有
犯之者亦不與校唯曰也罷故士夫間皆以也罷先
生稱之其在翰林如今宗伯舜咨曰川尚矩學士賓
之祭酒鳴治明仲諸先生直廬史館無頃刻相離凡
講[illegible]論談公不預則不能成懽今在南都無旬月不
過訪餘游內士大夫以公識與不識為重輕處同僚

前則守若大經今則廷美人所為異姓兄弟過暮歸
如子姪至於廚隸之賤亦未嘗加以惡言與人到官
邸者疎戚恩意有差皆得其懽好無少[illegible]一流品
之賤亦接遇以禮或有急難亦必隨力[illegible]解救
年四方來從學者堂室不能容[illegible]因材
成就人人各有所得今兩京如太常卿[illegible]而下執
弟子禮者不下數十人各有藩臬郡縣又難屈指焉
今雖不設講而舊從仕于內外者薄物必獻成時介
使常滿庭公初簡入內書堂教書從遊幼宦今亦有

職守南都者咸事公以父禮公爲文不甚搆思信筆立成四方求請無虛日公應之且無後期與人交際禮意厚薄或疑所施公必從其厚故人之報公也亦厚疾亟守備太監陳將二公爭爲齎材值近百金酬之不受鄉人許偶吏相率請禱北辰祈延歲壽皆出誠心蓋公醇厚之德入人之深類如此公生於正統丙辰三月十有七日卒于弘治甲寅六月二十有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娶黃氏翰林檢討約仲之曾孫女鄉貢進士孟益之子善鳴女也累贈恭人繼娶林氏

貴州按察使垣之從子某之女也兄弟二人公居長鄉貢進士員其次也子男二長即舉貢出娶某氏次即華林出子女夫也女亦二長適太子太傅戶部尚書翁世資之男洪次適貴州按察使卓天錫之男某孫男五須孝須友須[illegible]以須[illegible]某子也須[illegible]某子也孫女幾葬期暨地待請　今上朝而後定茲將發引歸于正寢先次其行蹟大都詣予言君子采錄爲銘

傳

蘇子與傳

子與姓蘇名廣應天府上元縣鳳城鄉中保三圖人出都城通濟門四十五里曰雄花鎮其居也蚤喪父家貧別無生業母某氏年老子與俾弟慶居家侍養自傭役於官受值以給之因版圖以其屬長子與爲戶故公門中皆呼爲蘇子與弘治辛亥予改官南都子與適作傭執役謹慤予愛之去年春奏績上京令其視裝子與心以母老不欲往亦不敢自白遂矢志以役爲母所安母晚歲多疾子與每求假歸省不敢明出門且行且號將入城趨止予尋得狀假多覓

歸去冬母遘腫疾醫巫禱治弗効人或告之曰刲股可以療疾子與復求假審市一小匕首而歸是夜沐浴焚香拜告天地露左臂令弟慶捻起其肉高寸許自以匕首斷之血噴射而驚仆于地移時方蘇子與遂以其肉細切和米煮粥天明捧以食母母未嘗不入口已而日粥至強起啜數口口此粥何香滑如是頗可吾口遂盡所有越二日腫漸消子與瘡未合借假期復來不欲人知其故同起居者覺其臂不類乎昔强詰之始知少宗伯圭峯黃先生聞召至官

邸視其臂爲之辛酸呼子孫家衆觀之錫以白金饌
食子遺其奉歸其母以彰尊賜子與到家母疾十已
去七八一日偶思食鷄卵子與趨入城貸市未獲其
夜風雨驟至忽一牝雞趨入臥內若有驅之者然子
與喜甚[illegible]卽叩頭回室內外[illegible]之得
卵十數[illegible]歸食母疾去殆盡子與以[illegible]人嘔[illegible]
勞瘁因而成疾子使醫治之醫曰[illegible]以肉補
子與曰吾方爲母齋素不敢[illegible]對哭移
時久歸戒之曰愼勿令母知吾疾也[illegible]日弟慶復

來道母疾已平復子與之疾亦[illegible]子與年旣
長人勸其娶妻謝曰吾奔走之人勤勞所得僅足供
母若移是以娶妻如母何茲者鄰嫗聞其孝以女與
之慶年方十八歲背爲母[illegible]時不食慶
號終日亦不食人謂其可爲子[illegible]也
論曰子與村巷一細民耳不[illegible]名與且貧
窮不能日存而孝親[illegible]如是天[illegible]報應之如影
響世之[illegible]談經[illegible]視父母[illegible]人不知見
子與當何如耶嗚呼是豈子與之資[illegible]與人殊也蓋
人性皆善利欲害之子與殆以貧且拙而全其天乎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卷之十二 終

祝文

梁山祈雨祝文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山川者天地之輔弼天地包括乎萬方山川鎮定乎一境若夫雨暘時若陰陽敘順品物流形萬物化生是固天地發育之功實乃山川輔弼之力其或氣化閉塞雨澤愆期灼若不萌甲者不祈之祭之則上之人不能不憾於人唯爾山川之神豈聽爾其責耶至於然伏匪古號有年之邑唯我歸德文

號有年之鄉夫何今年已未始于仲夏及于仲秋片雲不作然雨莫施山童澤涸沙漠石爍萬方秀若魚變而爲稂莠吐者胎枯而縮形容枯悴似求活於片時根于涸焦唯可供乎一火農夫婦則輸東守護其沒乎微塵今則袖手相看觸衆爲荒野厥神不豐登愛斯牲御巫而遂欲哭而請則天冥冥曾無一應職其所由是遠若若不能乎究於爛闕乎抑里正保甲未免陵轢於孤寡乎豈閭左少年之不檢乎抑強宗豪右之横逆乎豈帷薄之不修乎抑官吏之不謹乎豈權門之請託太勤乎抑公家之漁獵太甚乎凡此災咎宜加其身豈可淫威而加羣動紀生於斯長於斯偶春　閔旱歸怖十然閔雲漢之孑遺脩荒政之有自欲暴尪也疑於雅欲焚巫也近於疏其能潤澤百里觸石而出膚寸而合者唯我梁山之神乎用是紀等謹率群黎百姓就於提興道場齋素一日上禱于神唯神體天地好生之心續萬民垂絕之命會風雲出壑之龍靈集龍潭爲雨之精脉一噓一吸天霖蔽野一鼓一動雷雨自生天月離于箕風揚沙大唯南有

神將飛天之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繼而有神爲我界之咸鼓消災我不駭也固能不覩我則覩也曠不崇朝貴可善與際則入土焦可潤也乎沒者暇實而登場與歌者含哺而鼓腹來秋乎有年會餘栽大熟百穀豐與功載丕績已竢將立石頌德上之　[illegible]五鉅門澳益身祀典於無窮大惟爾有神尚其歆是職職無作神羞

上梁文

御書閣上梁文　屏山

伏以五倫莫大於君親百行莫先於忠孝恭惟紀宋
學徵才遭逢盛世階銜榮列于六卿 誥軸兼隆乎
三代金章玉璽壯西漢之雄文鳳穀鸞綾昭 大明
之盛典傳家至寶曠世殊恩旣甄匣之珍藏宜棲臺
之壯麗美輪美奐與擁家廟以朝陽斯翼斯翬附影堂
而拱北元首股肱之際會門庭閭里之光輝日吉時
良爰敍短章小頌同舉高梁
抛梁東殿閣曾暖曉日紅三品階銜 皇帝制一家
恩借祖孫同

抛梁西危樓高與紫雲齊豈但一門添盛事八圖超
首望仙溪
抛梁南一門三世 聖恩覃古來忠孝男兒事留與
莆陽作美談
抛梁北仙溪人建 御書閣閭梁何事 寵恩重道
是先公多種德
抛梁上屏山巍峩高萬丈 天顔咫尺霄漢中百世
兒孫爭拱向
抛梁下 聖製宸章照華夏欽昭 君寵報親恩豈
爲東國垂聲價
伏願上梁之後南湖宗派喬木孫枝德與日俱新學
與年並進潤身謀道振振乎仁厚之風保族睦隣藹
藹乎敦厖之俗監愚民逐利爭田之巧智思爾祖愛
人濟物之良心強拔禍根廣滋德種青雲接武黃甲
聯名華貫與國咸休保家門極天罔墜

玉音樓上梁文

伏以陽鳳雄能 真主正九重而凝命洛龜河馬宸
章炳圖以同春鍾阜 帝鄉金陵王氣留都民部

乃東南財賦所鍾 聖世王言實千靈命脉攸繫紫
泥封落綠野恩覃百尺危亭摩雲霄之彩鳳半空棧
道崎殿闕之青龍綸渙有天音聞如玉禹謨舜典補
秘書閣未備之詞章般禮周文衍皇極門垂敎之德
澤乾父坤母地厚天高其職南都沐 累朝恩波之
浩蕩翹頭北闕瞻 列空道德之光華日吉時良功
成事集敢詞一祝 聖壽萬年
抛梁東傑閣岧嶤映日紅 聖世恩波深似海華夷
一統沐春風

抛梁西樓閣崢嶸天覺低　鳳誥龍章森浩蕩高呼
華祝萬方齊
抛梁南　御墨宸章正作南國計不虧民食足江南
共沐　聖恩覃
抛梁北百尺高樓依　帝闕中藏　聖世皇極書[illegible]
占萬姓瞻　恩澤
抛梁上新築樓臺高千丈　御墨淋漓雲漢間水天
見此[illegible]相讓
抛梁下一代　德音布萬化危樓高閣與雲齊南都

從此[illegible]價
伏願上梁之後　皇恩天降　聖德日新君明臣良
歸清國泰民田不歸於威賦國計必入於市[illegible]錢諸
免內庫之增收兵甲致外侵之患服南都根本有世
敎禁北闕山河千年鞏固雖官階之有[illegible]祝頌於
無疆

祭文

祭太常卿愧齋陳先生育文

人孰不生德足潤身名能稱情則生不徒生也人孰
不死[illegible]漢嘉譚流孫子雖死猶不死也維公早從
[illegible]鄉也稱[illegible]君長餘泮庠聲聞四馳壬午鄉薦頭角
始見癸未會闈傳臚金殿旣登甲第進學中秘爲[illegible]
陶鎔遂成大器列銜翠簪玉署遨遊　若登進祿金
帛維優遂步花塼日侍講筵敷陳聖學啓沃淵體
閒施經幄司文衡陶沙下璞一網羅英南都[illegible]閣
人共職[illegible]奉常以崇厥秩　陛辭而南[illegible]
雨壇十朝歷載三三朝大夫遊清卿大拜[illegible]
鳳[illegible]緋綠降神生前亦[illegible]帝[illegible]開氣[illegible]何人

公之器宏泰山喬嶽公之德性良金美玉公爲文詞
流不蹈思建籍累牘成[illegible]緊公之問學天高海闊
寓[illegible]暇詠活活潑潑公之燕居恰怡愉愉不分不肆
天真自如公之色[illegible]不惱不喜渾然[illegible]有餘有[illegible]
公之行成外圓內方一臨利害[illegible]公之父母
若[illegible]　帝祉焚黃高[illegible]組公之兄弟[illegible]
衍傳衣拜命聯步登瀛公之子[illegible]
名觀光　帝畀公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津津[illegible]下士[illegible]匱
周貧公之睦族恩愛彌篤疎戚有差燕活飭[illegible]公之

僅至海內髦英宦途邂逅半其陶成嗚呼天之賦公也何備其殺公也何亟壽不滿乎六旬名可傳於百世

祭工部侍郎黃公孔昭文

維公之先黃岩故族天之生公因材而篤少游泮林早登科第爰列清班荐躋要地人謂銓衡利介奉翁公作一載門可羅雀人謂邦土布泉啟淵公將兩者其數如綴懸先公職方褒寵莫及公作龍宮三世同秩先公聽事僅足旋馬公官兩京不添一椽公僅一子

其溫如玉十年甲科兩宦部屬公之諸孫岌岌嶷嶷是圖百歲紹此裘箕嗚呼圓方相函萬化參錯理無完虧氣有厚薄公於報國其廟謀身多缺本先榮顯者有所劣惟海兒孫既賢且壽是公於理之所有者溫於分求分之所限者戒盈守拙蓋公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若天然 皇恩諭祭綸官卜吁百世之下求資表裏嗚呼生榮死哀裕後光前人或不能於其一而公獨享其全是乃天人相與之妙夫豈偶然耶

祭秦京兆文

惟公名族也累葉青瓚甸祀留土也世澤綿綿君登科甲也列職諫垣獻納補衮也幾千萬言指奸摘佞也班行聳肩出掌馬政也勤勞塞淵騏驥億兆也賤兆二千 帝簡在京也光祿南遷黃封內法也賜宴經筵天庖羞玉也 皇祖歆然求根重地也京兆尹負 帝頒廷臣也莫或汝先曰茲亦予也汝其惠我勿負命也多方訪延正法便於民也循途不還一奮疾職也乃講政絃振振整肅誹謗摩翳壯氣也君何蹈鈇鉞也秉權人或不見知也謂君疏畧倍徵法網或

得其咸通知也謂君簡直質朴多方少圓嗚呼知與不知也乾其乾戚取人於後代也易求其全君歷三卿也二十餘年今日殁喪也拎骸表穿是豈君不賢生前之累也而貽以身後之賢

祭默軒楊先生墳文

公以前年若卜餘仙岸先兄寔齋交誼深長紀自髫年擺遊門下觀淵學海你曰汪汪 公唯與午擢秀文場南廬三載授我大方辛逢癸酉叨觀國光公唯丁丑遭逍 英皇大庭獨對天卿正郎百僚仰式厥職擬

紛交辰瓊宴紀猶餘芳迹隨宵叩閽發精許游我道
鄉先氣文章紀因親老乞告還鄉公遂大拜參政省
宦甘棠河洛霖雨湖湘方承 帝簡置于廟廊公遂
引疾壺山之陽伯塤仲篪一咏一觴兒孫繞膝少游
共香齊眉伉儷鳳誥龍章破除利扭揮脫名韁赤舄
適與泉石徜徉結亭浦嶼曳杖林塘城市無跡榮辱
兩忘鄉邦耆祭家國禎祥紀年歸掃筐篚徵將再蒞
用化大破茅荒胡別未幾二豎鬪狂遽聞凶訃擗踴
殄隍涕泗如雨露襟濡衣薄陳牲醴寓我哀腸公不

我懷怵茲悽傷

祭蔡母文

靈之生兮秩大質服姆訓兮良自飭居深閨兮貞金
壁歸名門兮宜家室婦之儀兮姑之則淒之流兮母
之式輿頌徽兮助宗祊鳴鉊兮歸紡績相夫君兮
揚清德教賢兒兮登仕籍明天年兮不滿百瑤桃猝
兮落也鶴浮山寂寂兮春雲莫黛草凄凄兮鎖秋色
我與賢兒兮重契結聞凶訃兮腸欲裂酒一觴兮奠
陶宅靈有知兮其來格

紀若

仙夢銘

邑之東北有山曰九仙山湖曰鯉湖俗謂臨川何氏
九子尋煉山中丹成乘鯉升仙而得名也其翁□□
跡至於是弗見而逝土人異而祠之凡祈禱多應有
女過張適揚過范過信亦因而血食焉范為尤顯繼
同范侯令湖之上有閣像翁於其中九仙列其前范
侯侍其側邑人有疑則刑牲求諸答疏下范范則報
群仙以按所可者報役致于范以覆虚實退乃述所

夢與守祠者聞發其祕多有應者然其間亦嘗附會
遷就以助其靈者十恒七八由前而關而天下靡不
聞風而翹想之士大夫游宦於土者不函疏叩關而
至皆以其夢何仙為主而范侯為使也予曰不然人
之一身精神魂氣流行不息日之發用則為事夜不
應事則遊逸而為夢夜之所夢不過日用之事耳周
禮六夢有正夢有思夢正夢謂安靜而夢思夢謂寤
思所想而夢是祠在萬山之中一屋不到泉聲樹色
毛骨生寒雖播接之人經越信宿亦自神清氣定邪

安不生且其可功名則心主功名可壽數則心主壽數可男嗣衣食則心主男嗣衣食以專主之心入靜定之境則雜凋亂所謂正與恩者也物我一理朕兆感通而吉凶悔吝豈有不前知也哉今人平居無事之時其夢若有應驗者亦此理之形見術果孰傳而能受之耶不然黃帝夢風后高宗夢傅說皆錙銖不爽[illegible]到此山中而見所謂何遂若耶故為說以辯之

家譜引

渾沌之初天地定位上下摩盪氣化而生萬物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物既成形各以氣類交感而形化生矣形化之後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名孫其孫千枝萬派勢不可混而無別古先聖王迺賜姓命氏以別其族如虞之姚夏之姒商之子周之姬之類姬之後又別為鄭為魯為衛不一而足然推原其始則皆黃帝之後而為厥初生民者之子孫也蓋初之別姓以種類之夥親疎無別則恩愛混於所施恐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仇怨攻爭由是而起其意亦甚善也

後世別之既久遂隔骸膜而分爾汝賢者知有父子有兄弟以至堂從功緦之間恩愛流通有差無間不肖者知有父子兄弟而已至於堂從功緦之親則相視如塗人焉其又甚者父子兄弟之間亦皆相仇讐況堂從乎此則分別既久之弊而近世賢士君子譜圖之所由作也夫先王賜姓一本之散於萬殊[illegible]世譜圖萬殊之歸於一本也其[illegible]無錫馬氏鄭受姓始下周桓公之新[illegible]雖淑三公始者姓于前三邑之鄉[illegible]

於諸賢公合 國朝正統十四年[illegible]譜則以三秀為始而譜之名第一代爲三秀公而下贈南京戶部右侍郎清[illegible]公為[illegible]世[illegible]累贈南京戶部右侍郎松庵公為三[illegible]下世以至百世之遠皆由此而系是[illegible]殊百世之後又萬殊而一本此[illegible]新譜之大略也然今日在存新譜者視未盡服未窮如蘇氏譜亭記之所謂斯人固未宜有百世之後乎[illegible]使今日之譜常修而不廢則子孫茂衍聚會[illegible]而指曰

某公某公之子某公某公之孫某某其兄弟也某某其從兄弟也某某其再從三從兄弟也某某其族兄弟也千枝萬派其始皆一人之身皆三秀之遺躰也顧盻之頃孝友之念油然而生借有如斯之人亦何以自立於其間哉嗚呼譜法之繫人其重矣乎吾族之中自茲以往豈無一二人之賢者乎賢者當以譜責爲己任毋甘自棄以勸族人可也於是乎書

訓晉山鄉學子弟

古者師之所以敎弟子之所以學方其少時必先之

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以收其放心繼之以事親敬長入孝出恭之禮以培其根本然後詩書六藝之文以輔翼潤澤之是童丱之日涵養有素而聖賢之胚胎已具及其旣長乃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所以進之於充實之至光輝之大以收其成功而記誦詞章之學不與焉進其德成名顯如尹之起莘說之巖呂之載渭風虎雲龍氣類交感而成不世之業固有由也兩漢去古未遠猶有孝弟孝廉之科鄉舉里選之法故士習雖襍霸術然亦未全離其眞也唐宋以來以明經進士博學宏詞設科以鎖院命題榜名易書立法於是唯濂洛關閩諸儒得不傳之旨非科目所能累其他白首窮經理頭盡瘁於收培濃郁之教耳不及聞幸而捷巍科躋顯位則自以爲英邁蓋世人莫已若嗚呼諸生平日立言皆欲以聖賢自期待於此宜必知所擇矣

歸田咨目

民之有生均稟同賦而氣習之拘亦或有不齊者所以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我　列聖法

古設官無非欲防其太過引其不及以歸於中道而已此國家臣子不問居位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責也往嚮歸掃時見吾鄉禮俗大不古若心竊悶之今去祭掃時又六七年適致政還鄉者歸田咨目十條以自警策以訓子孫以告鄉人非敢任移風易俗之責但不欲助此艱修耳倘有憐我老境無日勿廢此戒俾得優游林下數年爲淨鬼入地足矣

一鄉歸掃時只不作本處司府縣之書今在兩京中

外之書俱不作也
一餽送往復之禮人情不能無也但近時吾省大家詔飲則五鳳卓面餽送則羊酒盤盒非惟競鬪奢侈抑或預投物餌奢侈則壞禮俗投餌則傷名節不可不預為之處今紀到家之日諸親友係本房兒女親家則賀禮四色餘親只二事鄉里近者一事遠者只果酌以敘鄉情而已邀請不用開卓食物不過魚肉三四味過則例一定閉却
一本家留客鮮鹹魚肉不過三味蔬菜不拘果品因家中所有不用粘豐高盤酒不過五行七行而止飲量以杯爵大小為度不得擲色高歌日飲抵暮亂性敗度莫過於此戒之戒之
一親朋往還談詩論禮者日來不厭若欲伸寃許枉求書囑事而先以禮物羅致者一定閉門不納
一田園廬舍不過足食安居而已若貪心不止雖季氏石崇亦不滿其意也今故鄉田廬足其晚[illegible]子孫衆盛之日聽其自行收拾決不作千年之計
昔鄉間不明田地尤平日之所禁絕者免勞寃訟

一仕宦退處家鄉者正宜韜光養晦以保晚節子孫親戚下日或有憑藉與人尚氣角力者今當包羞忍恥以免災咎或有被人欺辱不必來告
一老年以禮致仕但遇　慶祭鄉飲非疾必赴上官下顧皆當面拜謝于家不必回拜郡邑大夫來者不賀去者不送若素相敬愛者詩文以代親友好事有以浴日中酒食相邀登臨無事于囑者非盛暑陰寒不却若酒食過豐不辭而歸
一作文賦詩儒者職業若達官大老德業隆盛人所共知并志銘表狀須與撰作其餘詩文有關世教者不拒但年老力憊不勝
一鄉邦吉凶禮節悉付諸子應酬老年難與稍力有同時親故死亡必往弔哭
一冠婚喪祭一依文公家禮行　國朝定制稱宜家廟行禮上官貴客臨門須着有官服色其平時接見親友只用野服行故出入但用兩人肩輿夜回行李挑而不扛不用在官隸卒皁甲人夫
昔晦菴先生致仕欲以野服見客恐違俗為

人非議故各月各位以自釋紀平日取信於
人者未知晦菴而違俗非止於野服一事此
歸田咨目之所由作也見者幸垂鑒察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十三終

東園先生文集附錄

名公敘述

公諱紀字廷綱別號東園登天順庚辰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檢討歷官至戶部尚書致仕給
驛還鄉奉 詔進階榮祿大夫卒年七十有六
賜葬諭祭二壇
幼莊重警敏趨向不凡與孝子劉閔居雲洞山中
以居敬窮理為學一時名士翕然歸仰泉南陳剩
夫來謁留閱月自言得見鄭子方覺荒疎修撰羅

倫謫官泉州往返必約於鳳亭僧舍講論數宿曰
東園學問心得為多嘗倣周禮作義聚家範閩門
千有餘指恩義禮法蔚然有章參酌藍田鄉約舉
朱子義倉提學周孟中梓其範僉事林克賢序刻
約規通行八郡又救止買軍之害節省里役之費
興造卧龍諸橋請復楓亭助役鄉人德之成化末
朝旨促有司追就道至武夷山復留晦翁精舍數月
弘治還明年 朝促尤嚴起供職
孝宗登極上疏勸 御經筵近儒臣論聖學以正心

為要言甚切　上有這本所言朕當體行之吉詔
士必先德行進退惟公雖當軸子弗庇召國子祭
酒　陛見司禮權璫陳寬見紀儀容修偉以鄉里
故求見却之附馬習禮稍愆召伏堂下不少貸再
入　經筵尤多啓迪一日講太甲中篇紀進曰人
心向背係君德之修否君任用忠良納誨輔德則
人愛戴若比昵近倖蠹政縱欲則人心叛離天命
去留亦因以異左右竦然　萬壽節舊規設醮禮
部取監生執事紀曰監生讀聖賢書可識此禮上
疏極言設醮祝延之非不報　國學有贍餘銀千
兩典簿以常例奉紀曰贍為監生何與祭酒悉歸
諸官同官劉謂紀形其短備監丞林大猷為白紀
曰非敢立異不忍自首而改節也○山東大旱當
上言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待廪發之秋今江南
糧運閘淺山東乞量許截借俟秋到銀内糴還不
唯民饑得免於溝壑而船輕亦易達於京師深為
兩便并言太監羅僖新故遺非貢銀萬額無愛之以
救一方亦子復陳備荒六事　上皆嘉納又論古

祭禮天子九獻公卿降殺以兩今　郊廟七獻
并言道家絕夫婦之禮優人亂男女之倫乞使
之奉祭祀皆非所以興禮樂也○弘治丙辰　部
舉將材疏上武舉事目甚詳謂武舉之科將材所
係請創制以補闕典令武舉科條多采用之庚申
邊儲告乏戶部咨取監引開中紀上言千里餽糧
士有饑色今渭南涼州一帶即古渭濱燉煌世代
不同地土則一實由軍容債帥吞併官腴怯耕近
塞耳宜差官清理督種數年之後邊儲自足若以
見今缺乏則江南寺觀田連阡陌收其租稅量給
齊糧非惟裕邊賑濟之可資抑且崇正闢邪之有
漸事下戶部壬戌京師直隸大旱民多死徙因設
法令官軍月給就水次支兌凡三月積出餘米二
十餘萬石充賑先發後聞時全活甚衆司禮等監
民匠及送船餘丁紙鈔匠之類於舊額外歲增糧
米二十五萬餘石紀答疏奏革　上可之守備及
諸內臣不便至出危言紀不為動江西湖廣諸道
逋負累數百萬計民以運艱倍於正糧為艱即奏

許折價他如鹽鈔布帛諸料凡解內庫者用费倍
之皆奏令解部轉送每年所省數十萬○正德丙
寅滓寇大作入我西鄙紀倡議築城明年城完寇
再至不敢犯戊辰疾作都御史林俊孝子劉閔來
視將紀解之日死生常理毋煩過念第受國厚恩
每聞朝政變易為九京遺恨巡按御史韓廉暨守
巡亦至偕郡邑大夫問疾紀語以僊城未固頗萃
事以惠一方卒之日正襟端坐占詩二律壽七十
有六遺命劉閔治喪勿請葬祭○立朝正直剛毅
迺常敢為無毫髮依隨人意然用此數罹讒詆
誠其子曰富貴非可求徒喪所守余以孫忠自信
雖為人所讒賴
王上聖明殊見若及公道何負人耶（仙遊志）
同考禮部會試有國賜作揚　內廷遣賜茶餅同
事內覓見其卷甚急公麾不發及錄進內多不悅
憲宗皇帝曰翰林官亦難為也○公器宇寬洪舉止
凝重雖在燕居必正襟端坐妻子奴隸未嘗見其
惰容與人無貴賤一於誠作詩文無構思興到即

書終篇不易數字書法端嚴遒勁雖信筆亦字行
井井相對○先侍郎公沒公哀毀喪次日夜不離
三年之內未嘗一至後寢黄夫人非喪次不相見
蔬菜中偶有葷油輒覺而泣家人懼自是必整潔
以進服闋旬餘猶未忍改太夫人憐之親食以雜
因病瀉數日乃復常○督學浙江時哀詔至鎮巡
議鼓樂迎迓公舉四海遏密八音之言以止之同
僚生宿齋講禮終制以盡如喪之心
今上在東宮行冠禮公采古今帝王嘉言善行凡百
條各繪圖作贊名曰聖功圖表落以進且言
皇太子當近正人聞正言不可與僕御內侍遊
上優答之一日在東宮披圖就視良久因指一圖諭
太子曰哥哥可學此人○公見留都無二年之儲辛
酉太歲水災革濫支至癸亥秋京儲遂有七年之
積其水兌之法南京戶部至今遵行軍民便以為
便○公自翰林至今官前後乞休一十八疏皆荷
溫旨勉留弘治甲子三月後移病即官邸視事月餘
乃以本部印信咨送南京吏部委官署掌上疏懇

請京裝以待八月始奉有情詞懇切晉秩昇傳之
旨俱遺事
公自志學便以古人自期嘗與張東白羅一峰會
講性理與陳白沙以書翰相規勉又會于吳峒玩
易考禮主靜慎動以求至道聞人有善行雖微賤
必樂與之見人之貧賤非親客亦周恤之其崇正
輔仁之念終身不易家食二十餘年足不涉城府
上司非往拜其家不復一見晚復皆歸田俗目
餘力事親盡孝終喪不御酒肉不入房寢哀毀廬

墓請青求世克思茲朝處鄉多大功在在可紀是
皆載諸遺事人所共知可以名世而傳後者若夫
有欲為之志而於時分有不逮者人未必盡知
也然其存心則天日喬嶽太山則又昭昭不可掩者
矣 后學 [illegible] 撰遺事序

廷綱為人梗直剛介有大抱負於古今人許可者
蓋少莅官貴人雖平日相閱識未嘗一謁其門
所交好者必慎擇非其人亦不輕為苟問一語獨
與予泊同年南邑張君廷祥資其麗澤之益為多
財一二日不相見即悵悵然如有失雖莫夜亦必
便服出一會會則講論五經性理之與修身慎行
之方而詩文之工與否不屑論也至如彼此所行
有一善也則相與獎之有不善也則直詞規諫之
而不少貸如是者視以為常今年春廷綱以父母
年老久曠省侍乃援例乞致政不許六月復以養
親請 詔允之其致政養疾也予與廷祥皆懇懇
諭解之廷綱曰予非不此道之知第念雙親年老
思慕成疾二君所日見也今進則不能輸誠罄力

以忠于君徒碌碌日支於大官月給於太倉心果
安哉倘數年疾用少瘳報
國之日尚長於是予與廷祥謂其言亦一道也且古
人謂人之出處雖朋友亦不可得而盡道之故不
復終止云 禮部尚書謝一夔 [illegible] 送別意

廷綱遭逢 聖代乞告家居慨然有志於正家作
範若干條率家人力行且將世矣余近過其所居
繹有泉焉故取而書辞以與有家君子共之於乎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使

士夫之於家皆有先生之心其爲風化之助豈不
補哉　福建提學周孟中敘鄭氏家範
內翰鄭氏家範上有家長以統制乎一家自副長
而下至於耕牧各以其職而聽命焉禮節明備亦
一小周禮也雖然周禮乜法制而仁厚之意貫乎
其中鄭範主仁恩而禮制行於其內以予觀之禮
易而範難也然鄭之子孫果能博學以明其理集
義以正其身則亦未見其艱也嗚呼　國朝周禮
惟鄭之子孫可行之　興化府知府前翰林岳正題鄭氏家範

東園先生襄自內翰乞侍養山中而以平日所蓄
抱見聞者參今考古著錄一編已舉行之以淑一
鄉而未及乎他郡予偶得之披閱再四觀其大書
尚祖舊章以提其綱於前細演先儒格言以詳其目
於後無非欲吾民知制之不敢違與禮之不當違
而爭信奉行之也茂賢承
恩復官閩臬推廣此意是用僭題諸篇端俾刻於
列郡嘉與有官君子篤行之毋該曰吾黨迂迂而
空言無補也　福建僉事林克賢撰增修鄉約序

余友延綱先生退處山中逾二十載玩經察理□
窮古昔聖神虛心應物無欲無爲之妙其充然自
得誠非流俗口耳辭章之學可論　福建提學僉事胡榮撰
先生持文衡於浙之外臺所以授受者易詩書春
秋二禮之經所以宣明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道所以肄習者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斷斷乎
如菽粟之必療飢藥石之必伐病異端邪說闢之
廓如也　芹泮留思
先生下車力以斯文爲己任教人以正心誠意之

學而以身先之厚本抑末敦華就實崇道德之君
子也至如美教化易風俗興禮樂崇信義凡百事
有關於風政者皆振飭而一新之吾先生有功於
名教多矣　岳政甫受
浙俗素稱任柔過偷近者且戒於浮靡而
凡冠婚喪祭悉狃世俗是尚先王儀度十亡十八
先生蒞政之初深以爲虞乃明親指教一以敦本
善俗爲先又命丁憂生員講習喪禮不爲異端所
惑自是兩浙士夫家居喪者多循家禮不修佛事

夸者奢侈者勉風俗漸爲之變焉世爲人性剛法
嚴直道而行不恤後事士受約束初甚苦久之乃
安 士林遺思

先生教人先之以德行而孝弟是崇次之以文藝
而課業與開明道德造就人才復三代之隆於
百世之下自設提學以來未有如先生者矣 [illegible]
數十年來士爭舉業俗尚異端聖賢禮義不明於
時故先生首崇德行黜不肖權豪素視之恇一
每至學必與諸生講正心誠意之學暇則及經世

制變大義是以志學之士咸先生誨勤皆斂殺精
修以求不學之倫惰者則相顧駭愕以爲偏已先生
亦未嘗以其自棄而棄之終焉翕然從以化者甚
多而是浙中學行之士彬彬輩出儒老相望斯遠
去矣 禮部郎中門生商汝賢撰

先生志圖歸養逗遛幾成擔擱終未即起嘗家居者
凡二十有二年其視利祿泊然漠然無所動於中
也久之以文行老成擢浙江提學副使 詔爲國
子祭酒遷太常進令中文名行以躋然推重於時

而先生欲歸之志復當奏矣乃以奏績之京即具
疏乞休不允明日再疏以請優詔勉留始還任未
幾復有省墓之請乃 許之苟非恬退之守堅定
有素能若是邪故世方競馳先生如遺世方推致
先生如避此其中豈功名富達所能羈縻之也其
賢遠於人何如哉 吏部尚書倪岳撰歸省序

承平日久士大夫多徇恩庠公獨以道往之氣行
正大之學故用此取嫉於時然至於論天下正人
則不能捨之而他歸之也 戶部尚書周經撰

公少力學慷慨有大志事苟合義不以私利害動
其心澤可及民亦不必功歸於己其好賢樂善之
心雖古之君子無以過之 大學士[illegible]
志向之高識見之敏治事之精明[illegible]
朝之士或有能及其一二者[illegible]
家大計未嘗一日少忘雖在外[illegible]
不覺其懇切求去至參帥東[illegible]
峻節過人又遠矣 [illegible]

公宅心甚剛毅負高識遠見奧出常流其淵源之

學經濟之才士林素所仰慕而崇重者方職檢討
時陳情歸養二十有餘載涵養益深及膺　召還
朝歸然公輔之器具焉是以一董學政而兩浙士
風翕然還淳一教國子而師道以立一典太常而
禮樂章章復古比進貳司徒獨掌部事者彌久凡
處天下貢賦大率則在於節民財足國用汎掃其
宿弊而已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撰致仕序
公通六經下筆數千言　憲皇　今上踐阼屢獻
嘉猷皆深切國家大計其董學政典成均教化大

行士大夫能言之者多矣至於區處　國計澤兼
及於兵民則予所目擊而身藉其功者也公茲歸
也而吾督府被堅執銳之士方戀戀焉不捨公亦
豈能恝然哉 總兵公徐俌謝致仕序
公邑東方秀在鄉特隆如氣四備而日方中〇氣完
際盛福壽考終後先縣治繫執為同 見泉林俊祭文
維仙年宋有祭忠惠既以政顯亦以文著後三百
年公復崛起一邑二賢後先同轍〇公有真學陋
彼繡繪公有古道力挽頹法公有宏才是曰經濟

也宜以此領公舊職仰視高風敢望萬一 右都御史[illegible]祭文
生平秉操潔白既以出處大節後備光明非特門
生故吏誦公之德雖婦人賤隸亦莫不仰公之名
閩中固為多賢之地求與公媲美者殆屈指之與
後學福建布政王[illegible]祭文
公年二十二即引疾歸養徜徉松菴翁林下廿有忠
親翁樂善好施嘗因公貸某券數千兩公先意承
之泉南有家殺人以千金賂翁翁曰爾知吾兒不
可乃欲吾以是語兒耶使者去公聞之益自砥礪

嘗偕劉孝子問學道塞公歸孝子數以手札相
勗公甫陳先生取而跋之今存白沙集　處貴顯
以清約自持餘俸周恤不暇身沒之家無餘錢
奇玩異物僅足而已　君子謂其有所不負人之
行而世不能禪有經濟天下之才而時不盡用出
處始終光明俊偉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吾於公何
議哉 學業門生[illegible]撰行狀

讀東園先生奏議

有官守者因事進言不汎陳乎治道有言責
者遇事可言未能及於格心諏謀度詢得盡
言於冕旒非侍臣則講官也是故召康公從
遊卷阿矢馮翼孝德之謨程叔子職列經筵
進養德育物之規我
朝定制翰林爲近侍之職　經筵列講讀之官
學術宏深者釋疑解惑德容純粹者鎮躁銷
邪不必身任庶職而后可以言亦不必進篇

累牘而后行其言也退而上章引君當道乃
經筵之末務爾大治幼寓京師聞東園鄭公
立朝行誼卓有古大臣風歷事
三朝再入　經筵啓沃功多凡禮樂刑政事關
大體當理者必賛其决過中者必絀其謀一
日講太甲中篇進而言曰人心向背係君德
修否任用忠良納誨輔德則人心愛戴比昵
近倖蠧政害民則人心叛離天命去留亦因
以異言詞慷慨合殷攷容此其彰彰明著者

也故當時凡因公勸進與所抑止者多矣其
見於章疏則勢遠所尊不得已於言以究其
將順匡救之道非炫己矣以揚君過也旋旨
退而上章者經筵之末務爾公由舘職至八
座凡六任章奏凡幾上今存於家者僅十疏
所言咸裨治道弘益民生聖功一曰預養君
德上進三謨尤爲超卓近世稱宋儒章奏關
乎政要者爲大儒大奏議如公之疏非所謂
大奏議邪荀悅論有王主亦有王臣如公以

道事君立功興化非所謂王臣耶公賢嗣區
子生主忠誠夫氏懼公手澤久而淪沒謹輯
編之曰東園奏議乞休十九疏已著歸山錄
不與焉公不負王主誠夫不負其父夫復何
言大治讀公奏議恐人不知公官業止於斯
也故述公格心之績以附于編者曰是是以
知公矣則吾豈敢

嘉靖丁亥孟冬郡中後學橫塘彭大治謹識

懷麓堂集一百卷（一）

（明）李東陽撰

清康熙二十年廖方達刻本

懷麓堂集一百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東陽依阿劉瑾，人品事業均無足深論。其文章則究爲明代一大宗。自李夢陽何景明崛起宏正之間，倡復古學。於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才學足以籠罩一世，天下亦響然從之。茶陵之光焰幾燼。逮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之傳，以相撐拄。蓋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爲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文以沈博偉麗爲宗。其究漸流於虛憍。虛憍之極，不得不返而務實。二百餘年，兩派互相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平心而論，何李如齊桓晉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氣終存。東陽如衰周弱魯，力不足禦強橫，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遺風。殫後來雄偉奇傑之才，終不能擠而廢之，亦有由矣。其集舊版已燬。此本爲

國朝康熙壬戌茶陵州學正廖方達所校刻。凡詩藁二十卷，文藁三十卷，詩後藁十卷，文後藁三十卷。又雜藁十卷，曰南行藁，曰北上錄，曰經筵講讀，曰東祀錄，曰集句錄，曰哭子錄，曰求退錄，凡七種。其詩後藁本十卷。張鴻烈跋作二十卷，筆誤也。前有正德丙子楊一清序，及東陽自序。然自序爲擬古樂府作，不爲全集作，後人移弁全集耳。

蔡韓兩憲臺鑒定

蔣慎齋先生手校　壹百卷

懷麓堂全集

詩話年譜嗣出　茶鐸重梓

重刻懷麓堂全集序

三湘七澤之間山川倚麗人物瓌奇古來紅藉之于文章者代不乏人然求其於筆墨所至全涌磅礴電起雲奔傾囷倒廩以至隨意所如而不踰與則者蓋亦鮮其人焉前

明三百年獨茶陵李文正公崛起其間雄視海內比時文章之名控引錯綜足爲一代之射而四方賢豪林立壇坫相馳不無蛾眉之妬然亘古由來殊不足怪迨時久論定先民之典型具在

猶之積玉元圃藏珠深淵奚能一日掩其文爲乎楊文襄公曾云法度森嚴思味雋永而且稱其天趣溢發脫盡凡近蓋誠服膺之至矣故文章一道傳之天壤固不淂以好惡爭爲軒輊

亦不得以私意扶其籓
籬後如焦弱侯錢蒙
叟諸君俱極力數揭表
其大概至今山陬海澨

無不知有茶陵李西涯
者蓋其精華吐孕昭
著人羣固歷久而彌
新耳茲湖南當兵燹

之後八載烽煙樓船
甫定予秉鉞斯土甚
憫文風萎薾寖加陵
替輒難振興每思有

耆舊先賢遺留著作宜
為後來模範者不可不
亟為表彰也適有署
廣文廖子方達深契

予心乃搜求李西涯懷麓堂全集彙爲百卷而重梓之則羽翼名賢護持風雅廖子始事之勤洵不可泯允在斯土有興文致治之任者固當共襄其成焉是集既成不僅楚南

文獻照耀山川迺貢之史館布之士林上以佐朝廷崇文之治下以助操觚博雅之資三湘七澤之間又獲一大觀矣是爲序

旹

康熙二十年歲次辛

酉仲夏蒲坂韓世琦撰

韓世琦印

中丞司馬

懷麓堂稾序

嘗觀古人身後則論定獨明李西涯先生歷二百年褒刺不一烏乎西涯何遇於生前而不遇於身後也幼擧神童已結主眷年少成進士過壯大拜歷首輔受孝宗顧命無一差蹶不可謂不遇矣迺何李踳馳踸踔負材謾罵其初不過爭文章之名焉氣所激遂致使不得為全人士林一唱百和謂西涯文章冗熟爛人物取軟熟甚者有進士山

東李伯華相遂亦罵李西涯之句毋論是非當否其詞固輕薄矣余然則何獨有一代者也不置茶陵於必廢則壇坫必不在太倉和大從其說勢使莫挽迨晚年始悔曰西涯樂府自是天

地間一種文字憾其說已行世不可復收余以雖悔而不可復收之言為士林金科玉條矣其最所指摘者劉謝已去國西涯獨眷戀不依當時已曰四首長沙芳草綠鷓鴣啼羅子規啼不

知西涯所以徊於劉謝者正在此也三公同受顧命朋友寄託猶不可負況君父乎老僕受知主命輔幼主值其不肖寧樂侮和內以守其家乎抑畏禍懼罪逃而不顧乎託孤寄命臨大節

不可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西涯得其遺意焉嘗聞致仕後為談國事悲鳴不已深有幽冥負先帝之憾邵二泉曰白髮門生思往事每讀憂國淚暴流古今貪位據勢者有憂國之淚否況

使游泉石間亦不過樂聖啣杯
作為向門前客之彰甫復去國
恨君淚洒漣洏耶當時逆璫擅
柄劉謝二公以介特之西淮獨
外與和而內與辨陽為調劑而
陰護正人故在神宗朝有細必

爭在武宗朝有大必爭璫忤奴
所護者細爭其細則必詭予以
細則必安斯大臣之體亦御小
人之法也史稱扶植善類滋培
元氣此二語何易承當苟非酌
沈潛高明之中劑競緩急之

宜史臣必不昇此語也而後人
尚以議之何哉一旦立門戶尚
氣節則俊廚甘陵元祐黨人之
禍起其遺害賢士大夫寧終極
耶如當日論西淮者西淮不與
之辨惟守己率物優容樂易以

鎮之老臣憂國議論所不恤其
心固已苦矣後日論西淮者西
淮門人滿天下卒無一人持激
論以相衡惟守其學志其行不
敢以黨護禍國家不敢以爭名
毒搢紳至嘉靖末猶賴西淮之

門生加吏以治天下則西涯之教可知也余持論大約與焦弱侯同錢牧齋刻列朝詩並暢弱侯之旨條其門生為一卷以證以人物假軟靡之誚又與程孟陽論其詩及覆發明深求忠厚和乎之所在於有明三百年獨推西涯一人非牧齋之阿也至今日而後論定也烏乎西涯又何不遇于身後哉余巡星沙與安仁署令劉子美度茶陵廣文署席廖子方達購刻是集美度固

茶陵人將是集尚未有善本蠡魚亥豕譌不可舉仍與二子共訂而刻之揚文襄曰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為倔奇可喜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準乎斯言誠盛世之音也然而西涯詩文盡於此數言矣且今之論西涯者又未當涉入西涯之室但拾唾餘之說余茲刻成將遍告之海內則請之

者不亦可以寢戈

皇清康熙貳拾年歲次辛酉仲

春望日奉

勑提督湖廣通省學政前戶科

都給事中義興後學蔣永修謹

識

重梓懷麓堂全集纂公姓氏

國朝

鑒定

總督部院蔡毓榮字仁菴奉天人

巡撫部院韓世琦字心康蒲州人

同定

湖南布政使薛柱斗字聚公延長人

湖南按察司馬斯良字兆臣瀋陽人

湖南糧儲道參戴仁字緝菴容城人

湖南驛鹽道趙廷標字叔之錢塘人

校正全刻

分楚督學道蔣永修字慎齋宜興人

參訂

長沙府知府任紹爌字思菴河津人

同知熊中鶴字和叟豐城人

通判來式鈺字心水蕭山人

茶陵州知州熊應昌字徵侯蘄州人

寧鄉縣知縣王錢昌字廷侯滿州人

原任安仁縣知縣劉温良字美度茶陵州人

呈進
撫憲大司馬韓夫子啓
伏以
膚功克奏大業與日月爭輝
文治聿興隆章並雲霞齊彩
成書既出
新本敬呈恭惟
都憲大師相夫子閣下

匡時偉略
盛代名臣
生挺蒲靈之秀異
位列台鼎之經綸燮龍儷侶既持金節以揚威蒲
散鴻猷隨株銅標而著績乃於公餘之暇更精
仕學之勤暗懿執文大同之日正值東書畢暸
之時謂以武功佐戡亂尤宜文事襄郅隆每念
皆高之典刑應悲後來之模範竊惟李相懷麓
集木實係先朝經國大文詩賦歌章傾倒詞源
之峽經筵制誥允符說命之篇碑銘傳記表章
冠蓋之倫纂史崇祀修明典禮之重蓋處已以
忠孝存心歷宦而清白貽後故在當時而無差
跌至今日而可式程茲乃上承
八子購書之命下允末員募鐫之請遂損廉豪以倡先
後謀序文而弁首高文大冊既有文正開於前
起敝扶衰可無昌黎纉諸後也達單寒末品菅

蒔腐儒採輯不厭其繁編次但仍其舊拂塵掃
葉雖免錯訛之非測海窺天詎知高遠之義辱
承
指教欽褒新篇伏願
俯賜鑒政
備資校閱
賁披覽於
之館掩映和璧隋珠

大沉布於黌庠輝煌商彜夏鼎文氣勝則兵氣銷
爍闢光而羽儀
上國學術醇而治術盛數責藻而潤澤昇平達不勝
惶恐悚息之至謹以重梓懷麓堂全集一百卷
合新序凡例後跋裝潢共二本隨啓以
進

呈進
學憲慎齋蔣老師啓
伏以
文麗中天具瞻一統盛治
化成有道喜見萬邦休明謬附
先型以列名散呈新本而請
教忝惟
恩憲大文宗夫子閣下

天民先覺
濟世真儒
禁近入告在夔龍伯仲之間
天祿披讐見向歆父子之業
教振全楚起衰救獘功不下於昌黎
藝傳國門大雅隆文書直擬之先左竊惟文正懷
麓集本實屬先朝經國鴻章官禮定於姬公不
數專之燕許制誥擬之伊訓恍見宋之歐蘇閫

是崆峒之學迪詞累牘猶升
上治所至即以太倉之筆絕識宏才終誦茶陵開
始達一介腐儒下流末品謬以司鐸黍署李槩
不朽大觀自愧伏勝窮經竊慕賴固述古搜殘
賸斷不類杞宋之無徵鐫古準今用識夏殷之
存竪舊帙彙爲百卷莫贊游夏一辭校刻約以
朞年敢云籤管畧見
叙文頌如天府琬琰傳自上方

賚賜周詹甘霖時雨喜出望外豈惟功於先賢邦
且與茲後學謹陳全部用獻
階前伏願
監而存焉
俯且收矣
炳炳蔚蔚爲柏國重新文章
郁郁彬彬佐
天子弘敷德教建不勝惶恐悚息之至謹啓

募重刊懷麓堂文集疏
竊惟文以化成上治極昭散遺之帙書亡未久名山
猶拾珍秘之藏弟燦然璀於綠鳥爲之前者彰其盛
繹珠貝於驪龍嗣其後者美其傳此道所由未聞墜
地斯文足以常可中天也茶州先朝名相李公西涯
先生童年遇主府領道黃沙之奇直節當朝事業著
鈞衡而上稽家乘而審異殊尤特成機杼之織覽史
鑑而端廉格瑞更保善類之全事四君而相歷多載
施久澤而霖無餘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茲因舊著
有懷麓堂文集一部錦心繡口吐鳳明丹譽溢洛陽

不異賈誼前席之對書懸秘閣寧止劉向藜焰之燃
譬落花而成字若粹錦以爲裯納石渠天祿於胸中
搏腸應有五千卷領彪班罷塘於筆底引紙便能數
爲言誠一代儒宗之莫京千古人文之數見者也但
若邑無藏本總緣數困秦炯縱或家有抄謄亦恐訛
同魯豕幸際釋戈講藝之
朝廷遍訪遺書於石室更祈崇儒重道之
列憲殷求亡簡於人間似此玲瓏温潤不應私之黨
庠敢類匹夫之懷璧更如楩杞腾奇尤當公之
楓陛用壯匡宗之弘觀遂謬賜下材謬應司鐸才慚

半斗辛依奎聚之餘撙米糴五升翁嘉瑤鍰之盛事不揣力薄仰于　衆舉冀得付諸剞劂等日星河漢之共昭賁投

史館實玉函金櫃之備錄則人賴文存而不朽地藉書傳而彌光曾已具詳

學憲許其刊新隨即再申

撫憲更希鑒定所慮物力維艱難作巧炊之婦群言不一秪貪築舍之謀敢乞　大雅名公好學君子捨遺賻斷不如一勞永逸捐貲慨勷何論粒米寸絲庶幾積腋成裘衣者資輕煖之益採花釀蜜食者甘香邑之旦行且文運符

國運之隆將士氣銷兵氣之震俾不又郁郁彬彬之休隆與抑闇之剃有璞而獻之王山之輝國之福也獻者何與焉女以色而內之宮姬之寵君之用矣內者奚加哉凡我　同人統希鑒照

昔

康熙庚申年孟冬月長至前五日楚潙後學廖方達書於茶陵鐸署

湖廣長沙府茶陵州儒學為重梓名賢秘書以彰

昭代文化事文籍著於前儒表章須於後禩茶州先朝名相李東陽號西涯謚文正公穎肩神童懸書秘閣文章事業炳若日星舊有懷麓堂文集一部行於海內至今膾炙人口不啻珠玉玲瓏千古文人諒不在第二三也但此板原藏之秘書閣明末南北稿板俱遺前此　京省購本縱出百金不得查此文集自擬古樂府起中集奏疏進表碑銘詩律約計九十卷別有燕對集密勿章疏及致仕後續作又後人增入年譜種種諸篇在當時已有不獲全者蓋先生之文如

萬斛淵泉湧地而出比之馬遷之史李白之詩大蘇之文刊錄不盡尚多溢辭誠蕭楊雄未見之書搜羨華罕致之帙者也卑職奉委茶陵學正自蒞任之始過詢先賢名宦典故則西涯文籍久已無存且後人式微更無藏書之方徒深浩嘆而已隨多方密致於紳士里農緇師寺院各家搜訪斷簡殘編零碎購買或刻本或抄本去價貳拾餘兩已得十分之七雖未甚全而鴛彩龍文已窺過半矣若由此再覓即獲全璧未可知也但舊刻貳拾大本約有玉堂綱鑑之多密行密字約字將近百萬兵燹之後梓人難得板料

難覓合算工價食用紙張刷造計費非千金不可計
日非七八個月不可竣職官小力微亦不敢辭其責
願將束脩毫末除自給饔飧外設奏起工不過百金
而止蓋藉桃李之資以供梨棗之用亦分內事也隨
商同州首熊及州屬各官與鄉紳衆貢生員劉滋良

羣力共勷亦議陸續設法務以必成為主奇逢
憲臺文章宗匠海內名家是敢具請裁奪可否以便

舉行畢職在官言官倘或所請不謬幸賜　批諭俾
刊文就緒賫投
憲覽仍乞大手筆序文冠於篇首以弘
憲臺右文之治庶名世之文不朽而樂厲之化彌彰
矣為此今備前由另具書冊理合具申伏乞　照驗
施行須至申者

右　　申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　吉日

提督湖廣通省學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一級蔣

批與該州紳衿共議妥確回報可也此繳

康熙拾玖年閏捌月貳拾柒日學正廖方逵

自序

予嘗觀漢魏間樂府歌辭愛其質而不俚腴而不艷有古詩言志依永之遺意播之鄉國各有攸宜嗣是以還作者代出然或重襲故常或無復本義支離散漫莫知適歸縱有所發亦不免曲終奏雅之誚唐李太白才調雖高而題與義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于聲與調或不暇卹延至于今此學之廢蓋亦久矣間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懣無聊不平之氣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義託諸韻語各為篇什長短豐約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隨所會而為之內取達意外求合律雖不敢希古作者庶幾得十一于千百謳吟諷誦之際亦將以有考焉其或剛而近虐簡而似傲樂易失之淫哀而不覺其傷者知言君子幸有以正我云

弘治甲子正月三日西涯李東陽書

凡例十三則

一茲集以楊石淙先生舊序列九十卷為本而以南行稿北上錄經筵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附之彙為百卷其續稿十卷間有零星寫本希圖附會者不敢增入恐滋混淆

一古樂府內小批舊註潘云謝云今屬重梓無序似不便突出某云姑略姓而存其語

一寫本字義間有訛錯俱寧闕疑不敢徑改慮貽續貂之誚

一墓銘內所載生卒葬年月及子若干孫若干其得之刊本者俱仍舊悉載若從寫本來者原係經生家操觚從便之文止載生某卒某葬某年月某子某孫某云云非敢詳此而略彼也

一諸作與年譜不同原屬雜碎贖本未免先後失序閱者辨之

一奏疏原有選本久無存者其容勿疏草因稿中未

發不在是刻之內

一經延講章止有數篇想翰應制入講蒔作者明暢愷切絢爛莫比直開後來直解之先

一新續詩話論詩最悉酷似李于鱗專詩選雖造車同轍今古皆然而蒙莊祖列班同絕遜脫胎變化亦似學有淵源附刻以為升高入室之助

一是集散佚已久 本朝未經梓世故凡名公鉅締不敢妄載姓氏惟以移駐湖南留心購訪者據實臚列於後

一舊本無鑒定字樣蓋先生為當時大老稱名師相即同列難書此二字況嗣後之皆門生故吏乎迄我 本朝事隔代殊久乃益定且移駐湖南留心購訪者悉皆崇勳巍秩經濟文章之雅彥殉麟經

一書章布尚可進退君相故敢乞銜增重以明表章之有自也

一凡緝古名文多出己意註釋評點固云各出手眼亦竊附顯者雲達管窺蠡測何敢形穢珠邊故不妄隳一字稟成適旻人致書云足下既肯為前人留未死之精神還須向前人寻本來之面目余用志之

嗚呼先生之文等諸日星河漢迄今不過二百餘載而若存若亡之篇端見異聞異之紀述已有不可言者姑纂略以俟後之君子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潟江後學廖方達謹識

懷麓堂稿舊序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已今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罔無俟於所謂立言者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叙之爲文詠歌吟諷之爲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詎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間氣挺生于重熙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梓所刻卷帙所錄幾遍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爲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

時名中年益深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衍而爲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發士習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聯篇累帙盈天壤間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益亦不數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稟而閱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局而不暢近或習爲瘦辭硬語使人不復可句以是爲古所謂以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絕識獨步一世而克之以問學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爲倔奇可駭

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闔闢隨意所如[illegible]與則後句[illegible]月[illegible]以求工者方之而不可及也[illegible]之大人君子咸是[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于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傾心至其[illegible]所不[illegible]探之而[illegible]愈高益[illegible]則如大河[illegible]流出于[illegible]于積石之[illegible]下龍門[illegible]注[illegible]自用以達于海[illegible]日月填刻萬象而不知其所窮嗚呼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學本天至其素行全完玉精金粹

天下而自視欿然位極人臣而[illegible]如不及履盛應變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所有以立于[illegible]而[illegible]其不朽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先生嘗自輯其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illegible]十卷文[illegible]十卷在內閣時作外有南行[illegible]北上錄以及　經筵講讀東祀集[illegible]哭子求退諸[illegible]皆全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徽州守熊[illegible]先生禮闈所取士[illegible][illegible]知得[illegible]本乃謀諸同知王君仲仁帶刻之郡齋[illegible]晉京師索余序予辱先生知與四十年多所規益[illegible]

行[illegible]述較為指摘疵垢不少隱願崩惰不立少齒學為老而未能測其谿徑況望窺其堂室哉然平生企向之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為幸而熊君汲汲公著之心亦不可以不自放僣為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于家及啓沃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忝之內閣始得竊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為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正德丙子秋七月朔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兼經筵官石淙楊一清序

懷麓堂詩稿目錄

卷之一

古樂府

申生怨 綿山怨
屠兵來 築城怨
避火行 挂劍曲
漸臺水 卜相篇
國士行 昌國君
樹中餓 邯鄲賈
易水行 鴻門高
新豐行 淮陰歎
臣不如 殿上戲
宜陽引 潁水濁
數奇歎 文成死
牧羝曲 問喘詞
馮婕妤 明妃怨
九折阪 尚方劍
四知歎 美新歎
兩龍鬭 嚴陵山
弄潮怨 斷絃曲

猛虎行　鸜鵒曲
漢壽侯　五丈原
東門嘯　南風歎
鬪雞行　晉之東
伯仁怨　氐帶脩
五斗粟　燕巢林
氈狗歎　鮮卑兒
高凉洗　凉風臺
歸母怨　晉州急
和士開　吳老公

長江險　蒍老革

卷之二

古樂府

太白行　桑樹行
亡頓賊　机上肉
韓休知　卿勿言
腹中劍　青巖山
馬嵬曲　曳落河
睢陽歎　河陽戰
令公采　司農笏
義兒行　問中使
侍中走　永貞歎
鄭敬後　白馬河
王凝妻　十六州
鐵綖恩　急流退
城下盟　金陵問
崑崙戰　安石工
夾攻誤　奇才歎
兀术走　兩太師
金字牌　三字獄

參謀來　千金賂
濟陽怨　金大將
戚里婦　木綿菴
冬青行　趙承旨
劉平妻　尊經閣
花將軍歌

卷之三

長短句

清樂詩爲天台楊允昌作
捕魚圖歌　答羅明仲草書歌

題丁御史同年畫竹老筆長句
怡雲樓歌爲梁清鮑翁作
題杜亞卿所藏劉進畫魚
送吳修撰兼卫僉都御史北巡
壽貲堂歌
蔣御醫黃頭月桂圖
三星圖歌壽致仕馬太守
送王公濟歸武昌歌
滄海謠壽秦廷贊秋官母七十
滄海吟
謝謝方石惠石碁子
送邵國賢還治許州
平湖十詠爲過郎中太僕作
山水圖爲日會中書題送體齋先生
孤鴻怨題東吳張節婦卷
蟻鼻圖
卷之四
五言古詩
貞則堂詩
答陸鼎儀誨言

題賀克恭給事家畫竹
贈彭民望二首
再贈三首
與劉時雍
與姜用貞二首
春至
讀書
十室
題陶知州所藏瓊花圖
九日東敍五
畫鶴二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夢櫻居風雨中得句云捲簾看風樹時亡妻亦在側覺而有感續成一章
送李士常五首
吳原博修撰醫俗亭
大雨有感
曲江韶石題廣東黃英卷
送朱博士還考亭得業字
送顧天錫員外審刑山西

予病中頗愛作詩舜咨以詩來戒者再三
也偶誦陶淵明止酒詩自笑與此癖相近因
追和其韻斷自今日爲始
入春絶不作詩清明後三日與鳴治師召遊
大德觀爲二公所督甚苦得聯句四首已而
悔之因用止詩韻以自咎先是諸同年皆有
和章爲說不一鳴治獨持兩可之說至是竟
爲所沮
時用得詩見和似怪予破戒者用韻奉答
初予止詩鼎儀有約同止予援張汝弼故事
以隻鷄斗酒爲罰鼎儀固未嘗止及予破戒
乃和韻見索再疊前韻并鷄酒答之
予破戒時頗念鼎儀之約鳴治師召許爲代
罰既有成約再用韻邀二公同赴
日川會諸同年用韓昌黎園林窮勝事鍾鼓
樂清時二句分韻得時字仍效韓體
經筵聞講中庸有述呈諸寅長
五月十三日山弟忌辰夜聞不寐哭而有詩
鼎儀宅分韻送其兄武儀還崑山得倪字
擬古出塞七首

前用韻送丘蘇州南歸
偶成
梓庭爲徐生作
卷之五
五言古詩
和沈地官時暘遊城西朝天宮韻
與李中舍應禎同飲時暘邸歸疊前韻
齊山書舍詩
和蕭[illegible]以儀遺詩四十韻
陳玉汝所藏朱澤民畫
寄題沈寶慶逸老堂得乞字
和謝于喬修撰雲山圖聯句韻兼懷沈仲律
竹岡別業
題瀛洲圖送陸翁東歸
師召席上餞邵文敬戶部使淮安得作字
題李源西城草堂
題聽琴圖寄天錫
題王維詩意圖
送錢先生致仕得廳字
夜飲王世賞餞別乃兄婺源丞中宮得小字

除日追和坡詩三首
上元後一日亨父席上得合字
哭午兒
寄題南京大常劉先生清風亭
避雨于喬夜歸翌日得師石詩知宿亨父宅
戲次其韻
久旱
苦暑次韻白洲
春草圖爲黎本端作
送孔憲副公鏞之廣東

問津圖
體齋止酒用陶韻因疊韻問之
送徐用和之鎭原
借扇一首戲書方石扇還之
送成憲教諭
蓮尚矩以畫爲索詩留予家閱月間假予所
持倭扇意若欲相易者既而返扇索畫則覆
扇也予既失扇又不敢留畫其詩甚拙因憶
坡老與王晉卿以仇池石易韓幹馬事頗相
類爲步其韻一篇通于軸而并歸之

卷之六

五言古詩

家君以詩戒夜歸因用陶韻自止
畫竹二首
畫雞
題鄧翁林壁卷
送俞生宇歸梁平
題章元益愛菊亭卷
賀鳴儀遷諭德得檢字
鏡川先生宅賞白牡丹得白字

藤蘘次陳公父韻二首
送楊應寧三首
寄王丹徒公濟二首
不寐
痛器一首東南屏
篁墩所藏賓頭盧說法圖
問白髭
代髭答
問白髮用髭韻
代髮答

植栢陳翁封般卷
洗可亭
送王存敬秋官知興化得但字
登高二首次韻答錢與謙狀元
方石惠貓忽被盜以死悼而賦之
題藺爲司寇何公
送楊應寧提學之陝西三首
泰和羅氏家傳四圖詩
寄李知縣遂之
聞方石先生得遺腹孫

題畫
送蔣宗儒良醫歸老
兆先赴試三河念之有作
淮海遊
閏月對雨
王一齋爲徐都憲公肅賦
徐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戲柬一首
送錢與謙修撰
采桑玉堂陰二首答篁墩學士
卷之七

七言古詩
平陰武愍王輓詩
送金太守致仕
赤壁圖歌
庚寅夏苦雨答鳴治長句
沈刑部所藏墨竹歌
周少卿雙壽堂
歌風臺送李舍人
題陳考功所藏山水圖
漢宮美人圖

畫松爲顧良弼主事題
送武昌徐令南歸
林良雙鶴圖爲通政程公作
江風圖爲劉太僕二丈題
題邵容城所藏畫松圖
張御史輓詩
送沈仲威之南京兵部兼懷乃兄仲律僉憲
柬計刑部汝和吳屯田元玉
早朝遇雨道中即事
荷鷺圖爲薛御史作

張養正檢校所藏王舜耕雪圖
破戒後和明仲勸作詩韻
亨父以梅花扇寄其門人索賦一首
謝學士所藏山水圖歌
題朱儀中雪雨二圖
鱖魚圖為掌教謝先生作
餞舜咨歸省得廓字
題陳考功所藏何太守山水圖
鄒文敬所藏畫松圖
王祠祭希曾所藏放和紅菊歌

彭學士先生所藏劉進畫魚二首
王世賞所藏林良雙鳳圖
王世賞席上題林良蘆燕圖
題黃宗器秋官所藏何太守山水圖
題錢世恒所藏王孟端墨竹卷次倪介之韻

卷之八

七言古詩

艾光祿所藏畫龍
題沈啟南所藏郭忠恕小景江行圖真蹟
朱中平秋官竹園書屋歌
劉尚質南樓題王舜耕山水圖
林侍御孟仁所藏王舜耕山水圖
題沈啟南所藏林和靖真蹟追和坡韻
題孟膺送羅緝熙南歸
張侍御世用所藏山水圖歌
墜馬後東鼎文明給事長句并呈同遊諸君子
文敬墜馬用予韻見遺再和一首
文敬挽詩見遺且督再和去後急就一首

得文敬雙塔寺和章招之不至四疊韻奉答
若虛詩來欲平馬訟五疊韻答若虛并柬文敬佩之
體齋宅賞蓮席上得十字
書篆翁老先生書畫卷後
戲贈王古直
題衍聖公所藏范寬山水圖
徐侍御用和所藏雲山圖歌
題應寧所藏馬敬瞻山水圖
觀懷素自序帖真蹟柬原博太史

賀靖逸諭德得孫
讀柳拱之員外嚴宗哲主事楊應寧舍人倡
和長短句戲次韻一首
山水圖
周原巳母孺人壽詩分題得笄
送傅元秀才赴舉江西
送文宗儒太僕還南寺
徐春官墓山雜詠分題得蛟溪夜月
題陸寬瘦竹卷
題畫二首

畫山水
畫禽
卷之九
七言古詩
馬博士所贈王少參劍閣圖爲少參子公濟
題
送周原巳院判之南京席上得別字
題畫送武陵楊處士
貧花夜歸圖
鄧程番遺愛圖
麥舟圖
四禽圖
狻猊圖
柬陳玉汝
觀畫蘭有感作
劉道亨編修雙鷹圖
外舅成國朱公壽六十
題畫二首
觀泉圖
東山圖

米元章拜石圖
謝謝方石石鎮紙
張東白惠椰壺走筆代簡
悼鸚鵡一首東閣允德吉士
悼竹
重修黃樓歌
借楣一首贈方石
題黃子敬編修所藏登瀛圖
劉戶部所藏張汝弼草書
送李惟正主事使淮

左闕雪後行古栢下有作
畫馬歌
送仲維馨院使還淮南
苦熱行
題清明上河圖
漕運叅將郭彦和鎮蘇松時有巨舟張東海
名曰海天一碧為賦長句
三詩圖歌
題夏仲昭墨竹横卷
送張侍郎文淵區處哈密

題畫
學士栢
竹林七賢圖
雪用坡翁聚星堂禁體韻
鈎魚圖為棐司徒公題
牡丹孔雀圖為瓊山岑生作
送平江伯陳公總督修河兼柬劉都憲時雍
四禽圖
題魚
題馬送鄒宗尉憲副
送徐復齋還宜興
卷之十
五言律
傅曰川席上賞菊得朝字
哭張行人聊吉
題許廷昆職方畫
閒捷
桂軒
哭舍弟東川五首
哭舍弟東山十首

中秋三憶
次汝學地官韻送民表還治望江二首
雨赴文明席偶成
齋居和亨父用杜韻二首
次韻寄沈亞叅將暘并柬戴憲副廷珍二首
送茹知縣玉之新寧
題倪雲林畫次倪韻
送陳同年道夫還南京御史三首
偶過匏菴見東軒成留壁上
次韻寄答若虛提學

春雪

種竹

中元謁陵遇雨二十首

東掖封月三首

蒼鷹

重陽甲子雨不赴匏菴自賦一首

聞方石先生有南京祭酒之命喜而有作

齋夕寄體齋圭峰二學士

中元謁陵答體齋學士贈行韻二首

奎次答圭峰學士用前韻二首

送羅時秦憲副備邊歸

見蟬

送董圭峰之南京禮部侍郎二首

東鄰

和韻答友人

歲暮有訪

送何孟春歸省其大父僉憲公且應湖南試

送攸縣陳醫官

五言排律

送傅尚寶充肅王府冊封副使

送彭教諭貫三之儀真二十韻

胡忠安公挽詩四十韻

鄒節婦詩

題傅曰川修撰曰會中書兄弟趨朝圖

龍潭春雨徐春官墓山雜詠

謝于喬庶子三親壽詩

壽瓊山丘先生

雪和楊考功韻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橫塘春水

團坡秋月

梅澗

和寄莊孔易

雪中懷張亨父

鱸溪四景為汪刑部希顏作

答明仲次韻

答奚元啟四首次韻

答陸克深次韻

竹林別墅

春寒二首
自笑
奉送傒菴先生歸湖南省墓
送周梁石知廣德州
西山和許廷冕劉時雍江時用三兵部韻五首
送王竹御用之巡按湖廣
秋雨谷鳴治次韻
竹軒爲徐以道先生作
寄張亨父
齋夜草尚矩編修出金橋菖蒲煎見餉和韻

二首
郊行戲效東坡吃語
過朱文鳴舊宅
送金德潤主事就養南京
中元陪祀山陵有述
黃土道中李員外同年留宿
邢遜之先生輓詩
古劍次韻
松江曹翁松趣軒
馬上

立春日車駕詣南郊
送李太常之南京兼呈座主劉少先生
送開州陳同知
晴洲釣者爲兵部尚書程公作
哭諜吏部
九峰書屋和曹時和韻
哭竹岳柯先生
送文宗儒知永嘉和曹時中主事韻
和顧天錫九日病起韻
送錢醫官歸鎮江

潘時用秋試病不終卷諭之以詩
送高按察致仕歸黃巖得尘字兼柬謝愚得
寄殷孝先表兄
和谷鳴治見寄韻[illegible]作
送祁郎中順奉建儲詔使朝鮮
送李士儀歸宣府兼柬鄭克修
齋夕尚矩編修出金橋菖蒲煎餉客疊前歲
韻二首
和明仲修撰舜咨侍讀克勤侍講慶成宴詩
上聯句韻

送蔣宗誼拼官還紹興兼柬戴太守廷節
西山雜詩七首
雨睡得鳴治詩次韻奉答
新雪齋居以病不赴雪後和曰儀韻
鳴治自齋居以詩來問風火之警次韻奉答
送秦武昌廷韶
和秦武昌赤壁懷古韻
閏月二十七日再罹風火之警睡起疊鳴治前韻
送孔公璜三氏學錄

和鳴治韻寄乃叔愚得太守先生
三月十九日師召邀飲適得家報生孫眾客喜甚即席聯句書於堂壁歸疊前韻二首
次韻答邵戶部文敬前後得七首
齋宿和鳴治韻
又和王世賞韻
送李宗衡還閩分題得淮浦聞鴻
謝蕭文明惠榛子
吳侍御父封君輓詩
用和金尚德郎中韻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覽愚得詩卷有懷亡弟之作悵然感之因用其韻
施醫官輓詩
午日亨父宅分題得蔗漿限東字以下五韻
費司業廷言留飲題廂壁
寄馬抑之同年
邀用貞秋官不果至聞再宿鳴治南樓小詩奉問
予已邀鳴治既不果至且招予同宿未敢趣赴用韻奉答
復用前韻自慰一首
苦雨後和喬師召喜晴韻四首
立和雨不止再和師召韻四首
寄彭民望
贈得神高訓導
寄沈提學仲律
送周時可文選還南京用羅明仲席上韻
宿海子西涯舊鄰

師召有育馬售錢六百論之以詩
師召在內直談繫牙牌角帶以去再贈二首
若虛秋官售屋與師召售馬價近用韻一首
抑菴
候馬北安門外遊慈恩寺後園有感
雨後與文明遊城南馬上和鳴治韻
陳宗堯侍講輓詩
宿西涯舊鄰次方石韻
己亥中元陪祀山陵道中奉和楊學士先生
韻十首

昌平縣學新構翰林行館奉和謝學士先生
舊題韻一首
和鳴治侍講贈行韻
和亨父修撰席上聯句贈行韻
和汝賢修撰贈行韻
和若虛郎中贈行韻
和趙夢麟北事東陵見寄韻
內直大雨留壁上呈諸同寅
與顧天錫夜話和留別韻
以絲瓜饋李秋官若虛誦瓜瓞詩爲祝若虛
有詩爲秋官佩之以和章見索因用韻價瓜
如例并呈二君子
大雨次李若虛爲佩之所元勳聯句韻
體齋宅賞蓮用體齋韻
送王汝璵院判歸省宜興
和蕭給事元日早朝韻
邠齋和張養正修撰韻
慶成宴有述
和明仲洗馬韻二首
上元日與文敬諸友遊神樂觀家典簿宅歸
馬上作

春闈校文有作呈諸同考
洗禮部時暘行以隻鷄斗酒爲餞家僮誤送
于顧刑部天錫時暘去始知之戲作小詩奉
寄
送王成憲歸蘇州省母得難字
送樊時登延平訓導
送系民得訓導泰和
送宋民立綿州學正
送董子仁給事使流求

送張思賢司副使流求
送王祭酒先生還南京
和韻寄友陳汝礪掌教
和師召步入西華韻
寄劉時雍
遊城西故恩尚書果園與齋文明李士常陳
玉汝潘時用倡和四首
送陸封君歸太倉
予素不善飲文明詩來有酉涯爛醉欲人扶
之句且以二樽見惠步韻答之

送鄭瑤夫之南京太常
送王元常貢士歸省河州
贈括蒼金礦金祺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幽懷四首
林屋養高
送黃汝修舉人還太平
題敫五菊屏
用沈仲律提學韻奉邀一首
夜坐有懷仲律
再次燈字韻
用韻贈林蒙菴和仲律
與仲律飲鳴治宅用原博韻
飲士常新居和席上聯句韻
送程克勤諭德歸省尚書公
戊戌冬至節初赴朝天宮習儀
寄莊孔暘二首
韓貫道黃門見示雪中遊泥獄寺詩和韻一首
齋居和世賞編修韻

文明黃門攜太廚東宮郊祀慶成諸作見遺
和韻一首
次韻原博新廬有作
若虛饋匏瓜仍叠前韻奉謝
曰川饋無花菓答絲瓜之贈叠前韻
楊武選覲詩
大雨次柳邦用韻二首
士常得男叠前韻奉賀
饋瓜楊維立編修以桃見答叠前韻
饋瓜倪文甫編修以冬瓜見答叠前韻

若虛夜値甁聚叠前韻
汝賢餽西瓜及檳榔叠前韻
九月八日與謝于喬諸公遊朝天宮有作
是日和王世賞韻
和馮佩之韻
和謝于喬韻
九日遊慈恩寺叠前韻
和王世賞韻
和謝于喬韻
和李若虛韻

和屠元勳韻
題徐氏含暉堂
再遊慈恩寺題僧璐畫卷
韓都憲公雍硯詩
諸生有作紅棗詩者愛其末句戲爲補之
醉楊妃菊次韻亨父
後閣種菊經月忽見數花用亨父韻并呈諸
東賞菊諸君子
蘇人織蒲爲茵一片置床倚間藉背及足甚
宜冬寒處季行以書見惠道經敷五太
爲所贈聊作小詩報季行并柬敷五
冬月對菊用陳玉汝韻
與王世賞重遊朝天宮
和世賞韻
楊應寧母受封詩
送韓貫道提督武當諸宮觀
謝邵地官餽陶甌次韻
汝學席上陶甌叠前韻
王仁輔見和雪後西華聯句用韻答之
再次王仁輔雪後韻

再次仁輔韻
分題得孔林送張廷方
徐用濟和雪詩次韻并柬仁輔
再次陶甌韻答用濟
仁輔累和雪韻用韻督方石
李世賢一產二子用瓜瓞韻賀之
再和仁輔韻
方石忽與仁輔聯句賦此挑之
仁輔以詩見欵復用韻
雪再作再叠前韻

次韻答時雍
次韻答若虛
立春後一日次韻
再用韻促諸秋官和
讀楊叔簡褒家翁詩次韻
賀周原已得男
題宋仲珩草書後
徐用和慕山八詠

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

元日早朝
賀歲次李若虛韻
元夕和若虛韻
嘲王仁輔買魚瓶
仁輔遺鶴燈次若虛韻
慰仁輔壞魚瓶
李貫道學士覲詩
送羅太常僉憲
西湖草亭詩
贈別方伯

送黃尚書之南京
賀陳玉汝得孫
賀林亨大得第四男
日川宅賞梅限韻
環翠軒
送趙良輔知宿松
陸孟昭覲詩
送汪寺丞歸鳳陽
原博席上戲作
息菴

送陳昌還無錫
送徐生下第歸
次若虛聞恤刑部詩韻
送俞良臣之安州
次韻答陳翁鉞
送陳知縣
菴
次韻楊應寧久旱三首
送陳翁歸攸
送蕭履安二首

送屐菴子
魏仁輔看蓮詩次韻
次邵東曹借屋詩韻
次秦武昌韻
邵東曹隨馬次武昌韻
寄浠興二首
廷韶文敬聯句見寄疊前韻
鶴林書巢疊韻二首
寄朱都憲二首
再疊鶴林書巢韻十二首

無錫殷氏婢守節詩
賦玉泉送王年兄
次文敬韻并柬仁輔
龍尾硯壽文明生日
戲效原博坡書次韻
原博戲予再次韻
三疊韻答原博
四疊韻答原博
五疊韻謝原博
西莊清隱

送李若虛侯公矩
遊白秉德西園次韻二首
送黃廷威還南京
送陳繼昭還南京
史千戶生輓詩
和張都憲謁縣國公祠韻
周原已席上賦十月菊
送呂推官之大名
送孫進士治知臨海
送蔣推官之金華

次韻體齋二首
壽彭序事五十次韻
雪二首次韻彭性仁
雪後二首
雪晴次韻二首
傅曰會舉進士次韻二首
齋居和舜咨見寄韻二首
立春日力齋席上作
送范秋官商鳳翔判得員字
次韻白員外使齊雲途中遇雪

和楊學士東閣跌坐韻四首
得匏菴觀造雨窮詩輙次韻
次劉將軍獄中遣懷二首
送許珵之南雍
送李廷上玑還西寧
次韻謝佩之饋石首魚
疊前韻答佩之
謝原博惠筍疊前韻
疊韻謝佩之惠筍乾
饋佩之新筍用前韻

謝于喬送楊梅乾無詩用前韻奉索
饋柑于喬世賞用前韻
和廷侍郎留別韻三首

卷之十五

七言律詩

體齋賞蓮次韻廉伯
送張天瑞福建叅議
徐竹窻挽詩
大雨亨父詩屢至疊前韻
碧筒酒次韻東傳曰會
商少保壽七十
送焦瑞還南陽
題黃貢士東樓卷
徐用和席上偶成
次韻答王世賞夜雨感懷
體齋西軒觀玉簪花偶作
西山十首
中秋飲汝學宅次韻
見山樓
慈恩寺偶成

送楊太常還南京次韻
哭女芰
喬師召輓詩二首
雨中種竹
茅屋松聲
夜窻聽雨
柳岸垂綸
穇徑楊花
經麻道院
除夕感懷

次韻寄答若虛二首
馮佩之得男用瓜祝韻
次韻寄答方石二首
齋居日待諸同官不至
再經西涯
次太子太傅余公登鎮朔樓韻三首
昌平學宮和劉諫議祠韻
送左行人使琉球
聞世賞誦夏正夫後園席上二首次韻分柬
再叠答夏提學

次夏提學韻二首
世賞席上次韻夏提學
謝王世賞移竹次韻
匡山大忠祠詩四首
送平江伯陳公漕運還淮安二首
送楊鏡川謁陵次韻二首
再經西涯
送鄧宗器之山東
次柳文範賞雪韻三首
世賢雙生一子夭死慰之以詩
齋居柬青谿先生
謁陵憩淸河舊館有感
過沙河有感
重宿劉諫議祠有作
昌平城北道中有感
賦得西湖送張公實
初赴郊壇看牲
慶成宴初預殿坐
鍾御史同追輓詩
雪後早朝

郊祀前一日齋宮候駕
初預郊壇分獻得南海
鏡川楊淑人壽詩
祀陵懷青谿
鏡川以劉諫議祠詩見託竟忘代致詩以謝之
聞南屏隱甕山晶菴漫寄一首
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
京都十景

次韻賀彭閣老先生二首
哭商愨衡侍講
悲喜二首
丙午順天府鹿鳴宴後有作
聞青谿學士擢禮部侍郎喜而有作
大行皇帝輓歌辭三首
病後次方石謝先生見慰韻四首
次韻答方石先生齋居見寄
再答方石
再答

次青谿除夕韻
張進士鐵知含山乞詩走筆贈此
次青谿歲暮給事韻
送陸武選文量之浙江參政
枉諸友先君墓次方石先生韻奉謝二首
送吳亞卿道本省親漳州二首
春雪次韻方石
次方石先生春分懷先壠之作
心遠堂
清明前一日謁先宜人舊壠有述
送儲靜夫主事之南京吏部兼寄夏廷章
章恭毅公輓詩
次韻答愧齋先生
次青谿先生喜雨韻
次韻方石哭靜逸先生
病後述哀用前韻四首
次韻答時雍
苦熱用杜韻
又用韻柬方石
重經西涯

寄碩天錫
遣兒兆先入學以詩示之
送衡州鄧同知
承陸冶齋以詩趣出次韻答之
過城西高京橋憶方石用所寄韻
遊西山次韻答方石先生
登華嚴上洞呈方石
次韻楊維立侍讀館中見懷
次韻寄題鏡川先生後樂園二首
重經慈恩寺憶張滄洲題璿僧故廬

苦雨次韻方石五首
送崔指揮謙漕運還大河
寄哭王允達中書次方石韻
重經西涯
社齋院署次前韻答方石
索酒一首與方石
重遊西涯次韻方石

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

弘治己酉十月恭陪茂陵禫祭途次次韻答

謝方石贈別
宿劉諫議祠用前韻
望狄梁公祠用前韻
宿西陵朝房用前韻
重謁茂陵用前韻
陵祀歸聞賜戴煖耳諸公有作再借前韻五
尚矩還自南畿宿城西高氏園山訪而還次
廉伯韻一首
十一月朔喜雪次韻答周松露亞卿
封貢獅詩次鳴治侍講韻

元日早朝
郊祀喜晴有述
壽董圭峰六十二首
弘治庚戌三月十五日殿試讀卷東閣次都
憲居公韻
十七日文華殿讀卷次司馬馬公韻
十八日聽傳臚有作
十九日恩榮宴席上作
送張亞卿文淵巡山海諸關
送陸貢士箞還常州

寄和愚得謝先生韻二首
獨菴爲毛給事作
早朝露坐
左帥胡方伯輓詩
送閔都憲鎮兩廣
聞應寧遊西山以雨不果戲贈二首
壽盧方伯廷佐
十月既望會太僕席上見雪呈諸同年
寄應寧提學用留別韻二首
次嚴宗哲太守留別韻兼寄應寧

贈體齋古澗私印侑以詩
用前韻答日會中書
代石磊別用前韻
青谿聞體齋古澗之說有詩見嘲次韻以解
聖駕擬郊壇省牲喜晴次倪禮部二首
張亞卿文淵程都憲廷瑞楊諭德維立領試
官誥草事奉贈一首
送唐都憲出鎮薊州諸關
元日早朝
孟春陪廟祀

郊壇候駕
郊壇分獻再得四瀆
慶成宴有述
送彭進士杰之南曹
送周進士純知宿州
送王公濟歸省
送伍主事符歸省
送劉御史丙奉使歸省
送倪大理元勳錄囚福建
九樹書屋為京學陳教授作

沈郎中尚倫母壽詩
送董行人振奉使交南
送茹知縣鑾
過真武廟懷朱文鳴亡友
四月二十二日日講初罷柬體齋
送汪主事澤之清江
送袁道士還任南京朝天宮
賜枇杷
送張以榮知盧陵
賜楊梅

送何聖公以和還曲阜
王松書院詩
賜鵝
送柳拱之憲副之岷州
林侍郎輓詩
壽翁羅郎中
寄輓陸廷玉
于景瞻府尹壽詩
次韻匏菴閱王古直至之作
送張兵馬若績巡南京

壽黃宜人
院中郎事
次韻楮都憲丹山詩

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癸丑春闈試畢次倪侍郎韻二首
送陸貢士筌歸常州
祈雨齋居
送進士歸省
寄莊定山
寄顧天錫

送楊志仁憲副之山東
送馬員外金誦判廬江
送同年汪憲副希顏之貴州
次韻送李天瑞二首
送薛吉士
雪夜追次坡翁韻四首
正月四日受郊戒復陪祠享是日飲福受胙
皆免
郊祀賜文綺有述
正月七日郊壇分獻得山川
送曾士美之南京
屠都憲宅東諸同席
屏風燈靑谿席上作
彭亞卿席上觀屏風燈用前韻
觀梅値雪限韻二首
次韻篁墩同教吉士詩
再用韻自述二首
次屠丹山韻
送許吉士

壽體齋六十
中元送篁墩謁陵
寄答李白洲
送王德潤叅政還河南
送盛郎中歸省
天津八景

七言排律

徐州新洪詩有序
送梁廷美之陝西叅政
和士常登前話別聯句韻

再疊前韻送士常
寄題曹封君屛山別業
無塵舫
題青巖隱君記後
城塘書屋為邵吏部作
黎滄隱觀趣樓
鏡川宅賞蓮得藥字
雪和佩之韻
雪不止疊前韻
長至祀陵紀行
送董生還寧都

卷之十九

五言絶句

西涯雜詠十二首
畫鵪二絶
畫竹二首
三緘圖
雜畫四絶
便面小景二首
題畫二首
雜畫四絶
分金圖
雜畫四絶
白頭翁畫

六言絶句

出城四首
便面小景

七言絶句

布穀
戴勝
題畫
馬上口號
偶成四絶
善文二首
畫鶴二首
和若虛韻二首
畫鷹
紅梅三首
陵祀道中次周亞卿韻四絶
會稽雜詠七首

戲題畫扇　黄鸚
寒鵶　班鳩
周評事慕山二首
題挾彈圖二首　讀漢史
題畫　虞美人
燕　嚴子陵
太公　張子房
王子猷　李太白
范忠宣　周濂溪
蘇子瞻　題蒲石圖

墨竹　讀文山集附錄
畫竹　寒鵶圖二絕
海鷹圖　送吳汝賢歸省
題張儀制所[redacted]月嘉畫
華表鶴圖二首

卷之二十

七言絕句

題扇次倪[redacted]
海潮圖　墨梅
墨竹　先春亭

墨梅　題蘭二絕
牧猴圖　墨鵝
題畫　怡雲圖用亨父韻
子母牋一首與仲律
題畫　藏鷹
題扇　草廬三顧圖
墨竹　安遠柳侯所藏墨竹
梧竹圖　夏仲昭墨竹
畫鵝　梅鶴圖
畫魚二首　題周原已賜扇

畫瓜　畫菜
牧牛圖二首　題畫
題杏花圖　希夷睡像次體齋韻
題畫　墨牡丹二首
畫　題徐御醫畫卷
太白扶醉圖　白頭翁圖
畫竹　畫松三首
梅月圖次韻　畫馬四絕
葉瓠圖　紅梅
梅月圖　花鳥便面

畫扇　畫二首

夜合花二絶

送張閶幕兼素借陳石齋詩稿

壽陳石齋母節婦竹枝七首

題畫三絶　雜畫

鷺鷥　鴝鵒

慰方石病手及口次韻各一首

雜畫四絶　墨菊

洗石田山水　竹雀圖

題畫二絶　鉤勒竹

春草　泥金桁

拔蒿二絶　題畫

畫菊　題畫為戴刑部

畫芥　便面小景

詞曲

便面小景詞二首

洛陽春題念瓶牡丹壽羅冰玉五十

雨中花題花四闋　減字木蘭花題山

浪淘沙題牡丹

懷[illegible]堂詩稿目錄終

懷[illegible]堂全集總目

詩稿二十卷　日月光天

文稿三十卷　德山河壯帝

詩後稿二十卷　居太

文後稿三十卷　平無以報願上

詩文續稿共十卷　萬年書

右茶陵李文正公集一百卷偶於星沙客次得縱觀焉與傳閱深負休明鼓吹也分編二十字號奈前無總目翻閱為難徹為補之頗快於披覽抑亦

願附名以垂永久耳借字畫微有悞處未及全校猶為歉事至於公之相業諸鉅公序言詳之不敢復贅云

時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夏五月望日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山陽後學張鴻烈謹識於古飛虎觀中

懷麓堂詩稿卷一

明太師文正公西涯李東陽著

三韓仁菴蔡毓榮
蒲坂心康韓世琦 兩憲臺鑒定

督學政義興蔣永修慎齋先生較正

郡八十一叟陶汝鼐密菴翁參閱

學正潙江廖方達昇生較梓

仝弟廖方達靜超纂輯

男豐年 睿年 男昌言 姪贊年 次編

邑人劉溫良美度互訂

古樂府

申生怨

十日進一胙君食不得嘗讒言豈無端兒罪誠有名兒心有如地地墳中自傷兒心不如犬犬得死君傍（云使晉史聞之未必不憮然自失）天地豈不廣日月豈不光悲哉役何言一死以自明（云說得此生心透 云辭氣倒盡更著不得一語）

緜山怨

五蛇上天一蛇蟄綿山繩月火不滅君王恩重翻為仇不如放作山中囚君王有臣一非少食人之徒但自保臣心見母不見君誰言母死非君恩（云其裂 此不此）

人生何如夕何夕留與千年作寒食

屠兵來

兒勿啼屠兵來趙宗一綫何危哉千金寶兒兒不死負兒郤在深山裏妾今有夫夫有子死易立孤難九原下恨無慚顏趙家此客還此友穿何故亡盾何走（云客不負趙趙乃負此意亦甚警切）誰言趙客非晉臣當時嬰杵為何人

築城怨

築城苦築城苦城上丁夫死城下長號一聲天為怒長城忽崩復為土長城崩婦休哭丁夫往往勞寸築

避火行

夫人避火避火不可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夫人避火避火不可我身有傅還有姆傅姆不來心獨苦君不見宋姬一卒春秋悲文姜辱死南山詩

掛劍曲

長劍許烈士寸心報知己死者豈必知我心亢不死（云意不近名）平生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漸臺水

漸臺水淺幾許使者來誰道汝（云只一誰字意便是）不見君王符空傳君王語漸臺水行宮不可度妾死猶首丘

謝云顛沛必於是君行在何處潘云死不忘君更見忠厚非貪死者平生委質身爲君此時重信輕妾身潘云又是一意君若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瀰瀰謝云結尤凄落潘云執絕之後轉覺含蓄作手作手

下相篇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臣薦戍戍不知告瑣瑣不嗔克也與國論此國尚有人能令汝卜相誰使汝爲君東周一失馭全晉遂三分但知晉國亂不念周家貧史官謹初命千載傷彝倫潘云卜相事史家以爲美談提出誰使汝爲君一句大義方明自晉亂周貧此意更警切

國士行

漆爲癘炭爲啞彼國士何爲者趙家飲器智家頭一日事作千年仇報君仇爲君死斬仇之衣仇見虓臣身則亡心已矣謝云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故如此非身有之不能道

昌國君

齊城下即墨守燕將代昌國走甲辭累使招不歸臣心上有先王知潘云只一句道盡先王知心獨苦義君臣邦交母當時誓死如齊封更恐還兵向燕土終不似信嬰劉胥報楚謝云說得樂毅心出

樹中餓

山深雪寒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憐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潘云若已行之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宮未築黃金臺當時周室何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潘云必如此見賢者之過方何似西山採薇食

邯鄲賈

邯鄲奇貨千金抵陽翟賈兒雙䏶睨掌珠飛墮華陽宮宮中老蚌光如虹闔門不開玉符剖秦人河山趙人手邯鄲種玉玉不死移向宮中生玉子長安寶氣横九州賈兒身貴封爲侯匹夫懷璧尚不可何怪貪兒死奇貨潘云通篇比興中敘事曲盡似此絕少

易水行

田光刎頭如拔毛於期血射秦雲高潘云起得突兀道旁灑淚沾白袍易水日落風悲號督亢圖窮見寶刀秦皇繞殿呼且逃力脫虎口爭秋毫荊卿倚柱笑不晚身就斧鑕日腴肯報韓有客氣蓋豪十日大索徒爲勞荊卿荊卿嗟爾曹謝云匹夫不及智士信哉潘云只合如此

鴻門高

鴻門高高屹屹日光盪雲霧吞雙舞劍三示玦壯士人目背拆謀臣怒玉斗裂網羅天龍有翼龍一去難再得謝云榮陽之役能幾許用危乎殆哉潘云何短意壯長者叫學殆者不可到此舊格亦罕見此

新豐行

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念東歸樂漢皇真有縮地功能使新豐為故豐人民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一太公俎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潘云句意渾古無一字不合作結更有力

淮陰歎

營門書開齊犬吠蒯生相人先相背古來鳥盡良弓藏近時刎頸陳與張功成四海身無地歸楚楚疑歸漢忌極知猶豫成禍胎時乎時乎不再來君王思漢辯士走淮陰胷中血一斗婦人手執生殺機赤族不待君王歸君王歸神為慟獨不念秋毫皆汝力舍人

一嘆彭王殂淮陰之辭真有無噫吁嚱淮陰之辭真有無謝云漢高於此負少恩哉千載之根殆有甚於此者猶幸不出於婦人耳二覆此作為之扼腕壽云千載疑獄其老吏不能判此引呂后蕭告於越事為證非拘成案者

臣不如

劉氏盟呂氏爭臣不如陵呂氏獗劉氏絕臣不如勃乎乎乎乎智有餘胡為甘此兩不如潘云疊數兹字出更分曉言非智還非愚乎乎竟爾為身圖謝云說得乎透

殿上戲

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亦云意勝詞處云此故不可可少

宜陽引

宜陽小兒身姓竇弟為僕姊為后山中岸崩壓不殺自言相有封侯法朝上書夕召見生不記家猶記縣眼前喜極翻作哀一朝富貴從天來左圖書右賓友兄弟賢名世希有古來寵祿易驕奢今人尚憶貧時否潘云據事直述亦可以觀矣

潁水濁

魏其侯家客辭舞一語不回丞相怒相家貴人半膝席斬首究胷排復惜籍郎按項項不俯潁川諸豪同

日捕魏其背裂東朝東首鼠不決轅駒窮潁川水濁灌滅宗誰令併殺老禿翁相鬥白日嘯二鬼越明年春武安死誰言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謝云其新因乃其志云亂錄史傳以成樂章可謂可歎

數奇歎

何奴七十戰戰戰不得當一當遂失道憤激摧肝腸君恩念數奇將令抑不揚白頭恥下獄飲泣橫千將收也報父讎竊為刺客死路傍隴西世節氣此志亦可傷陵乎爾誠才潘云晚節之甚惜於戟折胡為辱死天一方

文成死

文成封五利封神仙只在東海東文成死五利死天
下神仙皆妄耳潘云只此大句何必費辭漢家武皇帝者莫皆何
惜矣今何明君不見百年身萬年計前秦皇後唐帝

牧羝曲

嗟汝陵咄汝律羝可乳節不可屈咄汝律嗟汝陵寧
爲我死不作汝曹生潘云何奇拜几甚稱題目臨江□七辭恐不及生入朝
身已老有淚猶沾茂陵草潘云意僅可愛天遣生還入當闕
不然誰識冰霜貌潘云結亦新意然佳處却不在此可與知者道耳

問喘詞

少陽用事春猶淺道傍死人春不管丞相停車問牛

喘君不見陳平辭周勃免誰曾問春淺深兮近遠謝云
差強人意潘云首篇有實

馮婕妤

圈門豈開熊不守婕妤當前衆嬪走荷君光寵捍君
危不然安用賤妾爲君身如山妾如葉君有不虞安
置妾潘云體貼得實意出亦知倉卒非買恩恩多妒深翻在睫
馮婕妤昔非勇今非怯掖庭倖兒何喋喋潘云用事自活

明妃怨

莫倚朱顏好妍媸無定形莫惜黃金貴能爲身重輕
一生不見君王面不是丹青誰引薦謝云說得究曲處盡不偽空

將艷質惱君懷何似當時不相見君王幸願苦不早
不及春風與秋草却羨蘇郎男子身猶能仗節長安
道休翻胡語入漢宮謝云又生一意祇恐伶人如畫工畫工
形貌尚可改何況依稀曲調中潘云古今詠明妃甚多殆無復措手處此
篇新意疊出恨不使前人見之

九折阪

九折阪七尺身同車爲孝子叱馭爲忠臣孝子身爲
親忠臣身爲君七尺身九折道潘云有此一轉便覺精神叱馭歸
來人未老回頭試問回車翁何曾得葬瑯琊草

尚方劍

中書勢重儒臣輕天下善類皆爲朋漢家賢傅生負
氣死不再逢刀筆吏君王含怒成莫當宮掖纏容免
冠地謝云纏字妙漢家佞臣多戴頭借劍不報蕭公仇當
時只問安昌侯潘云千載慨然

四知歎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下有厚地兮上有蒼旻縱不
吾知兮吾心有神金獨何爲兮至吾門吾閉吾門兮
省吾身潘云此二句直從意外生意更進一步使讀者開此本必不懼然而起也

美新歎

昭陽禍水噴火滅賊莽勢燃哀平折宮中獻[illegible][illegible]酒

芳金縢策秘符命出漢家老婦不姓呂云用事猶掘有斷腸
挺漢符爲漢主遺民獨有龔勝存餓死不入新都門
美新大夫那肯死元是五侯門下吏白云亦豈所謂汗者乎云
括出此語要遺不得

兩虎鬪

中原野龍鬪未休兩虎私鬪真龍憂雌虎哮風雄虎
避龍顏一鬪天爲寧云何好君不見鄖鄖虎鬪能不知
闗中秖龍不敢欺當時豈復爭雄雌

嚴陵山

劉文叔加我足侯君房嗔我日平生若遺吾惡我有

日如盲足如跛安能城市復山林朝往暮還無不可一云讒出自得已丂之意林泱然君不見嚴陵山水高復淡誰識更
識先生心

弄潮怨

莫弄潮潮水深殺人莫射潮中有孝女魂云故魂神新振
來父與遊魂去父與沉潮能殺人身不能溺人心潮
水有盈縮人心無古今

斷絃曲

晨聽焦桐聲夜聞斷絃音阿女有父貧家學在一琴
生書五經石死給十吏扎阿女有父能八分乃遺法
可徒坐上哭胡雛別哭阿女有父情情鍾[illegible]
云比崇祿有書何必教有女翻爲辱君看衛女一死
爲事足更惜繫云結

縛虎行

布將騎公將步天下紛紛可橫驚卿爲客我爲虜卿
爲一言無不可下邳城南繩縛虎曹公不怒劉公怒
董卓丁原在何處布乎布乎豈汝布云何竟天成

鸚鵡曲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身著岑
牟前撾鼓罵生狂呼老瞞出我辱衡衡辱我我欲殺

之猶雀鼠一投荊州送楚黃鶴磯頭賦鸚鵡鸚鵡才
多爲舌誤云鋤猶人物意自行舉世何人不相妬生莫逢佹
主簿

淮陰侯

淮陰侯義且武冠三軍振華夏斬佹將報知者身不
可留臣有主云惟此以析彼耳彼陰與呂何爲者哉老瞞不追猶有度
誰其佹者與陰呂歲十二月侯出走與人縛侯生縛
虎生縛虎死猶怒髯如蝟眼如炬吁嗟漢乎天不祚
有馬不踐中原土侯身雖亡神萬古

五丈原

五丈原頭動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營門不開呼者怒排戈指天天宇漏將心墮空化爲土錬石心勞竟何補侯歸上天多舊伍羽爲前驅飛後拒忠魂不遥降王車長衛英孫朝烈祖潘云表出北地王風節假孔明不及爲之佐耳千古之恨何由得瞑

東門嘯

上東門東鄰雛嘯寧馨王郎識奇兆單車快馬追不還寧知夜死排墻間當時預恐亂天下天下蒼生竟誰誤一家三窟本身圖潘云結正行耳青州非鄰還非胡何須臾歎東門雛謝云蕭嗇之徧往往如此

南風歎

夕陽亭前車不發南風吹塵暗城闕凌雲醉客嘆不省蛙聲亂起華林園城頭鹿車走條條洛陽少年美如玉宮中夜半牝雞啼千門萬戶皆翻覆金墉城城近遠朝來暮去誰能免九原若見楊家姑應問婦來何太晚

鬪雞行

城頭雞鳴聲不惡祖生夜舞司州幕南來擊楫向中流殺氣横秋盡幽朔手提一劍馴兩龍潘云豪俊可人黄河以南無戰聲十州父老皆部曲誰道其兒作都督中原未清壯士死遺恨吳江半江水

晉之東

西晉盛南風亂二十四友皆爲佞北師來東海迫四十八王皆不歸前奔觴後執盞忠臣灑淚翻就害萬里中原七馬空銅駝尚在宮門外宋家二帝俱入金神州陸沉古猶今黄旗紫蓋渡江水碧嵩清洛愁人心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潘云感慨古今

伯仁怨

呼伯仁百口累卿卿不聞伯仁出辭叱羣奴殺諸賊卿負我我負公筆中應對聲如鐘三言不答二賢死

義木滅親先殺士潘云辭嚴義正君不見王彬哭友不拜兄幽冥未必無知己

氏帶箭

奔鞭阻江江逆流入公草木皆爲佻山頭鶴唳爭回首城南老氏帶箭走雄兵百萬如倒山三十年來一擲手君不見捫蝨翁道音莫道西師東婦人孺子徒爲忠燕山傀儡思弄風潘云何與事稱熊復見之歸來但哭陽平公

五斗粟

五斗粟不俗人五株柳不出門舉世不我容上作義

皇民義星夔不見一桃三千春（潘云古意黯然似不欲更道一語）

燕巢林

胡馬來飲淮浦春燕歸巢江樹（潘云說與慨然）石頭城立不住狠若胥在何處耕問奴織問婢誰遺書生論兵事爲問長城元自棄生不逢檀道濟

乳狗歎

石頭城中鎮將死父忠臣兒孝子哀家小兒偎不住乳母怒門生喜殺郎君要賊利天地鬼神須驚汝鬭蕩開乳狗戲狗噬狂生如噬豕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姓儲（潘云非此異事不能發此高語）

鮮卑兒

鮮卑胡漢兒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潘云奇此二字便覺呼蝶）織繡使汝溫飽相歌呼胡爲群彼無寧居漢土著鮮卑汝客作一定斛一斛粟爲汝擊賊使汝樂胡爲疾役同剽掠（潘云爾事協律每出天成乃知恆言常事無不可被絃歌者）高丞相三軍不能胡言能漢語（潘云二句括得更精神）胡爲爪牙漢肝膽爲雖築爺不足數猶能虎視中原土君不見鮮卑小兒雖共事河南行臺徵不至

高凉洗

刺史召君勿行妾不知兵能知刺史情刺史反君勿出兵先許戰歸與君相見（潘云人語便是）婦吁嗟乎高涼娶婦得婦力不見刺史但見賊太原亦有娘子軍誰道軍中無婦人（潘云意更好）

凉風臺

凉風臺前池水赤赤星射空虹貫日斛律美人生抱玦死向青天待明月（潘云古意精語）君不見晉陽書中臨絕語曾爲樂陵求樂處百年無罪君莫寬濟南何在是誰言不須更問華林園

歸母怨

母告兒饑不得汝食寒不得女衣汝身榮盛吾何爲兒告母寒不見母寒暑不見母暑死若有知應得觀齊使還周兵起天遣來來送死洛陽不死長安死殿前一殺數十人母身在否無見存丁寧莫遣齊師聞（潘云與鮮卑兒同評）

晉州急

晉州告急君莫歸勸君更爲殺一圍晉州城陷君莫按圍裏濃粧待時發晉州城敗君莫退馬上著襪猶按琵琶絃絕爲何人啼聲喝喝春向晨當時同生願同死各向長安作妖鬼（潘云亦是本色）

和士開

五雜組二尺女往復來和士開不得已出刺史五雜組一簾珠往復來侍中盧不得已降詔書五雜組要領軍往復來路餘珍不得已出國門（滿云用古體入新事測是一格）

吳老公

吳老公薄心腸夕河南旦貞陽詐書質報恩作殃一身非魏還非梁彼窮歸義棄不祥公心不薄爾可忘梁家養客如養狼狼入彼室壞彼堂當時許婦雛朱張溧陽公主誰家郎樂遊絲竹令人傷（滿云老公姊下關此其愚亦少愁乎）

長江險

長江險大可恃務三來周再至隋兵彊竟何事兵入賊告有計樓船入天井人地生同歡娛死同避國有二嬪無一士（滿云名言許同）首長江如屣棄君不見古來人和方地利天爲東與還魏帝（滿云亦无雅人意耳）

姦老華

姦老華天下窮有許多賊蒞關以東大有人悔不盡殺江都民民不欲多多即亂安得龍舟數千夫入爲君不見江都城外人歸儂那能更到丹陽宮（滿云紫鯘之禍可爲永鑑言不盡意耳）

卷一終

愷龍堂詩稿卷二

古樂府

太白行

太白經天照城闕甲光使肌冷如鐵秦王袍沾息王血（[illegible]云七字殆不忍讀按之諱王沈醉壽王醒不得不少露矣）龍攀鳳附不自由何乃棄君來事讐危言逆耳誰爲謀古來天子不觀史飾詞佞筆徒爲耳胡不自修爲謗弭

譽樹行

莫愛庭前樹一愛百寮隨（[illegible]云曲盡世態）向非諫臣言不知佞者誰不知尚自可不去安用知（[illegible]云何句氣切）甘言終焉

倚逆耳先防辱那將君王樹不及大尉足（[illegible]云又進一步說[illegible]）

亡賴賊

亡賴賊逢人殺難當賊不平殺爲佳賊臨陣殺爲大將見賊殺逃（[illegible]云又一路[illegible]易）少年作賊不愛身逢時幸作干城臣宮中一言後宮易終負先朝爲國賊（[illegible]云脫不得此一字）

凡上內

李唐天下猶有主兒欲與韋母欲武（[illegible]云佔由使是）武家廟食唐爲周唐宗骨肉皆仇讐周廷酷吏開告密白頭司空反是寳司空不死唐不亡天意豈在廬陵王中與功業回天地盡是司空門下吏二凶雖除五王族

痛恨當年存祿肉 云醴生于不見畏往往如此兒明在所可畏者哉

韓休知

內家伎樂喧歌酒外庭宰相還知否語罷封章辭在手 、獨嘆指朝無不可寫 君王對鏡念蒼生一身甘爲韓休瘦嗚呼曲江以後無此賢梨園羯鼓聲震天 云說得如說得 何由再見開元年

卿勿言

卿勿言朕自思南詔覆師君不知卿勿憂朕自保范陽弄兵苦不早鄉邪誰邪高與楊非姚非宋還非張有言如此悉不用豈有藥石鍼膏肓君不見咸陽老

人能直諫何曾得賭君王面 六嘗稍何及 云說盡事理

腹中劍

腹中劍中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構仇結怨身焉逃一夜十徙甘爲勞生無遺憂死餘恨 云添一恨字卻摘神十倍 恨不作七十二家藏山坳 云究極奸狀評發更覺精神百倍矣 云公

青巖山

青巖山甄郎尚風不可禁祿山使者封刀還入東京見黃菩帝勅僞官階下拜鄭虔貶死王維生故人獨有蘇原明君不見舞象悲啼樂工哭賊斫工屍分象肉 云一象雖死亦知芳千古矣此語更激

馬嵬曲

唐家因破君不守獨載蛾眉棄城走金甌喬重不自持玉環墮地猶回首前星夜入紫微垣王風淨掃長安塵上皇卷甲三川外父老含悲長慶前世間萬事多反覆自古歡娛不爲福君不見西宮露劍迎何如坡下屯兵宿 云此用唐體厥唐事

曳落河

曳落河雖多如我劉秩何幕南擊劍笑且歌回紇意已輕唐家朔風捲火墮塵沙牛車載甲空倒戈義軍因爲同日死野老痛哭陳濤斜陳濤斜爲誰哭明日

上書甘放逐 云責備賢者

睢陽歎

將軍有齒嚼欲碎將軍有背血成痕生爲將星死爲厲鬼是山川不平氣二人同心金不利天與一城爲國殘羸兵半擁願相視孝子忠臣竟誰是千載公名亦天意君不見河南節度三日至救 云死中求活不審人道語

河陽戰

裨將退元帥怒先取廷玉後借因牙旗颭地高掣空將軍號令如雷風逆賊夜散潼關東元功獨冠中興中營蠅茸鎗雖爲忠空令憤死則神功 云語則而激

令公來

令公死回紇至令公來葯羅拜後邦三軍前一騎回紇盟吐蕃退令公度量包天地君不見長安城郭樓寺眼中那有軍容使 云千載之憤安得此公云譴得軍勢事更好看

司農笏

司農手中無寸鐵奪笏擊賊賊腦裂 云七倒何匡也壯筆之近來引此者絕少 賊雖未死氣已折奉天天子雙淚橫十年蘇卿眞負鄭臣身區區笏記憶平原太守曾未識 云受曲規諷正山動人

養兒行

朝廷養公公養兒兒爲心腹股肱誰當時意氣各相許兒不負公公負主養兒至死心不易寧不爲兒不爲賊 云能道古郎意中事 君不見入朝告變歸殺身此兒非養寧非眞養兒身死名不腐惟有眞兒心獨苦 云八令郎心事亦道出

問中使

問中使幾日發長安老臣當死死不難中使答言從大梁至大梁賊耳胡稱使君不見吐蕃使者中道亡相臣節度死鳳翔老姦有貌孝不揚 云孝字妙 三年飽食居廟堂灃州客死非人殃

侍中走

平凉壇西鼓聲吼伏兵大呼侍中走君王正喜邊兵休武將蕭賀書生憂邠寧飛書夜半至西平老臣先掩涕君心多猜謀不足平凉不伏長安伏柱伐大安國上竹、

禾貞歎

王郎索飯黃屏裏鄭州相公呼不起六街鬼魅夜攫人公門白日成官市紛紛逐客不足嗟河東司馬文章家 云文章漸正在此 江湖浪客河間婦 云雖用文章家語 世事榮枯一翻手詩翁莫賦永貞年後來何代無此賢 云說得是

鄭畋後

鄭畋後登台司國事去嗟何爲唐之衰風不競天下紛紛其一鄭君不見宋家養士得士力無數忠賢海中溺之 云紫能自知不可盡疑黑人一至于此亦可以風矣 云唐

白馬河

白馬河河水濁可按清邪濁邪同一流萬古不滌衣冠羞人生到此紛濁毛紛濁毛竟何益唐之亡非此日若 云夏不必議論語

王凝妻

妾生愛身如愛玉玉可玷身不可辱生不逢曾男子事奸云川彼氓何知妾爲恥揮刀斷臂不自謀已看此臂爲妾仇云意勝詞云詞亦甚稱不恨妾身出無主但恨妾身爲婦女君不見中原將相誇男兒朝梁暮周皆逆旅云說得民樂翁出

十六州

契丹助晉兵一號三十萬晉家報契丹一歲一匹絹三十萬絹未足惜一十六州空棄擲遂令宋統成偏安中原以北無幽燕金元相承二百載山前山後盡兜鍪至今五鎮控三邊不備西陲備東海云可爲作俑者戒

鎖綸恩

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綸恩一鎖成鴻圖太宗雄略絕代無武功剗頭柰王宛當時趙相非呂徙誰復糊塗如此乎云內此謀彼宗乎普亦爲孫謀

急流退

呂丞相眼欲穿錢楓寄與巳翩君有輕士心臣有制命權命在我不在天明日拂衣遊華山云有數之言不覺至此

云讀至此亦可翻然而起矣

城下盟

澶州城南見黃蓋澶州城北胡兵退南朝相公方新雖讒言後出功臣猶城下一盟成禍胎孤注之說何危哉城下盟君不辱猶勝金陵與西蜀云說得是說得是當時若恥城下盟縱寇不追眞大錯云如此做便是

金陵問

王安石還聖人熙寧天子空稱神程夫子眞聖徒一言非訐還非譏世更有人如此無古來君相關氣運河南不問金陵問一時言千載恨此云可恨尚不止云此恨敢自不小

崑崙戰

崑崙關頭戰骨枯龍衣裂血紅模糊罩中喧言老儂

死不是彼儂安有此將軍貴實不尚功世上安有將軍忠君不見漢皇一敕雲中守武將紛紛皆藉口云信然信然

安石工

端禮門金石刻丞相手書姦黨籍長安役者安石工不識人賢愚但識司馬公卑疏不敢預國事幸免刻名爲後累匹夫憤泣天爲悲黃門夜半來毀碑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云稍中模字亦可識云此篇音節頓挫意氣激烈筋不可及結句闕爲方不再發乃得此無遺憾決

夾攻誤

兩敵自相圖古稱中國利遼亡金巳猖金滅元愈猖如何夾攻策竟蹈前車弊惜哉鷸蚌功誤爲唇齒累一誤國不支再誤國不祀嗚哉宋君臣千載傷失計批云亦是名言

奇才嘆

奇才復奇才二聖一語孤臣哀孤臣哀淚如雨衆欲殺臣臣有主不然安得夢中身天上語批云悲喜萬狀於一二語盡之蘇公有知不能不爲一賞也

兀朮走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

跳華人頓足金人喜批云盡情出君不見和尚原頭走敵胡天爲中原留是難批云節節寫出他時再作江南歸韓公哭公還有無

兩太師

和議是塞外豪塵走天子和議非軍前函首送太師義和生議戰死生國讐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批云畢竟無一是者

金字牌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迴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匯幽薊已復無江淮佐酤和壯士死云

大字盡之矣此外雖萬言亦不能盡天下事安有此批云亂大字亦不可少國之亡嗟晚矣

三字獄

朋黨論天下借借不借貶李迪三字獄天下服服不服殺武穆批云快出鬼魅姦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其無椎崖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郎馬前刺

參謀事

新將代舊將去參謀來軍有主受命篇不受戰參謀行真獨斷宋家養兵二百秋大功竟屬書生收翻令悞死劉楊州批云楊州非真愧者倡此表見參謀力烈耳君不見陝西歸

來笏書地遺恨他年六州棄

千金贈

相門深深夜中扃百年恩重千金輕二人辭受本同情君王但賞辭金名批云如此雖敘事敘情便別嗚呼一檜死一檜生君王孤立臣爲朋誰哉更問胡邦衡批云振古如茲

濟陽怨

宮中快行過巷門巷中皇子心如焚相臣引入舊班裏我胡爲猶在此殿頭燭影坐者誰殿帥捽頭聽詔詞君爲臣臣就國批云此字亦忍六父子幽囚不相白湖州義兵翻作殃身死猶貽諫官論濟陽冤冤不極

金大將

汝何官金大將汝何名陳和尚好男子明白死生金人死金鬼（云頭見道）腔可折吻可裂七尺身軀一腔血金人憤泣元人誇爭願再生來我家吁嗟乎文山烈後叠山已汝能不學乃如此

戚里婿

戚里婿戚貴妃社內侍董丞相無私交難共事臺兵不待章奏批丞相山城君不知丞相出天下或君不知竟何國（云結有餘收）

木綿菴

多寶閣中欲不足木綿菴前新鬼哭裂肩拉脇安足論天下蒼生已無肉君王不誅臨押誅父讐國賊一時擄臨押死死不滅元城使者空嘔血（云杜牲於此處見精神）

冬青行

高家陵孝家陵鱗骨盡蛻龍無靈唐義士林義士野史傳疑定誰是工魚金粟俱塵沙何須更問冬青花徽欽不歸梓宮復二百年來空朽木穆陵遺骼君莫悲得葬江南一抔足（云借中有似）

趙承旨

趙承旨誰家子王維詩畫鍾繇書（云貝輕切）不獨行藏兩相似文山令子燕京臣臨川貢士官成均（云千古誰復野字）名家大儒亦如此雪樓之徒安足齒（云足是）

劉平妻

誰謂虎力猛赤手亦可屠誰謂妾無身妾身雖在不如夫妾身與夫爭虎口生同道路死川藪呼兒拔刀兒不怖厲聲攫山虎爲狙擲夫夜歸車下宿屛食趨猩宗虎肉（云惜哉）夫身有死死不孤生當爲君西擊胡（云見成詩自見用得好錄者不可以人謂一人不數編者始不可以咢天丁上也共服者當自知之往見陶鍊婦詩音韻見全本首首奇絶音）

尊經閣

尊經閣閣高不可攀前有文宣宮後有鍾陵山以不（云意出）

花將軍歌

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絶倫從能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與殺人如麻滿川谷徧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絶罵賊如狗狗不猜（云奇句險語）檣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郜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云長援急）

妙得節會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俘獻闕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身歸竊見去夜宿陶穴如生憤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拜從爲舟蓮爲食■云只此數語寫出許多事如在目前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闢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云疊用花雲二字健拌絕妙極妙極手摩膝置泣復嘆雲汝不死猶見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身■云又是一意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嶽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云此篇章奇峻而

后來動如珠走盤與心得手應斷不至此木蘭何可多見而焉還每以奇事試筆力于此亦云

懷麓堂詩稿卷三

長短句

清樂詩爲天台楊允昌作

台之山石崢嶸我登其巔可以振我衣台之水石齒齒我行其沚可以洗我耳山水之匯我田我廬朝樵暮漁式嘯以遨天壤之間有鳥有魚我樂我清匪物與謀悠悠化機動靜無舍我清我樂誰知我者有懷若人莫招爾來欲往從之室是遠而我歌此詩知者和之

捕魚圖歌

貧家捕魚多用罾富家捕魚多用網貧家不如富家利一網得魚長數丈江花夾岸江水深此時尺魚如寸金岸高罾小扳不足漁歌哀咽愁人心家家賣魚向江浦大船小船不知數大船魚好多得錢小船悠悠竟朝暮長沙遊子思故鄉安得坐觀江水傍買魚沽酒對明月我雖不飲猶舉觴我家海子橋西住中使饋魚長比箸枯民未識恐獨嘗自倚闌干放教去吾生有興不在魚披圖見畫已有餘無家無業豈足問但願四海赤子同鮮腴

答羅明仲草書歌

草書之妙誰絶倫我欲從之並效顰平生兩手硬如
鐵空有苦思淩風雲羅夫子君不聞草書任意不在
文十年摹寫未必似偶然落筆還通神人道張顛看
劒舞公孫大娘出誰門始知騏驥別有骨世上豈復
曹將軍羅夫子君不見陳士謙溫元善芙蓉顔色楊
柳姿能使市上黄金賤今人好尚乃如此有眼何須
辨真贋羅夫子眼如電生來四十年閱遍圖書五千
卷向來得我書贈我一匹錦繡段吾觀少陵有詩史
看君之詩宛相似包羅巨細成大家上窮伏羲下元
李秋蕭冬桂老愈辣翠竹青松寒不死君詩在格不

在辭背與時人鬭紅紫吾觀草書亦如此羅夫子君
莫疑眼中磊落非君誰紫陽之書冠今古其大如斗
小者盾虫書鳥跡不復識見此再拜與吾師君今長
驅我戈倒縮手不搏生蛟螭長安城西紙貴賤吾欲
買斷防君嗤

題丁御史同年墨竹走筆長句

淛江之東縣新昌乃在千巖萬壑之中央側身東足
恐無路五步一澗十步岡君家茅堂此卜築白石叢
抱青篔簹西接林薄南通塘低者出地高出牆江南
此物賤如草買種不費錙與銖野生石迸小如指一
夜風吹還尺强細動雨櫛歲屢改舊葉換盡新梢長
青苔白石淨如掃吳紵越羅生雪霜脫巾箕踞坐其
下野叟林夫相與狂吹洞簫飛羽觴鳴玉琴舞霓裳
陰風颼颼左右至耳熱不受秋山涼醉中恍惚無定
所顛倒爲籟隨宮商忽疑壯士入沙場鐵騎夜戲陰
山强不聞鼓角動但見矛戟森開張忽如仙人來帝
傍翠環金節聲鏘鏘不聞鸞鶴叫但見雲中雙鳳凰
蛟龍起舞鬼陸梁復如扁舟渡瀟湘九疑山前鷓鴣
泣一女聞之雙斷腸是時騷人醉半醒孤棹萬里回
滄浪十年宦遊隔江海此興落落何由償茲知真宜

心獨苦愛畫不減青琳琅往時王孟端近者夏太常
二公之畫世所藏此物胡爲在君堂君心自有百錬
剛見此意氣俱飛揚烏臺退食宴佳客看竹不礙肩
與郎我當攜琴載雙鶴半子林間青石床

怡雲樓歌爲欒清鮑翁作

登高樓飛甍畫棟參差浮上摩青空人倒景下瞰巨
壑通長流浮雲何悠悠附巖列岫散復收隨風冉冉
不盈寸頃刻變幻不可求盪胸引步却回首日夕坐
倚可以忘君憂雲來不作西郊雨君亦長若東海隈
人生幾何胡爲滯此山之幽世事恍惚無定所白

衣巷狗誰爲誅戚茲蹤跡向巖扃少年有意今白頭
浮雲分歸來與爾散漫終林丘

題程亞卿所藏劉進畫鳳

劉生亦是丹青豪近來作畫無此曹平明退直呼游
醲半酣脫却宮錦袍戲將禿筆作鱗介已覺四壁生
風濤風濤洶湧向何處岸闊江空起煙霧東風一夜
吹水渾翠鬣紅鬐不知數桃花柳絮將吐吞輕紫亂
背交繽紛圓光倒射日成丙滅影下沒天無痕翠嬉
若共衆芳狎遨遊忽與洪波齊千形萬態極幻化倉
卒逢之安可論就中鉅者稱赤鯶巾牟頗似鯨與鯤

仰窺河漢若咫尺俯視江海如罌盆當時變風雨作
走天吳驅海若流雲掣電同揮霍噴沫浮濕滿寥廓
鋒鏑參差見蹤跡劍戟崢嶸露頭角直遣飛騰動鬼
神寧詠哀撼傾山嶽若非渙渤即洞庭不然曾得通
幽靈幽靈汀漫入恍惚始信丹青有奇骨劉生劉生
良已工誰其愛者司徒公華堂錦軸幾絲丈秀歸坐
我龍門中龍門高高幾許桑公畫龍能出走此物則
爲雨庭宇知公自是人中龍會向人間作霖雨玉如
意金巨羅激高堂揚練波文王在沼民共樂君子有
酒吾當歌我生解詩不解畫潦倒不覺雙顏酡呼嗟
乎吾當奈爾丹青何

送張修撰養正擢僉都御史北巡

君不見居庸山高石磊磊西來太行走東海誰遣重
城合嶂居其間萬古神功倚真宰南則龍樓鳳闕高
巑岏北則諸州列鎮相鈎環胡沙傳路通龍門馬營
獨石俱藩垣聖朝疆域過前古俯視朔漠之地皆中
原我聞明堂撫宸中帝遣良臣鎮茲土滿朝冠蓋騰
風雲出塞旌旗擁貔虎張君能文復能武胸中武庫
森戈矛筆下詞鋒走風雨平生恥學儒生酸氣作虹
蜺向空吐朝遊玉堂暮烏府平步青雲若廷廡手持

媧皇五色之瓊瑤仰聯高天爲天補身冠白簡凌秋
霜都城滿路生輝光共道臺臣出中秘不比御史尚
書郎衣冠此事亦希有先朝以來重紀綱北門鎖鑰
付公等城塹萬仞同金湯東關野胡尚未降狼烟羽
檄通相望地接雲中入河外猛七夜起提千將當今
關城三百六十里亭障雖有道路無豺狼吁嗟予居
庸負險不可當雄才逸氣直與山頡頏諸侯有道四
夷服聖德浩蕩被八荒麒麟高閣摩空蒼巖廊屹立
中昂藏金書鐵劵何輝煌君乎早歸來毋爲滯此天
一方

壽豈堂歌 奉和羅悅善先生以餘杭教諭致仕年七十其子璧為紹興教授從子明仲虎馬索題詩

羅先生晩翠之子德安之孫清談玉雪顏春溫文貞公學行世所尊先生年二十遊其門兩家子姪諸弟比衣冠器業朴且敦嗟哉典刑今尚存先生六經飫千古中年作官向吳楚當時弟子數百人三十年來半臺府先生軔捘章幕解組賦裘之子能繼武吾復何為走塵土有田可耕有溪可漁先生之廬左琴右書豈徒玩風月亦以忘形軀比堂老嫗頭總白筋力矍鑠不與兒童殊向來東遊復西客夢寐得返山林

居山中之樂樂只且人皆不足我有餘嗟此不飲將何如登廟廊望江海誰其作歌歌詩豈先生諸郎我登案尊前桂酒綠正濃籬下菊花黃可采方當再拜祝君壽不得登堂共斑綵願同七十還歸來門外竹林青未改

蔣御醫黃頭月桂圖

一月一花開開時月常好黃頭少年何翩翩每見花開破花惱紅顏綉羽紛蕤緌煖風吹春春力微芳心豔影兒相妒共保春光在遊暮君不見江花欲落江水深悲似黃頭過江去

三星圖歌壽致仕馬太守 給事中中錫之父

三星何光華回光下燭黃門家精靈在天光在地化作人形與人類福星雍容豐且都翩然騎鶴乘紫虛祿星高冠盛華珮浮雲為馭鸞為車壽星古貌長骨顱凝丹為顏雪髮鬚金縢玉軸藏秘符下主人壽無亢揄森然萬象中見此三丈夫天高路遠不可呼三星三星真有無仙翁皎皎人中星福祿而壽身康寧儼如星辰在丹青問翁福開金罍坐華屋兒孫紛紛如立竹問翁祿象笏緋袍佩雙玉人生五馬貴亦足況有天書照林谷問翁壽今幾何筋力強健頭雙瞳

人生七十古來多翁今況是一紀過三星在天一星在堂四星煌煌為門之光下有文昌星炳然居其傍冠裳偉風度云是黃門郎紫微垣高天咫尺下照后土成厥福聖明在位世壽昌翁百千歲長無疆年年願授長生篇寫我玉簫青琳琅

送王公濟歸武昌歌

武昌何雄哉高落巨鎮天為開舜遺禹功下疏鑿始見長江大漢家家從空來連山崩騰若奔馬三十六灘水如瀉平川渺渺原蕭蕭脩觀孤城如一瓦英雄割據三千年歷代乾坤紛鬥治輦飛丹絡周脊乎其

聞不獨帆檣往來者吾嘗南遊吳西入楚登朋肪吟
鸚鵡夜月山橫赤壁坡晴沙日射黃金浦是時懷故
鄉弔前古吳周黃晉陶庾姦如曹瞞猥黃祖餘子碌
碌安足數方今修文復偃武家詩書士冠紳地靈人
傑真快覩予獨無能愧鄉土王君孫落人中豪十年
書劍隨遊遨撫揮七怨動流水點染萬象歸秋毫有
時縱筆作詞賦出入經史窺風騷豈徒文思比唐勃
應遣頌聲如漢褒南宮四舉不一薦駿馬未脫鹽車
勞君今拂衣去京闕瀛海浩蕩蓬山高高歌向空空
宇闊白日鼓枻凌風濤昔作鳳朝陽今爲鶴鳴皐翱

手欲止之江流正滔滔丈夫離別各有志不學世上
兒女聲嗷嗷贈君明月爲鉤虹作綫歸向江頭掣巨
鰲

滄海謠壽秦廷贊秋官母七十

東南何所有海與天河通天河散作億萬派下界九
土分衝從江淮河濟作四瀆長流赴海皆朝宗尾閭
洩氣在沃水其下無底歸虛空上來磅礴接混沌周
環八方此其東東乃扶桑出日之所在金烏三跳浴
影乎其中蜃氣朝浮萬家市鰲背夜戴三山峰千年
老魚化爲龍脊波疊浪藏龍宮鼓[illegible]恣游[illegible]鯡

甲吐月珠光紅離亂喧呼鰍鰭舞復有三百六十鱗
朋羽族紛追從咸陽西來男女童有船不進遭回風
王母西池不盈勺敢以淺眼窺方蓬霞冠雲帔不可
以身躡俯視寰宇空塵蒙巫山老婆年七十家居近
海同丘同擬瓠爲漿釀爲酒海水照見雙青瞳烹魚
炮鱉爲芳鮮蛟涎香霞飄蒙茸世人有眼不得見但
見琅函寶軸名姓照耀金泥封西曹郎君美風度皎
若出海珊瑚叢攬衣望海欲東遊須臾鞭石成長虹
三神之山不老之藥倘可得願致一粒千歲歲歲無
終窮

滄浪吟

滄浪水清且閒朝持長竿去暮踏輕舟還江湖悠悠
獸奔走獨非漁翁向溪口水面遊魚不避人江間白
浪空回首細草平沙帶綠蘋微風不動波粼粼忽如
青絲颺紅鱗低頭坐睡了不聞亦知在興不在物江
村木市徒紛紛滄浪水清不濁耳可洗纓可濯江南
風景殊不惡耕田不如捕魚樂我家住在瀟湘東長
向滄浪憶釣翁借問磯頭舊江水春來幾度桃花風

謝謝方石惠石恭了

天台山高東走海結爲方巖石磊磊仙人巨斧劈石

碎斲出象棊三十二猶恐世人不識雲篆背刻作兩
京後來字未填墨寫部類分坐開兩壘虛三軍嚴㦸
尚帶烟雲氣變化或驚蛇鳥犖仙人白頭朝帝闕持
以贈我同瑤琨空堂無人不枰響病骨先秋覺蕭索
杜陵書紙那可著火餘冷玉差能彷君不見爛山老
樵枯木柯看時渾少別時多世間成敗等局戲何必
燕然刻石高崖袞不如坐共一枰晚仙人不留將奈
何吁嗟乎仙人不留將奈何

送邵國賢還治許州

許州太守西南來五馬雙旌何壯哉入門長揖向座

上元是南畿選擢之英才憶君醉下瓊林宴獨向中
原領州縣使節官恩處處周停軺問俗村村遍州當
要路多舟車居民十室九已虛亦知聽訟事非急任
道催科政不如我方閉門讀古書開渠此語重欲獻
名途利徑人競趨誰復有心如此歟京城六月淫雨
餘滄沒禾稼傾民廬坐令神州赤子百萬嗟啼饑恐
東塞路衢翰林儒官不涉事飽食端居豈吾意萬間
廣廈何必論我屋汎濫恐無地吾聞杞憂天擾轅緯
抱朴心排賈湯敢言民社非我圖耐有閒情爲君計
大河南北多荒田三年水旱相纏綿江流轉徙無定
所直指梁汴寬潘垣誰將隻手障百川向來議者策
與遷問君此策竟安出自言地疎官愧有口不敢如
河患茲州自古無水患亦有平原沃壤遥相連古稱
苛政猛於虎或者有患如水然息爭止暴是君事百
姓方賴太守賢賜金贈秩豈足爲子望望子不在文
章傳

平湖十詠爲過郎中大僕作

武湖春色

春來武湖綠春去武湖深清波帶碧草幽鳥啼芳林
寧獨知春來與春去長在武湖湖上住

案山曉翠

遠山青青玉紫氣漫漫開與旦君不見樂遊原上易
黃昏夕陽雖好空魂斷

三寺雨鐘

朝鐘晴昏鐘雨朝鐘滿空山昏鐘遥遥不知處山僧
報客客不來又逐溪風過溪去

六橋晴市

六橋東西南北水橋爲村水爲市昨日雨多今日晴
畫樓翠幔紛縱橫揺湖舡卧明月歸來夢作杭州客

東田社鼓

日之出東田東鼓坎坎走社翁封肥羊挈壯豕舞復
歌社神喜但願年年好風雨儂衣有桑食有黍長迎
社神擊社鼓

西浦漁唱

儂家住西浦兒童識漁唱高岸闊秋水淺湖上魚
蝦賤如土待我他時歸掛曾功成自買扁舟去

南村書堆 村舊作張氏

南村書屋書滿車南村書聲聲滿家讀書不作村學
究身爲郎官印如斗如今秖合稱書簏不獨書堆人
姓張

北原牧唱

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兒唱歌牛載歸兒家在原牛在
坂歌聲漸低人更遠山蒼茫水清淺

霍氏行祠

霍將軍誰遣汝廟食吳山下揚靈旗驛靈馬神遊四
方適余野霍將軍武且神驅逐厲鬼鞭風雲生能安
邦死能福吾民壯哉將軍死猶存

曾公古墓

荒荒高原鬱鬱古墓誰其葬之侯姓曾君看佩銅章
繫青組有酒誰澆墓傍土彼獨何人民亦何心嗟哉
曾侯名至今

山水圖爲日會中書題送懶齋先生

洪都山高章水淺五湖爲帶江爲襟臨江郡城瞰空
碧上有玉笥凌千尋下有渝川一道清徹底雕甍畫
棟光沉沉誰其居之傳巖後天遣山川鍾靈秀四山
幽鳥啼淺春萬點濃花亂晴晝書倚挹華芳披衆綠
躡雲根覩天寶書聲出谷秋韻鳴壁彩穿林夜光滿
几案收聲不敢測跡乎其間獨有仙風折長袖仙乎
仙乎飛絶塵一住京華三十春蓬山弱水豈不樂望
爽鄉關天外身鞭驛騎隨車輪倏忽二尺如有神

謫仙夢落木爲幻季卿圖畫元非眞何如錦袍金帶
佩雙玉朝使中原識鳳麟君家兄弟如兩謝猶有惠
連居鳳舍天涯去住各關情雖步江山不相借借君
彩筆賦君詩仙乎早和凌雲詞瓊休玉樹遠在萬里
吟離道郎爽兒不知

孤鴻怨題東吳張節婦卷張子云飛鴻且不再
匹況於人乎

翩翩天上鴻一死不再匹今人烏不如有匹奚但一
生爲比翼死獨栖寧忍孤飛過別枝養雛成翮老相
似猶憶當年初嫁時妾心獨知人不識仰觀飛鴻指

自言

熨帛圖

熨帛復熨帛一日能幾匹貧家日短富日長同是一
般辛苦力貧家莫歎熨帛勞猶勝家貧無帛熨

懷麓堂詩稿卷四

五言古詩

貞則堂詩

黃巖謝綸修鳴治大母趙氏有貞德其勝巖閩
見從之終身

憶昔歸夫君君家妾邪邑所期在偕老中道百憂集
男孤二女弱妾年未三十饑寒幸相保生死在呼吸
衡門畏宵啟行露被田隰危言動盜路俯仰身岌岌
揮刀斷我髮解棄散我粒木圖絕窺覦亦用拯窮急
刳腸向人盡魂不自收斂若天日晶幽聞鬼神泣
平生舊箕箒忍棄不再執圭玷尚可磨衣敝尚可緝
妾質自當年君門豈輕入一婦老相從白首供爨汲
艱難備爲狀不離前與及此曹豈解事居處覗所習
感激自不移爲能强維縶民彝本同賦貴賤無等級
男兒失所事俯首忍羞澀衣冠乃傾頹於此望何及
天台中峯秀偃蹇衆山立節婦孝子家高風遠相揖
請歌柏舟篇以繼蓼莪什

答陸問儀論古

少年受儒冠側身希賢後狂悖寡自持多言衆所咎
繁辭竟無益欲制已出口有時雜諧謔觸目遭譏詬

雖古不爲虐於德寔云疚三復白圭篇令人重顏厚
愧無請益辭負我直諒友陛君多雅懷指我以瑕玷
翻然爲起敬竦立歛雙肘退之喜嘲狎籍諫終不受
才高使之然嗟我實未有書紳古人戒敢不佩左右
感子期重陳終焉愧瓊玖

題賀克恭給事家墨竹時賀謝病居遠

野竹生高原青青不受寒歲暮雪霜苦芳心寧獨憐
但恐朔風至孤根詎能安移來舊茅屋僻遠意自閒
護以十丈籬繞以三重垣秀色長可保逍遙任吾年
永懷不得見書札若爲傳相逢畫圖裏一笑已無言

贈彭民望三首

莊子作詩苦飢腸無停廻胸中錦繡字字字不輕裁
君詩驚滿座氣與滄溟開酒酣疾伸紙下筆無嫌猜
莊子壯君志君亦愛其才我居二子閒形穢不自哀
願從雙飛翼聊與相徘徊

其二

我屋雖蕭條欣與子同居嘉辰與永夕觴詠得相俱
而胡好出遊十日九跨驢明月照萬里停雲在庭除
入門坐我牀探我囊中書讀之莞爾笑謂我與有餘
我詩世不好見者擲道閒君情倘相投贈比雙明珠

其三

我家水西涯性本愛幽僻與君數携手興至忘所適
溪行繞縈紆野酌散愁寂倦來倚樹坐舉目見山色
山色忽已改離別復幾載移居在城南咫尺隔江海
夜來春風至芳意思共採道逢舊鄰人茅堂復何在

再贈三首用前韻

吾愛李太白金鑾供奉回釣船坐明月宮錦賜新裁
騎鯨忽不見懷抱向誰開舉杯問青天恐被浮雲猜
明月千載恨謫仙千古才古風坐掃地此事亦堪哀
我非能詩者君意莫徘徊

其二

吾憐賈浪仙寂寂長安居藜羹與獨破婢僕日相俱
出門寡儔侶獨跨短尾驢年年祭詩卷忽忽歲仍除
濁醪不過墻故人但空書梁肉者誰子斯人食無餘
古來風流士棄置天一隅荊山有抱玉滄海有遺珠

其三

吾憐孟東野詩思老愈僻一吟雙眉皺見者意不適
偶逢韓昌黎傾倒慰孤寂君才不須猜而我有愧色
我詩凋瘦歿清苦近一載君詩十年前散落滿湖海
永夜[illegible]雨夕聯句意可採三復鬬雞篇斯人今安在

與劉時雍

客從方巖來戒我作詩疾君來索我詩罰我意所適淺言中奇病二子皆我益還從適處得便向疾中釋而我亦何心悠悠自朝夕

與姜用貞二首

叢蘭絕低小隱約幽巖姿崇岡有高松下影廻薄之小大同異質託交乃其宜君本老成人我生良已遲情親若兄弟年數兩相遺相逢即傾葢久已不復疑我歌貧交行試問和者誰

其二

節過人事簡篤古適我處一茶啜未終童僕促廻車攬之不肯住答我有所趨十朝不一見爲我惜須臾昨夜夢君來相見但躊躇翻思夢中言展轉一字無

春至

兒女喜春至競爲桃李顏主人坐中堂對食不能餐寡妻問何爲良久方出言東鄰不衣褐西舍無炊烟農家望春麥麥種不在田流離徧郊野骨肉不成憐嘉辰忽不見城市轉蕭然高樓雜絃管此事十年前

讀書

新歲草木茂去陳當其初人生天地間而與此類殊生年日已長問學日已疎知之無所有安用七尺軀劉公笑歐九軾輩當何如况我所得者滄溟之一盂躬行聖所貴記誦乃繁蕪自古識字人嗟嗟揚子雲

土室

土室暗無光重關閉淺壁客來語始辨坐久自生白語畢各自還誰能問形迹我來中宵夢坐我羲皇側大羹及玄酒此味久已識古人戒屋漏所貴無愧色我心非槁木豈不念朝夕默默方自知多言竟何益

題陶知州所藏萱花圖

歲晏風雪至萱草不能芳餘馨不盈把繫在羅襦裳

縈廻寸草心燒變愛日光豈不念舊鄉關山各異方少壯遠遊子此憂安可忘

九日東敷五

九日忽相過胡不駕我車幽懷爲有託苦無故人書林壑費躋攀城市多湫淤世事屢不適吾心恒鬱紆城西有精舍曠野臨通衢茂林對修竹足以寧形軀君行倘未遂足焉不相呼

畫禽二首

花深隴山鳥雕籠變翠襟欲以懷春意報此主人心哀哉孫倚和寂寂飲孤音

鶺鴒爾何煩形巧不及舌吾方怪其煩有喙莫敢說
雝雝在何樹此鳥衆所悅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夢棲碧風雨中得句云卷簾看風樹時亡妻亦在側覺而有感續成一章

高樓坐連床透窗俯平渚卷簾看風樹葉落沙上雨
飄飄輕襟散披歷層軒舉霏霏平生歡咫尺得晤語
相逢歸晨暮倏忽無定所積雪滿中庭鍾情徒延佇

送李士常

岩岩居庸關北望上谷城道路阻且長送子百里行
肅肅朔風厲悠悠暮川平宵裝歷馬秣午飯村雞鳴

男兒志弧矢浮梗空縱橫悵哉父母邦况此骨肉情
相贈無長劍低頭愧友生

其二

古人重友道君子慎其微難交乃終好苟合生禍機
與君夙傾蓋意氣兩不違但覺多畏憚愧無受益資
終然出肺腑久矣不復疑我生寡知識觀友如嚴師
君今豈易得棄我忽若遺往哲諒可作來日猶當追
與君各黽勉白首以為期

其三

宋翁棄人世斯文似中絕雖無老成人典刑在作哲
吾宗本奇士少小負高節勢傾三軍前慷慨氣不折
昂然借前驅逝劍誰敢掣側足風塵間長途畏中跌
所居亦孔邇觀止復言別從之不可得回首肝肺熱

其四

聖賢日益遠載籍亦多門漢儒事訓詁字義外且繁
考亭得真秘辭達意已傳蹉跎場屋士戰訟爭紛紜
遺言已糟粕况復揚其塵設科重經術此弊尚虛文
誰能斡元化吹噓使其醇知君學古者肯效諸生顰
斷君文藝場實究道義根斯人捨我去吾道竟誰論

其五

民彝日淪喪此事古所傷悲哉賈太傅舉世笑其狂
聖人重名教始自室與堂吾儕尚茂棄况彼聲利場
逍遙閭巷間見此鄒魯鄉閨庭巡禮範伯仲同馨芳
詩書起庠校戎馬壯邊疆由來忠孝門永耀竹帛光
聖朝富勳業科聘須賢良願子出努力毋為久淹藏

吳原博修撰醫俗亭

吳君天下士愛竹比良友平生益者交意豈在杯酒
亭居衆物絕林卧清風久十年別江南吟諷常在口
嗟吾寡嗜玩性本厭塵垢願招有與郎徑造羲皇叟
此物生已遐斯人亦希有託君多病軀藉此鍼石手

茲意予所投君當報瓊玖

大雨有感

積雨盈我庭流水入我屋移床就墻東豈爲避煩溽
氣濕互催遷出入泥汩汩我病不得眠喧呼憐僮僕
弱抱增自憂端居蓟雙足所思室豈遠只尺限谿谷
高歌寡酬和曲罷意轉促窻紙風蕭蕭虛簷度鳴竹
柴門晚當閉日入坐秉燭

曲江韶石題廣東黃瑛卷

曲江通長谿巨石平若掌浮雲盪空寥野望谿疎莽
崚嶒見孤高尋丈得餘廣跡非禹鑿後代出秦封上

虞皇昔南巡旌旆息茲壤乾坤來清風絲竹振遺響
鳳儀方炳煥龍化警惝怳江山無推遷人世同俯仰
黃生好古流少小慕通儻窮幽極遐方兄乃接鄉黨
朅來幽燕客尚結江湖想文章藉流傳此志吾所賞
平生懷古心躊躇非技癢高歌未終曲淺夜神獨往
送子天東南何時挽歸鞅

送朱博士還考亭得業字 文公十世孫也

紫陽是苗裔乃在閩與粵建寧見嫡孫歷世方十葉
名從東曹薦譜自前朝牒溫然大雅姿欲語還若怯
士林羨翱翔再拜欽冠袷先公百世師高步不可躐
後生亦何知頌美不容喋平生慕道心望海愁寸涉
輿刑在雲仍既覲中所愜翻然愧相從內顧頻我頰
崇儒貴令典主器非汲攝榮名恐難居世美不自挾
勗哉行明訓無廢六經業

送顧天錫員外審刑山西

聖人作元命所憂在黎元惟刑弼予教刑措教乃醇
彤廷降明勑天語如春溫謀謨內朝佐簡命諸曹臣
巡行徧兩河書辭窮紛紜吾儕江東彥奉使山西藩
夙興念委託夕惕懷艱辛豈不羨甄擇負重難爲身
人情與世故出入茫無端兩來生死機乃在筆削間

勗哉古人訓明察生哀憐罪疑戒惟重觀過斯知仁
况本欽恤詔正當濁滌辰坐令日月光可以照覆盆
鋤禾去根莠愼勿傷其根一夫或失平上與和氣干
周家衍靈運于氏興高門爾心諒勿貳孰謂天道昏
平生重名義一飯皆君恩王事誠靡盬賢人羞素餐
隆隱友朋誼感激傾肺肝軺車有期返離別安足論

予病中頗愛作詩辭客以詩來戒者再未應也
偶誦陶淵明止酒詩自笑與此癖相近因追和
其韻斷自今日爲始成化丁酉春正月十日

平生抱詩癖雖病不能止還同嗜酒客枕藉糟丘濱

竹銘示淺戒厚意勤教子蕭然百玩餘此拔差獨喜知以酒醒酒愈醉不得起今將詩止詩無乃非物理應酬與吟詠何必分彼已雖無役志勞有玩斯喪矣狂瀾去莫追來者方無涘擬學賈浪仙焚詩以爲祀

入春絕不作詩清明後三日與鳴治師召遊大德觀爲二公所督拈苦得聯句四首已而悔之因用止詩韻以自咎先是諸同年皆有和章爲說不一鳴治獨持兩可之說至是竟爲所沮云

淵明愛酒翁晚歲方暫止始知山水與不在壺觴裏後來不飲人效顰乃蘇子吾詩亦何解似獨有淺喜

一戒踰七旬此念灰不起羣公各雄辨未究同異理三占從兩卜頗覺吾迷已惜哉九仞功一簣今已矣陶蘇雖止酒所止皆有涘擇例偶不精遺蹤愧前祀

時用得詩見和似怪予破戒者用韻奉答

幽居觀物化有始終必止人生亦氣類出入樞機裏偶落韁紲間誰是巢居子筆札常纏身豈獨性所喜願爲委地蕖更逐狂飈起一擲本何心百步乃其理多言祇害道爲仁竟由已緋書亦徒然臍噬嗟晚矣吾生尚多闕萬壑此其涘勿厭箴規言雞壇有明祀

初予止詩偶儀有約同止予援戲波溺故事以雙雞斗酒爲罰偶儀固未嘗止及予破戒乃和韻見索再疊前韻并雞酒答之

與君同止詩拙若最先止至今雞酒券尚在詩筒裏吟聲日不絕負約常在子病中未遑往顧券每自喜君方掩耳卧十撼九不起三緘偶一吷乃輒相料理多言竟無益寧使人負已我雞固當携我馬今殊矣明晨自公出遲予金明涘願託鶴林翁清風播來祀

予破戒時頗念偶儀之約鳴治師召許爲代罰既有成約再用韻邀三公用赴

人皆止我詩君意方止止詞鋒苦相督置我重圍裏

平生鷄酒期吾愧金闌子（偶儀號金闌遺叟）君同觀棋法勝敗俱可喜門首索鷄吏堅坐訶不起其辭雖未直頗亦持一理發機自君發安得終彼已前言亦戲之吾意今決矣買雞南市欄沽酒西橋涘且復醉茲辰是非付千祀

日川會諸同年用韓昌黎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二句分韻得時字因效韓體

念我三同友夙多豪俊資南宮同甲第翰署同文詞功業復同志希皐慕龍夔官曹有燕會亦以存箴規惟君與張子前後傷分睽歸衞振天翮鵷鳳已滿池

又十載欽見星宿馳緋春暮三月和風蕩如飴
旨堂敞榼几列案堆盤匪篚籌遞交錯墨卷開淋漓
坐席各有序酒行不用辭中披見肝膽外耕無藩籬
我懷久鬱鬱如以結就鶻如鷹擊條旋如驥齧銜羈
又若萬里冰流澌盈空漸經冬抱渡癖不得寬箝梏
咫尺乃如此況君天一涯開圖見諸老云是先朝遺
三楊二王華風采猶當時我初斂容立已乃再拜之
辰今役懷舊歡樂無易茲君生在羅闕我歲一紀差
任兒勝冠帶字畫解倔奇人言頗類我我書詎宜師
況有父風外人那得知爾曹已少壯我豈猶童兒

從此老鉛槧虛名竟何施不如且飲酒我飲不滿巵
初心抱虛警飭力當及斯前賢勿復道恐爲爾輩嗤

經筵閣講中庸有述呈諸寅長（是日王學士講戒謹恐懼章）

龍飛御八極虎殿開羣經禮樂燦明制冠裳粲充庭
大哉中庸理純粹復至精微言盡幽眇至治通神靈
內存戒懼功外有位育能宋儒闡名義孔學昭儀刑
煌煌精一傳千歲如日星歎契入玄化沖若澹聰明
聖心仰熙緝吾道方施行微官竊臣從列侍聽公卿
恭聞聖賢訓內顧惕若驚天顏不盈丈帝監無留形
雖欲獻納權恐有玷辱情古來致君術感格須至誠
庶幾消埃力或使海嶽增作詩戒同志敢謂此兒榮

五月十三日山弟亡辰夜闌不寐哭而有詩

今日復何日日永夜亦長夜長不得寐起坐心彷徨
去年今歲間倏忽異存亡生同爲兄弟死獨歸山岡
呢呢笑語聲隱隱燈燭光開緘得遺稿理篋見故裳
此物久已塵誰遣在我傍我病人廢食萬外中攢戕
老親不汝悲悲即恐我傷汝婦不敢啼嗚嗚咽空房
我亦念哀老含悲茹肝腸誰無骨肉親而獨此禍殃
三年四喪經行路爲酸傷雖將百丈繩繫此白日光
白日有明滅我哀那可忘

鄭俊宅分韻送其兄武俊還崑山得倪字

君家好兄弟恩義兩不睽豈惟衆止似語笑皆天倪
我本通家友三年負招攜爾歡極酣樂飽德無嫌猜
涼秋入庭樹風露忽已凄昔作鳳和鳴今爲鳳分棲
悠悠滄江上道路阻莫躋到門見桑梓登堂頌黃鯢
人生重骨肉至樂諒不齊送君東城去蔓草青萋萋

擬古出塞七首

平明集帥府有令事西征官軍二萬衆列騎分圍營
我身隸戎籍小名亦當先行征徵競投籍征北多埋名
男兒在師旅臨難敢偷生本圖報恩私功名何重輕

又

總戎戒行旅器仗貴堅完典衣買刀劍胡地多苦寒
公家例須與私債復相干兒出貧尚可親老無盤餐
燈前背面啼强語達夜闘雞鳴皷角動上馬各據鞍

又

潛行始出境面别情寔難逢人語妻孥堂上有舅姑
軍行覘旌旗闘向黄河曲相顧問姓名同伴爲骨肉
星分長鄉燹月傍井陘宿民貧苦供給縣官告不足
掾吏飽肥羊馬飢奴無粟營門號令肅雞狗不敢揭
起居有常節幸得免笞辱

又

河曲二千里外險中廣夷胡兒十萬騎倏忽路無岐
邊軍戒輕入壯士氣不持雌雄詎深窮功成在何時
糧儲日不繼淹留懼愆期邊疆古有忠上將重輿師
吾知荷戈殺生死長相隨

又

邏騎朝出塞胡來屢衝突我軍摧其鋒殺氣滿川谷
將驕聞畏寇戰勝多白骨兵家貴萬全豈足較毫髮
千金買首功百金紀勳伐京軍得先陞邊卒長獨送
卑情恩不達跡賤不得謁日暮獨無言誰能見宮闕

又

休嘗息軍士鳴角卧清曉傳聞遣麾下獻捷雲臺表
朝廷厭西顧此事繫不小賞賚慰勤勞褒諭獎忠孝
再拜受璽書觸恩古來少開邊罔非計境土當自保
駐馬立轅門佇聽班師詔

又

頻年討北冦往歲征南蠻七年六出師師出無空還
將軍盡封侯鐵券誓河山白衣領藩鎮立在就戟班
先朝麒麟畫位次迥莫攀功疑古惟重此義故不刪
君恩實浩蕩感泣徒潸潸諸公固當爾而我獨何顔

蘭舟詩送丘蘇州南歸

幽蘭出山澤移植秋風時清芬寡流媚借問愛者誰
使君來南國丹纖長相隨狂飈逐驚波霜雪憔悴之
群芳競岐路顔色爭紛迷蕭椒動盈把此物棄如遺
愛惜復愛惜洗根濯其泥攬舟泝長江歸去兩不疑
載歌蘭舟篇獨與和者期

偶成

秋青在廣南冦盜盡削平首功數十萬獨遣留高名
豈無金能衣亦似難可明功疑古惟重之了乃論[illegible]
由來古名將事主貴忠誠近聞章州[illegible]

孟軻有明訓善戰服上刑此輩竟何事可哭安足評

梓庭爲徐生作

南國足喬木北山多脩枝高堂偉華觀之子美風儀
弱歲抱奇植磊落非衆姿幽川毓靈秀霧雨含春滋
龍盤勢屈鬱鳳宿羽逶迤中有錦綉文外有正直規
孤根信寡匹大匠乃良師物生固有地材用亦有時
願子自愛惜少壯以爲期

懷麓堂詩稿卷之五

五言古詩

和沈地官周賜遊城西朝天宮韻

歲晏冰雪至閉門成深冬窮陰結愿負寒氣開鴻濛
豈從罷遊討客至出亦慵扶頭抱膝卧布被擁熏籠
沈侯心神旁顔色如春融十日不一見何以慰我悰
翩來城西遊杖舄誰與同仙蹤躡樓觀帝樂鬧笙鏞
巍巍三珠林中有萬歲峯俯聽塵世喧衆竅號秋蛩
俯聯適餘景流歎邈長風邈哉處無教古昔聖所攻
我懷度支計借此勒書功疇哉百川障頓使狂瀾東
皇明統六合聲教通蠻戎兩京鬱相望城闕何蔥蔥
龍盤萬嶺合虎踞千山重我昔往觀之湯池帶金墉
我時在南署邀我同青驄周旋絅日月漢掌開芙蓉
層臺與列岑照耀當虛空逢僧問梵季訪道疑方蓬
壯懷益磊磈陋目鬧矜豪至今賜賢問尚覺百慮充
適逢明良運感激惟寸忠竞門闢賢俊舜法除奸凶
孰云閶闔幽上與廊廟通君王垂衣坐百職分卑崇
我冠謬通籍立在明光宮願爲千尺蘿附君百丈松
我今已強仕我亦非兒童及時不努力倏忽成老翁
閒官遠書得夙夜不在公校讐費年月官長多淹容

美醞亦可戀大庖幸相供文章本非職篆刻徒爲工
班超曉投筆猶得班羆熊吾憐功名遂北慕萬戶封
不然赴林壑此興頗亦濃買田種桑稻躬耕課奴僮
緬思太行愿歛退真吾宗知君負經濟我力非寅恭
論功愧不逮內省高發紅誤將鉛刀鈍欲比鏌鎁鋒
狂言試傾倒拍塞已滿胷君方賈餘勇逸氣凌崆峒
紛然萬丘垤盡在塵埃中勲名唾雙手祿食輕千鍾
平生四方志慷慨隨桑乃遊觀匪獨樂樂事豈易逢
歌以狠君意我懷安可窮

與李中舍應禎同飲蔣暘卿歸舟前韻

我昔與君別京華三見冬迢遞隔江海離思沉空濛
相逢問衷曲欲說已復慵人生苦多難憂患爲樊籠
柔腸結成寸意氣慘不融哀琴與斷瑟曲罷傷遺悰
嗟予亦何爲所遭良獨同微霜降平地翳恩豈山鍾
一語再三歎對坐雙兩峯君爲空中鵠我作墻下蛩
孤鸞比咽調各自悲秋風愁城正突兀險絕難爲攻
幸當樽俎間賴此麴蘗功李侯君鄉彥來自東鄰東
劇飲袞太白淸談勝王戎當筵列盛饌豈論參與葱
山殽百種雜海錯千盤重閉門謝俗客不遣窺垣墉
解我腰間魚繫我樓上驄芳詞吐珠玉醉臉開芙蓉
仰視天宇高坐覺浮雲空興狂欲起舞兩袖如旋蓬
向非地主賢感激安所蒙酒酣出詩句杳怯黎已充
得非黃山谷或若蘇文忠初如決洪水勢壓崇伯宮
又如驟天馬霧躡天池通如登巨鰲背足躡三山崇
珠光照海月下徹馮夷宮我乃路傍蒿不如山上松
亦不如李桃餘姿媚兒童向來忘得失我已效海翁
狂言久閉口一發偶爲公起辭屢被肘顧我少從容
自言有梓裴可以爲予供勝敗亦喜有技豈必工
君看敵國手屹立如貔熊誰云一丸泥可作萬雉封
李侯拊掌笑謂我此味濃推手覆君局餘歡付蒼僮

古來風流事多出文章宗如何嵇阮流棄禮蔑敬恭
桓桓卞將軍怒頰爲之紅至今想風采凜若生爽鋒
寧將瀲灔杯澆此磊磈胷國賦出吳會王師在崆峒
頻年値水旱力盡經營中微官竟何事簪佩隨朝鍾
平生幾丁字愧彼兩石弓笑談一開口塵世眞難逢
從玆成耽樂樂事愼勿窮

齊山書舍詩（爲進士王允達讀書處也允達忠文公之曾孫義烏人）

浙東文獻舊吾見忠文孫讀書金華郡結屋齊山村
嶔嶺嶇青嶠儼若先公存文章與節義實竝茲嵩尊
齊山乃支派拱立如諸昆景行在瞻仰極力窮攀援

藏修三十載獻策承明門上書乞鄉校奉祀修蘋蘩
銓曹不爲覆告諭複且溫肉懷耿中夜夢與山靈言
松楸我廬墓桑梓我田園烟雲護我扉風月主我軒
吾方效工事再拜酬深恩終焉丘壑心不愧鶴與猿
山靈輾然去夢覺日已曛朅來登我堂感我思欲騫
卓哉先賢後典刑我所敦斯文孰砥柱浩蕩狂流奔
老成不可作此意更誰論

和蕭封君鳳儀遺詩四十韻 鳳儀吳人早有生廣盛與詩其子工部主事奎藏于家

世運迭推代昔聞桑海三萬物若久存金石或未堪

君看書耆子老與雙鬢參終焉山丘癸竟論默與慈
東吳有蕭子結髮稱奇男昂霄出塵壒氣與虹蜺參
少年不日擢外斂中包含置身向經史出入同秋蟬
分陰剪自惜癖性久愈耽詞鋒極淬礪理窟窮搜探
文如南山豹空谷凝雙眈光如蒼精龍盤屈在一龕
又如鯨鯢輩海底深波涵生當聖明時未獲雨露覃
秋姿折蒲柳曉色翔楩楠流光不少待驟駛無歸驂
生也軒冕榮死寧丘壑慚寂寥虞山下數尺封如龕
有井勿多汲井竭因泉甘有玉勿頻磨玉折難成簪
奇才固不壽儒者心爲慘當年懸弧宴絲筍羅茸排
紛拏亂笑日舞袞迴烟嵐溪魚出越筍降酒餉吳壖
餘爾發古調哀響流江潭永懷奉母日衣綵隨輿籃
劬勞念罔極往事空遺談色養苦不逮敢於微祿貪
啊機忍復斷路米誰爲擔歌成轉悽惻肝膽攢戈鐔
是時夜正黑孤星暗天南落月噉嵒狖悲風嘯林甝
蒼黃三十載夔州荒寒菴官薦繼清白舊業惟耕蠶
居建祭無妄啗好豈不諳披翁寶書板身自盟瞿曇
嗟有孝子誠而無流俗酣貽謀在文字況乃青於藍
遺編襲舊錦異格開倭蠶壽公身後名可以齊鏗聃

陳王汝所藏朱澤民畫

雎陽書家流作畫如作草松根石崚嶒健筆變絕島
夜雜飄人衣潑石生不掃鳴琴聲差差石竇風稍稍
我在蕭散姿稱彼林下老避秦百年內嵐氣濕不槁
陳郎湖海情得此恨不早我生不學畫入眼分醜好
嘗觀若倩傳歎息風流少此意君獨知丹青安足道

寄題謝寶慶逸老堂得乞字

賦形大塊間俯仰跳丸物復爲物所累轇轕何終訖
君昔守湖南馳驅不緰紓晨興必簿訟夜坐獨鞫鼓
民憂與國計我抱恒鬱鬱居愁嵐霧蒸路駭江濤颶
秋霜復春露歲月胡太倏遄僯使業返歸念朝衣拂

孤㟍峨巃嵸丘栭栽始苑天台峻室登滄海清可莪
鈍阜休移文鑑湖安用乞逸驥方脫銜其渴不受羈
天時迭推代物理有伸屈達人諒空然吾道豈云弗
行藏二十載夢覺徒髣髴爲事付三緘高談不如吃
心閒力愈健百疾謝攻𤼵曠懷浩無涯勁氣老猶仡
思君達莫覩佇彼高風屹起望赤城霞文光正輝蔚

和謝于喬修撰雲山圖聯句韻兼懷沈仲律

俯仰天地間吾人有窮與圖畫亦偶遭詩增乃前定
屏當廣座設壁與長縑篇幽懷悅百結醉眼豁雙睛
沃埜平若掌横波急如綆頽雲瀉將沉瀚海寒欲凌

中峯儼尊長衆壑分婢媵犖坳訝空谺自折愁絕巘
包羅引地絡混沌洩天孕烟横似張幬露濕同覆甑
崗巒繞將然谷鳥呼若醒悲虛敞軒闥眺遠失梯蹬
塵消埜馬沒地濕蝸蜺蒸泛光晃無垠石籟差可聽
得非茱萸浒或若柴桑徑洗耳幽澗泉清心遠林磬
閒貪野芳採飽厭山殽饤流光難把玩富貴安足凭
衆事希狂曾明時豈愚甯水之不可得何以攀逸乘
流水宿有期幽蘭杳誰贈吾生尚驅逐茲意方蹭蹬
憶當風日佳樂此賓主勝幽期予獨負往夢真足證
重披意俱新未接神已凝雄詩鳳樓手規側皆界稱

若憶寄老翁風流送衙腰玩賞在猗欒淹留湖鷗盟
多才復愛客吾語非予佞努力青雲期交盟豈虛訂

竹岡別業

崇岡何逶迤叢竹蔚交翠下有幽人居蕭然絕纖穢
繁陰坐屢迷落葉時一墜細檢塵外遊及此林下醉
從來泉石性不愛軒冕貴呼酒酬此君與予終晚歲
嬉哉東岡衿寂寞有餘愧平生貞晦情茲物乃其類
欲作招隱歌羞爲宦途說因君憶林壑未免形骸累

題瀛州圖送陸翁東歸

炎天增鬱蒸中夜不得寐遙瞻天東南涼秋起遐吹

閉門六月雨堆案多詩書陸君索我詩僮僕走且呼
塵之不肯去堅臥庭前除一朝再三至我已愧此奴
空堂展圖畫倦眼開模糊層樓挾颶風倒景凌飛鳧
翠羽色婀娜金支光有無依微動天籟彷彿聞笙竽
不知何方境乍可留須臾昔逢滄洲子云是登瀛圖
如開六合外復有真蓬壺昔方困炎溽頓欲超寰區
自嗟塵凡骨或與神仙殊君家老仙客被服雲霞裾
仰視圖中人飄飄豈其徒當攜方平手共解雙明珠
或笑拂海月舉手招天吳吾能操几杖欲往不得俱
惟將作詩意目送歸江湖

師名席上餞邵文敬戶部使淮安得作字

依雲鬖車陰霖雨久逆大平留偃狐波萬藥同一挫
纍纍黍穗落冇畝不盈筥淮陽蕎麥未足供甑磨
稱称價亦增誰能問梗糯官租苦未給生理安可作
城市多游民山林有逍餓流離及溝壑去住總無奈
地連兩畿過業恐千家破近聞恩詔下已放今年課
漢臣發諸廩唐法通百貨王事須賢勞地曹有良佐
名辭鴻臚籍徹自尚書座行哉車馬艱詎免泥塗涴
東南民力竭要使皇仁播官雖問升斗職豈在揚簸
平生翰墨場珠玉生咳唾簿書劇裁決餘暇得酬和

華情恣幽眇品類入搜邏德澤乃膏腴文章比糠莘
舉世輕迂談茲言我當坐偶託平生交因君識吾過
君當策勳伐極力起貪懦聊因贈行什預卜還朝賀

題李源西城艸堂

魏公中山裔家有綱紀臣李姓源其名廣額而長身
歷事及胄子登堂拜夫人魏公肅家政鉅細必見詢
公少嗣封爵朝謁隨楓宸禮官引班次甲乙頗失倫
布衣入東省直造尚書門鬚髯肅如戟書地請其陳
中山國佐命配享高帝神功勳與歲月綮若羅星辰
斷言尺寸牘要使白黑分尚書不能答吾隸不[illegible]
遂令魏國籍迥絕諸公塵向非三寸功焉使大義伸
茲事尤卓絕流芳播前聞今年過七十景迫桑榆鄰
公恩賜休假始得辭脊宸買田種桑稼卜築西城闉
功成斂身跡此意亦近真餐素風所恥爽然思爾群
題詩艸堂壁傾仰意無垠

題聽琴圖寄天錫

斷齋落日晚援琴為我鼓絃踈不成調但有古意存
一絃三歎息自謂和者難自從別君來山高水潺湲
衆好詎莫逆置之不復彈曲看畫中人頗與吾意關
邀詩寄遠道慰此平生歡

題王維詩意圖

平田渺成湖仲夏月多雨汀鷺濕不飛林鶯澀還語
村烟多乞鄰饁餉常及午柴門無鎖鑰出入隨杖屨
門鷗似相識亦足忘爾汝王丞詩家流畫格亦天與
君看百代遺舉構尚如許吾生慕丘壑偶此繫冠組
試問松下翁幾人同出處

送錢先生致仕得聽字

成化己亥冬公來自南國維時能與節奉表宸旒側
入朝未浹辰其疏爲求聽臣年七十二鬚髮不復黑
乞身謝士紳歸老東南域願爲南極星中夜常拱北

時當太平世聖壽千萬億臣雖在畎畝永荷陛下德
聖皇眷耆舊曰汝于輔翊古稱老成人豈獨賴膂力
吾當獎休退鄉意誠惆悵加官職家宰名位班九棘
貤封及三世茲典尤絕特公章再入省請解尚書職
臣方避華要而敢蒙寵賜王言重丁寧公意增感刻
願書歸榮字堂扁揭華纖貽代垂寵章鄉人有矜式
公卿睹盛事道路眼為拭江山佳麗地從此生顏色
公及梁棟質先朝手親植文章夾爰萬姓字兒童識
常惜漢馮唐天留宋蘇軾出入四十年終為布衣極
雲鵬忽發為歛彼高飛翼仕路豈不多屈指難再得

非材出門下久此玷接武再拜送公歸臨風遙相憶

夜飲王世賞餞別乃兄娶源承中宣得小字

高堂綮華燈移席散清醥天寒華鵲飛月出眾星小
我馬東南來風塵疾於鳥華公各登壇白戰已先倒
吹竽終濫齊會食慙後趙王君簪纓家世遠風流紹
文章醉鄉後意氣雲臺表仲氏方翱翔吾哉未為小
賢勞念驅馳及此公事了南都山水麗曉歲冰霜少
詩腸正百結況復離心繞留連感中夜明發待清曉
江天渺思君但見孤鴻矯

除日追和坡詩三首

饋歲

官曹核居鄰欣戚每相佐古人重交際末路頗近賀
箱盈綵緡積豢出豚羊大晨關已將迎夜僕不得臥
侯門食廩溢交錯紛四座寧知貧家食不自供餓磨
禮豈使之然盛極乃為過千載東坡翁詩成幾人和

別歲

暮間歲將別去矣不復遲呼酒持餞之可餞不可追
歲未亦何從歲去茫無涯但恐慷慨顏不如年少時
誰謂歲去留不與我齊肥卿同睽隂喜勿學癡翁悲
歲去同莫留歲至亦莫辭回看故吾在努力幸未衰

守歲

杜看守歲法如畫有足蛇蛇足不可添歲行寧可遮
借歲如可守奈此新歲何聊為坐中夜杯酒成讙譁
剝衣向來整椎鼠且未撾吾非杜陵翁歎此暮景斜
高堂椒花頌歡樂勿蹉跎惟應一日養欲與三公誇

上元後一日寧文席上得合字

長安佳麗地冠騎紛駢遝時維上元節塵壒騰四踏
乍風翦春溫香霧凝夜合魚燈照空明獸炭隱殘熸
侯門道路擁金翠有遺鈒街衢兒女喧老稚相呼杳
官閑當閉戶吾性頗耐雜忽聞好事邀詩興闌已臘

高堂列盤饌解帶方滿榻肥烹飫庖宰錯爲緊溯蛤
史深帛屢幾歸袂舁被拉春光僅九十轉眼逝半周
當時曲江遊庚癸驚而呼往兒喜在抱何必勝佩給
語長意未窮賓主同一嗒悲歎勿重道且放陳遵罔

哭午兒

今日復何日忽此淚泫垂骨肉能幾何此淚來無時
兒生不滿晬遂作終身期若非天屬緣誰遣夢我羆
憶汝初生質木華綮瓊枝筋力不及兄清澈似過之
嚴翁撫兩孫足慰二子思婆攜舁復抱傳玩爭欣嬉
吾弟發論沒後生若難追分支繼中絕亦以存孤嫠

孰謂既死身不能庇一兒空齋坐無語一感有念隨
豈不達死生我衷心獨知登堂慰顏色已矣不復悲
餘情或未釋昨夜夢在茲

寄題南京太常劉先生清風亭

崇臺敞華構傑閣開籠從靈飆下庶亭藉籟聞天聽
過松含淅瀝戛竹鳴琤琮清池逝素波碧艸翻幽叢
神仙足官府中有瀛洲翁坐絕簿書勞門無車馬蹤
披衣木葉下一嘯千山空長安舊塵土極目東華東
起看十二樓迥在高寒中君王垂衣坐禮重古秩宗
懷哉夙夜心上與明神通平生陳無已再拜曾南豐
上界接高躅南都懷昔逢茲亭實名勝有意相追從
臨朔送山甫作頌懸清風

避雨于齋夜歸翌日得師召詩知宿亨丈宅

戲次其韻

我留謝君飲若王張侯宿還因延溪釀更蒸吳粳粥
綴幾掛涼雨袍芴謝炎燠曉起聞叩門開緘見心曲
同遊二十載聚散難預卜朝食太倉飯暮引玉堂燭
悲歡同一初少壯如兩轂世故勿苟談此身聊自足
文章亦劇戲勿謂遣我毒他時究淵源請檢歸田錄

久旱

昔旱或踰時今爲倏經歲三冬無一白五月熯猶熾
火雲堆若山赤日光射地風伯誰使狂雷師空作勢
艸根枯欲盡井水淵難繼春麥無復論秋穀不得蓺
炊陽動成火乖氣復爲厲脊擾半幽燕流徙窮晉魏
蒼生爾何辜氣數偶相値靜言求其端幽遠安所致
仁愛理則然乾封豈大意恭聞桑林禱聖主方惕勵
明廷戒臣工犴獄理冤滯微官亦何爲展轉勞夢寐
端居愧素餐進退嫌出位憂心劇惔焚中熱不可制
區區一寸丹耿耿天下計誰將天瓢水極力起涸弊
西成未愆期及此百物遂雲漢且勿歌豐年須當製

困暑次韻百洲

高堂邃簷陰炎熇氣呼翕矯同洪爐煞然㳙入厚地疑
蒸斗在方搖搖雨晝仍濫炎光石成焦赧色山帶燋
羲輪㷔赫赫雷轂聲轞轞龜拆行在田禱翻坐平檻
古風想乾鵲吠日驚蜀猿彼浴空羨足存冠不如蠡
甘泉令將漲惡木繁可暫快心甘獨勞炙手竟誰把
周翁懷仁風陶窗仰清範雖無傳書煩頗覺食食減
掣為窮兒愁怒作壯士賊亦有歲寒交綈袍義思范
曾無雪夜訪杯酒情憶湛天時予中環世事波上艦
晚尋東籬菊秋種南山豆思君正沉熱有秩不可摻

春艸園為黎本端作

出郭登平岡東原土新沃濃烟閩蒙迷見此千里綠
縈紆緣長隄葱蒨滿幽谷芳情兢為榮遠意如有觸
時光迭代謝物理相剝復植予驊莫陳江淹賦誰續
吾人荊楚秀薦任東山麓娟娟名家子被服蘭與玉
君無植桃李桃李庇我目君無娛荊棘荊棘傷我足
春茲君子心風薰雨為沐培根去蕪穢及此繼芳躅

送孔憲副公鏞之廣東

孔君本書生領職在方憲置身領海間越絕遠侯甸
維時賞多擊盜賊滿州縣此吞與豕喬道路血相濺
彼閒在空城百里無一援忠義激肝腸身微命如綫
撤同巴蜀諭騎比汾陽見一言關禍福內黨皆革面
終焉抱勞謙功成不自衒銓曹守常格誰復論最殿
山川接東廣民俗同瑕便重任須老成君才久諳練
嶠南撫其瀾坐使南溟奠衆力苦莫支知君有餘羨
昔年劉職方開口不容羨復有太史公作詩如作傳
上書誠獨賢愧予長筆硯誰云識君晚猶及都門餞

問津圖

問道失其徑多岐正紛紜皇皇乘行意環轍何殷勤
迷路入楚蔡停車問耕耘問沮沮不語問溺溺不云

方將馳雄辯上可受高雲遂令仲由勇逸氣摧三軍
夫子憮然歎彼狂竟不聞豈知聖人志一飯不忘君
民胞物我與鳥獸非吾群寧同辟世士高舉懷清芬
時哉聖不偶萬古遺斯文彼耕獨何為幸免汙塵氛
吁嗟功名垂咄嗟成酣醺吾官亦食素愧此心如焚
惟賢若希聖老大窮朝曛吾津在洙泗敢謂茫無垠

贈齊止酒用陶韻因疊韻問之

昔予病止詩病頗為詩止君今病止酒此病相表裏
君嘗勸我詩我以此報子欣聞罷杯戒及此勿藥喜
詩魔困難伏酒興亦易起吾從止詩法深悟酒中理

學如言由人君意方罪已力絕非世情德將斯善矣
指源今始寒慎勿問其淡請書止酒詩永作刑雅廼

送徐用和之鎮原

惻惻重惻惻與君各南北昔作同心人今爲遠行客
燕山望秦關道路修且棘下生舊驄馬十步九欹側
長風吹征衣黯淡塵土色莽莽天地間胡爲此行役
功名豈不念所志在憂國此意良獨知多言竟奚益

借扇一首戲書方石扇還之

借扇不必住所貴在及時鬱然暑溽際愛此風披披
我豈乏此物倘偶不隨中流一失船萬斛將奚爲

古人忍凍死不假裘無衣暑豈不可忍憐君非挺之
我當還君扇君當還我詩我詩若不還卻問借者誰

送成憲教諭

駐旌登龍山移舟泛秀水依依向吳衙戀戀別桑梓
風物萬家人方言猶在耳青氈本舊業仕路得新軌
置身名教間寄興絃歌裏所得良亦多吾生聊復爾
誰哉功名者隴蜀方未已

並尚卿以畫扇索詩留予家閱月問假予所
持倭扇意者欲相易者既而返扇索畫則贋
扇也予既失扇又不敢留畫其計甚拙因爲之

披老與王晉卿以仇池石易韓幹馬事頗相
類竊效其體一篇題于軸而并歸之

[illegible]齋滿紙[illegible][illegible]翁滿庭綠天機自流轉俯仰萬態足
或[illegible][illegible]其吭或啄摧其腹前軒奮抑揚後稈憐局蹙
[illegible]心歸樊籠野性逐耕牧遠騁岡青霄英風起川瀆
兼君好事者愛畫比珠玉而我弄詩雄因君愧雌伏
且留西閣賞終擬東鄰卜許田及泰地魯趙空馳逐
吾家風尼扇渡河自暘谷知君能掌心二物皆所欲
吾方謝真贋寧敢論直曲卻笑王右軍籠鵞何太速

匏翁家藏集卷之五

懷麓堂詩藁卷之六

五言古詩

家君以詩戒夜歸因用陶韻自止 辛丑十二月望日

吾生苦多欲有戒方一止胡爲省身戒又落多言裏
古人不遠遊此義聞孔子又聞父母年可懼復可喜
向來風雪夜倜闖問居起處訓當趨庭微辭有深理
爲憐僮僕勞當以人視己仁哉長者言爲利斯博矣
內觀恒惕若若在深淵涘朝出暮必歸盟言自今祀

墨菊二首

白露被原隰黃菊秋始花餘馨引遙袂采掇初還家

秀色雖可玩玩久不復華入畫清且古爲詩正而葩
幽懷託揮寫廣用傳無涯持此問眞幻無言空自嗟

其二

畫菊不畫香香空詎堪掬畫菊不畫色色似花已俗
都無色香在安用此爲菊登堂見孤標入手疑可觸
自非識菊者但看桃李是古色今不知世人空有目

畫鷄

秋稼已登場黃鷄俛而啄繼繼拂毛羽縷縷不厭數
安棲謝樊籠遺啄及雛鷇時哉適所性宛轉如有覺
高鳴或自振耶此弄咿喔主人重恩義至死懷一啄

飲食爾不如巢居愧華甋

題邵翁碁墅卷

奕棋雖細事可以觀小德非無勝負爭亦是高曲直
胡爲紛紛者簞豆不掩色雄夸毋絕叫巧伺或深匿
不然出忿語與此同一格寄言同俗人愼勿議裸裼
賢哉東陵老愛此時自適指麾兒子輩已足支大敵
旁觀但坐嘯信手聊戲劇安得從之遊清談淹終夕
能令夸者默亦使忿者釋我語君不聞神交向空寂

送喬生宇歸樂平

我友中書君十年抗師席當時門下士往往繼科籍

喬生西南來跡如木初植良材就斤斧規矩應丈尺
文場幾弱冠已破萬人敵而猶不自滿歉若字未識
微言析豪芒獨詣超畛域紛紛科舉徒未暇論與策
邇來過我室毋語終日夕談詩辨格律論字窮點畫
古文時所棄似子寧易得吾生好講學久矣抱深默
愛子方起予胡爲重行役勗哉千里途及此分陰惜
少年豈可恃我已非白皙文章未足論太上貴立德
而師有嚴規我語贅何益

題章元益愛菊亭卷

種花不種菊物玩志不持學詩不學陶雖工亦奚爲

陰者行爭倚幽芳氷雪姿陶翁昔愛菊此興同其宜
章君不宦達斂跡東沔澗林居絕衆卉愛此黄葳蕤
居與花爲鄰行以影自隨飄搖比風外嘯咏南山詩
南山何崔嵬下有荊棘枝悚多損我花路遠勞我思
何當薙荒穢不與塵埃辭兹願必終遂坐待秋風時

賀吳倭遷諭德得檢字

華蓋天穹崇青宮地深嚴同時侍從臣一一皆妙檢
陸君偉文行不抗亦不諂鍔如囊中錐穎脫不受掩
年勞秩屢遷德論官易忝名歷翩屐記薦豈公卿剡
平生耐官職龍鍾翻自斂須知啓沃功不獨事編檢
姓字符非榮文章歸琬琰非才獨懸子同第名久玷
交游二十年道義足薰染攀躋竟何能時歲驚荏苒
勳業乃攸期榮光節相艷努力當壯齡時哉此其漸

鏡川先生宅賞白牡丹得白字

玉堂天上清玉版天下白李從清切地見此純正色
露苞春始凝脂萼脆新坼檀深碍蕉心絲淺微近積
終爲保貞素不逐脂與澤先生撫物玩聊以物自適
嗟哉君子懷富貴安可易臨軒撫流景變此不忍摘
我亦惜春心逢花作花客先生顧客笑倘此非宿昔
客去花木閑嫣然只今夕

藤裘次陳公父韻

采藤復采藤日夕費斤斧製爲身上裘人古衣亦古
借問製者誰白沙乃茅刑冉冉絲裘衣蕭蕭白沙渚
擁裘向江水顧影還獨語愛此勿輕捐春江正多雨

其二

披裘登前岡欲看藤蘿新捎拂舊裘褸結不復整
自笑林下陰不如波中影

送楊應寧三首

我馬識君門匆匆過還自此宦途亦多岐所識能有幾
朝逝梁方剸各別情未已平生道義交豈獨愛文史
此別良獨難黯然而已矣

其二

君年十二四以奇童稱奉詔入翰林時人羨登瀛
中第豈不貴中書地亦清終爲遺珠歎不使四海驚
我年雖稍長學業竟何成送君滄江去江樹遠含情

其三

君本滇陽人還生嶺南地巴陵非故鄉京口亦何意
奠居東西蹤平生本如寄松楸對成陰桑梓鬱變翠
所至各縈懷功名勿留滯吾生半南北蹤與予同計
外業空衡湘僑居託幽薊向來金陵路展轉勞夢寐

造物不我佐卜鄰願當遂此意君獨知吾言諒非戲

寄王丹徒公濟二首

我昔覽京口遙登浮玉峯江山備形勝遠矚閒塵家
時無故人在獨往遺形蹤別來十五年我友遊江東
同心不相值跡與參商同君今領民社王事方在躬
寧能縱耳目或可披心胸幽懷倚予憶願寄南歸鴻

其二

美人別我來贈我木絲絃絃直似君操絃清似君言
一彈不成調再鼓不成歡舊曲不復記離愁莽無端
山高水復遠君去何時還我琴不必工雖工向誰彈

古人知音少今人知音難

不寐

遙夜耿無寐悠悠對青燈幽懷不盈掬稠繆結如春繩
垂髫弄柔翰濫采世上聲弱歲忝科籍冠簪奉明廷
生平四十載鬢髮白幾莖豈不愧竊祿日給粟數升
惟餘素心在不與炎涼更營營彼何物集我垣西楹
沾我白苧裳涴我素玉屏城狐不敢問市虎難爲攖
塗人勿復道知者已復驚曾參豈殺人不疑本無兄
內省寔自疚人尤竟誰能不聞謗貪者足免夷齊清
古人重不辯辯極醜益增志士恥苟免非夫想孤征

擬尋江湖興未結松筠盟故國隔淵水舊遊存金陵
茲謀苦不遂鬱鬱竟何成誓存操脩節謹獨戒未萌
閉門索古義著書見高情着鞭讓祖生割席效管寧
從此畢餘志垂休俟千齡

病語一首柬南屏

從病攻微痾力與疾相鬬燔焚勢不已百節皆爲動
右臂鈍獨多脫趣適負重左肢豈辭事匙粥不自送
我病亦偶然星火忽已烘古人戒謹疾我豈敢爲縱
蒼黃苦塊身六氣爲一中因循積年載晨轉驚寐夢
瞑眩疾乃瘳茲言夙攸誦刮骨彼何雄湔腸或非懵

我計夬恐違醫謀固當用聊輕筋骸翔坐待膿血湩
痛瘳方自知胞哉幾人共平生骨肉交思君令人痛
明采慰病情欸語得深奉寧知君歸後獨樂不及衆
西郊昨夜雨不解憂懷壅悵望君不來悲歌當予慟

篁墩所藏賓頭盧說法圖

釋有賓頭盧長眉映頭白偶逢優塡王說法示生寂
譬如野行者爲彼猘象追俯身入深井下有龍蛇宅
援藤上高樹上有二鼠齧野火燔其根根枲不自植
事幾出倉猝生死寄頃刻忽有群蜂來芳馨不盈滴
六根與四大纏縈誰爲釋欲問有生人胡能隱身跡

人生所遺畏一樂恆患百吾儒貴順受此輩方巧匿
先生兩道眼夷險同一格獨念居安徒思危乃良策
聊為發奇難使自圖畫得我鈍落鋒機欲語翻自默
嗤彼畫中人何如點頭石

問白鬚

毛髮有白黑遲速亦有時我年四十強誰遣白我鬚
謂予夙多病或者煩憂思鬚生本髮類我髮胡未知
人言白可拔拔白將何為或言黑可返借問返者誰
鬚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頤

代鬚答

託質向君身稀微愧毛髮於身百無濟況乃貽玷缺
髮病君自知敢以謗累皙君髮豈不華幸遠不近皙
後生能幾何壯老真倏忽白拔黑自欺黑返竟何悅
多言亦安用勿謂鬚也吶

問白髮用鬚韻

我生汝本黑汝白從何時汝長亦已白何得短彼鬚
鬚白汝豈黑嗟我獨不思三年不對鏡縱白安得知
許言信有之鬚豈誰我為鬚白汝亦白黑若尚有誰
豈我躬汝養靜言觀我頤

代髮答

君身鬚有具髮者寧獨髮髮也幸獨長雖長亦同缺
壯老信有端知幾乃明哲汝德不益增我衰豈終背
習變如我然繁多起緣忽汝躬不內顧顧以容為悅
我意君不知茲言我當吶

植栢陳翁封股卷

伐樹勿伐栢愛此手澤存爪樹傷栢膚鋤樹傷栢根
根傷尚可惜戕肌亦何人吾肌本親遺吾以奉吾親
茫茫堪輿內此意誠苦辛肌戕幸不死遺胤終兒孫
孫乎慎無忘錫類良有因

洗何亭

洗何復洗何洗何先洗心心清絕塵滓何清無哇淫
洗何尚可淺洗心須用深所用有深淺求哉何古今
有何臭太清太清寡知音知音苦不遇獨和滄浪吟

送王存敬秋官知與化得桓字

王君東南秀才氣經軀幹一經重賢科百里見雄斷
西曹美風裁而復愛文翰選擇老吏筆御判詩家案
入朝更出宰恩詔何渙汗莆陽亦名邦金紫蔚相爛
清風散塵歊好雨知歲旱勳名竟當成朝發此何但
吾翁蒙泉老遺跡猶可按謗言昔徒與白黑久乃判
古來經濟士不受疵纇絆送子獨含情臨風幾長歎

登高二首次韻答錢與謙狀元

築居丘垤地爲學如爲山望道如望海莫從汗漫涉
吾生好求士意欲窮區寰有津孰與航有磴孰與攀
行矣幸勿疑勗哉山海間

翰林神仙窟鼇峯出瀛海天低衆山伏地合萬流匯
恩寵絕代殊榮光有時改許身德義重華國文章在
行且懼吾衰君名世方采

方石患貓忽被踣以死悼而賦之

憶昔宜爐在見此貍奴孳主人愛貍甚指點向客云
西鄰乞貍身乳孳當深春我本無長物但令守典墳

客意不忍奪念爲主所珍主人忽南徙書擔愁紛紜
屈然棄其餘一尾幸見分人苦不知足既得擇愈勤
邑祗足貴屬此法傳所因攜歸牢照眼兒女爭歆欣
先防老貍欺更避惡犬猜丁寧戒婢僕爲我謹朝曛
寧知不旋踵步履生艱屯蒼黃不能救吊歎若有聞
孰謂方寸靈不如趾在鱗嗟嗟放麑子此意實近眞
吾方爲鼠厄撑欲策貍勳貪功信多悔縱暴亦非仁
彼鼠固無恙爾貍竟委身悲哉勿復棄瘞之我竹根
竹非利汝死庶免烏鳶鄰猶感贈貍意賦詩謝主人

題蘭爲司寇何公

楚澤有幽蘭名高百花選孤根託地靈芳心應時展
陽和一披拂春色無深淺清風徧六合孰謂知者鮮
援琴思昔人古意嗟已緬層崖數枝竹意若相慰勉
穠華須卻避荊棘行當剪幸此挹餘芬披圖湯舒卷

送楊應寧提學之陝西三首

君來幾日前屈指笑君程君行幾日前使我夢先驚
問君孰爲來問君孰爲行倉皇六載間展轉萬事幷
欲語不得盡欲別難爲情

君從滇南遊意不在金寶歸裝詩篇富造月江山飽
還蹤念丘墟舊事懷丈老重惟宗祧計擇後良亦早
造能洞大觀孝足慰昭考之子瑾瑜姿兼聞嗜文藻

愛之不可見見彼比弟好通家情所關茲事況不小
願君自珍惜遠向風霜道

江南形勝地可游亦可居君居僅六載乃有田有廬
種蔗晚成筍買秧秋作魚官程正發軔歸計已有餘
君行世所重君才此方於試看一家業經濟我不如
不如有官去衣冠就樵漁有興苦未遂送君意躊躇

奉和羅氏家慶圖詩

羅氏五世祖宋茌平簿伯壽嘗刲股愈母疾
有司表其所居坊曰旌孝坊在縣東百步許

圖曰純孝

旌門曰何年宋朝南渡後借問旌者誰縣東羅伯靜
憶當刲股時見刃不自揉本無營利心誰遺爲名譽
皇天有錫類遺體神所佑五世旌賢科貽謀竟堂構
卓哉孝子家永爲忠臣胄

羅曾祖諱理爲德安同知有巨盜糟李捕弗
獲還者數百人縱使脅賊皆願盡力遂獲糟
李治問得鐵數萬斤會徵鐵令下悉出以代
民輸圖曰德政

德安古良吏佐郡功可錄縱囚得真盜縲紲無留獄

有如釋李祐元濟終就戮掘地見黑金有利不思黷
吾心幸無染民稅亦以足歛揮竟何事産濟非我欲
由來重官評寧止範鄉曲文貞作家傳雅操比氷玉
氷玉有遺風聞孫繼芳躅

羅祖母周寡于西安之戌楊文貞公言于仁
廟而釋之周攜稚子走金陵謝文貞歸不失
節以死文貞亟稱曰賢圖曰貞節

盤盤九折坂妾行日苦遠妾歸夫不歸不恨歸時晚
感茲君恩重惜彼去日短攜家渡江水骨肉不在眼
不有文貞公賢哉竟誰嘆

羅公諱萬進少在文貞門有贈墨者視之則
金也遂還之文貞以是重公圖曰卻墨

巍巍楊公門揭揭羅氏子客來公不見見子斯可矣
位墨黃金貽有客爲予遺揮之不肯受客媿公獨喜
童子亦何知知公四知胥異姓本通家兩轂乃相似
何以紹遺休公孫賢大史

寄李知縣遂之

武安朔風厲河水載行車之子東南征前路阻且紆
攜家住濟北旅泊非寧居關門掃殘雪開門讀古書
書生鮮窮達壯士惜居諸百里多貧民隆冬尚無餘

向來噓呵力力盡意有餘離心繋孤棹遠信同雙魚
時哉戒春發無爲重踟蹰

聞方石先生得遺腹孫

故人喪愛子棄官歸故園空懷向平念誰候柴桑門
吾心但如割匪獨傷弟昆渴逢舊台守遠致州人言
言從抵家後乃得遺腹孫素辭箋書勞辦此鞠育恩
奇事諒非偶善徵詎無根綿綿千鈞力耿耿一髮存
天乎豈無知可與知者論詩成不寄遠庶以紓吾煩

題畫

騎驢下前坂山深月將晚水石何蕭條風稀鬢毛短

秋聲在高樹歲去不復返遥指故人家松花夜當飯

送蔣宗儒良醫歸老

流雲遮薜陰飛雨忽而過黃塵暗兩郊河水不滿柁
言從比歲返遥憶東山卧未清炎暑懷且免泥塗涴
雨枰萬事畢一酌千愁破平生醫國心少壯驚老大
榮名方得謝餘寵猶在荷欲問滄浪歌歌成幾人和

兆先赴試三河念之有作

東行百里程送汝萬里心衣裝問寒煖野望疑晴陰
吏生不離膝别我恐未禁翩然上馬去似有壯士襟
哲匪能幾時忽已勝髫齔搦毫出組製把玩驚詞林

嘶鳴誤一顧獎借踰千金不學是吾憂虛名非汝任
吾人重宅相派出蒙泉深甫屏資衆望鬱鬱泰山岑
汝師文場手奪錦春江潯遂麻得依附玉石勞鑄鋟
遭逢我弗違天意或在今求論門前事長途尚駸駸
貪餘詩書在老覺歲月侵汝幸慰我意我方爲汝箴
嬰懷經日夕屈指經辛壬還歸一見面誦我東行吟

淮海遊

愚樂傅公嘗遊淮海間士大夫贈詩成卷爲補足詩

汎彼江湖興來爲淮海遊高帆駕巨浪浩蕩空中浮
上有盤貿雲下有濯足流吹簫動海月鼓枻驚沙鷗
長歌振林木逸響歸滄洲至今淮上人髣髴疑仙舟
懷賢託楚些感舊聞其謳寧無後來者俛仰難爲儔

閏月對雨

五月復五月六月行復來一雨滌炎熇再雨清塵埃
茲晨忽如注階溜鳴空階回風坐飄颺巾袂相徘徊
冰紈濕不彈叢帙委不開孤吟答幽響爽思凌飛臺
昔人有深慮道勝思黃梅淹留幸未晚物意回枯荄
君看古牆背已見青蘚苔

主一齋爲徐都憲公肅賦

世途日紛錯應變良獨勞有政如亂絲有法如牛毛
朔惟跬步間出入亦異遭向非定靜功多言竟呶呶
君子慎存省一敬中自操物情詎我奪帝鑒焉能逃
孰虛乎析微踏險聊爲牢靜觀紀昌射動鼓庖丁刀
吾小足喻大行邇乃登高聖途可方軌有轂誰當膏

徐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戲柬一首

澄澄巖江波混混入東海雙雙出明珠煜煜弄光彩
蒼蒼藏英物袞袞見神采遥遥徐卿胄袞袞靈源在
洋洋堪輿間物物任真宰奇奇觀茲事嘖嘖爭歎駭
看看頭角露忽忽弦弧改望望湯餅筵徐徐欲安待

送錢與謙修撰

與子論文章泝流自前古莊騷信枝葉經傳乃宗祖當其得意時入口辨甘苦又如色過目白黑粲可數刻鏤雕琢能炳蔚鸞變虎與子談道義培根去榛莽孤懸見衡鑑險設謝城府予心諒子知子志必予吐嗟哉勢利徒各自傾肝腑與子談世故今昔同仰俯悲歡動相涉成敗時逆覩賓筵每更僕朝至常及午堂升詎無因鄰卜固其所依依別我去道路忽修阻振衣千仞外飄櫂三江滸汝親並白頭汝弟方接武歸承聖主詔拜舞嬌兒舞此樂須盛年誰云守環堵

古人稱仕學進盡還退補登山航海心有力竟思努愛子千金軀深藏是良賈

采桑玉堂陰二首答篁墩學士

采桑玉堂陰分蠶長安郭一勞累百枚再分逆數箔寧知貴富地此物能沃若平生耽私愛黽勉懷力作嗟彼衣錦兒空言養蠶樂吳機詠濯濯周業歌莫莫遺我通家人同心故相託愛之敢輕棄弱女方就學

其二

采桑玉堂陰陰濃樹婆娑一采不滿筐竟日能幾何乃知富貴地不及窮山阿蠶成忽滿眼所得良亦多人言蠶家運或者陰陽和向非夙夜勤豈恃葉與柯衣多必思寒吾民本同科欲將分蠶意廣被無偏頗

懷麓堂詩稿卷之六

懷麓堂詩稿卷之七

七言古詩

平陰武愍王輓詩

十有四年秋八月胡笳吹塵暗城闕漢家天子親出師旌旗如山令不發將軍意氣如飛熊腰間寶劍雙白虹長戈一麾四十萬六合慘澹多悲風胡天冥冥夜飛雪將軍奮呼山石裂平生鐵石舊肝腸化作烏鳶口中血君王龍馭今在途臣身已死誰爲扶中興功業吾豈敢君王獨歸臣不返裕陵松柏自千年臣歸祔耋橋山邊英魂或助 天飈起長爲狼山掃夕烟

送金太守致仕

北風蕭蕭起平陸遠客還思舊鄉曲青袍白馬送君歸楚水吳山爲誰綠當年獻策來京華飄飄意氣凌雲霞曉日長趨九華殿春風爛醉五侯家雙旌照人日杲杲承恩獨出長安道西江稚子解絃歌南國騷人怨芳艸退身不待衰病年懸珂結駟空留連三山松柏宛然在五陵桃花亦可憐山中寥寥何所有尊菜羹兼菊花酒相如膝上七絃琴元亮宅邊五株柳清時令子居黃門門前冠蓋如雲屯功名去住總適意此樂悠悠安可論

赤壁圖歌

荆州水軍八十萬鼓楫揚旗下江漢江東將帥誰敢當年少周瑜獨輕敵漢家英雄本龍種怒指中原扼髮腕孔明決策討操逆背後深仇起相并東風吹沙暗赤壁百里旌旗眼中亂列炬爭馳疾若星南軍已在中流半黃郎大呼老瞞走烏鵲翻飛過江岸攀緣失手勢兩孤一紙軍書萬人散賊兵未平壯士死猜疑已作蕭墻患脣亡齒寒不自知可惜衣冠盡塗炭乾坤無情歲月改千古茲山石不爛東坡老翁好奇古一官遠向黃州竄扁舟入秋木葉空此地經過獨

腸斷高歌扣舷和者誰回首斯人亦朔換姦雄僭竊何足數青史離離後人看爲君擊節歌此圖卻立蒼茫倚長歎

庚寅夏苦雨答鳴治長句

驚雷破樹雲出山急雨隨地流潺湲爾來一月未斷絕行路泥寒徂復還官隍朝夾朝陽關野沿夜泓張家灣邊河人家數千口骨肉漂蕩隨枯萑居人乘舟走平陸船底秫稻俯可攀城中溝渠失疏導街頭結筏通市闤東鄰嫠婦抱兒泣西家老翁窮且鰥升求斗糴典衣盡有物何況珥與鐶君王惻惻念孤瘵賑

西辰自公家頗故老相傳乃舊典先朝以來幸未刪
翰林腐生詩骨孱娍脩敝屋堵不環劇遭委頓怕泥
滓十日不造承明班因思春夏久枯旱後何況溢前
何怪甲兵未見洗幽朔流移直恐窮荊蠻吾曹謝公
有深慮向來憂悶鬚欲斑揮毫作歌意慷慨直欲廈
千萬間朝廷有道弭灾沴胡不浩蕩開愁顏

沈刑部所藏墨竹歌

沈郎之貌古不妍胸襟清思如湧泉手中墨竹風婿
婿坐我一片瀟湘天貪愁吟鬢灑霜雪已覺紗幮隨
風偏人道湘靈解鼓瑟此中似有冷冷絃自言得此

意蕭索中夜不敢高堂眠問誰作者夏太常平生翰
墨污海傳雪堂無人老可死此物價直黃金錢近來
畫竹有數家世人皆愛我不憐我非能畫卻能看別
有苦思通爾位病眼揮毫不成字小者如粟大者拳
西鄰奚老髮半白東鄰陸郎美少年清歌苦調兩不
厭為予和我滄浪篇

周少卿雙壽堂

周郎豪宕老不狂近來好事爾複場全家齊行西湖
口甲第新開雙闕傍高車駟馬通晝夜墨客騷人爭
短長阿翁堂東母西坐面如紅玉頭比霜十日催詩
八九至一盃獻壽百千強御璽重封五花誥大官屢
出九霞觴紗帽輕籠夏陰薄翠羽將動秋風凉短簫
大鼓聲動地吳曲越吟歌繞梁浮雲欲度不肯度落
日半落還低昂曲廊烟霧散夜合舞袖風花抑更揚
花底香香喚綠酒燈前隊隊出紅妝金波玉繩耿不
定樓前宮壺殊未央共說神仙隔風雨豈知塵世無
滄桑西池王母誰曾見南極老人空壽昌眼前相對
且爲樂世事悠悠安可量

歌風臺送李舍人

芒碭龍氣去後來長風萬里黃雲開手提三尺親六

合酒酣獨上歌風臺大風之歌何壯哉樽前灑淚數
行下當時聽者謀悲哀沛中小兒解擊鼓不見干戈
見歌舞三戶丘墟已滅秦兩生制作空逃魯君王自
信材且武衣冠士人棄如土大風之歌竟何補李侯
自是江東儒壯年挾策事明主平生慷慨心好古亦
欲南遊吊徐楚是時朝多賢俊臣坐令四海無兵塵
禮樂成俗忠孝敦君亦還家懷老親君歸試問荊與
楚豈無儒碩遭沉淪丈夫勳業共努力君今豈是江
湖人

題陳考功所藏山水圖

我昔南遊向南國輕舟浩蕩隨所適雨纜朝辭楚岸
沙風帆遠挂吳山色毘陵城東好山水平湖方川渺
蕭瑟錫山惠峯俱在眼舟人野夫相與識谷口浮雲
乍有無林間細路仍荆棘錫山李侯邀我遊此興豈
待相促迫是時江湖足風雨城郭半化爲潢潦苔深
石滑苦不支筱倒節顛正愁劇匆匆摔手謝使去還
家仰天空歎息向來經過信偶爾岳麓險絕西湖僻
笑知咫尺不相遭恐是山靈關題籍潦倒誰開摩詰
圖依稀尚有元龍宅元龍舊是湖海豪作官十年歸
未得捭毫賦詩本無意況我與子同宿昔炎天倦眼
藉披豁從事索詩如傳馹御恐詩成卷送還高堂素
壁空相憶

深宮美人圖

秦宮丘墟漢宮圮望仙銅雀參差起隋唐去後花綺
空流落誰家畫圖裏桂殿椒臺十里香繡襦寶帶闕
成妝前庭歌聲後庭舞鳳輦不來深夜長玉爐犀筯
涼風發團扇空悲舊時月不見千門萬戶時祇今何
處埋香骨馬家大綀長作裙沈香錦韈隨風塵君看
掩鼻工讒者何似辭恩下輦人

畫松爲顧良弼主事題

畫松不必真似松風骨界與畫馬同畢宏曹霸兩奇
絕妙意正在阿堵中君家素壁光如雪上有虬枝老
瘦鐵晚歲長同惟石寒炎天耻受高雲熱江龍樹轉
爭喧壓千步九戰何時閒陰房半崩山鬼嘯海水不
測天風來城南野人頗醇古坐受涼秋滿虛宇安得
移來十丈青高價如山棄如土知君此興迥莫攀調
予若絆風塵間携琴載鶴招使去我家自有徂徠山

送武昌徐翁南歸翁行人鏞之父也

黃鶴磯頭秋淅色高樓四面青山碧我來君去兩浮
萍忽復相逢更南北君家舊在江城居白頭紗帽隨
巾車作客聊同薊門匯還家應憶武昌魚蘭橈桂櫂
日將晚十酒放歌情未歇杜甫不堪垂老別嵇康曾
著絕交書徐卿有子吾所羨騎馬題詩曲江宴賦終
奏入明光宮詔成捧下麒麟殿青雲於我最交親況
復鄉川是舊鄉送君此去情無限綠樹猿啼湘水春

林良雙鵲圖爲通政程公作

華堂繡幕雙雕櫳樹間靈鵲穿玲瓏當春觧識芳菲
意鎮日相呼樓閣風踏枝密葉開復歇曲檻叢臺西
忽東吳愛羽毛爭洗濯由來律呂自諧同此時閒戶
與青葱昨日天書下紫宮已喜西州金印大何如南

洞畫圖工開筵置酒賀燕喜愛畫索詩公意渡卻愧
當年賦鸚鵡氣酣捉筆如飛鴻

江風圖爲劉太僕二丈題

寒空木落江呼洶疊浪如山亂堆墮雲拖雨腳隨長
流萬里蛟龍作人蹦獨有一葉之扁舟舵側帆欹未
肯休蘋洲斷岸地飢鶩遠樹絕島天沉浮眼前萬象
錯愰惚倉卒遇之寧暇求由來適意在頃刻此外豈
復千金謀南人使船如使馬夢落江湖君颯尢君看
白首波濤中笑殺磯頭釣魚者高堂慘澹開丹青坐
見四壁皆滄溟酒酣擊節歌不成感慨忽與歡娛并

昔公江漢初揚舲亦如湘纍浮洞庭一朝將起在平
地健翮上可凌高冥謝安尚憶中流坐師德何妨逆
浪行向來夷險竟何物世間萬事如浮萍

題邵容城所藏畫松圖

種松谿邊長十丈高雲對屋開青障中有幽人愛讀
書岸袍紗帽秋蕭爽青苔白石坐移時衡門晏起獨
開遲山中繁實雨初落水面垂蘿風倒吹十年南北
江湖夢野樹孤雲遞迎送此地材同新甫良多君官
北藍田重酌君美酒聽我歌東國桃花能幾何丈夫
功業在晚節君今尚壯非蹉跎

張御史洪死土木之難其子浙江參議敷華
請爲詩以輓之

下城敵騎紛騰薄天驕親征向沙漠漢家將軍令不
專四十萬人俱不還百官扈從爭赴死玉佩金章者
誰子道傍白骨無人收中有豸冠張御史張公直筆
橫秋霜平生鐵石爲肝腸長驅七尺棄如屣赤日下
照雙眸炎山間野狐猶陸梁願爲厲鬼隨君王君王
入朝臣恥生曉師敉軀強敵滅華公生贊升平年恨
不生持予卿節公今有子登金門九原再拜君王恩
十年兵甲不復試兩世箕裘今尚存相逢君問公家

世莫話龍沙舊時事仰天不獨悲賢家一曲哀歌幾
行淚

送沈仲威之南京兵部兼憶乃兄仲律僉憲
東計刑部汝和吳屯田元玉

昔年我在金陵城捨舟躍馬長安行大江爲隍石爲
郭天地設險通神靈闕庭巍巍擁臺署館舍濟濟羅
賢英朱樓畫棟連飛甍六街三市分縱橫琳宮寶地
不知數復有金碧摩崢嶸雞鳴山頭澥色動雨花臺
前芳艸平是時同遊盡豪俊元方最有能詩名賦詩
我酒樂未巳長揖遂作西南征君今作官向南署予

亦歸來雙寒暑壯心廓落江海空目所雙鴉欲飛去子君生長在茲地山水還經舊時路好事與成太史遊多才不恥班生賦錦袍紗帽坐看書官清地切兵曹居中省或有彭城夢暇日自引河陽車我家北都官比關未免塵滓隨簪裾人生離合類萍梗因君感舊重欷歔浮梁醉客久不見青龍山人音問疎二君副置吾所愛憶我爲寄江南圖

早朝遇雨道中即事

長安五月霖雨多六月更急如翻河通宵到曉不得寐夢屋欲破愁嗟峩攬衣當户未能出御坐遙遙聽

蹕客縱道猶恐慶放朝端居未敢忘申擲九衢燈火迷西東輕簑瘦馬隨坡童道傍行人顧且笑謂予亦在泥塗中感渠相念不相識問之不答還匆匆如聞身是營中卒畚鍤欲赴朝天宮古來王事有靡盬予亦勤勞竟何補爲渠慚愧久低回雨急嚴城聽鳴鼓

荷鷺圖爲薛御史作

秋山淡寥秋水闊一夜天風起蘋末舊穉翔餘錦樹空繁花落盡紅衣脫鵁鶄鸂鶒俱無聲沙邊白鷺如有情兩禽相呼落日暝尺鯉下避寒潭清寒潭立下幾千尺落羽回波共蕭瑟獨立遙憐海燕青似飛不

顧江去日吾家畫格還相宜御憶江南初見時班尚池上風雨集摩詰田中烟火遲吾生頗似巢龍鳥十年塵土長安道爲里滄浪一片秋安得閒身此中老

張養正檢討所藏王舜耕雪圖

朔風撼山山石裂老樹杈枒半枯折陰雲匝地來不收知是前溪夜來雪回峯遠岫相明滅斷梗流澌正幽咽天寒鳥籟聲蕭蕭木行無舟陸無轍村回徑亙隨欹傾危橋欲墮猶低撐長空遙遙一雁下白屋晨炊孤烟生灞陵豪客一時興東郭幽人千古情高堂對酒不得醉我意獨憐丹青君不見去年三冬無

一白又不見九月江南雪盈尺豐年消息定何如欲向田家問麰麥官曹坐食無良籌予亦胡爲務組流知君故是經濟器慷慨莫忘蒼生憂

破戒後明仲勸作詩韻

自別詞林老冰玉明仲號壓滿胷中數千斛忽傳健撒皆我詩我詩未成君累幅苦君相操如濕束強將冠使加老禪頓使茹葷兼食肉平生此事性所好縱使戒心寧戒日劉伶斷酒忽解酲虞七廢書猶蠹腹華公在紐纔兩人後有修撰謙前侍讀諮向來論議各文復老將深機信神速始知詩酒非俗事詩亦可作

猶可盡此語雖佳恨不除(明仲詩有云飲酒作詩俱不俗)懈御從前三月俗即當載酒携我詩來聽高談如炙轂

亨父以梅花扇寄其門人索賦一首

江頭古樹花滿株蟠虬屈鐵相縈紆微雲點綴不盈掬風格自與羣葩殊翰林老吏神仙骨揮毫兩袖清香發空梁夜半酒醒時夢斷江南酒樓月仙郎瀟灑如宗之平生愛畫復愛詩山高水闊望不見瓊林玉樹空參差

謝學士所藏山水圖歌

翰林門地清於水高堂六月開雲汀凉秋㧗㧗起庭

宇肅穆如在空中聽空山蒼蒼入林莽江上茆亭隔風雨屈窓曲檻深問寥寂寂幽絃似相語繩床棐几隨周旋塵尾不動聲琅然山高水闊鳥飛盡惟有碧樹鳴寒蟬東鄰老翁跨驢至西家稚崗半欲穿山頭荷擔步還卻此豈有意泠泠絃先生愛山復愛水看畫題詩宛相似坐令賓主成三人不羨瀛仙花月裏玉堂退食時相從恍然坐我青芙蓉願將一曲洗雙耳更待高樓閶闔風

題朱儀中雪雨二圖

洛陽城中一丈雪洛陽先生被如鐵洛陽令尹呼始醒見不可出骨可折誰爲此圖圖者誰深山日晏啓閶闔呼童掃雪亦多事安用掃此門庭爲前山無樵溪不釣獨坐空林發長嘯鴟鴉飽肉鷗鷺飢歲暮苦寒空自知世人厭寒爭附熱此景蕭蕭向誰說炎凉翻覆如畫圖圖中之人今有無

荻叢蒼蒼集煙落山頭濕雲半爲雨垂蘿繞屋茅覆墻石燕林鳩似相語桃花落盡梅子黃南湖北渺俱茫茫黃泥道路白頭浪知是江南煙水鄉長安溽暑秋過半雨濕青林盡模糊三年苛道坐盤案拂君畫圖爲君歎閉門覓句無人催呼童卷送休徘徊君看

白石最深處紙背猶濕青蘚苔

鱖魚圖爲掌教謝先生作

泮池雨過新水長江南鱖魚大如掌沙邊細荇時吐吞水底行雲遞來往其間種類多莫辨短者如鍼細如綫三年養得鱗甲成萬里空嗟畫圖見一官蒯北後巴西丹青不改鬢成絲遙憐天路飛騰地長記春風長養時宦途萍水紛無迹再見此圖三歎息遠行珍重寄雙魚魚中定有長相憶

舜咨歸省尚書公餞者以韓昌黎送鄭校理詩分韻予最後得席字時呂中書秉之得洛

黄鴻臚蘊和得閣邵戶部文敬得蔣濮武庫用昭得泊俱同韻除互押外共得二十有六予詩後成凡諸君所用者皆不敢襲其韻數亦不敢獨減諸君獨廓庵乃所分本韻雖已為戶部所押不復避也

贈君高歌罷君酌君行止催予作惡憶年十五前識君我童始放君冠弱秋闈春榜俱少年愧有聲名比盧駱石渠金馬壽從奥璧彩奎光遥聯絡分班華蓋冠裾集賜坐彤墀棒俎錯南宮閱卷春持衡秘府藏書夜校讎官雖異調偶同秩亦得隨君侍經幕朝遊

暮燕無停時十日不見心已愕與君出入稍疑變將往復還如有約中間蹤跡頗乖隔君南歸兵我遊鄂同時豪俊又九人幾見參商互升落君今復為滄江驅岐路未免東西各高門舊可容駟馬廣廈還開賀華雀紅脂臘酒醅江[illegible]白雪鱠魚膾新斫彩衣翩翩花婀娜酒酣戲舞欣欲躍尚書老從賓客紛起坐為君成變鑠古人至樂在[illegible]自一日豈換三公爵知君此與歸正濃乘我別[illegible]如敵蓊獨予踈蹇且有疾仰藉忠言比良藥壯夫恥作兒女顏能不感慨傷今昨君才磊落經濟資應讓祖鞭先我着宦途已作前聳行莫遺流光迅如擲遠行珍重勸加餐幸有長驅能大嚼情深義重出肝膈此語雖鹿未為謔語闌呼酒更酌君百罰深杯勿辭虐長歌未終短篇續臨發更煩開一帙詩成酒盡君已遥獨望江天迥空廓

題陳考功所藏何太守山水圖

春雲巍巍山欲活沙明水清石可掇飛泉噴空紛濺沫長流赴耳聲潺潺畫手依稀人毫末妙思似恐詩人奪君看草堂向空闊卷幔青山在窗闥中有一翁頭戴褐白髮蕭蕭短垂褐有魚旋烹醅旋潑誰與長年老蒿莿石橋雨過春泥滑山長水修去莫達溪邊

小船輕比筏舟人不來費呼喝我懷若人心欲渴有奴當驅馬當秣慷慨不愛青袍脫高堂晝開神已豁坐對巉巖發雙髮吏人索詩方苦聒十日閑愁為君撥談笑頓解詩囊括與如長風駕巨艦韻險橫被狂流遏紙短詩長重刪撥潦倒卻恨并刀割

邵文敬所藏畫松圖

老幹叢枝色深黑蛟龍戰空雷雨擊空堂素壁光虛白翠斷水崖雪千尺君家此圖圖者誰其似若畢與常酒酣片石月欲墮坐久鳴濤風漸稀初如廬山尋白鶴不聞人聲聞丁落復如驛馬藍田驛樹下或

有吟哦聲至人能恭復能賦倉卒相逢不知處嗟予
亦是好奇人慣聽凉秋滿庭戶城南風景無塵埃東
曹隱者心悠哉閉門卻掃戒僮僕莫教前町叫道來

王祠祭希曾所藏汝和紅菊歌

世人作畫皆綸派汝和畫菊乃天解直將胸法寫此
花宛轉金枝總垂薤網為木墨後紅紫發向清纖發
狙徐桃羞杏凝寧比妍蝶恨蜂愁未飛嗷曲蘭堪供
屈于佩奇石當邀米公拜當時落筆亦偶然忽有聲
名起研淵僮奴塞戶卷委山不獨文通與詩僨有時
假裝不受促怒目看人兩睚眦酒酣興發誰使顛迅

揮但覺其綠隘窗中三昧我獨知每見渠揮為渠快
最是平生跌宕心病卧窮山老何憾有客王君得此
圖舊索遺經未獨敢登知一見已陳迹泛水東流目
西邁摩挲兩眼三歎息悔卻從前比管芥長安賈客
君不開已索黃金市中賣

彭學士先生所藏劉進畫魚二首

魚為水族類最稠近時畫手安放劉生繪如雲筆如
雨怳怳變態不可求大者獨立為豪雄小者列從分
奴隸翻身喣沫日弄影一一如在空中遊風奮霧[illegible]
卷復散頃刻巨浪高山丘上摩虛無拂倒景下逐逵

欻飛長流初疑聚石作九島咫尺之地皆汀洲又如
然犀照牛渚海若露叶華遽愁問渠類象誰指示或
若神授非人謀畫圖貴似不必似卻恐有意傷雕鎪
擬將天地作畫筒此語吾得蘇子由江湖茫茫隔塵
土吾欲遠掛珊瑚鈎臨淵之羨亦徒爾況乃物幻無
停所詩成日暮酒半醒蕭蕭落木高堂秋
西園太液今靈沼山下碧波春渺渺紅鱗紫鬣時去
來雲影烟光足昏曉微塵不生空宇闊百丈秋毫差
可了沙從細沐吹轉回水面青蘋拂還繞窈窕遥憐
宿鷺閒飛騰不羨輕鷗矯朝廷有道萬物遂池樹雖

多幸遊少帝澤還同雨露深餘生得謝留泉投慈宮
宴罷移彩舟學士詩成賜莆醪羽林郎官亦供奉管
下丹青疾於鳥白玉堂中一尺白片月孤雲未為皎
天上真傳種類奇人間筐合泥塗散十二闌干九曲
塊罟身忽在垂楊抄極知飛躍皆聖化摹寫無才愧
晁耶他時變化那可期已覺神光射天表

王世賞所藏林良雙鳳圖

鳳凰何來自丹山一舉千仞不可攀鳴聲入雲光耀
日倒影下墮蒼茫閒梧桐作巢倚空碧俛首啄食青
琅玕遂令三百六十種飛翎露翼空闌珊虞廷周甸

信有赫胥門漢府皆虛設九苞六象杳莫覩誰畫圖
書留人間翰林王君好奇者家有册青絕滿几中藏
俊異二十年云是林良手所寫斯人畫格獨羽毛變
化天然非物假由來象外有神助猶恨當時知者寡
聖朝重治登虞唐手持玉燭調陰陽賢人在位吉士
出豈以異物充禎祥王君矯矯人中鳳端合置之白
玉堂超宗奇毛本異種吾見先公居廊廟君當奮飛
陞八極我已避路看翺翔太平有象須黼黻不獨文
字爭輝光

王世賞席上題林良鷹熊圖

坡陁迤延山林麓孤鷹盤拏熊踞伏金睛耀日開蒼
烟徒尾捎風起平陸由來異物乃同性意氣飛揚兩
莾蕩山跑野掠紛路岐何事相逢輒相闘側睨翻疑
批亢來迅步直欲空壁逐乾坤蒼茫色慘淡落木蕭
颾滿空谷搴豺歛跡百鳥停萬里長空齊注目是誰
畫者誠嚙奇筆勢似與渠爭速坐間賓客皆起避堦
下兒童駭將蹴當筵看畫催索詩卷軸不待高閣束
平生搏擊非我才欲賦真愁成刻鵠微酬對此髮雙
竪酒令詩籌復相督頓令拙劣成粗豪一飲茲兵三
百斛

題貢宗器秋官所藏何太守山水圖

飛雲浮空山欲動亂壑回峯互吞湧當溪獨樹雨冥
冥青苔緑地春陰重深山日石幽人居釣簾寂寂坐
看竹橋入林野有簌艸閣傍水門無車行人細路
隔山脚曳杖前登後還御浦口輕舟信往還鐘聲遠
寺空室廓此中可釣亦可耕不然且濯滄浪纓酒酣
夢覺兩相失此與豈獨憐丹青風流太守何侯筆三
十年來已蕭瑟君今愛惜須久傳予亦題詩坐終日

題錢世恒所藏王孟端墨松卷次饒介之舊
韻

松根成龍石作猊仙山稜層陰天搦層陰壓翠雲
漢下視百丈紅塵低左慈幻術有真偽梁公畫格空
雄雌九龍山翁不同調肯使畢宏為等夷寒聲不斷
敵幽竅細影欲動搖睛猶恍若臨流聽消顏色倭角
砲隨所之須臾畫瞑神鬼泣虺蜴怒吁蛟鼉悲問翁
胡為不畫竹王子似厭參差吹人間拙匠枉學步此
翁蓋名殿帝馳強揮筆管潑墨汁几骨卻笑神仙癡
未論遺蹟為世寶已覺紙價高當時殘縑片楮久不
見二丈長箋藏者誰梁公老去陳氏藏此圖豈有知
音知手探靈脂掘石髓江東錢翁元好奇胸中撐拄

不平事海水側立虞山危家藏兕夜有葬書臨川老
饒清妙詞郎君少年今壯髮風木忽動皋魚思平泉
樹石米家舫往事逝矣何能追篇成頗覺古意還撫
卷裁詩徂徠詩

懷麓堂詩稿卷之七

懷麓堂詩稿卷之八

七言古詩

艾光祿所藏畫龍

墨池雨漲春水渾翻綃潑練紛吐歎波濤洶洶烟霧
昏中有靈氣吐復呑化爲鱗甲如山嶙葛陂之子延
平孫隼臺雷澤皆弟昆昂頭奮角側耳蹲一嘯顛走
百丞賁怒皆倒射搏桑瞰身閶闔宮排長閤蹴踏月
窟蟠天根東遊暘谷西掠崑崙立躡閒山爲兕霆筆
電蠖喧作屯朱菅四地烈磔燉前驅鰍鰌後鯨鯤肯
與鯀鱔同兕盆頃刻變化茫無痕四海盡被沾濡恩

足誰畫者稱專門腕木操筆氣已呑登堂驀見駭欲
奔以手熟試猶可捫葉公老死空遊魂神物化去精
靈存龍飛在上九五尊公今爲雲正絪緼願隨沛澤
彌乾坤彼丹與青安足論

題沈啓南所藏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真蹟

洛陽老狂眼雙白揮毫酣呼聲裂帛手持造化奪天
工頃刻雲烟變朝夕有時點染入毫忽夾背未須論
寸尺平看側睨部位匀叠見層分了無隔更聞篆公
書絕倫二物殊科乃同格前身合是顧平原骨蛻空
山兩無迹世傳忠恕尸解事與聖公正同若看雪霽江行圖杳若張

帆向空碧沙明水淨天地闊遠樹平川晴歷歷兩舟
供載百物具細者銖藏鉅山積老稚相看究有情傭
丁僕夫皆受職世間畫手自有數此狂一太難再得
宣和舊物出內府書題瘦筋印方石風塵澒洞河洛
空流落江南歲三百天球河圖廟不守微物猶關世
內帑富家珍襲何足論終作貧兒一朝食姑蘇沈郎
亦好奇袖裏黃金輕一擲定知仙筆可通神恐有六
丁隨霹靂桓佐竊取吾所笑一月為君頻拂拭還君
頗覺未忘情舉本為予君莫惜

朱中予秋官竹園書屋歌

桂陽縣南多竹園朱家種竹秀且蕃根如蟠龍葉翥
鳳上蔽倒景回清暉南池水清綠於染影帶晴江春
冊冊中林斷處忽青山門外爭冬秋數點竹園老翁
長愛詩讀書教子鬢成絲官驂郡駕日相逐潤雨嚴
風無改時栖毫老臣霜雪姿南歷嶺海西函岐十年
緋袍畫圖見萬里平安書札知秋曹郎官清比竹身
着青袍佩蒼玉竹林在園書在屋如此傳家殊不俗
君家本貧貧亦足有園可居書可讀我家湖南予卿
山無竹無居但空谷歸當坐子青石牀淨洗胸中塵
為斛

劉尚賓南樓題王舜耕山水圖

[illegible]落霞雜林巒山勢蜿蜒去還卻浮雲欲起未起
時半在溪頭與山腳入空高鳥飛欲盡背屋斜陽慘
將落更無剩地與閑人縱有紅塵何處着南郡老翁
鬢髮斑筆法頗似高房山少年豪宕老疎放往往醉
墨留人間平生畫癖兼山癖一見此圖三歎息愧我
不如樓上人日日開窗看秋碧

林侍御孟仁所藏王舜耕山水圖

青山雨過行雲濕高者在田低在隰溪風飄搖正無
力巖巒忽開中壁立翠微依稀入空杳叢林崢嶸石
敢敢山根細路無人行空庭生苔土花澀江南江北
定何處擬欲從人問州邑載酒疑逢好事來泛舟恐
有漁郎入心知畫圖本虛幻頗為塵襟豁靄靆粉墨
人間孰與留乾坤此老何嗟及烏臺鐵冠高屹屹山
亦可動水可激[illegible]將冰雪灑炎荒六月高堂風槭槭

題沈啟南所藏林和靖真蹟追和坡韻

湖亭路繞梅花曲石硯年年洗芳澤湖光照眼花絕
塵此老當時面如玉詩應獨步難同調字豈必工終
不俗城東蒼頭持卷來一夜起看三秉燭我從書法
得相法骨秀神清臞亦足有如辛苦學神仙火冷空

山斷革肉遺編舊事已陳迹五百年來發鬼錄水流花落兩無情誰能更和西湖曲石田詩人亦清士居不種梅翻種竹他時併作隱君論何似周逕與陶菊

題畫鷹送羅綱熙南歸

大鷹猙獰爪決石側目高堂睨秋碧小鷹俯伏俯且窺威而不揚豈其雌雌雄起伏各異態意氣相看出塵壒獨立羞將衆羽擘高飛怕有浮雲礙山寒木落天始風日色慘淡川原空人間孤兎自有地慎勿反擊傷鴻鵠畫圖彷彿是誰作宛似懸韛齊開落高堂四練長風生萬里炎荒盡幽掬我生奇氣鬱嶙峋揮毫對此不無神送衆羽翼翔天去亦足雲霄得意人

張侍御世用所藏山水圖歌

秋山日落川氣黃樹影下映寒潭蒼叢篁入林谿蒙礙（？）石角路轉山東岡非堂對山復丙水高者可伏深可航開門卻掃動經月落藥委地苔覆墻豈無山客來款扉亦有孺子歌滄浪吾生早覺脊組累十年丘壑成膏肓畫圖彷彿見此景褰裳欲渡川無梁空堂五月熱如火使我鬱塞廻中腸安得盤陀一片石坐聽幾醉生餘凉君今持節行萬里要遣霜雪清炎荒請看窮谷最深處或有隱逸藏聲光揚清激濁付公等吾欲拂衣辭太倉

墜馬後柬蕭文明給事長句幷呈同遊諸君子

我在黃門夜燕歸稱騎從馬疾若飛馬蹄翻空身墜地豈獨塵土沾人衣徒行卻叩黃門宅主翁醉睡驚倒屐東軒入床許借我筋骨屈強眠不得二郎攙臂下中庭左曳右挈蹣跚行西鄰乞藥走僮僕東家貰酒來斟酌大郎慰問不停口以手熨抑重復輕黃門對床卧答語獨夜沉沉何限情黃門朝回我起坐南舍潘郎踏驢過西壁騶馬隨東曹復有同官兩參佐

問郎哭予涕未乾聞疾赴予如拯墮舉（？）嗟衆咕增我愛獨喜南屏何子賀憶當墮馬城東阿前有深渠後坡陁置身隙地不盈丈或有神鬼相撝訶兹行未必不為禍對酒盡醉且復歌詩成留病不能寫黃門健筆如揮戈庭空客散日在戶夜靜肩輿代徐步道逢東曹送我歸輿袂卻之猶返顧入門強作歡笑聲實恐喪顛驚老父閉門穩卧病經月幸是閒官勞書簿高吟朗諷猶吾存欲坐看書書屢誤故人入坐時起迹往杖徐行轉愁仆黃門父子將過問愛我情多豈子助平生骨肉欣成同世上悠悠幾行路宦途更險

似有數墮馬爲君今兩度作詩病起謝黃門各保千
金向遲暮

文敬墜馬用子韻見遺再和一首

我馬西行東客歸歸心落日爭分飛長安城中一掌
地顛倒韁鞚隨裒衣君時別向中書宅兩日吾門斷
雙履寧知此厄忽相遭惟事驚從武昌得東曹觥
尚書庭當堦跋曳止復行曲身正自憑几杖伸臂強
可持杯縛拳如崔家獨足鷲風雨不動垂絲輕譏其
賓此何獨苦吾荷武昌無限情面當軒前花下坐病
足蹣跚爲花過詩才與病應力爭酒與鄉心復相佐

歸來病劇吟愈工作勢猶疑馬前墮故將奇事發高
懷衆口慰君君自賀億當散髮林中阿播石自坐青
盤陀石行枝與步節竹左麈右箑隨麾訶風檣很檝
見亦慣爸卒不廢歗與歌誰令冠履執羈策頓覺平
地生鋋戈安樂窩中長閉戶萬事茫然人推步如何
物理異人情墮甑有時猶卻顧羊家臂折登三公塞
上騎傷歡老叟定知時遲迭乘除或若神靈可猶薄
俞人漫作知章嘲比客善騎寧免誤嗟子亦是長安
人二十年來幾顛仆向來病卧苦岑寂劇飲豪吟頼
君助言酬德報理則然况是前車覆同路世間墮者

亦無數共說郎官好風度郎看走馬向亭衢又待驅
馳歲云暮

文敬移臂韻詩見遺且督再和去後急就一
首

若欲留君君又歸翩然上馬力欲飛與君未發連夕
話復遣僮僕濟君衣問君墜卧城東宅病足幾時能
著履翁呈不肯戒前車道上泥深行豈得君時坐笑
當空庭父子亦怯泥塗行有如醉者醉初醒戒客不
遣操觴斝當時我物不予戒我足予有譏重輕世間
豈獨我與子慎勿苟促傷高情黃門筵中客滿座嗣

首光陰如馬過宦途顛蹶亦有之不見黃門已州佐
人言官重不如身我身幸全何害墮自斷吉凶皆付
天下須重問梁丘賀問君此語唯復阿如病得璺逢
扁陀亦知身世等夢幻質恐名教遭譏訶豨膇削膝
尚酣戰幼輿折齒還高歌何如粲正一傷足憂心抱
痛如剸戈君方大笑復出戶五十爲勞唤百步試教
鮑老復當場豈免婆娑更狠顧昔聞達奚走奔馬曾
說此兒還此叟吾曹寧見馳驅才自合儒官守文薄
前古戲君君不知極辯爲予無乃誤今宵且作風月
談莫更塵途論與仆君歸我坐將獨吟頗覺詩成少

神助知君此興正不淺御似輕車隨熟路歌長但險
亦有數我已三度君兩度急須走筆借我遒莫道詩
來天已暮

得文敬雙塔寺和章詒之不至四疊韻奉答

問君何因胡不歸西馳急腳走若飛云承部檄猶戒
伍歲給織帛須冬衣浮圖東望瑜伽宅尺地西垣煩
廻轉獄應官事了癡兒稚底可人招不得想當岸幘
坐公庭東曹號令方風行直窮妙思入揣度豈有暇
日消盤罌樓遲鞅掌自有地向來笑口未可輕開官
飽食太倉粟使我刺促難爲情埋頭日向書堆坐歲

月都將病中過久知筋力負驅馳我已愧子郎官佐
今年墮馬復病日月病雖輕不如墮併拋筆硯委牀
坎日免寒熱兼履賀兩旬兩登西崖阿禪心不動如
祇陀門前索文如索債遜謝不敢加嗔訶官猪私負
兩不辨爲君重和墮馬歌與來作字大如掌眼暗倦
辨照與戈摩多路長不出戶雨足還思墮時步滑險
真停足馬迎情深愛枉高軒顧卧無小吏爲報衙行
愛翁兒解隨丈擬借東曹度支手記取玉堂風月簿
從知身病是閒時病裏不閒誠大謬嗟子病起身亦
健又彼君詩歷將伸我寮二病君但一寧不少留爲

我助知君尚有逸氣才我馬雖墮當避路七擒八克
古有數白戰其誰今幾度我歌又竟君不來欲效魯
陽揮日暮

若虛詩來欲平馬訟五疊韻答若虛并柬文敬佩之

馮郎墮馬長安歸身病在床思奮飛我時病墮忽兩
月幾度爲渠驚倒衣邵郎近墮橋頭宅右足獨攣愁
蹣後三人墮馬渠最傷非竟墮同誰失得西涯書屋
東曹廳詩筒絡繹東西行本緣詩墮不爲酒玉山自
倒非金罍馮郎談虎色獨變開口不問重與輕吾宗

白洲不墮馬亦作墮語真多情喧爭狼藉兩當坐頗
覺風流成罪過向來曲直未分明旁引諸家爲證佐
訟當坐人不坐馬勝負在詩寧在墮馮郎欲作旁觀
人負汝何悲勝何賀白洲老吏直不阿手持三尺無
頗陀欲令虞芮成禮讓不遣秦越相譏訶不然健訟
化勍敵祇恐吳儂關楚歌南山一判不可敗昨夜東
壇鬧止戈詩家紛紜各門戶爾我不須分畦步世門
夷險自有途騄駬駑駘竟誰頗古來相馬獨孫陽有
子分明不如父白洲乃欲賣我馬卻付東鄰酒家簿
人雖千慮有一失我馬雖駑亦應誤君看三馬二馬

[illegible]馬最良先我仆白洲有馬誇徙羅縱免墮傷爲
[illegible]殆詩成我亦判渠歸良馬勿與駑爭路佳辰美景
亦有數莫遣閒情擲襟度急呼邵李招馮郎下馬共
醉西淮暮

體齋宅賞蓮席上得十字

池亭雨過芳塵浥池上花開衆賓集回風忽覺翠旂
翻倒影真疑彩雲濕越浦新粧木底明漢皋遺佩空
中拾剪裁似欲煩并刀旋染御愁翻墨汁根非異種
難同調身在後時終獨立已當佳麗與三千不羨艷
陽春九十桂若蘭辛秖自憐桃紅李媚何嗟及酒如

綠客傳不停花似解詩催更急坐看烟蓋騎鳧鳧欲
采露房秋戢戢我狂不去當重來鯨飲習箭三萬吸

書蒙翁老先生書畫卷後

蒙翁書法天下豪坐驚風雨隨波濤有時意匠入幽
眇力與造化爭纖毫仰觀千年俯一世紛紛弄筆皆
兒曹昔者家論定價亦定須識我翁人品高戲將水墨
灑縑素如飫粱肉甘醯糟殘山剩水世莫覩流落數
紙青蒲間一登翁門遂隔世齒頰未獲沾餘膏如遊
神山[illegible]頃刻再往不復遭甫田鄭郎得寶藏明
珠雜佩金錯刀摩挲兩眼百過讀使我涕淚盈青袍

三年留玩一朝去久假似覺歸心勞泰山東頹日西
墜欲往從之中鬱陶詩成起立歲將暮空庭短髮風
蕭騷

戲贈王右直

王郎詩窮人共知王郎書法窮於詩亦知二者關造
化學成便有窮相隨腰金拖玉自有相安用效此伎
倆爲長安塵中走僕僕面皮皺瘦且黧出門信腳
自來往酒醒不記東君誰囊無百錢有數紙碼瑙照
案堆琉璃開渠寶此亦安用寒不可絮飢可療渠言
俗士豈解此肥肉火酒甘如飴十年逆遊得奇貨根

不踏花婦與兒功名事業付杯酒尚復與子爭毫釐
世間巧拙各萬狀看渠井點還非癡揮毫贈君莫浪
傳我詩不是瓊瑤辭

題衍聖公所藏范寬山水圖

高山隆隆石磊磊長流奔湍轉深匯杈枒老樹生古
枝上有攀蔺養成瘦夌競石路難容車艤舟欲渡江
無涯騎驢過闊驢脚跛行客闊山應苦嗟大行客竟
劍門逆不是天台還閬苑世間平地能幾何萬里江
山險艱良工此畫誰與傳北人云是范寬原風多
咸久孫素裂隱隱斷裳塵埃間尼山孫子暫綴客坐

多清風灑堂空平生幽賞幾人同嗟我尚抱山林癖
嵩嶽峯高泗水深向來瞻望空至今登高作賦非吾
事不盡乾坤仰止心

徐用和侍御所藏雲山圖歌

何人醉寫雲山圖浮雲滿洞山模糊空明射地日漏
影猶覺林樹開扶疎平原蒼莽不知處忽有細路通
榛蕪茅堂拄山半閣木蒼幔正對前峯孤幽人深居
不出戶縱有鄰舍無招呼低頭把卷苦吟諷染癖不
辯楚與吳中流棹歌似相答欲斷未斷聲嗚嗚雲多
水闊望不見知是滄洲舊釣徒長安六月晴復雨若

非塵土逆泥塗城中見山如見畫何可得歸來形模
山猶可見水莫涉咫尺途豈足容長驅十年舊遊憶南
國歲月催人非故吾鸚鵡洲前漢陽樹此景此詩今
有無因君此圖意披豁便欲買棹遊江湖

題應寧所藏馬敬瞻山水圖

空堂宿霧衣巾濕展卷看圖向庭立高峯能從樹裳
非雨氣山光滿川陽中有扁舟一釣翁手把綸竿頭
戴笠欲渡真愁野水昏將歸更恐溪風急來雖不識
吾亦解已覺良工意先入輞川老了得名流三十年
來過誰及今時畫工強解事狂秃霜毫翻墨汁舍人

既詩復愛畫斷素遺縑總收拾向來卷帙堆北山後
得此圖尤什襲呼子對此開鬱悒如熱者濯渴者汲
詩成畫杏雨無聊空對西山高岌岌

觀懷素自序帖真蹟東原博大史

吾鄉上人老藏真揮毫作字精入神金書石刻世已
少況乃縑素隨風塵大江東向天萬里流落數點點
龍珍百尺高門若深海腰紅欲入杳無津吳公好古
得奇貨傳借數手來鄉鄰後堂開榻許坐我展卷故
覺情相親嗟予生晚見亦晚三十六年空復春蘇黃
二老尚負視猶喜未乏前生因向來寧本已酷似昔

見其影今其真臨池對影不自晦金抹欲效西施顰
題攜紙墨就几格面往不避倍奴真餘光東壁幸不
惜且復照我西家貧請君勿逐速城璧留待他時慕
蘭人

賀靖逸論德得孫

昆山良田多種玉玉子纍纍歲仍熟風流雜佩已手
有年少玉郎今姓陸陸郎二十清且溫太史之子拜
君孫向來娶婦復生子頭角崢嶸外風骨存錦繃繡被
光照面氣如長虹眼如電請向徐卿坐上看奚於滿
席中小兒一齡殘忽還再齡漸教能笑復能行已從

坐客識奇物更與名家古德星發堂賦詩賀太史人
生有孫勝有子皆言有子萬事足見子作翁胡不喜
同年徒若傳與陳有孫不逮高堂親我親幸徒子尚
少四世如君今幾人白頭封君年七十如麟振振繇
蟄蟄會看太史得曾孫重見高門車馬集

讀栟拱之員外嚴宗哲上事楊應寧舍人倡
和長句戲次韻一首

詩壇森嚴壁復循白戰雄心氣難忍西鄰有客與亦
酣醉睨重闔目雙眇若然地脇如秦越或者神變同
白積致知宮角本諧聲復恐圓方不相準向來蹇鈍

費雜策已分駑駘謝驊牝灰餘萬念偶一生癖未經
秋發孤䓤諸君才力各倔健東飛俊鶻西飛隼擬隨
砂礫共盤旋弱羽真愁向空隕霜天閉門坐不出聳
肩寒爐曲成蚓強呵凍墨吟小詩力困未完如荷盾
枯腸夜渴吻亦乾綆短銅空誰為引回首不如年少
時滿堂坐客誇聰敏韓公道德日已負石山精力空
應盡逢場作戲亦偶然不覺詩成為韻窘文章同時
不易得三傑古稱吳尹君今並是湖南英鄉邑吾
猶恨升吟朋官未免鉛槧累戶外催通時接軫長歌
終曲誰使予歌罷獨吟還自哂

山水圖

鵝溪練色如沄色幻出山青與雲白山前雜樹豈知
名雲際高樓不論尺幽泉無聲深谷窈下作寒潭淺
碧抵應車馬隔塵氛但有扁舟繫沙側溪頭老漁
何處歸手持輕櫓背斜暉巖堂欲到恐未到日暮山
雲空滿衣西巖兩翁共巾屨應在深山更深住前溪
芳艸北溪花遥指平生釣遊處山林此樂予未知衰
衰欲去將安之請看坡老人中景只在王維畫裏詩

周原巳母孺人壽詩分題得笄

僕年十五頭始笄二十嫁作梁鴻妻自從結髮事夫

子毋以盥櫛隨鳴鷄晝行顧影夜照燭舉步不出閨
與閨多情愛笄恐笄墮舉案並與雙眉齊夫年七十
兩鬢白白髮尚可勝梳鏡郎君宦遊得歸省會以甘
旨充盤餐鳳冠珠翟有時降笄也未可拋塵泥戲將
拈取示兒道此物見爾從孩提頗翁長健姥亦健錫
形鉛背不斷鶃更有此物作家寶歲歲分賦長生題

送傳元秀才赴舉江西

鳳凰巢穴麒麟種奇物常為世傾竦傳生才調出名
家一不為希百非冗亦知性質有天解曾憶當年角
丱總早從書派得源流復向詞宗繼支統後來英俊

豈易得我已為予神飛動十年遠作東南遊腹有江山皆奔洶試麦逸氣脫塵凡立見孤標謝荒革翻然赴敵翰墨場百萬人中春賈勇會將長策獻明廷詎謂一時非賈董未論秋薦與春闈金馬玉堂堪接踵肯陽抆筒符當習毛長登堂儼須夲有才未免為世用欒襄參苓方在龍厭隨時萃學奔趨肯向鄉邦衒藥籠百道終教德器成令人秖解功名重臨岐欲別無所贈頗覺塵襟劇煩壅情深義重極憐渠我語雖多未為訛

送文宗儒太僕還南寺

豐山東面瑯琊比官寺臨山枕溪側泉甘石冷花柳香幻出春華與秋色東吳才子洋州裔清比琅玕長數尺錦囊秀句壓騷人玉塵研談驚坐客誰令散地容渠櫃儲有餘才供世劇十年兩跡老風塵三載高飛未云極問君何曾似是馬黍不負君人自惜知君自抱憂國心豈為承平倦勞攸南方一匹累数金方且按圖為驥索州官縣吏盡日愉眷下老兵曾未識書生經濟須實用誰為吾民苦匠書開君獻納有虛言官避傍人嗔越職朝聞吏部書上考恥以微僥買貨格吠子籍稱本無能誤向雲霄問泉石

徐春官蓉山雜詠分題得蛟溪夜月

蛟溪昨夜風雨惡月光下照溪水濁老蛟照月如照鏡卻卷蜿蜒露頭角平沙星星不鬖鬖璇宇沉沉淨如濯雲烟變滅氛祲消秖有空明映寥廓廣寒宮殿水中開群游魚龍天上躍團團桂影落虛圓縱使吳剛無斧斫鱗甲空驚漢水鯨羽毛不度銀橋鵲已看毛骨土森爽頓覺心神向開廓山中杖屨不成眠坐待谷林纖月落

題陸寬瘦竹卷

江南陸郎瘦於竹種竹城東玉河曲未論千尺勢能

長剛道兩竿軒也足趾隨桃李鬭芳腴秖共松杉伴幽獨茅茨可朵霜雪冷帚布不受風塵辱平生幽賞底須多愛此清風不盈掬絕勝長安酒肉徒醜花穢月空逃役逃從畫竹得篆法坐對涼陰刻寒玉終教筆硬可通神且賞骨多能勝肉江左詩翁太瘦生（金本司太僕號太瘦生）墨竹篆書皆絕俗莫言汝瘦不如渠好為名家繼清躅

題畫二首

霜柏古樹秋颯颯枝間老猿能騰踏戲將長臂撲遊蜂半似相欺半相狎岡巒高下路東西由來異類不

同枝應憐野徑穿花去不作空山抱樹啼若不見塲
中有棗房有蜜其趣園林如風口丁寧愼勿采桃花
留結山中千歲實

依猿倦向青林坐聲斷長空碧雲破林間蛛網落蜘
蛛直向連蜷掌中墮絲輕觧軟如不勝欲墜未墜還
騰騰極知物性解人意應向畫圖觀世情山來異類
有強弱孝慈相逢不相虐猶勝虛堂萬縷絲無數飛
蟲掛簷角

畫山水

山家住在雲深處眼見雲來復雲去朝隨爽氣入空

山夕變消嵐掛高樹蒙茸艸色迷東西石路崎嶇高
復低樵花成籬竹爲障中有幽人屹相向芒鞋鐵杖
烏角巾白頭雙髩何繽紛來時似帶林霏濕坐久不
知山日曛門前落葉多仍掃故人相期若不早杳靄
疑無遠寺鐘聲啞忽有中流櫓危橋雨過苔應消後
岡花殘人未老君耶雲門未可登天姥匡廬夢空到
乾坤浩蕩與無極詩話一燈青未了絕勝王郎興盡
時扁舟載雪山陰道

畫禽

高樹野雀低飛燕長在簷頭與溪面竹鷄啼徹雨初
晴山腳泥深路如綫崖根老樹回餘青樹間嬰鵑閒
無聲秖應識得山中樂無復人間遷喜情

又

天風夜號山木折石上飢禽啄乾雪忍凍寒鴉得並
棲數聲啼落前溪月銀塘波冷雙鴛鴦忽憶春風蘋
藻香鵓鴿似解遊人意碧水青霄路共長

懷麓堂詩稿卷之八

懷麓堂詩稿卷之九

七言古詩

馬博士所贈王少叅劍閣圖爲少叅子公濟進士題

峨峨山高連劍閣峽門中開如鬼鑿盤渦濺沫紛欲躍石勢迎流關還卻驅車入山山路惡水行孤舟陸雙稀古來蜀道難於天信美不及還家樂揮毫作圖圖者誰東吳老翁生好奇貿嶓萬壑爭三峽或有神助非人爲昔從此地値奇客直以賞識酬心期江山無情歲月改頭白再往失路岐王郎年少今已壯仰

睇丹梯隔青嶂遺縑斷墨空塵埃我已爲予重悲愴酒酣作歌歌始放我懷崎嶇聲跌宕君不見風江捲地山蹴空誰復壯遊如兩翁

送周原已院判之南京席上得別字

金陵山水眞奇絕我昔南遊遍車轍歸來夢想隔塵蹤翼未高飛肘先掣與君有約各分署三歲兩曹惟一缺羨君此去若登仙欲往不得心內熱如遭炎蒸坐深甑擬游陰崖臥寒雪君今況得故鄉歸我是北人猶愛說停君酒盃聽我歌我歌未終君憩輟折桂何遑衣錦行雨花臺上登高節古開騎鶴上揚州得未爲艱史爲獻太常陳卿我同志官府神仙非濫誇因君寄語須自珍莫道玉堂天上別

題畫送武陵楊處士

洞庭湖西芳州新武陵溪南花滿津山深水曲不知處熟語鶯啼春復春紅塵晝斷車馬迹時有松風掃白石三尺孤琴一老翁布衣芒屩無人識君來遠作長安遊君去還歸溪水頭山林鍾鼎各有分俯仰乾坤安所求

賞花夜歸圖

江南三月花滿城城南城北堪遊行馬蹄衝曉踏春

去日暮歸來空復情溪橋繫馬紆春步綠徧蒼苔舊時路醉眼低迷楊柳烟春衣坐濕薔薇露重門曲檻花陰陰牽衣挽袂深復深手持紅燭候歸路應有兒童知賞心賞心自少今已老每憶花枝被花惱寄語高林宿鳥知明朝莫更催歸早

鄧程番遺愛圖

貴州有府名程番天子命置新流官鄧侯佩印出九重五馬遍歷千瑤峒諸夷異姓十七種始識漢節聽衣冠眞有錫賚怒有罰頃刻號令隨毫端坐令府藏足貢賦對少刦掠無飢寒鄧侯去郡民攀道力挽飛

行更奔湍舟行欲動擊不動只尺如度百丈灘犖犖
卧家在亦有長夏之治孰易難誰同彩筆遺永紈彼
衷之所米與安侯各去比雪山重迭道未覺行裝單
侯今出佐六州伯舍舟躍馬從按鞍明年持此向齊
魯應有東人為聚看

麥舟圖

江東故人千零落江頭石郎淚雙閣三喪未葬家苦
貧舉世今無魏州郭雖陽范郎方少年相看不語意
茫然江舟載麥五百斛拂手付之如一錢歸來侍立
庭闈畔白髮聞之為一莞亦知父子本同心若待庭
趨嗟已晚君不見慶州饑民曾告荒使君自發常平
倉

四禽圖

樛枝老樹幽巖裏山鷓雙棲拖長尾高鳴俯啄勢不
停似向春風矜爪觜山雞錦翼金作冠身披五采成
斑斕遠從紅日齊時見更向碧山深處看人言此物
真絕特同是山禽不同格休將綠水照毛衣秪恐桃
花如顏色

又

空山雨過枇杷樹黃顆纍纍不知數金衣公子正多
情鷲凰金丸欲飛去海榴花殘紅子新沙上鳧鷖來
往頻每從水淺花深處遙見鷗花臨水人山禽關關
水禽語脈脈幽期似相許莫負天晴日暖時一春江
上多風雨

又

碧林紅葉驚飛烏江上秋風下來早鴈去鴻辭烟水
空蒹葭落盡芙蓉老原頭鶺鴒如有知應憐歲暮得
同棲枝鬪鵲勝聲不住應憶春閨初降時山林動物
各有託野雉分明出叢薄見說豐年少網羅低飛不
及高飛樂

又

江南山深冬日暖湖水無澌湖水滿幽林曉徑斷人
行落盡梅花春不管山茶花發爭芳菲翠翎蠟觜相
光輝烟生錦與寒猶戀雪滿銀塘夜未歸蹤林落羽
紛凌亂回首青霄各分散溪上鴛鴦獨有情春來冬
去長為伴

狻猊圖

狻猊何來自西域黃金為睛鐵為額回頭一嘯長風
生萬騎千人杳無迹雲巖雪竇深如許日險窮幽始
能得飼兒養得性氣馴遠向中原貢王國縣官給驛

天使迎置非親臨賜頒色朱龍鐵鎖紅氍毹貂許深
居苑城北苑中百獸安足論虎豹聞之皆屏息先朝
舊物曾有此白首中官說宣德秪向人間看畫圖落
名刹有兒童識周王有道百度正虞帝無心七旬格
自古升平衆事多謳歌亦是詞臣職

東陳玉汝

吳杉製器五尺強捲如胡倚長如牀方藤細簟曲木
枕意匠頗覺吳工良高眠穩坐兩不妨坐非其踞眠
非偃由來爲物各有用一物兩用無遺長夜來我在
元龍宅醉卧此牀呼不得歸來展轉不成眠夢想猶

然在牀側吾家老父年七十此物何由置堂室秪應
爲衆勝潘輿恨不可懷如陸橘平生有口不慣乞與
子有情寧在物正是黃香扇枕時高堂待此無蒸鬱

觀盆蘭有感作 時林士寧俊張鎮 摩灘翔繩漪官

春風吹香出芳林叢蘭開傍西巖陰幾回欲采意不
適路轉溪廻山更深歸來堂披圖對幽襟忽如攬衣度
崎嶔杳墮尼父去已遠湘沅屈原亦獨沉我方揮絃
坐微吟微吟未成月將晚冰霜欲來侵九畹蘭兮蘭
兮竟誰管

劉道亨編修雙鷹圖

大鷹昂頭小鷹俯殺氣森森動林莽剪雲捲地塵不
飛萬里乾坤同一睹野風蕭蕭日將暮罷獵歸來勢
猶怒獨向林間振羽毛空山落葉誰能數平原紛紛
走狐兔燕雀之輩安敢侮縱使長飢不附人須知特
立難爲伍海東青大已多將來北亦毛生更稀郢都
城有伶荒艸劉表臺高空落郢書師好手亦無敵酒
酣從筆拔若飛霜蒼素練出勢毫金時玉爪生光輝
餘林主人負奇骨雖有搏擊無由施會看蹴翮入霄
漢不與凡鳥爭雄雌

外舅成國朱公壽六十

金陵城闕蟠龍虎老將提兵舊開府由來家世本公
卿親得君王賜主細錦袍玉帶明瑪戈坐鎮四野無
興句已看鍾阜山增重復遣長江水不波清油幕擁
旌旗盛細柳營開笳鼓肅成歌清淨曹平陽身繫安
危郭中令江州江花春復春華堂麗景逐時新端陽
節後凡幾日壽俊圖中第一人 朋爾郡諸公贈 前詩俊會圖詩 玉壺
灯滴玻璃色紅袍狨地麒麟織于氏門閭有子孫平
原庭館多賓客緇衣武公元好賢鄭國將軍不愛錢
卿將書卷度長日肯買歌兒供暮年嗟子舊是通家
子塞雁江雲意千里願公有詩比岡陵永作干城鎮

旬紀

題缺

平川而溢沒不流兩車渡水軒若浮車輪載重軋巨牛牛力尚可行人愁後車在水前在丘欲進卻顧且復行山途背岩阻且修山云暮矣不得留胡兒徒馬隻系頸肩載糗案無戈矛得非遺寇居邊州或者俘殘隨官郡窮廬不作風雪因道路雖險無離變聖朝有道錡鎬牧胡我亦子非佽讐誰哉更起籌邊樓

又

風林不定鷺枝裊上有修翎兩山爲溪邊獨鷺短絲

垂影落晴波秋森森鷺鷥濁濁似爭春錦毛緗翼相鮮新爽鳥數點寂相背頗舉山翁遥貴人山鷄兩翼花如剪未勝毳翁群嬌宛轉曲水亭前路有無黃陵廟下湖深淺弱雀老樹猿倒懸彼何色者自與佐山中騎子未生角錯立不知誰後前世間飛走各有性詩人自古歌魚鳥莫將藻繪作物假此物自是無聲篇

觀泉圖

空山落葉無人管長林蒼蒼秋日短飛泉百尺墮空來下注寒潭作清淺淅瀝如聞帶雨來飄揺忽被風吹斷憶向山中別聽時乍近卻疑身在遠兩手停探於得之巳髮蕭騷不容縮劉鷄江洲竟超翻匡廬瀑布誰分剪世間奇勝自有地應恨入山來巳晚十年夢伕京塵滿亦欲相從爲一浣安得圖中二老翁芒鞵竹杖長爲伴

東山圖

謝公昔臥東山麓山中無日無絲竹美人笑捧如花顏飲酒賦詩歡不足古來同樂必同憂公能不爲蒼生謀征西司馬亦何事猶使桓兵窺上流賊兵在郊公在野天下江山個中暗老溫病宛強秦弃一代功名荷人與太平宰相閑云云清言非罪還非勳四郊

多壘一身樂吾憶治城王右軍

米元章拜石圖

南州惟石如奇士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兩膝不識地石也愛之無色愧若袍笏當石前禮而不答貌益虔呼爲石丈丈不語同視諸峯蓋兒女當時觀者笑且嗤眼中見石不見人嗟君好潔已成癖無乃冠履沾泥塵古來玩物必喪志況爾物役忘其身惟石巖巖骨赫赫一州雖小寧無民宋家只合米博士誰遣出刺無爲軍君不見漢家留侯拜黃石石亦可拜不可呢千載英風石應高猶憐誤落神仙迹

謝胡方石石鎮紙

厚厂細楮飄如葉機亂悶愁千萬疊試將瓢石置我前坐鎮萬語成爰帖誰其贈者方石翁瘦骨與石將無同石形可碎地不曲此語吾傳東海東向來遺我拜棋製硯石爲同登翁意亦如此石不如此心不詭心同宵予致我家嬌兒不解事徑往取之如劇戲伴歌金杯向詩書豈有規模守文字在來問學須礎磨要令平直無偏頗瓢哉瓢哉久不見摸後之華何其多願兒寶石終比德慎勿委棄墻東阿還持此石問汝但別有矩矱當如何

張東白惠椰壺走筆代簡

嶺南椰實高廣樹大者如瓠小如汪良工斵剔成形模外資中空穿瘕疵青金爲飾堅且良磨礪土角藏精光誰言曲直異從革二物相成豈相克青黃竟作犧尊災汁扑在炎非時哉有容胆與升合校無脂頻經洗滌來輸樸人物西江老退食開壺日傾倒携之贈我不自惜人好吏有爲亦好我與殊似不滿鍾愁城百尺難爲攻先隨胡箸作時處後許盤餐爲客供覆盃斷飲亦木易獨有夜城無終窮

悴鷓鴣一首東門名德高士

翠能高斜層軒聚中有啄禽解人語側影頻廻席上嬌梳鬢郁遊前山有旋右轉自態足忽見昂藏爲何傍頸各領頂出此鄰饒變情多向兒女耳娛目翫能致時珠沈綠碎隨塵泥上環不繫芳魂住繡閣猶疑曉夢延應憐摶粟不自飽吻潞腸空誰得知虞令賓客生傾盼頓覺檻陣無光輝憶昔携來隴山客萬登千巖幾朝夕都將嫵色慰多愁特使歡聲成太息因思異物類參差類似奇才遭挫抑君不見臨車千里駒長飢至死無人惜

竹竹

園前蒔植千竿森高者如墻大如屋風打雨急墻摩翻幹折叢低其側殘怨驚舞罷渦門會怒千紛紛碎蒼玉後似驪山學不餘數百書生舉阮谷初疑鳳羽墮當空更許籜龍身在陛翠落瓏飛不復完頓使泥沙汙人目憶昔新篁迸木隈瘦骨稜層不盈束晨澆恐被風日燥晚護常免霜雪酷十年長養成亦艱一旦摧殘勢何速我時危坐驚水至幽起辟黃問僮僕彼豈不識人意勞秋樹求衣與飢粟觀來桃花何足論堂前柵樹待堪錄無家更欲買山林自從誰當伴松翁有軒好竹只數箇尚覺幽懷不足今來擬識

探萌芽著苔慎勿迷雙躅

重修黃樓歌

黃河水落黃樓起彭城城東土勝水彭城郡守告成功蛟龍失勢蒼生喜朝來暮去亦偶然不似元光歌瓠子酒酣樂作賦者誰共說彭城好兄弟御從愛悲吝聲續千載信之為賦史迺開河們漸失職直下彭城吏東指縣官水卒徒自勞胥衣腐頽星軺駛是時劉守當郡寄俯視茲樓平傾圮當庭一叱百吏隨木石排空屹山峙東垣土色象中央克制生存或其理軒窗開敞天日霽百里江山皆席几茅朝燕賀多辭

客誰復賦之如轍比徐山高高徐水下萬古乾坤奠厥砥何年駐節許重遊還為山靈留雙屐

借榴一首贈方石

桃溪老人愛花樹家在萬花溪上住白頭重入紫薇垣官舍今無種花處買花不識城市途閭中看花非我役畫圖剪綵盡成幻空有愛花猶故吾吾家海榴四五株急欲借之如借書自言花借不在好但取數尺青扶疏墻根老枝不盈掬欲借真慙少樁東風披雨漫漸成陰縱還無花看亦足城西官陌無塵埃呼童把送休遲迴花根歲暮幸勿返還我詩道上韻來

題黃子敬編修所藏登瀛圖

編修黃子敬家藏瀛洲圖吾外舅蒙翁三跋在焉蓋子敬之先公為翁同年進士而翁又其郡大夫也予刻類博稿所卿中得二跋歎遺文不可盡見悲歌當哭於此有不得已云

晉陽城上龍乘雲日角照地成龍文大開文館集賢俊審府諸僚才出群層樓傑閣麗霄漢左圖右史窮訓典瀛洲萬里入平步俯視人世皆塵氛龍飛上天御八極十有八人為羽翼廟堂台鼎何足論乎是變炯畫中客晉陽一家家化國回視門庭為國敵盡將

文學變戎功誰辨河汾太平策紛紛世上功名徒至今卷書瀛洲圖衣冠猶存歲月改粉墨散落隨江湖翰林黃郎家在莆莆翁史筆今董孫由來詞翰類博爽人道我翁多細謨願君寶此為故事黃閣清風無世無

劉戶部所藏張汝弼艸書

南安太守東海翁歸來雨仙乘天風眼前萬事不挂齒聊騁六合備書雄橫揮直掃百態出或舞鸞鳳騰蛟龍一從篆隸變行艸世間此藝難為工自言早學宋目齋晚向懷素逃形蹤公孫大娘不識字物無丹

與書法通顏家屋滿古釵腳縱使異法將無同古人
逝矣不復見此翁豈在今人中江南紙價幾翔踊白
金絲帶隨青銅家藏爲祇付兒輩誰謂此翁歸橐空
何人愛者司徒公舊得此卷來吳淞願公寶此勿輕
棄留有肯肛夜半虹

送李惟正王事使淮

淮山蒼蒼入烟樹中有東曹舊分署郎官捧檄下層
霄風馬輧從沙上驛漕舟所過如屯雲材官武士紛
成群榜歌調苦腸溪聽簫唱聲高半夜開向來書簿
何膠擾郤道郎官愛文藻燭底寒更憂短長筆綿餘

與詩多少古來王事費驅馳壯夫豈必雕蟲爲休言
玉郎衙集夜不及瓊林宴月時

合關事後行古栢下有作

長安城中雨成雪退食衙寒過東關蒼然古栢勢橫
空數尺盤拏成石折玉龍戰罷鱗甲猶流涎噴沫凝
不飄仙人掌上露初來古老竿頭水未消飛花拂面
吹還轉萬緣穿林印猶淺鶴巢輕動欲翻木精蘇
重爽初捲風骨昂藏變出塵儼如佩玉拖長紳須知
世有後凋質元是仙家不老身

畫馬歌

君家內廐多飛龍五花隊簇金芙蓉奚官引鞚供飼
秣退朝牽過明光宮絲繩百丈鎖長杜宛轉霧鬣隨
風鬆銀床玉餅汲宮井俯首下飲如渴虹氣噴爲雲
血成汗意象矯矯騰高空當時監牧最得寵徵求小
兒皆錄功丹青畫史極奇狀尚以骨肉分雌雄空將
盛事作粉飾爲騎不到三川東千年粉墨出舊譜仁
可喜開元中今皇有道華夷通欽武不耀兵戈鋒
祇應神駿飽芻秣長住天閑十二重

送仲維聲院使還淮南

雙環雅佩拄丁東少年通籍明光宮每逢天子賜顏

色長與大夫歌退公舊懸腰帶黃金重新送官壺白
露濃人道相如歸書錦誰言張翰憶秋風秋風未動
近花老忽向東原賦春艸千金寧爲買青貧萬事不
及還家早巢中徒鬅長雙成鏡裏慈顏看轉好況當
例省盛才賢月向山林樂熙皞淮南江北湖水傍門
前紺樹高如堂舊書齊隱故無恙某水某丘安可忘
米將片檄思君獻衙得江魚念舜嘗我亦臨風借分
手碧雲高處望回朔

苦熱行　辛亥六月十七日

炎天火熾金初伏亦日南行到南陸誰將槖籥鼓洪

爐烤氣長嘯蒲川谷高雲當空屹不動大者如山小
如屋傍蚳下飲溪無言野雉成蛟入藏麓重波煮海
石欲爛鬼斧䜺樹山應禿玉堂去天纔一蹴不見剛
風起鴻鵠人間路蹋駪騤愁萬斛千嵐巍嵯迷極如
寥廓是仙遊始信祝融真吏酷我時擲筆出史局十
步天墀九回躅暫辭黃簿日紛綸螢兒冤種相縛束
騎行翁擁且莫當道有頹屑隨赤足歸來岸幘高林
下旋汲清泉澈寒玉煩心展轉不得眠中夜起坐呼
僮僕安得大瓢水一掬頓洗歊塵三萬斛

題清明上河圖 上有先提舉跋

宋家汴都全盛時四方玉帛梯航隨清明上河俗所
尚傾城士女携童兒城中萬屋翬甍起百貨千商集
成蟻花棚柳市圍春風霧閣雲窗粲朝綺芳原細草
飛輕塵馳者若飈行若雲虹橋影落浪花裏捩舵撇
篷俱有神笙歌在樓遊在野亦有驅牛種田者眼中
苦樂各有情縱使丹青未堪寫翰林畫史張擇端研
朱吮墨鏤心肝細窮毫髮夥千萬直與造化爭雕鐫
圖成進入緝熙殿御筆題籤標卷面天津一夜杜鵑
啼倏忽春光幾回變劍風捲地天雨沙此圖此景復
誰家家藏私印屢易主贏得風流後代誇姓名不入

宣和譜翰墨流傳藉吾祖獨從憂樂感興衰空吊環
州一抔土豐亨豫大紛彼徒當時誰進流民圖乾坤
回首意不極世事榮枯無代無

漕運參將郭彥和鎮蘇松時有巨舟張東[illegible]
名曰海天一碧為賦長句

將軍昔鎮東南紀獨為樓船向江水天光蕩漾海微
茫一碧乾坤秋萬里畫棟綉闕高如堂朱簾綠浪相
悠揚魚蝦不動蛟龍蟄鼓無聲歌吹長柁甫桄如
天上坐彼老仙夸海中過雲影真疑錦繡開浓痕莫
擘琉璃破巨鰲戴山雀鬼陽侯撼地無喧豗凌風

不作蘇門嘯泛斗還從漢使同君不見清淮上與黃
河接中有漕舟千萬葉將軍亟去來勿遲聖朝正值
河清時

三壽圖歌

監察御史祁門謝廷獻得南極圖寓歸為父
封君壽請為長句時其伯叔父皆在焉

何人妙作南極圖極星晃耀當南孤化為老人長眉
皤然後立一鶴狐剛風為舉雲為扶俯視六合皆
滄瀛下有二翁儀貌都仰天翹首若有呼仙凡異路
心則孚頗覺殊相非唐夫茫茫塵海難乘桴誰更有

人如此夫新安謝氏黃𦂳徒伯年七十顏不梧綃袍
白簡高帽烏如星有芭鞾有雛封章帝降來江湖李
也與翁同範模布衣肅帶相蕭疏冥形鍊氣非二初
侍衛不聞爾與吾此圖此景世豈無持以爲翁猶其
想郎君得此踰瑤珙身立玉堦人金鋪有飛一曲酒
滿酣恨不舉翼如輕鬼當筵索筆徵詩遍賡歌三壽
理不誣五星作貧後有蘇吾才不能柰此乎

題昊仲昭畫竹橫卷蓋陳獬然先生故物也

崑山昊老能筆耕開雲種玉看崢嶸千條萬葉入晉
漢世間艸木空有名來持琅玕叫閶闔坐使燕石無

光晶北人貴竹如貴玉直以高價酬丹青衡門丈幅
直踰咫不見枝梢見根柢枕疑湘浦推蓬行颭雨驚
風過雙耳九疑山高望不極影落洞庭清徹底靈氣
時來天梁風釣竿不動珊瑚水珊瑚水冷魚龍藏此
翁一去鬼茫茫江山有神故物在環珮無聲涼夜長
東丘老子圖書散南國諸生思未忘重向玉堂修竹
齋須將假竹記貧齋

送張侍郎文淵區處哈密

文皇御極開西裔坐使諸胡作藩蔽哈密王封最長
雄錦袍金印來文字百年職貢輸玉馬所貴在誠非
狀土有番土魯謗狡強豐深怨結鑄肝腸攻城奪印
虜王母憤叱胡走如驅羊叩關訴吏急水火羽書夜
狀萬朝堂先皇赫怒將致力降勑切責昭刑章漸收
癸胡任卅瀟官爲造屋頒衣糧都爾罕慎狭分間薪
亦可卧膽可嘗勞邈八衛合萬騎復化雪恥還封疆
孤垓城角自偵邏兵力雖弱志足傷番來結盟駐城
下竿慎下城如下馬當時料敵無槍彈又見孤身橫
艸野十年辛苦一朝失頓覺雄豪氣嗜噬諸人瑣瑣
安足論身是中朝拜官者今皇馭世九宇清彼番悔
禍來輸誠歸城納印貢異物氛翳斂退回光晶聖朝

有道繼絕世復以故國犄蔡名胡兒習貪再挑釁掠
取爲馬歸空城城危兵弱備不守進退翻覆相傾盈
皇威截奔若雷霆勑遣兵卿下前殿輕裘緩帶隨肩
與不用金鼓換銅面籌策宵中兵甲生指麾坐上風
雲變不愁跋涉經秦隴幾慣馳驅歷周甸直省辭家
世所難臨岐解贈人皆羨甘州城外河周遭玉門關
上水山高雲平岡路本常事定遠功名非徵曹空庭
揭冗營不易可忍赤子塗脂膏閉關御使法亦有重
念王業經營勞根盤節錯器亦利古來經濟須人豪
君行萬里慎自愛莫待春風吹戰袍

題畫

誰家結屋臨山水，水閣山亭兩相峙。卷簾嵐氣撲衣來，側耳松聲半空起。廻巖掩樹無東西，暗溜平田高復低。溪魚且下不愛餌，林鳥驚飛還暫棲。幽人只愛山中好，有腳不踏長安道。懶為花門數出遊，猶嫌桀落煩教掃。城中赤日飛黃塵，此景此圖空可人。倒來一兩差快意，欲駕偏舟江上津。

學士栢

翰林後堂有二栢，竹巖柯先生所種也。東陽不諂受業今三十年，栢已鬱然，而先生棄諸生久矣。閒出週課諸吉士，戈陽汪俊抑之有「一日自無行樹底」之句，悵然感之，因衍為一篇以識不忘。

我行樹陰日下無，雨藥風枝自蕭蕭。惟有諸生識我情，傍人不解空嘲押。我見先生種樹年，我身尚猶樹及有枝。蟠江山地可縮，乎斡造化天無權。瓊臺翠閣何森爽，院摽庭化敢爭長。花蔭長留六月陰，盤廻直與低雲上。材堪五鳳難為用，根到九泉終不枉。吞落青袍幾故人，琮琤玉佩空遺響。當時院長文安公，柯亭劉井相西東。百年遺愛豈獨此，此樹欲比人中龍。

樹猶如此我何似，已愧斑白非兒童。名收模楷有先後，爲比金石無終窮。下堂再拜想顏色，仰面正拂長松風。

竹林七賢圖

中原勝地衣冠藪，魏晉風流動人口。竹林有客稱七賢，千古閒情一杯酒。應從曉歲看冰雪，不向京塵醉花柳。箱枝入髮助蕭騷，風籟鳴絃和清劉。官曹懶入步兵厨，琴調誰傳廣陵子。隄防不為此曹設，極口頹波正東走。魏國江山管蔵圖，林泉舊迹空回首。山公雅論終無用，阮子紛紛竟安絡。新亭灑淚復何人，將相徒懸郭如斗。丹青點染乎形似，遺像猶煩辨誰某。長歌吊古意茫然，九原有作君知否。

雪用坡翁聚星堂禁體韻

塵沙壓盡囷無粟，一月長安三見雪。登高望遠極空明，天上人間兩奇絕。吟髭欲撚氷先斷，凍指未動絃應折。輕儕衣袂逐風揚，淺詠棱痕隨步滅。西岡徑滑床難度，北海波寒鰲未掣。真疑地背高比山，始信天機織成纊。寧將功技爭圖畫，且勝高談霏鋸屑。倏前忽後同積薪，有若覺無不齒皆神。道隔世虛勞想，妙入忘言誰解說。歲寒交誼轉參究，指有庭松如插鐵

釣魚圖為粟司徒公題

兩月同行如結鄰兩翁相對各垂綸絲長水遠意不極但是江湖閒散身倏無忽有時交能咫尺則波不相借稚子牽絲似有情前村問酒先論價江淮以南舊名多瀟湘向上皆風波公家正住魚龍窟我與鄰在滄浪歌滄浪秋長秋日短野水寒天迷近遠酒醒高堂有畫圖黃蘆瑟瑟江風滿

牡丹孔雀圖為瓊山岑生作

海南風日暄且妍牡丹花開如火然花間孔雀雙蹁蹮似與植物相矜誇尚毛晝炫日五色下照清沸影千尺棲息應勞擇地心盤旋似惜沖霄力江花淵艸秋復春風翎露翼空繽紛巳看翡翠讓光彩復道錦鷄居井我華眼中世態爭奸醜此物於人故非偶衣錦先憑戲綵身射屏正得穿雲手北人見畫復憐才此花此鳥何奇哉上林剩有梧桐樹我日看隨紫鳳來

送平江伯陳公總督修河兼柬劉都憲時雍

黃河西來忽東決張秋舊堤先受齧奔波赴海勢不停百里漕渠一時泄官舡買卸如山塞河底沙乾日欲裂九重南顧同舜聰三命中朝持漢節陳公舊是恭襄孫爽代簪纓萬人傑爭誇將種非凡材復道家傳有眞訣兵符夜擬鯨鯢走將令晝馳雷電掣清滑能事天地回坐計功成同解結時方六月霖雨多苦莊迦况炎熱民窮到骨聲微容忽便鞭笞汗成血公因計須元氣乍可因時治癥唁比聞水發舟已達寄還丁歸待農暇三屏水作洪濤鎮一蟻不潰金堤又有來大事當運圖豈論竹頭兼木屑憤從前史冊其衰已聽高談能激切湖南中丞久奉使頗覺賢勞成老瑩因公寄謝平生交自愧官曹容迂拙

鴝鵒圖

鸜鵒色不如鸚鵡強向筵前學人語綢羅西下隴山空毛羽翔住不如汝鐵衣金觜雙雕櫳世間無處無少縉試聽內苑籠中語空誦彌陀六字名

又

珊瑚出海海見底誰製長竿臨海水黑風驅霧卷冥濛化作禽飛向空起北人未熟南禽名嶺外方言如鳥韓山來珍異非國寶須識君王郤貢情

又

金堤柳色黃於酒枝上黃鸝嬌勝柳歌聲宛轉色嫣好推稱合先無不有春來何遲去何速回首紅顏憶舊竹急須携酒聽黃鸝莫待楊花撲人目

又

春山潑黛青淋漓山際春禽變畫看山光物色雨濛
淡苦欲問春春不知古來尤物皆成惟誰遣山禽入
圖畫西京京兆今不歸林郎爲了風流債

題魚

安成劉郎家畫魚意匠素練澄江如長安屏障半不
虛誰其好者彭中書手提鉅軸尋丈踰低檸側挂妨
我廬風軒露坐方卷舒赤鯉忽躍來庭階揚鬐奮鬣
當天衢波濤脫盡勢欲孤獨立似有神明扶桃花浪
暖二月餘只尺變化還須臾雷車轟擊電夜驅前驅

後從何紛爭鮑鱗擁衛鱣鮪趨左引鯊鱗右鰷鱸回
頭下顧若有呼瑣瑣之輩真臺奴水有蔓荇岸有蒲
倏忽隱見如有無洪荒海若空睢盱翻若貴狐遣泥
塗昔當洪流在唐虞微禹赤子其魚乎逆人大觀無
右衙清濁莫位分堪輿天飛淵躍理不誣彼漻潛者
如斯夫丈江不與龍門俱其上或有銀潢瀦錘靈毓
秀佑有諸中書令祖風骨殊鯊頭犁車冠遂豈敢作
霖雨蘇焦枯鯨飛天上遊帝都瞬息歲月同朝晡鮮
宗介放多昏豬中書亦是瀛洲居烱如驪龍生掌珠
如鱗有用以有鄉其爲周瑞璟郊郭予生少作龍門

徒臨風感事重護紆此祖此孫情所於翩然對此與
欲征豈謂賊鬬非江湖碧海思製青珊瑚揮毫對客
非故吾魚乎魚乎豈此圖

題雁送鄭宗周憲副

黃蘆瑟瑟鳴秋雨此雁南征度江渚羣分旅逐各有
情相睨回看似相語呼者自啄飛者飛忽然長叫入
針聯片時殘夢斷還續千里關山歸未歸誰令歲序
多反覆轉使道途成骨肉水有孤尊原有粟猶勝鴻
鵠一枝足我家舊在湘江東十年孤住京塵中送君
無限思鄉意肝夜南樓聞朔風

送徐復齋還宜興

徐翁來自江東向鳥紗白髮風毿毿登堂拜兄執弟
禮藹然和氣回春酣兄酬弟勸雜鄉話吾輩之樂樂
且湛吾宗老稚數百指或有困積無儲糧杜陵破屋
隨長鑱萬間廣廈猶空談范家義田久不置此郡尚
覺仁風單少年幕古老亦諸兄有祿俸餘盈甘兄才
捌堂足經濟弟力自與田間堪分田命僕課耕穫笑
指使京尚嶢嶢留餐豈止樹間飯解贈不待囊中探
生命骨肉與余路饑者有食寒者衣道澤猶應親佑
渕南風斷可驅貧貧弟爲道更居江潭兄爲元老敎

冠髯始知史隱各有棃俯仰不愧三才參翁年未衰
筋力徒衣可方勝陸可驂明當穀成向况賀大笑共
吸鯨杯三

懷麓堂詩稿卷之九

懷麓堂詩稿卷之十

五言律詩

傳曰川席上賞菊得朝字

野色自蕭條幽齋共寂寥崩欄將石護細竹引泉澆
地僻應稀到情多屢見招衛遲更何日爛熳是今朝

哭張行人聯吉

十載同年淚因君更滿襟辭家萬里遠變因二毛侵
病賊郎官作貧揮使者金平生冰雪操絃絕爲知音

題許廷冕職方畫

路轉衛岡背橋回傍水根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
浦樹經秋落山鐘向晚昏偶然一携手相與倒芳樽

聞捷

戎馬三秦外風雲百越間捷書連月至恩賞一時頒
虎將行班旅龍姿坐解顔相逢罷驚喜辛苦說關山

桂軒

小樹入西園虛庭風露繁細香縈既後清影傍開門
永夜幽人夢清秋素女魂此時俱寂寞醉醒各無言

哭舍弟東川五首

樹好連枝折身危半臂存乾坤幾時變骨肉一生恩
寂寞空妝話蒼茫不斷魂哀鳴時自觸痛極本無言

其二

慈母嗟何及三人瘦汝強提携成老大辛苦竟摧傷
世事翻今昔悲歌遞短長向來門戶託回首意凄涼

其三

坐客嗟王濟諸兄愛孔融科名須爾輩孝友是吾宗
弄筆時揮灑論經或異同羽毛看漸豐摧折向天風

其四

江湖爲客地舟楫傍親行羈旅看顏色倉皇數驛程
南鳥懷有面北雁望秋鳴却望天涯草萋萋春自生

其五

東卷朝仍出移燈暮始歸病餘心力在路隔死生違
南國諸生去西鄰舊主非向來車馬地一過一沾衣

哭舍弟東山十首

四海惟兄弟三生忽夢魂乾坤身獨在肝膈義俱存
割絕翻成恨歡娛不是恩此情終類激天意故難論

其二

孔哺生前恨形骸死後身（先孺人棄世於東陽十弟歲山四歲川僅兩歲耳）
兄吾最長骨肉爾俱淪悒色難供養浮名不慰人後
生雖可念瀕獵恐傷神

其三

慟哭三郎逝凄涼二載過我心方抱棘汝淚復懸河
齒爲唇餘冷哀從樂處多（山婦時追念川弟哭不絕者數日聞者咨歎）猶
憐夢中句聲斷不成歌（山未死數月晨起告予曰山夜夢送別川弟作詩一絕予默然不應時山已病意知其不祥也其詩曰岐路悠悠歲月賒風霜蕭瑟最堪嗟送君此去須珍重何日何年得到家後予亦不復省憶放兄經能記之如此云）

其四

婉娩承顏日居然意不違眠時常劇淚身病不勝衣
藥裹經春斷書聲入夜稀舊時趨走地寂寞少光輝

其五

古人稱一樂此意極憐渠喜色偏依向微言或起予
肝腸中斷絕日月幾居諸美殺原頭鳥相隨鳥不如

其六

俯生雖弱弟遇我若嚴師不盡平生話終慚死後知
在襄時穎發於道亦潛窺愁絕向堂夢思君不爲詩

其七

義重淵夫子三年授一經在生心感激垂死語丁寧（山病且死日誦曰吾負吾師此死猶云云不絕）孝義聞遺軼文章見發硎王
生亦嗚咽哀誄恐能聽（山死時時用使其同學生王佩致奠王哭甚慟且哭且誄坐客無不慟者）

其八

娶婦雖成寡傳宗孝有兒向來三月㑭（由妃將其子孫生二月）
已是百年期嬎嬰仍多病存亾恐未知我心逾第五
寃卒敢論私

其九

骨肉仍多病三年血涕流（甲午正月卅七乙未十月婦氏喪丙申五月山亾）
我身猶劇病親老更禁愁薤葉偏多露荊花亦自秋
牛眠恐未穩多迫重爲謀

其十

命也嗟誰及悲哉秪自傷萬端皆觸目一日幾回腸
晚歲歸𢹂落幽寬頤𨓏范詩成意不極身在恨難忘

中秋三憶

旅宿長安直歸期已隔年齋燈獨自照禁月向誰圓
承蔡郎官操風霜使者權此時清不寐銷佩想朝天

右天錫

逍遥東樓月清光似去年子應長閤寂吾亦念慈闈
性癖從書卷愁多付酒樽陽城鐘鼓盡空望洪參天

右士常

美酒登樓夜芳秋折桂年馨香花自發蒸鏡月虛圓
出處賢人義陰晴造化權世間無李白誰與問青天

右時用

次汝學地官韻送兵表還治望江二首

縲紲孤身在風塵兩鬢餘禰㝉非塞馬㳄巳分池魚
㦸視虛門閉終沾漢網疎悲歡意不極臨別但踟躕

又

十年盃酒後早已壯夫爲用膽竟何託萍蹤非我期
旅燈愁絶夜江雨夢醒時脉脉雲霄上會情欲語誰

雨赴支明席偶成

雨帶青簑濕風將折角低幽期吾不負舊路此俱迷
皆到勞僮僕泥深仗馬蹄茅簷日未短猶及午時雞

齊佑和亨文用杜韻二首

禁盆存仍限篇章意屢沾蟲魚開素帙燈月亂蹤叢
往事逢人說新交與歲添揚那猶把寂吾亦愛吾潛

又

靜坐推爻也思君欲廢眠書筒忽東遞詩檄巳西傳
名盆泥春雪琴來響在泉舊堂㭗盡地夢醒不知年

次韻寄沈亞參明暢并東泉崔副廷珍二首

間道南臺風西來其一林舊遊經歲改別恨入江深
逍遥㐫聞路驪驗魏闕心兩鄉書到日燈火共開襟

又

二月無花柳春寒尚滿林倦看書屢廢愁酌酒須深

廊廟賢臣業關河壯士心故人俱在遠誰與論吾襟

送茹知縣玉之新寧

乾坤三峽水今古一高觀老覺襟懷壯貧嗟道路難
棧雲朝擁馬巖樹晚棲鷲萬里巖看月背天盡處看

題倪雲林畫次倪韻

江雲亂人目江水綠人衣昔雨疑將濕林風聽漸稀
共儂歌竹送越客采菱歸不見滄洲老霜楊拂釣磯

送陳同年亘夫還南京御史

北闕新恩命南臺舊法星九邊燕草碧三見蔣山青
臥病閩安石還家憶管寧平生激揚志未合老沉冥

其二

君來方若旱君去復窮陰歎獄薪生計關山獨客心
直燈愁揚盡秋鬢老能侵纏道為官好驅馳恐未禁

其三

病來纔口坐今日為君開事慮於名近身寧與世猜
鳳麟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將安作憑君次第裁

偶過匏菴見東軒成關壁上

吏靜真成隱居然市作郊鋒墻深故壘危樹巧安巢
竹老穿籬過棋清隔院敲一枝如可借吾亦繫吾匏

次韻寄答若虛提學

江水四千里憶君情許長看花自開落閱世幾炎涼
病覺衣裳懶官嫌筆硯忙詩壇鏖戰力再接恐難當

春雪

兩句三見雪雪意晚何濃照面不知曉入春翻似冬
掃寒愁破被試淺得孤節却作東郊雨猶堪慰老農

種竹

剩買城中地多應為此君涼生別院雨綠蒲後溪雲
秋至不改色夢醒時一聞廛居或未免聊爾洗塵氛

中元謁陵遇雨二十首

月暗城猶晚風涼苑樹秋陌塵紛不動山雨翠初浮

桑柘村村路鳧鷗處處洲時方重王事吾亦愛山遊

又

勝國遺蹤遠荒城舊築存塚空隨鳥盡壞雨帶沙渾
東馬空南牧胥車竟北奔中原今一統佳氣繞乾坤

又

別苑連城去宮牆百萬疇剩栽宛苜蓿空老漢驊騮
地惜桑麻少天教雨露偏兵貧與農事廊廟重為謀

又

此地經年赤川原歲欲燒旱蝗初過雨秋麥任宜耕
歲歛租仍在民貧業半凋紛紛漢使者誰與駐征軺

又

水淺車堪涉橋危馬畏過斷碑空歲月欹石半坡陁

旱潦如相代陰陽恐未和舊時漂沒地河泒有遺歌

又

關塞連天險河山毓地靈勢分蛇鳥陣威踞虎龍形

六月車仍出三城築未停兆門多鎖鑰邊徼坐來庭

又

詠議新祠在詞林舊館開清風隨客至飛雨脇峯來

吊古懷唐乘登高羡楚才同遊不共宿吟望轉悠哉

又

山雲元易雨半日幾陰晴乍遠忽疑近自昏還徹明

滿移茅宇濕涼覺布衾輕預想登山路崎嶇未可行

又

莫道山城遠出城方入山過岡泥滑滑歷澗水潺潺

旅客起常早僕夫行苦艱神宮在天上高處若爲攀

又

紫蓋鬱葱葱園陵御氣中鼎湖龍作雨金粟鳥呼風

四聖神遊迥三時祀典同小臣生也晩無地泣遺弓

又

侯謁長陵佰依宮闕不開雨鳴松澗瀝山擁獻雀鬼

稍草衣全濕陷淖意欲頹盤旋恐沾濕瞻送屢徘徊

又

野步悉虛迫岡行出險途水深曾渡處雲暗欲歸時

吏僕真堪汝行藏合問誰我生蹤散甚聊此共驅馳

又

雨驟明更滅人語夜沉沉欲往愁無路山高溪水深

繞一綫戒重逾千金寶下思親淚兼懷望闕心

又

兩嶺惟一水此身能幾何野行多積潦川涉更驚渡

亦恐山根陷還疑地軸頹小臣奔走艱筋力任消磨

又

過澤恐臨危作車誰指南馬從淵處躍途向險中探

前定諒非偶先幾從自慚蒼堂如夢寐何意共清談

又

水急人爭渡舟輕不受裝車從南北限篙櫓往來忙

尺地悲魚劣高雲羨鳥翔獨憐楞行質難作濟川梁

又

兀兀中流坐茫茫何處津岸無牽纜力波有繞舟人

自保中孚信終爲既濟身迴洲若相迓此事不無神

又

老馬無鞍策蕭然一吏隨銜皇投逆旅惆悵立多時
稍喜朋游集都忘道路疲前村烘火夜再宿本無期

又

小雨斷還續鶴人睡復醒野風秋颯颯川霧曉冥冥
驛路祈廻馬氏家半啓扃逢儕後渡者猶隔兩三汀

又

久雨人皆病新晴馬欲飛老親驚出戶稚子走牽衣
病定方知痛歸時始是歸向來夷險地一笑已忘機

東粧對月三首

碧空懸素月了不挂秋毫萬古不改色衆星皆讓高

觀者鵲鵲影池數鳳凰毛玉宇寒應近誰能辭望眼勞

其二

月滿千門夜寒生十月交素光隨劍似空響徹鳴鞘
宮漏曉初滴霜鐘晴更敲侍臣瞻望地無語立螭坳

其三

長安今夜月還與舊宵同星影澄猶在氷光寒欲空
都非弦與朔那更雪兼風願比光明燭高懸萬象中

畫鷹

岸幘空堂曉飛霜匹練秋野風吹落葉山東助鷹颼
萬羽愁相向千人莫浪求狐心吾未老訓與脊雙鞲

重陽甲子雨不赴鶴菴自賦一首

重陽偏遇雨甲子況逢秋老樹花空落下池水逆流
路危妨躡屐風急怕登樓獨負東籬約黃花笑黑頭

聞方石先生有南京祭酒之命喜而有作

祭酒中朝重先生絕代賢聖恩終簡在歸興本飄然
衆極真名教變深負歲年吾方慰公望不敢惜離筵

齋夕寄體齋李學士

獨宿清齋夜思秋望雨心可人無一至酷暑太相侵
湧擬堂爲巨真愁地鑠金病妨弁跋力健仰負冠簪

中元謁陵答體齋學士贈行韻二首

歲適中元夜雲輕欲雨天使軺頗復駕別袂近將牽

淺水雙橋濕涼陰一盞間兩官三攝篆愧負已經年

又

鞭轡停嘶馬冠裳候入陵野行廻夜虎林卧起秋蠅
漢殿班頭月唐祠夢裏燈仙遊有佳眖持報恐無能

途次答李學士用前韻二首

百里山原路陰晴各一天星裝聊共載雨纜不須牽
野濶叢祠薄池清樹影圓行輿渡河穩回憶泛舟年

又

一水斜通縣孤峯碧繞陵露砲沾宿草風磬徹山蠅

徑險羅侵碍逢長月代燈贈言君為再欲報轉無能

送羅府恭憲副備濾敘

鋤閣攙天起巴江劃地流駐兵增六鎮分臬比諸侯
社稷須長計乾坤有壯遊安攘非兩事慎勿倚戈矛

見螢 癸丑閏五月七日

西日照城東飛蝗忽蔽空聲如挾風雨勢若走兒童
老眼何曾見殘年未擬豐憂勤正宵漢依默可能通

送董圭峯之南京禮部侍郎二首

南國今豐邑東曹古秩宗學方推董賢總識夔龍
陵廟瞻新禮山川憶舊蹤江樓與不淺何日許追從

又

長安一傾蓋二十五回秋玉佩隨仙步青衫識舊遊
通家兒女熟愛客酒樽留却恨長江水偏能送客舟

東鄰

多雨動經月一涼先報秋愛花思種菊望遠怯登樓
病裏中年退官因海養留東鄰有知己詩罷可能酬

和韻答叟人

百年為客興強半酒盃中旅夜親燈影江春憶釣篷
才憐身甫浚扛愛解斯融寂寞誰相問秋應吾意同

歲暮有訪

移居西部近歲暮衙簡過一室矮如此寸心寬幾何
野愁仍草莽江夢是風波久客須珍重春來強醉歌

送何孟春歸省其大父僉憲公且應湖南試

山水湖南秀英豪信有之後來誰先子今去有餘師
遠害山林聚庭延指隊儀聰明愚可守此語未堪疑

送倪縣陳醫官

雨過微江綠春深楚客歸岸花隨路發沙鳥背船飛
門對孤峯秀庭餘寸草肥杏林多舊樹應長去年圍

五言排律

送楊尚寶克勤汾府冊封副使

先朝台鼎地東里子孫賢秘閣三千卷行臺二十年
驊騮骨老大驀願意踊躍行戰危孤壘雄談漏百川
才名非忝竊供奉不虛員授轉梟門石班分黼座前
鋼章嚴仗衛上興聽晨宣魚袋諸衡集蟠文舊印專
東西頻絡傳前後擁貂蟬帝錫實仍貴星分楚鄭躔
觧幨隨吏引環珮肅周旋聖代儀文備藩王禮數虔
詔開雲篆字婚族綺羅筵榮幸真無比遭逢衆所憐
此時沾恩遇遣事莫迍邅樹暗梧溪雨帆輕柱水天
花飛春漠漠不亂水濺濺細路峰巒際高城鼓角邊
驛官齊下馬津吏自開船公事程期近家園道路便

壯遊負汗漫歸興得攀緣梓里青山在松林白露懸
衣冠遊子祿祭有大夫田綠蕢蕨原酹黃焚草詩縢
恩光回落景靈爽動哀泉此願人皆有如公定不忘
茂家通舊閥衍從接登仙日斷江湖迥心違几杖偏
風流懷阮籍江漢望狀寄我亦同朝士臨歌意渺然

送彭教諭貴之儀真二十韻（曾三教五之君嘗爲貞學）

本是藍田玉由來淨水駒精靈隨地發材力應時須
斫月心能壯梯雲路轉迂南州開驚薦泮水得鴻儒
紫綬誰沾命青袍不負吾曉盤堆苜蓿秋院鎖蘼蕪
几杖長專席冠裳必共趨始知名教樂自與利希殊

道義胥綱尺文章亦範模世人多汩沒此意實泥塗
大雅思賢哲高情見友于塤篪春燕集風雨夜牀俱
旅夢傷同泊離腸重鬱紆湖堂驚夢寐姜被惜歡娛
走馬重過蘄輕舠并入吳鬢毛頻歲月萍跡更江湖
揚子風濤闊金山島嶼孤素心隨利涉赤縣乃名區
散吏身猶縶登仙豈不無賦詩愁思急努力問征途

送傅日會還新淦二十韻

旅館愁相送秋空一雁高弟兄君輩少江漢我心勞
憶昔趨京輦逢人說俊髦鳳雛猶在丙陰鶴未離皋
章句還閑雅風流亦楚騷戰酣看健拔癢不容搔

好客延青眼爵詩騁彩毫遷鶯方代木呦鹿更鳴蒿
露熟南州釀霜甘北渚螯飲酣心獨醉投轄意頻叨
暮雨侵城堞寒江入月艘舊鄉懷骨肉遊子慎風濤
桂闕懸月樹芹宮映白袍鷺行春束卷熊餌夜分膏
歲月供鉛槧交情識佩刀文章吾所畏衡鑑爾能逃
禮樂逢今代功名在此曹上書須賈誼獻頌得王褒
際上辭羈靮雲霄待羽毛振衣千仞表應不負人豪

胡忠安公輓詩四十韻

文廟臨朝日英皇復辟年我公台鼎貴臣職始終全
舊錫恩榮摘仍居侍從員皂囊繁出入彤陛儼周旋

擢授猶疑會皇學四北籥路隱鄉地軸歲屢變星躔（公受密命巡行四方前後十有七年）曉詔班留笏宵歸炬擁蓮至今天
上語不遺列人傳少海驚波定金縢密疏虔論功同
李泌存命說張蒼南國非旁郡東僚亦乞遷獻陵貽
府想宮宗問道賢典禮煩咨岳爲舟憶濟川廟廊斧
治理帷幄贊兵推討逆東平漢從征北過燕從容陳
俎豆談笑却戈鋋仗鉞風塵際留司雨露遷兩曹兼
掌撰三少眾登延紫誥蛟龍織珍蕤瑁筵篆分銀
印細花簇錦袍鮮棨戟城西第桑麻海上田雲霄三
接延優遇一時專綠野家山在丹心聖主憐壯冠變

屐闕歸櫂五湖舡老了元知見陶朱不愛錢弟兄頭
總白賓客戶常闐而受妻公嚼身無董氏茲恩魚隨
網散馴犬上塔瓻（公有犬常庭坐公出入必從之）碑披壽常見醫方
次第詮甕爲京口釀餅引惠山泉壽愷堂何愧忠安
謚有焉相台秋正折卿月莅虛閑異骨殊凡品前身
本解禪（公自言天池和尚後身）■浮生過九十空界出三千海內
文章伯人間富貴仙姓名兒女說雅劵子孫聯桃李
當時盛葭莩後代連高山嗟仰止先輩已茫然日月
居諸裏江湖涕淚前賦詩禪國史誰有筆如椽

無錫華大母鄒氏年二十有一一子纔二歲
夫病篤以子屬母禰而不及鄒鄒意其不信
乃託子於姑自經死以示無貳志夫死子壯
姑乃卒趙刑部汝吉請紀其事乃作是詩

婉婉從夫日辛勤抱子年晨昏親藥餌少壯損朱鉛
姑老兒堪託生微命可捐謀逆卹我後死决在君前
目剔情非壯心刳見豈偏寧爲大激烈不作更遷延
巢穴空黃口容華易白顛人皆稱節義天不負精虔
俎籩餘三世松楸閟九泉報劉恩罔極存趙祀終全
有美江南俗他時海內傳鄉評聞最德國典憶旌賢
名教關吾道肝腸重汝憐澆漓不可問古意益茫然

題傅日川俯拔門會中書兒甫趨朝圖

鳳穴連翩起鵷班次第登羽毛皆俊拔意氣各騫騰
燕賜瓊林饌班聯玉陛仍旋瞻依黼座閑步繞觚稜
陌引聯鑣騎簾踈隔院燈萼樓紅影近什殿碧陰層
簡出通明枝麻翻御苑騰袍分五色錦銜帶兩條冰
大治聲頻躍連城價倍增謝堂題省筆姜被擁宮綾
舊德栽培久前賢藻鑑符食牛猶坐客渡蟻識胡僧
勝地多喬產高門合載輿隨驂還並出元凱竟同升
海嶽鍾爭獻風雲運可乘聲名馳赫奕文采映彪弸
道義負模範詞章亦準繩子由元學軾王縉不慙丞
頌美詞人義圖形畫史能冠裳俱偉傾丰度儼端凝
孝本先膚髮忠宜念股肱葵傾心足擬茅拔彙須徵
聖主方求彥良臣慶得朋商家如夢說物色總堪憑

龍潭春雨徐春官峯山雜詠

龍作春潭雨潭深雨自靈細迷江草綠遙帶海雲暝
捕集波聲沸終爲水共淳野陰連洞壑芳意濕蘭苓
洞豈通幽洞來應杳冥戰旌愁屢濕鳴鼓振初停
鶴羽飛旋墮仙人室罷扃逢開看浩渺纓濯想清泠
眼憶當窓見宵宜到枕聽滿天難比蜀滑浪昔同涇
旅泊家應斷山居夢轉醒木勝添絕地幽淨晚俱零

謝于喬庶子二親壽詩

粹揆今王制衣冠右謝家坊題狀元字庭老合欲花
日紀二莫階星移兩歲差孟嘗珠作複潘岳板為車
待酒丹邀客開徑雪未華桑榆收豈晚龜鶴算初遐
綵橘懷香近黃魚入饌嘉縣分仙掌露書趁月宮槎
秀色橋還杵繁陰瓞更瓜見孫憐我抱有子聽人誇
近匣遙思越辭龐強和巴晨聽海東部佳氣蔚成霞

壽瓊山丘先生

周嶽生申日商巖夢說辰共瞻調鼎任純用讀書人
位迥登三事年高過七旬辭章極懇懇天語慰諄諄

風雨停參謁山林謝隱淪頃金名早定帶玉寵方新
月彩占卿象台階切帝宸行青羅衮鉞制草出絲綸
芸閣編兄棟鸞班禮絕鄰著龜言必驗燕鑑識還真
筆孟分傳業王褒頌得臣飽經誇腹笥憂國見眉顰
義補兩山關途知泗水津正綱歸史法餘藝入詩神
彼杜徒稱斷為曹但飲醇式休論絳灌牆肯咒揚荷
斗柄初廻子葭灰擬報春雲棲高鸞鶴雪骨瘦松筠
具爾鈞衡地巍然柱石身壽筵如許預歌詠敢辭頻

雪和楊考功韻

白戰驚逢雪詩壇三戒嚴正眠還對枕漸起欲窺簷
初水先愁凍風櫺不受黏被痕隨獨步巾角帶雙簷
舞趁冲虛鶴奔迷失路蟾地生方圖璧盤照水精鹽
東郭行應慣袁安臥恐淹醉憐松有釀貧憶歲無縑
白石終含垢清冰未比廉蒼梭紛戢羽春植墻勾尖
野欝深防陷途艱且自潛月昏無影樹天入夜明簾
戍壘肩先折雕房火競炎我生剛不厭瘦骨病應添
有客負奇氣高歌掀兩髯不矜豪興逸頗愛野夫恬
畫擁青綾被宵傳玉漏籤舊堂窮主共道旅歲時兼
節憶中郎苦茶分學士甜田家欣共報稚子戲能拈
夜集曾聯詠陰凝便坑古郭才工已具進拙考無嫌

懷麓堂詩稿卷之十

七言律詩

橫塘春水

君家住在橫塘北長見洲邊春水生翁宛斜通山澗曲分明宜與釣磯平比鄰鴨鴨應無數近渚鳬鷖亦有情明日看花到南岸小舟搖蕩不須撑

閣墩秋月

虔亮樓前月正明謝公墩上雨初晴清光照我雙吟鬢此夜懷人萬里情隔竹流螢看不見繞枝驚烏宿還驚天涯一望鄉心切腸斷秋山笛裏聲

梅澗

地僻涉寒水更清老梅偏向澗邊傾風吹落蕊仍低隕石壓傍枝却倒生野鶴對人輕欲舞寒驢銜雪瘦能行山翁只在山中老看盡春光不入城

和寄莊孔揚

同向詞垣直禁林每因公暇得招尋看花出郭春遊遍刻燭留詩夜坐深世路風波無定所天涯時節忽驚心松林步屧歸來晚相憶空齋只獨吟

雪中懷張孚文

寥落城西生事微朔風吹雪濕人衣園林點淡花將盡海國飄零雁未歸防病秋須知藥餌忍寒仍自關柴扉無因得見滄洲子獨坐燈前夜話稀

鰣溪四景為汪刑部希顏作

蓮谷樵眞

蓮花谷口見深宮聞說山靈住此中鐘鼓過村春不雨旌旗翻日晝多風揶揄見化千年樹傴僂人扶冉井翁自笑平慵遊俗久也隨兒女問年豐

屏嶂凝烟

眾山烟霧有無中翠壁青屏面面同草樹叢生春冉冉峰巒欲散雨濛濛高樓正合蒼茫坐細路深愁窈窕通醉眼忽驚無定所亂雲殘照各西東

斗潭浸月

最愛碧沙潭上坐幾番涼月可憐宵山中草樹秋蕭瑟水底魚龍夜寂寥素女不眠愁把鏡鮫人無語罷吹簫謫仙醉醒歸何處石上孤蹤倘見招

芳村夜讀

蕭條城市不聞喧杳杳書聲著簡村空谷響餘虛籟遠一燈深處野堂昏月斜孤枕長驚夢雪打寒窗早閉門此夜客中渾不忘隔鄰而語教兒孫

答明仲次韻

平生高興入秋天白戰曾驚在我前詩爲價高投筆
情席因年長坐常專府華老子空談白西蜀詞人罷
草依惟底相逢語言別夜來藜杖有背州

答奚元啓四首次韻

溪上柴門映水開比鄰飛鴨自知還老年正坐詩中
瘦塵世惟應病裏閒醉愛客來仍換酒夢驚春到強
登山比來肺渴今安否何日相逢解我顏

詩老龍門書不關東壇西社幾人還看君禿筆何曾
任笑我高眠盡日閒賓伯行塵多似雨更憐官馬瘦
如山無因一見春風面咲把清詩對病顏

重簷寂寞閉雙關俗客來敲到却還寒燈照影獨自
坐童子無語對人閒筆床書架此間屋側種短竹何
處山自笑近跡久成癖可能羞縮向人顏

小市春叢不到關鄰家兒女賣燈還幽人獨坐兩峯
靜啼鳥不來雙樹閒酒伴有期思白社俸錢無地買
青山春風萬里江南意夢裏梅花強破顏

答陸克深次韻

浮雲如雪亂春晴却惟行時路未平杜老霧中真潦
倒韓家花裏轉分明星奴不逐窮詩鬼風伯空勞訟
雨情忽有清詩慰愁寂踈燈細字與誰評

竹林別墅

竹根茅屋兩三間大阮風流尚可攀林腹參差隨落
照野凉蕭瑟動秋山驢人載酒春相過稚子分泉夜
獨還從此不經州縣路蒲城桃李爲誰顏

春寒二首

漠漠春寒尚不歸朔風二月捲人衣山中宿草深藏
凍塞外秋兵稍出圍身病懶朝翻起早世途無事失
防微城東十里郊亭在把酒看春此意違

十日沙頭數雁歸瘦軀仍怯換冬衣天清書閣先開
滿寒重霜林未解圍北地人烟隨路別東風草色傍

春微高城疋馬銜風急書社蕭條事不違

自笑

鼓角聲寒不出樓一燈無語照春愁蒼苔却醒并州
夢寥落真停漢水舟非偶隨人翻自笑句非知已戒
輕投閉門只合昏昏醉強飲無過一盞休

奉送樸庵先生歸湖南省墓

冉冉青衿白鷺行十年趨走向門墻文章北斗心長
在杖屨春風坐不忘宮省樓臺通翰苑洞庭山水過
瀟湘故園只隔孤帆外有意扁舟繫草堂

送周梁石知廣德州

州居地僻簡逢迎作宦從前懶近名盡日鳴琴消里
訟一春騎馬看村耕曲江芳草年年路南國甘棠樹
樹情人說中朝官總好我今無補愧昇平
西山和許廷冕劉時雍汪時用三兵部韻五
首
望斷胡塵忽此山五雲長拱帝宸開龍門北去通斧
海虎陣西來益跨關敵騎昔聞乘間入秦兵近報凱
歌還職方遂有觀風賦健筆無勞太史刪
鑑泉鱗石照無泥細草清蒲意欲齊寂寂坐溪看雨
到亭亭駐勒近鶯啼社中詩友鶯頻換湖上山名問

不逆興發便須呼筆札酒酣攲側雁行題
春流曲折去還來細路縈迴合更開花落雨人愁未
到日斜歸鳥併相催秋圍細老雙林樹古洞青緣千
壁苔經袖碧籠俱寂寞新詩讀罷重憐才
幾家烟火隔林微林下相逢盡衲衣老樹欹危當野
徑片雲輕薄駐巖扉金床寶刹無年歲瑶海緇塵有
是非可待白頭成斂翼高林木倦已知機
半嶺香臺不礙斜諸空縹緲送天花新開塔寺雄西
部舊賜經幢出內家避暑亭前泉帶雨回龍殿下水
明霞太平天子無巡幸頭白山僧誦法華

送王侍御用之巡按湖廣
帝遣臺臣出北州繡衣青簡擁行騶傳詞禁闥雙龍
曙攬轡高城匹馬秋吳地青山常禁斷洞庭春水入
江流故關東下無多路便節歸來是畫遊
秋雨答鳴治次韻
客情搖落竟難收砌草墻花亦白秋月盡俸錢隨例
給雨從昔屋借人脩衰歌莫倚王郎醉短髮聊同杜
老羞馬上誦詩渾不忘為君歸詠水西樓
竹軒為徐以道先生作
城裏青山竹外扉先生於世本忘機賢如阮籍非耽

酒興比王猷只佈衣秋杖倚風高葉下夜窗聽雨一
燈微蒼蒼歲晚交游別歎息林塘舊事稀
寄張亨父
芳草西郊懶駕車故人東海忽傳書篇章斗酒期空
到野宿山行計恐踈江上放船春水發燈前彈劍夜
堂虛身名豈合終踈放辛苦窮年問卜居
齋夜董尚矩編脩出金橘菖蒲煎見餉和韻
二首
小試春盤百顆香齋燈燕坐及新嘗園林舊採黃金
實風味猶清白玉堂千載帶酸僧有恨三更罷渴我

能忘應勞愛客頻沾灑清夢無因到不床
蒼山何處斵實根露採風乾色尚存新製有方傳素手清齋無意上方樽材堪藥物還多賴名到詩家必細論慙愧宜爐三日飫蜜盤香筋屢過門

郊行戲效東坡吃語

荊扉棘徑供交加澗葛膠結兼菰葭劍戟擊角叫急景車轂過岡經幾家郊居近稼價減穀近館隔巷歸及爪威今激舊吏矯頑開騎警劫驚孤笳

過朱文鳴舊宅

生死論交貴惆然獨堪羸馬過門前黃金券後書空

散萊雖窮餘楊正懸解事小童悲識面承家稚子望增年懷君剩有停雲句腸斷驚風爲絕絃

送金德潤主事就養南京

南曹地僻迥無塵上疏多應爲老親宦有銅書還告沐饌兼魚筍足冬春浦中碧草空離恨江上青山是舊鄰雙闕五年同奉引豈能無意送車輪

中元陪祀山陵有述

石徑巖扉入杳冥峯巒簇擁坐分屏天遺劍鼎神靈宅地識河山表裏形虎衛旌旗晨擁陛龍宮燈火夜開扃十年兩度陪鵷侶寺朔歌成待再聽

黃土道中李員外同年留宿

雨滑荒溪野水昏蕭條鞍馬入空村平沙問渡逢漁子深樹聞鐘隔寺門白飯青芻非舊主細泉嘉果得名園東曹一榻分燈意直下虛庭白露繁

挪遜之先生輓詩

壁水逢山共嶽華南宮地位切雲霞金函一上迎鑾蹕玉節三隨奉使槎[illegible]有才終積學茂陵無病獨還家行人落日襄陵道隴樹悲風起暮鴉

古劍次韻

望斗搜空紫氣高古來神物待人豪化龍浪說歸閶

水斬馬誰能借漢曹海內書生輕學武山中良冶半爲陶千金不買公孫舞猶恐書成損鬢毛

松江曹翁松趣軒

松江地盡背常孤江上松林野徑餘聽繞泉聲風颭沓步斜庭影月扶疎青山舊伴長留鶴白髮窮年自著書日暮逢人問京洛五陵花柳意何如

馬上

玉珂朝散紫宸班馬上詩成按轡還遙侍有名聊作什史才無用合教閒狂過相府傭通刺貧任京華亦愛山淺淌未酬升斗在漫將心事付朱顏

立春日車駕詣南郊

煖香和霧繞蓬萊彩仗迎春曉殿開北斗齊杓依歲轉南郊佳氣隔城來雲行複道龍隨輦霧散仙壇日滿臺不似漢家還五畤甘泉誰羨侍書才

送李太常之南京兼呈座主劉少卿先生

侍從親承齊賜袍宦途遥轉十年勞來經劍閣冊稀險去識鍾山紫氣高北闕遥瞻當值斗南陵分爲及春桃文章座主今劉向相見無煩寄彩毫

送開州陳同知

十年塵土賭青袍作宦今看改鬢毛南國才名非沼

沒北州民力正煩勞資憐范叔惟塵甑貫識王祥有佩刀春興不隨公事了絳紗籠月坐揮毫

晴洲釣者為兵部尚書程公作

一曲晴洲勝浣花尚書不似野人家溪頭雨過雲隨日浦口鷗來水動沙詩興平生在泉石宦途憂國換年華江南舊宅經遊地分付春風管釣槎

哭葉吏部

幾日風塵眼正昏忽聞哀報起開門聽餘空谷聲猶在望盡中流淚始奔蔡竹清風東署遠甘棠遺愛北州存秪今耆舊推殘甚那復能招此老魂

九峯書屋和曹時和韻

江上茆亭新十築巳聞楊子著書成每逢社日聊隨俗久任青山却有餘宿入曉松經歲老雨繁春笋過鄰生小堂若許歸江閣杖屨無煩足馬迎

哭竹崗傅先生

早將名姓託文章長憶春風坐玉堂師席久虛唐祭酒門生終哭宋歐陽家無舊草留封禪國有遺愛在廟廊一代幾人今更幾爲誰成就却推傷

送文宗儒知永嘉和曹時中主事韻

永嘉地僻還依海西到金華路復東孤刹著山浮水

上晴潮乘夜入城中分封政合歸賢令述作君乘有古風巳辦牛刀供小試須知不數籌書功

和顧天錫九日病起韻

幾年清俸藉爲耶病起空齋落日黄歲月半消書卷裏鄉心偏近菊花傍門墻地僻秋生草砧杵城高復擣霜閒説簿書從吏急未應瀟灑倂詩囊

送錢醫官歸鎮江

退食初回鵷鷺群小齋詩卷坐斜曛官閒翰墨翻爲累歲晚江湖又送君鄉社衣冠猶近古故家醫術更斯文金山寺裏鄉僧在應共孤亭畫海雲

湳時用秋試病不終卷諗之以詩

一日長楊賦未成歸來卧病使人驚王嬙只隔君王面李廣偏遭塞上兵憐我不堪勞夢寐惜君非是愛科名羽毛獨立秋風外不盡雲霄萬里情

送高按察致仕歸黃巖得雲字兼柬謝愚得

宦遊江海未逢君萬里乘驄舊所聞臺樹忽驚烏鳥夢野心先赴白鷗群人傳漢史東門畫我愛秦碑小篆文歸向山中從謝傅定知廖世有浮雲

寄殷孝光表兄

風雨蕭蕭過北門夜堂燈火共清樽十年舊札寒牕

少爾世通家骨肉有江北地高鴻雁遠山中樹老桂化繁別來無限青霄路何處相思是夢魂

和答鴨治見寄韻 [illegible]

街生寒燈如夢寐殘寥空館雁聲殘光陰隔眼三生易塵事傷心一笑難白雪冰絃懷舊侶樂囊詩卷託微官私將顏色隨甘旨漫拂新雛弄羽翰

送祁郎中順奉建儲詔使朝鮮

聖代山川盡海隅朝鮮東向一藩如冠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詔書千里威儀瞻使節萬年臣妾荷宗儲敷行大抵關風化四牡歌成意有餘

送李士儀歸宣府兼柬鄭克修 士儀士常兄也

北年千采動人群坐愛清風滿傳聞郤氏詩書還有種綏家兄翁不如君移床夜散城東雨跋馬朝停塞上雲因憶鄭虔遷謫久不勝吟罷立斜曛

齋夕尚矩編脩出金橘蒻蒲煎餉客疊前歲韻二首

搖落江南幾樹香由來北客未頻嘗裁成雨足新苔徑摘罷風低舊草堂剪者故人春共賞江湖幽夢夜難忘枯腸坐覺清如水不待銅餅繫井牀

千歲當山石上根舊時風味此猶存堪隨杞實和仙

餌不學蓴絲戀酒樽秋逐輕船江上到春勞楚客坐中論盤餐奉有明朝約足馬朝回正過門

和明仲脩撰舜咨侍讀克勤侍講慶成宴坐上聯何韻 是日以私疾不與

長憶春庭賜坐時禁門同隊聯東壖盃分綠醑傳宮過舞換朱衣出隊遲日月正瞻龍袞象風霜齊肅豸冠儀鈞天不是人間樂回首青霄隔路岐

送將宗節推宦還紹興兼柬戴太守廷節

匣拂干將看斗牛送君何處獨登樓江東路轉家鄉近天上槎回歲已秋逸興不隨山水放奇才端合廟

廊收史章太守勞相問又聽絃歌到茂州

西山雜詩七首

下馬溪橋散步行暑風絺綌入林清村徑野飯匆匆發碧水青山面面迎踏盡平堤芳草綠到來幽谷見先生西湖勝事年年別幾日愁多不出城

幽巖脉脉細泉通百里寂遊是夢中樹底遊魚時見日石間驚浪或疑風神靈尚憶蛟龍宅枯朽猶含雨意功開道官河新水足欲題書札問元戎（時脩通蔣州堰）

路逕山根斷却迷亂藤深竹寺門前貧憐白屋蒸黎飼倦受青蔭拂石眠栽酒欲呼狂客醉留詩聊結野

背緣深山六月無炎曷一坐西風萬樹蟬

路入西巖小洞天碧林青嶝逈蒼綠山中歲月空寒暑世外經黃亦化遷苔蘚剝餘猶有字石泓陰處欲通泉相逢擬就湯休宿野性從來不解禪

望盡孤雲人杳冥琴微深處一茅亭高當地逈秋先至石斷僧閒書亦稱詩思更隨流水遠醉魂還爲碧山醒懸崖試徹凌雲調應有遊人下界聽

數頃湖田一半荒野人門巷月蒼涼鳩啼遠樹斜陽谷龍卧深潭雨自藏幾處犂鋤當務急誰家機杼及秋嘗瀟灑竹几隨緣坐獨愛山僧午夢長

潭影涵鷁碧樹寒一亭山色倚闌殘跡林隅寺閣僧語落日登臺見鳥還塵事豈知明日異吏情應識野人閒丹崖翠壁潘郎興長恨巉巖不共攀

雨聽得鳴治詩次韻奉答

十日長安陰復晴滿庭幽草亂愁生青綾夢蝶殘猶戀紫陌嘶雞夜亦驚顧影獨憐身似客對門應覺路難行亦知散串非真隱猶有詩人憶姓名

新雪齋居以病不赴雪後和鼎儀韻

禁爐通宿愧無能伏枕偏驚歲月增好事每勞詩作既壯懷兼與病相凌熏爐宿火青綾暗水殿風高碧

瓦僧惟有閒垣殘雪在憶君終夕望西棱

鳴治自齋居以詩來問風火之警次韻奉答

跌燈殘滴五更初回首驚塵入夢餘巳愧焦頭爲上客始知袪膝是危廬弗堂尚憶千金重廢世兼防百慮疎獨有高情通問訊數詩清切慰愁予

送秦武昌廷韶

鳳凰臺上題詩去鸚鵡洲前建節行萬里山川佳麗地六年江漢別離情悠悠晚夢隨馬淡淡春寒雨郭城好拜甘棠二百樹他時留詠汝公卿

和秦武昌亦寄懷有韻

梵雲荆樹拂袈裟一枘曾銜萬里渡時代不同嗟我晚沍山如此柰人何地從割據終全盛天遣文章爲不磨聞說宦遊兼吊古鶴樓東下水聲多

閏月二十七日再罹風火之警賦廷發鳴治前韻

宿火重驚夢覺初浮生今得靜觀餘八千劫外竟何物三十年來惟此廬甑未破時猶却顧虎曾談後甚全蹤北窓依舊清風在未必羲皇勝宰予

送孔公璜三氏學錄

泰山東望入層雲闕里門墻夐不群六十代來孫又

十二千年後我逢君虞廷禮樂新籩豆魯壁絃歌舊典墳兩縣師校三氏學應書先傍九霄聞

和鳴治韻寄乃叔愚得太守先生

楚江歸思入芳年同泛滄浪一葉天藥裹自開緣我病詩題偏得荷公憐已知昨夢非今日未必相逢是偶然獨恨嵇康無一字可應曾着絕交篇

三月十九日師召邀飲適得家報生孫衆客喜甚即席聯句書于堂壁疊前韻二首

我始生男君已孫且須傾倒共開樽風流頗合推前輩爽菜遲應大此門驥子幾時開道路鶵曾終日閫庭門從今阿囝稱郎罷更把方言仔細論

曉盤湯餅爲儱甚栽酒同過內史家三世早知書有王一翁真喜發無華夢中疏面如曾見醉裏逢人或自誇我亦居然大父行爲渠翹望海東涯

次韻答邵戶部文敬前後得七首

忽枉東曹第一詩遊呼經燭看烏絲郎官白璧元增價翰苑明珠久見遺伐木每懷鳴鳥意投桃先愧鄙人私張顛自有銀鉤筆不似公孫舞劍時邵書草書是日作楷

一代文章數首詩幾人贏得鬢成絲閉門頗笑陳無已憂國維憐杜拾遺滿座圖書嗟我病十年心賞荷

君私悲君直欲追風雅須到周南未變時

閣吏催成應制詩御香勳散雨如絲西垣地切層霄半秘府書存百代遺通籍久懷明主賜負暄終抱野人私多才獨愧東曹彥未有賢勞答盛時

城南風日總宜詩葡地楊花十丈絲五夜鐘聲應有恨十分春色去無遺山川尚憶登臨晚樽酒長懷晤語私自笑何嘗容悵望一樓殘雨夢醒時

來往郎官不斷詩君才真似繭中絲詞華彷彿三王後字畫分明兩晉遺得失寸心心自許品題今日豈吾私吳江落木何須道萍勝當年未見時

春與無端久廢詩愁心終日亂如絲才疎頗覺非同
調韻險頻勞爲拾遺昨語未工猶好古宦途多負政
論私疎毫短札匆匆甚又是西垣上馬時
葛巾莎履坐題詩祇欠江邊一釣絲藥檢舊囊書欲
過夢回春枕事多遺人情更與新年別草色寧知要
路私獨在卷簾深處望西山無數雨晴時

齋宿和鳴治韻

禁城鐘鼓報春遲作宦頻驚節序移藤几竹床三日
臥茗甌詩卷十年期叅差不負黃公意淺薄終慙鮑
叔知共愛閒軒坐明月好雲多事莫相疑

又和王世賞韻

西垣香火奉嚴誠坐久空窗白漸生方朔歲年猶飽
飯子雲詞賦竟虛名天臨華蓋春尾近月照方諸夜
水清忽有仙郎傳妙句彩雲東望獨含情

送李宗衡還閩分題得淮浦聞鴻 戶部員外時望之弟

淮上春深水接烟遙聞別雁下平川雲移遠樹猶回
首風斷高城正繫船杳杳北天誰作伴遙遙南夜不
成眠江湖不隔歸時夢消息應勞萬里傳

謝蕭文明惠榛子

野簇蹊叢滿地斑飽霜經雨亦多時良疑塞外隨車
遠錯恨山中結子遲竹籠舊封勞府到若芽香盤入
春宜知君情比投桃重不愛瓊瑤卻愛詩

吳御史父封君輓詩

布衣肯受州縣郵白首不逢紈綺群漢家循吏舊有
傳淮南小山誰製文西臺仙籍記芳桂北闕聖恩懷
美芹歲晚江湖憶耆舊哀鴻獨叫空江雲

雨和金尚德郎中韻

亂雲深樹雨聲稠委巷頹垣共積流平地階除三尺
水暑風絺綌滿城秋兒童入市還高價薪米論家豈
壯憂頻有比鄰通問訊相過一見定無由

懷麓堂詩藁卷之十一

懷麓堂詩藁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覽恩得詩卷有懷亡弟之作悵然感之因用其韻

楚辭招罷日昏黄不見幽魂為返香寒菊有歌同薤露秋風無雁憶衡陽神交不隔江南北塵世空驚夢短長去歲茲辰那可問不勝清淚夜燈傍

施聲官輓詩

三十年前爛熳遊酒筵詩社憶風流高名殷地來江左舊業逢人說汴州已見王郎為別駕空傳謝朓有

芳洲惠山亭上留題在露濕寒烟蔓草秋

午日亨父宅分題得燕粟限東字以下五韻

紫燕分粟出苑東仙家元與御廚通金盤貴承翻疑露碧盌寒多不受風佳境惟憐江左客渴心誰識茂陵翁芳時燕席頻繁送坐待西窓蠟炬紅

費司業廷言留飲題廂壁

水橋門別是天瀛洲東望亦登仙館中群士有同輩（廷言自進士至司業纔九年）天下此官無剩員（南京舊多闕惟北監一人）坐擁圖書消暇日夢隨冠蓋入新年（廷言未受命兩月予有是夢）班行舊會今稀少莫惟相過意悵然

寄馬抑之同年（馬號清癡又號華髮山人養痾名蘇州）

不見山人又幾時浮雲流水杳難期頭顱自白非因老心事全清却未癡賀監有船多載酒浪仙無寺不題詩秪應閒却經綸手獨向空江把釣絲

邀用貞秋官不果至聞再宿鳴治南樓小詩奉問

遠別多情近却無幾回書札費招呼三年舊雨虛來客一枕清風獨負吾未信紅塵催白髮始知城市有江湖西垣走馬經過地謝朓樓頭日又晡

予已邀鳴治既不果至且招予同宿未敢輒

赴用韻奉答

南樓消灑一座無惟底高人不待呼行止古來貧漫爾王賓今日竟誰吾雲端紫蓋瞻前殿雨裏青山憶後湖獨負兩京三載話殘簷長日未能晡

復用前韻自慰

門掩空堂一客無雨聲驚夢若相呼眼中道路非前日病起形骸是故吾翰苑朋回懷秘府洞庭家在隔重湖繩床竹几將愁至白鶴新詩到日晡

苦雨後和師召喜晴韻四首

壞籬頹壁幾家同苦雨無情也自公白苧裳衣殘甚

後碧山樓閣晚凉中天風北捲胡雲淨海月東來蜃
霧空蒲席清光正回首神華庭影自重重
六月窮陰四野同憂時不羨魯侯公豐大正恐秋將
至聖主深勞日過中陰氣漸隨金令伏陽烏還照火
雲空猶憐怒雨號風夜破屋飛茅定幾重
杜陵廣廈萬間同千載江湖歎此公蹤跡久慙城市
裏夢魂偏墮雨聲中官河水決陂塘亂獨樹巢危鳥
雀空最是晚晴鐘鼓後夕陽依舊遠山重
急雨轟雷晝夜同杞邊驚夢起周公虛疑殘屋層巖
下如在欹帆亂浪中萬里山川秋聲合千家燈火夜

愁空人間月色清如水先照瓊樓第一重

立秋雨不止再和師召韻四首

一望愁雲萬里同長驅無乃附雷公神靈合在蒼波
外物態都來頃刻中嫦女正愁天宇漏鮫翁翻懼海
濤空豈人只在蓬山上咫尺瀛洲路幾重
旃署蕭然伏枕同愁來白髮恐難公雨聲先到窮簷
底官事猶慚飽飯中微物有心廻兩曜弱雲無力度
穹空陰晴欲問明朝事知在蒼茫第幾重
闔門泥雨六街同夙夜何由得在公憂困秖憑書卷
裏滴聲中烟連上苑千林暗火照都家四
壁空寄語商羊休更舞晚來愁見濕雲重
謀國憂民兩意同獨於詩力愧諸公風謠合采歸天
上獻納誰能自牖中滌室婦嗟蓬髮改杜陵人去草
堂空閒愁不獨風和雨一日廻腸有萬重

寄彭民望

衎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
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
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慙愧先生苜蓿盤

贈傅研高訓導

彩毫和露寫清秋親見江南顧虎頭憔悴怨鶯多病

慣貧賤今負壯年遊眼前庶事誰工拙夢裏浮生有
去留萬里滇池二載別重來還識故吾不

寄沈提學仲律

沈侯高行迥不汙偃蹇不受風塵呼有時閉口向知
己寧肯折腰爲大夫高丘迅筆走風雨落日解纜思
江湖安得奮飛隘八極與子汗漫遊天衢

送周時可文選還南京用羅明仲席上韻

一月京華三見君匆匆下馬立殘曛制辭內苑千冬
雪暮宿荒郊萬叠雲背卧席懷當寧寵不安書報隔
江關十年忝竊慙規畫猶戴儒冠學綴文

宿海子西涯舊鄰

西馬綠溪卻度橋華門疎樹影蕭蕭東陵舊路元相接北鄰幽期豈待招滿地月明如白晝一燈人語共清宵悠悠二十年前事都向春風夢裏消

師召有盲馬售錢六百詒之以詩

六百青蚨十里才恐將筋骨付塵埃驚蒐已脫池邊險往事無勞塞上猜師召已失二駟連斗酒杜陵堪再醉二刑鞍韉千金郎愧幸重來知公自是忘機者一笑能令萬事該

師召在內宜誤繫牙牌角帶以去再贈一首

倦摩雙眼出長安束帶懸魚總誤君裝飾不嫌非異物標題猶喜是同官酒防大白狂時換腰愧休文病後寬堪笑玉堂叢話裏向來詩筆幾曾乾

若虛秋官舊有屋一區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問師召售馬自謂與此價略相近索予用韻一首

臺署元非駔儈才宜看金璧等浮埃頹垣已付池蛙管賈客相同野燕猜白老有詩行復問樂天詩云江邊欲買三間管門遠人逸公無地去還來詞林馬價誰多少不待相逢意已該

抑菴為陳進士烓乃翁作

簪組叢中老布衣肯將名字託光輝乾坤俛首平生足貧賤驕人此意非曾晳更賢狂已甚武公雖老戒無違亦知授簡趨庭地已見先生杜德機

飲馬北安門外遊慈恩寺後圃有感

亂溪流水入荒滕九曲灣頭十丈藤尋遍野亭無舊主訪回蕭寺有遺僧蒼苔斷處看將合老樹栽時記未曾莫恠疲僮淹送馬十年一到竟何能

雨後與文明遊城南馬上和鳴治韻

乳鴉飛燕總春聲我亦緣詩大瘦生十里烟塵新路繞五更風雨舊愁輕山亭坐近層層碧水岸花開樹樹晴不有黃門能愛客幾人鞍馬得相迎

陳宗堯侍講輓詩

玉堂前後許登瀛君在同官是老成千里鶯花南國夢兩筵歌酒故人情流光過眼成今昔別路傷心隔死生此夜玉堂風露裏不勝清淚欲沾纓

宿西涯舊鄰次方石韻

春興無端入酒杯每逢花鳥共嘲詠望隨山欲斷時盡行到水將窮處回厓影忽驚還北向馬頭誰遣更西來夜闌秉燭蒼苔坐醉後真成夢裏猜

己亥中元陪祀山陵道中奉和楊學士先生
韻十首

十年三赴西陵朝又逐諸公一舉鑣龍尾道聯回輦
逐馬蹄塵送入山遙天開野邑川原淨日出城頭霧
雨消無數晚花秋樹裏未須風物向春饒

數村烟火接荒墟芳草迷天入望餘茂處參麻還稱
眾去年風雨憶空廬瘦童望路心兼遠野老迎人禮
大蹤獨向豐年論往事未堪回首意躊躇

烏氏葵扇一時新自辦山裝學野人踏盡橋堤行更
遠歸燦苔石坐還頻蟲鳴水岸偏依晚雁度山城正

憶吞萬里炎蒸消欲盡不勞風雨洗蒼旻

布衣人犯蹕鱗龍一代賢豪此地鍾香火制存空古
廟策書名在有遺封蕭蕭白髮餘民改曲曲青山舊
路重欲向五陵還吊古永安城外數聲鐘劉貢呂平人

地闊天開戶牖成古來人代幾回更四朝陵寢千年
問百里山川一掌平殿上朵雲當有捧空中靈旗入
秋鳴重城夜道香烟裏又聽雲車下紫清

夜深燈火下齋宮路轉西巖却向東四塞河山今古
在諸陵宮霧往來同烟叢筱筱成麻暗秋菓纍纍蒲嶺
柯經得愧兩都詞賦手玉堂椽筆待名公

馬頭殘夢不成酣似覺蒸風爲指南官燭籠燒猶有
月朝衣初脫尚餘嵐回鞭擬赴城東宴揮塵聊同石
上談記得舅時曾宿地翠微深處一禪菴

官曹行樂漫消憂得似周南太史遊巖勢繞空皆有
轉泉聲赴壑盡東流八方貢賦歸王甸萬古山名鎮
帝近同見鷓鴣飛宿地不應中有一沙鷗

路盡郵亭始入京水村山郭幾經行逢人借屋寧知
姓信馬隨諸不記程沙浦鳥回風忽斷石梁魚落水
初消境樓合在倚霄外炎道微茫綴月明

僕夫催馬劇如飛望近城樓幾硯聯白里路方辭寢

廟兩宵心不離庭闈聯餘日日猶高枕拂盡黃塵更
振衣隱几竹林安穩甚任他風雨過青轓

呂下縣學新構翰林行館奉和謝學士先生
舊題韻留楊教諭顯爵變訓導璉一首

石橋沙路隔東西宛轉如登十丈堤凉愛野風清別
院花開山雨過前溪樓舊樹老多成實賀燕巢傾半
委泥好種琅玕二百個重來須就節間題

和鳴治侍講賦行館

玉堂人在闕西峰應憶無樓五夜鐘海內岸蹤曉我
遠夢中山色想君濃青回紅欲憑秋雁吟若誰且學

六登獨有勝遊兼禁事不堪持爲故人封

和亨大脩揆席上聯句贈行韻大脩前一日以參石予

韓巖爲

石逕緣崖半入雲獨開齋閣坐斜曛層城徧閱諸山色夾路人喧萬馬群稜藹不辭狂謝朓帶圍貧減病休文豪遊竟作醒三日長憶高堂舊酒醺

和汝賢脩撰贈行韻

樹影穿籬犬吠雪憶君同宿嶺頭驛離歌忽漫傳新調別馬猶疑戀舊群秋館圖書遙作伍夜堂燈火漫論文不知聽雨亭前坐對酒看花日幾醺

和若虛郎中贈行韻

赤日黃塵馬倦行石橋山店有官程城頭路盡千峯隔樹裏詩來雨腳清蟬雜棲風秋漸遠鶴翻松露夜逕驚欲知小吏將詩意記取柴門剝啄聲

和趙夢麟主事東陵見寄韻

翡翠樓臺白玉堤碧山深處有輪蹄神宮望接香烟際閣道旋隨斗柄西萬乘旌旗雲外合兩班環珮月中齊官曹奠獻東西隔又聽星郵報紫泥時夢麟精有准陽便

內直大雨留壁上呈諸同寅

苑花庭樹鬧蒼苔急雨顛風驟作狂欲卧北窗驚夢短移床東壁捲衣帷堂茅幸免三重捲增水真愁一尺強寄謝諸公前後直馬頭炎日漫歸長

與顧天錫直話和韻別韻[illegible]

路轉三湘去更深潞河西岸潞東濱潛鱗自足波濤地別馬長懷秣飼心湘女廟前山似黛柳公亭下石如林敢科亦是公家事民力江南恐未禁

以絲瓜饋李秋官若虛請瓜賦詩為祝若虛有詩為秋官似之以和章見索因用韻饋瓜如例并呈二君

地拔東陵路不蹤冷官生計只籬瓜閑行似愛涼陰

滿醉筆多隨野蔓斜名自雅歌傳聖代例分風味與詩家從今記取宜男祝賀客來時好薦茶

大雨次李若虛馮佩之屠元勳聯句韻

醉兒驚散眼花稠溜下空庭水亂流卧聽衡茅兼做夜坐看絺綌已先秋拼空溺浪驟人恨蔽日浮雲肯出愁郎署忽傳歌古調韻風含雨正悠悠

體齋宅賞蓮用體齋韻

獨坐幽亭數竹攢名花何意此相看一枝已分巢林足寸步猶疑縮地難香愛露華濃似酒靜憐秋色冷於官狂來却恠觴杯淺直欲全傾翡翠盤

送王汝璵院判歸省宜興

荊溪之水清無痕梅溪主人花對門開花滿樹復滿樹流水一村還一村采藥路迷山遠近讀書聲動月黃昏欲知晝錦經行地盡是天家雨露恩

和蕭給事元日早朝韻

庭燎光分燭影稀玉堦殘雪向春微千官從聽星辰履九陛朝懸日月旂地切丹山開鳳吹天開黃道見龍飛海東才子多春興一日新詩動瑣闈

知齋和張養脩撰韻

煖風晴日麗皆天鶉駕颷車從列仙鳴鳳有岐還瑞世神龜出洛自何年朝班曉躡青霄上御氣春浮紫蓋邊珍重玉堂清密地新詩莫遣外人傳

慶成宴有述

綵庭開宴引千官拜舞親承萬歲歡坐擁日華看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錦宴承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青雲作侶班相望白雪非才和豈難十五年來無寸補一心惟有向時丹

和明仲洗馬韻二首

竹簡韋編次第評於君真見古人情百年事了須聞道舉世嫌多為近名敢謂學非顏氏樂直將心比伯夷清塵蹤蒲地無由濯何處滄浪水上纓

交道陵夷幾若稀獨予材力尚卑微無成頗覺礪心負未老先知舊事非今日中流須砥柱幾年東壁有餘輝期君合在風塵外千仞岡頭一振衣

上元日與文敬諸友遊神樂觀蒙典簿宅歸馬上作

玉壺沽酒數肯驄同向城南問老蒙誰信神仙有官府始知軒冕是樊籠去年花在開應晚落日詩成意不工歸到上元燈火夜九衢絲管聽兒童

春闈校文有作呈諸同考

省闈分職重持衡十載趨陪兩度行蒲地登光天咫尺鵰旗人語夜分明空中萬馬神俱駿海底遺珠夢亦驚科甲少年今老大恥將名姓託群英

洗禮部時暘行以雙鵝斗酒為餞家僮誤送于顧刑部天錫時暘去始知之戲作小詩奉

簡

騰城風雨送歸驂斗酒籠鵝意未堪何令別時無長物殷勤書到只空函十年世事成春夢千里神交入夜談他日相逢應大笑亂山深處是江南

送丁成斎歸蘇州省母得雞字

曉風殘雨送春寒二曲離歌意未闌都尉府中新捧檄侍郎門下舊彈冠貧憐菽水為歡易老覺江湖見面難已辦彩衣隨畫舫風流未數晉潘安

送樊時登延平訓導

客堂寥落雨菲風一曲離歌月斷鴻楊桃錢生空識字李將軍戰竟無功孤舟野岸蘋花發五月山城荔子紅見說儒官非遠別夢魂長在浙江東

送柔民懌訓導粲和 民懌蘊人會試春闈家有胃中有長的一日幾爾居等器為貴極討拔賢所照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為丘學士仰深所照今年得乙榜年二十十二籍誤以二為[illegible]用辯詞辭不許遂有是命

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慙唐李邵奇才終葸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蓮幕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甘心還向碧天飛

送宋民止綿州學正 民止其表進士之弟蘇滁林見日公之子今年予校其文中榜用親領選在乙榜

已見珊瑚拂釣竿不勝遺恨蒲江滿刀鑷得縞心猶壯望入蓬山路始難無奈風塵催短髮且將名字託微官青氈舊是吾家物又向王郎坐裏看

送董子仁給事使琉球

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亦壯哉萬里風濤纔七日六年天使此重來麒麟有服頒殊寵薏苡無車免浪猜歸憶包囊封事在殿前風采尚崔嵬

送張思德司副使琉球

尚方新報賜衣成玉節金書萬里行嶺外方言通異俗島中烽火望孤城由來使者關風化親見朝廷錄姓名不用殷勤宣聖德遠人先賀海波平

送王祭酒先生還南京

盛代聲名北斗尊錦袍牙笏舊承恩兩都詞賦多傳世四海英才半在門紫塞天高連雁影石城江落見潮痕金甌綵筆雲霄夢姓字應勞聖主論

和韻寄答陳汝礪學教

寂寞天涯數所依海底江月意俱違來更歲改身仍健苜蓿秋荒馬不肥白雪屢傳新調寡青雲半覺舊人非家山不隔長安路應向南樓望夕暉

和師召步入西華韻

九衢香霧擁塵埃望盡仙蹤隔草萊螮蝀影從橋底見芙蓉花在鏡中開碧桃黃竹無年歲翠羽紅鱗自去來幾度北安門外路誤騎羸馬繞城回

寄劉時雍

望到關山白雁初離愁多在憶君餘百年交契通家

訂當事傷心一紙書江上流民何日定里中群盜可
能除西垣詞賦東曹業欲效賢勞愧不如

遊城西故趙尚書果園與蕭文明李士常陳
玉汝潘時用倡和四首

漫憶江湖萬里遊西園風景似南州青苔地濕頻經
雨白苧涼生不待秋塵事已醒前日夢放斗空白幾
人頭松醪載得揮杯醉莫遣飛花淚作愁

官曹無計可招尋坐愛林風灑素襟醉後頗思醒酒
石貧來須辦買山金花蹊柝徑稀跡兒各盤冰瓷次
第斟欲問五陵歌舞地我家園樹得成陰

何人西園字字清葛衣紗帽稱閒行菁侵草壁應全
偏果熟青林已暗生流水斷堤人共遠片雲孤鳥意
俱輕閒官愛說山中話爲有歸田錄未成

殘樽繫馬立斜陽忽送秋聲滿樹涼花落始知留客
久雨來偏爲作詩忙山堂竹戶寒猶閉石徑苔泥滑
不妨獨有園人愛沽灑不隨僮僕問歸裝

送陸封君歸大倉 之鼎儀脩撰之父也

十年池鳳遠將雛白首飛揚興不無老去關心惟骨
肉夢來欹枕亦江湖山川尚憶重遊蒯鄉里猶稱舊
姓吳豈勸裁將官寺酒卻從林下說皇都

予素不善飲文明詩來有西涯爛醉欲人扶
之句因以二樽見惠步韻答之

夢斷高陽舊酒徒坐驚神語落莊無若教對飲應差
勝縱使微醺不用扶往事分明成一笑遠情珍重得
雙壺次公亦是醒狂客幸未纔家比灌夫

送鄭瑤夫先生之南京太常

未肯心事見平生冠冕文章動兩京亂講舊官纔五
載太常新命接三卿園陵俎豆春秋祭近海庭闈日
夕情難說詞臣多爾在御屏風上恐題名

送王元常貢士歸省河州 兵部尚書公度之子

尚書門第羽雲高西去泰山望眼勞翰論十年歸舊
德家聲今日在時髦庭闈洪節水良馬尚有仟竿拂
巨鰲卻望故園歸路杳未辭塵土逐青袍

刑部郎中栢蒼金君尚德之子楨及其弟尚
義御史之子禎聞尚義將有補命白其家赴
京師以予託交二君稱契家子來謁予重其
孝友篤至慨然感之賦贈一律

舊家門地有清風科宇分明似兩翁春夢忽驚黃耳
犬秋風愁送玉關鴻徐歌漫有臨岐贈爾判深勞
惟通蒯北遼東俱萬里天涯回首意匆匆

終

懷麓堂詩藁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幽懷四首

雨深門巷半莓苔十日幽懷鬱未開剛道官閑愜更
錯偶教身健病還來酒杯尚藉驅除力詩債慙非應
答才猶有舊堂堪繫馬水邊鷗鷺莫爲猜

坐看幽意滿青苔雨徑烟扉濕不開藥裹半封塵未
掃棋聲欲定鳥還來爲園每課山僮業弄筆先憐稚
子才我瘦不緣詩思苦騷人相見勿頻猜

墻根老樹引生苔門掩疎簾一半開最影乍晴雲欲

散雷聲忽動雨還來長堤隔水疑無路瘦馬衝泥念
不才朝往暮歸緣底事秖須形影自相猜

懶携行杖踏莓苔寂寂殘樽對雨開開口秖應心獨
語閑門休問客誰來幽居有道堪藏拙巧宦逢時亦
自才試問白頭冠蓋地幾人相見絕嫌猜

林屋養高

王鏊論濟之乃翁以光化知縣宋作交遊濟迄歸名分題謂此以所　洞庭山內有林屋洞天之勝故云

憶君新拜紫泥牋許作東南一洞天老去折腰慵作
縣醉中因酒得稱仙門高剩有栽槐地年好多收貰
橋錢爲報五湖風月道秋來須辦彩衣船

送黃汝脩舉人還太平

文忠周中世顯之子

京國趨庭見少年別來風度已皦然亦知梗槧非流
俗未論簪纓有世傳坐上好書消歲月江南歸夢繞
山川桃溪太守今前輩長在春風几杖前

題畋五窮軒

先生涼日菊花叢曲几閑窗看究通本爲紆塵辭俗
駕豈因多病怯秋風交情盡付炎涼外身計聊憑吏
隱中相過不嫌無慘贄秖應風味與君同

用沈仲律提學韻奉還一首

行覺又掛佛堂燈可是緣詩尚愛僧江上踏泥三日

幾城南街雪兩人曾別來事與流年異病起吾慙飽
飯能西望草堂三百步敲鞭瘦馬到須登

夜坐有懷仲律

草堂與日下簾落葉白風清此夜兼坐榻有塵僧爲
掃客從無計歲將淹詩成肯與山爭瘦老去心將玉
比廉近似鶴林蕭散地不容巾袴學陶潛

再次嫌字韻

布袍青卷掃塵嫌與味蕭條頗似僧愛酒獨從醒處
得戒詩惟有病來仍幽栖借屋山人許再拜升堂稚
子能五湖烟水地幾時扁楫渺然登

用韻贈林蒙菴和仲律時蒙菴以事謫邛中謝病將歸漳州
病來三月不窺簷老去心應吏隱兼萬里江湖甘獨
往一官書簿苦相淹還尋陋巷貧中樂觧使貪夫去
後廉獨立乾坤雙道眼靜看魚鳥到飛潛
與仲律飲鳴治宅用原韻
偶陪驄馬遊三月復到城南意惘然山色見如逢舊
爱菊花開不厭殘年幽居地接東陵近愛客心知北
海賢猶識舊堂曾下榻隔樓風雨賦詩眠
飲士常新居和席上聯句韻
寂寞官曹似隱居清風時動一床書花應旋種欄將

滿客不頻來席尚虛詩好忽驚傳錦字酒狂貪欲換
金魚多情愧有東鄰卜已辦城西款段車
送程克勤諭德歸省尚書
楊脩家世本公卿庾信文章自老成館閣盡推良史
筆君王親記講官名金兩玉扆丁寧語去馬歸舟日
夜程却倚三台看北斗鯉庭齋擬正含情
戊戌冬至節初赴朝天宮習儀翰林舊不習儀是歲有勅自學士而下俱令隨常參官習儀
朝天宮闕聳逶迤帝遣儒臣下赤墀禮重叔孫綿蕝
地恩同文德押班時五更消漏開雞早十里紅塵煖

為選部尚幸多閒藏月取言筋力是吾私
寄莊孔暘一首
買斷溪山十頃烟還家無復夢朝天身如元亮歸田
日詩似東坡過嶺年遂岳謫來仙骨在釣臺高處客
星懸十年未洗紅塵耳誰聽清風石上絃
背部詠芳草畚堂邊近種桁樹為墻舟中夢醒聞春
雨棧上詩成坐夕陽南紀壯遊餘歲月北扉遺草舊
封章清時倒有逃名客見說嚴陵本姓莊
韓貫道黃門見示墨中遊泥鰍寺詩和韻一
首

宛轉新詩出袖間宦情幽事總予關山迎舊路如相
約雪到今年始放慳地僻不妨禪客夢歲豐先動野
人顏空懸定元東齋坐如聽車聲帶月還
齋居和世賞編脩韻
半夜開門雪滿坡清吟無奈玉人何人間路與紅塵
隔天上春隨翠輦過凍吹下時神語寂瓊樓高處曉
寒多笙簫本是虞廷樂不為秋風起棹歌
文明黃門携大府東宮郊祀慶成諸作見遺
和韻一首
繖翠華笑共到門袖中烟霧尚氤氲龍蜒地與天顏

近鶴駕班隨輦路分禮重圜丘春裁視歌成消夙夜
還闕鳳池雨露雖同沐似鵑逢山一片雲

次韻原傅新廬有作

上梁堂高迥出背牖風牀雨聽能牢鵑爽不語聊相
伴瓶纖多情豈見撓迂叟樂應須水竹醉翁心不在
山酸萬間廣廈君當見似說蒼生爲望勞

若虛餽匏瓜仍叠前韻奉謝

野意偶看總不賒園匏雖大亦稱瓜背叢摘罷烟仍
濕琴籠擎來日半斜吟有隽迴成左券酌無消酒愧
西家郎曹興味清如此絶勝春風諫議茶

日川餽無花果答綠瓜之贈叠前韻

琴籠珍果望還賒報我真應愧木瓜采擷恐沾秋徑
濕傳看不覺在燈斜飽知實德非虛語脫盡浮華是
大家異物消詩兩奇絶渴心何必建溪茶

楊武遂餽詩 鵉名仕偉文敏公之孫滿台州通判卒于途其妻建安朱氏道徐之詩

十載長安夢未醒離堂風雨思冥冥書隨洛下舟中
犬身逐台州水上萍衛國精靈應寂寞部家池館半
凋零寡妻稚子銜哀意誤作張圓死後銘

大雨次柳邦用韻二首

雨聲吹送滿城秋委地頹雲濕欲流環堵不藏原憲
病嘯途誤作阮生愁燒殘官燭晨猶暗落盡庭花晩
更幽此在兒童如見月豈應狂喘似吳牛

風伯何時許放慳雨師今日不辭頑虛疑九道乾坤
合坐遣雙龍日月閒滿地瓜田惟是水幾家茅屋尚
依山官曹况切憂人意一在清詩強破顔

士常得男叠前韻奉賀

慶協充閭事不賒嘉期先報及時瓜門深賀客車應
滿喜極題書字半斜周雅祝辭新故事李膺名姓舊
通家東樓若許吟詩到聯盡軒轅石鼎茶

饋瓜楊維一綱備以榧見答叠前韻

手種丹榧藏刀賒感君投我勝投瓜來疑度索山城
遠去恐天台石磴斜已託神仙棲尋域敢教兒輩儒
鄰家饕餘便有通靈意不待廬仝六碗茶

饋瓜會文甫編備以冬瓜見答叠前韻

晩花秋曼野堂賒不道冬園別有瓜未遣坊音封徑
合肯綠節竹掛簷斜後時豈敢爲君惜多子還應勝
我家須報明年湯餅會嘉期須及雨前茶

若虛在饋瓶橐叠前韻

異代神仙事不賒如瓶丹棗勝如瓜多情饋客詩兼

遠急脚携筐步半斜内苑不勞方朔射西鄰還切少陵家門頭正有分甘興先向高堂一薦茶

汝賢饋西瓜及楷柳並前韻

漢使西還道路賖至今中國有靈瓜香浮碧水清先透凡逐鸞刀巧更斜飽德未忘蒙正饋爲朋斟愧老樊家因君解取南閩俗更說楷柳可代茶

九月八日與謝于喬諸公遊朝天宮有竹

細草蒼苔石路重偶從西郭問仙蹤亭如逈叟長留鶴徑似陶潛但有松塵世百年能幾見洞門今古不須封謝家後裔應無恙擬上蓬山第一峯

是日和王世賞韻

獻見秋城捲暮沙還回仙路出西華清憐竹筍宜供飯醉插松枝且當花開苑烟霞非昨夢閣亭山水似君家新詩未穩還催就紙背横書字畫斜

和馮佩之韻

百尺樓臺四面同州霞深鎖洞門中虛窗地迥猶含日破帽情多不受風萬里碧山秋興逺一奩涼雨夜愁空秖應今度來差早明日花開定滿叢

和謝于喬韻

疲驂借路不勞牽十載重遊意惘然丹竈藥成雞已化石壇陰冷鹿猶眠仙蹤下與塵埃隔野色西來島嶼連不似依都揚搖落秋來還有看花天

九日遊慈恩寺並前韻

偶從農夫問田疇又向禪家話葛藤久宦北南俱是客頻來賓主更誰僧行憐馬上尋詩慣坐憶湖邊見月曾到此登臨塵土累敢言淸世獨無能

九日和王世賞韻

石門椎許白雲留我亦何心戀此遊竹裏行厨烟未午水邊籬菊葉先秋行囊覓句忘吹帽醉怯登高不上樓詩景滿前誰會得野僧多是遠公流

九日和謝于喬韻

鵑翻風樹曉猶狂劇似任翻卧竹坊石底片雲猶宿潤竹間殘雨尚餘涼精掉亭古荒秋草鐘鼓樓高送夕陽猶有丹丘蹤興在坐來今昨兩相忘

和李若虛韻

背郭瓜疇地相聯匹經多從斷岸邊鄉曲望疑沽酒市兒時憶上打魚船年華朱改先驚鬢風景重來不及前更說農家少生事一犂秋水沒湖田

和屠元勳韻

杖履城南得得來寺門今日許重開溪流過雨頻生

祥林影翻風竹映杯我醉不辭殘落酒僧高長任貝多臺吟風賞月當年事莫作三生石上猜

題徐氏含暉堂

家住停峯疊浪中水光山色動簾櫳紅塵地少多逢不盡林宗輕不受風陶徑菊松今古在米舡書畫往來通澤纓晞和滄浪曲我亦無心謝此翁

再遊慈恩寺留僧璘畫卷

軟沙幽草接芳洲舊路重來問石頭名似曲江題後到身如房琯夢中遊山迎傑閣僧僧見水繞長橋曲曲流吾祖汝師俱寂寞相逢茶話坐消憂

韓都憲公雍挽詩

早騎驄馬出烏臺萬里風霜亦壯哉領海威名天下重廟廊謀算古人才寧知晚節終泉石豈有英魂闕草萊京國少年思識面楚歌聲斷使人哀

諸生有作紅葉詩者愛其末句戲為補之

碧樹凋餘老更紅強將顏色怨飄蓬濃霜未着愁先醉返照斜回望欲空唐苑情多何足問吳江句好更誰工曉來蝶穴無歸路應恨蕭蕭匝地風

醉揚妃劝次韻亨父

誰來繁花席上題偶將名姓託唐妃月灯花夢醺時面雨換華清浴後衣陶坐似迷泰國語揮毫未放謫仙歸欲從顏色窺生相已落詩家第二機

後園種菊經月忽見數花用亨父韻并呈城東賞菊諸君子

幽花種得偶相忘步轉南簷卻背堂但有芳心寧擇地更無佳客亦宜觴登臨憶負重陽雨採擷愁沾昨夜霜滿袖餘香試披拂晚來風力正悠揚

孫人織蒲為茵二片置床倚間藉背及足甚宜冬寒凌季行以書見惠道經敖五大史輙為所留聊作小詩報季行并柬敖五

提蒲一簇軟如花巧織重鋪意未華吟處迴宜孤背倚坐來溫愛兩趺加未沾南國佳人惠已落東瀧史家幸有題封三十字慇懃留向手中誇

冬月對菊用陳玉汝韻

摘落霜空萬木飛一枝無奈賞心微未成老圃應須學若在南山便合歸人道秋香非昨夜天留晚色共斜暉陶翁可是忘機者猶自含情待白衣

與汪世賢亞遊約天官是日病因待諸公不至

石徑苔深步綠空菊花開遍去年叢重遊款濟秋風

從衙事都消夜雨中已覺地偏非世界却憐身乏步
樊籠諸公只隔瀛洲路未遣丹丘鶴夢通

和世貫韻

偶陪寒日坐空庭飯有胡麻菜有苓霜菊多借爾菲
邑風飡三品墮踈御堦前荊草衣全濕石上題詩酒
盡醒眞羨山公歸太早秖緣多病想幽偏

楊應寧母安人受封詩

老去還思不自知平生勤儉費成絲家如夫子長存
日身以郎君未貴時拜億登堂提賀早醉沾開閤荷
歸遲百年承拚膽依地一度生辰一獻詩

送蔣貫道湖廣參議提督武當諸宮觀

神仙官府息何如視見分符上紫虛山擁帝宮三十
六地屯兵衞五千餘人吉才大難爲用我愛官閑好
讀書臨別與君堪一悵肯將青綬換緋魚

謝御地官汝學餽陶鼎次韻

感君携贈出南畿別路相看似故鄉詩客品題新定
價野人拚近舊傳方芋柴火底春風軟背葦羨中滋
味長狄去冬來殘寒暖几將纔繡送年光

汝學席上賦陶鼎煮前韻

山家形製本無裝作伐頽然入醉鄉人境最宜林下
一丈筵何羨食前方不辭地僻近湖達却愛官貧歲
月長幾見雪堂明夜火擬從東壁借餘光

王仁輔見和雪後西軒聯句用韻答之

燈雲席坐迥分曹玉殿瑚闌次第登敢向內閣誇壯
麗似聞何客想炎蒸漢吏情在貧應識白戰才高老
定能蛺蝶飛來誰解道當時獨有呂翁曾

再次王仁輔雪後韻

雪堂高聳玉樓層驢背寒多不奈登夜飲略教盃有
酒晨炊誰問甑無蒸長安病臥袁郎老野寺吟行賈
島能應恐出門無覓處沙頭記取後來曾

再次仁輔韻

曉風殘雪上塔層謝眺樓頭客未登紙帳不知寒日
出硯池初覺暖雲蒸關心遠道妻孥隔作伴空齋杖
屨能斗酒綈袍吾欠此贈君空有笑言曾

分題得孔林送張廷芳巡按山東

孔林喬木蔽高空岱嶽西來泗水通萬古山川神陟
降百王封秩禮尊崇詩書世豈坑焚後俯仰吾猶覆
載中却羨東巡使侍御得先瞻拜仰遺風

徐用濟秋官和雪詩次前韻并柬仁輔

坐風吹透褐衣僧望盡高臺不可登滿地茶烟猶帶

濕殘家藜火尚餘烟巧湖意氣山人老詞賦風流漢
署能塵上蒲曾消不得瓊琚欲報兩無曾

再次陶鼎韻答用濟諸君

重爐高蓋擁層裘現製居然自一鄉豪客休嫌下箸
處仙家不用辟寒方味兼小市盤餐別坐共嚴城滿
水長却有好詩如拱璧搏[illegible]何意敢爭光 是時仁輔館于方石宿舍

仁輔雙和雪韻而方石不至再用前韻督之

雪裏幽懷百感層相逢聊復話年登帳中綠酒香應
醉鏡底黃精濕未烝王子扁舟無興到謝家新句有

人能詩壇定與屏風隔夢裏高歌達未曾

李世賢侍講一産二子用瓜視韻賀之

同官同姓跡非疎異事還應協我瓜池鳳木深相對
洛海桃枝重不勝纖縣縣周雅詩人頌茨家徐卿積
善家留取秋蘆薦春酒向來貧愛一瓶茶 向韻仄世醫答云證
當醮齋為箕以俟他日湯餅之會今不取以為茶也

再和仁輔韻 是日有作 雪雅

雲擁高城雪意層蒼天欲問恐難登山家未報來牟
足海國還聞瘴癘蒸勝事園林誰合關豐年歌頌我
猶能參謁吏服何門後十二街頭過已曾

方石堅卧累日忽與仁輔聯句見答始悟其
為合從計賦此挑之

門掩高坡最上層 方石所居名高坡巷 徑深泥滑苦難登欲殘
白雪無餘調夢醒黃粱第幾蒸季子合從元有計亞
夫堅卧豈無能何當再接星堂戰頭上同雲黑未曾

仁輔以詩見欵復用前韻并柬方石

雲裏降城百二層素車今日愧君登力劬堂謂心能
怯額觸空驚汗欲蒸謀楚似聞王翦老釣秦猶有謝
安能無端又作衝寒戰袖手惟應巧匠曾

雪再作再疊前韻聊用自詠

驕起空階滿戲層高堂片雪已先登鄭橋路隔新風
景馬當寒空鐘煥蒸 馬瞻書名史館與蒸如是觀思登山曾沐 清物紙餘
陶鼎在硯爻惟有竹君能孤吟寂寞無人和時問門
前客到曾

次韻答時雍

誰是非崖一字師須將得失寸心知君才絕我寧論
倍世事於人大忌隨是玉也須懷卞氏有金休把鑄
鍾期千古道義相看地猶落殘花與剩枝

次前名若虛

雪外樓高星斗層[illegible]南汧北望中登寒愁夜塑筆聲

亂聒憶春湖水氣蒸酬歙額教蒙客醉凍吟惱却爲
儒能兩堂杏酪滴堪比獨坐懷人此意曾

立春後一日席上次若虛韻

地近形樓御氣遙苑花宮柳意先傳三冬門月留餘
日兩度春風共一年庭淺恨無按節井淵寧須辦與
衣錢尤杯陶鼎能留客未愧烹肥與擊鮮

再用韻促諸秋官和章

玉堂開卷坐分曹自掃西階待客登盟在壹應寒似
水心煩長使熱如蒸驛車路熟朝停慣刻燭才多宿
坐能獨有東鄰老同姓爲予談笑解關留

讀楊尚寶叔簡鄰縣懷蒙泉岳翁詩有感次
韻

門戶凋餘孤第兒憶兮於此最傷情囊空始信生前
計棺蓋從他世上評古墓回車誰腹痛遺文在篋我
心驚楊世譜及家集符毫老叟今頭白幾向荒村問縣名

賀閔原已得男再用瓜祝韻原已庵外甥

宜男嘉祝未云賒吉兆今符第幾瓜西海又傳桃實
大東樓物記斗杓斜桓郎未必無佳客王氏從來有
外家聞說賀筵多異品尚方新賜小團茶

題王允達中書所藏宋仲珩草書卷後

雞山令子華川裔前後清朝兩舍人幾世通家同骨
肉數行遺墨在風塵興刑尚及吾非晚文獻猶存子
來貧沍水傳多元祐鬼恐驚風浪出通津

徐用和御史崑山八韻

金山埋玉

金山四面擁佳城玉樹埋時不復榮靈氣百年還造
化巖絳千古閟光精名同部璞沉心惡恨比何克地
下情欲抹生荊無處奠亂沙衰草正縱橫

玉屏耀金

玉屏開日耀金精下見扶桑海色明綠翠搖空光不

定丹青照眼畫難成爭郎晚可移床對王子朝宜拄
笏行猶有舊題詩在壁十年風雨綠苔生

岡鳳翔雲

岡頭晴翠擁雲開幻作丹山鸑鷟胎五色宛從天上
降一靈眞向藪中來盛時川嶽皆爲瑞奕代文章可
比才應是思鄉還感舊可能重上鳳凰臺

鑒池淺月

古寺前頭月一池璧紋浮動不成漪半空影落秋毫
見午夜光生老蚌知隼火不勞溫嶠照錦袍誰賦謫
仙詩舊遊回首傷心地又是燈愁雨暝時

筆架明星

筆架山形奇且牢上與列宿如相遭光華照地夜初白若挈揷空秋正高大年登樓手可摘杜甫上天詩更豪鄉人翹首望山斗我亦念之心孔勞

冠峯湛露

危峯高聳似峩冠草樹蒙籠露未乾袍笏儘消狂客興風塵不受世人彈羽幢朝嶽雲中降盤若當空海上看下有白頭未死地不門空枕夜窗寒

圭田秋穫

臺府官清只俸錢十年祭有大夫用人閒來郡秋風

裏路邊東麻夕照邊見說承家須主祀况聞憂國願豐年不泉花樹真何物猶勝先人戒子篇

茅屋時思

報德難忘寸草私多愁長廢蓼莪詩也知春雨秋霜意猶似晨興夜寢時種得松楸成古墓休將蘋藻爲新州欲憑此恨東歸海江水無情去不知

懷麓堂詩稿卷之十二

懷麓堂詩稿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

元日早朝

萬仗擁空簇綵旛杳聞人語隔香烟城頭日共雞聲起天上春隨斗柄旋荒服五圖皆禹貢華封三祝更堯年侍臣獨立瞻華蓋長記分班黼座前

賀歲次韻若虛秋官

挨肩塵多眼亂花春來心事劇如麻九衢路塞車馬集七貴門深雲霧遮長短僕夫遺刺字每旁閽吏指鄰家長安舊俗年年在又是晨雞與暮鴉

元夕和若虛韻

十里樓臺月色遮御河東畔闕西偏杯盤入市多新俗兒女看春憶少年紫陌塵香千騎合玉堂官冷一燈懸江南風物君休戀自有宮柑入袖傳

閩王仁輔買魚燈俗所謂泡燈者賦此嘲之

買得長安市上春玉壺冰水貯金鱗却看塵土疑無地未擊波濤亦有神眼底功名聊比幻杖頭風月且教貧西堂燈火元宵夜又向東風作旅人

仁輔遺鶴燈若虛有詩同次韻

不逐風中與電輪偶來飛繞帝城春塵埃誤落空中

影烟霧虛疑夢裏身千歲有丹應化骨九皐無咲亦
驚人于公自價休勞送自有山翁爲卜鄰
仁輔魚瓶送壞意甚不釋疊前韻慰之
白髮華鐙一夜春江南江北兩窮鱗飛騰有地蹄塵
土訶護無錢役鬼神物以泡名終合盡家隨身在更
何貧清詩素壁猶堪玩休羨揚州鶴上人
李貫道學士輓詩
青霄健翼幾徊翔蜀木燕山道路長司馬舊遊題柱
賦子瞻新命攬衣忙亦知機巧非公事可獨文章與
命妨南省北扉燈火夜向來清話正難忘

送羅大理大常擢廣東僉憲
日極蒼梧嶺外雲[redacted]江南卜海西濱珠方貢賦諳吏
核十郡山川五嶺分漢尉官高聽禹出楚鄉家近歷
青霄郎有萬里澄清地野虎減對浪作群
西湖草亭詩
淮陽城外西湖好漫說杭州更穎州雲裏亂山塔寺
出雨餘春水入田流官閑了却坡翁事家在無煩范
蠡舟詩卷画圖遊子意幾回春夢遶芳洲
方石將過陵偶齋席上贈別一首
百里郊原眺望通又驚飄鳥逐溪風官清便作詞林

鼎方石宮鄭共九日同有今後與方九月往地僻休過泮水宮呂平學有翰林行館
今廢啼鳥落花春早晚亂山殘雪路西東因君却憶中
元事中元予與鄧同往何限高情笑語中
送尚書黃公之南京戶部
早聽仙顏下星辰帝遣南曹屬重臣財賦國須根本
地衣冠公是老成人雲連闕角千山起日暖江頭萬
樹春應向柏臺逢舊吏更多魚鳥避行塵
陳玉汝得孫歸功瓜祝用舊韻賀之
瓜子生孫喜更賒始知爲瓞勝爲瓜擬分座上金錢
滿來看風前玉樹斜詩學早傳華孟業德星偏聚大

丘家作期忽與春爭到正及雷鳴二月茶
仲學人俯探得第四男用舊韻賀之
更謂三山道路賒寺人山人二人間仙果不論瓜筵前會
客争錢散醉裏題詩蠟炬斜三鳳豈須誇薛氏八龍
今已半荀家他時細說熊羆夢夜楊留連到幾茶
三月六日口川宅賞杏絲梅限韻
三月長安見此花東君猶戀北人家清香有月遲娖
賠老態無風也自斜縱飲不辭孤盡白苦吟應負鬢
雙華背枝綠葉依然在想語詩人莫謗誇
環翠軒

門人舊住秣陵莊石徑巖扉閟草堂空霧濕衣春冉冉野禽啼樹月蒼鬚老於江海遊遊倦閒覓山林興味長莫向東華更東去馬頭塵土又斜陽

送趙良輔知宿松

銀臺門下見銅章前後清朝共寵光意氣古稱燕傑悅科名今此漢賢良山多黍稌知秋熟縣有絃歌愛日長十五年前同常少杏花陰裏憶升堂

陸參政孟昭輓詩

高才恥作書生酸閒口論平如翻瀾宦遊行中九霄夢從教世上一邯鄲清風庭館賓客散（風路有帶）落月

屋梁魂夢寒我亦平生舊青眼詩成不見但長歎

送江祀丞歸歐陽

園陵分祀職猶專況是名家一姓聯祖似王陵元有母官如茅氏總登仙（擇江二兄一為尹一為奉祀）山川地識蛟龍氣雨露恩深草木年沛上小兒今白髮當時歌曲可能傳

原博席上用擊鼓催花令戲成一詩

斝幾當筵四座驚花枝絡繹往來輕鼓翻急雨山頭腳花鬧狂蜂葉底聲上苑枯榮元有數東君去住本無情木誇刻燭多才思一遍須教八韻成

息菴（仲暸縣玉陽仲壽藏）

掃開荒翠鑿屛顏自作堂封更堵環頗似王樵爲爾室不勞齊景泣牛山悟來物理誰稱達脫盡天羈始是閒記取平生行樂地窮論地下與人間

送陳昌舉會試畢還無錫

春風得意早還家不待長安滿路花已覺奇庖同晝錦卻看銀漢有星槎江湖廊廟皆心事城市山林且歲華珍重平生治安策漢庭須召賈長沙

送徐生下第歸

誤落多才與世譏暫將幽寂掩光輝草玄亭上侯芭

在（子雲門人也）白璧山中卞氏歸江雁過雲寒雨暝渚花飛雪曉風稀庭闈別有三公養未必華簪勝彩衣

次韻答若虛秋官閔恤刑詔有作

兩曾忽枉恤刑詩我在閒官亦自嗤正恐奚辭非獨致敢言繁簡不同司心中自許神明鑒筆底真看造化移今日治安還有策賈生癡淚莫深垂

送大倉俞良臣之安州學

背山騎馬入安州回首京華是舊遊豈謂功名非適意漫將詩酒坐消憂渚芹香濕還經雨岩桂花遲總待秋借問漢江今幾派祗應同向海東流

次韻答攸縣陳翁鉞

十年衡嶽雁書遲縱有高懷說向誰花下一壺狂李白江頭三弄老桓伊清風坐裏時生腋黃色歸時正滿眉尊俎肯留今日燕為君重詠白駒詩

送吳江陳知縣

曾踏長橋望大湖至今魂夢繞東吳波濤歲久魚龍化煙霧天空島嶼孤千里風塵長送客幾人冠蓋此分符賢勞未有登臨興不道官閑一事無

雹

黑雲驅霧怨城東萬竅飛來勢繞空和氣不成三日雨敗稜威助一番風山中蜥蜴真成祟海底蛟龍誤奏功久旱不堪逢此厄幾時禾黍報年豐

次韻揚應寧久旱三首

三復來詩百感侵寂寥雲漢有遺音終風浸挾揚沙勢畢宿空懷好雨心坐待庭前封蟻垤慶驚潭樹作龍吟原田已恨冬無雪更入新年恐不禁

萬里長空晦復明夜窗推枕坐遲聲貞者夏日流金石不見天河洗甲兵耕稼有期空盡力流離無地可聊生綠衣年少誰言事已識君王駐蹕情

驕陽五月漸生陰病渴人方起上林周隊有風遲自

憐商卻雖旱當妨秫貧增貴客時時價苦盡農家粒粒心杜甫不勝憂國願向來貞與海波深

送陳翁歸攸用前韻一首

衡門門下好棲遲此意悠悠欲語誰風靜漁秋聞款乃夜涼昔館聽咿唔涑川二老皆黃髮馬氏諸郎總白眉卻憶賦詩相贈地不應相送更無詩

送蕭後菴之蘇寧二首

郡任初傳給舍名尚遲朝報未分明方驚作客天涯地況是思君病裏情曾喜山川經野甸若為風雨住江城春明門外陽關路縂數都畿第一程

杯酒平生幾故人送君南去獨傷神冰霜不改孤臣操天地能容萬里身未論評茂風俗異首教爽險路頭真東風合是無私物隨草蠻花也自春

送嚴菴子為廣侍女南行次韻

衛家門第是清風十載交游父子同辯論有才驚阮籍吹噓無力送揚雄山橋樹老遲多節林杜花開未滿叢應有宦遊兼色養旅情鄉思一時安

觀仁輔林黃門宅看蓮詩戲次其韻 林薦 應吉也

老去愁多秖為花不堪風雨更泥沙買栽自笑貧無地回首誹惰醉是家詩丁路遙隨夢到楓中詩好向

人誇詞林舊侶風流在許贈縈香壓帽紗
次邵東曹借居詩韻
臣路無心定去留又從官邸駐行車園花不礙東鄰
騎御水潛通内苑魚白石生雲當戸滿綠苔經雨上
垣功名勁合似韓京兆十五年來未有廬
次韻余武昌見遺之作
使君清望徹秋毫諼識山雞比鳳毛閉戸吟爲慚我
拙入門下馬讓公豪文章竟作雕虫技歲月能消繼
日膏見說詩壇高數仞空將日力送劉曹
邵東曹墮馬傷足次武昌韻

十年雙足蹋詞場我亦憐君學後傷歷塊敢誇千里
駿乘船卻笑四明狂扶顛老仗空隨路學仆婦兒亡
倚堂應似在家亭下對獨當秋雨向寒塘
寄潘興化先生次韻二首
分曹去後抗章前六載屢遷事惆然怏爽爲書無暇
日老來樸學有深緣清風盡掃浮華遺法猶存廢
寺田略試平生經濟手聲名已許郡人傳
鬢邊曾趁紺緌前重來公已鬢蒼然風塵習慣還山
路杖履慚無學道緣誰有冥鴻歸碧落舊聞仙鶴産
靑田明時未合逃名去不惜文章與世傳

廷韶文敬聯句見寄叠前韻一首
日長秋館寫擁出自在閒庭落塵毛忽有詞章傳二
妙敢將名姓託三豪心清午可鳴金鏑肺病何因歠
玉膏身欲奮飛無羽翰始知塵路隔仙曹
鵲林黃巢叠諸君韻二首
小結書林數尺巢閒將寥寞倚柳梢居寧擇地心常
樂力不凌雲世所嘲賀厦漫勞飛燕雀綴枝聊可藉
瓢絶周靈臺瑞非吾事任說雞門與鳳郊
幽棲無意託聲名小栁軒居亦近情四海於身皆俯
仰一枝隨分且飛鳴山林舊侶心猶在風雨中宵夢
不驚讀罷莊生齊物論始知天地有鵬程

寄都憲桂陽朱公二首
帝命臺臣鎭五戎牙旗兼帶虎符雄廟堂出入謀謨
在嶺海華夷節制通攬轡孤城懷舊志凝停雙闕見
新功風猷合遣爲霖雨天下蒼生正憶公
鄉里長懷仰止私不才先已荷公知敢言元禮通家
舊每恨荊州識面遲允蟆雙傳封後藥綵毫今見寄
來詩欲知從予同朝地雲母屛前賜坐時
再叠鵲林黃巢韻二首
詞林別館坐深巢已遂吾閒寄一枝雛鳳分同棲共

遊雲氣魚心苦漫相嘲飛騰豈必關千仞飲啄聊應水一瓢若遣丘園隨野性未論東鄙更西郊

十築無材懶近名暫將微物寄幽情略同莊子爲言寓敢效張華託賦鳴縱有樊籠何足累更無矰繳戾須驚羽毛欲作填河報路隔天梯尚幾程

無錫殷氏婢守節秦武昌廷詔有傳識之以詩

婢家名倚本從夫殷氏分明一女奴少有淸風辭外侮老將道業付諸孤文章郡守能爲傳忠義鄉人定作模試問衣冠塗炭地不知曾汗此顔無（無錫有忠義鄉）

賦得玉泉送王元勳還南京席上作

九曲峯前一派過誰將壯士挽銀河天池倒瀉空中影地脉潛通洞底波（泉南有華嚴洞有發其源無底）詩骨照來先見瘦醉顔醒後不成酡因逢玉兎泉邊客（南京有玉兎泉）欲闗淸冷柰遠何

文敬聞仁甫在予坐以詩見訖因次韻并柬仁甫

不屐纓塵染素衣此翁身跡信依依酒狂不作高陽醉吟苦從教飯顆譏猶有舌存非是拙更無家在莫思歸何須更訪東曹隱（文敬號東曹隱者）風月西塘興未稀

文明生日以龍尾硯爲壽并致一詩

我持龍尾溪頭石來壽鳳毛池上人淸愛石將人比德壽看人與石爲鄰長留天地詩家事坐鎭浮澆靜者身記取翰林揮翰客年年來此頌芳辰

戲效原博坡書學詩見遺因次韻

坡老書名重雪山勁如戈鐵轉如環心同好古生差晩力欲追君髮恐斑聊以師摸歸有省敢將支行比顔般狂言戲作皆吾過賴有新詩爲訂頑

原博詩來戲予還故步再次韻

醉後揮毫力拔山玉堂觀者堵如環換羊價重街頭帖洗虎心勞紙上斑得趣豈須優比盂改繩翻愧拙於般也知眞刃皆成假莫大分明點與頑

三叠韻答原博

坡書新價踊如山砥石何堪報玉環偏過吳牋猶送錦擲殘湘管半無斑文心捧處慙施女筆陣闘時困楚般（楚闘般爾若代）石底老蘖如可學爬沙雙手不辭頑（有許廣書爲石蟹跛者）

原博和章不至四叠韻督之

書家風采虬如山拙匠紛紛但坐環可信龍孫元異骨詎疑鷄鶩本同斑鄭鄰作計三降楚盟守終能九

却般聞道純綿深婁鐵定藏鋒力待堅頑

原博詩有雪堂獨立語五疊韻謝之

澀柿臨書葉比山空驚歲月轉如環虛聞天馬誰爭步未底山雞自照斑敢謂逆家曾學拜豈知爲買不容般爲門七字君須又我已無心起插頭

西莊清隱

山林舊隱不知年北墅西莊次第遷休李春風花縣外金銀寶氣寶峯前家舊有業存書卷官在無心乞俸錢若向水邊逢橘子可能重和濯纓篇

送李提學若虛侯僉憲公矩一首

十載同官別更同一朝分送兩青驄湖南使節經江右浙上行舡過洞東面帶冰霜生朔氣手栽桃李待春風他年冠佩還朝地誰奏天曹第一功

遊白乘德西園次韻二首

行逐溪流過野亭望疑山色繞空突池魚自躍非因餌園蝶還飛不受禽傷渚幽花憐寂寞舞風蹤傍簷娉婷郎君門池清如水不待平泉不已醒

欲求黃花泛綠杯勝遊幽意兩徘徊門連甲第三家近節過重陽六日纔高處捲風飛燕雀短垣經雨上莓苔松林步屧多餘興馬上新詩取次裁

送黃廷威戶部還南京

承恩青瑣相送宣武門前復送君北地黃花開較晚南都綠酒愛猶賒也知錢穀能裨國漫有文章爲累煞羈旅未勝鄉里話雁行飛斷楚江雲

送陳繼昭秋官還南京

早聞天闕載星軺越客遊吳路未遙千嶂隔空還共月兩江分海亦通潮沙堤樹繞青驄過畫省詩成蠟炬消見說聖朝青訟少幾人清社許招邀

史千戶生輓詩

舉世無端未死何誰能生作整時歌漫勞莊子憂螻

蟻且勝滕州臥薛蘿塞木又生人未老湖亭不動水容波史官今日書名姓已附他年達七科

和張都憲嗣縣國公祠韻 平江陳恭襄侯追封子縣

將壇三世仰先登廟祀中朝禮數與貂館久辭朱履客影堂時掃白頭僧樓中舊匣藏秋劍河上行旌見夜燈猶有姓名傳吏卒熟勞不愧史官稱

周原已席上賦十月菊

非袍萬紫不勝凉坐愛芳心共日光何用門前看五柳始知秋後有重陽故園栽處田應熟 余已學翁鄉田在泉已蕪 翦用 小市開時藥正香自古交期須歲晚相過不敢避

風霜

送呂進士卣之大名推官

清時休但愛閒官錯節真從利器看我愧孫陽曾相馬君如伉傳暫棲鸞交情覆手炎涼易世路於人俯仰難至竟不關儒者事百年留取寸心丹

送孫進士治知臨淮 臨淮鳳陽屬城

千里長淮繞縣東兩城佳氣往來通封移湯地同周鎬世有遺思比漢豐今日兵戈皆未弭當時文老更兒童循良合是升平事要錄書生撫字功

送蔣宗誼推官之金華

北來南去幾星霜又見分符出帝鄉三入越山身更遠再遊京國夢難忘也知吏法兼詩老未必才名與命妨宗省秋令須俊傑看騎驄馬問豺狼

次韻體齋病起見寄二首

長官待滿入金門官況詩懷得細論劉向有才方漢閣杜陵多病且江村防身戒從同持律愛國情深比負暄此境定應閒處識幾時傾倒向清樽

坐倚孤筇卧擁衾屯門未放野寒侵疑蛇已辯杯中影病鶴長懷海上心詩務負來應漸釋方書驗從頻重尋燈前細話銀鉤筆不待平安報好音

壽彭詹事先生五十次諸翰林韻 宴後數日復集學士

彭鏗家世本神仙異代長生復此筵翎罷文鴛班始散宴回青鳥信方傳東宮地近恩兼渥南陸天長景正延記取八千從半百見公重到玉堂年

寄二首次韻彭武選性仁

冉冉瑤姬駕玉軿墮翅遺佩各飄零遙從天上諸空界巧出人間萬幻形洗墨池冰看又合衆星堂有坐還爲美人獨立高寒外似隔蓬山數點青

造化無端類轉斬曉將思澤慰凋零淺深欲試千林色高下皆隨大地形羽士天壇宵擁節龍宫冰海書開倚君心自負豐年應漸覺春廻苑樹青

雪後飲胡彥超冬官歸竟席上韻二首

馬蹄衝雪叩君門坐愛飛花採酒尊簾未卷時先作陣夜曾來處已無痕寒簷葉落蛛絲墮老樹巢傾鶴夢翻今夕定知何夕是好風明月未堪論

醉歌聲裏夜筵收雪滿空齋擁敝裘歲事正勞商譜早邊心應識漢防秋山林地僻留清賞江海盟寒憶舊遊坐聽蕭蕭成不寐短窗疎竹未能休

雪晴和應寧諸君韻二首

雪後餘寒漸素練坐看庭影動斗蟾紅屋迴與東華

勝貝闕高疑上界贈墻外經過知馬跡城頭指點見
山尖聚星堂上多勍敵白戰通宵恐未厭
氷涵無聲欲墮落雪花何力更寬簾山橋路滑車猶
險村市寒多酒正甜甲第好開雲母障貧家空照水
精鹽眼看珠玉囊中盡却恠詩人大未廉

傳臚日會舉進士次汝賢文敬韻二首

曾聽臚下將躍冶聲又看歐劍發精英鄉邦望裏論家
世藝苑書中識姓名御墨親題金榜字宮恩新賜玉
壺清爲君言極須雄飲力盡西江萬里鯨
上林芳樹倚雲高長笑高蟾詠碧桃白戰早收天下

捷春遊不學少年豪商蘋才擬當時重二來名同聲
史褒應其玉堂詞翰手鳳凰池上對揮毫

齊居和舜咨侍讀院署見寄韻二首

數點殘星帶曉寒五雲城闕路迢遙乘高直欲登樓
坐望遠空勞眾袂招何必關山成別夢幸將名姓託
清朔天涯同首相逢地楊柳秋風門下橋
綠槐庭館坐春風十九年前此與同未老身猶書卷
裏不眠人在滴聲中大鵬南去雲連海群鴞西飛月
秋空燈火憶君連夕話不勝幽思滿齋宮

立春日力齋席上作

雪後餘寒尚滿城東風花柳正含情春盤淺送青絲
色畫樹遙傳玉箭聲杯酒共供開歲月文章應感舊
聰明西臺驄馬東關路又愧賢勞百里行

送沈秋官以貞謫鳳翔判得其字 吏部擬謫廣南特改

卽筵

早聞長策動楓宸十載郎官謫命新家遠漫爲秦嶺
客恩深不作楚州人一身且向關時病萬事還從定
後真前宗郡齊山樹裏坐看黃葉漸回春

次韻白宗璞員外使客吳途中遇雪

劍門春雪尚能花却望邊城路更賒應律未回燕谷

暖舞風還濕漢旌斜青山骨瘦如爭瘦白雪詞工欲
鬥寵此夜宮綾寒不寐未知消景屬誰家

和楊學士先生東閣趺坐韻四首

院宇初歸柳外遙巨堂高坐擁雙趺應同禪席開西
笑定有禪心到給孤聚訟漫勞今日議如尸誰見古
人模亦知戲笑皆文字開說公才似長蘇
金馬門深入禁遙紅塵無地著高趺仙人露下秋莖
白太乙燃來直影孤禮樂百年周制作文章一代漢
規模休勞鉅筆稱燕許誰似張公可配蘇
名家曾藝是前遙兩世青雲共接趺金冶外胥雙劍

躍木山中見一峯孤尊賢緒學眞傳授楊子文章古
乾模長鉢更多門下士向來江浙似湖蕃
目極邯鄲步裹途獨惆無力繼前跌聽依地近公長
許汲引心勞我尚孤望道若洋徒自歎學文如虎未
成模百年幾見非虛語幸是陳郎早識蕃

得鮑菴觀造雨錫詩輒次韻

結構親勞徒短長棟材應不棄餘良平分屋角三重
滴巧借簷陰二尺凉闔外青山猶可送簾前紫燕莫
愁妨從今穩作城東客雨笠烟蓑不用將

次劉時雍獄中遺懷二首

歷盡悲歡幾歲年始知安樂是神仙途危自喜肱猶
在嫁晚非關貌不妍貝錦有詞難劇辯閭屏無事且
孤眠聖中同調知應少莫更高吟白雪篇
逆來通藉屢經年暫謫人間七日仙翼折豈妨陶夢
吉頰傷翻益鄧枏妍休勞吏報催晨謁却有詩情攪
夜眠世事閱來今已熟不須重問解牛篇

送許理之南雍

驛亭紅樹夕陽開十載相逢說舊遊同學故人多擢
第異鄉孤客且登樓庭前夜合頻經雨江上芙蓉可
待秋會有蛟龍蟄豈水幾時雲霧起滄洲

送李進士玘還西寧（玘明遠弟皆曹子）

帷戟門前緋樹高郎君身已着青袍龍埤有地陳三
策虎帳無心學六韜歸蜀謾誇題柱早入關空說棄
繻豪大行雲外東西路去國懷鄉兩意勞

佩之饋石首魚有詩次韻奉謝

滇網初收曉市開黃魚無數一時來風流不關蓴絲
品軟爛偏宜豆乳堆碧鉶分香憐冷冽金鱗出浪想
崔嵬高堂正憶東都送詩句情多不易裁

與佩之詩有誤筆以書見問疊前韻

羨魚詩罷各筵開多事詩人獨未來憶釣每看江雪

畫聞歌如隔海雲堆笼中舊業容愁變濠上高談亦
近嵬愧有惡詞兼誤筆一時叢雜待君裁

謝原傳惠筍疊前韻

翠籠青筍一時開爲有清風竹巷來（原傳居竹巷）池鳳羽
毛應比秀籜龍鱗甲漫成堆穠材有泒分泮谷珊錦
無心鬪馬嵬莫笑北人曾煮簀久從湘客問烹裁

佩之惠筍乾自稱玉版老師謂原傳冬筍爲
玉山少俊疊韻奉謝

玉版山深不路開東軒貧被籠盛來飽諳南國烟霞
味不入長安酒肉堆老覺禪心參苦淡瘦看詩骨共

崔嵬叢林年少休相呋脫却縕衣更懶哉

饋佩之新筍用前韻

客路逢師眼爲開長安塵土去還來題詩肯附嘉魚什作供先辭惟石堆自覺冰姿殊秀爽笑渠霜骨老崔嵬丙曹漢吏持三尺高下應勞手自栽

謝丁喬送楊梅乾無詩用前韻奉索

深夜柴門闖吏開楊梅香送滿兒來霜乾淺帶曾冰結紅爛紛成萬粟堆坐愛香盤裝磊落憶從秋樹採崔嵬莫教俗却先生饋佳句重煩答後栽

饋柑于喬世賞用前韻

凍地經寒裂欲開南柑初載北車來霜隨玉瓜冰絲落日照金盤火齊堆高價敢論燕市踊遠懷還憶楚山嵬也知黃陸當時傳健筆應勞大吏栽

和侍郎尹公留別韻三首

南部曾聽八仙歌 諸公有八仙會 欲和高風杳遠何紫禁朝天青夢繞肯雲回首後塵多樣廣制作唐貞觀正謝風流晉永和而我未忘山水地送君吟鬢欲成皤

詞源袞袞正無涯況有勳名爲國華近漢地通朝海路星河人識上天槎過看仙步離塵遠老覺君恩與歲加莫賦春明門外別金陵元是帝王家

瀛洲無地不登仙吏省儀曹次第遷豈此路施經國手向來閒却著書年亦知憂樂能關世自上行藏豈問天歸路不須馳傳急似聞宣室正求賢

瀛寓堂詩集卷之下四

懷麓堂詩藁卷之十五

七言律詩

體齋賞蓮次韻廉伯宮諭

後堂深閉小盆池池上花開客已知索賞故將狂作態彼留真以醉為期三年約伴人應少五月來看事亦奇不似城東千葉主有花無酒任人嗤

送張天瑞福建參議

樹擁層城水帶沙入閩南望是天涯民連越徼還殊俗官似秦藩御近家今日閩閩須撫字舊時臺省見才華詩成不及都門餞秖為孤吟對日斜

徐竹窓挽詩

身是江南隱者流手開瓜圃接田疇縱無負郭寧求相自有東門豈藉侯不受紅塵欺我眼誰教白髮上人頭陂陂下多春艸一夜西風滿地秋

大雨亨大詩屢至疊前韻

急雨雄詞欲鬪添未論陸海更潘江傾殘峽水聲猶壯挽盡天河句未降敢謂中流堪比障故知行潦不宜艭高歌忽斷浮雲外猶有晴虹見夜缸

碧筒酒次韻東傳日會中書

翠幰深處碧為筒照見池頭一丈紅別有清風來地上巧將甘露奪天公香隨綠蟻應偕度心入靈犀已暗通我不負花還負此不勝餘興繞堂中

少保商先生壽七十

白頭歸老荷君恩一代勳名衆所尊自古年華稀七十本朝科甲重三元海中仙子長生錄洛下先生耆老園惟見台光聯東壁即宜又作紫微垣

送焦孟陽侍講予瑞還南陽（時孟陽歸省不果）

翁歸來得遣兒歸錦若稠袍當錦衣南極一星方照地北山群移又成圖晉陽授簡書應在司馬題橋志不違九日翦潭潭上水定知新酒壽重闈（焦大史九日初度）

題黃日升貢士東樓卷

勝地於人似有期層軒直與東宜杜陵西閣憐花冷庾亮南樓恨月遲逼市塵埃元不到背山風景御成奇十年著得凌雲賦秖恐君王未便知

徐用和御史席上偶成

雨後涼生別院東午窓殘暑坐來空水光倒射簷頭日絃籟時鳴樹底風南國騷人方作賦西臺御史正乘驄文通未覺驅除盡覺得幽歡此會同

次韻答王世賞夜雨感懷

何處吟詩成不寐夜窓殘夢雨來時清聞本葉隨室

定慨覺山鍾到枕蓮千里關河断寸恨一年生事要
人悲萬間大厦君須作不用歸心繞故籬

訪齋西軒觀玉簪花偶作

小閣紆步玉堂陰堂下花開白玉簪浥露餘香猶帶
濕出泥為意敢辭深水霜自與孤高色風雨長懷采
掇心皆後相思不相見月庭如水正難尋

西山十首

日日車塵馬足間夢魂連夜到西山近郊地在翻成
遠出郭身來始見閒雲東邊厨看縹緲溪邊洗耳聽
潺湲秋風忽散城頭雨先為遊人一解顏

日照西山紫翠生雨餘秋色更分明層樓出樹東浮
海璧壘連雲北繞城舊識鄉亭猶問路漸多僧寺覓
知名十年幾度登臨約不盡平生吏隱情

石橋沙路轉逶迤白艸閒扉白露時遥望好山頻駐
馬纔尋流水細吟詩梅問客到題名久雲裏僧閒出
定遲也識醉翁非愛酒爭嚢茶具自相隨

身倚危峰俯碧流上方臺殿出神州鍾聲過院日初
午磬響入空山更秋騎馬客尋青艸渡采芳人在白
蘋洲乾坤不盡東南眼復欲憑高一上樓

長為尋幽愛遠行更於幽處覺心清祇園樹老知僧
臘石壁詩存見客名塔入樓臺皆卷畫夢驚風雨是
秋聲人間亦有無生樂化外虛傳舍衛城

野寺林深一徑通滿徑臺下見生公心於磨組元無
累興到山林便不同坐愛鳴絃清石上仰看飛錫墮
雲中崩峯絕頂吞山路振袂須乘兩腋風

千仭高峯千丈臺坐看秋色轉悠哉水流澗石叢中
響雲度山墻缺處來洞口花深無路入巖根樹老更
誰栽匡廬何好終難和愧殺當年李白才

石徑成蹊竹成陰十載重來感客心鳴葉繞空天籟
遠飛流墮地水聲深湖山勝槩此菴是城市幽期何

處尋出寺高歌垂回首似聞空谷有餘音

竹籬花徑繞山關盡日無人覺往來且學山翁遊綠
野休傳御史出烏臺乍逢野客名相問慣識僧門手
自推應愛帝城風物好詩成不為黑雲催（余偶遊時和）

十里平川一掌如穩騎瘦馬當輕輿山家犬吠門初
掩僧寺人歸佛已虛逸興直窮高處盡豪吟多在醉
中書長安飽食真無事卻憶江淮意有餘（時淮南人旱）

中秋飲汝學宅次韻（就日放堂）

對月酬盃莫問天人間誰是謫來仙三千界裏應同
大十二回中此最圓天桂峯高秋雨暝廣寒宮遠碧

雲迎追歡不盡東樓與猶有清光入閏年

見山樓題帘熟陳亞叅卷

虞山青逝海東頭正對元龍百尺樓半世閒身剛得隱四時佳景更宜秋屐曾躡後猶餘齒簾為看來懶下鈎倚遍曲闌人不見斷雲飛鳥共悠悠

慈恩寺偶成

城中第一佳山水世上幾多閒歲華何日夢魂忘此地舊時風景屬誰家林亭路僻多生草浦樹秋深尚帶花猶有可人招不得詩成須更向渠誇

送太常楊公還南京大報 時楊公亨尚寶司事

菊花時節共登臺南寺曾為北客陪醉後音書難屢寄別來詩卷定頻開吳船最穩纔經月燕酒雖醇亦滿杯今日送君如送我可能無意暫徘徊

哭女菱

夜堂嬌語坐生嚬昔日分明畫裏身誰道一朝為骨肉極知千古共埃塵回頭尚覺呼名誤入想猶疑見面與漫撫哀琴不成調他年空憶辨絃人

喬師名綸修輓詩二首

藥林仙籍久通名我里君門數送迎身病毋勞分藥褱官閒時復對棋打北堂萱草三年夢東園鱠魚萬是情可是得歸歸便了竟將勲業負平生

菊徑松園春復春醉中光景病中身生存遺業分諸弟死有餘恩戀老親富貴不成空骨相文章無用秩埃塵玉堂今夜殺花月曾照當年伴直人

雨中種竹

石搁沙路雨聲乾為欠蕭蕭一兩竿深帶土膏從地底暝移茅屋過江干方於辰日依時種影待晴天拂翠看試倚蓬窗聽疎密布袍沾盡不知寒

茅屋松聲

草閣斜臨野水隈松聲時遍石窗來飄蕭忽散飛空雨翠碉長驚殷地雷清和鳴絃生白石遠隨行杖出蒼苔詩人聽此難成寐醒盡虛堂昨夜杯

夜窗聽雨

瀟瀟殘雨入深更半灑疎窗半拂檐芳草池塘應有夢落花庭院不勝情聽殘野寺昏鐘遠望憶江船夜火明明日曉晴須出郭為衣藜杖一時輕

柳岸垂綸

釣魚磯上晚風多拂拂垂揚渺渺波行過酒家來別岸坐移林影下前坡斫將短日供長線又見新條綰舊蓑老去秖應家在此不須盤石更垂蘿

糝徑楊花

澒漠楊花帶遠天舞如輕雪糝如氊徑當僻處隨人到風向多時著意偏地濕似沾前夜雨日斜猶照隔溪烟春光到此真須惜莫愛床頭沽酒錢

經廢道院

偶從樵客看棋回回首仙宮跡已頹歲久荒碑橫蔓艸日長飢鶴啄蒼苔空聞河上仙翁去不見山陰内史來更說前朝封禪地玉符金秘有人開

除夕書懷 壬寅十二月時已買太僕巷屋

夜坐高堂席屢移老親歡在秖嬌兒貧堪苜蓿堆盤

少長覺屠蘇到箧遲[redacted]鶯花催客[redacted]早看冰雪與春辭明年又卜新居去應憶城南守歲時

次韻寄答若虛二首

懶向江湖問楫師江南江北兩相思鳩巢近報移來宅鴈札遥傳寄到詩城市行蹤嗟我在山林性格秖君知如今舊社無新興不似星堂夜戰時

西郊雲氣滿林端卻恠長安雨易乾游著巾人貪睡久軟塵欺面覺行難星霜道路天涯隔冰雪形容夢裏看翹首望君君不見月明無限海波寬

爲佩之秋官得男　祝頎 時佩之自江西使還

作許南報驛程賒千里歸期正及瓜噴案早占叙玉堅 佩之往歲詩云有人笑倒王叙什 就床親正錦棚斜西京舊德上公第江左清風綺秀家若遣皇華能再返此即應已飰呼茶

次韻寄答方不二首

玉河楊柳幾春風回首長安是夢中別鴈有時傳塞北愁雲昨夜起天東應懷野客歌招隱肯效文人作送窮我病欲攻無藥石愧將交誼託微躬

葬死詞垣二十年離情不似十年前綠波南浦江淹賦白雪西山杜甫篇醉裏功名心尚在老來山水性

俱偏春風漫作金陵夢卻望天台更渺然

齋居日待諸同官不至

三日齋居到寺先病餘欹坐不成眠硯池曉滴薔薇露士錄春回榾柮烟滿座清風閑穀著半庭遲日李程驍玉堂官況從來冷不爲詩情減少年

再經西涯

新築湖堤面面平亂橋欹岸失縱橫輕鷗著水驚還去老馬緣溪戀復行舊日鄰家今幾在別來光景共誰爭匆匆不盡逢僧話剛說無生便有情

次太子太傅余公登鎮朔樓韻二首

邊城勝槩拱皇都傑閣東來眺望孤落日平沙隨地遠澹烟飛鳥入空無中原將帥歌削伐北上山川盡禹敷欲識老臣經濟略武侯營陣有新圖

鼓角聲高起畫簷坐來霜鬓幾莖添三邊戍久衣重換二月寒多草尚纖胡地牧情嗟易變漢家兵食恐長拈知公不似征西帥醉下南樓月滿簾

北來風物感重遊又上孤城百尺樓白骨川原遺舊恨黃屋不秦動新愁華夷地仰威名重臺省官兼位望優從此黃河南下路不教胡馬飲長流

呂平學官和劉諫議祠韻

誰為君侯續舊祠眼中人事幾推移登科士有同朝慨憂國心惟異代知長路曾經此地高風與足悲吾詩不須感慨深懷古風雨催人鬢易絲

送左行人使琉球

鯨波森森接天遙海國塵空瘴癘消貢賦遠通中服地冊書元自大宗朝南船去日占風信（凡使海外以冬至日開洋）北闕歸時望斗杓（海舟推覘北斗為的）但使行裝無薏苡[illegible]銅柱不須標

閑世賞太史誦夏提學正夫後圃席上二首

次韻分東

回廊欲盡到遲迴十笏書齋一徑東坐久幽花猶帶雨酒酣高樹忽生風鄉闈近接官仍近館舍同遷地不同聞道詩筵多好客夜來星際有飛鴻

浙東冠蓋屢追隨三日深杯醉不[illegible]接尚懸登第晚神交長恐渡江遲觀中挑樹諳應穩笛裏梅花可奈吹一見好詩還技癢欲顰無力效西施

再疊答夏提學

十載江湖淺綠通使車重縮寺門東未領李白金尊日[illegible]郎玉麈風楚雨漫來何日到郢歌工後幾人[illegible]近是史飄然別指爪須留雪上鴻

到[illegible]應筆硯隨私遣官箱恐難辭耽詩癖在身長癖學道心勞歲恐遲已抱東方猶漢粟未逃南郭尚齊吹何木要貸綠君試斤斧何因得重施

次夏提學韻二首

詩家餘韻遠相沾不見高軒駐短簷花落每教空掃徑客來長為誤窺簾倚門漫說三生敗人世難逢四美兼君遣歸裝隨綵筆草堂風月價須添

衣袖歸時雨盡沾卧聞疏葉響虛簷鳥情幽寂將依樹苔意蒼黃綠欲上簾靜裏秪應閑尚在病來長與懶相兼讀書自笑成何事細服蠹魚幾字添

世賞席上次韻夏提學

坐久蒭苔欲滿庭殘痕猶帶雨時青京塵盡斷車馬跡山色晚開雲霧屏鸚鵡籠深空翠眼鳳凰巢近有棲翎相思只隔西垣夜長憶東堂夢易醒

謝王世賞移竹次韻

俗居無計避塵氛西郭濃陰逆見分幸有竹看休問主若無鄰乞竟煩君天應不受城頭雨地許長留石上雲十日肩輿猶未過曉風簾箔又斜曛

匡山大忠祠詩四首

國亡不廢君臣義莫道祥興是靖康奔走恥隨燕道路死生惟著宋冠裳天南星斗空淪落水底魚龍欲奮揚此恨到今猶不極匡山東下海茫茫

汴城杭郭總丘墟三百年來此卜居海內山河非漢有嶺南民物是周餘行宮艸艸慈元殿講幄勤勤大學書辛苦相臣經國念有才無命欲何如

北風吹浪覆龍舟溺盡江南二百州東海未填精衛死西川無復杜鵑愁君臣寵辱三朝共運數興亡萬古歸若遺素工生此後也須重紀宋春秋

宋家行在日南遷胡騎長驅百萬鞭潮海有靈難佑賊江流非塹柱稱天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

士年千古中華須雪恥我皇親爲完廟燕

送平江伯陳公漕運還淮安二首

賢勞三世服王家千里山川路道賒周餘土中南北貢漢河天上往來槎旌揮玉麈風生座夜拂銀燈劍有花聞說江淮多故老風流皆作祖侯誇

朝廷漕運仰南東百里官河稿會通勝國封疆還薊北西山泉派由城中舟車幸借千金費香鍾虛勞累歲功猶有腐儒憂國念欲將經國問元戎

遇雨後送鏡川楊先生謁陵次去秋見憶韻二首

春祠秋祭總期程陵典分官次第行苦雨途窮憐我拙停雲詩好荷公情倦遊丘壑心還在歷盡波濤夢亦驚今日不堪還北望樹頭風鶴有餘聲

開說登臨興渺然秖應幽賞勝孤眠遙知水涉山行地正及花明柳媚天塵世年華須自惜詩家風景更堪憐閒官亦有遊春夢幾逐鶯聲送馬鞭

雨經西涯

拂樹穿雲二里堤綠陰深處鵓鴣啼背城古路車塵少隔岸人家酒幔低清愛野僧來繫衲醉扶童子當青藜相逢卻恐知名姓不向慈恩寺裏題

送鄧大參宗器之山東

談笑蒼生在掌中使君才是出群雄縣分南國絃歌滿郡領西夷節制通鏡裏雪添新鬢白殿頭雲擁舊袍紅循良故是藩侯事莫道齊邦本上功

次柳文範中書閣直賞雪韻三首

雪滿園林物不知賞心卻與雪相期窺簾詠絮誰稱絕煮石烹茶未當奇玉宇空寒高易到碧窗清響靜遲宜柴門擬學昌黎閉嬴得王郎夙沼詩

貝闕瑤壇路不分眼看飛雪亂如雲高城暝帶胡鴉亂小苑斜披鐵騎羣冰溜響齊醒短夢令花吹面拂殘粧自應瓦礫難爲質故乏瓊瑤可報君

遙從天上雪中來不信人間滿戶埃積久漸看隨地起舞餘誰愛逐風回楚江蓑笠孤舟客吳地園林半樹梅莫向此時誇此景有誰吟對玉堂杯

挹賢雙生一子夭死慰之以詩

城東瓜熟子離離長向西園記送時正愛春風聯帶好坐愁寒雨一枝乖人生得意難爲樂造物何心亦妬奇從此柯條終逆大爲君重誦有餘詩

每從奇骨辨頭顱知是徐卿第二雛屬對早能通四六讀書何但識之無灌注不逆神駒化岡閣巢深彩

鳳孤開說生男重有兆夜來呼彩得雙盧

齋居柬青谿先生

玉堂冠佩託英遊老大相看尚黑頭後植庭松柯葉改舊題詩壁姓名留仙人掌出雲初散太乙燈來夜轉幽惟有清歡并好語多情難爲故人酬

謁陵憩清河驛館有感

路出沙堤向艸堂北歸曾此駐行裝風前爇火烱生面夜半開門雨到床今日關關宜留厤舊時僮僕尚蒼黃人生剩有悲歡地何必他山與故鄉

過沙河有感

錢家茆屋傍荒洲風景凄然感去秋沙壅斷橋還傍路水栽深澗有梳舟虎談在耳神猶動魚墜傷心骨未收對此不堪懷故侶野烟溪日重回頭

重過劉諫議祠有感

曾照荒燈宿古祠祭餘山路獨歸遲誰教夜雨移床後正值秋風破屋時豈謂人生非夢幻極知平地有欹危感今懷古無窮意只許前朝諫議知

昌平城北道中有感

上思溪橋對邑分平沙不動水沄沄聽餘空谷猶聞鳥行到深山不見雲勝事園林看人眼迷途風雨憶

離群城陰舊路元非遠夢覺齋廬日未曛

賦得西湖送張公實少參歸浙江

路指三天轉六橋盛時風景勝前朝無山不繞湖邊寺有水皆通海上潮部使隨星馳漢節騷人乘月弄吳橈因君卻省曾遊地醉倚高樓望泬寥

初赴郊壇看牲

奏青初出大常卿隔日分官次第行騎士擁塵隨輦道犧人投牒報牲名樓臺地迥稀聞漏燈火門開夜到城歸向玉堂題努記坐聽金鑰待天明

慶成宴初值殿坐

大官分膳出郊牛又向宮廷侍冕旒瞻拱正當天北面班行初坐殿東頭斟來琥珀盃頻滿舞罷袞衣隊始收正是君臣修省日感恩無地答神休

鍾御史同追輓詩

少海驚波竟隕身豸冠曾觸驪龍鱗生無補色居臺省死有丹心質鬼神五夜虞淵終日見百年宰木再同春南宮黯老英靈在地下惟應兩故人

雪後早朝

六日長安雪滿城五更鐘鼓一時晴水精宮冷雲猶凍鳷鵲樓高月正明朝馬不嘶金勒靜院燈無影玉繩清秋應天上寒如許惟有人間夢不成

郊祀前一日齋居候駕

石橋瓊欠倚雕闌樹裏行宮接泰壇盡地龍顏瞻九陛兩班鵷鷺引千官旌旗清路春山接鼓角連城曉氣寒為謝雨師休灑道香塵先已避鳴鑾

初預郊壇分獻得南海

南海分壇位獨東石門深鎖象龍宮歸墟下有通靈地息利中含濟物功萬里炎威驚變雪一春佳兆喜占風儒臣詔許供牲幣愧有微誠佐聖躬

鏡川楊叔人壽詩

鹿鳴歌裏和桃夭白首相看似一朝清俸屢沾三世業內班新綴兩宮朝門臨杜曲天相接膾出蓬池手自調為報平反終有慶壽顏春酒任經潮

祀陵懷青谿學士

杆梧禁署應思我我在山城更憶君梁巢自燕巖下木紙書難寄隴頭雲歸鴻影落當空見鶴聲高半夜聞長恨茲遊不同賞一年春色又平分

鏡川翰長以劉諫議祠詩見託竟忘代致以詩謝之

曾勞詩卷付豢頭一笑空飛竟莫收忘事師丹猶少

非致書殿羡敢沉浮崇鸞神物容[illegible]化御愧明珠聘
裹投已向荒祠留素壁重來須待[illegible]君山秋

喬主事歸自西山間南屏靈光山品菴漫寄

一首

靜倚巖扉自詠詩豈知朝市有人[illegible]山林入後應嬌
淺歎跡看來頗近奇滿目塵埃須入我一川風月合
分誰着苔白不湖邊路亦欲相尋[illegible]有期

懷麓堂詩稿卷之十五

懷麓堂詩稿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

京都十景

瓊島春雲

瑞峯獨立倚空蒼雲去雲來雨不妨旋逐春寒生苑
樹更隨晴日度宮墻玉皇居處重樓擁太史占時五
色光若與山龍同作繪也須能補舜衣裳

太液晴波

太液池頭春水生更無風雨御宜晴烏飛不動朱旂
影魚躍時驚綵柑聲天上銀河非舊路人間瀛海是

虛名何如周雅靈沼長與君王樂治平

居庸疊翠

劍戟森嚴虎豹蹲直從開闢見乾坤山連列郡趨東
海地擁層城壯北門萬里朔風須御遠千年王氣鎮
長存磨崖擬刻燕然頌聖德神功未易論

西山霽雪

雪後西山爽氣增凍雲消盡出崚嶒眼看萬壑偏一
白誰遣六月生層冰巖竇有泉渾欲滴石根無路轉
愁登飛樓縹渺空寒外幾度憑高興不勝

玉泉垂虹

玉泉東下轉逶迤百尺虹霓欲倒垂石罅正當山斷處林光斜映雨晴時惟將遠色兼天淨不恨微涓到海遲五老峯前纔一派可能消得謫仙詩

薊門烟樹

薊丘城外訪遺蹤樹色烟光遠更重飛雨過時青未了落花殘處綠還濃路迷南郭將三里望斷西林有數峯坐久不知遲日暮隔溪僧寺午時鐘

盧溝曉月

霜落桑乾水未枯曉空雲盡月輪孤一林燈影稀還見十里川光澹欲無不斷雞聲催短夢頻來征馬識長途石欄橋上時翹首應傍清虛憶帝都

金臺夕照

往事虛傳郭隗宮荒臺半倚夕陽中迴光寂寂千山斂落影蕭蕭萬樹空飛鳥亂隨天上下歸人競指路西東黃金莫問招賢地一代衣冠此會同

南囿秋風

別苑臨城輦路開天風昨夜起宮槐秋隨萬馬嘶空至曉送千旗拂地來落雁遠驚雲外浦飛鷹欲下水邊臺宸遊睿藻年年事況有長楊侍從才

東郊時雨

野塢將雨過東阡細艸青郊望轉深潤入土膏春脉脉瞑含山色晝沉沉尋花問柳遊人興倚鋤扶犁埜老心見說帝城多景物春晴未必勝春陰

次韻賀彭閣老先生二首

吏部銜清帶翰林路隨仙步轉高深人間別有登雲地天下空勞仰斗心瀛海新波添夜雨玉堂喬木長春陰歸來更覺門如水不受車塵半點侵

平生名行重儒林吏隱官曹歲月深文靖舊無旋馬地敏中元有耐官心川原煖入三春雨殿閣凉分六月陰欲效前脩書院登向來官序敢相侵

哭商懋衡侍講

科甲文章有父風詞林接武更雍同講經春殿罏烟煖校藝秋闈燭影紅門閥並高緣有弟頭顱未白早稱翁生年五十還非夭不道人間是夢中

成化丙午五月十日東閣曉卧夢人以一男相饋六月九日初度得男家報至閣中其事始驗志喜二首

佩逼金坡筆硯餘忽傳芳事滿庭除官曹尚憶占熊夢仙島何曾祝鶴書三日兩孫翁獨喜（舍弟渶亦得男）四旬初度我還如犀錢未作通家會織翠先過長者車

坐甚新雛一笑餘勝從堂名得新除閒門最喜堪旋
爲舊業雖貧尚有書貴賤人生真漫爾賢愚天意定
何如渠兒漸長貲猶劣壯日誰牽服賈車
丙午順天府鹿鳴宴後有作
二十年前宴鹿鳴京闈何意此時衡官曹俛後心長
怍天語來時夢亦驚敢謂文章真妙選極知榮寵是
虛名賓筵既醉皆君德擬賦周詩竟不成
聞青谿學士擢禮部侍郎喜而有作
早將經濟許乾坤位入申年望已尊兩世北門專掌
制二卿首省拜承恩（文僖公以學士擢禮侍青谿騰寔此美二職今代所未有也）

蛟地迥雲俱化浴鳳池存水尚溫從此黃扉須重到
講筵經史待重論
大行皇帝輓歌辭三首
北闕南都象鎬豐我皇身自際時雍秪應龍種如高
帝何止虬髯似太宗草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
包容因思二十年前事長躡仙班侍九重
聖明假武修文日共道王言似六經宋史重施新袞
鉞孔庭增飾舊邊銅垂衣共仰升龍象賜舉皆成翡
鳳形圖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裕陵青
聖孝仁恩遍九埏由來至性本天全慈顏儼極清寧

久矣萬里見景泰年斷獄法當寬斧鉞祀郊行不爲
避畋儲皇懿德兼衰病比望橋山幾泫然
哭後次方石謝先生見慰四首
三年血淚苦啼我萬種愁心合語誰春夢不成繇苦
畔來詩多白首開詩孤雲遡水無歸處落木長風有
淨時南巷北鄰墟望地底須瞬隔若相思
除夕高堂舊燕嬉悲來惟有骨先知繇思白髮傷春
遲敢惜新顏與歲顏歸禍不關今古恨乳烏長戀苑
十秋多情得似無情好莫作嬌兒太放痴
承歡未極早生悲已覺人間萬事微三釜祿存嗟摘

荊存年身在德全歸愁來別部春燈暗戒後詩增夜
坐稀不有青雲舊知己病軀無力定誰依
朱顏有信先驚老碧艸無情已綠新藥裹不消貧裹
病鄉山空復夢中春欲尋流水難成調怕聽啼鶯又
及辰敢謂悲歌能當哭歌成嗚咽轉愁人
次韻答方石先生齋居見寄
歲序驚心感雪霜閉門終日類山房不眠豈半耽詩
癖縱去能爲對客狂西閣漏聲清夜隔上林花意薄
寒妨雲霄舊侶勞相問愧殺官曹兩月忙
再答方石

一卧空山歲幾霜，齊歌重聽漢芝房。應憐史局多清暇，翻悔詩壇作故狂。春夢屢驚神獨往，病懷直若力相妨。無因載續陽春調，奈有嬌兒乞字忙。

再答

紫垣仙路隔烟霜，縮地真無費長房。身計秖應和霧隱，詩情敢作上天狂。駐顏藥在心仍病，折翼門高夢亦妨。最是丹丘無事鶴，人間飛苦寄書忙。

次青谿除夕韻

星奴無力送窮窮，萬事都歸百感中。病去秖應愁作作，詩求真與敵爭功。交游義重勞三益，骨肉情深念五宗。花柳一春餘恨在，盡判雙淚與東風。

張進士鉄知合山乞詩走筆贈此張白翁知白之後

我病蕭然不出門，河橋冠蓋正雲屯。新詩寫贈聊隨俗，往事追思欲斷魂。夜雨江頭千疊浪，春山樹裏萬家村。河陽相業須珍重，兩字箕裘不易論。

次青谿歲暮給享韻

殿頭風靜循雲循，日送香烟上紫霄。祧廟有靈歸祫祭，議曹無力預官寮。千官珮舄陪龍袞，九奏笙歌合鳳韶。人道舜廷咨伯地，舊將清直事唐堯。

送陸武選文量之浙江參政

天上風雲擁後豪，海邊魚鳥識旌旄。心懸紫禁千門月，氣壓層江百丈濤。高論有人傳諫艸，清時無事說兵韜。極知民社關憂樂，未放山川入醉毫。

柱諸友先君墓次方石先生韻奉謝二首

荒郊無地不悲風，廢塚西來古道東。本爲登堂勞苑式，非關痛腹返橋公。十年世事看今昨，兩代交情識始終。賴有新詩題舊恨，多愁聊可慰予窮。

淚眼銜寒不受風，出城先錯路西東。地連村郭無三里，茔並存亡有數公。寸艸思多身尚在，蓼莪詩苦卷難終。須知盡日閒行意，不爲看雲到水窮。

送吳亞卿道本省母漳州二首

地卿分職重東曹，南望家山隔暮濤。無計得歸寧免乞，有親能覲敢辭勞。天風夜送飛帆急，海日晴翻舞袖高。莫爲倚門頻側席，太平勳望屬時髦。

與君交誼豈不久，我少忽看青鬢衰。八千餘里暮山色，二十五回春杏花。故人離思賦碧艸，仙母醉顏餐絳霞。誰道天河隔世界，從知海客慣乘槎。

春雪次韻方石

數雪詩來起我眠，雪清詩絕兩堪憐。極知慰藉春深地，不似倉皇歲暮天。閒看紅塵非世界，坐疑銀海駐

山川萬間廣廈與誰事昨夜先愁我奉顏

次方石先生春分懷先壠之作

永夜深悲輟笑歡變回還復報晨餐閒門少客看多
病舊業無家没有官門戶槐榆頻改歲九原風雪倍
愁寒多情負詠頻繁何白髮傷心和正難

心遠堂

晚向青山着下歸宦遊不與意相違山林豈有容高
枕底土何曾着衮衣近海秋帆風力健遡空晴鶴羽
已稀終南捷徑翻能近今昔誰堪校是非

清明前一日謁先宜人舊壠有述

逆從中歲憶兒童三十年前此送終四世死生同骨
肉兩原川陸限西東浮光過眼烟雲外舊事傷心合
歛中欲問九泉何處好鶴書迢遞若能通

送儲靜夫上事之南京吏部兼寄夏廷章

萬里晴空一鶴飛野雲溪雪避光輝不應銀海妨廻
櫂未許緇塵得上衣南國地誇山水麗東曹官愛簿
書稀多情定與吾鄉彥石假峯前詠落暉

章恭毅公輓詩

極知天下無難事聞道先朝有直臣萬死不輸三寸
舌一生誰是百年身英靈地已歸河嶽遺翰天應護

入刑秋劍朱雲借時劍九原重斬負恩人

次韻答愧齋先生

歷歷星霜歲屢移病來雙鬢幾莖絲故人別久翻疑
夢往事心勞尚有期天上浮雲看變日江南芳艸未
青時秋風千里神交地不識人間是路岐

次青谿先生喜雨韻

河伯經春悄啓宮銀潢飛雨一時通賊蕪盡濕疑含
澤潤柳低垂不受風四登年豐古卜史三壇神聽協
歌工儒臣獨病空無補賴有賢勞答聖衷

次韻方石哭靜逸先生

病起看春意屢新春來無事不傷神百年世路誰非
客四海交情幾是真館閣正須揮翰手山林兼少著
書人因君萬念承如水亦欲滄江把釣綸

殯後述哀用前韻四首

夜深此日還非昨俯仰吾生欲語誰盤芰有情慙屈
逝江魚多恨老姜詩孤衾影弔曾棲地宿火灰餘未
死時莫向海天深處望海天空闊不勝思
膝前長記作兒嬉老去悲來不自知詩誦久荒毛氏
業琴抛空效楚卿辭爾能何福須天定病得偷閒是
我私獨有無情雙白鬢不關人照與人癡

白身對牘兩年悲轉覺悲來病力微月落空堂醫夢
短艸青深院識春歸浮生跡在雲俱變客淚痕多雨
似稀應謝西涯舊時柳江風愁雨共依依
庭花向晚寂無隣病木經年猶有新開子從今借往
日謫仙別自悲餘春京魚價荷竟誰事駒馬看花非
我庭故舊相逢莫趣駕閒居亦是素餐人

次韻答時雍

萬里長江日夜風故人消息苦難通十年人老俱頭
白千里書來會面同弱質瘦憐多病後餘情閒寄苦
吟中極知倦服猶朋在須向虞廷賭舜瞳

畫憂用舊韻

暮雨林塘花點然愁人正愁相對眠憂旋空蝶有時
化瓦如風舟不受牽江鄉亂艸接天際鄉家短錫歸
竹逆偷閒習慵恐未可猶欲作官支俸錢

又用韻柬方石

游署中人如酒然空堂閉門各自眠枯無俗客片紙
入我若嬌兒雙袂牽每苦古洞石巖際蘆荻釣磯秋
水邊振衣濯足雨不遂一枕清風千萬錢

重經西涯

城中風景夢中路病不出遊空有身柳條亦水色不
定鷗鳥傍沙情自親舊刻十室九易主古寺百年長
占春惆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為何人

寄顧天錫

兩年三度吉州書一見佳兒更起予宵漢騋星辰落
落江湖幽夢晚遙遙吟詩性懶同心在聽訟堂空散
吏如獨有故人憂病後憶君清瘦欲沾裾

遣兒兆先入學以詩示之

强褓纔看帥角成儘將驕劣誤聰明要知西塾横經
地不盡市闕廝織情天意肯從吾敢負父旨須識汝
休輕烟楼摘破井能事我巳無才浪得名

送衡州鄒同知

楚客遊吳幾歲留又看衡嶽聳晴空東西南地蹤跡
半七十二峯疆域中郡刻有名隨處鶴仙班無路接
飛鳴鄒邦亦欲沾河潤聽說陽城撫字功

承陸石齋以詩趣出次韻答之

太行山下不勝思得似河陽駐馬時環堵病回猶有
我長安天上本無期雲隨海鶴書來遠門掩秋鐘夢
覺遲六館緝摩諸老在敢將名姓託吾私

過城西高亮橋憶方石用所寄韻

每緣多病輟幽尋輕騎城西水石陰同賞竟孤前夜

紛擲行無奈此時心千山拂曉疑看盡一雨經春不滿金猶有未忘情處在更無開口亦微吟

遊西山次韻答方石先生

未信仙家隔世寰奮須風物盡殘螢一時望眼東窮海千里提封北據山光景竟輸三月暮官曹空負兩年閒秖應他夜烟霄夢長在西林水石間

登蔘巖上洞呈方石

振袂先登不受呼洞門高俯一浮圖吐吞雲霧成朝夕指點江山入有無東去平蕪連野盡北來飛鳥背人孤因逢海上仙翁說不羨天台與鴈湖

次韻楊紳立侍讀館中見懷

每依紅日仕長安論海東頭是大觀一代編年尊國史六曹分局重天官同垂汗竹誇群彥對掌絲綸見一難曾向先朝分舊館聲聞名姓老羞看 予亦侍史館

次韻寄題鏡川先生後樂閣二首

藥欄花圃背堂開一日朝回幾度來范老心終念廊廟退公家不起樓臺游遨釣石鷗盟遠松下棋聲鶴夢回多少舊題詩何在碧紗籠底認舊苔

綠陰繁處小堂開野蝶園蜂自去來細艸有情雙駐屐遠山無數一登臺幽花坐愛栽時滿倦客空教到後回病起三年猶未賞知埋多雨長莓苔

重經慈恩寺憶張滄洲題寺僧故廬

石橋飛步欲凌空百尺淸陰九折通水底樓臺天上下岸邊花柳路西東春題杏苑傳張籍畫卧廬山夢遠公今日一杯還一曲獨吟孤酌與誰同

苦雨次韻方石五首

雨足街衢水到門幾家兒女競盟盆疑占石礎經時潤夢駭雷車昨夜翻河若可塡烏敢避日如能照犬須奔南鄰老伴非耽飲直爲愁多共酒樽

悲歌徹夜掩重門急雨聲高應鼓盆破屋有情看突

兀頹崖無力抹傾謀街頭濁浪如山壁天上行雲學馬奔況向北鄰招杜甫不勝愁絕對空樽 時方石喪內

海中誰洩尾閭門天上疑傾玉女盆奔父力窮空競逐商羊舞罷復飛翻議多鄭聖功難就戰退詩壇殿已奔兩月內曹無寸補大官剛被病時樽

直下天潢龙海門蛟龍何意復泄盆身如斷梗沙邊泊夢逐孤舟浪裏翻風伯縱靈應御走月娥守老更誰奔欝攸重作中宵祟欲叔袞即喚酒樽 時有火菑

病掩愁城不出門直須牛飲阮家盆天瓢有底從教覆屋瓦無情也任翻古憶川家今昔話喧勞鄭使往

求余古綠白日空相送不得高歌共此樽

送崔指揮謙漕運還大河

潞雨濃雲黯不收漕歌聲動木蘭舟星稀禁闕天初霽水落長淮地始秋國計已隨山共積歸心應與水爭流山前後裔知名在要識清朝有壯猶

寄哭王允達中書次方石韻

金華西下路崎危又闕齊山第一支乘化不隨玄鶴返懷歸空與碧山期生前義重同心在身後囊空老從知極目關河飛旐遠為君惆悵立多時

重經西淮

渺渺平田水滿湖早秋天氣雨晴初灘聲也逕如相競鳥影凌空半欲無木落黃花欹寂寞旋栽松樹見扶疎猶過自與行吟約未覺何繇此興孤

社齋院署次前韻答方石

瀛海分明不受船三山漫與十洲連鶯飛鶴散驚千里月過星躔共一天迹似杜陵休比浪詩成曼碩自須憐玉堂槐影依稀在獨坐吟燈思惘然

索酒一首與方石

下馬呼童索酒忙出門黃霧正茫茫應憐野興綠秋城午覺輕寒與病妨彭澤浸勞王宰送新豐不學馬周狂亦知善戲非成虐所益從來別有方

重遊西淮次韻方石

流水平堤柳繞灣重來又隔幾寒暄輕鷗似解隨人意老馬猶能識寺門千載高情彭澤社百年幽事杜陵村王郎亦有攜琴興聊共清風石上尊

懷麓堂詩藁卷之十六

弘治己酉十月恭陪茂陵禫祭途次次韻答
謝方石贈別

萬里長空送遠飈馬頭西向禁垣辭鄭公聽履星俱
下列子乘虛氣可騎狂似山城吹帽客恍如塵海泛
槎時詩人莫訝天將雪雪後尋春更有詩

宿劉諫議祠用前韻

廟門高樹響靈飈直諫猶懷慷慨辭海內嗚陽希世
有仗前瘖馬任人騎江山盤礴堪輿氣精爽分明參
覺時千載腐儒憂國念為公三歎一題詩

望狄梁公祠用前韻

碧山西望迥流飈欲弔唐寃誦楚辭寄遠東鄒誰與
致衝寒瘦馬不勝騎心懸晉嶺瞻雲地功在虞淵取
日時預擬明年寒食候莓苔瑩上為留詩

宿西陵朝房用前韻

漢家陵壑動悲飈汾水經秋憶舊辭海上桑田春幾
變人間鐵馬夜還騎瞻疑日角臨朝地立似天門待
漏時山下擁裘寒不寐獨吟聊且罷聯詩

重謁茂陵用前韻

寢樹寒聲起夜飈壯閣清廟有歌辭鼎湖已逐拏龍
仗用畢宗傳八駿驕千古山川神勝地二年祥禫禮
成時微臣亦抱劬勞恨萬事傷心忍賦詩

陵祀歸闕賜戴煖耳諸公有作再借前韻五
首

烏紗巾上透涼飈一髮君恩力未辭賜煖宮貂同日
戴出寒郊馬有人騎耳聞明主如絲語心似窮民挾
纊時明向玉階還稽首羔羊重續退公詩

天上晴雲散煖飈曉霜先與賜貂辭宮墀正引千官
列塞馬方懷賈客騎興豈龍山吹帽日恩同漢帝解
衣時瓊樓玉宇寒多少擬和新詞學進詩

輕貂弁日煖含飈短髮蒙茸亂不辭狐掩敝裘慙晏
債馬驚寒影怯初騎爭同越服隨胡制不似齊宮汗
肉時寄語春風莫吹卻多情長誦感恩詩

拂面寒生雪後飈千金貂價豈容辭鵔鸃祇解戎冠
著狐貉空隨獵馬騎禮重鄰人歌鼠日功多楊子授
毛時君恩不與炎涼變欲和唐宮賜葛詩

午門晴旭颺輕飈拜領恩綸竟莫辭八座敢誇一班
貴千金不羨五花騎休論孟德頭風事絕勝楊侯耳
熱時老去毛君猶未禿玉堂聞寫賜貂詩

尚絅還自南畿宿城西高氏問出訪而還次

廉伯韻一首

名閣楓在寺垣西絳袂無端此再携觴非夕陽天上
下馬頭聽雲路高低吟思謝氏池邊艸消憶蘇郎醉
後齊成晚朝天應不遠不須愁滑向春泥

十一月朔喜雪次韻答周松露亞卿

卜歲何勞問大貞雪飛元不待嘉平未看麥應兩岐
秀且賞花開千樹瓊天向月時知夜盡地從消處見
陽生青綾被底餘寒在獨有懷人夢不成

西域貢獅將至有詔遣行人道卻之鳴治侍
講有述敬次來韻一首東舜咨伯常二禮部

萬里殘貌初卻貢一時臺省共騰歡極知聖學從心
始誰道忠言逆耳難漢代設誇能是馬隋家空信鳥
爲貓非才敢作清朝頌獨和新詩寫寸丹

元日早朝

紫殿朱門門玉坡天風吹樂下雲和城頭星斗知春
早苑外旌旗排曙多龍集載看新歲紀鳳池初煖舊
恩波擬將無逸陳周戒只尺君門未遠何

郊祀喜晴有述

翠烟消盡露華凝日極瑤壇第九層清珮綴隨馳道
月絳旄高颭千門燈（郊祀時樹大燈籠與千門燈相照）風傳廣樂聲

初下天近嬌柴氣已升人意可占神意悅萬年靈祚
永堪膺

壽道士年六十二首

百尺丰峯勢入雲看君標格動人羣雄才提可時揮
綵筆眼明堪夜校文千載極星當闕見九霄清鶴傍
城開長生會裏神仙客宴罷花筵酒再醺（是日經筵）
六袠纔臨未二毛置身元合在仙曹發科記有曾刊
桑葚諸恩多舊賜袍陌上兒童知姓字館中年德讓
耆英老來爽不用詢安否親見先生壽骨高（董嘗使朝鮮）

弘治庚戌三月十五日殿試讀卷東閣次都

憲屠公韻

閶闔門深紫殿春先朝舊典一時新文章妙極宸區
選陶冶同歸大造仁世有典祥非物寶天將吾道付
儒紳狀元忠孝何人是遥見爐香上玉宸

十七日文華殿讀卷次司馬馬公韻

龍虎榜中新得士鳳凰詔下正求才宮袍錦簇班初
合御筆紛批卷未開蹤跡祭香當北面步隨仙躍下
中台鑾坡兩度沾恩宴猶憶先公舊賜杯

十八日聽傳臚有作

金蓮影與緋袍明粲發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州詔

字溶臚一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
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十九日恩榮宴席上作

隊舞花簪送酒頻清朝盛事及嘉辰星辰昔下尚書
履風日晴宜進士巾圖撤漢科三日戰苑看唐樹九
回春丹心未老時頭白猶是當年獻策身

送張亞卿文淵巡山海諸關

百二重關擁帝京大夫持節正東行風聲匝路旌旗
繞月影連山睥睨平秦策本無空萬里漢降能受秋
三城極知經濟吾儒事要使賢勞答聖情

送陸貢士答還常州 廉伯庶子之弟也

霜蹄歷塊蹔須驚可信青雲路未平楊意幾時能薦
士子由剛道不如兄花迷苑外愁中望帆入江南夢
裏生因憶晉陵親舊地送君非是道傍情

寄和愚得謝先生韻二首

樓高本許俗人來坐看風江雪浪頹不受苦吟嘲飯
顆偶傳新賦出天台聽餘百鳥惟聞鳳閱盡千花始
見梅遙道壽公無一物願將碧海注金杯

幽邪舊興久相違藜杖餘光得暫依二阮有情還共
社雨疏休恨不同歸漢宮並擁青綾被越調歌傳白

苧衣莫向江湖重回首故人天上曉星稀

彌庵為毛給事作

學得磨礱歲月深都將片石付分陰無瑕始見他山
玉有用終為大冶金轉覺工夫非倩步肯教圭角變
初心未論商鼎調羹事先進君王納誨箴

早朝露坐

七月京生暑未徂似聞宮葉下高梧城頭急雨時來
去雲際踈星乍有無清漏水聲催玉箭絳籠燈影動
金鋪長安道路知多少坐待天風一夜蘇

左時翊方伯挽詩

漫說仙壇有地靈早將塵滓濯清泠多才操作梁園
賦好古觀書漢石經駟馬門高歸輿遠五羊城遠使
車停桂坡坡上懷人處月落梁空夢易醒

送閔都憲鎮兩廣

早聞新命出臺端多少鄉人夾道看五嶺以南惟此
鎮六卿之外更何官風傳夜柝營門靜霜捲晴旂海
氣寒二十八年鵷鷺侶珮環聲裏聽和鑾

聞應寧遊西山以雨不果戲贈一首 時久旱

六載金山憂玉泉北來雙袖幾便旋杜陵雨怯期空
負赤壁風高興已仙濃愛竹雲籠死樹晴鶯春浪打

河豚舂頭也識蒼生意解爲遊人一莞然

壽盧方伯廷佐

秣陵花竹闢新莊晝省薇垣舊夢長長有壽顏紅勝酒儒教詩鬢白於霜一錢不用買明月萬事無如歸故鄉欲采靈芝爲公壽久知仙藥是家藏（盧有壚芝）

十月既望曾太僕席上見雪呈諸同年

十月長安見雪初舞風簾幕愛蕭疏寒吹燭影花相媚淺映盃光玉不如五出未開應避汝二毛新點正憐予同年會裏清時樂欲賦豐年興有餘

寄應寧提學用留別韻二首

天上詞垣近省闈十年毛羽愛追飛南池水煖鷗重化西塞風高鴈未歸絕足風塵須獨步初心道德背相違網羅剩有求才意未放山林老布衣

聲價曾傾翰墨林聖朝風教竟誰任冰霜故有回春力梁棟應勞種樹心猶記籍分中秘久更無名謁外牽深纔有白髮窺青鏡又逐離情上短簪

次嚴宗哲太守留別韻兼寄應寧

宦轍南來萬里身二川西望入三秦從知太守多名上更喜臨司是故人滄海夜驚鯨力破碧霄晴看鳳毛新他年記取留詩別庭草渺回柳未春

體齋偶談舊話出湘潭因取舊刻古潭私印爲贈并侑以詩

片石當年手自鐫姓名猶記古潭州老來悔作兒童戲質在長沙尾礫羞郡邑舊分從遠譜文章新價託名流鄉評世講吾人事傳語雲礽次第收

用前韻答曰舍中書

寸鐵空勞兩字鐫天教完璧送鄉州喬遷漫有時哉歎舊價翻爲待者羞李氏石無佳子弟蘇家山是假風流極知伯仲文章貴應與詞林並價收

代石留別用前韻

絕質親勞琢更鐫又隨筐篚過勞州相逢卻有搏沙恨欲往先防見玉羞（體齋家有玉□）君義比金誰合斷我心非木亦分流如聞翰苑將移篆（予掇篆久體齋公新鈐當受篆）願與鈐封一處收

青谿聞體齋古潭之說有詩見嘲次韻以解

奇事非關巧力鐫桑乾從古說并州登龍卻恨通家晚獻璞翻爲識者羞豈謂他山無片石誰能隻手斷長流存亡不許昔名籍別付詩壇掌故收

聖節請郊壇省牲喜晴次阮禮部韻二首

玉堂聯袂紙辭舒又尚南郊侯省牲照日山龍明有

象行空劍舄迴無聲磨城近識彤樓麗複道遥看羽葢輕誰道碧壇依咫尺天心先格主心誠

九重宮殿一時晴帝帥千官觀五牲獻瑞雲師紛送彩避塵風伯夜無聲虎賁帳合龍旂繞羽士班聯鶴駁輕應識感通非浪語駿奔何力助精誠

張亞卿文淵翟都憲廷瑞湯訥德維立領武官誥艸事奉贈一首

曲池方檻綠周遭比閣回瞻象魏高臺省衣冠新接武神仙官府自分曹書函御寶開紅玉酒用宮壺瀉碧濤見說武階名藉重未妨精鑒入秋毫

送曹都憲出鎮薊州諸關

居庸東下接榆關千尺層城萬仞山秋有桑麻生事足夜無烽火戍樓閒帳前貔虎知嚴令歲晚風霜識駐顔署試一方經濟手歸來重補舊朝班

元日早朝

九門深掩禁城春香霧籠街不動塵玉帳寒更傳虎衛彤樓曉色聽鷄人簾前樂應紅燈起階下班隨綵仗陳朝散東藥看霽日午烟晴市一時新

立春陪廟祀

閶闔鍾鳴曉殿開羽旗麟甲擁成雅班齊禁旅分行

入拜罷宮盤捧胙來九廟神靈同日降四時霜露及春回廟街門外頻翹首一道笙歌送地雷

郊壇候駕

御座亭亭覆朶雲行宮佳氣正氤氳風旂繚繞空中降午漏依稀閣外聞黃服賜衣多錦繡內廚頒饌餅芳筵齋堂向月懸清珮擬候瑤壇入夜分

郊壇分獻再得四韻

宿氣銷盡夜無烟萬燎光長複道連陟降祈如水行地祼將心與月當天羽衣道士通儀節白髮猿人說豆籩猶記兼名分獻日大年風景似今年

慶成宴有述

綵旗珠蘇舞晴風香案前頭玉陛東天籟迥隨仙樂下日華偏近御顔紅百年覆載生成後一代君臣禮意中郊獻幾回分殿坐聖恩神貺兩難窮

送彭進士杰之南曹

幾年官路說通家二仲風流世所誇去日獨吟池上艸到時同醉寺前花芭蕉月冷春題字棠樹風清曉散衙為報高堂消息近舊都元不是天涯

送周進士統知宿州

甲科文采重号衆親見趨庭接侶遊坐愛替袍能待

客去看冠蓋得分州官前岩柳先春動河上清波帶雪流共道中原風土勝何來淵疾待君瘳

送王公濟歸省

鶺鴒有來勢入雲端行東下暫離華江山別與詩相助花柳濃將酒共醺親老秖應憐見面子才誰不愛為文西堂入月清如水坐聽名香待令君

送伍主事符歸省 其父西貫參政予同年進士

畫省郎官着錦衣綠波晴漾綠帆飛天池水足鵬仍化庭竹陰成鳳始歸密史法應傳家鉞宋升心不在輕肥總詩為寄同年老有子如君眼底稀

送劉御史丙奉使歸省

楚山高不礙雲飛春日倫明繡斧衣人自烏臺持節下天教白髮待兒歸新巢閣鳳還千仞舊種庭椿過十圍極目滇南山盡處平安只遣報書稀

送屠大理元勳錄刑福建

九寺官高重兩京北來冠蓋且南征清憐解案留家地老識登堂拜母情司馬畫遊非衛寵歐陽夜坐本求生況逢紫鳳啣書日盆覆須教仰大明

九橋書屋為京學陳教授作

入壺陰處九橋東水閣山樓面面通花藥地餘經歲閉戶讀書聲遍隔林風聘君名跡江湖外少宰文章感慨中猶有弦歌遺業在誤疑家塾是黌宮

沈郎中尚倫母壽詩

白髮蕭然林下風壽筵芳事幾家同星韶婺女極當北水繞秣陵江正東梅熟出林朝雨熱魚船入市晚潮通鳳雛不假青鸞使自領天書出禁中

送黃行人綠奉使交南

紫泥新詔出彤宮帝遣南乘使者驄四面樓船通海氣九霄旌節下天風仙茸萬葉古堯曆化日重輝仰舜瞳聞道交揚恩澤徧遠人無地不呼嵩

送茹知縣鑾

百里孤城枕太行縣名元出古陶唐清時政簡仍多稅甲第才高不愧郎天闕近應沾雨露棘叢低豈礙鸞凰極知此去非長別一曲離歌意許長

過真武廟懷朱文鳴亡友

森森滄波白鷺飛杳痕長滿釣魚磯松陰不改三珠樹鶴夢還醒一羽衣細數鄰家遺老盡久懷同學故人稀沿流不覺尋詩遠把酒看花事事違

四月二十二日講初罷東體齋學士先生

三十年來兩月休講筵猶愧大官羊聯班左挹天顏

近散直西堂雨氣京城謂積誠須感格敢言多暇得
銜祥詞直老友歲規在未遺芳心一夜荒

送江主事澤之清江因柬徐用和太守

淮上分司臨稗城舊遊茲復贈君行官非外補猶差
選客不類求少送迎莫荷名題金榜貴直將心付水
曹清多情為問山陽守種得甘棠幾樹成

送袁道士迎任南京朝天宮（提點內臺也）

重來京國夢如昨再到台亭山已秋頗覺煙霞非世
外誤述花竹是江頭誰將杖酒供新帳我有題名紀
舊遊應向青溪老仙客借騎輕鶴下瀛洲

賜枇杷

內府珍果賜新嘗分得江南百顆黃遠道不妨經月
暑冷枝疑帶隔年霜能箋帖罷名初散擎籠開時手
亦香歸頌君恩為家廟不禁清淚滿衣裳

送張以筆知廣陵（[illegible]）

扁舟曾問古州名一十餘年此送行山半有田皆地
力夜深無巷不書聲封疆正屬分符寄撫字真勞作
縣情明到人清泰謝罷不妨風雨話彭城

賜楊梅

官河催賜滿船冰十月楊梅入帝京沁齒不知紅露
臣到詩偏助玉堂清名從傳鼎選分派價比隋珠亦
不情那井文華門外地論筵恩重若為榮

送衍聖公以先還曲阜

舊宗在氣鬱崔巍闕門高巢所歸一道仙槎依歲
轉四山靈為避林飛彤墀引罷新呈馬寶篆沾餘舊
賜衣鄒根呈軺常夜發霜詩撈酒意多違

恩樂傳公嘗種松數百株讀書其下有主松
書院在焉為作詩以遺其子若孫

舊時書屋長為主手種青松間石根困擁白雲春下
棚到隨寒月夜開門風霜閱歷無年歲樽酒過逢有
子孫聞說大夫封已貴故枝新葉總沾恩

賜藕

祇向名花有畫圖忽驚仙骨在泥塗輕同掛雪愁先
碎細比餐冰聽郤無郭北芳菲懷故里江南風味憶
西湖消塵此夜消應盡未羨金莖與玉壺

送柳拱之憲副之岷州兼東廳寧提學宗哲
太守

蜀雨秦雲萬里程賢勞選屬使君行山連舊鎮遙分
省物換新官尚典兵味少漸知鹽酪美地寒偏覺毳
裘輕妹方鄰喜同鄉誼不負雞壇下馬盟

林侍郎輓詩

廟堂風采重於山多住江南艸木閒一代循良須不愧百年氣運恐相關氷霜節苦天應識亥豕書存手自删莫道衣冠無厰澤聖朝恩命果重頒

寄壽菊莊郎中公給事中鑾之父時九十有三矣

久從仙骨見鯢鮐又報春風壽域開滿眼兒孫纔一領造園松栢是重栽衣冠鮮說先朝事車馬誰無長者來州里後生曾致祝十年詩札愧新栽

寄輓金陵陸廷玉

帛布居然古意存向來城市豈堪論門多剩地容山水家有遺書付子孫造道風塵違執紼舊時樓閣記開樽江空歲晚情無限卻寄燕歌吊楚寃

下景暘府尹壽詩

半生夷險路從容晚歲爭於萬事慵京尹望高曾薦鶚省郎官貴早乘龍秋添華髮將詩老春入酡顏映酒濃湖海秖今耆舊少一身長對兩高峯

次韻匏菴聞王古直至之作

老來不記入京年齊事依稀屈指前身似野僧纔有髮家如漁叟更無船秖愁別久今衰矣不覺詩成爲悵然春夜定知何處宿漫從新市買燈懸

送張兵馬考績還南京

石頭城闕路岧嶤南去長干十里遥野樹林疎寒映雪官河水長暗生潮帆檣數點天空闊鷄犬千家夜寂寥三載一官初獻績幾人翹首望回軺

呂亞卿天章求詩壽其妹黄宜人時天章以使歸

誰詠皇華入壽筵故家門閥尚依然扶衰試煮英公粥念寡新分范氏田拂鏡飛霜秋漸滿開樽華月將圓莫言老發光芒減曾見騰輝上九天

院中郎官

硯水呵墨印開封獨坐高簷落葉中壽喝有聲催短日乞披無力禦長風羸驂向晚還思秣老鶴驚寒欲唳空選炙下堂諸院長酒盃能綠火能紅

予嘗復書于居都憲朝宗稱之爲丹山先生益謂其家四明有此山爾朝宗乃更其舊號以詩謝予次韻奉答且以兩篆字贈之

弱毫誰道力如扛謾作丹山小篆雙千歲早占仙是骨四明休詫石爲窻直須號令驚山嶽何止才名動浙江況有烟霄天上曲楚歌從此不成腔

終

懷麓堂詩藁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癸丑春闈試畢次韻知舉倪侍郎先生二首

公道如天望眼開片雲無地著羣猜千鈞用盡能辭力萬木掄餘始見材枕為聽更寒自警門因有月夜頻推虛慚淺薄持衡地十度懸科五度來

夜燈人靜不成眠秋聽王褒頌得賢聖代文章真盛矣少時情與轉飄然麟鳳徧藪元多瑞奎壁分宮亦並躔南省東堂嘉話裏幾人同事復同年

陸貢士筌以伯兄冶齋學士校藝春闈避不入試將歸常州詩以送之

杏園花發晚相迷又向東風駐馬蹄冶外有金元自躍竹邊多鳳且分棲春光逐路生新艸江水隨潮入舊谿得失漫須看日晚大留名姓榜前題

聽雨齋居

日日風簷夜夜陰小堂何地寄幽襟花邊別苑春今盡井渴空缾水更深玉署幾驚欹枕夢赤霄猶有望寬心桑林禱罷仍翹首宵旰勤勞恐未禁

送進士歸省

眼見宮袍換綵衣偶從文字託光輝宵辭禁漏銅龍靜曉散朝行白鷺稀千里馳驅才始見一生溫飽志全非定須不學長安孟祇向春風得意歸

寄莊定山

六年東泊一江橫此老逃名竟得名山屋到秋驚雨破釣舟經月任潮生消愁物已杯中辦得意詩還枕上成三十年前攜手地寺門斜月曉鐘聲

寄吉安顧太守天錫 天錫嘗為族祖希蘧先生修其新墓且刻遺集

百年交道此何勤骨肉誰教異姓分郡有幾編存故老野多荒艸認空墳山頭迴立千年表峽口寒封十丈雲從此思君應不忘更披新刻見遺文

送楊志仁憲副之山東

繫馬長安坐晚涼憶君曾接小鵷行北來宮殿千門月東去關山滿路霜柳氏家傳唐訓法班生世有漢文章竹林花徑經年別應向春宵夢玉堂

送馮員外金謫判廬江

春明門外報離筵忽為題詩意惘然暑去清風剛拂面雨來新水欲勝船誰將白璧橫官道信有黃楊厄閏年從此思親兼戀闕定依南斗望中天

送同年汪憲使希顏之貴州 汪嘗以希蘧府君遺墨見遺

憲節東來日未曛使軺西去復離羣佳期不負秋城

雨別思先佇覸樹出月東歸盛天自定世間夷險路
半分故家遺業勞孫與愧乏千金可報君
次韻送李天瑞二首
莫問瀟陽路幾千兩州山水鎮相連重來京國無知
者卻望江湖更渺然賈傅少能為世計後山貧不受
人憐雲霄剩有回翔地北鴈南鴻又一年
兩疏金門一月餘使裝重檢舊圖書亦知廊廟心仍
在奈有山林癖未除戒酒不從花底醉愛丹多在木
末居禁林風雪懷人夜已覺輕寒薄綺疏
送薛吉士給養病

十五年中兩校文多才誰見出人群金門獨承平明
人玉署青藜半夜聞別夢幾回歌花月歸心一片渡
江雲須知論閣儲賢地可見詞章是策勳
雪夜追次坡翁韻四首
物華隨地歛穠纖始識玄冥號令嚴祇樹未春花作
雨蘚池初夜水生鹽粒凝淡掃時窺鏡舞恨低飛不
過簷漫向瓮生占喜色凍愁先判兩肩尖
放衙聲裏散棲鴉閒取詩題賦雪車陸海平鋪千頃
浪江梅亂落滿城花幾人標格如江令何處交情有
戴家不盡高樓看爽氣擬尋樵跡總山叉
賦形隨意極毫纖白戰壇空未解嚴過眼幻疑看石
髓入茶清不讓羨鹽紅塵舊夢迷香陌白屋新愁擁
破簷五門天上峙登高無路擬城尖
凍雲飛盡北臺鴉曾看東坡小駐車賴水聚星他夜
戰玉堂微霰幾回花孤吟信可成詩案險句爭傳出
道家絕勝江南無雪地斜陽空立路三叉
正月四日受郊戒復陪廟享是日飲福受胙
皆兒
曉聽綸音出殿東午陪親祀入神宮齋期已先庚三
日筆路還清與二風稱異冠裳隨地啟望高宗廟與

天通恭聞飲福新停輝精意同歸陟降中
郊祀賜文綺有述
金吾衛士夜催朝門外承恩賜錦袍裁就巧隨宮漏
盡拜時紅近衆雲高須知左右齋明地不負東南貢
篚勞穉惟史臣頻荷寵駿奔今日愧重遷
正月七日郊壇分獻得山川
山川群祀一壇分複道東來萬燎熏盡有精靈裨海
嶽豈無功澤比風雲禮當人日天須應制出今王古
亦聞從此八方歸雨露願將微意託餘芬
送侍讀學士曾士美之南京

薦章頻見出文淵重上春風建業船官好舊銜加兩
字書成新史又三年西江使客多鄕信北院移文秪
倖錢莫道鳳樓閒老手要看詞賦滿山川

居都憲舸宗宅東諸同席居所居予舊屋也

諸曹冠蓋簇成雲上席叨承禮不羣舊屋有知應笑
我高堂多慶已懸君大牢昨美頒時薦甫曲留爲餘
後門橋梓一門春色裏栢臺餘蔭許同分

屏風燈青谿先生席上作

眞於剪刻露天機暗處生明識者稀春步轉迷絲作
障夜遊翻訝錦爲衣曾開雲母分班坐頗記金蓮出

殿歸同是玉堂年少客曉從東壁借餘輝

載松厓亞卿席上觀屏風燈用青谿宅韻

卅青組織不同機製出方燈樣轉稀熾炭煖回雕玉
地繡雲暗動紫烟衣嬌兒解事憐春賞醉客多情惜
夜歸莫向東曹誇步障有人持錦鬭光輝

上元後十日會右齋觀梅值雪限韻二首

有約移尊玉署東小梅踈雪賞心同輕颸晩色還隨
袖淺著春寒未滿叢娛客漫須琴有調催詩郤笑雨
無功休論臘日三回白且勝元宵萬點紅
片雪斜飄別院東此花風致偶能同飛從貝闕三千
丈占慣春風第一叢剪刻似經詞客賦栽培多荷七
人功相逢欲問空明色正對金杯臘酒紅

篁墩先生奉命同教吉士有詩見貽次韻奉
答

詞林盛事久相仍師席逢君喜不勝文擅千商人正
仰論言珍重我先承清班自玉堆頭地舊業青藜杖
裏燈同是感恩思效日直從鄕榜記賓興篁墩同壬午秋試

次卅山屠都憲韻

幾風剪雪散瑤天又向朝回宴集賢碧樹春陰高比
蓋玉堂氷滿大於椽現程永樂千年制上古人之選前輩中最盛

衣鉢文安兩派傳予校選時保齋劉先生奉命陪敎實敎其所學士也剛道陽
春無和者卅山山上有詞仙

再用韻目述二首

列宿光分共一天姓名先後託羣賢清風直檢書早
登舊業曾占屋數椽聖代深恩慚我負詞林故事許
人傳欲將勤苦酬清逸又被官曹說地仙
中年進學似登天轉覺文章畏後賢撥遂隙光飛過
鳥記栽堂樹小如椽科場次第門生出教吉丁寧聞
老傳眼底功名非實地任誇千佛與羣仙

送許吉士天錫養病

一點文星傍紫微士林方此仰光輝工詩不爲唐科
選卧病非同漢令歸傳文愛聽談玉署老親猶見著
朝衣文場講席周旋地道義重來幸不違

體齋先生壽六十

傍人不信巳稱翁祇愛朱顏點碧瞳一紀壽高先過
我六曹名重幾如公賓筵酒熟春初半使節山回日
正中莫訝多情頻致祝老來同止說三同予嘗有三同詩贈

中元送篁墩先生謁陵

暫辭經幄下山郊獨愧官曹有去留天上羣仙歸袖
飯月中諸帝相神遊雲深輦路蒼崖合風落離宮錦

樹秋試問木安新學舍舊名曾護碧紗不

寄答李白洲憲長問其體肥遣音數倍

游比天南氣鬱蒸置身如在玉壺氷壯心不分緣詩
瘦老手兼誇作吏能買地垸墟山有業倚書參席屬
無愁多情省樹休勞問歲月空徹雨露仍

送王德潤參政還河南其子崇文庠子禮部新舉士

星朝初下紫微垣不爲多情豈贈言兩世科名看放
榜一時冠蓋送歸藩庭前槐老陰重合江上棠成樹
巳繁還向耆民宣聖德萬人扶杖繞行軒

送盛郎中洪歸崑山

省闈飛步躡仙梯驄馬門高綽楔低春煖舊山多玉
種歲寒芳樹有鶯棲封章一一題名字歸夢時時繞
路蹊今日聖恩教暫去望君長傍五雲西

天津八景

拱北遥岑

百尺高樓拱帝廷北山秋望入空冥太行西帶城烟
碧碣石東連海樹青吟客放懷朝廿多使遊題首夜
占星監司正屬埋輪地一夜朝天夢幾醒

鎮東晴旭

五夜城頭聽早雞海東紅日上雲梯飛烏曉颭朱簾

影舞燕晴翻畫棟泥千里帆檣天遠近萬家村市屋
高低客來不用愁風雨無數風光入品題

安西烟樹

安西門外碧參差綠樹層烟曉更宜縹緲不知天盡
處霏微疑是雨來時林間嶼邑聞鐘杳野外寒光見
日遲睡起鈎簾看午霽一川花鳥正離離

定南禾風

層軒南向坐薰風極目平疇遠近同萬里黃雲吹不
斷一天翠浪卷還空阜財正藉驅煩力飽士新成偃
武功殿閣微涼天上句擬將餘興續豳翁

吳艘萬艘

長江西上接天津萬艦吳艘入貢新漕卒帆風前後應篙師乘月往來頻千年國計須民力百里山靈護水神秸鍾古來先御服萬方無處不充仁

天驥連營

危關一曲俯平川萬驥聯營下九天沙地雨肥青苜蓿日華晴散錦連錢使充杜作開邊計歸并虹傳定將李白髮奕官無一事太平天子罷遊畋

百步平湖

海門晴望淺金盤日道沾來湧晴濤望極遠空知岸

闊岡欲殘處覺船高遥疑蜃澤徂吞吐不似胥江枉怒號時有海舟隨下上往來沙口不辭勞

海門夜月

海門東望極空明月裏山河影乍晴萬里滄波天一色數聲靈籟夜三更水精宮闕魚龍冷白玉城高鶴鶴輕不用扁舟泛寥廓且看奇絕盡平生

七言排律

徐州新洪詩有序

洪舊名百步洪水峻石險自古為然工部郎中騰滑鑿石平岸廠功告成請以是詩刻之仁

山根忽斷水橫來誰見當時禹鑿開此地獨當南北險濟川多難古今哀叢叢怒石迎船起拍拍驚濤打岸迴纜卒不眠愁上下篙師無力正推頹千年鬼斧遺天巧百里山靈伏禍胎已伏中朝天子命兼煩東省使君才沙沉鐵鎖蛟龍避雲鎖雷車豈復到中流無翻覆却看高浪失花鬼寒泉出笑人爭引乘椑遶河干自栽買客不須虞覆溺商夫終免卧蒿萊若收傳策功難繼海者秦驅事可猜莫訝豐碑芳草處恐教文字後蒼苔

送梁廷美黃門之陝西參政

參中天府舊金湯聖代提封寄一方西土地連沙漠盡北來城帶海山長分符望重諸侯伯參政官頒給舍郎關塞五年三出將閫開多事屢經莊隨車少婦勞奔餽失穴殘胡尚陸梁其倚紆謀俾社稷早聞憂國有封章芝蘭莫遣蒙茸艾貔虎終教制犬羊充國屯田長在漢士安征調總歸唐朝廷拔擢君何忝朋輩交遊我未忘離別此時無限意酒酣分手脫絲韁

與時用陪士常話別聯句翌日士常見和因叠前韻

洛去翛然以北遼與來誰復到餘紅鐘聲坐覺催寒

滿燈影長憐伴直釭徐榻正懸懷舊侶鄂詞祕變憶新腔憂時每念丹心獨抗世寧教白眼雙收誰文章非忝竊未看民俗盡散龐名場有紲身仍繫宦海無風浪亦撞交重雷陳真不減才非元白已全降張滕幸託千年樹一葉終期萬里江望裏停雲心脈脈曲中流水恨淙淙還家莫歎關山隔聞說絃歌似魯邦

再疊前韻送士常

亂葉回飈坐打窗幾時清話擁寒釭歸期好趁殘冬雪離思先縈昨夜釭鄉樹影稀遙辨邑胡笳聲斷不聞腔重岡路折羊腸九尺紙書回雁足雙南望闕山

負設險北來風土舊會龐可爭趙嶺錯介脫氣壓撞門斗易撐人傑有靈君不忝交遊無用我先降秋風驟莫悖辭市春水芙蓉正憶江西壁可容猿未熙東流從此識歸淙千金學得屠龍技未遣青袍滯一邦

寄題松江曹封君屏山別業（刑部員外郎時中之父）

江上山岡碧玉屏九峯深處一峯青風低杜子香乖壁水足菀花浪擁汀謝傳闕中開別墅司空谷裏見新銘（曹嘗自作壽藏）蘭橈力短歌仍綴鶴擘寒多酒易醒月滿舊遊隨夜燭日高幽夢繞晨扃行時載藥非因市靜裏占蓍或有靈月旦里閭勞袞鉞春秋鄉黨仰儀刑傳家剩有樊侯深教子親將伏氏經名宇中朝天子命身為南極老人星山中吏隱從來別不似楊雄舊草亭

無塵舫

滿灑城西屋數椽端居長在木蘭船東華塵土翻疑夢南國江湖別有天燈火對床懷夜泊巖巒欹枕憶朝眠囊空剩有圖書載地僻都忘里巷連明月在庭知浪靜遠山移坐覺風偏行隨樹影如開纜坐扣闌干却代舷歐老再逢須作記李膺如到合登仙只橋宛對宮中有刻木真從雪後還聖世已無浮海念高情詠和濯纓篇萬關塵慶何由見見說君才好濟川

題青巖隱居記後（青巖者王忠文公子充讀書之所也公為翰林待制先事雲南後若干年其曾孫波舉進士持青巖圖視予公所為記蓋門鄭長史楷書公伯子敘之詩與仲子紳之文皆在焉）

青巖西向接崢嶸闢道先生舊隱淪二水夾流通澗谷兩山高起隔風塵唐川地古猶稱越（唐有華川縣廢公始稱華川）元世兵餘合避秦（公隱在至正丑間）堅似羊曇非乞男（祀云依外家譜氏而存）存緣孟班不求鄰長懷龐卧歌梁父登學羊裘老尙春書詔早傳行在所（天兵至婺公首以識見）衣冠生及人下原紀右史親沾命（公嘗為起居注）使節南荒竟委身

白髮鄭公鄉里在青氈王氏子孫貧家居六代科名出國典先朝謚法新（公謚在正德間）今日醉鄉還有記當時嵩嶽豈無神曾披汗竹開金匱擬束生芻弔玉人遺像雅篇俱在眼中山瞻望敢辭頻

城東書屋爲邵吏部日昭作

陽羨峰高荊水深草堂風物靜蕭森層軒不礙浮雲色曲徑遙通野岸潯自引溪泉教作澗旋移鄰竹看成林憐花肯信兒童折愛樹時防麋豕侵身在儘餘容膝地囊空頻散買書金門無俗客城中駕坐有清風石上琴仰止高山誰獨步跫然空谷有餘音封採

蓬氏陰陽書詩和堯夫首尾吟臺省正途推轂月江湖空憶挂帆心王郎舊業今何有十載庭槐滿地陰

黎滄隱觀趣樓

龍峰峰下俯江流上有元龍百尺樓疊嶂遠從巴蜀擁巨濤千疊楚天浮芳村花柳春風遍曉岫桑麻暮雨收汀鳥下時雲片片渚鱗行處水悠悠無心出徑遙通谷釣艇迴溪知繫洲或有幽人來問字更無豪客為停騶閒園未涉先成趣穩酒多藏不待謀達士豈知名教樂大官終有廟廊憂百年天地容吾老千里江山憶此遊忽省故園迷處所鑑湖東畔瀼西頭

鏡川楊先生宅賞蓮得舉字

不駕城東欵段車偶來池上看芙蕖綠蓋素質秋波外灑濯紅香雨餘照影宮妝新入鏡迴風仙步欲凌虛誰言畫手工能貌自笑酡顏醉不如二女江頭裙染茜六郎天上錦爲裾恥將脂粉同傾國却有文章爲起予太華峰高唐客詠若耶溪近越人居身閒與世論清濁心在隨時作卷舒幾日物華驚又變百年情賞幸相於留連不覺詩成晚起向金蓮燭下書

雪和佩之韻上元後一日

大風吹雪下鰲山天上仙郎白玉顏雲母屏風春蓋

暖水精宮殿夜開關光疑素月移筋動路繞層空鶴作還冰溜亞簷真欲滴風花滿樹若爲攀詩才絕妙君堪比酒價從高我未慳淨掃柴門無好客草堂幽處不勝閒

雪不止疊前韻

漫將春雪比冰山日薄風稀漸改顏怯勢已銷紅獸炭欣貧猶擁舊柴關無情竟作凌空去作態猶能拂袖還積凍有時妨跋涉乘危何力代躋攀人情自覺多時厭世事長於好處慳莫怪雲師大驅逐向來蟲待一冬閒

長至祀　陵紀行

九重霜露重三時盛代官曹有令儀甫陸正同羲馭各兆軺仍遣漢陵祠身辭左掖爐烟裏路出西郊野水渭巳少游塵煙撲面更無飛雪亂侵肌名氏小市多新集勝因荒城祇斷基耕罷疲牛嘶再作緜餘麟馬嘆遲騎偏觀禾圃夘秋熟稍憩莽蒼覺午後別苑場空稱苜蓿孤村樹老白棠梨因過古渡傷心切爲送停雲駐足蓮歲覗萍蹤懷故侶境偏芹節趁幽期詞林舊聊經年在諫議高名後世遺莫厭車裝頻去住載有堂構幾與莪松風入夢長鶯桃槐月窺人直

到惟絳帳廣文停前酌白頭老將具炭炊傳教騶隸齊迴節蓬若熱大蔓岡岐高歷翠微時繚繞俯穿背逕轉透迤千峰紫綴琉璨合白尺銀橋蝃蝀危牆脉敢忘遺壤禮叙寥深感杜陵悲神宮久閟仙遊跡御製親題聖德碑龍脉蛇蜒岡勢繞獸形猙猛石工奇山腰列雉闌成郎巖竇瀉泉匯作池爐宿坐殘紅梢樹展發梯盡碧參差中官啓戶鳴金磬都尉升階奠玉卮休過側閒豺兒靜天低下闕斗星垂光遥爟火依稀見氣隱葭灰吹第吹虎弭憶從三舞蹈駿奔昔效獨驅馳行囊鏡與歸途急旅榻眞於睡思[illegible]

忽聞雙倦眼閒情或上兩犂斜黃犢作賦思携客紫案論兵念守夷珠利當墳指施王土牆貧擁負暄兒香濃蠟黍聊供醉寒近貂裘竟不知每愧謀猷裨獻剡從將筋力付娛嬉朝趨未報鳧飛信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千度春寒風物合分誰

送董生天錫還寧都

滿灑詞垣玉樹風庭堂炯昺坐來空未論聲譽過房掴且賞清談似阿戎別苑芳香鳴翡翠舊巢歸鳳識梧桐庭趨正在聞詩後雲望都於駐馬中少日方言渚劍兆夫時鄉夢隔湖東衡廬地遠千峰接章貢城

分二水通故老見須驚卯弁大人去尚憶羆熊標梅實在堂丘戶林桂花開月滿宮報得泥金非浪語奪[illegible]是奇功通家屢辱常相訝先爲題詩賀若翁

依素堂詩集卷之十八

懷麓堂詩藁卷之十九

五言絕句

西涯雜詠十二首

海子

海子西入城中與龍池連高樓沙口望正見打魚船

西山

磴石傍幽路群峰坐回首靜愛白雲來蒼苔濕衣久

響閘

春濤夜忽至汩汩溪流滿津吏沙上來坐看青草短

慈恩寺

水繞湖邊樹花垂石上藤長來寺前坐不識寺前僧

飲馬池

立馬春池上沙水清可憐溪翁熟予馬渡罷不須錢

楊柳灣

沙崩樹根出細路縈如棧垂柳隔疏簾人家住西岸

鐘鼓樓

月黑行人斷高樓鐘漏稀城中開夜終邏吏不曾歸

桔槔亭

野樹桔槔懸孤亭夕照邊閒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

稻田

水田稻花晚畦雨過溪足老僧不坐禪秋風看禾熟

蓮池

秋風吹芰荷西塘涼意早獨負尋芳期若被詩人惱

菜園

西園芳意濕不問春雨聲野人閉門睡園中青菜生

廣福觀

飛樓凌倒景下照清徹底時有步虛聲隨風渡湖水

畫禽二絕

汀樹晚風多沙頭一燕過相逢兩不定無力奈春何

又

歲晚群芳盡空林野啄稀多能學鷹隼肯作傷人飛

畫竹二首

山風與溪竹共作一林秋行人休更往前路有鉤輈

又

旭日照珊瑚秋風碧海枯只愁龍化去不敢鬬齊奴

三緘圖

傳說三緘者長疑此義偏空齋默坐後須信古人賢

雜畫四絕

雪滿千山路茅堂只數椽幽人

門竹相對不知年

又

春岸梨花開江頭夜來雨借問垂釣翁中流深幾許

又

荷擔歸來晚山深畏日斜城中望烟火不敢宿山家

又

樹寒風起早江靜月來遲此句中宵得幽情欲語誰

倣高小景二首

江闊水烟通孤帆勢入空舟人意不極日暮更呼風

又

江雨夜生苔柴門傍水開溪翁自有興不為野人來

題画二首

官柳何青青低垂覆江岸日暮無人行風吹幾枝斷

又

垂釣臨中流攜琴過前浦應笑山中人長年著書苦

雜畫四絕

客來叩我門門前秋葉落山翁長在家不放湖邊鶴

又

杖子牽衣流鄰翁答語喧歸人定何處風物似花村

又

地僻長宜靜鄰居亦愛貧貧家不釀酒自有問奇人

又

畫師好畫鬼極力窮幽深世亦有真鬼畫形難畫心

分金圖

四海多充傑兩心同一金金尚不可破誰能離此心

雜画四絕

入谷聽幽泉依稀隔雲注欲覓泉出時須向雲深處

又

黃葉荒村路開門車馬稀隔籬山犬吠莫是遠人歸

又

出郭望前山溪行照夕間詩成無和者獨跨蹇驢還

又

月黑山更昏江深雲無影中夜櫂歌聲幽人夢初醒

白頭翁画

只道春風好春風易白頭君看花裏鳥亦有世間愁

六言絕句

出城四首

寒雁衝寒獨過柴門傍暖初開青到城頭柳色東風昨夜歸來

洪慈子表人斷王事墳荊草生世路悲歡如此舊遊何處忘情

田間自在高低渡頭芳草東西幽禽隔樹雙語瘦馬

喚喬獨嘶
水遶平沙遶村鳥啼雙樹名園西涯野客多與十日
春寒閉門

使回小景

綠盡平川渺渺青杳逹樹依依芳草原頭雨過夕陽
江上船歸

七言絕句

布谷

春雨園林布穀聲聲聲不住勸春耕雙旌五馬誰相
聞此物頻來似有情

戴勝

閑中少婦把桑歸掩袖低看半落暉莫見山禽頭似
錦繡絲縷盡不成衣

題画

十日雨多不出門今日出門雲霧昏偏舟欲往恐無
路何處青山江上村

馬上口號

早朝騎馬赴長途詩骨衝寒細欲無此夜小齋風雪
裏有人高枕臥江湖

偶成四絕

幽薊以南無片雪蕭然田野盡荊榛未論來歲春苗
熟且免荒村凍殺人
京城百萬開新糶官價空低市價高聞道達官多大
星轉輸無乃役夫勞
東家野老攜兒至歲暮相逢慘澹中剩說前年好生
事渚芹溪藻不曾空
三日不食貢半饑十日不食兼賣屋惟有懷中數歲
兒明朝各自東西哭

春在二首

睡足東窓眼倦醒城中塵土尚冥冥風光隔眼不相

見春在西涯舊草亭
雁去平江烟水空短蒲脩竹自成叢東風一片滄浪
雨春在瀟湘細雨中

画鶴二首

舊藏仙人白玉笙即隨淪謫下瑤京空山試舞前溪
月記得霓裳拍裏聲
蹁蹁秋風竹上生十年毛羽未全輕簫聲莫向中宵
動瑤草沙中月正明

和李若虛秋官韻二首

蕭條歲晚無生計草樹春來一遍新隴上耕牛能幾

[illegible]吞吞至却愁春
嶽廢何煩更出師羆關烽火報關陲腐儒憂世成何
用和得西曹數首詩

畫鷹

寒雨青林殺氣多歸來健羽戢雙戈前山日暮冬天
黑雪裏妖狐夜渡河

延平劉郎中廷信所藏經梅三首

美人家住越江城翠袖紅顏最有情猶是江南無雪
地雪中看得更分明
莫種西湖淺水濱水清花艷各傷神春光不與花相

妬花到開時却妬春
玄都寂寞花無主劍浦芳菲樹亦香顏色似同風格
異劉郎非是舊劉郎

陵祀道中次韻答周松露亞卿四絕

曾於秋夕夲明禮又向西陵擁佩紳私禪幾時還國
禪極知為子繼為臣
萬方同日荷先仁舊事淒凉故更陳恩寵最先奔走
後陵事陽龍秋祠科進遂府祭告不與士未勝餘恨欲沾巾
兩度西垣辦兆裝病囘剛過一秋強更來
與為有南宮老侍郎

畏寒那免借重裘已向陳郎愧昔遊誤使同袍羨光
彩瘦僮羸馬不勝愁

會稽雜詠用貞先翁嘗遊會稽有倡和卷用貞藏于家

塗山

山頭龍氣鬱岧嶤山下梯航萬國遙千古中峰在霄
漢至今猶受衆山朝

曹娥江

魂隨枯骨葬江濤報德真憐女子身千載斷碑空過
眼當時亦有姓曹人

井泉

黃屋蕭然四野清非泉從此亦嘉名酒池春水三千
斛不洗周王萬國兵

靈鰻井

山川寂歷不知夜風雨冥冥人獨行却有老鰻生水
底怕來潭樹作秋聲

禹穴

江南禹穴竒天下司馬文章實似之頗憶江山有神
助滿窓風雨坐題詩

蕺山

戢秋風古井邊英雄遺跡到今傳吳亡越霸須臾

事，辛苦空山二十年。

沉醲川

買斷平川十里春，當人常醉醒人貧。相逢莫道滑如水，錢到波間亦有神。

戲題畫翁

漠漠天陰催日短，冥冥詩思入花遲。山童野鶴隨人意，問到春寒雨不知。

黃鶯

梨花如雪滿春城，始聽東風第一聲。夢裏江南舊時路，隔溪烟雨未分明。

雙雁

歲晚長林共落暉，野寒吹雪夜侵衣。何勞雙燕俱無賴，腸斷春風各自飛。

斑鳩

積水寒蕪遍野田，惱人啼鳥隔深烟。不須更喚溪頭雨，麥爛蠶飛又一年。

周評事墨山二首

高臺雲散古城西，潮落空江月向低。此夜愁烏應繞樹，羽毛寒盡不成棲。

漠漠橫塘野水春，暗烟重樹失江津。山中寒食風和雨，吹落蘋花不見人。

題趙仲穆挾彈圖二首

東風挾彈小城春，遊騎飛韁不動塵。道上相逢休借問，衛家兄弟霍家親。

落盡金丸萬鳥空，花間立馬傍東風。王孫醉筆飛揚甚，人說風流似魏公。

讀漢史

綠裳方底毀昇東，密使潛書晝夜通。落盡仙桃春不管，更教雙燕舞西風。

題畫

水藏沙縮不開灘，雪滿空山霜樹寒。誰見玉龍天上戰，至今頭角倚江蟠。

虞美人

按劍孤營落日昏，楚歌聲裏漢兵屯。當時國士無存者，獨有虞姬不負恩。

燕

繡戶朱簾有路岐，別時嫌早到嫌遲。王家只解憐毛羽，浣蓋雕梁不自知。

嚴子陵

一代巢由賴此翁，世間元自有三公。偶教識得君王

何白首猶煩到洛中

大公

白首蒼生意未忘起扶衰老為殘傷也知戰伐非吾
事不殺軍中叩馬郎

張子房

博浪椎中亦壯哉圯橋納履大抵何當時不用黃公
術老大終為赤帝猜

王子猷

平生愛竹手頻栽江上人家一徑開縱是無心已成
癖時時也復為誰來

李太白

辭別蓬萊定幾年被人呼是謫仙人問未有飛騰
地老去騎鯨卻上天

范忠宣

天下蒼生望憫深君家父子總關心麥舟亦是區區
事薄俗猶能慨古今

周濂溪

不是芳菲解沉人自家生意總來真當時只許程明
道道得前川句裏春

蘇子瞻

西國山川一戰功子瞻詞賦亦爭雄江流自古愁無
限落木長天萬里風

題梯邦用蒲石圖

瀟瀟風雨入江多白石清蒲倚櫂過長憶幽芳不能
采美人今去意如何

夏太常墨竹

白髮先朝老夏卿酒酣隨意筆縱橫空梁月落仙臺
迥猶聽清秋玉佩聲

讀文山集附錄

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

士姓名猶記丙申年

畫竹

漢皇亭上起秋風夜逐湘靈下楚宮曉入碧雲看不
見墜鈿遺佩各西東

林郎寒鴉圖二絕

萬里長空倦羽翰野風殘雪歲將闌紛紛燕雀高飛
盡獨宿空林一夜寒
斷堤疎樹不成行上有寒鴉帶夕陽十載丹青那更
得烟波江外老林郎

海鷹圖

沒雲如水浪如山屹立中流砥柱閒莫怪眼中無燕
雀暫時飛到却飛還

送吳汝賢歸省莆田

畫船簫鼓越溪行十載青山憶送迎只尺鄉關心萬
里白雲飛盡海邊城

直深歌酒動江樓春入高堂鬢裏秋一日承歡寧易
得十年身在鳳池頭

題張儀制所藏杜甫嘉画（時杜已沒多年矣）

聞說當年杜陵老老來詩画滿江干青林白屋蕭條
在每到東曹一借看

華表鶴圖二首

城頭華表切雲低千歲無端得重棲莫道鶴言非物
怪山君元不問昌黎

城郭人民果是非千年誰見鶴曾歸都來一覺人間
夢肯向黃冠問縞衣

懷麓堂詩藁卷之二十

七言絕句

題翁次倪良弼指揮韻

渚蒲汀芷思茫年多在秋風白露前欲把青蘋溪上
角荷涼吹過淡參天

海潮圖

月明初滿妙高臺江上潮頭夜半來似不海門三日
住北風吹雨看崔嵬

墨梅

君溪寒水淡無痕照見孤山處士魂此夜獨吟應不
寐隔江清影未開門

墨竹

翠佩瑤環步夜風渚雲飛盡楚江空青娥舞罷湘江
曲人在蒼山月影中

先春亭

幽人屋近梅花住載酒呼童出每逢誤向花間問春
色不知春在未開時

應伯起墨梅

老香遺墨未全磨見說咸淳似永和畫手人間那更
得澄心堂紙已無多

題畫二絕

風落空山老樹秋斷溪幽咽水空流何因得共幽人
話消盡西窗一夜秋

隱隱幽巖曲曲泉石林茅屋兩三椽平生不盡江山
興只是丹青已可憐

題画

隔岸溪分野色齊渚烟汀草望還迷深山似有幽人
宅不是湖東是瀼西

牧羝圖

仗節驅羊不自憐白頭歸國意茫然陵已律允須更

事誰更能消十九年

沈啓南墨鵝

點染鵝溪玉雪光忽驚毛羽動寒塘君看十[illegible]
筆已有詩人說沈郎

題画

水箱雲起兩無期獨坐空山日暮時好是王維詩[illegible]
画兩中那復更題詩

怡雲圖鳴治以寄其族叔世儒者用亨父韻

不用將雲寄隱君隱君山自有閑雲雲邊若遇陶弘
景莫遣高歌世上聞

子冊歲一首與仲律 仲律見寄小箋數山酹和還若過半冊名爲了 箋冊

剡來東箭暮西涯子冊箋成豈浪誇猶有貪心勞望
眼半隨詩句落誰家

題画

月斜長信曉鐘聲又報羊車過夾城清夜獨吟霜雪
句手携團扇背花行

蘆雁

江上黄蘆風作花一雙秋影落寒沙春風又綠長安
草何必江南有歲華

戲題屠元勲小扇

蒼苔白石淨無塵十畝青山絕四鄰剩欲逃名此中
去秖愁詩債遠隨人

草廬三顧圖

魚水君臣豈易遭殘人三顧不辭勞一從釣渭耕莘
後誰似先生出處高

墨竹

亂石脩崖捲暮瀾秋風吹老碧琅玕蒼蒼月色蕭蕭
韻併作空堂一夜寒

安遠柳侯所藏墨竹

莫問龍孫與鳳雛渭川門閥重江湖看君今是封侯相已作昂藏一丈夫

梧竹圖

雨餘霜枝偃欲扶兩心應與石同枯山中歲月無人記曾鍇當年老鳳雛

夏仲照墨竹 有宋氏仲昭印

江南墨竹近來危剩有人傳夏太常圖印秖今猶舊姓風流知是少年狂

画鶴

宛轉臨流意欲飛野雲溪雪亂光輝莫教洗墨池邊過共惜娟娟好羽衣

梅鶴圖

野色茫茫水接空數聲風鶴亂西東夜深不辨梅花路知在輕烟素月中

画魚二首

禹門人道不凡才咫尺烟波萬里猜剛見赤鱗三十六尚疑平地有風雷 右鯉

淸池依鄉映霜空鱗尾分明素浪中顏色未能同赤鯶似應呼作黑頭公 右鯽

題周御醫原巳 賜翁符乃翁菊處士

九華宮翁獄春雲上有仙書寫入分林下清風試披拂布袍應惹御爐薰

画瓜

玉盤秋露水精寒冰齒餘香嚼未殘若爲君清到骨不知身在画中看

画菜

小儕雨意滿閒庭長見春畦過雨青記得蕪耶舊風味雪堂中夜酒初醒

牧牛圖

兩足平田水亂流秋應牛背穩如舟歸來記得前村夢月滿千山一笛秋

月明吹笛過前溪牛背歸來夜不迷還似小西門外望淡烟芳草路東西

題画

不惜柴門一徑苔杖藜長是爲花來黃花也解幽人意似向西風作意開

題杏花圖贈吳原寔下第後歸黃州

吳剛自是斫桂手不折東風杏苑花二十四回京國夢豈知春在楚天涯

希夷睡像次嚴齋韻

卧看乾坤一草廬春風長在黑甜餘自從驢背翻然
墮縱有蒲輪不上車

題画

碧瓦朱樓紫月中蓬萊東望海門通何人解作孫郎
腸一夜千山萬木空

墨牡丹二絶

老來青帝亦風流年少花王正黑頭共憶東風舊遊
路亂紅飛紫不勝愁

淨洗濃妝不受塵墨池清賞稱詩人休憐一朶揚州
月猶是瓊花夢裏身

画

步繞空林散夜涼斷橋斜帶入溪霜仙家晚飯無烟
火猶記山中石髓香

題徐御醫画卷

憶別江南花草地十年幽夢滿京塵還家尚喜兒孫
識不是天台采藥人 徐本劉姓

太白扶醉圖

半擁宮袍拂錦鞯有誰扶醉敢朝天玉堂記得風流
事知是吾宗老謫仙

白頭翁圖

名園芳事入新年繡羽無聲意共傳可是春風消不
得白頭如雪對花前

題崑山祁鑰画竹

大常墨竹似彭城又到江南祁處誠可是崑山能種
玉一枝初老一枝榮

画松三首為卞刑部從大題

依雲匝地黯無聲老榦盤空勢不歸疑是葉家堂上
見直深風雨墨龍飛

十年不到山中路又見青松画裏生擬着茅堂最深
處在窓涼雨聽秋聲

郎官對坐一松孤共識西臺兩大夫十八年中今已
半伯來曾夢作公無

梅月圖次韻

影娥宮殿月參差却認梅花是桂枝欲采幽芳無處
寄天閑天上兩相思

画馬四絶

野花開盡紫騮嘶老樹風高落日低十載沙場無一
戰老來林下齧霜蹄

照夜瑤階匹練明月中疑是踏空行若教画史當時
見縱有霜毛貌不成

望斷朱門白晝長野州溪樹晚蒼蒼也知羈旅爲多
累愁繞秋風背揹場
毛骨真疑潑墨成楞化殉點雪分明秖愁化作蒼龍
去聞是當年潑水精

棗瓢圖

古人於物本忘情瓢繫猶嫌樹裏聲應是向來新洗
耳筒中聽得更分明

紅梅爲力齋題

誰道南枝勝北枝北枝偏耐雪霜欺雪霜消盡春風
改只有丹心似舊時

梅月圖

清溪倒影入空寒月色梅花共一般夜半落英看不
見暗風吹墮玉闌干

花鳥便面爲泉山修撰作

開過江頭病了花幾年春日在京華南枝越鳥如相
識飛入端明學士家

兩扇

水西亭館路透迤客到衡門出每遲招別幾時長握
罷定應先誦近來詩

四二首

野色湖聲遠近中綠荷翻雨稻含風幽居無限山林
景只隔柴門便不同
簾下空江宿霧收月華天影共沉浮輕舟莫放乘流
去恐入銀河犯斗牛

夜合花二絕

夜合枝頭別有春坐含風露入清晨任他明月能相
照斂盡芳心不向人
伏擅芳塵欲避春羞將月夕換風晨向來花品看應
熟不待開時也可人

送張閣幕兼索借陳石齋詩稿

病來三日廢吟詩石老詩清想見之爲報故人張幕
府中郎書秘有人知
空山野食無炯火靈籟天聲自管絃我亦從今斷葷
欲爲公市和不齊稿

壽陳石齋母節婦竹枝十首

北堂有草解忘憂八十回春八十秋若與莊椿同數
壽八千從此是從頭
少小爲婆今作婆朱顏兩點鬢雙皤孫在堂前爲婆
舞婆從堂上聽兒歌
教子讀書還織紡車啞啞繞青燈母今髮白子亦

白白髮相看無限情

名家綽楔起高樓節婦名題在上頭石柱如山屹不動門前江水自東流

大忠祠下非無路節婦門中更有人莫道人心不如古須將節婦比忠臣

慈竹生孫正滿坡閉門秋色轉婆娑桃花楊柳無拘束縱得春光亦不多

嶺南風景直千金楚客歌成萬里心莫作楚歌歌此曲阿婆元解嶺南音

題畫二絕

雨餘東郭草萋萋花底垂鞭信馬嘶莫怪山僮行不得石根猶滑舊時泥

問水尋山路轉難攜琴不覺過溪寒秖應城市無閑地不到深林未可彈

雪蕭前溪竟不知一燈寒影下書帷櫓聲咿軋中宵至不是王郎更有誰

雜畫

雪藕霜梨冰齒寒苹瓜和露出秋盤多情更謝西園笋併作山齋一味酸

鷺鷥

野水和烟向晚昏一絲搖曳欲無痕遊魚不動風前餌夢繞秋江處處村

鸚鵡

宛轉清音世所稀巧將言語奪天機翠籠鸚鵡休相詫只護翩翩好羽衣

慰方石先生病手及口次韻各一首

隻手難教左畫方病肢終以右爲強持螯未覺風流減對客揮毫也未妨

病口慵開興亦孤逢人一笑且胡盧不須更作懸河辯縱有懸河濟得無

雜畫四絕

度竹穿花處處心曖風晴浪影浮沉亦知春去無多日猶在花叢與竹陰 右蝶

澗草園花各自春嚶嚶趯趯意俱真試從象外看生色始覺天機不屬人 右草蟲

五月桑間葉再生吳蠶蔟熟暑風清山禽一夜頭如錦貧女繅絲尚未成 右戴勝

啄遍高林響已空枝頭獨立向西風莫將毛羽論長短要錄山禽爪觜功 右啄木

題計汝和墨菊

但將盤礴累高情畫苑人人識姓名一自長安貴豎
街擔頭桃李價全輕

沈石田山水

翠竹碧梧秋氣高洞庭南望俯亭皐惟來落葉兼風
下知是幽人讀楚騷

竹雀圖

愛聽啾唧覓系秋惡聞啁哳繞枝頭若教愛惡渾無
迹須向天機靜處求

題畫二絕

雲暖深山樂草新山僮應愧客來頻多情獨有松間

鶴長為殷勤報主人

因憶年深懶跨驢客來猶未下庭除心閒自覺渠輸
我詩好還應我讓渠

鉤勒竹

瞥水秋流鐵鉤鎖唐宮夜解玉連環世間無限機心
事只在丹青伎倆間

春草

過烟披雨見蒙茸平野高原望不窮同是一般春色
裏年年各自領東風

泥金梅

梨花如雪柳如金俗眼猶將較淺深爭似能黃更能
白兩般顏色一般心

拔蒿二絕示諸生

委巷迴風多雜塵指前老蒿長刺人呼童荷鋤相料
理忽見庭花放錦新

拔去庭蒿庭始寬向來茅塞本無端誰道人心不如
此來時容易拔時難

題畫

波光樹色雨沉浮水部山村共一舟柔櫓數聲聽未
了不知身已在中流

戲文進畫菊

黃花開滿院前坡磨殺西江計汝和忽見錢塘著色
畫不知秋色幾許多

題畫為戴刑部同年

壁立西臺萬仞秋人間炎暑一時收道傍共指青松
樹得似棠陰庇九州

題畫芥

雨洗塵沙不受侵煙籠橫斷帶秋陰城居不改山林
味世上何人識苦心

便面小景

遐蒸舁不兩無情將盡以髭何不成頒影忽然成白
笑爲誰凝立爲誰行

詞曲

便面小景詞二首

浪淘沙

江上晚多風且繫孤蓬輕簑細雨荻花叢見說前溪
波浪惡休更匆匆此興在江東還似飄蓬天涯白首
画圖中把酒高歌從此別何處相逢

賊字木蘭花

孤亭落照一片青山宏晚眺杜渚回波短棹何人載

酒過祇愁歸去曼草寒蹊何覓處他日重遊記取前
溪雙樹頭

洛陽春題金瓶牡丹壽羅冰玉五十

洛陽花入長安早似天風吹到綺羅高捲對羅郎瀟
與詩俱好一陽生處春先報報先生知道年年画裏
看花來看花老人方老

雨中花題画四闋

正愛月來雲破那更梢眠花臥簾幕風微瞅聽人靜
酒盡春無那迢遞高樓孤寂坐縹緲笛聲飛咽恨燭
短宵長院深墻迴憑仗風吹過

何處玉樓朱户如聞煖麝香霧荷芰池中曾似箇底
風落花無數三十年華容易度薄命任他分付恨承
露甃空茂陵人老誰獻長門賦

庭下桂花如織門外月華如畫雲母屏開水荷簾卷
照見姮娥瘦記得中秋風雨後今夜清光依舊怕單
著風高玉盃露冷空把仙裙綰

二十六宮臺數一夜雪華飛遍旋撲界画更窺疏綺
還繞流蘇轉人世幾回驚歲晏天上春光應先想白
雪歌成冰顏醉也誰見春風面

賊字木蘭花題画

危峰欲墮巖有老翁方穩坐落葉無聲樹底風來了
不驚孤綠詩癖纔有閒心閒未得剛道忙來世事何
曾一排儂

浪淘沙題牡丹

春去有餘春且付花神大香滿地不沾塵報道直來
新雨過雨過還新芳意正佳人誰寫花真碧雲爲盒
草爲茵剛道花王誰不信疑是前身

懷麓堂文藁目錄

卷之一

賦

篁墩賦
蒙菴賦
奉　詔育材賦有序
對鷗閣賦
忠愛祠賦有序
見南軒賦
擬恨賦有序

鵑賦
翰林同年會賦
燒丹賦　壽封庶子徐公七十

卷之二

序

京都十景詩序
送四川按察副使彭君序
遊會稽詩後序
送朴菴先生省墓詩序
王城山人詩集序
送屠元勲序
送翰林編修丁君歸省詩序
一間軒詩序
送周徽州考最序
送丘給事使流求序
送周楊州序
送宋氏表知華亭詩序
送李士常序

卷之三

序

送福建參政徐君序
送泉州衛經歷鍾君序
送戴訓術序
送舅氏劉侯之寧夏序
謝氏宗譜序
送俞開封序
送施彥章通判黃州序
武昌徐公輓詩序
送張君汝弼知南安詩序
邵孝子詩序

賀陳先生誕孫詩序
送閩縣令周君序

卷之四
序
封吏部郎中倪公輓詩序
送大常鄭先生之南京詩序
送蒙菴林先生南歸詩序
送武選汝君之南京序
退菴陳公輓詩序
送顧天錫序
送徐君再守荆門詩序
韓氏族譜序
怡菴楊先生輓詩序
遊朝天宮慈恩寺詩序
賀楊母大安人受封詩序
赤城詩集序

卷之五
序
周原已字序
贈御醫錢宗嗣序

壽羅母陳大宜人七十詩序
送蕭頫菴詩序
寄鶴溪潘先生詩序
城南登高詩序
朴菴詩序
中書舍人徐君壽六十序
送憲副李君提學浙江
賀諭德程先生長子膺武序
滄洲詩集序　尹氏族譜序

卷之六
序
會合聯句詩序
蕭溫州輓詩序
黃氏族譜序
送廣西按察副使林君詩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送邵文敬知思南序
忠安錄後序
青岩詩集序
送戶部尚書翁公致政序

送邵國賢詩序
京闈同年會詩序
送福建參政劉君詩序
卷之七
序
贈右諭德謝君序
朴氏族譜序
寶山樓詩序
送畢驗封充　淮府冊封副使詩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送戶部郎中鄭君督糧宣府序
送伍廣州詩序
送荊庭春之雲南按察副使序
汪氏家乘序
瓊臺吟稿序
兩畿錄刑詩序
卷之八
序
送蕭海釣詩序
嘉興府志序

會試錄序
葉文莊公集序
徐中書輓詩序
定興王舉瑞芝詩序
送石邦彥檢討序
鏡川先生詩集序
馬石田文集序
桃溪雜稿序
卷之九
序

賀陳君朝用遷福建左布政使序
送南京國子祭酒謝公詩序
陸孝子詩序
壽身氏參將劉公七十詩序
可閒堂詩序
送傅工部曰會督稅荊州序
送體齋傅先生省墓詩序
送吏部侍郎周先生使秦詩序
倪文僖公集序
雙瑞詩序

卷之十

記

遊西山記

惺惺齋記

半村記

冰玉齋記

聽雨亭記

守貞堂記

東莊記

郴陽縣學重脩記

紹興府學鄉射圃記

成齋記

春濡菴記

約齋記

卷之十一

記

華容縣重脩記

山陰陳氏祠堂記

南巡圖記

友愛堂記

南山草亭記

海月菴記

衡州府學重脩記

江都縣學科貢題名記

敬本堂記

漳州府進士題名記

冀州城重脩記

深澤縣重建廟學記

卷之十二

記

中元謁陵遇雨記

訓成堂記

寧海俞氏祠堂記

鎮原縣廟學重脩記

南隱樓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岳州府新築永濟隄記

宿州符離橋月河記

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卷之十三

記
武昌府學重脩記
端亥齋記
湖州府復三利溪記
平陽府新脩利澤渠記
重脩呂梁洪記
漢陽府黃公祠堂記
方巖書院記
改建忻州廟學記
脩復茶陵州學記
峪遠菴記

卷之十四
論書手簡
合從連衡論
韓信論
曹參論
與蔣宗誼書
與李士常書
與文宗儒
再與文宗儒書
與楊應寧書
與顧天錫書
復愚得謝大守先生書
答鏡川先生書
再答鏡川先生書
慰方石先生書
與方石先生書
與羅冰玉先生書
與李白洲提學書
與劉方伯書
再與方石先生書
與鶴溪滄先生書
與姜貞菴書
奉樸菴先生書
答愧齋先生書
與潘南屏手柬四首
與楊遂菴書八首
卷之十五
傳
夏忠靖公傳

趙節婦傳
劉葢齋傳
止菴劉公傳
卷之十六
傳
楊南里傳
喬烈婦傳
都御史朱公傳
五宜高公傳
化州同知楊公傳
王古直傳
仲節婦傳
夾說
張翔漢翔字說
陸儀莊甫字說
卷之十七
雜著
讀唐史三十一首
卷之十八
雜著策問頌表

原詩
記女醫
記女巫
醫戒
食戒
思石鐘山辭
大雅堂辭
麥鵲辭
紉騷亭辭爲葉崇禮太守作
藻軒辭
冷菴
政難贈楊質夫
喻戰送李敎甫歸
擬楊文懿公議
應天府鄉試策問二首
順天府鄉試策問三首
會試策問三首
豐年頌 闈試
瑜參頌
擬進

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擬册立　皇太子賀
大皇太后表
卷之十九
狀疏
西北備邊事宜狀闕試
應詔陳言奏
辭免起復纂脩奏本
卷之二十
箴銘贊引題跋

悔箴
成齋箴
止齋箴爲汪希顔同年作
筆銘
紙銘
艾齋銘
丁氏半山亭銘
寓齋銘爲博士陳後作
莫職方日昆得晁無咎墓中硯爲之銘
併舍人硯銘
鍾硯銘
瑶池夜月硯銘
臨江周逸菴處士畫像贊
張汝弼小像贊
朴菴蕭封君像贊
都閫李公像贊
中書舍人王允達像贊
西杜別言詩引
周原巳席上題十月賞菊卷
栟通判考蒲旗帳詞代廣平府作

與濬南舜納徵啓
跋馬義婦傳卷
題趙子昂書茅屋秋風詩後
書許魯齋辨説後
題括蒼陳氏畫
跋韓給事所藏張汝弼草書卷後
跋馬抑之所藏二帖
跋張汝弼書蔣巨山既醉軒詩卷
跋鶴山魏先生書真蹟
跋陳愧齋送傅日會詩序

書雞壇清話卷後
跋謝氏家藏墨跡卷後
書賀氏先蹟後
跋謝氏逸老堂詩卷後

卷之二十一

題跋

書愧齋倡和詩序後
題山谷墨跡後
書宋諸賢墨跡後
恭題魯府尹所藏先朝敕諭後

書同聲集後
題張滄洲遺詩後
書圍爐詩後
書家翁類情稿後
希遠府君二絕句後記
希遠府君題宋澤民畫長句後記
書楊侍郎所藏沈啓南畫卷
書陳大參六嬉圖詩卷後
跋存復先生遺墨
題姚少師所書劉太保詩

敘書雲陽集後
書碧落碑後
書耿氏家藏公牘後
書米南宮真蹟後
書溪山風雨圖後
書同聲後集後
書馬遠畫本卷後
書家翁所藏黃華老人真蹟後
書宋翁所藏西南夷圖後
書林藻帖後
書虞邵菴墨蹟後
書岳陽樓圖詩後

卷之二十二

誄祭文

倪文僖公誄
祭朱文鳴文
代人祭文鳴文
代人祭夏大常文
祭外舅蒙泉先生文
祭學士柯先生文

蒙泉翁禫祭文
祭蕭文清文
祭錢都督士英墓文
祭劉姥楊氏文
同年祭張亨父文
祭彭民望文
祭謝生興仁文
祭李士常文
同年祭陸鼎儀文
祭周原已院判文

祭樸翁先生黎公文
祭李都憲母文
祭黎夫人文
禫祭告先考文
冬至告祠堂文
祭謝生興毅文
同年祭吳汝賢文

卷之二十三

哀辭行狀

嘉禾姜封君哀辭
松塢黃公哀辭
董封君孺人哀辭
余通判哀辭
程襄毅公哀辭
追封涇國公蔣侯哀辭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致仕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劉公行狀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大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夏公行狀
明故中順大夫大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

陸公行狀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謚文僖黎公先生行狀

卷之二十四

墓表

明故贈文林郎南京陜西道監察御史陳公墓表
明故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明故處士謝公墓表
彭定州墓表

明故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郎先生
生墓表
明故封承德郎大僕寺寺丞章公墓表
族高祖希遜先生墓表
周氏先墓表

卷之二十五

碑誌
明故亞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參政樊公墓
碑銘
明故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致仕封榮祿大
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公神道
碑銘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王公神道
碑銘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董公神道
碑銘
明故刑部主事朱君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張公萱墓誌銘
長沙府推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姚孟梁墓誌銘

李士常妻岳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誌銘
明故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芮公
墓誌銘
明故封承直郎南京吏部主事潘公墓誌銘
明故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趙公墓誌
銘
文永嘉妻鄒氏墓誌銘
明故封承德郎戶部主事陳先生墓誌銘
賀感儀妻王氏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脩正庶尹河南按察司僉事
尹公墓誌銘
明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劉公墓誌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謝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七

誌銘
金尚義墓誌銘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王公墓
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喬君墓誌銘
明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公墓誌銘
樂亭知縣蔣原用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脩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明故封承德郎戸部主事許公墓誌銘
明故刑部郎中奚君墓誌銘
一朴居士蔡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誌銘

明故征南將軍鎮守寧夏後軍都督僉事周公墓誌銘

朝邑縣學訓導致仕張公墓誌銘
焦生邦重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士常墓誌銘
封宜人喬母路氏墓誌銘
封宜人朱母黄氏墓誌銘
華編脩伯瞻墓誌銘
奉議大夫刑部郎中何君墓誌銘
明故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周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誌銘

退菴處士趙公墓誌銘
喻孝婦墓誌銘
明故封大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左叅政梁公墓誌銘
明故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王公墓誌銘
楊母丁宜人合葬墓誌銘
封孺人張母姚氏墓誌銘
外姑宋夫人墓誌銘

封大安人楊母張氏墓誌銘
明故廣西布政司副理問致仕葉公墓誌銘
明故南京工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

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致仕呂公墓銘
明故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談公墓誌銘
封大孺人楊氏熊氏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郭君墓誌
銘
需庵處士岳公墓誌銘
西莊處士羅君墓誌銘
先叔父前金吾左衛百戸李公墓誌銘
國子生傅君墓誌銘
兒兆同埋銘

懷麓堂文稿目錄終

懷麓堂文稿卷之一

賦

篁墩賦

新安之篁墩以竹名黄巢之亂凡地名黄者輒不加兵墩之人更篁爲黄以求免既其後因習稱爲黄墩墩之程氏有晉贈大守元譚故第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亦以功祀于墩其裔孫春坊諭德克勤憤其先世賜第廟食之地汙于七百年之僞姓乃按據譜牒復其名曰篁墩予謂其考古之學反正之功於斯爲大乃賦其事以教其宗及其鄉之人使知茲墩之克復自名者自諭德君始其辭曰嫡家子退食玉堂傾懷傳卿乃閱禹貢觀職方考地志披山經檢國史搜家乘望喬林於翁鬱弔古蹟于荒蕪續梓里之故事得篁墩之嘉名彼阜兮孔碩秀脩竹兮聚生根連卷以糺結束竦立兮崢嶸物隨時而並秀人與地而俱靈乃有循吏出爲功臣任棨樹家發于閭閻存廟食于蒸嘗此程氏兮故鄉墩何爲兮彼黄噫嘻悲哉潢明讖妖兒何興尊有唐弗君黄入其室東蹟齊魯南踰吳越過城爲墟蹴野成血殪魚甩池闕泉惡宄當是時也玉帶之所不能貯鋒鏑之所不能折解圍無外

貴之兒排難無邱鄲之傑惟豎夫兮諱兇頼故老兮
多哲寧僞姓兮暫豪庶疑兵兮不發剛兒戳于吳辭
豈甘心於折節聊假物于青眸遞遺羞于濁烟由韓
悽兮臭袁竹淚漬兮不滅賊既死兮墩存事已往兮
名揭嗟彼軀兮弗遺吝我肘兮誰掣慨世俗之無知
若難滿而易竣可勝惜哉於是操斧鉞之權秉春秋
之管剛腸爲之寸結怒髮爲之雙短暮盜泉之不飲
念朋字之當辯聊駆樹之是依思召棠之勿剪豈名
姓之足争寶邪正之相外沭氛埃于冉域揭日月于
崋扁還趙璧兮秦庭復王田兮漢版植綱常于山壁

誅姦雄于既殄佚九世之餘讎回千鈞于一挽懷世
忠之遺風每爲恨兮不淺幸此地之猶逢悵吾生之
既晚于時鄉之父老走而相告曰嗟乎有是哉物換
兮星馳朝遷兮市移迩山是兮人民非生紛紛兮死
離離好不識兮惡不知豈吾曹兮徒爾爲微大史之
爲賢岳假假兮誰歸誠靡德兮莫報匪吾人兮獨私
拂莓苔兮有不掃蕪翳兮荒祠勒銘章兮築稱脩俎
豆兮咸儀既乃命酒酹地呼山靈而告之景若表而
關閉地若闢而平夷林柯若起而天矯土石若增而
維鬼聽虎豹之烟蔚賄鸞鳳之威雖彼鬼魅兮安在

爲汝虫兮足悲獨勳德之未泯與文章而相輝客有
好事者聞而爲之歌歌曰墩兮笙兮誰使汝爲貴兮
笙兮墩兮亾吾又使存兮嗟墩之人兮勿我護兮將
以遺我孫兮

蒙嵒賦

宜興邵翁士忠居國山之陽居之北有嵒嵒下有泉
說而樂之有取于易之象因自號曰蒙嵒著志也其
子弘庠下，求賢請賦其事乃爲之辭曰有嵒晴嶸兮
崛起乎國山之南繼千步以九折兮與青天而相參、
發爬搜卉擷植以崩沓兮忽朝霏而夕嵐下則谿谺

爭谺在堧有匝奄若覆而爲龕幽泉泯泯出其下兮
見彼涓之瀸瀸窅窅潒其來出兮若懷冲而抱慚漸
紆徐以洪漾兮沸群派之四沾或觸石怪以迴薄兮曾
不少行而又淹復清渟而黛蓄兮霸淪汩澹下注乎
清冷之潭弁騰砰湃勢不可以斃止洸溪入海兮或
可舟而可飄抑孰使之而若此無乃造化之機緘繄
幽人之好奇兮構茆竹而成庵納微曦于窕牖兮閟
重簷之攏攏倚窔崖之廓落兮灌寒流之清漣曳韋
裳與竹杖兮超逸步而孤探極俯仰于無垠兮得大
化之一覘物必聯而爲明兮孰爲洪之所繼日之[illegible]

其猶若此兮吾有感于羲皇之占抱淑清以獨處兮聊藏貞而養恬斂華英之外飾兮信予美之中含念聰明之未達兮役物理其焉能諳良欲止兮尚靜坎遇險兮猶謙始寸進以尺積兮必盈科而後漸趾窮流之匪正兮懼汚瀆之近嫌擇前塗得所往兮貧脩程之莪兼渺聖道其猶望洋兮懼吾力之未堪夙興夜寐吾猶未遑兮敢微功之是貪縱搏觀以內省兮匪遊盤之足耽庶漸漬以自瀜兮詎云物之能咸惟童蒙之得所養兮幸餘波之可覃嗟少壯之好脩兮鬢余髮之毵毵嘆流光之不我留兮倏鄣亭之過驂

德吾使有兮行吾使果吾復何求兮吾將老乎茲嵓

奉詔育材賦有序

成化戊戌春二月禮部試貢士得三百五十人三月策試于廷既賜第一甲三人進士及第爲翰林脩撰編脩復詔內閣臣擇第二甲以下文之優者爲庶吉士命學士錢唐王公南昌謝公蒞教事遵舊典也謹按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詩曰藹藹王多吉士今之所謂庶吉士者所以儲材蓄德爲天下用右之遺意存焉蓋自高皇帝立法創制義精慮遠出于歷代之所不及及文皇帝二年甲申詔庶吉士與第一甲曾公棨等二十八人肄學翰林而周文襄公忱以自陳在列皆上所親擇命學士解公縉蒞之而親顧問程試大嚴賞罰之典諸公亦感奮激勵多爲名臣若王文端公直王文安公英李忠文公時勉以及文襄文章氣節材猷勳業卓卓在人耳目儲材之典於斯爲盛皇上即位十有五年自甲申至今凡六策進士四舉吉士之選是科取人不減前甲申之數某以初仕吉士簉國史觀舊章而是科復在禮部濫同校試今日之事竊與有榮焉仰惟朝廷造士之盛心名臣鉅儒育材之休命賢大夫士遭時之嘉會

此皆足以詔天下示後世不可無所撰述以宣達風教相勵斯業者作奉詔育材賦其辭曰昔在文祖時維甲申闡陰闢陽挫乾奠坤號令雷發髦髦駿奔如虎斯風如龍斯雲乃啟玉署開詞垣舉甲第收群賢當是時峩危冠拖長紳彬彬濟濟者二十有八人降精靈於四嶽應列宿于高旻文章燁燁乎宇宙德澤覃被乎生民隱廬巖之清渺俯漢閣之嶙峋蓋嘗聆故老之餘論而挹前輩之清塵矣猗歟休哉若夫世歷五朝官躋六棘卿雲載呈奎璧重合禮門夙開德化旁浹棘省春試臨軒書筴蒐羽翼于網羅挽英雄

于發牒錄匭牘于宮坊闔人文於仕牒猶盛典之猶
存冀前蹤之可躡乃詔學士二人往授之業命之曰
噫國事利器器資良工雕玉不雕有金必鍇惟我庶
士厥材孔良爾職翰苑文章之宗彼鍇爾型彼琢爾
韞爲鼎爲鏞爲圭爲琮獻我大廷薦我明堂惟爾之
功爾往其勖哉二公受命百辟傾聽元老在席尋裝
定迎趾脅肩摩綾揮散典同朝肅引領之瞻載路協
贊冠之盛凡羌乎漣茹之征藹藹乎菁莪之詠自代
有翰日以來無若是盛也其居則鰲極左峙餘波右
折鈎陳爲道觚稜對闕璇瑩蕊蓋棟凝月風鈴語

請露楊花纈丹葉翠莛蘂檣乎其前瑤笙皓鶴繚繞
乎其側其用則菱箋松畢天府之藏玉逅瓊崖大官
之烹支縑積笥楮鏹分縢粟庫歲縻脊鋌夜明出納
之籍地官所經遝部胥史馮曹隸兵百工什器庀自
冬卿其書則東觀幽經西崑秘錄宣明鴻都石渠天
祿孔堂舊壁汲冢遺竹牙籤蟲架錦帶克壓張華之
所未嘗見揚雄之所未能讀其學則上遡羲農下採
鄒魯五緯錯陳六際咸覩搜羅二儀囊括千古識必
根柢文必繩槩制詔冊命王言是敷表志傳記大史
所書論勸懲闡名教之大作歌詠本性情之餘蓋將

侔百王之禮樂而做一代之規模者也于是二公乃
進諸吉士而誨之曰予知國之所以待子者乎此虞
之意周之制也百僚之有師而三俊之有士也吾將
考古學陳舊章廳明條揭宏綱定甲乙分雌黃約爾
以大義示爾以闊行爾旨爾車爾驅爾航駕聖遂之
滔滔沐學海之洋洋繪日月以爲旂組雲霞以爲裳
崇廊廟之柱石補山龍之衣裳遜亨衢以騁步與往
哲而齊光若乃旅逐群趨貢入兩出鏤木爲工畫餅
爲食織堅白之覺談銜掩蝎之末飾而或月弄風嘲
筆耕心織利私書于子弟縻公帑于朝夕是豈徒李

大白之憂抑亦負陸敬輿之學也於是諸吉士若吾
而蹈若歛而孫若惕而驚若起而奮謹頓首再拜而
進曰昔者左李嗜學秘書是承張賓辭官不耻爲留
我獨何人載歌載遊屹門墻之在望辱衡鑑之是收
觀汎濟之大荒登崑崙之崇丘敢不剏研摹索上紹
匆搜羅吾才以必騖及吾仕之未傻抽繇繹之藻思
輪奐石之忠謀軸經世之大業揚對天之宏休庶吾
夙昔之志可以粗酬也曷有負明天子之德以貽先
王之羞哉乃歌曰巨鰲峯兮彼峯玉堂起兮麗空歷
貝闕兮入紫宮鏘乎佩兮岈之東匪吾皇兮聖明予

屺爲兮此逢姬髦兮商若友之淵兮德之藪聰爲山兮星爲湖大者爲師兮小者吾旻生之遲兮不先以後矢于心兮終不負于羽兮兩階冠裳兮九垓歌明良兮詠蒸哉贊帝業兮延鴻猷念功業兮及時嗟古人兮我期早兮變兮旨舍此其安歸兮

對鷗閣賦

對鷗閣者侍講學士鏡川楊先生繼父志而作也楊之先故有閣家徙而閣亦廢先生之父梅讀公從祖父避地而歸漸復故宅嘗遊川上誦李嘉祐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之句蓋其志欲復茲閣

至先生而成焉東陽從先生官翰林獲睹所自爲記又從其弟府庶緝貞編脩維立及其子員外郎志仁聞茲閣始末爲詳乃作賦曰鏡川先生之作對鷗閣也閣專其陽設牖于陰乾藩坤籬山帶水襟遠則雷峯大井石樓木阜錫嶺金峩翠巖寶雲天童育王鄮騎申虎四明中空五馬群走句餘武陵之墟舉公橋仙之居左蟠右紆莫詳其餘近則金觜珠潭芝山姚浦北渡南塘蒓湖運渚六港兩川十洲三嶼花透學士之橋竹腑尚書之墅奇蹤飛跡不可縷數于是敞扉而入則飛簷灑地鳴琅戛空鱗光動日翬影扶風上下蟉轕東西寞濛藏虛納秀後與川通開牖而眺則昇陽畫張澄練秋碧長林落日倒影千尺平田一綠與望俱極若乃岸芷洲蘭灘蓼汀蘋杞柳橋楼而淫蓼叢荷的歷而敷芬鳧鷺爲雙鵝鸂成群鳶跕跕以如墮鯽汗洋而若馴時有白鷗西來載沉載浮既飄揚以雪舞忽浩蕩而雲浮先生方對客高詠覽物旁求獨循階以延佇若要情于彼鷗客有在席者起而問曰何爲其若是也先生曰噫此吾先君子之志也試爲子言之我居揚陸自宋及元累構連甍有閣翹然國版史臺華家徒外遷鞠彼逢蒿蕩爲兔園百

椽岸落下沈清淵先君子嘗惓焉於此矣後告稱之故地祠梅讀之新軒歌起里之雅調誦唐人之遺篇將拂蒲葵而小憩岸紗帽而閒眠時度隙景志齎重泉彼鷗何心以歲以年予乃晨興暮思左相右度木凝晴嶸石發華礪十稔支閱七楹並落幸往志之粗償恨九原之莫作今我與子神游丘壑放意觴酌詠懷厥憂能享其樂睹群鷗之在目增一感于茲閣客乃俯而嘆曰嗚呼起廢殊地悲歡異時數雖天定業乃人爲有始必復靡終弗持先生實勤童子何知然嘗聞之矣談史絕筆遷書繼成祚不作相門終台衙

啟周冑述事孔稱揚名先公官不及再命業不過一
經仔方裘之舊物慨堂構之餘情今先生身歷睿漢
步登蓬瀛文播海宇望隆公卿伺將衍五鳳於天闕
旣高蔓於蒼生彼矣今一閣惡足以盡先生之經營
也哉若大志遂功成名完身退行藏有時俯仰奚累
知倦鳥之終還念陰陽之可對若斯時之未臨非此
閣其焉賴蓋亦有詒盛業于諸孫播清風于百代者
矣先生門我其圖於盍爲我賦之于時脊綴並輝子
弟成侍在京兆在大史趙郎宵列貢士兹誦聞作馳
騎奄馳客既醉散陽亦翔止先生獨君廊思方將合

萬物而一視也

忠愛祠賦有序

南昌王公得仁在汀州歷府經歷推官有惠政適鄧
賊作屢著奇績且盡瘁成疾以死汀人作忠愛祠以
祭之東陽從公之子今翰林學士大韶先生觀碑傳
詩頌諸作得公遺事爲詳因託客語賦其事公之先
本謝姓中更姓故學士先生始請于朝而復之然汀
之人猶稱公爲王侯今王侯云者爲汀人道也其詞
曰客有出中朝使南服諏民風訪邦俗過臨汀之墟
睇龍山之麓見祠宇之巨麗睹亭碑之高矗乃別鮮

拜瞻眺立而詢之詢未既有父老數輩提幼携稚鬱
戢搶酒槃乘豆蕩蹌趨升堂傴僂伏地載拜而興潸
焉出涕客召而問曰爾何爲者父老曰噫此吾故侯
也壬子之秋侯來官遊二十八年自參贊州忠在社
稷愛流海甿人亦有言厚德弗酬客門可得聞乎父
老曰昔者草竊狂鼠餓民嘯聚雜僞發賊巡車縱富
發我爲郭羆我爲勞撊我蒼黃歸我逋逃民之藪侯
若微若視變人肆驕侯誰謂誇越卒旋虐侯法竊竊
猶屋木朴中流砥峙撼之不可動麾之不可却民之
賴侯若堕得紲若病得藥爾迺其獄群辭變攣侯居

其間左牒右書徵入芒穎細窮鐳銖詢喙雖吐寬懷
奮攄民之過侯若艶而魅若乃山谷霧潰池沸瑱變
魁走魍魎羽書馳飛腥血塗地驛路夜斷空城晝閉
泄浚爲飲搜莩爲飯瘴多餓齒官有餘糈侯發公粟
若救家箭惡民被脅從惡如逝侯諭禍福若誨子弟
乃張戎官驅死士揚義旗操利器軍門一祖從者如
蚓賊震山裂雉翻海飇臨陣賈勇聞挫投討摧堅隼
心誘降斷背應之若竹破觔之若兎碎蒼將乘勝長
驅勉期取首獻馘明堂銘功金匱而烏鵰外至營星
下墜九原有知欲恨而艶噫嘻悲哉乾坤萍水歲月

如馳我鞏我耆耇侯童兒或殞戈兵或亡鏈鐵其幸
存者散爲流移我田我廬我食與衣朋從戚游孫怡
子㛄彼活我者非侯而誰我不祠侯而又誰祀哉客
乃俯而頷仰而唉曰嗚呼孰不民社傳舍是遷亂不
旋踵背素而發內積怨府外生釁端或死不相評或
薄隙交喧或向背殊相或死生異觀故貌定止水事
窮益惜忠愛哉王侯雖千百世其無議于是父老皆
欷歔悵望若有感于斯言也有歌于庭者曰汀之山
兮誰使爲峩汀之水兮誰使爲潯侯之德兮高且深
變而不見兮傷我心又有和者曰汀之村兮露爲沐

汀之田兮雨爲沃侯之德兮安報嗟汀之民兮匪伊
阜木客乃重爲歎曰吾聞謝起江左德門是望王出
大原槐陰藏堂人定者天勝功厚者氣償培之豐者
末則茂淺之深者流則長觀物理之有數信侯門之
必昌歸而訪之則侯之子已立于玉堂之上矣

見南軒賦

若有人兮衡門之下蘭渚之濱體貌質野意象淸眞
植叢菊兮千株撫孤桐兮五絃朝咏結廬詩暮誦歸
來篇慕陶靖節之爲人也遺世絕俗自稱爲葛天
氏民爾其傲睨江湖逍遙園阪倚秋晃而長嘯鶩落
霞之方知藜杖紆徐其卻立若綺逍遙其未及登西
丘而左顧陟東皐而右盼盼宿霧以延佇忽南山之
在眼落秋色兮將夕思美人兮何極瞻孤雲兮歸來
與飛鳥兮俱息慨歲華之遷暮及草木之蕭瑟寄綿
懷于大古聊一感于山色方其嶄巖嵯峨如鬬如却
他張席翁如揖如拱飄揚兮如驟偃蹇兮如立倏歘
藏兮既定渺不知其所入當予之始遇也悵悵皇皇
心志交馳四顧徬徨不暇走趨俛仰之間萬景畢露
披襟一笑傾蓋如故神之既交窅窅冥冥一塵不干
掀此忘形大虛寥寥何物非假隨所寓託物無不可

盍于是不知山之爲山我之爲我也夫物有化機相
爲終始情感氣應誰之所使出于自然乃見眞爾錦
繡之炫爛適足以瞽吾之目笙簧之聒㖿適足以聵
吾之耳故達人之放浪獨鍾情于山水而樂水者之
動盪又不如樂山者之靜而止也嗚呼南山之閒閒
兮樂我之樂不可以言傳南山之默默兮樂我之樂
不可以意議彼逆旅之相遭等茫茫其求索惟物我
之無間始忘情于聲色盡反觀乎五身與天地之克
塞彼南山兮何事僅乃胸中之一物

擬恨賦 有序

予少讀江淹李白所作恨賦愛其為辭而惟所為恨
多閒情閨怨其大者不過與亡之恒運成敗之常事
而已是何感于情亦奚以恨為哉中歲以來更涉世
故記憶舊聞忠臣孝子奇勲盛事或方值幾會遽成
摧毀失之毫厘而終身憤世不可復得至令人仵搫
搤腕而不能已聖賢不言恨然情在天下而不為私
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耶以為恨可也乃效江李體
反其為情以寫抑鬱而卒歸于正知我罪我皆有所
不避云其詞曰仰視大塊流觀古今撫陳編之靡媸
悲往跡之消沉或事幾之奇會或禍敗之相尋感志

士之瀰淚傷善人之罹瘠若乃國士報怨吞炭漆身
還恨飲器借身水濱郤馬為之驚蹶賊徒為之崩脊
奮佐不於一劍隕怨血于千春威橫強秦怨深郟國
壯士值舊神雄晝擊山嶽為之增氣天地為之變色
誤失手于副車俾逃形于大索陳寶秉政誓清濁亂
推席定謀奮嘉請斷機事暗洩禁軍坐呼塞宇宙于
州氣塑衣冠于塗炭昭烈繼絕武侯託孤誓復漢祚
雖吞魏都陳一表之宏略運八陣之奇謀忽將星之
淪落悲帝業之榛蕪武廟將建唐社幾屋距少海之
將龍沒虞淵之日斅二豎伏法五王就戮功自收于
蛟龍禍終流于机肉延中尖母感染天爽顏衰兵與
長食咄欲發而無從謀亦欲于別筆劍飲怒于深宮
黃石欺于一得竟恐慟而長終金人猶戛吾侯舊矛
後中原于破竹誓洪策于焚舟神疏姦魄天遺國仇
痛長城之自壞委社稷于洪流敵騎南驅江涉直駐
苦兵力之不支幸潮來之有處海若助虐坤靈失據
嘆二儀之翻覆慨萬物之非故已矣乎江山改兮人
民非白日黯兮陰風凄時不可乎再得嘆浮生兮易
歸驟餘聲于壁碑佇殘景于雲飛事難成而易敗世
難合而多違矢脩正以俟命亂利鈍之可期庶人定

以天勝終斡旋於化機

鵲賦

爰有靈鳥集于中林脩尾長喙依衣素襟皦皦奇質
冷冷繁心我有游庭懷此好音若夫飛甍峻閣繡闥
雕楹旭日初照纖風不生茂樹芳潔繁陰翳清忽俔
荆以雙透欻獵翔而迅征剎凝鮮之委羽窈窕轉之
尚情紛衆啼以爭墜倭馴飛而不驚晴雪衝騰其下
上閒華區地而縱橫爾其乍東乍西條近條遠棲初
危而不定去來極而中返或刷旋其却顧或擊提其
將轉方小佇于中庭俄還歸于別館曳餘音于木綫

象外[illegible]隙之半縮名乃玉關選客金屋佳人淹沉幽囹
之上絏還高軒之寶託春心于錦字逞暱色于雕輪
聽泥金之小勃擁纖箏之重茜曉桃驚夢春山罷顰
莫不窮途拭淚幽谷生春或擎杯以酹地或倒徒而
迎門唵村鴟於牖戶惟野鵬於床塵不利俗以投好
挑增疑而召噴試比物以引類信茲禽之足珍乃有
上苑虞人五陵年少挾孤彈于懷中探危巢于木杪
智藏乎其無形禍出其所不料豈百金之足圖曾不
浦人之笑物固有所偏工意固有所獨適故知來歲
之風不能兆一卵於終日報羅幃之喜不能解雙顏

於漆室彼世態之無常徒因之而太息復有梁州金
印月浦銀橋羨雀梁之窈窕駭魯木之翔翔信恍惚
而莫究徒夸浮而可嘲吾將使茂先卷舌而郎光茂
式遁辭而先逃見天機之流轉知造物之非雕坐觀
物以自適聊寄情乎離騷

翰林同年會賦

御水分閒仙家近關支當作噩之年節應嘉平之月
旭日昫其載陽飄風為之不發于磐是漸鴻衎衎以
來儀出谷斯遷木丁丁而可伐乃有西涯三鳳東海
二龍齊嶺交蔣乎日觀台城獨峙于霞峯河馬傳芸
紫蜀錦而為飾錫金在貢衆斐珙以相從叶數應於
方州地靈斯孕層星疏於歲紀天運重逢眺夫甲第
同曹詞林諸彥角百步於楊穿浙層霄於鶚薦陟唐
瀛之峻列房杜而齊登擷宋榜之華與蘇曾而並遊
藍袍映采游儕花底之江寶牟聯揮歸識併邇之院
是日也或監或史載歌載笑爛雲霞之麗藻灔月竿
之微波耳聽流泉聲破遏雲之管心馳急景光回駐
日之戈弛我道於息游或知所止任吾生之類御遇
邪其他若乃麟閣迴風虎頭妙肖假物像以相求托
木儀於不朽夸競茂於松杉媿先襄乎蒲柳名高君

實爭取驗於兒童病瘦休文不自辯夫誰共情因體
致貌寄心遙涼金石之可斷脂漆之是依交可絕
於猜青蓋云有徵知不逢於鮑叔生也何歸樂以忘
憂幸保無荒之戒敬之終吉寧道不遠之譏非徒畢
一日之歡抑以定平生之籍誠哉賓主之二難允矣
見聞之三益疇能爭勝薛之崇卑安恐嘶越泰之肥
瘠吾寧不負則掛劍以相酬世獨何心乃彎弓而共
射從有逆鬩大德棄石藏言信紫辱之冊麗匪升沉
之是論肉骨懷深心東西於邂合勳名道遙競分寸
於晨昏報以瓊瑤既可示夔則之永好寫之斑琰終

當與世講而俱存

燒丹竈賦壽封麃子徐公八十

龍集執戊星杓指申玉扉薦爽金飈汎塵甬州封君當弧懸之旦紉蒙之辰幸纖恩寵乎霧牖瑤環琭逯乎雲蒨野饋庭筵山藏海珍鴆秋雲進錯然而前陳有一羽客冕裳繡裾其容徐徐其步慨慨手弁一器委諸坐閒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胡爲而至於庭也客曰昔者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鑄器工倕揲作是綴是斲爰宛爰敷乃采青丘之黝賜雞山之礎擁海隅之赭縻蒽聾之堊濆貴閒之涅剛上申之

啓探石髓於神峯混盎漿於帝臺擷玉榮於峚山搏沙礫於盧臭耵鉛硃礞鉅撮碌琳琁塯閣坋垸垺埭璞斡旋蟻磨宛拄鼇足外隆內窐下承上覆其形則非鼎非鬵不甗不甑匪瀆以塗匪黝以黝旁尻爲祟直梁爲表弗薛而縢弗疏而膺蘯不漉于羊羙脊不活于捷勝易牙之所不能用歐冶之所不得取與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吾儕敢私持以爲壽封君曰竈則然矣何名爲丹其方能傳敎能與宜搽以貺我又安用焉客曰其爲則錬日煮月鈎坤鞴乾妙合物性潛移化猶其物則姹女嬰兒翡虎蒼龍儕分緝合會乎其中其法則𣿰以離坎養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爲漿閉九泥以爲封羯火爲之鋪惟山變爲之歛蹟乃酌圓丘之赤泉咀鴻塗之藥木主霞實以爲飧乜神樓以爲服蓋有囊懷氣于兩肘覗倒景于叟賜府錮秋于坂門算瑤籌于海屋者矣封君愀然而吠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爲經三事爲利調齊爲飲炰炙爲飼膏液刀匕鍼磨砭焫攻表爲防輔正爲衛有一缺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龍目鮐背不窮而遠不乏而疾冏有幽冥挺其機衡神洩司其斟剸者也吾將以大塊爲鼎元氣爲噓陰

陽爲水火寒暑爲朝晡作息爲抽添之候弛張爲闔闢之符咀仁義以爲華嚼道德以爲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彼玆物之異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衍之談餘豈奇貨之務寶眷高情之見與望賓階而再拜纏我履而藏諸客亦起而拜曰不腆敝物以實尊宇公既受貺亦復受祐願公錫壽永錫純嘏綿百千禩爲丹竈王

懷麓堂文藁卷之一

懷麓堂文稿卷之二

序

京都十景詩序

京都舊有十景景有題曰瓊島春雲曰太液晴波曰西山霽雪曰玉泉垂虹曰盧溝曉月曰薊門煙樹曰金臺夕照曰居庸疊翠蓋即元所謂金臺八景者頗更定之永樂間翰林諸儒臣皆有詩英宗睿皇帝增其二題曰南囿秋風曰東郊時雨於是爲景凡十諸翰林後皆有詩詩凡若干首爲幾卷於乎盛哉惟帝王建國立都必有山川關軸之勝宮闕城郭之麗車

輿文軌民物之盛以觀天下而鴻儒碩士必有文章歌詠爲之瑰瑋播之金石以示後世不可闕也蓋古之稱名都者有三若長安之河華東京之嵩洛金陵之鍾山大江皆有所據以爲勝漢則有司馬相如之上林揚雄之甘泉長揚班固之兩都唐則有李白之明堂杜甫之大廟南郊西嶽韓愈之南山宋則有王禹偁之籍田宋祁之圓丘王畿范仲淹之明堂周邦彥之汴都或詩或賦鏗鏘炳燿後先相望皆足爲天下後世道然校之三代之盛則亦遠矣金陵之都以一統御天下者實自我國家始今京師居大行之[illegible]之關其地亦勝乃出于古帝王智慮之所不及又非元氏之所能當者則我國家億萬載太平之業殆非天之所遺乎蓋自契丹以來五百年餘此地不得與于中國今承平既久民物繁庶制度明備山川草木亦精彩溢發若增而高若闢而廣校之父老所傳草創之際蓋已倍蓰而科甲之魁傑館閣之耆俊天下之所謂文章者固于是乎在古稱文章與氣運相升降則贊揚歌詠以昭鴻運垂休光者無惑乎其盛如此也若夫聖君賢相盛德大業所以植國家以民物著之典謨勒之金石軼漢唐宋以擬三代之盛尤有

不可闕者某將于今日之詩卜之也某幸生京師竊覩其所謂景之盛又廁翰林之末而材力淺薄不敢以作者自效謹推本其意而序之

送四川按察副使彭君序

成化丙寅皇上始命吏部得專舉布政按察之任而親進退焉亦重也會諸大臣循行四方多所廢黜乃次爲易置之人于是時皆倣其式曰以觀天下卓學爲儒之士將出也其首選果得彭君似儀等數人而君實爲四川按察副使非聖天子睿哲察于群僚何一指麾變置闕得人如此哉君舉名進士累官至刑

部廣東司郎中平生忠節自與無欲側愷悌之行視夫營營苟合詭志以媒進旅退以辱身者蓋所恥聞不齊其所弗爲也其所處司號繁劇之地事多涉于艱挾勞而席寵者偵前覘後左撞右突中立不動屹然以定民之負任抱欝失利而狂奔者則爲之鉏殲剔蠹奪其有而歸之雖雜然各厭[illegible]所恨悔爲開居簡默未嘗言人過及所論奏侃侃以爲不可用者排譁笑怒罵而爲之既而果中如左右契相合用是信于上而下益彰其恆心之端任事之力燭物之鑑如此皆君子之所難而兼有之謂爲天下卓犖奇偉之士

非邪夫負天下材受一方之寄其所樹立必稱其職不下上汩沒于世無疑也況天子之所親擢出于恆典以感激而督厲之哉又況更張易置之餘天下想望其風裁將十倍于常時者哉然因有爲九仞山卒隳于一簣者此誠衆人所知而或賢者所不能免也君其慎之哉君之行也諸君子皆餞員外郎葉崇禮謂予曰彭君予嘗知之矣今且去子寧闕于淵贈言之誼踣仲尼失言之戒乎嗚呼若是則予惡敢當誠有不可已乎君者然亦可以爲君贊獨于爲贈之義有取焉若曰此固君之所知則予既已知之矣

遊會稽詩後序

士相遇于少壯之年未有以異也少者壯壯者駸趣衰之既成蹤跡之既定則其窮達莫有同者焉而又有憂樂于其中夷險接其外則其死生莫有同者焉故晞昔之笑談歡謔寄于歌詠者皆慨嘆之資及其至也或有流涕欷歔而不能已者此人之情也然君子亦得有以感焉曰某某賢人也窮不爲悔夭不爲殤也某某不賢人也雖達弗顯雖壽弗永也故觀崗亭之詩而王羲之之骨鯁徽之之放誕謝安之簡靖萬之矜傲孫綽之恬退綽之劉值皆得以具見而其

窮達死生之異則有如所謂觀今昔彭殤者而世之大概具矣正統乙巳嘉禾姜處士遊于會稽會諸賢徵章與其子用貞爰也載酒與遊賦詩若干首編爲序又八年處士卒又十年用貞以行人司副贈况上官卷至今二十有一年矣而同遊物故者一人仕者十有七餘皆散處南北莫有同者其詩固在也用貞嘗見其人曰可 予所與遊也誦其詩曰吾先子所與詠歌也蓋因之而流涕欷歔焉而其人者之見其詩亦有不能已者矣用貞予同年進士其年與德皆先于予而與予交甚厚因得觀其家所藏詩而序

爲之曰庭士事親有王延之孝誠第分田有薛包之
誼與人共事而獨任其咎近孔融之節其窮不爲附
其沒不爲夭其有賢子而貴及其躬也不爲愧後之
觀者或可想見其人矣序及詩若干人予未之悉也
俟考而後續焉

送村菴先生省墓詩序

先皇帝復于位之元年惟我先生奮奇挺靈來自甫
闕爲天下進士首帝若曰爾其爲翰林院脩撰職我
文字黼黻我太平儲德宅材以用于爾他日今天子
嗣位擢左春坊左諭德進左庶子乃在天順間有詔

爲大明一統志成化間爲脩皇帝實錄先生皆爲纂
脩官名載物齊凡小而郡縣沿革山川形勢人物風
俗之聚禽魚草木金石之名與數大而黜陟刑賞禮
樂教化之迹詔誥辭令功德勛烈之紀載州分縣析
類列而年編之書史圖籍山經地志金匱石室之文
旁搜遠檢撩摭東筆窮年而累月其於國有勞焉用
是對揚在廷既簡既嘉前有勑後有誥大史撰其詞
中書摛其豪尚寶緘其章轉飛駮鴈經回締合綵奕
世而騰輝光者其於家亦有榮焉今朝廷熙明與物
將偕無事述作詞臣學士往往得優游侍從間先生

始作而言曰吾可以及吾私矣乃上疏曰臣父贈左
庶子臣某棄臣若干年臣母贈太宜人某氏亦棄臣
若干年臣忝在侍從有以事陛下者惟父母之力之
德是賴今墳墓在鄉邑久不治臣比爲史事不敢言
後者若干有五年矣臣得歸畢一日之私惟臣佩陛
下之德罔敢斁官程期其任臣奔走左右服事亦罔
敢後通政使以聞事下吏部覆實覆奏請如庶子某
言制可賜褚鏹爲道里費明日先生具袍幘大帶笏
入謝又明日陛辭乃行鄉人朝士咸仰羨聖天子寵
於禁近之恩賢大夫不忘其親于官之義斯乎備矣

門人翰林院編脩李東陽倡于衆曰我先生夙昔自
處大節惟忠惟孝其教我後之人亦惟忠惟孝茲一
舉而二義存焉凡我二三子席德服誼粤茲有年惟
此大事曷敢無述時門下士仕處散于四方者甚衆
惟兵部主事劉大夏刑部主事尚敬進士王儼朱紳
衆人楊一清和之其會試所舉士吏部郎中倪輔兵
部主事許章刑部主事許盛行人左司副姜諒行人
馬驥又和之東陽獨謬職文字從先生後請爲序并
詩序所以獻于執事者

王城山人詩集序

王城山人詩者黃巖謝君世懋之所作也君居于王城山遂以其山自名君爲縣學生七試于有司不得薦客死于武林之邸其從子翰林編脩鳴治輯其遺詩得若干篇予讀而悲之其詩始規倣盛唐諸人得宛轉流麗之妙晚獨愛杜少陵乃盡變其故格益爲清激悲壯之調思極其所欲言者其死也蓋有遺力焉然其叙事引物感時傷古憂思笑樂往復開闔未嘗不出乎正觀此亦可以知其人矣夫詩者人之志興存焉故觀俗之美與人之賢者必于詩今之爲詩者亦或牽綴刻倒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

言有言者之不必有德也君之志與不嘗乎詩不幸而不見于世非其詩哉可與傳者此輯詩者之志也古稱詩人達少而多窮其因然者之與適然固未暇論然其窮也人莫不悲之其悲之者亦不必皆賢也而徒以其詩況非獨詩人哉予恒謂天下之士必有負奇抱傑老死于岩穴之下若有士如謝君非詩則莫之知也天下之士不幸而不見于世者何限于此蓋重予之悲而益感夫輯詩者之志也君之兄世脩爲寶慶知府及鳴治皆賢而能詩其所倡和者尤多不在卷中

送屠元勳序

有正設之官有旁攝之官有專領之官舉天下之事係分而類總之各有[illegible]止正設之官也事有大小有當與贊以其所及及其所不及此旁攝之官也講之周司之務係總之所不能及者爲之官以領之不以他事及之若此專設之官也夫官至于專設天下宜無遺事也然猶或有弊生其間者夫勢有及有不及則及乎其官勢及之而有治有不治則及乎其人吾嘗以是觀于天下未嘗不歎息爲今專設之官惟戶工爲多漕運之制分與民之賦責之以府衛總之

以將帥足矣又以其舟楫之具不可煩于民無苟無以總之則無以爲責故專設工部主事一人于淮之清江浦每三年一代君竹木之材暨工役吏隸以治之凡漕舟之敗漏不中于用者悉歸之而加葺斲爲數闕則增置之以爲用此所謂周謀審討之一端也而逝年若少異若出納之際並緣爲姦官府之利不能十一一舟之費或倍或蓰故其資于周者寧自爲之不敢以煩于官而官若徒設所謂弊之一端也成化辛卯秋前主事以年當代進士平湖屠元勳實拜茲命以行元勳年質甚英敏有才與藝此則無負于

國家專設之意所謂存乎其人者也元勳之舉于禮部也予校其文其中元兒倪稽勳良弼則予同年進士予知元勳之賢于稽勳為多而元勳之同年鮮文選倘繼從來徵所贈故叙其端如此

送翰林編脩丁君歸省詩序

華亭丁君原敬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為編脩其文封君賜敕其母孺人皆在華亭不家者五年矣君乃用例乞歸省其鄉既賜許復有楮鏹之賚閣老學士諸先生而下皆賦詩餞之某以次辱授簡當為序乃作而言曰士在官各事厥事非謁告不得違朝從

弁差遣不得離職次乘引謝不得至其鄉邑然獨省覲之禮著在典式更為之道塗費出于尋常廩賜之所不及所以敦孝崇禮諭勸忠孝甚大此國家之令典也今學諸曹百執事各有長屬以法相視非有禁自可不可則唯唯而退以事當出並受約束于庭已輒俛首去不敢漫及他語其勢分懸絕固然莫殊也惟館閣以道德文字為事雖師保耆宿位尊而望重亦與後進之士相賓主下上論議誾誾侃侃各中其度情交而義違喜有慶行有餞周旋乎禮樂而發越乎文章倡和聯屬亹亹而不厭所以汲引成就之意甚厚此詞林之盛事也古者王遣使臣作詩皇華行役來歸杕杜是歌朝臣相餞乃陳蒸民君之使臣如不得已故慰勉之情不能忘其所愛而況使之得遂其愛者哉臣之出雖以王事然猶以職業相期厲如恐不及而況乎以親去者哉故遠鄉井則懷其親遠朝廷則戀其君皆有不可已者咸激奮發使家不失為孝子而國得為良臣此則人之大節士君子之所自盡也君之仕也遭天子明聖海內熙洽史事閒暇孝理之化惠及家庭可謂出得其時操文字之柄以從諸先生之後為其所汲引期厲如此可謂處得其

地而君又負卓犖奇偉之才之器必有所建立其上廣宅材禮士之效下成師師之美于天下無疑也夫國家之令典詞林之盛事士君子之大節其所關繫也重皆不可以不白某不佞請以庸言發之可乎

一閒軒詩序

情生乎動者也動之極則靜生焉然人能動而不能靜天下之通患也天下之事相尋于無窮人之一身與之周旋乎其間操眇身以當天下之事其勢不齊為一故善用情者以一應萬如鑑之于貌括之于矢來則應之去則遺之故事畢而情不附不善用情者

以一狥萬萬萬相臨事愈多而身愈勞乃有求靜而不可得者其不知求者固弗論也農則勞于耕工則勞于役商則勞于旅士則勞于官其情之小大雖殊其爲勞一也舍乎此則遺形外骸玩世押物無所用于天下者非君子之所謂靜也惟功成而身退者其庶幾乎然于此猶有不能者非地之不善也有見於此者其知道乎絳州有一閒先生者姓陶氏宗衡其字舉進士歷官行人禮部員外郎陝西左叅議皆以賢勞著聲年六十則嘆曰吾可以閒矣謝其事而歸閉門高卧不與世相聞或深衣鈎復徜徉於水邊林

下有問其姓名者曰我一閒人也或問之曰先生其知道者乎笑而不答洞然莫測也士大夫多爲一閒詩以遺之者先生欣然咏之集而成卷其子戶部主事廷用以示予請序其後廷用旣奉使于南則使其弟鄉貢士瑛來請予昔舉禮部時先生在儀制掌名籍而廷用復予賢同年也故爲之序

送周徽州考最還官序

令之爲守令者各據所見爲理皆足以立名取效而弊隨之或尙案牘則號令勤手足之力以爲奔走嚴刑厚斂竭膏血以奉所需惟所尙者不顧[illegible]故往往爲權貴所推許而細人鄙夫方怨讟之不暇或有見乎此則循循守規矱不失尺寸以庇其民而自恃以緊慈其上又故爲抗倍以立崖岸取聲譽故民皆譽之而爲之長者以爲畏小則怒于言大則怒于法矣又或有見于是以爲二者皆不可失則爲押闔縱橫之機惟所弛張而上下傾倒故官有賞民有譽而士大夫之旁觀者將指而議之無所逃焉然則欲免其名豈不難哉夫名固非君子之所貴也然孔子疾名不稱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爲孔氏者亦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

信乎友不獲乎上矣故其道本乎誠身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是名亦君子所不可闕也徽州守周君子建吉安人也世居遷以文學名遷人士若今曾給事克恭陳進士本仁吳進士克明從之遊者若干人及舉進士歷官工刑二部主事員外郎皆以政事名尙書而下咸雅重之其守徽也一年而民悅再踰年御史以爲能報之天官三年以最聞于朝士大夫所推許者稱其爲人敦樸忠厚無險側委曲之行故不恃才而官自舉不求名而下上信之此固出于君子之實行其道宜然也余又聞徽人言比歲久

守君率僚屬徒跣以禱雨輒大至有蟲傷禾稼亦禱
以除之若是者豈獨人信之苟順且誠亦信乎天矣
君守其志使不變雖用是名天下及後世何愧哉君
之名積而還也進士蕭君文明輩相與餞之而稱予
以對或曰周君非好名者不宜以是告之予曰吾所
謂名非今之所謂名也

送丘給事使琉球序

我國家正位凝命撫乾謐坤滌濯萬物迨于百年治
洽功成五服之內藩臬郡縣所治出賦稅其使令者
弗論以至于海中外驪蘇界別以國稱者萬數通者

先沾遠者後被冠裳椎髻詩書甲胄梯航深四面
而至充中庭溢下諸禮部繁于出納鴻臚勤于奉引
相胥疲于通譯自有中國以來無若是盛者若琉球
國在海東而諸國小大遠邇之間烟火相望順風利
船七日而至然其始俗以盆虛為瑚璉以草木為冬
夏芻自古昔未通于中國雖或寍征黷討而賓服無
聞及國朝號令所及望風效附遂封為中山王尚子
執版圖奉職貢者日滿月熙漸移暗革被服冠帶陳
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士之風焉成王來貢其王世
子宗當嗣封遣其長史某來請命天子封為中山王
即頒書冠服遣正副使二人致命中山戶部都給事
中丘君弘寔充正使賜朱衣一襲以行六科諸給事
相率為行餞徵辭翰林某與給事君同年實在不讓
曰於戲給事大丈夫入君謀謀出領使命負通顯稱
所願為今逢天子在上士大臣在列嘉惠于彼外國
中山王誠其孝順不墜臣節以從我威命而給事身
負荷之國體之所繫小邦之所瞻後世之所傳示皆
在給事給事其克自重威厲精發山動海立以宣達
天子威命國家之典章試俾小國君長陪從多及閭
巷明識逆順保其初心植德萬世服事罔敢懈亦罔

敢後於戲當不其大丈夫哉給事君起謝曰使若職
敢不勉於是諸給事雖曰使哉使哉乃導上供張三
爵而退也

送周揚州序

成化庚寅京師饑天子簡廷臣出領賑事命之曰用
命且有賞不用命有罰監察御史周君本清亦在簡
中分理順天數縣辛卯事畢告于朝首擢為揚州知
府夫守令之職非責衣食乎民也而食與衣莫先焉
凡百之事胥此焉出今有五尺之童號于道其僉皇
為之求食與衣者必其父母也乎立睨視談笑而過

之者必塗之人也不惟弗捄而且褫奪之撼頓之者
必其仇讎也令之守令者將爲父母焉將爲塗人焉
將爲仇讎焉仇讎固不足論苟徒愛之而弗捄是亦
塗人而已矣爲之父母者必爲之計深遠先事而圖
之因時而爲之節用有常衃桑有常樹賦有常等除
其暴斂均其徭役以使有餘不幸有小眚不失其利
又不幸而大害猶能免於死亡夫是之謂民之父母
不能先事而圖因循怠惰以至爲病爲亡爲盜然後
從而捄之其力必且十倍而況未必能捄之乎夫比
歲之災去歲爲甚去歲爲災畿甸之郡縣爲甚畿甸

之郡縣其爲病爲亡爲盜者相望也其所由來者久
矣今以朝廷數百萬之費一二臣簡任之專遲之以
數月之久僅足以殫其患之大可不謂甚難乎思其
艱以圖其易古之道也以今歲校往歲不可謂不豐
以南方校北方非不富且庶也而揚州又素稱繁庶
之地比年以來亦損其半矣識者蓋深憂之天下之
事惟憂於未舉者乃可以無弊由是言蓋天下可憂
也而况揚州乎此惟深謀遠慮之士可與言之而世
俗者之所謂迂也周君在吾鄉爲賢士在臺憲爲賢
御史在畿甸爲賢使乃茲州之治朝廷實畀之而吾

黨實深望之也周君勉乎哉

送朱民表知華亭詩序

吾民表之知華亭也待次天官者二年時京曹無闕
員有以差遣遊外補者謂民表民表曰吾力不能與
造物者校竟不出及將拜或又謂曰今以進士爲縣
者三歲則擢擢則爲御史其得失亦少校乎民表曰
吾安是官也久矣吾何慕焉吾恆爲吾輩之慕乎此
也苟有所慕必有不盡其心者矣既拜則謂予曰人
惟易此而不爲吾得此益懼其不能舉也或曰是大
邑也可以取而無傷于廉可以守而不至于無所容

或又曰地美則易汙易汙則守之也難斯二者皆非
也人患不自持苟有所利何必大邑無所利雖富且
庶吾何與哉若是者吾敢以自許也吾所憂者謂其
利弊之莫周知德澤之不能徧及也自是每數日輒
謂予曰吾於某得某事爲於某得某事爲弊之不除
也利之弗興也如此者數十事不止其言甚悉凡論
爲縣者莫如焉又數日復曰吾嘗思之守令者民之
父母也故恩先而威後平易者古人所以近民也今
之能守令者但知有法而不知有情故窘急無綏寧
撫無寬舒使民受其害而不使我雖其力若是者吾

弗能也維而又思之以爲是固然矣於是則有觸肆苟以漫漶爲平懈嫚爲易民抵惡而不戒胥吏舞法而不知廢紀綱散條貫以至于大壞極弊而不自知者則吾輩所當深戒也予與民表遊久知之最深凡前所具固其所存無足異者然猶頗有素蓄欲以爲民表言及聞此言則民表雖曰彊聒使予告豈復有餘說哉民表仁人也予恐其或過於厚信斯言之不可無而踐之不可以不果也民表幸而忘之吾爲子識之以贈予行民表曰善於是交游者皆賦詩送之其意多爲民表期者予序諸篇端以互相發云

送李士常序

今之仕也異於古皆取之乎科目舍科目則不得仕仕亦不顯故凡稱有志於天下者不得不繇此焉出觀其平居獨乎道義將藉以自試則其大者可以與道弘化小可以建功立名隨所底極皆能有以自見然猶有論篇而志不孚者有志於始而變於終者有志雖及而力不足以遂之者若躭富慕貴之徒負絲倪覬惟幸于一出若又何足望哉予於李君士常之出于科目固不得不切望之也君夙有獨于古聖賢之學脩身壯親志存及物其與賢大夫士接則瞰踖

悚汗然無所容而其中之所動踧踖退辟有不可遏之勢其於懇言篤行若將浼乎其身而又懇惻悵惜若欲援而反之而未能者將有以自試也今年秋始以其經舉于鄉大夫士聞者旣進以爲主司賀則退以賀在于又交君之最深若知其志論不悖且必不愛深而感勵奮發以自見于世無疑也然志于天下者必周于天下之務故凡紀綱風俗人物之樂制度名數之節閭閻獄市軍旅郡縣之宜古今成敗得失盛衰不恒之迹一有闕不足以爲治不能兼究乎此而徒嗲嗲然有志于天下則亦何所濟哉古之人如

諸葛武侯范文正皆布衣布帶而經濟之事已具故其出也確然有益于用以名天下及後世居仕且有日矣其究丁此亦多矣歸而求之觸類而長之使其通貫窮達若探之積囊若駕之坦途有弗謀謀之無所弗知有弗任任之無所弗能由建功立名以極于與道弘化無所弗遂使天下之人曰科目之果能得士也又曰君之果無負于科目也此則予之所望也予愈竊科目而忝閒淺劣莫之自遂愧于君之積學纘仕者故喜君之出而望乎其成者尤切凡謝大史及吾時用所敘論者不贅及焉若謂予略于內而詳乎

外則非能言者也

懷麓堂文稿卷之二

懷麓堂文稿卷之三

序

送福建參政徐君序

閩建之地凡府八福泉漳興化皆瀕海海外接倭夷諸國相市之徒潛度竊掠自古而然我民利私市者亦相爲黨群驅巨舶弦強弓往返其地若南北市者以爲常業其事其重朝所置官多分涖互代不恆于職其勢莫能制乃專置參政副使者一人理之成化乙未吏部以例若天下之述職者罷布政按察之長若佐告于人于時茲二人者皆闕浙東徐君原一實用推擇爲右參政承勑以行徐君仕職方久官至郎中行業才譽爲諸曹望最于是職閩所優爲夫職方掌天下軍旅之務夷狄盜賊無所不治但數年于今竣事西北其所經畫區置宜詳而東南外警頗息常時盜竊不煩于朝署事勢情狀或在所略也今東南之人內備外警易治內盜難販鬻之民迫于寒饑散則無所歸則無籍縱而不問則蟠結無窮急而攻之則以死拘鬬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治之者必先本後末寬綱而疏節均田薄斂以安其業委曲開諭明示利害以敬其歸而又畜威養力以待其不可化使善

者不移則惡者有時而盡矣其先後緩急較之他處宜有不翅若士卒之乏窳困廢之虛耗武官介士之掊克朘削則天下之通弊君蓋嘗爲予論之以爲弊成于實費功患于柄分此理固然無可易者今君以全蒲之寄承專閫之託弛張操縱惟所欲爲而莫之掣而又濟之以才略持之以忠信竭心力而爲之吾見外警之不足備雖內盜之治也不難矣

送泉州衛經歷鍾君序

文武之在天下不可偏廢而其勢則相爲重輕官之始設也內以五府視六部外以都指揮視布政按察

以衛視府州縣其秩皆有加焉今名爲雖存而跡其行事不翅不能敵之而顧出其下有不可變者府司衛之官必有經歷都事皆以文士爲之以參佐謀畫關革奸弊其秩雖卑而所託則重矣然以今觀之方委曲聽命之不暇其所得爲者不過會錢穀行文書而已是何其懸絕如此哉秩有尊卑而其勢有難易也予嘗究設官之意而論之五府之務必於六部都司之務必于布政按察而後行則所以尊其職者非偏重之也知其勢之必至乎此也夫使文得以參武而武不得以間文則其輕重固已可見況今經歷都事在內者月有報其長之勤惰于朝推下其內可以知外則其勢之不得爲者亦存乎其人者也嘉興鍾君汝文以國子生拜福建泉州衛經歷汝文嘗因其從子刑部主事庭芳游于群士大夫間於是顧君天錫輩以贈言屬予予竊謂今當天下無事時武胄之士罕得施用則所謂經歷者雖欲有所贊佐亦不可得獨法久弊生不能無賴乎閑革之力者而泉州外有海寇之警內有販鬻之盜東南之地於茲爲重故所以望汝文者尤切汝文勉乎哉若曰吾不負官而官負吾如古之所謂者予亦未如之何也已

送戴訓術序

崑山戴用中少失怙鞠于舅氏倪非通陰陽之學有志乎仕而未遇也比者縣陰陽訓術闕用有司薦上吏部移欽天監試以爲宜遂拜訓術之命行有日進士吳君惟謙謀以予言張之勖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故唐虞有羲和之職周禮亦有大卜筮人之名後世陰陽之官蓋取諸此國家開物成務天下事無小大緩急苟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罔不備舉崇儒建學之暇若陰陽醫藥亦有學官徧于天下其爲民物慮至矣然陰陽之學椒分

蔓續代其而時不同若五行若堪輿若建除叢辰若歷數若祿命卜宅卜葬多至數十家而牽數泥伎舍人事而任鬼神因已見于漢班固唐呂才之辨矣況後世乎今象緯有禁民間莫得而習所謂陰陽者不過卜筮推擇之類官之取之者甚簡且易而時俗所習信有如前所論者用中以術爲訓則宜推明其理數之大如易所陳如書禮所命以仰副國家設官擇士之意取時俗之陋一洗而空之然後爲善也用中以爲然乎予未嘗識用中將因二君以考其志之所嚮恐其爲司馬季主之卜予之辨又出宋忠賈誼下安恃其不相值也吾聞用中本名族讀書好禮接賢士如恐不及非泥于其術者比世固有吏而隱者非此類也乎若因予言而勉焉其所得亦未可量也

送舅氏劉侯之寧夏序

寧夏之域左界黃河右倚賀蘭諸山在山邊爲險地然其所統方數千里而河曲乃居其下則皆迤山大沙無長城巨塹之險自河外失據盡地以守不過數百里列堡分堠一功而什力今敵騎之警不及寧夏乃自花馬池興武諸路以入則寧夏所備不在外而在內非鄉之形勢可論也故守寧夏者必愼守河曲河曲寧則寧夏可以高枕而卧矣然以今昔之異勢而成什一之全功者豈不難哉古之論擇地者必先擇人故南城有檀子則楚寇不侵高唐有盼子則趙人不入徐州有黔夫則燕趙交際雖齊之一國尚如此況國家一統之盛群才之富而制遠方之敵則亦何所憚哉今年夏寇擾寧夏都御史張公議政于朝言其所統甚廣而裨將不足于用上命兵部簡才舉得三人其一則我舅氏署都指揮同知淮安劉公泳也公以武胄蚤閑騎射從征于外南至湖湘貴州以入兩廣北歷萬全西極于三邊之界皆在閫幕既旌其符信以號令群士多所俘馘策名功籍遂自千戶累遷都閫人以爲才拔常奮厲欲以兵事自効今強敵未滅尚廑廟算而公適以遴擢承委任議者知其將建功于西鄙也嗚呼士既患無才而又患于廟用以公之才得謀國求士如張公之賢者而爲之用其將有所藉而成乎東陽少負陟屺之感于公之行深有感于渭陽之義方喜遴鎮之得才與公之獲于用也故先述其大者而後及其私焉

謝氏宗譜序

謝氏出周申伯之封世遠派別漢晉間稍稍可紀而

會稽之謝始擅天下今黄巖謝氏舊譜稱與漢中郎將纘益自纘至僕射伷若干世爲一圖自伷子經略使夔徙居黄巖者又若干世爲一圖世既闊遠多不可考其後或妄加補緝遂成完書雖其子孫亦莫之知也成化庚寅溫嶺鄗端朝氏脩于翁山之塾以會稽派遠始削其圖而缺以下猶因其舊知寶慶府愚得先生世脩嘗侍其季父梅坡翁性玉後聞同異之實辛卯之歲乃取舊譜參用歐蘇家法闕疑去僞揭缺爲始遷之祖斷自滌爲一世世經而支緯之旣又與其從子大史君鐸治推義廣例爲名錄爲譜傳爲

宗範爲居址世考爲祠墓志又系以累朝誥勅及士大夫所著述者類爲若干卷爲有序序有義可謂無遺法耳矣夫譜有傳與紹之道焉由吾而前吾得而紹之由吾而後得吾而傳之所謂傳與紹者非恃乎譜也而非此則無所于繫故君子之有事乎家者必先焉今之世雖士大夫家鮮克存譜其存之者不過以世數名字爲稱謂辯據之資而譜之道茂廢其或附會竊冒以僞于其身以及其子孫者又弗論也夫以譜猶不能恃其必傳況以僞乎茲譜也溯宗系則與其姻睦紀居址則慎其承守睹祠墓則嚴其祭祀瞻錫典則思所以盡乎爲臣論宗範考傳記則思所以爲子而不愧而詳其叙述則使子不得以私慕誣其父而祖不得以私譽塑其孫以求盡乎其實意茲譜也其可謂無遺法耳矣且古之論國與天下者必有道德仁義之本而又有憲章條格之具蓋皆自其家始寶慶公行高學博有古循吏之政方歛其所以爲郡者施于其家而大史君又承其家學以大施于天下皆將自茲譜始譜之作豈徒傳哉按謝之先有諱溫良者爲孝子有趙氏者爲節婦固茲譜之所恃以爲重其他名德尤多至寶慶公乃益顯其承之者皆能如大史之于寶慶則茲譜之紹也其亦不徒存也哉

送開封金公序

今年春河南開封府知府闕吏部詢于衆得刑部郎中金君尚德曰是嘗游翰林而通古今政治之迹爲行人而知山川風俗利病之槩爲刑部而諳法律精條例及民物之情狀且其人卓特敏達傑然爲諸曹望非此莫可與爲郡者於是請于上而用之先是嘗擬君爲按察副使變不僉允命至是乃拜擢人或謂今之在郎署者不十年則擢擢則往往爲藩憲而刑

部尤捷今君舉進士二十有八年在刑部十有五年爲之寮佐多其科目後進居數年輒被擢以去者若干人矣而君始得擢又不過爲郡其將弗稱乎此矣是蓋非知君者郡守之職在古爲諸侯國位尊而責重而開封又郡之大者其所統州若縣四十有一屬吏數百地方千餘里殆半河南諸郡天下之郡莫與爲比此其職尤重也且官之在天下惟其所用以爲輕重今材行如君地望資格如君以群議所簡擢如君者而使爲郡是非特爲郡重而君之重又可知也況人之於官也亦惟其材之小大以爲衆望而不繫

乎崇卑登暮之間哉又況君子之所存者惟視吾所當爲與其所得爲者而已哉君之言曰開封事賓地蔵方歉民流徙且半校之他蔵其難殆十倍吾惟官之克任也若議畫方略若發公帑賑饑民省諸州縣遠運增芻戶價不足令民爲鄉積以備凶歲者若干事而不及其私一言於是聞者皆曰金君其果不以秩位爲輕重也又曰君其果克勝茲大郡無負也又曰吏部其果能得人以重茲郡也于是皆喜君之去而所以爭君之入者益深代君爲郎中者僑君元勳暨其寮寀諸君子相與餞君謂予亦知君者請述君求友士大夫之望于君者以爲贈行序

送施彥章通判黄州序

成化丁酉春三月吏部以例試國子生之隸選籍者無錫施君彥章亦在選中旣試各在優等而其器貌尤魁碩出于儕輩大冢宰寶意翁之旣又詢其鄉人考功郎中陳君朝用考功曰此賢貢士也遂擬授通判于湖廣之黄州府云吾聞善用人者必廣諏博采如呂文穆之客囊虞允文之材館錄惟恐其不多也善舉賢者惟其公而不他計如祁奚之舉親舅犯之暴讐惟恐其不盡也夫使人人得各舉其善故天下

之善皆萃而爲一其有遺焉者寡矣及其弊也或以爲請託賄賂之私故在上者恒疑乎人而在下者亦自疑之不暇于是逆詐以爲明避嫌以爲介詢察之道日廢薦舉之路日塞士之所爲善者不過身言書判之間耳此其爲用不已狹乎君子于是舉也見冢宰之信人考功之自信黄州之信于其受如此也夫以今郡縣之衆往往視貳佐爲常職察之不能徧則不過以銓試之等而用之如黄州者乃以大郡居要地故慮之加詳使職職而詢之人人而舉之而所謂詢與舉者皆不相負若是天下之善可不勞而萃也

吉又聞薦人以爲賜者報之必以國事故張安世以
私謝爲恨范文正以私報爲辱今之所謂恨與辱者
亦異矣通判之職所以佐貳郡守于郡無不可問之
政況施君以美才理大郡其勢必不能汨汨與常職
比使他日論功課績者得指而颺言曰此賢有司也
以是論者功報且不爲家守辱也不已多乎若夫執
德不堅爲政不力使議者得藉口以疑天下之舉則
世之恒弊非所望于君者也

武昌徐公輓詩序

異財之俗半天下江西之人以田畝爲業蓋有身在

殯而籍于父兄者以爲恒事若是者非惟教不行
十世者其因襲承接勢亦有不得已焉于是欲起而
變之者必有一人爲君乎其家而後子弟化必有一
人焉望乎其鄉而後鄉黨革此其人必躬覈實踐已
驗矣而後可以責人之疏已讓矣而後可以責人之
競漸摩薰染入乎人者深使人人刊于義而恥于俗
度乎其可又必有一人焉繼之而後可以長保而不
變予常患斯人者之難得也嗚呼吾鄉復有如徐公
之德者乎予嘗聞徐氏武昌鉅族居府治者數百指
居于別業者又數百指而公以族長往來拓其間食
飲衣服惟公是司租賦出入惟公是籍子弟婦女無
怨言戾行及異議者焉則歎曰何爲其能然也既又
聞公事親色養喪居哀毀與兄弟處怡愉終日口不
及財利若事涉于利輒推而弗居少有遺吪不以爲
其弟敬夫婦皆蚤死遺女〻爲之撫鞠俾底于有家
又歎曰天下之事以利則骨肉可以爲讐敵以義則
道路可以爲兄弟嗚呼利之爲害亦久矣以予觀于
吾鄉復有如吾徐公者乎予之聞公家範也實于其
子監察御史鏞公來京師嘗一見遽去去數年始悉
聞其行于中書舍人楊君應寧時公已卒數月矣予

因歎斯人之難竊有望于吾鄉者而公亦已矣嗚呼
悲哉鏞既告葬歸治葬事少詹事謙菴黎公先生爲
銘公冢藏公若其考諸縉紳士賢鏞及哀公者又爲
輓詩若干篇予獨感乎同居之義尤切故序之加詳
庶其宗之人之有感焉以保公之業以及于吾鄉也
則翁之卒亦可以無憾也夫

送張君汝弼知南安詩序

華亭張君汝弼博學工詩有文章尤雄于草書乞其
門者踵接無虛日卷軸填委聲名遍天下凡論今鄉
署之有文章者必曰張君張君然君恒若弗自得每

論古今人政得失介然不容髮事涉忠義輒力爲之扶植褒奬無所遜觀其意不欲與齷齪者爲伍然思有所施于世故凡論文士之有風槩者亦必曰張君張君君得科第晚徊翔郎署間爲武佐歷武庫車駕政皆簡中間惟武選稍繁劇又不久處落落無大以自見然蓋負其有不能俛以干人循次待籍十餘年而有南安之命論者又謂如君者置之朝廷之上雖不日煩政務亦足隱然爲諸曹之重而必使爲郡郡所領皆吏事非其素習不能無感乎今之爲銓曹者噫斯言也可以觀俗矣夫惟世之有衒華藻而不達

于政者有狂志高論挍之實用而不足者而後有是言以此槩士其失之粗矣夫所謂政者必抵經據史飾之以材藝資之以議論而振之以氣節然後左宜右有旁行而不滯句泥法守律剪剪焉寸槩隻字之間而曰我善爲政令之所謂能官者吾惑矣慨自儒史之迹判而士往往不得以盡其用用之不盡乃或從而短之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予之懷此論久矣方喜君之得試其所未盡亦以窺銓曹者之得用人之道于此也而又奚惑哉與君游者多時名大夫士皆爲詩以相君之行予非工詩者又不可爲君默則以太史孫君師召之意爲序云

邵孝子詩序

户部主事湘陰邵君汝學蚤喪父事母李氏甚勤苦侍常怡色每出飲未嘗至醉值蔬果輒懷歸奉母母疾衣裳不解帶日視湯藥雖唾壺溺器必手自滌滌或淹泄其涵弗見于母母既安寢乃徐而拭之母喪哀毀累日而後飯食必粥葬之日寢苫枕塊廬于鳳山之麓三年孝行甚異門人龍來雲蜚倡于鄉鄉之人陰陽訓術傅時宥輩狀于縣縣大夫奏于朝事下

禮部移御史及按察下郡守遞爲覆報皆無異辭朝廷以例表其門爲孝行時君已自鄉貢舉進士例得再建綽楔至于是凡三焉今之例有司以綽楔表乎門者凡科目之事與孝順節義異行之家皆然表科目所以勸爲仕表異行所以勸爲善勸仕者因將以求其行也然仕者恒有而行之異者不恒有故尚有異行雖州閭里婦猶表而旌之其禮加重人之得之者亦加榮焉況仕者之有是行哉今表仕者于鄉鄉之人起而慕之而凡天下之爲仕者勸表異行于鄉鄉之人起而慕之而凡天下之爲行者勸鼓舞欣動

之棧同各以其類應有不可過者而況乎兼之者哉人下之行不必皆勸而後成然亦有俟于勸者矣所謂州旺里婦其行不出乎畎畝閨闥之間及于人之耳目者近近則永易循杜焉者名籍在朝廷勲業在帝省觀望在天下於此有異行焉爲之上者又表章之不暇其所感勵宜何如盛也今聖天子孝理隆洽法制精密善必闡闡必勸而君方以異行登顯仕膺旌異之典是以其身繫天下之化者其責亦加重夫豈可例而觀之哉古者國有美政鄉有善俗必循諸詩歌以風勵天下薰陶誘掖蓋有深乎敎令者矣嘗

則有不得而辭焉與君偕舉進士者若干人爲詩若干篇而東陽爲以鄉士爲國史尤親且近因序其事以佐君勵天下庶幾自吾鄉始

賀陳先生誕孫詩序

成化丁酉三月十八日翰林諸同年會于師召陳先生第既有成約予與鳴治先入憧其有喜色問之曰適得甫報人兒衆得一男矣時同年皆來有孫孫賀自師召始予二人喜甚亟呼酒飲師召師召曰請爲我賦鳴治倡爲何予繼之已而衆客以次至皆過爲何何八終而成律明仲再倡律再成衆乃屬予大書于壁師召不欲以觀賀者側予肘再四不能作詩稍入少頃忽笑而出觀予書且觀且喜衆客競爲助喜欲聲動堂陛回顧僮僕皆欣欣若有懌色師召獨據几論論曰固亦佳事也竟如悔沮予書書成數五後至不及與獨和二章明日衆客皆重和越數月汝賢還自蜀又續和焉于是聯爲巨軸盛裝具以贈之而師召益大設席饗客以爲例例亦自師召始云嗚呼師召爲人純樸簡易藹然古君子風其考文析理極精密而名數世故之粗或遺略不屑詩立心制行介介不可易而包垢含穢口不稱人過其與之處

而若不見其有異者人無問親疎遠邇皆樂且信師召召亦自信不復疑于人予嘗謂其氣象悠遠其爲福澤宜深且厚錫諸子孫亦固然哉又聞諸師召言其先祖宋親察使濟父子皆死國難旌爲忠孝曾大父義軒下逮祖禰皆能以寬恕惠穀爲德數百指之後凡三百餘年之世業於是乎濟江之澤遠矣昔陳太丘氏顯子孫三世同德文人史氏尚後言之是詩也賦出乎一時之談笑然于平生交際之情諸家世譜之好亦可以觀矣請爲諸君序之以傳乎其家

送閩縣令周君序

縣之爲政至劇也其隸于府者倍之隸于藩則又倍
之予嘗遊東南諸大藩親見其所爲令者朝夕奔走
經畫之不暇問其賦稅刑獄校之旁縣若無大相遠
也徒以呼召迎送之繁徭役供億之費用之無時取
之無藝日益而月復增是固勞乎爲民亦難乎其官
矣夫人以身應衆事其勢不能盡有所詳必有所略
詳于政務者無上賞而略于承奉者有顯罰人之情
孰不慕賞而畏罰于是擇士之所急者爲之則民愈
勞而官亦愈難矣予此蓋有說爲蔣沅之在高陵部
令公戒其麾下曰得蔬飯足矣毋擾其清何易于之

在益昌身爲民引舟刺史崔朴愧之與客亟去下上
之相感固如此無何之誠心與務之素行而徒以此
咎上之人亦何惟其爲鄉也哉此者朝廷命儒大學
生爲州縣正定海周君志尹得福建之閩于時爲銓
曹者曰閩劇邑也非大人莫可與茲任若閩人之仕
與游者亦曰民閩之劇也而得夫吾侯之賢也翰林
脩撰林君亨大以贈言屬予予惟爲縣之政亦多矣
其爲重故就其所急者言之周君以大學生舉鄉貢
習於民事所以舉其官者蓋必有道其毋專事乎呼
召供役之務俾議者謂銓曹之所擇與士大夫之所
望者徒以此也今閩藩稱賢方牧者固衆亦安知無
郎令公崔刺史者以成君之美哉

俟菴堂文稿卷之三

序

封吏部郎中倪公輓詩序

禮部郎中倪君岳舜咨之喪其父介菴公也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有表翰林侍講學士鏡川楊公有誌廣東參政劉君欽謨有傳諸大夫士皆有詩其爲傳世計甚遠而岳舜猶欲予序其事曰同年之誼十五年于茲矣嗚呼予何以加於諸公之言哉予觀介菴居鄉直氣正色喜分別白黑不爲詭佞民有爲豪者所奪而不能訟者爲恭于官鄉人不相直輒詣門請質

得其言輒俯服去故鄉之稱直諒者曰倪公其人岳舜始爲吏部改今官飭行持法遇有不合亢言高論雖權貴不少爲孫借或讎不得洩則耿耿不能寐故士之稱直諒者必曰倪君其人嗚呼賢哉何其德之相似也昔陳咸言事譏切近臣而其父曲爲戒諭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而諸子號泣請改而使父子易地而仕則其所建立名異矣世說古今人不相及觀於君之父子之間豈其然耶夫人之才德同而其所立又有遇不遇異者故其成也可幸其不成也可惜若司馬氏之父子王氏之相業或侶乎其前或成乎其後君子益惜其父而亦未嘗不幸其子也介菴雖不仕而能使其子仕仕而有所立如此是可從爲介菴惜而不爲介菴幸耶岳舜既不妄交凡爲詩必相與遊處稱知已者人亦慎重不苟爲應荅故其詩皆可觀誦與其傳狀表誌參互相發也後之君子考介菴之爲人惜其不得仕而幸其子之有成者必自是詩始作輓詩序

送大常鄭先生之南京詩序

大常之職官尊而責重不與他監寺比故其爲選必取之清密禁近之臣比者南寺闕當補方銓部求擬

制命未下議者求之翰署官僚之間則曰仁和鄭先生其人也已而果然初先生自禮部入對先帝試其策第一等得進士及第入翰林爲編脩今皇帝即阼同脩先朝實錄成進脩撰居數年又脩續資治通鑑綱目進司經洗馬凡四命而至是職於是辭編摩考校之務而司禮樂制作之柄輟經幃儲宮之直而奉宗廟陵寢百神之事官日尊而責命重矣君子謂其初命也以文其再命三命也以勞其今命也則以材行地望是其官非苟得而朝廷之擇之者非徒于資格而止也先生之歸省也念母夫人老不能遠就祿

養而國事之重宦不可久曠乃留其妻若子而獨處
于官雖居京師察其志未嘗一日不在膝下令齋遡
存國得角機之利將先歸拜母而後迎養于官此又
人之至願而不易得者也昔崔慶仁爲大常親導母
輿趙彥深爲大常不脫朝服而見母史册書之以爲
美事然則進不負國而退不遺親持不苟得之寵成
不易得之樂如今日者非先生之賢其孰能致之我
先生之行也公卿以下皆歎慕歌頌分曹而餞之其
門人刑部主事陳渝員外郎沈銳尤親且厚既自爲
詩又以得諸同曹及所與游者總若干篇爲一卷謂

予嘗以鉛槧從先生後屬爲序先生在翰林不妄交
生徒其所誨廸必先忠孝今日之行固臣子之義所
繫若一君者亦豈但師弟子之私而止哉

送家菴林先生南歸詩序

聖人之道仕止久速惟其時而無所必蓋惟孔子能
之雖伯夷柳下惠之聖不過得其一節中庸之不可
能也固如此然人之情恒易進而難退故賢人君子
必謹於所易而勉于所難時有所不可則去不得其
職與言則去居其位而力不足以勝之則去是其退
也恒易而進也恒難蓋必知有所不可不退而後進
則其進也非干祿知有所當去而後留則其留也非
貪位君子之心豈惡進而樂於退哉然世亦有果於
忘世而去者有因所激而去者有去於勢所不得已
者有索隱行怪微一去以爲名者於是利祿之士顧
得以藉口於其間故論出處者必參其平生而考之
自辭受取予之常驗之乎進退之大而後可知也家
菴林先生始仕爲行人郎以母老謝病歸十有一年
既終養乃出供職補遷爲司正當道者欲薦爲提學
辭不赴九載循例進兵部車駕郎中未數月再上疏
請老事下吏部以先生賢且年未六十則不得致仕

格不爲覆移兵部及選官爵並諭令勉供事而先生
意已決乃乞以養疾歸疏又再上且致書冢宰司馬
諸公懇懷數百言竟得請去此其進不可謂不難而
退亦可謂易矣先生資有志於古聖賢之學動循規
度與之處溫然可親其爲司正誘掖勸戒一時寮屬
皆翕然尊仰論振厲爲名節是雖未及於大用知其
非徒進者今日之去其所自處諒必有道焉而予也
非所敢及也或者乃欲以微事窺之是惡足以知先
生哉與先生游者洗馬羅先生明仲輩皆賦詩贈之
用冠柔公詩二句爲韻是詩先生嘗揭諸坐右蓋有

合於易退之義者故諸君取之而予獨推其意爲序云先生名雍字萬容甲戌進士蒙菴其別號也

送武選汝君之南京序

吴江汝君行敏舉景泰癸酉鄉貢爲國子生成化初會脩先朝實錄以能書人與史事予時濫在館局見其爲書楷正有法表然出儕輩書成授中書舍人凡卿大夫士所得誥勅皆願得君手筆故君書傳于世日多凡九載拱翰有南京武選員外郎之命則戊戌十月也實錄之典職書者例以恩得中書時臺閣執政者以爲太廣獨嚴資格惟貢士及國子生乃得是者

不過數人考績之典自中書滿者例得選員外郎近歲吏部亦以爲太汎乃因內閣議分爲三等得是者亦惟科目之士爲然于是知君所處地雖藉恩循例皆非輕授而幸得者也然其初命也有謂中書雖清近而不與政事以爲君惜其再命也有謂兵部雖繁要而南署所掌不及北曹之半未足以大紓厥蘊蓄君之所得人不徒不以爲幸且以爲未足者如此也夫行能辭藝皆所以爲世用而進取之機官守之分則有不同君子之於官也必吾之所當得得之不爲幸必吾之所能爲爲之不爲彊用我者有所未盡而吾之處之者有餘使心有餘慮身有餘力歲有餘日而役以其所餘者自盡于其間於是乎曠官廢職之咎寡矣君在中書翰墨之外詞章議論溢人耳目故雖用者以爲未盡而君之有餘者固存武選之職領武胄封爵傳襲之事今天下功籍日廣冒僞之弊興考覈取舍以嚴今日之選者君之事也而又積學蓄德於其餘挾庖丁之刄操郢人之斤以待天下之用吾知其有餘地也先君爲員外郎者李君應禎李君與君同鄉同爲中書聲價相甲乙又適有交承之誼聞斯言亦未必不爲予首肯也

退菴陳公輓詩序

君子之於天下其視患難之加乎身若得之不爲悔脫之不爲幸惟義所在而已世之矯情以徇名者非論若感激奮迅發於一時決于一舉者亦或有之惟處仆變起至於死而不變則非誠有安乎是者莫之能也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爲苟得也夫豈固爲是之爲快哉顧時與義有不得不然者此其志亦可哀矣退菴陳公之卒也鄉人哀之至爲之歌詩愈久而愈不衰予得其詩於公之孫翰林庶吉士生悅乃取其傳狀表序而觀之則歎曰是誠可哀也

公在永樂間爲河南布政參議坐事謫大和山佃戶宣德間爲御史出按江西以言事入繫詔獄正統初再起爲御史論遼王事復坐死尋復爲御史以福建按察僉事卒于家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能堪者而江西之禍尤烈闔門十六口皆錮獄中父既疾死而煢獨子姓幾就蠶室當是時陳氏之不絕者如綫其禍之烈至于如此況其始也出於編置流徙之餘而其繼也又執法抗論以蹈必死之轍於是知公之心誠安焉久矣及其尊官壽考令終牖下則固公之所不暇謀以其所不敢幾者而得之宜以爲公哀

邪使公萬有一不幸於其時公之志固可以爲遂而典法之得失士氣之興沮有不可言者於是又知公之生猶幸得其時而君子之不待死而後遂其志也而又奚哀邪然公之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足以斷政事氣節足以勵風俗其存其亡關乎天下者甚重人之哀之不啻乎死生進退之間而已夫若是吾固將爲天下哀之豈獨于其鄉于其子孫哉於是大夫士聞而爲詩者又若干篇合爲一帙而俛以請于予遂書以爲序公諱祚字永錫蘇州吳縣人也

送顧天錫序

予與顧君天錫交殆二十年合而離離而合閱歷既久所以相與者益深天錫知予予不敢負天錫也天錫在家孝友母喪歸吳廬于周山之墓足不至城府者三年事其兄光祿公甚謹第豫卒以次子後之邮其嫠婦俾不失節故人潘與中廷用客死婿其子數月育之而成賜給其家雖貧衰未釋日汲汲爲之不厭也在刑部奉命錄刑山西伸理冤抑雖罹怨尤累不少衄郵再勘所因大獄守法遵制至不敢入其鄉邑此其志大抵重名義而輕私狥者也是予於天錫不可謂不知而天錫豈予負哉夫人之出處離合

存乎命是非毀譽存乎人皆非君子所自盡者天錫益復復爲予言之故詔獄之下工曹之贖永州之謫皆俛首泰受退而默無一言然其曲與直固在也君子之處世況安流馳坦途者不足以爲難惟涉患歷難然後可見天錫勉乎哉今日之地固天錫所以自至於成者也若夫在命者委之於不可知在人者付之於不必校豈足爲天錫道哉大夫士知天錫者多贈以詩詩皆感慨期勵無愁苦嗟歎之態者爲天錫道也予于天錫深有感乎茲別獨所感有重於別者故舉其所重言之

送徐君再守荊門詩序

成化戊戌荊門州民若干詣闕言臣州守闕願得前守徐某爲之事下吏部時徐君方以家艱起復上京師遂復有今日之命蓋自君去其州三年又歷一守去矣而始再蒞其地於是朝士皆謂茲州之不可以爲君而君之能感其人者如此也乃爲歌詩餞之吾同官張君亨父屬予序天下之譽皆可以妄取惟於民不能僞蓋其勢重其地親其爲情也平而無所執故或能使台省交薦不能乎於匹夫之心能使左右稱賢不能得於國人之口天下之所謂公論者至于

此而後定然感之於旦夕非難懷之於久遠者難若有故而去去而久久而思思而後欲得之者其亦鮮矣官之設以爲民也而得乎民者其難如是故古之賢者在官則有久任之典旣去則有復借之令凡以爲民利也今以閭閻之賤而干殿陛之尊不可謂不誠以君相之命而下從匹夫之願不可謂不專且重矣而徐君當之其不謂之誠難乎哉古之君子名成而行益勤任重而心愈憂蓋人之責乎我者重則吾之所以副之者愈難責而莫爲之副不若無其責之爲愈也徐君勉乎哉夫使其民如饑者之必飽渴者之必飲愈久而其心愈不忘者君今日事也然非力倍徙不可得若謂事半乎人功必倍之如孟子所云者此則交承之論非所以論始終之際也徐君勉乎哉諸君之詩多寵君且期之者予爲是說以相君君誠賢者有志用世必不以予言爲不佞也君名泰始字士亨改字大同世爲江陰鉅族舉解元試御史事輔知荊門縣以才能擢今官云

韓氏族譜序

韓氏舊無譜廼傳君平陽之洪洞者前後二百餘年此地多兵燹遷徙不常雖士大夫家槩無譜如韓氏者而不衛辭也工科右給事中貫道始以其父敬仕

公命作譜京師由徵仕公而上得八世有韓永者爲始祖自始祖及給事君爲十世世有昆弟累至數百人皆以法並紀曰我不敢遺也十世而上間有顯宦者而名系不究則闕而弗書曰我不敢誣也君子謂其善爲譜是可爲其鄉作譜者式而不獨譜也譜之道所以尊祖考合宗族與孝弟之義以成敬尊之教甚重也人之親有可窮者有不可窮者夫親始於高祖窮於玄孫而後窮於緦此可窮者也由天下之異姓以求吾之同姓由吾族于百人之身而遡乎一人

之身愈遠而愈不忘此不可得而窮者也故禮不可過而名義不可廢譜者所以存名與義者也因其不可窮者而求之則所以尊祖敬宗者益不容於不厚矣然孝弟根乎心而教本乎身故必孝而後可以教吾之子弟而後可以教吾之弟能尊吾之所自出而後可以引之於無窮若徒存其名而不自盡其實則彼所謂父子昆弟者且不知厚焉况數世之遠十百人之多指而語之曰某而祖也某而祖之所出者也孰從而信之孰從而厚之也哉故譜者君子重之而所以爲重者不在此也韓氏用醫起家仕有恒業徵

仕公以隱德承家學爲醫學訓科給事君既貴乃棄官就封竝後仕郎工科給事中之命而韓氏始顯公有從祖兄弟數人皆居同業食同爨予聞之給事君而君清謹醇厚有志乎名教之大者其家教可知也豈獨是譜然哉然後之孫子推其所自出幸茲譜之有存而思所以不忘者必自給事君始作韓氏族譜序

怡菴楊先生輓詩序

國家之制凡爵賞外有所謂封贈旌表者旌表之命必爲行高節始得之封贈之命非其賢子孫能稱從厥職者莫能與皆天下之盛典也夫旌一人益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勸封一人益曰使天下之爲教者勸然必其人之不愧乎其身而後可以勸乎人於是有以一人兼二命而又不愧爲者則其爲勸也倍矣由陽怡菴楊先生克彰甫在家至孝母喪居廬致有異端設旌爲孝子中歲失偶不復再娶以成其子之業後封爲刑科給事中君子謂其旌也不愧乎爲人子其封也不愧乎爲人父徒凡旌與封者皆先生其人其爲天下勸豈不厚哉夫苟其身足以勸天下則凡人之有身者皆得法乎其爲善有子孫者皆將慕乎

其爲教其有其亡足以爲重輕併戚者亦豈不既多矣哉先生年七十將其子貫之爲給事中大夫而下皆作歌輓詩予得而序之其卒也給事已遷大理丞秩加顯公卿而下皆弔哭哀挽其爲詩加多焉大理後以屬予予方願壽先生之年而遽傷先生之沒始終之義固不可得而辭也獨念先生之重于世以賢而賢之者以有旌封之命故獨敷揚其義爲天下道之以重諸公之哀云

遊朝天宮慈恩寺詩序

成化己亥重九前二日翰林脩撰謝君于喬以詩約

遊朝天宮是夜雨翌日天霽于喬豈復以詩速客於
是編脩曾君文肅王君世賞刑部郎中馮君佩之皆
赴至崔部二道士宅和于喬韻各二首于喬倡爲詩
諸君輒和繼各倡各一道又輒和和且半予始至自
內直詩皆如諸君之數已乃爲聯句文肅以事先歸
遽口占二句而去又得三首編脩楊君惟立以詩
報不至翌日始并和焉先是佩之遊慈恩寺與僧塔
訂九日之約預約者郎中李君若虛賛君元勲及予
予方有侍講陳君師召之會以舊約不可負預以詩
謝之至日與諸君次第俱往沿楊傍海歷永國觀稍

田臨海子望鐘鼓樓訪桔槔亭故必爾連竟日復倡
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復爲聯句世賞
先歸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燭續錄得
十首於是合而書之爲一卷都城之可遊者道院惟
朝天僧寺惟慈恩爲勝慈恩即舊所謂海印寺者在
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視朝天爲尤勝獨朝天以
予舊宅雖不必景勝殆以人勝也是遊也皆以菊
節起興而今歲候差晚所至菊未花諸君之詩若有
不能忘情於此者夫歐陽子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
閒以予觀之則所謂山與水者亦寓焉而已若是則

今日之景且不必待地以爲勝而况物乎噫諸君非
好遊者也出處聚散之情張弛之義蓋於是存焉則
是詩也不可以不書也是爲序

賀楊母大安人受封詩序

巴陵楊君應寧既以中書舍人滿三載書最于吏部
當貤贈其考化州公而州佐秩從六品稍尊中書雖
偶禁近品顧居七乃以例給化州同知勑而進公階
儒林郎其母張氏從夫階當封安人而例以獨存故
得稱大益其號加遵爲封贈之制凡父官尊于子則
從父官卑于子則從子惟貴之從而不爲殺此國家

得士之至于楚應寧之所得被者亦厚矣且凡所謂
誥勑必京官之能舉職及郡縣官之有美政殊異
者乃得之化州公廉潔有異績而當時藩司部使無
能推之者則大安人之命與應寧之貴且才也殆公
所質于天以遺其家者乎予始見公敝冠束帶又或
時被褐布衣居京師一第不能旋馬若未嘗擁車騎
出佐一郡者大安人之封也予往賀而見之時雖貴
有祿養命服之外無所增飾固其儉朴天性而化州
之素風遺教益未改也昔范氏歐陽氏之母皆舉史
冊以教其子成其賢名而其身固在食其祿人謂爲

范氏之母易為歐陽氏之母難有子如應寧者親及其父之教而又有大安人以終之何惟其成之易如此也又況應寧年甚少志業甚銳而大安人方康彊優游猶有所待而益成耶然則大安人之命不得為今日賀且自今日始殆其兆也應寧上世濱南人今定居京口而巴陵實故郡且其所受廩地有名薦故十湖南之士尤親湖之仕者皆往賀大安人賦詩為壽而予與應寧尤厚故為詩而又為諸君序之

赤城詩集序

詩之為物也大則關氣運小則因土俗而實本乎人

懷麓堂集　十五

之心者道同化洽天下之為詩者皆無所與議既其變也世殊地異而人不同故曹劉鄭衛各自為風漢唐與宋之律代不相若而亦自為盛衰逮至于元其變也愈極而其間賢人義士往往奮發振迅為感物吉志之音者蓋隨所得而成焉然亦鮮矣夫自樂官不以其詩為教使者不以採詩為職是物也若木始為天下之重輕而所關者固在也然則不得與于天下者因其所得為而求之亦罔非君子之心哉浙之東有州曰台古赤城郡地也其人因多能詩吏部郎中黃君世顯翰林侍講謝君鳴治誦其遺篇而咨嗟曰此吾鄉文獻之懿其不可以廢乃輯宋宣和至我朝洪武永樂間得數十人若干篇為六卷名之曰赤城詩集而宋理宗時有林詠道者嘗輯為天台集今刻本不傳天順初國子學錄發存梓輯黃岩英氣集而不及旁縣至是始粹然成編予得而觀之其音多慷慨激烈而不失乎正蓋宋元季世甲兵饑饉迄無寧居國初一統甫定而其君子猶有感時悼昔之意風標表槩或出乎憂患疢疾之餘者皆可得而見也若唐項斯宋楊蟠之徒皆以詩名而世遠不可究故存者在經百而下不過數十人使數百年之間有如

懷麓堂集　十六

二君者時輯而代錄為當不止是以其止于數十人也則及時而為之其容以後乎哉二君將以是詩若其鄉按察副使應公志欽鋟梓廣東復懼其未備將益蒐輯以為續集今文教日隆作者彙出方大興未艾之益其或有繼二君之志者雖百世可也

懷麓堂文稿卷之五

序

周原已字序

御醫姑蘇周君始名京字原徵及被薦部檄以經徵故又名經今年始更名曰庚然未有字也其舅氏翰林脩撰吳先生原博字之曰原已蓋以舅氏之稱已䄵故因其聲之近者爲之也夫庚之于五行其屬爲金庚者堅強之貌象萬物庚庚有實又釋爲更變革之義也已之屬爲土屈曲包容象萬物避藏之形物之象藏則歸土土所以藏也五行之理有生有剋生

原于所資而克原于所制已者庚之所由以生也然而洪範五行土居金後禹稱六府亦以木土從金蓋言形則微而後著言用則制而後成推十干之疏則先已而後庚者言理也故曰理紀于已復更于庚蓋非已則無以爲庚而至于已亦有不得不庚者天下之理過中則變自甲乙至于戊已而終天地生物之意于是焉而窮窮而後變故庚者秋冬成物之氣自生而成者所謂庚也夫旣知其所原而又知其所變天下之事豈有不成者哉以之爲學則守而化以之爲德則誠而明明而動動而化以之爲功業則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庚已之義亦于是焉備矣予又聞諸易之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丁寧于事之先而揆度于事之後則其爲變也其咨以[illegible]乎哉原已雅善古文歌詩而志不離道思有以進于古夫名與字亦更之一事由是而日新之其成也孰禦焉予與原博故託交原已而得其賢于庶吉士陳君玉汝爲詩乃序而贈之

贈御醫錢宗嗣序

丹徒錢宗嗣以醫名江南名徵京師爲郡大守所薦隸大醫院籍穎脫儕輩禮于公卿不及里巷皆爭爲

延接等被選供奉內府以姓名見錄上遂擢官爲御醫蓋特命也夫醫之言意也脉絡有道氣候有數土地有宜藥餌有法不以意推之則數者扞格而不能相通故張仲景之論方術說者謂其不宜于東南陶隱居之論藥物說者謂其獨詳于西北郭玉之治病每盡法于貧賤而自謂不能于富貴張子和以攻擊爲法朱彥脩謂其可施于有餘而不可施于不足夫專門名家者猶不能盡天下之變今蠡測株守槩而施之以有限之法應無窮之疾未精其所已知而取必其所不能喻噫亦難矣然必通[illegible][illegible]之理而後可

以爲庖明尺度之分而後可以爲梓蒲坐作攻守之法而後可以爲將不知大天下之常者豈復能與于變哉宗嗣之學吾嘗聞之矣于其書未始不讀而能推以意形色證候之大居起飲食之細參究互用摘抉攻伐巧發奇中者往往有之故其在物議君子謂之不愧其名在國事君子謂之不𤸇其官然宗嗣宜有進于此者益南歷江湖北登川陸省嘗藥棵之味而貫識膏粱之性見愈多則試愈省其視府一鄉試一邑者功殆相百也人之材藝亦係于所用如此哉予嘗病天下之藝未復于古而嘗爲其宗嗣其有意

乎吾將望之矣大夫士之德宗嗣者皆喜其得官中書舍人楊君應寧其尤厚者謂予于宗嗣亦不爲詩有以張之于是乎書

壽羅母陳大宜人七十詩序

太子洗馬羅先生明仲之母封大孺人陳氏以今年四月九日初度壽躋七十而明仲適以五品滿三載再膺大宜人之命大夫士與明仲遊者爲頌禱之詩若干篇予同年進士在翰林者十有餘人凡爲翰林官僚之屬又二十餘人而親在京師者惟明仲及予二人而已于是摳衣訖爵操觚翰之役以從賀事不敢在諸君後乃僭而序之初羅氏與楊文貞公異姓同居明仲之先封君寔綜家政大宜人禮均諸婦居京師賜第幾二十年封君既棄養侍楊大夫人于泰和數年而還羅氏及明仲以翰林脩撰歸省迎養而來又十有一年于茲矣夫士仕于朝雖有父母之養不得顧或就養于官而風氣土俗之異亦有不相適者大宜人之再上京師也冊安坦途油然如赴其家既其久也子姓之蕃育姻戚之交親怡然如居其鄉宜封色養優游泮渙于榮名壽域之下盖人之所僅有焉者也夫文貞之學實成于母教官秩之贈有祿

不逮養之憾焉雖寵遇極一時勲名滿天下而父母之養乃有不能自遂者若明仲之弘材雅器方益隆孝敬以輔導儲德又將以發華勝要贊聖天子休明之治而大宜人之壽足以待之安知其功業不能上娩文貞而家慶過之也予從明仲久顧才與地皆出明仲下喜其家慶之美而必遠且大者期之若懿德雅行大宜人所以致福于天者則詩人頌之禱之之義已備予雖能言豈有加于諸君哉

送蕭菴

予辱履菴蕭先生文明爲忘年交時履菴尚未第而

其清詞妙論橫絕時輩匆入較藝氣輒為有司所抑而
韜晦涵蓄未嘗作不平語及取進士為諫官悃悃忠
懇孳孳奉職惴惴焉惟負國與民是懼雖勢位赫赫
未嘗挾以為驕其所交際傾寫披露言可質情可信
雖窮達離合事與時殊而思誼多至久而不變以予
觀之蓋二十年猶一日也比者擢任鎮寧當遠涉荒
服萬里外命下之日即飭妻子治行具怡然就道若
赴東西鄰者于是一時大夫士隱然知其賢益信其
平生而與託私好者亦不敢戚戚效兒女子態為鏡
菴恥乃賦詩以道其行予惟君子之於天下必有常
志定力然後能居常處變而不失其正故素富貴則
行乎富貴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患難則行乎患難
苟中無所主則隨事觸物皆為所動利則趨害則避
豈復知有非我者哉故觀人者必于其忽微而知其
久遠于其平居無事之時而驗之于倉卒不備之日
鏡菴之賢吾得之深矣或者乃謂今之諫官雖貴且
近而責任甚難舍此就彼宜若釋重負之為快者是
豈吾鏡菴之心哉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有義焉無所
逃而不盡有命焉無所往而不受此則鏡菴之心推
[illegible]湖堂登台輔其視今日殆無以異也鏡

菴其賢哉鏡菴伯子鳴鳳敬孝養其鎮寧之命實
採几杖以從事婉容順志無矯彊抑鬱可憐之色鏡
菴誠賢哉觀其所為教則益可知矣贈鏡菴者多及
其父子間事予故案序之而贈鳴鳳者尚多則別為
卷云

寄鶴溪潘先生詩序

鶴溪潘先生歸自莆陽既闋服遂馳奏于廷請致大
守事屏舊居數楹徜徉溪上作招鶴之辭以自寓好
事者傳之京師予嘗與客五人會于其從子時用獲
其辭誦之客于先生無間識不識皆傾慕風采欲倚
歌和之而調高興遠不可復續乃為聯句一兩章而
各和一章以寄其遐思大夫士聞而慕者亦各和其
一合和章如聯句之數與予所和未章有不能盡于
先生者又危為一章既乃彙而書之為一卷嗟乎隱
與仕之相遠也久矣詩思在山難盛世之言亦不欲
聞核與歌而過雖聖人欲與之言而不可得吾嘗以
城市之迹乃欲與高人遺老酬酢乎山林之間其不
為先生笑乎先生之學在于行道濟時取科第歷郎
署以至一郡蓋嘗焦思瘁力惟恐一職之或廢一民
之不被其澤功成而去亦其時然耳先生豈果于忘

世若哉或者以爲士之出而隱者亦必須見夫外內輕重之辨而後能形之乎其言如四皓之紫芝歌陶淵明之歸去來辭皆出于其所自述是故彼簪組而蔽布韋者亦難矣予嘗接先生言又見其所爲書翰又于是[redacted]爲求之先生之志與行雖非予所及亦不可不謂之知也而又何傷乎或者又以爲韓退之序李愿歸盤谷蘇子瞻記張天驥放鶴亭當仕而論隱益其見實有超乎彼而後能然先生之賢過愿與天驥遠甚而今之世亦無所謂韓蘇云者詩之作安知其不爲贅也是固知先生之粗亦豈知吾慕先生者之深哉觀山者必仰其爲高望海者必嘆其爲大不以未至而廢慕也彼山與海者何心哉若曰是徒仰且嘆而弗躋弗涉無所益乎慕此則吾所愧乎先生者而亦不敢以自廢也詩因是辭而作故多稱鶴湀事云

城南登高詩序

成化庚子九月九日工部主事蕭君汝文登高城南會者翰林脩撰吳原博陸鼎儀侍講李世賢檢討張亨父庶吉士陳玉汝兵科給事蕭文明兵部郎中陸文量戶部員外郎周宗璞邵文敬御醫周原已鴻臚寺丞李行紹興推官蔣宗誼分杜牧齊山詩三句爲韻各賦一詩春坊諭德張啓昭監察御史倪時用不至各補一韻詩成次第登卷卷留亨父未錄而亨父卒後文乃續作一篇以寓悼嘆明年李行文卒時宗誼改[illegible]用遷去南文明出爲貴州州佐而汝文亦有山東提學之命欲追前約而不得也乃授卷屬予序之是日也予使歸南都汎江東下因與羅洗馬則仲覽山川之形勝嘆朋儕之遊聚爲詩賦以寄意諸君在京師亦念及予予歸一年而諸君聚散送異至有不可作者古所謂二難因美信乎其不易得也

孟嘉龍山之文不得于世蘇子瞻慕而補之此猶曠世相感與同而情異謝無逸誦潘邠老滿城風雨之句慨其不作續爲三詩變遊生死之誼雖欲已之有不可得者矣漢文之于亨父固亦有不可已者夫抑吾聞牛山之泣晏子以爲方恤民事何暇及此新亭諸賢覽景流涕王導謂當致力王室有官與民者固不宜以外物爲欣戚也今諸君遭盛世居顯位而漢文亦職風化激揚萬里外是固夙夜勤勤之不暇又惡光景時物之足傷乎然朋友交際始于晤語談咲之情而極于箴規輔翼同心僇力之義則固有不能

怨然于此者乎予于漢文諸名之詩其亦有不可已者夫

朴菴詩序

朴菴者今大子少保工部尚書萬公所自號也公家固有朴大數十圍高可三四十尺公曰吾愛朴朴合吾性且先世以朴遺我我曷敢不識因號曰朴菴甚數年朴燬于火公益植數百株以存故物及官遊京師歲數易官屢遷其所植朴皆暢茂如故朴而蔭覆所及不啻數十倍公曰是亦不可以不識也乃徵同朝大夫士為詩若干篇而屬予序之夫朴木之質者

也華不為桃李效不為杉梓馨不為蘭桂而高可仰廣可蔭堅可倚巍巍蓊蓊獨守而長存有君子之道焉世之人多貴華而賤質故朴不用于世而其名莫之或傳然則并性同而質類雖疏之使好亦有所不能矣公自先朝至于今日膺異寵都重位可謂盛矣而服食踐簡居室儉固不忘縮約之志其將為天下之大朴乎孟子以喬木論世大史公以種樹比德萬氏之朴益世守矣及公身致崇顯以茂其家而蔭其鄉由今暨後其勢有不可遏者則茲朴之燬而復茂也亦以彰公之功乎今天子開明堂治天下登賢選材小大畢集而公方為楩楠為松栢為梁為棟乃以朴名其身而教其子孫則其守益堅而澤愈遠矣且物之植于人者天實成之榮悴開落有莫之為而為者公之滋榮暢達承雨露傲霜雪愈老愈茂如茲朴也顧非大之所成乎使公端居職守藻華歛實全其天和而不變則所以遺子孫蔭鄉邑者亦多矣

中書舍人徐君壽六十序

一菴徐君維正居江陰世有族望以書升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未幾得告家居乃成化辛丑壽六十十二月二十九日初度實今歲之除夕也其子鄉貢士元

獻以予南畿所舉士方歸自省試擬于是日置酒會客以為親歡且將捧觴豆操几杖祝百千歲壽則預馳書于予請為辭以壽一菴戒其使曰必得命而後返使者再歷旬日是及門者十數竟不得辭予聞古有三皇之民或一人萬八千歲或四人合四萬餘歲是壽者時為之也南陽之民或至百三十歲青城之民或見五世孫是壽者地為之也劉弘以陰德延二十四歲孫泰以陰德延至九十餘是壽者天為之也廣成子保精至二千二百老子修道德至二百黃翁翁吞氣至九千是壽者人亦可以為之也然則將安

耶哉時不可及已地不可求已存乎天者恒然而人亦與焉吾所謂人非所謂若人者也陰德陽報因理之常然不可必得亦非人之所自必者吾于其近且實者取焉孔子答魯公曰智者壽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則疾共之居下忤上嗜慾無厭而求不止則法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而不量力則闘殺之三者皆非所以爲壽而智者不爲故壽是非人之所得與乎然予又聞之王元之曰民之壽否係君之政教君德尚儉民心返醇則不罹乎法我國無外侵民不爭則不戕乎闘制律曆正節候五氣

斯順兆民克寧則不傷乎疾三者皆所以爲壽由是言之則壽者君爲之也今以簞食壺酒與人則終身不能忘惟天德帝力廣大莫測故有終身閗之而不知者苟能知之則所以靈承而順受者必有其道矣一菴生明盛時居畿甸內目不識鼓村之具耳不聞金革之聲榮名顯秩安居腆養于山林之下而又恬雅康靖吉脩而慶積以饗其所謂壽是得乎天者也亦得乎君者也養其壽而無害焉者也若元獻之奇才妙質取甲第躋顯榮者沛乎莫禦則一菴之所當得者豈獨壽哉元獻之所請者以壽故予之祝一菴也亦以壽且附論之而推其所當得者如此

送憲副李君提學浙江序

今年天下提學憲臣闕者五六人吏部以次簡擬可任者例以二人上奏請親擇焉最後擬二人爲浙江憲副則兵部郎中劉君翀刑部郎中李君若虛而受命者則李君也浙江天下首藩憲副視僉佐秩加重故簡之尤嚴命既下朝論翕然稱爲得人蓋雖未命而士望之屬君也久矣夫國家置提學之官兩畿則任御史諸藩則任按察皆以憲臣爲之蓋教誨有師儒統領有郡縣猶懼其或弛也而是官設焉倫理

名教欲其惇明風氣習尚欲其陶鑄綱紀法令欲其振舉文章學藝欲其程校進賢黜惡勵勤懲惰恬退有獎奔競有罰責之周而任之重矣苟專事試章程而何校則使師儒之職務法力尚刑罰毛吹而濕束又偏于刑獄之官本末鉅細兼舉而就任之然後善于其職又必本諸身而爲之有德矣而後可以爲表率有藝矣而後可以爲硎範私不我嫌而後可以杜人之干謁過不我蹈而後可以懲人之罪咎凡天下之學官然而責周任重者之爲急也君識見超絕學問宏邃練政務精律例于凡曲直利弊皆燭照燎詐

乎其間而又肯謹廉靜重名節忘勢利庶幾洞徹久
而不變是其中之所存既足以教令乎人矣務與國
大濟贊峻秩當天下之所謂重任者非君之宜而誰
宜哉今之論是官者或謂其爲剩員泛秩無與乎學
校之務此雖過論或亦使之然者君其竭志致力以
彰朝廷簡命之明符銓曹擬擢之當愜士大夫爲望
之厚使天下益信是官之不可無而任之者不可不
得其人也則君之行豈特爲兩浙重哉予君之知已
也因君諸僚佐以言見屬故爲公論道之君契分之
深情誼之篤則形諸詠歌載諸卷帙與凡所與遊者

共之以畢吾私云

尹氏譜叙 爲漢瓊作

家譜非古也古者巨室大族系有圖上之太史太史
藏之故本紀世家皆有可考而副藏于家漢魏以來
書不闕矣迄晉尚門第頗陸朱張匹也猶下之入唐
貞觀脩氏族志山東者姓例降一等主婚主妃皆取
勲臣家不議其族然魏元成房梁公李英公皆盛與
爲婚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遞姓字錄改矣謂之勳
格婚有禁矣仍老不嫁焉自上者其流及下稱氏譜
所由作也亦猶行古之道也余奉命南還功德山舊
歸溯其源不敢忘也時里媚尹漢瓊脩家譜乞余序
余曰余讀史按尹氏之先出自少昊食采于尹因氏
焉號佗有聞矣余將說從何起抑聞之楊本虞叔之
後爲弘農郡而楊子雲吹律以揚別于楊自別一族
爲天水郡史遷世太史叙列古聖仁賢衆矣傳志書
表備矣及族之仕于秦晉衛趙者字號爵謚皆不載
今譜何例之斷乎瓊頓首曰否否當爲劉不聞漢祖
士會理爲李不聞唐祖廷堅謂袁者祖而他人祖諱
也故不其論斷自唐開元思貞始其言曰思貞與宋
璟同官刺史有直聲于二德偕偕以學士領史職今

浙龍柏舅東莞吳吉州楚漢川皆派也家茶陵者後
唐不振馬氏割據長沙雄飛奉命討之封衡山伯遇
田而名田火田嗣後崇武穆討曹成時彥德以牛酒
犒師武穆義之扁其堂爲一經堂其孫伯正仲正咸
進士官翰林再世奕然亦成進士至謙孫以解元擢
上第有虛心集宋史擬管行世請下明賜明經書院
人元脩從成進士後孫浩舉爲紫薇院學錄子正紀
又與劉坦齋同科首未遠而系弗克待譜之脩不容
後階焉一言不朽余乃喟然曰余聞余祖希遂府君
與尹復孫交最深尹之與李益不啻汀々玉潮淮北

[illegible]盧鄭也世婚姻不啻大原王清河崔隴西李也誼不得辭雖然尹之先立德立言立功悉數之難盡也今日若承歡服勞則教之孝策名委贄則教之忠冠娶喪必告也喪祭有制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出有事業處有著述天下國家皆一經駐脚也余旣篆尹氏四大字復過一經堂進父老詢明經書院舊址天之于斯文也文之在茲也書曰紹衣詩曰聿脩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在其後之人也予樂弁數言以觀諸之成

賀諭德程先生長子廕武序

春坊左諭德程先生克勤旣以尚書公之喪歸休寧朝廷特贈公爲太子少保諡襄毅遣官賜祭營葬葬旣畢克勤入謝朝廷念公舊勳復討官其長孫壎爲錦衣衛百戶得世世代壎克勤長子生六年矣刑部員外郎謝君文安及同鄉大夫士謂不可無辭爲克勤賀屬予序之夫古者文武一道於廟堂則訏謨于其內臨戎授鉞則折衝于外惟功所在而致報焉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父子相繼不絕其祿歷代以來世殊而制或異我國家定亂以武致治以文文臣則祿其身而大者廕其子孫惟軍旅之功無小大皆錫

世代不徙世祿而又世其官其念兵革之艱而錄戰伐之功甚重然武臣不得以與文治之臣則內有兵部而外有總督參贊皆得以兼戎務焉故勳績顯著者或與于五等之爵而其子弟與勞勩者皆得稱武秩比甲胄之士功益多而報亦重矣若錄舊臣旣沒之功蓋先朝已行之賞以廕再世而傳無窮者又豈尋常恩數之所及哉尚書公始以經學取進士居諫垣歷內寺外藩出領風憲入位台輔其在正統末捍敵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潘夷寇天順初經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平山都長鈒夷而最後參贊南京留務謀謨獻納官處力乎暴亂者實兼文武之功生有寵沒有恤朝廷之報其身者至矣克勤舉奇童登甲第官國史直講經帷兼侍儲極其弟克儉以公廕國子生詩書禮義之澤亦可謂之盛矣而公之子孫亦未有以軍功廕者固有待壎乎鄭桓公之子武公繼爲司徒善于其職于是乎有緇衣之風召康公之孫虎克平淮夷于是乎有江漢之拊在之所謂世國世家者蓋如此今克勤材望兼隆廟堂台鼎俟乎其有餘地而壎也又將有事于帷幄閫鎮之間其爲陳氏之武與虎也可冀矣予又聞大公治

齊尊賢而上功其後乃失之強周公治魯尊尊而親
親其後乃流于弱是豈貽謀者之過哉家之有訓猶
國之有憲也今克勤受于相於文武並繼以延先世
之澤而壎又將向學開禮以文事飾武功如古所謂
矢文德洽王國者則公之業寧有偏而不舉者耶予
與克勤同舉京闈又同在史局甚厚嘗拜其先公于
堂又喜其子之獲一命不可以不書也且克勤娶于
少保李文達公之女壎所自出今文達公之子士欽
啓秩尚寶而仲子士徽又以武功特拜錦衣百戶與
程略相似予于是仰嘆聖天子之殊恩名臣世家之

盛事皆世之所僅有者而適于二氏見焉故並書之

滄洲詩集序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于記述短于吟諷終其身而
不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謔語老婦稚子之所
通解以爲絕妙又若易然何哉蓋詩之才復有遲速
精粗之異名而亦無所與係杜子美以死狥癖論必
驚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大苦而秦少游之擬毫對
客乃不若閉戶之覓句者爲工也是又將以爲易耶
以爲難耶蓋其所謂有異于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
能使人反覆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取類于鳥
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
知其深與而才足以發之然後爲得及天機物理之
相感觸則有不煩繩墨而合者詩非難作而亦不易
作也滄洲張先生于文無所不能而尤工詩纔手迅
筆衆莫能及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鶩遠一字一句寧
闕焉而不苟用晚乃益爲沉著高簡之辭而盡斂其
峭拔奔洶之勢益將極于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蓋
之詩在國朝必稱爲大史李迥合天下而言亦未見
決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生同時居同地與相馳逐
殆未知其稅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不爲天下惜

之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以一時
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云者云爾若其恬
澹寡欲之心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于用天
下之所爲惜者豈止是哉予與先生同年進士又同
官其所先生之卒其孤珙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
得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獻以留予家而靜逸
亦卒因與謝方石吳匏菴二先生錄其若干篇爲十
卷文大僕宗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判桂刻于淮安書
成屬予序因爲題其篇之首先生名泰字亨父號滄
洲累官翰林脩撰卒時年四十有五

終

序

會合聯句詩序

成化庚子二月朔劉君時雍以職方郎中起家艱待次京師會同年明仲洗馬鳴治孟陽師召二侍講曰川汝賢謙儀三修撰亨父檢討及予于城東飲館予負為速客是日大風寒其惟數五侍講在告客無弗赴者僅再匝予幼子病得報亟歸諸君即席聯句得四首明日時雍又韻各客客亦次第和之予以子殤不及和和時暘治以家艱去明仲之和也數五亨父

刑籍物故皆感而形之乎詩及舜咨侍讀起家艱至又和之凡若干首為一卷時雍以予實主約乃不終會又不與聯句罰為序曰用為助罰予不得辭因憶與時雍同舉禮部入翰林朝夕聚處及分曹闕秩十八年來少者既壯黔者或化而須臾中間以使命去以省覲去以憂去聚散忻戚之不齊者益有感焉而況有大於此者乎故君子之交也及年之壯可與進學及國家之閒暇可與修職及朋友之聚處可與輔吾規過相其所不及則所以節勞養志宣幽導和者雖一言一話亦是以相感發況言不足而咏咏不足而嗟和之其多且富若此哉他日學成功遂陷厥小大皆是以自見乎世乃或優游田里感念疇昔皆於是詩乎觀之亦可以考見其一二矣若忻戚聚散人事之不齊者固情之所不忘亦豈君子之所屑屑為者哉而或者以為嬉遊豫樂之具則過矣

蕭溫州挽詩序

海陽蕭君伯鉉守溫州以疾乞歸巡按御史及布政按察二司留弗得乃自于吏部而許之歸無何卒溫人思之致賻于其家越三年君舊寮山東按察僉事劉君叔亮及其鄉人行人陳君某念君無子以死悼

惜不置倡諸大夫士為挽詩若干篇而屬序于予蕭君同年進士也君在官賢予知之為工部主事總遵化鐵冶事盡革宿弊完舊所逋課若干改戶部主事進員外郎督德州軍餉明出納嚴禁令庫廩門垣百廢具舉使江西福建督諸官賦廩食外餽遺無所受其在溫州雖未閱歲而施設措置民飫其惠者亦多矣二君復為予言君未第時尚義氣輕施予居遠泉水出家貲為井鄉鄰利之偕計北上有夫婦同附車者其夫斃後至則車已發婦顧少艾倉皇無依君視若已女居起食飲悉置以禮遂使同行者皆敬憚

子登少參君及抵京大始至婦病告曰微蕭公吾殆
死矣蕭以金帛謝不受蓋其平居所爲已如此而予
不能知也嗚呼人之善必有所憑藉而後顯或以勢
或以地以人或以文字歌咏其無所藉而傳者蓋未
有也如蕭君木過將事非託於鄉黨縣家之舊則雖
聯科第同朝著如予者且不及知而况其他乎知之
而不使其傳則予之愧二君也蓋多矣故特書之若
善而不當且無子此道路者之所同悼加以交游知
識之士歌咏嘆之屢予之悼君何以異於詩若哉
君名萬留銘其字季年四十有二有女三人以弟從

次子爲後于其祀

黃氏族譜序

黃巖之黃氏自昭武鎮都監諸兄弟爲三族惟都監
所居洞黃族有譜至十四世孫松塢處士公尚脩之
其子職方主事彥俊又脩之其孫文選郎中世顯又
增刻例者其居址墳墓婚姻其備附以器物詩文
徵諸大夫士爲序跋合若干卷而復屬予序黃氏自
宋太史庭堅自序已不得其詳元文獻公溍益加考
據亦竟莫知所定今諸公所據者是也蓋漢唐以來
黃氏自江夏爲八郡在閩者晉安來以後黃氏自合

□□爲大族而在越爲剡今洞黃在五代時由閩邵
武而越黃巖黃巖去剡數百里且都監之居究先宗
非則於金華無涉焉邵武去晉安亦數百里謂其同
出江夏尤遼遠之然不可必也夫自宋歷元幾二代
已有不可知者昔夏帝之世顓頊軒轅金天之傳可
盡論乎爲洞黃者苟有其所自出無忘都監足矣譜
系之學自五代之衰朝廷始不以定流品士大夫始
不以通婚姻官府私書一切盡廢而洞黃之從實當
其際宗派之不詳也固宜時在天下若黃氏比者亦
多矣然自是以來黃氏之統緒支積以至于婚姻喪

祭纖悉備具若指諸掌亦可謂難矣夫法不備則天
下之氏族皆莫知其宗家法存則雖至於十餘世之
久數千百人之多而不亂豈非存乎人而然歟家之
爲業必創焉而後能啓守焉而後能繼維持振舉焉
而後能久自德業規模之大及乎譜牒脩敘之細皆
然都監公避亂世得善地可謂能創十四世之傳其
守亦善矣松塢職方重脩累積至文選君而益盛其
子進士儒又起而承之茲譜之脩其兆可徵也况其
孝友清白之澤有更於所謂譜者乎譜之法尚親而
舉重以其簡而易傳也夫苟得其人以傳則雖詳不

雁然內方合諸族外及羣黨兼備衆義若茲譜也者以黃巖傳之奚患其不能也耶吾因曰爲洞黃者無忘都監見矣洞黃云者山淡廣若洞黃族既望邑人因以姓稱其地云

送廣西按察副使林君詩序

吳人林君朝信以監察御史擢廣西按察副使兵科給事陳君玉汝置酒蘇州巷官邸會諸蘇人爲君贈行予與洗馬羅先生明仲與焉與者二十人玉汝摘杜子美送裴端公詩四句爲韻其詩曰崔公陵南佃蕭蕭狄初筵鄉人奉末眷佩服自蚤年蓋玉汝與君

同里閈爲錢卯交雖科第先後而游處不絕者二十餘歲所謂蚤年佩服者也玉汝仲子錦定聘君長女同家于官歲在辛丑醮于季冬之月所謂眷也是日之會客未至而筆札已具一觴而韻分再酢而詩就所謂初筵也廣西爲國南服按察與布政並置官聯轉斂爲一方之長雖稱南伯可也然則是詩也其殆爲今日設乎夫君子之志未嘗不欲行乎時故其交也亦必以德義勳業相期勵非苟爲慕悅而已今君起布衣官至四品擁金衣緋乘驄馬出巡萬里外而又奉官俸還鄉里揚厲光寵于家慶于二親之側此仕路者之所嗟羨無俟乎交際之好姻戚之厚也若其方千里屬吏數百其衆亡數十百萬操法律號令而臨之揚清激濁善有賞惡有罰惟所欲爲而莫吾孰此窮居之士撫膺扼腕莫能以自遂者而爲之又非同志者之所樂哉夫苟不以貴富榮寵相慕悅則吾之所望彼之所以副吾之願者誠在此而不在彼也予觀君與玉汝文章義氣爲好至忘形迹及爲婣婭不過書幣羞不過粢粟敦朴守儉皆流俗所不能及是豈徒慕悅於外而無所望乎其大者哉君之行能如杜詩所稱盛名當業城兵甲安井田者庶不

爲玉汝負而吾輩之餞亦與有寵矣故予既賦所分韻復爲玉汝序之爲君贈云

應天府鄉試錄序

成化十六年庚子秋八月癸酉應天府鄉試錄成蓋自奉詔以來凡二十有六日而試越三日再試又三日三試既試之十有一日而畢錄諸中外臣各在執事者三十有六人士之中選者百三十有五人文之尤粹者二十篇而成臣璟既序於前矣臣東陽謹再拜序其後曰昔人有言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王畿者中國之中尤教化所由

始堯始百姓舜始五服文王始闢南者地之近也近必先久則益以濬故天下莫加焉臣嘗以為西北之人才京畿為盛東南之人才南畿為盛蓋嘗觀于南交邠雖我太祖高皇帝盛德大業之所興一時雄才傑士建功立名之所起靈氣在山川風霆雨露在萬物仁聲義烈之在遺民故老者昭然如一日太宗文皇帝定都于北宮闕臺閣兩存而並置以為億萬載太平之業故人物之魁傑文章之濬厚論議之宏偉其視沛豐汾晉弓矢甲冑之雄者相萬也於戲休哉士之有馭德器必造而後成今國監在兩京府州縣

學術天下冠裳絃誦者彬彬輩出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皋夔伊傅之功業不言志乎氣感上求而下應取之乎筆札文字之間而得其精神心術之妙有不謀而合者觀于近而天下可知也見又非累朝列聖偃武脩文之化暨我聖天子甄陶樂育之明效大驗然益以見皇祖之澤遠矣自科舉之法行天下之顯仕者挾經而抱藝輒遐踐脩壤衛鎮所在皆起而趨之況教化所始王畿之近地哉況天子所命左右侍從之臣以蒞乎其事者哉大則公卿輔相經邦弘化之功小則諸司百執事稱德宜力之寄天下而導官焉者也蓋必有名檢樹功業而後可稱濟世之才能志倍力以率先天下而後可稱王畿之秀不徒為富貴利達以為身羞以貽為國者之憂而後可以稱學校科目之士然則士之負于天下亦重矣故相與勗之以觀其成

送邵文敬知思南序

官與邵君文敬與予交殆十年評笑款洽辭翰往復議論相出入久而益親遊必聯騎燕必接几席動竊日夜有一過門僕不俟命焉不待勸以為常當其情興之洽雖有他故不復顧也及夫戰酣角俊雅意所

得一時之樂殆無以相易也今年秋君被擢知貴州思南府報者至人皆歎且惜之曰邵君奈何作郡遠使僻郡奈何道此數千里外蠻無閒疏戚邇遠誠不識皆然而況久且親如予者哉然予恆謂士之自養必一窮達齊得失而後可以為士故凡事有不當意者未嘗不自制不以動其心君不以予為可棄若漠有契乎此者蓋其所養之定乎中久矣今官至四品地方千里有民社之寄是亦何歉於君而顧以之動其心乎爾人才之在天下小大繁簡各有攸宜柱不可以擷陶焉不可以守關千金之劍不可以鉏屨徑

之珠不可以彈爵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當其質則物不費而事各有濟是故天下之才當為天下惜之予於君雖不為私惜亦難乎其為情也且今天下之指曰於文士者非以其長於辭藻而短於政事乎思南雖僻且簡所謂民與社者固在君其悉志殫力化稚弁為冠絅治要荒為侯甸又以其餘者得用於天下使天下之人信文士之可有為而用之者之有本盡則予言之於君亦驗矣若君能詩工書通經史多材藝則天下固多知之奚待於予言哉

忠安錄後序

忠安錄者我朝忠安公子錦衣君為公錄也始錄誥命諭祭及御製歌詩若干篇次錄傳誌銘狀及哀挽之詩又若干篇而公所著律身規鑑及歷官歲月皆附焉嗚呼觀是錄而公之履歷眷遇福壽德業之盛可見矣蓋公履歷之盛為在朝幾六十年位尚書者三十餘年累奉簡命轍跡遍四方十知禮部貢舉天下之士皆其所進眷遇之盛為賜坐便殿天子呼為先生而不名賜田賜第賜役人家屬賜白金圖書印及告老而去又賜勅給驛官其長子一人福壽之盛為八十二而致仕八十九而考終兄弟偕老子孫蕃衍有出乎五福之外而凡人之所恆有者不與焉合數者論之始國朝所僅見前古之所罕聞者嗚呼其可謂極盛也已矣夫福之在天下必其人之功德足以自致然後能饗乎其身故食而怠事能薄而受上賞者必有人非鬼責為造物所厭棄斷乎不可誣也若公以宏才偉望為一代元臣永樂間保衛儲輔宣德間決策討賊正統間留守京師景泰間請討叛和以圖迎復其功尤大其餘咨諏獻納斷大政決大疑勳業在朝廷陰德在天下者蓋不可數而計也則量公之功校公之德豈泛賞常畀所能報哉然公之自

處也謙慎儉執蹈實而守恆檢其身常若或怠教其子弟惟恐其或肆雖貴生窮士未必能之而志滿意極者之所忽也公之福盛於身以及其子若孫者不又在茲乎嗚呼觀是錄而公之所自致及其所自保者皆可見矣東陽晚進嘗一見公賜第時在童稚未能仰測公德於萬一今繼娶于公之外孫從錦衣君觀其所謂錄者謹序述其槩于後公長子名長寧錦衣鎮撫後公數年卒今錦衣君名儼公次子官至指揮僉事賢而通經世其家

靑岩詩集序

夫世之有文獻大者關天下次者關一鄉而小者關
一家其政行風教可考而知也故國有史州郡有志
記家有譜乘又往往見諸制作著述之間史傳及譜
挈綱而舉要勢不能以槩天下獨其人之所自述作
則凡志操功業之詳皆得備見而無所遺焉然以天
下之大古今先後之遐且久則其詳者勢亦不得以
盡存必辭暢理達然後可以自見乎世故古之君子
有立德立功立言者雖細亦世之所不能廢也說者
又謂必為之先則其美彰必為之後則其盛傳故所
謂文與獻皆繼世者之責及其至也則雖門生故吏

不得以復其官長鄉黨之子弟不得以誣其先達而
況子之於父孫之於祖哉故文獻者可以觀世矣予
於青岩王先生之詩竊有感焉先生待制忠文公之
孫博士公諱紳之子博士嘗從宋太史游與方遜志
為友先生為遜志所教見許以友暨其難之及也定
嘗周旋其間文皇帝念忠文死國有先生於逮繫且
欲用之而先生以疾歸所編有皇朝文衡金華賢達
傳續與西山文章正宗而所著詩尤多君子謂國朝
文獻金華為盛王氏於金華為尤盛蓋忠文之文章
節操關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關家如博士公者非
獨為鄉里之望也若先生孝義清白不失世守而行
誼詩又和雅沖泊粹然不戾乎正亦豈獨一家之範
而止哉然則雖其詩亦不可以不傳也先生之子中
書舍人汶輯其詩數千篇鄭義門諸老閱為選訂中
書昌在南雍又屬今太史吳君序傳擇其尤粹者此
集是也中書君旣謝病歸將鋟梓以傳于孫王氏文
獻之盛又信中書之賢非誣其親者也故序而歸之
先生諱稌字叔豐別號青岩職焦曰孝莊者門人私
諡也

送戶部尚書翁公致政序

君臣之際亦重矣委質而任之盡瘁而為之左右服
事不敢愛毫髮之力及夫有所不行義有所不合雖
得罪以出而不敢避至于年高力倦奉身而退雖其
君留之而不可得蓋未嘗從諛以為忠貪位戀祿以
為勤進退之義有不得不然者若君之於臣徵求簡
拔如恐不及雖在疏遠不忘眷緣及其老而去也固
不欲罷心志勞筋骨惟其願之從而又有加其資秩
給其俸祿優禮而寵異之者於是始終之義盡然相
得之難而相失之易從古為然求其進退始終兼盡
而兩得者蓋間世而一再見也戶部尚書翁公以先

剴迶上爲譁嶲已赫赫有時名劾災尙剡劄公稅滿
官業及爲工部侍郎請蠲積松處織絲幣出知衡州
府代民輸賦若干今天子嗣位遷江西左布政使經
流敗道途徧擢都御史巡撫山東救荒之政爲多入
爲戶部侍郎以至尙書總京儲掌部事夙夜籌畫凡
朝廷財賦大計皆倚重焉比歲以疾乞歸疏再上天
子勉留不許今年公六十有九則嘆曰年至矣復具
疏備述宜去狀辭愈切疏入三日乃許之而猶難其
去特加太子少保賜勅給驛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
給輿隸四人以爲常近時以大臣致政離開恩數

未有若是盛者也公發科登仕四十餘年摅志竭力
固已自效於天下其間得罪而出不少顧避年至而
去又無幾微眷戀乎其間揆厥進退無愧乎大臣之
義矣若遭擢於筮仕之時徵召於斥謫之後體貌之
典又加隆焉則朝廷之所以待公者亦豈尋常格例
可擬於萬一哉夫爵賞之典始自朝廷而大臣者以
其身爲百僚式者也聖天子獎恬優老於上賢大臣
守恥秉義于下皆天下之盛事而實於今日見之於
乎難哉竊聞富丞相弼居洛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
言趙參政槩居睢陽集古今諫諍爲書以獻公之歸
皆迹在南服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宜未能一日忘于
懷也若屣脫軒冕不復關天下事此逸民隱士之所
爲豈大臣所以自處者哉故欲知公者求之富趙
二公可也

送鄒國賢詩序

工部國賢之知許州也朝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
皆歎且惜之曰國賢奈何作郡國賢刻意經史工文
翰不習吏簿不宜作性沖簡好靜不與世故相涉不
宜作質羸弱殆不勝衣不耐居起不任於跋涉奔
走之事不宜作然則國賢之不免于郡者其國以是

耶今則習律例不泥於章句篇翰之藝則謂之才諳
人情達事變不限於小廉曲謹之節則謂之通披豁
軒豁不爲斷縮拘滞之態則謂之奇偉疆力是三者
要可臺諫華可曹省無所觸而不得此今日之輿論
莫有能易焉者也若翰林以制作爲職中書以揮染
爲事行人以奉使宜令爲務則今之所謂閒官散地
不必是三者而後得如國賢者而亦弗得焉何哉予
嘗言天下之才當爲天下惜之梓人之用木必曰此
可以梁此可以楹玉人之製器必曰此可以瑚璉此
可以珩璜以此易彼雖才且美不適於用而況指摘

之貲議之蔑其有餘幸其所不足以自棄其才而不
恤者獨何爲其情也然亦有説焉勞者愛之方也謂
者信之勢也操矢者必戢而收之然後可以致其遠
治劍者必揉而礪之然後可以發其耀造就成全之
術抑或有當然者邪然則今日所以處困賢者因將
爲天下惜之也若匡衡之文學不以緣飾吏事不過
爲書生闒茸之才畧不施力於兵革不過爲豢養之
子弟士之自處亦易可苟瞻暇逸屑屑於文字間哉
州之職縣之所仰藩府之所責成其政甚劇方當道
衛方因於旱暵居者傷殘而流者尚未復所謂盤

根錯節者也困賢勉哉拯藩郡患鋤强植弱偏于一
郡而決于齊民俾人知文士之適于用如此政之不
繫乎貌與力如此亦以見予之言非私於困賢也如
此困賢勉哉予在場屋以文字知困賢久而得之益
深予之惜之有甚於人人者故悼諸君所賦之詩序
以贈之

京闈同年會詩序

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試者百三十有五人越數
年或舉進士列官中外或業大學或各歸其鄉升沈
聚散蓋有不能同焉者矣乃成化丙申冬至日兵科
都給事中四明章君元益合同舉之在京師者會于
武學之署得四十有一人焉會既成謂不可以無紀
因析邵康節冬至詩爲韻各賦一詩而聯其一以爲
序予以助祭閒陵不及與實當聯數故諸君以序屬
予詩未悉成予亦未有以復也又八年甲辰翰林學
士錢世倪君舜咨始輯諸詩及少其未就者成卷謂
予曰序不可以不成也今科舉之制由鄉以至于禮
部禮部之舉必同籍于朝而後得處故同年之會往
往有之舉于鄉者一聚輒散至有不識其面者既其
久而聚也或已忘其爲同年而況會乎且天下之士

分藩而舉故凡郡縣之統于一藩者其勢皆可以爲
同若京闈之舉則不啻郡邑京侯之士而四方之游
國學及諸司之有官籍者皆與焉故舉雖同而勢不
易合京闈同年之會始自今日始也苟有所限則雖
一藩之士亦有郡邑之殊不待如所謂京闈者苟有
所通則雖天下之士之會于禮部者亦不害其爲同
而況於一京闈之間乎蓋所限者勢也其所通者義
也同年者同時而出同途而進實兼朋友兄弟之義
而有之有事則相與以成有過則相規以正漸磨淬
厲各求無負於用世之志與用我者之意而已若夫

喉之約皆禮文之紛綸皆情之所不可
亭未飾無足以議論者而況并此而失之有苦於失焉者乎夫言者心之聲也君子必於是而求之觀人者不於所勉而於所忽故凡學于家而陳于有司者固未嘗不以正進也及其志滿而意得物還而紛拏舞蹈歌咏之際溢有不自覺者而見諸詩也皆不戾乎正則吾同舉之士亦可以觀而所謂料與以放倒規以正者宜無負焉耳矣姑序其詩而藏之

送福建參政劉君詩序

才之難其信然哉餘於材或歉於是確於自立或未

可與權取給於事功或離道背德而莫之顧事事而求之時將而驗之內外之相符終始之不少變者蓋于百一二見而已吾友劉君時雍爲職方二十年凡將士勇怯名籍多寡地勢利弊利皆極詳熟內其章奏外馳箭檄頃刻數千言皆援古義酌時宜既不失正亦關於濟用此固人之所難能也自授官以來官長屢易知君者或移牒改除或奏請增置殊好異尚者雖時有觝牾亦卒不能舍君而他若位嫌地偪或不相容君以雅度弘量避名讓善之不暇及其久也妒者消忿者釋議稱其爲賢無異辭此又難也然猶有以難者當賢勞時物論騰播於是有挾勢假寵以尊官重位餌而致于其門者君遜謝卻避惴惴焉懼墮坑落穽是懼及循次擢福建參政人皆惜君而君畏然若釋重負以去此非人之所甚難故予於君雖不敢爲佞未嘗不私歎竊慕以爲不可及也夫古之人知才之難也必處之以難荷之任責之以難爲之事職方之地亦盡君才矣今乃以福建大藩參政爲秩亦不過一方事君之行顧亦有不盡其用者乎抑予所謂難也世固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得之淺而遺其深者乎然制患於將然者易圖事於未形者

難今福建泉漳之地外接倭夷內雜海盜而兵備久弛政弊尚未除非得藩臬之良郡有賢守令與將士宜無所用其力夫使一方靖則一藩皆安一藩安則東南皆保障皆賴以無事矣是其地非不重而其事亦不可謂不難非君之才其孰望之誰也天下事尤有難於此者尚於君之行試之惡可遂爲君賀哉同年進士在翰林者皆賦詩爲君贈而予於君尤深故序之

序

贈右諭德謝君序

儲宮之有左右春坊猶朝廷之有翰林以講說道德制作文章爲職地位淸秘聯華並峙其有遷轉則倪其班級高下或相出入或相兼攝以爲恒制而臺閣之選皆於是須焉其在春坊爲大學士爲庶子爲諭德皆秩五品階大夫與翰林諸學士相埒必累考歷遷而後得與儕以狀元及第爲脩撰者九載一陟秩遷諭德最爲超擢然狀元名地榮峻多不俟滿考而

陟近歲始稍稍有之故雖一陟五品人猶若以爲滯於是知春坊之職固重狀元之選爲尤重也餘姚謝君于喬以成化乙未狀元在翰林爲脩撰甫九載陟右春坊右諭德初君廷對時所獻策明白正大得告君之體臚傳陛引之際儀觀脩潔氣宇凝重公卿以下莫不目屬以爲遠大器故其陟也亦莫不宜之登閣台鼎之望益不謀而合也宋王沂公賦詩未遇時人已知其爲狀元宰相伊固有以文章占器業者君之陟寧直爲今日賀邪夫宮坊之官固以輔翼儲德亦以其太平輔相之業於天下者也故必德純學正習於文章形之議論皆仁義禮樂之言著則其朝夕左右必有所感格規正以歸于道雖未見于用而所以輔天下之治本者亦厚矣况由此而施焉其所沾被于天下可勝道哉說者謂治安之策言忠而道疏[illegible]本之書言華而要寡承弼之篇言切而心許君之賢曾擇之審矣安知其經綸密勿之業不兆於今日之諭德時邪初君在翰林有名文爲近官贈者君辭曰是人方不爲公議所予惡可以諛言說之竟不作推是以往則其他日必能抗節秉義不爲諛說詭行以負天下豈獨以文章占之哉予在翰林久知君爲

詳既爲儲宮之參又將爲國家天下賀將有言于君僚同年進士通政參議毛君秉彝寔倡于六科諸給事六部諸郎官爲君賀而屬予以辭因次第所欲言者爲君贈

林氏族譜序

福州林氏出光之固始五代時從王氏入閩代有令聞有諱比者仕元爲福建鎮撫守南關元末隨臨城守義不報闔門就戮遺一子陽依祖母鄭于外氏故得免陽二子信任信美信任二子秀康壽信美一子文太諸孫至十有餘人秀了明[illegible]皆舉

約貢而玭及瑭皆舉進士瑭爲行人玭爲南京刑部主事恒念其先世之湮没危其家之中微幸其所可傳者而惴惴焉惟宗族散失是懼乃自玭以下著爲譜系以世傳附以家規以傳于家刑部君以予同年進士請爲序嗚呼承傳之際重矣族有氏宗有祀家有業得其人而傳之乃可以久而不絶故聖人以有後爲孝亦重也然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小而札瘥夭閼之患大而兵革鋒鏑之厄有不能保其必無者若予之心益曰吾之所不得與者莫能彌也吾之所得爲者吾不敢忽也吾之德足以貽吾後吾之孝足以

承吾前吾之法足以維持保護使之久而不墜如是而已矣林氏之先不可得而知矣及其遺變世罹寇禍以一人之身承累世就盡之緒岌岌乎千鈞之一髮可謂危矣及其傳世數百指貴顯五六人蔓延派衍愈長而未艾則亦可謂盛矣是雖傳與繼之各得其道要亦有得於天者乎夫以數百指之族存於一人之身則其恩不可忘而其名字不可不識識其名念其所自存則所以保其業者不容以不謹矣是固子孫之所賴以傳寧獨非祖考之望於子孫者乎夫吾之兄弟皆知爲吾父之所出則其情必親吾之從叔兄弟皆知爲吾祖之所出則其義不至於散由是而推焉則雖親盡服窮而吉慶憂恤之義有不能已者譜之作其亦重矣乎刑部君兄弟飫經學愼官操進聞于時而敬宗收族惓惓不置此可以繼而亦可以傳矣嗣其後者欲引而勿替尚於譜乎觀之

賓山樓詩序

試御史閩人陳君文用世居城南大義鄉其面有山曰煙臺平山左曰袋頂右曰文峯環拱起伏文用之父抑菴翁欲作樓對之未就而卒文用既舉進士拜潮州推官便道歸乃爲樓五間適與山對若禮延之

者其從兄江西按察使文耀名之曰賓山文用曰夫山者無情之物也而賓與主禮之所寓也禮施於無情可乎文耀曰可也夫山拔其巔若高冠然豐其址若褒衣然其竦也若拱而立其安也若尸而坐其邇也若郝而語於斯樓有賓道焉蓋其風采脩潔如司馬長卿之一坐盡傾意度直率如王子猷之徑造竹所氣岸軒揭如汲長孺之長揖不拜草樹芬郁如荀令君之爵香累日而不去於此必有以處之勢疏而情親交簡而意盡要久而諠不忘如是而已矣若絲育以游則近於褻拄笏以覲則過於傲袍笏以拜則

於論又可如陳元龍之於許汜臥之於百尺之下
古今之人冠屨以交轄列以擁高門大廈胡可容騶
馬而蔡可張雀羅者多矣而吾山罔在也孰謂有情
者之不若哉然則禮而拔之可也且可以儆夫世之
不足禮者也文用聞而憮然乃作肅賓之歌曰啓樓
兮兩扉君之來兮委蛇潔我席兮脩我儀我兔君兮
君匆辭迎君兮朝靡送君兮夕暉若不我兮遐棄澹
終日兮忘歸又代賓答曰風蕭兮露闇書筵兮夜欄
我之來兮莫予或違禮我兮燕我樓之中兮席之左
朝榮兮夕悴誰定其交兮其寧以我爲可大夫士聞

而稱者若干篇文翰既揖館文用自潮以徵上京師
念交見所與禮者而脩好焉以其所得詩請予序文
用方登高科爲能官無暇乎所謂賓山者予亦居都
城門第湫隘無容客地山不負吾而吾負山久矣姑
序是詩而歸之

送畢驗封充淮府冊封副使詩序

吏部驗封員外郎畢君嘉會奉命充淮府冊封副使
朝士大夫謂其與重爵游榮命莫不宜之而能詩者
贈之以言予惟古者先王以禮樂治天下爲諸侯者
或朝于周都或往于王朝且建侯命皆由上出若世
子繼位必入而受命適子當嗣則使大夫就其國命
之凡侯國皆然而同姓之國封則有金路之儀貢則
有寶玉之賚郊則有脤膰之賜尤其所厚者也今之
王府即古侯國必宗室而後得封雖內不通朝籍外
不涉民事然恩逮小宗王之再世每之以制詔之書
備之以冊寶之物可謂重矣爲之使者必以文武大
臣而副之者非曹省之大夫則郎官之侍從具名而
後命御殿而後遣亦可謂榮矣則與于茲命者惡可
以忽與視之哉夫所貴乎使者必其威儀足以聳瞻
觀辭令足以宣德意文學足以考據理道才畧足以

酬應事變而其大者則忠信節義足以持其身而不
辱其君所謂重者不可不盡而所謂榮者不徒以自
幸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賢如嘉會宜
乎所謂使矣且嘉會之舉鄉貢登進士也以禮經進
其於禮無所不學而職在郎署邦國王朝之禮尤究
習焉過庭所自遠有端緒嘉會之父朴菴先生以禮
舉鄉貢用教四學更訓導教諭二秩棄官就封于所
及見嘉會之師佩之焉先生以禮舉進士自翰林庶
吉士累官按察副使提學江西又予之所嘗締交者
也今嘉會奉使地定提學所按而濟南故廬將道焉

匄還軌取道又得歸省其父母于家俱借閒告成事
禮之教於是乎徵而禮之業亦於是乎成矣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嘉會一行而三事舉焉又可不謂之賢
乎顧程期職務緩急先後尤禮之不可紊者故予於
嘉會先序其所以行而諸君之贈言者皆互見云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臨御之二十有二年爲成化丙午戒諭廷臣用
懲弗恪維時諸司百執事夙夜儆飭惟不職是懼乃
秋八月實天下鄉試之期順天府請如故事上命臣
東陽臣謝爲考試官臣等受命惟謹既入院與提調

官臣杞同考官臣欽臣昌臣宗經臣鉞臣寵臣華臣
景元臣寅監試官臣澄臣庠暨凡執事咸誓于庭曰
今日之事各滌厥心勤厥務務得賢俊以稱聖心其
有恣情以撓法者假公事以售私利者視爲桓事細
故苟焉以塞責者惟典法與鬼神在於是內外祇勑
合赴試之士二千三百人試而中者百三十有五人
遵制額所定弗敢過也臣東陽竊惟天下之政若禮
樂兵刑錢穀各有攸司獨賢才乃致治之器廢政所
由出古帝王未始不以求賢爲第一事自鄉舉里選
之後代殊制異弊與法隨議者謂孝廉失之謬辟舉

步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僞勢不得不歸之科
舉顧其爲法亦自不同我國朝稽古定制斟言之養
賓興之禮取諸虞周勸獎之意取諸漢國輔之制取
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罷
詩賦因革損益萃爲宏規故雖求賢路廣必出乎
是者乃正且貴蓋天下第一途也鄉之試分境棱異
定額錄名兩畿則國監所在戍衛所錯里社所肄諸
司庶府所隸皆出乎郡縣學之外其額獨多于諸藩
順天尤密近輦轂題必封奏錄必廷獻宴必請于朝
士必見于闕又南畿所無者由今日觀之蓋天下第

一地也况孚號于上揚厲于下矢心滌慮所以奉其
職者加嚴名考實所以會入試之籍者加備藏事
庀物申嚴品式凡所以給于有司者加備安知無卓
犖奇偉倜儻博大之士先天下而興乎然士之生斯
時由斯地以出豈徒以自幸也於此有道焉念遭際
則思作我者之恩視名籍則思薦我者之意靡爵受
秩則思所以用我者之責必砥礪名節卓然爲第一
流人以無負乎畿甸耳目之上則今日之選所謂華
以正者也類聚而吉者也觀國而利于用者也若怠
廢縱逸壞名檢貶爵祿　自後于天下之士亦安所

堂於諸生哉夫策名受職以圖自效于世固凡爲士者事也臣特爲緻士言之以爲天下倡云

送戶部郎中鄭君督糧宣府序

閩人鄭君叔亮以戶部員外郎督糧徽州召還爲郎中予與談秦晉河洛饑荒死徙之狀因及今歲畿郡之豐孰以爲賀君愀然曰人皆知豐之爲利而不知其爲害也當秋成時穀粟委積率數石而得銀一兩田賦力役或累歲年而大同宣府邊儲告闕又方有轉運之令官所給餘粟不能給道里費則又取足于民數者並困不得已而竊一飽之外殆無贏畜則不

待凶歲而已不知其爲豐矣乃憶古人所謂穀賤傷農者相與太息不能置時君將有宣府之行予因告之曰邊鎮之地將有儆卒有例不可一日而無食也積弗繼則取之轉運固有不能已於民者苟納有經出有制使民之力皆足以克國之用則其勞也亦可以無憾矣而或過取妄費民愈勞而國劇不給其爲弊又可道哉故司出納者必其心常在於民而不在其身在於民則爲之經畫謀度利則存病則去不在其身則侵漁之利不以及妻子請託之惠不以易聲譽凡吾之所得爲者皆得以自盡而莫之撓則亦殆乎其可也今官府之儲畿郡之所給孔爲君之所管然固其所爲慨焉者也而君又清慎幹固憂乎民而不利其身則其與利去弊有益於人之家國也可冀矣君起曰吾敢不於斯言是圖邀數日君同官陶君廷用常請予言遂以是爲贈

送伍廣州詩序

知廣州府安成伍君希賢考績來京師翰林修撰傅君曰川以同年之好輯凡與游者爲詩詩有題曰自越秀山至大通橋凡一十人賦一篇爲卷予既得滕王閣又獲觀諸君詩而并序之廣之去京師其

遠則數千里也或航于波或騎于原或輿于山其久則數月也乾經所覆地絡所至其間名山勝地遺跡巨浸固未易以枚舉若匡廬大庾閣皂之爲高彭蠡龍江射陽之爲深鸞洲牛渚之爲清高潔則鸞于之亭神俊則葛仙之擅井則有彭祖之宅誕祠則有黃石之宮松閣則有滕王之宮貴蓄天下之大觀備矣夫奇勝之在天下凡征夫買客樵童漁叟由之而不知道流釋徒雄據獨占而無所有事雖騷人墨士操鉛槧而搜蠱觴者亦不過流連放浪同歸于無用之地若長安之日太行之雲魏子牟宮闕之心范文正

南堂之髮隨所感寓皆足以寄君親之念以至於司馬遷之探禹穴杜子美之覩巫峽蘇子瞻之汎南海其發諸文章見諸歌咏者皆足以寫憂愉繫風化爲天下重豈徒爲耳目之快情欲之樂而已哉故觀其所學與其所擇則其人可知已京師者天下之聚也而實用者東南之大都會也君以春秋舉進士高第爲刑曹正郎見稱爲才爲試守爲大郡而爲績茂著今之賢大夫也入則有觀國之美出則有銜命之榮布德施惠協威力而騰辭光者其於山川景物之際得之必深而感之亦大矣春秋之義送出使者必有

詩使于大國者必觀樂而賦詩能賦亦大夫之所有事也然則君之行其有取於是詩也夫其亦有和於是詩也夫

送荆庭春之雲南按察副使序

荆君庭春之以御史按浙江也有僞造布政牒冒名行吏者爲所按因盡發僞吏多至八百人僞巾服加桎梏者道相屬傳聞京師流播遠邇以爲奇績蓋庭春在浙攻定糧稅計郡縣地里定圖與籍以袪吏弊在廣東劾武臣食墨恣爽首私傀賄而釋究脫死殿科與以聞上則二藩皆然其在內臺攄獻納可考擬者簿籍有稱譽而按吏事以奇故尤著在人耳予以爲目之而有感焉國家熙洽既久法存而弊生宏綱闊網之中不能無孳牙罅隙之患就一事言之則其目累月積起於微物而極於蕃熾蟠據郡邑公行藩省胠篋曹而布天下非有精勤廉正之士力掃除之其患之所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以江浙近藩官吏虛務尚如此況邊荒之地耳目之所不及而庶政萬事尤有繫於此者乎此先天下之憂者所宜慮也今年以今陞雲南按察副使督屯田事朝大夫士多以爲庭春之賢而置遠地領偏任俾不獲大施所蘊爲庭

春惜予獨以爲雲南雖在要荒而壤地最要華夷錯處疆埸之所關其重若安與危之圖有不可後者而民之所賴以生兵之所藉以爲用皆於食資焉雖充國之屯田湟中諸葛亮之屯田漢中皆出於一時攻守之計猶能以此爲務則專官特任爲久安長治之策尤今日所急而賢如庭春者所宜任也況官爲按察以法爲名則官吏之臧否民庶之利害皆所得聞亦其所得行者惡在其爲遠且偏乎予在場屋知庭春於文字間者言微行若合符契而庭春亦過以予爲可信非徒世俗以禮貌相際者嚮相往復爲日久

之好者也故予雖不獲從諸鄉士人大夫後之而獨於之舉以附于私焉

江氏家乘序

予同年進士福建按察副使汪君希顔以家乘視予曰此吾汪氏所藏而進之所修也請爲序按汪氏出黄帝之後至后稷爲姬姓伯禽封于魯傳至成公黒肱之子名汪食采平陽卒葬潁川孫誦以王父名爲氏後有曰錡者死于郎之戰謚烈侯曰文和漢獻帝時爲龍驤將軍渡江南居會稽曰旭晉成帝時封淮安侯曰叔舉爲齊司馬以兵鎭歙乃遷新安子熙名

采成帝時封戴國公曰華當隋亂保歙宣杭睦婺饒六州後歸唐封越國公血食玆土宋元間累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弟七子爽爲王府兵曹曰師全累官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曰道安爲唐兵馬使都虞侯鎭婺源仲子濆累官御史大夫都知兵馬使戍婺之三吾鎭匯以御史故稱爲端公曰中元始卽鎭之上流鱗溪之大畈家爲後有曰紙者近春秋子敦詩世其業曰廷桂舉進士廣德軍司戶參軍其在國朝爲希顔曾大父諱文堯兩舉茂才奉使應天諸郡出兌獄鬬荒税以功顯大父諱瀛有隱德考諱禁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行義重于鄉三子長炷次襲希顔其季初名燦後改名進益自得姓以來至于希顔凡七十有七代究古者世國世家代有譜牒晉咸康二年詔索天下諸譜淮安侯實表奏之唐貞觀二年復下詔越國公又奏之自餘若恭若廷之若仔若瑜若斌若德馨若纘累世修葺并以累朝誥勅及碑誌序記詩歌附之先世之遺詩文亦附之此家乘之所以名也派既益衍不復修續者四世希顔乃與其族子大理寺副堅按察僉事舜民從子貢士鏓偕堡尚書參考舊譜會祁門休寧歙縣諸族惟同出越國

者乃書出兵曹者詳之出端公者又詳之居大畈者其詳尤甚而誥勅以下亦以例續附焉吾於是竊得六始四姓一異六始者謂魯汪爲受氏之始文和爲在江南之始叔舉爲歙之始道安爲婺源之始中元爲鱗溪大畈之始紙及敦詩爲學春秋之始四姓者謂汪非氏於汪芒非國於汪野平陽爲魯平陽非晉地潁川爲魯潁川而非豫州其遠蓋出於松壽一異者謂既曰諸汪非越國之族其遠則出於德馨而歲於斌夫譜之法莫大於知本尤莫要於究實茲予所謂始者知本之論也所謂疑與異者究實之義也汪

之事其備於此乎孔子稱先代必徵諸後詩文與
獻之謂也汪氏之文臣武士宏才碩德載簡册刻金
石者不可殫紀而希顏經學宦蹟不失其世守於是
有所徵其前而後來者不可以不慎也予族高祖希
遠府君嘗同卿婺源爲汪氏序記各一皆予家集所
載亦徵之一事故予因希顏請附著于遺文之末亦
庶幾所謂世講者云

瓊臺吟稿序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
爲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
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
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生丘公素能詩信口務
爭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
篇往往爲好事者取去曉乃掇其存者分類爲編始
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
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
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爲里也百
稗官野錄以至金縢玉局緗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
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爲劇談高論如繹
絲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里風俗夷

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槩見著而爲文如發忽
山脈運海氣勢軒翔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
學亦於詩爲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上
專門而久業銜襲而川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
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變也公之學於詩
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有見前識管
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爲主亦或
以江山爲助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
有俟彼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
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

哉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嘶于後世有不可得
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
學的諸書多梓行於世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傳茲
特其詩集云

兩畿錄刑詩序

今天子御極之四年稽據舊典當五年一錄囚之期
既遣官會錄十兩法司復命刑部簡官屬分錄兩畿
諸御史錄天下州縣於是郎中陳君一夔往北畿何
君裔臣往南畿二君者人而辭于朝賜之勑曰朕慮
天下之有疑獄有司或非能直枝有冤抑以干陰陽

之存心甚憂之今特命爾章爾縯分歷畿輔檢閱獄獄辭務詳察毋惑於浮言毋狃於成案其有情可矜事可疑從以下減論徒罪罪死者具錄以聞欽哉二君皆拜手稽首奉命惟謹退而參于庭尚書乃進而戒之曰刑重事死大罪吾方慎簡吾屬以屬郎中也郎中其殫志竭力服念而審察之勿重嫌以避事勿護命以自解勿恃聰明以爲人莫我欺勿倦於道路以爲事可遄辦務則有所平反以答宵旰之勤勉乎哉二君皆拜手受令惟謹又出而告于閣門之外諸曹大夫士從而餞之乃皆揖而告曰賢哉二大夫其

荷天子之簡命賢大臣之推薦以有此行也獨念夫民之罹罪者聞朝廷之有命大夫也孰不翹首跂立以俟其至哉孰不望其引手投足以求旦夕之命哉儻至而弗獲伸焉則亦已矣不可以復望矣是其曲直生死皆繫于二人決於一時其必有所自致以慰此民也二君皆揖而別曰某某敢不於諸公言是圖於是各以其意爲詩若干首錄爲卷以分贈二君時予亦在列因誦其詩而歎曰詩之用于刑亦寡矣蓋以謳歌嗟歎之聲施之乎箠朴鈇鑕之事固已甚難然其恩德之所感動聲響之所流播有不能已於人者故召伯之聽訟見諸風泮水之淑問見諸頌是詩也宜有所取焉而況四牡之使烝民之餞緊之以大雅之義又有不可已者然則聖諭之諄復官箴之詳備亦孰謂餞贈規勸無功於萬一乎哉二君同署又同官同以廉慎著聲績而審錄之命幾何之地無弗同者予故總序所以行之故各冠乎其詩之首若記物起興因地論事則存乎詩惡能以盡同哉

懷麓堂文稿卷八

序

送蕭海釣詩序

士之出處必視時與義以爲節時之利鈍不與乎人不可得而齊苟貴富而合義未嘗不屑爲之而合者恒鮮凡漂官以保位趨捷徑以求進取者皆害吾義爲之得之者多厚顏不免於失則終其身而有餘愧故於此有擇焉彼甘寂寞者一遷而失其身不求溫飽者亦不能不嬰情於既失之後後之君子曾不進夫十一而遑其脫然于此詎不難哉海釣蕭文明先

生爲給事以直言被謫出爲鎭寧州佐者數年更化之初謫者多以薦次第遷陟而先生獨不見錄久之稍遷衢州佐貳府又久而遷福建爲僉事未一年以公事入朝遂上疏致政以去方爲州時已無意進取獨以引嫌故不敢言歸爲府將求去而爲知者所留不獲自遂及爲按察則慨然曰吾以方面官歸不猶愈於以州縣吏歸乎時朝士大夫留者益多而其意愈決不可奪上章之明日不待報而遂行蓋夫以先生之才行聲望使少自緘括保侍從出入之榮以資格不爲曹省必爲藩牧屈指可立待使其傴僂恪俯更假以時月之久雖在外服亦豈獨如是止哉今之論仕進者爭能競巧惟恐其弗工凡守分待次者皆其所嗤笑所詆譏者也然則以當得之理乘不可過之勢而毅決義所如先生者亦可謂之難非邪且士之貪富貴而事恬退者必其中有可樂而後能無悔於心抑而強之則可以暫不可以久可使其併力於強壯之時而不能使其忘情於破罷之後先生見幾即命固不待言若其有屋以蔽風雨有田以共衣食有子孫以承箕裘終構穫又不必論顧尤有可樂者謂山川之形勝地里之陶冶可以頤志氣閒情性

而清詞妙墨又足以發之則以其夙夜匪懈之勞易而爲俯仰不愧之樂又何意欲之累而形骸之勞乎使天下爲敢諫如前日勇退如今日而優游無累如後日者惟先生是與則其所得亦多矣他不足校也諸僚故知先生者多爲詩不及贈則寓其子鳴鳳以時予於先生厚且久既不忍釋又從而解之於是乎序

嘉興府志序

先王之政隨世文質以爲簡繁蓋自天下之有書契有墳典以明理道紀政事有丘索以象風氣名土物

世久事繁國有史地有志至周大備史之在朝廷者
固不俟論天下圖志尤詳而不殺職方所司外史所
掌皆是物也春秋列國各置史官秦罷侯置守廢經
書而圖籍未盡去漢高定天下始收得之雖郡國並
置制亦未備東漢以降紀載日益繁而放逸磨滅不
可勝計守令之賢者未嘗不致意於斯凡制度名物
人材風俗工作之事前有繼後有據而國家之史亦
有資焉然視爲細事未務而不加之意者亦多矣嘉
興在古揚州域歷代之爲縣爲州爲郡沿革不同五
季以前未有圖志宋袁似衜爲郡治中家多書江浙

圖志惟此爲闕與宋時部諸道脩圖經僅得浙鹽一
志而已理宗時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爲志後
守岳珂命闕表卿重脩未成而去元某宗時經歷單
慶命學官徐碩復脩之入國朝爲府領嘉興海鹽崇
德三縣宣宗朝始析嘉興爲秀水爲嘉善析海鹽爲
平湖析崇德爲桐鄉爲縣七今天子御極之二年嘗
友儀貞柳君邦用來知府事得宋元舊志病其簡略
乃博采羣籍下諸屬縣諏訪耆宿屬平湖教諭林釴
熙大脩之爲卷十有三於是秩然爲完書焉予聞爲
政之道必準諸古而因革損益亦惟其時今文運熙

洽輿域之廣人物之富殆過前代浙江首藩嘉興大
郡非上古之荆蠻偏安之畿輔可比凡天下之號令
制度皆累朝德澤所在正脩與章隆文獻之日而況
地之尤盛如茲郡者乎然世所謂政若教化若戶口
若賦稅詞訟往往取辦乎書籍文字間而究其實不
及其半此則文勝之弊分保邦制治之慮者所宜加
意也若志以文尚其勝質尤易志而不質亦孰若勿
志之爲愈哉觀是志者苟取其序述之詳紀錄之實
則文質之際兩無遺憾由是而傳之可以久而不墜
矣君名琰世爲儀真人成化丙戌進士以戶部主事

歷佐四府予今官廉慎而文其所爲志特其一事耳

會試錄序

弘治六年春二月禮部當會試天下士尚書臣耿裕
左侍郎臣倪岳右侍郎臣費誾以考試官請上命少
卿臣李東陽少詹事臣陸簡輟講事以往同考則侍
讀臣江瀾侍講臣武衛臣張天瑞脩撰臣錢福臣楊
時暢臣涂瑞編脩臣白鉞臣羅玘臣靳貴左給事中
臣晏昂右給事中臣李源郎中臣談謡主事臣唐韶
臣周東監試御史臣王環臣周南若提調印卷諸執
事推擇惟謹關棘鎖院糊名易書百凡之務以次舉

合格士之與試者幾四千經分地析取其醇者三百人文七萬有奇刻其尤者二十二篇而彙書爲錄皆如制惟士之額兩具以請得命而後定亦制也臣東陽竊惟聖王統天下均教化以一德成俗天下之士轉志協力以效於世然後盡其才而用之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故不勞而治唐虞世遠萬國共臣之舉敷言之制莫傳焉周自比長累升於司馬於是有進士之名及科舉法行雖制與古異然所謂進士固天下選也我國家疆域過前代而文教隨之省部甸以及藩臬雖荒陬絶徼皆有學垂髫總丱者亦游乎

其間當代之聖謨古聖賢之經傳義論詔誥表判策之文百餘年來教不易道業不攻習而士之籍益加於舊有不可勝計者衆士之法博求而精擇備於部使舉試於藩然後會於京師而大試之衆禮部者猶千百而得一繇此以策大廷各進士則有數拔而無去取焉盡天下之文於是乎同所謂才者至於是而後盡及就列受事分曹累秩以極乎公卿輔相佐理承化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未有不由是出者其關於天下之治豈小哉且士之仕亦猶國之求士也儲先謂宇宙間事皆吾分内民物之責有身則有之凡進出處爲天下有一焉義不可以坐視傾非倖力之所行與而上之人亦有待乎我者故出而應之言必踐力必效以求與乎天下之治則吾之責與求我者之意皆來矣故古之士不以務天下之選爲榮而以成天下之功爲慊若其超萃拔於人人中乃旅進旅退一第占一職以自饕而貪棄若乎民與物其者又從而敗之積成而教遠法而負國之求之者如何而可以是應然則奚貴乎文而必以科舉稱進士於天下爲議爲國求士有可職也求什一於千百之餘勢有所不盡者不敢有遺力爲求而得之爲士者或不

克終效則非有司所敢知而亦與有責也臣用是懼敢於上之始進也既錄其名又辭以勵之

葉文莊公集序

葉文莊公集若干卷蝕同而名異其曰水東稿者爲諸生及爲給事中參政爲都御史巡撫宣府而作曰關封紀行稿者爲給事奉使河南而作曰菉竹堂稿者在廣東西巡撫而作曰涇東稿者爲禮吏二部侍郎而作詩則以次彙錄文則計體而分皆公手自編定而總之曰文莊集者則其子貢士晨所名蓋將爲天下道而不敢以私集視也予嘗讀而論之曰公之

文格取裁者衆而得諸歐陽文忠公者為多公雖未嘗自言然觀其紆餘委備詳而不厭要知為歐學也夫歐之學蘇文忠公謂其學者皆知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敢諫為忠蓋其在天下不徒以文章也後之為歐文者未得其紆徐而先病於緩弱求得其委備而已失之繁縟以為但患文之難亦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其所以重天下且猶輕之而況乎兩失之者哉公學勤好古而志切濟時其在朝廷數陳獻替多見采納在藩鎮威惠並行在部曹清鑒雅操始終不忒其正遠志啼意不克自盡則欷歔娓

發若有已而不能已者然則得於歐學也頗不已多而況文哉今論者無問可不可文必歸之翰林政必推之法家執議如此則其勢不容以不歸若拘法守律又能以經籍為根柢以文章為藻飾為天下重者獨非人之所難哉國朝文臣得謚為文者翰林之外近時惟吳文恪公訥魏文靖公驥姚文敏公夔及公要諸當世誠不可易得予生也晚所接見者不過一二人公於我蒙翁府公為知己故雖不敢知公而獲接言論得其大者凡所以為公計不止為當世道也因以貢士之請為序公諱橚字與中別號及卷所著有奏議錄及水東日記則其家所藏故不載云

徐中書輓詩序

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一也君於臣之賢且勞者必優其身及其子孫父於其子之孝者必鍾愛焉終其身而愈不忘此情也亦理也夫臣之誠賢天下蓋莫不美之曰其賢與勞如是是可優也而況於君乎子之孝天下莫不稱之曰其孝如是是誠可愛也不幸而沒則曰是可哀也而況為之親者乎今有孝子出於賢臣之門寵沐於上愛鍾於內而不幸以至于沒則其親之情可知而凡賢士大夫之辭其容以或已乎

此中書舍人徐弘量輓詩所由作也弘量名元楨常之宜興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謙齋先生季子也先生在天順間以翰林編修侍講春官成化間官至侍郎兼學士憲廟嘉其備勞而錄弘量以官今上即阼先生入秘閣預機務命弘量歸娶于家未幾以疾卒先生念其平居謹順無違志每候公退于門風雨不易者二十年非世家子弟習為放悖者比哭之甚慟又追憶先皇帝優禮儒臣之恩出於恒品而弗獲伸其子圖報於後其哀益深乃以仲子元相子文翰為弘量後且自為銘以葬之大夫士聞者思

有以洩先生之哀而是詩作焉昔中書王悅爲其父丞相導所愛凡出入臺省必送至車後悅亡導哭于常所送處今徐氏父子事與此正同且悅以從子混爲嗣累世之仕者不絶天所以續蚤世之嗣而昌徐氏者於此亦可以占矣予在翰林從先生久自朝廷優寵之盛而於家教之懿亦與有聞焉備詩之用與史通而昔之人或有所謂詩史者故於是詩之作引前史以證之亦庶幾其有傳也夫

定興王墓瑞芝詩序

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既葬其先定興忠烈王

于城西南連三岡之原越四十年今皇上紀元弘治禮部尚書丘公撰王勲績爲平定交南碑勒石墓祠乃有靈芝産于神道爛如朶雲紫英黄趺狀極奇偉光揚遐遠蔚爲殊觀咸謂盛美不可無述賦而和者前後凡若干篇按唐河中王之連理木北平王之猫相乳昌黎韓愈皆有頌述傳之至今竊芝者天下之上瑞古瑞命記所謂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神農論所謂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得晝夜之精爲聖王休祥者嗟乎尚矣甘泉函德之産非論其武産于他州産于民間皆以貢闕廷書簡策若輔國定難分茅列爵功在社稷誓同山河者有其所瑞致豈一家之瑞哉惟王起世冑從文皇帝定大業以功封信安伯進封新城侯又以平交阯功建國稱公食禄三千石仁廟時加太師領軍國機務知經筵事監修三朝實録遂事英廟累號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階特進光禄大夫勲左柱國扈從北狩死于王事景泰初封王賜諡上及三代蓋耀于無窮焉方王之存長子忠爲錦衣勲衛女弟及女選册爲兩妃既其薨也仲弟輗嘗封文安侯季弟軏爲都督公而今公懋嗣有名爵得世世代蓋王之豐功偉烈顯朝廷著天

下而褒寵之隆感靈之序自本朝以來不能以一二數也故休徵慶積業爲至和根託於賜葬之地兆協丁延石之日天之錫報不亦明甚矣乎且古者定能以武偉治以文故武功之盛亦必藉文章以傳後世今公遭世事熙坐鎭關陲戢武不用又以經筵國史趾夾于上從容論道之職委蛇自公之詠故臺閣館局之耆儒碩士皆形爲文章播爲歌詩非未同而言無稽而述者然則考物論瑞其以家視耶抑將爲天下賀也東陽謬職史事綴名公後謹闡其義而序之

送石邦彥檢詩序

今之所謂先後進者有父執有座主之為先達家户及門生之為後父執云者或同科第或同官署或同遊處而相契信有兄弟之義焉則為之子者固不敢以禮抗而勢軋若東西南北之人偶會暫聚情未孚跡未密而欲責望于再世則已疏矣座主之義自有科舉以來有之蓋凡出于其門者或登堂而拜者或升而坐有不同於塗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於徇私而忘公故宋之初嘗革之以為弊其亦矯枉而過者哉藁城石邦彥吾同年雲南按察副使大器公之子也其於予始未通問及予典試京闈得邦彥卷佳其述以魁學邦彥既揭榜詢而知其人後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凡預閣試輒在優等予用是愛且重之及受秩為檢討朝夕相與處義加密而邦彥視予若弟子之於師坐立稱謂匪惟不為抗又若有過焉者徐而察之非獨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謂知己者而於今見之予安可負哉予嘗患世之君子或挾長以為驕或任情以為智雖有美才妙質卒歸於無所用之地及夫曠百世而相感遠千里而相信者或間有之矣可以多得哉邦彥蘊才飭行必欲企古之人而從然諾以見親其勢不但于今日止也於文章必能鳴一世之盛於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於道義必能全所賦之天而不為循衆人所汨乃可以言至茍可以言至則夫所以相與所以相信者不誣耳矣邦彥勉乎哉今之存者寡規而多頌邦彥之歸省于其鄉也謂予曰何以教瑞予方感於邦彥之知又重其以規言故以後所云者贈之且望其來重相與講焉

鏡川先生詩集序

詩與諸經同名而體異蓋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厲俗乃其所尚後之文皆出諸經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漢唐及宋代與格殊逮乎元季則愈雜矣今之為詩者能軼宋窺唐已為極致兩漢之體已不復講而或者又曰必為唐必為宋規規焉俛首蹐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矣況未必似乎說者謂詩有別才非關乎書詩有別趣非關乎理然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則不能作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夫才而比之以聲韻和之以節奏則其為辭高可諷長可詠近可以播而遠亦可以傳矣豈必模某家效某代然後謂之詩哉顧惟其異於文也故雖

以文章名者或有賦焉兼之者蓋間世而始一見韓
昌黎之詩或譏其為文蘇東坡之詩或亦有不逮古
人之嘆今觀其宏才遠趣拔時代而超人羣也惡可
與不知者道哉鏡川楊先生夙抱古學以文名一世
而復深於詩自入翰林三十餘年積晉卷東觀桂坊
金坡諸稿若干卷某得而觀之竊以為先生之詩博
采漢魏典則渾厚成一家自當意所得雜體及七言
古似宋五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漢然於其時猶當
擇以為對非苟同時代稱名字者比而愛君憂國感
事寫物則得諸三百篇之旨為深元之盛時稱范德

機者作劉會孟嘗評先生生聖世稱大家始於范有
所不樂某之愚不知於會孟何如也竊自髫丱蒙獎
歲至于今不改評且益加厚某雖愚不敢以是私於
先生蓋其名在天下不待知詩者然後知其為重也
先生歷編脩洗馬侍講學士少詹事以至吏部侍郎
天下之望方隆未艾於是疑少迭多務之說為未必
然又以見先生之學非於詩焉止也竊以文類者若
干視詩尤多則別為卷云

馬石田文集序

天地氣化流行而不息故凡運乎上者非獨和風麗
日之為美而陰晨暝夕風雲之變態雷電之光烈亦
時有之列乎下者高山大川之流峙固也雖窮荒絕
谷亦必有草樹之為奇羽毛鱗介之為瑞欲泯之而
不可得惟人亦然雖其時與地有治亂美惡之殊而
文章功業隨所寓以自見是果曷為其然哉氣化為
之也當其機緘之操縱闔翕之啟閉鳴而為聲絢而
為色凝聚而為質揚播而為芬彼所謂物皆固乎其
間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惟人之靈小者變氣質而
大者斡化機其所以立身垂訓揚聲光於不朽者固
亦有道矣而代不數見地不多產其澌盡而泯滅者

何限故論者卒以歸之氣化之間豈得已哉於其泯
滅之易而不朽之難隨時與地必取其文章功業之
著者表而傳之使之不溺于物固君子之所有事也
元之入主中國益有氣化以來所未見八九十年涵
養生息以氊裘為冠履以干櫓為鎡錤以鞮譯為吟
詠製為文章播為歌咏鳴一代而傳四方者亦不可
謂盛不獨生中原出南國代傳而世習者然後為能
也于以見人之良能無有不具而文章功業之在天
下者無有不可教而入也馬文貞公出西域居光州
所著有石田集若干卷公沒之後淮東廉訪使蘇脩

脩請丁則刻梓以傳元季散佚不行于世久矣今山西按察使熊君騰霄光人也嘗為監察御史出按甘肅有鄉先生以錄本爲之謝已闕漏無所質問公有裔孫在肅請往訪之君徧歷諸郡久巳得馬傲牛者道人刻之聚於壁上得公所撰丹夫人墓銘石刻一紙乃知所得也既而按察久政事之暇手自繙校重刻以傳而伯脩及陳編脩衆仲之序皆在焉其稱公其所考諸元史又稱其文章精贍尤致力于詩圓密清麗不可傳者信一代之傑作也若其議典禮興政事措畫剴切懇悃而不悔蓋亦有風節卓識者

因其文以求之可見矣公名祖常字伯庸官至樞密副使歸遊陝西行臺中丞不赴今爾河南行省右丞上饒鄭郡公謚文貞石田其別號集是以名今因其舊云

桃溪雜稿序

予與少石先生同試禮部時已聞其有能詩名及舉進士同爲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見所作京都十景律詩精刻有法爲保齋劉公[illegible]器柯公所甄獎又見其經史之隙日未始絶吟分體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竊愧畏之同官十有餘年先生學愈高詩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愛我日至每有所規益必盡肝膽見所撰述亦指摘瑕玷不少匿及先生以憂去謝病幾十年有恨不及亟見見所寄古采宦諸篇奇古淡到不能釋手比以史事就召盡見其桃溪雜稿若干卷乃起而嘆曰詩之妙一至此哉夫學有二要學與識而已矣學而無識譬之失道兼程者老不能至有識矣而學力弗繼雖復知道其與不知者均也漢唐以來作者特起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後世其差而躋拔者代亦不過數人其餘眞行窘步卒歸于泯滅澌盡之地者

不知其幾也世嘗患無詩哉患不得其要耳先生並負絶識邁古人詩解或意滿而自視亦嚴其命志師氣與劣者所不及則其展脫塵雜力起頹廢以至於此也豈非世之所必傳哉或乃謂古今文章各時代闡氣運固不相及遂不復致力其間亦自棄之甚矣然此猶以體格言之又嘗觀三百篇之旨根理道本情性非體與格之可盡先生好古力踐深猷遠討發而爲言者固其所自立也又可獨歸之時代也乎然於此見今日之盛有古之所謂獻者非徒文也亦以見先生之賢所有以立乎世者而非徒言也予無似

體終不能自振以名託変游為幸因序論之先生姓
謝氏名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講號方
山後更號方石桃溪其所居地也

懷麓堂文稿卷九

序

賀陳君朝用遷福建左布政使序

古者命官必專其長而參其佐湯始並相右伊左虺漢初亦置二相右相陳平位第一而周勃居其次武帝以劉屈氂為左相而虛其右以待四方之選皆先右而後左其後以左為尚蓋歷唐以來皆然宋多並置而王曾從相復入不可得左而僅得右則左之為重可知已國朝因勝國行省之制而損益之布政使而下及參政參議皆有左右夫謂之使即古所謂牧伯者而猶並置其僚且重可知也顧今之官必采章綸乃足以展布心力而莫之抗雖所謂右使位均勢敵者不免猶有所遜故使而至於左則極矣無錫陳公朝用為福建右布政使時與左布政使戴公廷珎同年進位皆以賢能著聲譽閩之人僉兩宜之猶謂公居右使不足以展其用適戴公擢都御史以去公即繼之時公賀萬壽聖節于朝中道而得命入朝而後謝大夫士之出闕庭者既與相賀而又以賀公曰吾閩方失一賢牧又進一賢牧也又曰公之賢也而始得以自遂也予亦公同年故預聞之乃歎曰夫

上起布衣官至二品領一藩之寄至是而極然崇[illegible]之所咨聽官屬之所仰承士民之所倚賴以爲命者惟賢而已苟非其人雖在其位猶將指而議之若士任而願既得而幸有不能已者是孰強之然哉公官兩曹閱二紀慎守勤恪始終一致所養之素矣於是而施諸其志力所至可據以爲效者亦可冀矣且官登布政則內而公卿臺省皆發軔之地公雖斂退謙抑之不暇亦獨知天下民士之望之無窮乎夫爲天下言之則閫之地有不得辭者是方憂其位之極而不徒以賀爲也因以諗諸閩士以爲如何

送南京國子祭酒謝公詩序

董子稱王者以教化爲大務蓋天下之人才風俗皆於是關焉州庠黨序多收並畜不能當百一之選選而出者大則科小則貢皆于國監乎教之而天下皆視以爲式是國監者教化之原也祭酒雖不與政而政由以出非有司庶府分一職領一務者比必其人足以作人厲俗以成教化然後爲稱中世以後世每視爲閒官漫不加意而爲之者亦或不知所以爲重天下固未嘗無美才善俗顧未必出於熏陶作育之間治之不古若無惑矣或以爲名籍所隷格令所及而目寡雖有善者宜無所用其力夫所謂教必有實踐不專在乎言語文字之粗者講授精覈不與諸博士職而整肅懲戒之其一監丞足矣亦惡以祭酒爲哉國朝肇置監學宋公訥創制立法爲聖祖所用者之物論被在史冊非後生晚進所得而測也然矣宗若李公時勉清直不阿恩義所激士或以身代雖不爲遲陳公敬宗嚴重有體上之巽權貫箋由北方而南學者亦或有之其他名師碩士蹤高蹈而延佇究者益亦多矣比南監告闕吏部簡于館局謀于內閣以請于朝得黃巖謝公鳴治公在翰林歷編

脩作講二十有七年稱謝宗居者三之一及以史事使在書將成而有是命於是朝野交賀稱爲得人無異論焉蓋公之學必本六籍動必循軌度雖藏脩退學遠遠功利未嘗不以人才風俗爲意其取諸身而見諸所爲教者可知已聖天子建極之初謁廟幸學示所尚于天下其所以獎恬厲直于教化本原之地者于公之升豈不足以窺聖治於萬一哉今日之命非爲公賀殆將爲世道慶也然則仰承休命遠駕前脩上進于古之人躋國家教化於隆古之盛公之行寧不思所以爲天下重哉諸老先生而下以翰林故

事皆賦詩贈之謂某爲同年進士命爲序其事如此

陸孝子詩序

有傳金陵陸孝子事者國子生仁甫之子夙其母葉
病香甚夙憂懼莫知所出間隱几夜夢一老翁謂
之曰非人肉不可愈夙異其言與日焚香顧天置刀
盌上忽躍然有聲乃手刲左脅肉一臠爲羹以進母
食而甘之香浸愈旬日而差昔予南行館仁甫時尚
未有子聞其子之孝心喜且異之未幾仁甫以貢上
禮部請之得其事加詳諸卿士聞者多爲賦詩不踰
月而成卷嗟乎刲股之事昔人論之詳矣大抵善之

者謂以身報德爲孝疑之者謂毀體傷生爲非孝予
則以爲當原其心苟其心誠且迫譬之拯焚救溺寧
赴湯蹈火以求益于事不得與以死傷生者比君子
於此固當有取焉且天下之語辭色作食稱衣錦者
何限不彼之責而責此無亦自比于不孝設詭辭而
助之攻乎故鄒人之譏箴者以爲非韓昌黎所作或
曰彼見其時習而成俗故矯而爲之辭其言聖人所
未先爲不可以立法垂訓則雖非韓出亦理之不可
易者也顧爲天下計者不必使人皆有是行而願人
之皆有是心苟有是心擴而行之無所往而不爲孝

也此詩之所以作也若神異之迹不必淡求姑捨之
助天地感鬼神之義亦有不可得而誣者夙之祖庭
玉君積善聞鄉而仁甫績學弗試猶有待于後今則
有美才至性若夙也者天寧不諒其心俾助其身以
成其孝之大哉詩稱是事雖不必據以爲訓而亦足
以爲事之勸也姑爲采其義而弁序之

壽房氏參將劉公七十詩序

戚房氏劉公自甘肅參將請老歸京師越五年當弘
治癸丑壽七十澀顔皤髮如初歸日而若又過之至
當筵對客論兵老壯地勢險易戎狄之情僞歷歷如

指掌竟日夕不少倦蓋其同里而居同時而仕並時
而俱存者十不能一見也當公爲參將承制握兵禦
上序元帥下統羣屬攻守操縱無所不得志乃幡然
思歸有留之者則曰吾承世職爲羽林一千戶南北
征伐觸寒暑冒矢石取尺功寸級至都指揮同知官
累二品歲祿數百石不爲不足矣身在天西南去家
爲里萬四險道車骸馬憊而不得至不及身之强力
告家東歸爲菟裘之圖以終吾年他尚何俟乎旣至
買宅城東北隅析諸子各占一第有勸止之者則又
曰吾五子七孫少長不一聚則相恃以逸散則各發

以勸日夕之愛固不若終身計也此二事皆公所著
以有今日且將引于無窮焉昔班定遠立功西域乃
上疏乞入玉關遂還東都陸太中既得免解使裝分
五子爲生產常乘安車駟馬從賓客往過十日而更
二人者皆以詩稱書之史册爲後來故事公功成身
退而藏髮餘戀意而又深憂遠計安其家以及子孫
承几逍之與且人之志氣多以盈者爲盈弱指揮使
裕分七世祖如公者雖無意乎身後之使而任當之
夜皆可爲後生法覬功祇當日任子所不能已也公
了今代爲羽林指揮使唯準鄉里孫格皆被恩例賜

生服將以公七十初度升壽于堂東陽念先學士公
繇隆之好先宜人偕隱之寔無以爲報德地敢不奉
婦子執觴拳祝百千歲壽於几席間哉大夫士能歌
或者多賦而相之凡若干什東陽謹再拜爲獻并書
于卷首云

可閒堂詩序

有稱可閒翁者華亭顧君良玉居城西瑁湖之南自
歲考遺吾翁授簡任事以幹辦應門戶晨久勤勩不
遺餘力生業既給有丈夫子三人孫四人今年五十
有八矣而伯子清領鄉解遂得進士爲庶吉士與君
友者皆美而謂曰君之志遂矣其亦可以閒矣因言
爲可閒翁君亦以名其堂且自號云君仲子慎上京
師以告清清之友同游翰林者皆慕君爲人又喜其
得嘉號也相率爲可閒之詩以賀予予惟人之志
氣必有所用亦必爲之節而後可恒禮曰老而傳
木故氣幹將衰準其家事鄭事成告予以老歸以家
政歸居以安性于史稱之故士大夫委質于朝消非
繫安危關休戚者尚以將致政而去況于家乎今見
金日抱孰籌夜計雖有子孫不能自逸曾馬少游向
子平之不速亦何怍乎勇退之難也君年近指使氣

幹彊力未可以言老而孤超逸脫無逆徊係累意其
誠見之所到志趣之所寄甚加乎人一等矣使君家
未裕而遽自求逸回不先成幹父之蠱非其子之才
服王事承世業引于不墜則雖欲栖遲而處假仰而
給奚可矣且於君之可閒而知有未可以言逸者凶
必有陳力輸悃之勤若必有几杖之遇車牛之服乃
見以代終而成業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然則愛
之以勞亦獨非遺以安哉清以奇才脫穎場屋蜂動
館閣方有事乎世用而仲季之養亦有資焉君當
是時優游徉與居山林之高而詠國家之盛天下之

樂殆無以相易者矣彼羨與慕者雖其君之不同而情惡有弗同者哉予以文字知清又相與周旋鉛槧之事而規厲期待有大乎此者爲取是詩而序之詩作于弘治癸丑冬十二月計以明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及君初度寓慎歸與季子勤延壽則不專祝頌而義亦備矣

送體齋傅先生省墓詩序

體齋傅先生之省墓天子眷其誠曹省羨其才縉紳墨士歆其盛而友朋兄弟之私不與焉蓋先生在憲宗朝舉進士入翰林歷檢討修撰諭德掌司經事二

十年不敢歸耿耿之懷將發復止及一更化以來進侍日講分纂先朝實錄寅入未出寢食不暇又四五年累遷至太常卿兼侍讀學士進掌翰林事惟時青宮旣奏功講事亦暫輟乃上疏請告歸省其先公墳墓于鄉言累數百意甚懇天子崇古好儒方隆聽納而敦尚孝理重違其情乃命有司給驛傳亟令還任且賜金幣爲道里費其視其寮常制限年而後許勘實而後復一切付諸有司之手而朝廷若不與焉者異矣於是公卿以下咸謂先生爲主司精鑒擇能得賢俊爲講官敷對明暢能陳說仁義以開聖聰益治化爲史臣筆削嚴謹能闡功德詠歌以昭示來世成一代之典其文學足以華邦國論議足以裨政事亦非常材恒品近之不爲益遠之不爲損者所能髣髴也故凡操觚秉翰者多發爲長歌演爲巨篇言去留則有望華杖仕之典論遇合則有鳳凰梧桐之比至于友聲神聽琢德補缺以相贈遺相勸戒其爲賦益富焉用諸鄉閭播諸天下信一時之盛也今之所謂餞贈者未始不託於文章歌詠之際先生之所謂贈亦嘗有若是其盛乎哉東陽少且劣獲以名姓從先生後自拜第官暨及凡職務無一不同晨朝夕燕日

有游處亦未始有時月之間德義之所熏肝膈之所蘊情意之所漸浹不啻非所謂東西南北之人而止旣與部閣諸先生賦之及先生之弟中書舍人日命以壽圖請又賦焉然猶有不可已者故於曹署臺諫諸君發之因得以盡其懷如此云

送侍工部日會督稅荆州序

朝廷之制凡川商貿之稅分領于戶工二部戶主財穀工主材木材木出于東南其務益簡而利亦饒出川蜀者稅于荆州出徽歙者稅于蕪湖皆置局設吏以司出納第吏卑而弊積乃檄部屬一人分司而稅

歷年而代所以示尊也及其既久責愈專而事愈劇此其故何哉蓋國所以理民而亦有取給于民者低昂盈縮變遷于銖兩寸尺之間不在于此則在于彼欲兩全之而爭不可得今材木之產有限而工役之費無窮故雖月累地積而行商之贏息未聞歲計籍衆而有司之出納不備下上之際不惟不相濟而又若有相病者何惟乎其難也夫在易之卦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語有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於此二者酌而處之則寧少贏餘之利而不可使商賈有失業之嗟寧負稽緩之

咎而不可使朝廷受厚斂之名此實設官分職之本意而所好之善常寓于所令之中者也若偏見私意卽兩失之不相謀旁觀者但知秦越之不相卹亦何貴乎責之專如此哉然猶有甚者苟漁獵之巧歸于權勢之家利鼠之姦入于吏胥之手則其爲弊寧不益甚矣乎故以税事爲偷且易而不加之意非通於政者也新喩傅君曰會爲工部都水員外郞出督荆州之税有難色焉或者謂曰會爲進士以文學繼家聲爲中書以詞翰侍從其於財穀經理之細非惟其所不習且不屑焉其所爲難者殆以此也及過而

別予論及茲事言累數百不休蓋曰會博涉史籍歷居曹署飫經乎山川道路之遠則貨出納之弊盤結乎胸中欲一剸理之而慮未有以遂其志也予因知曰會之賢有出乎流俗者不必如或者之所謂而非也且天下之稅皆出于民商者四民之一耳使凡司稅者皆知國用之不可闕而不敢虧知民力之不可竭而不敢竭至于不得已而處則權其緩急而不妄行以遂施又推而至于天下之政皆然其於治也不難矣曰會之行予安得不有所感哉曰會之伯兄饋奈先生予知已交也故曰會於予必盡其辭而予於其同鄉大夫士之詩亦不能已於財云

送吏部侍郎周先生使秦詩序

吏部右侍郎太原周先生有秦府郡王妃冊封之命翰林諸寮咸以爲秉嘉禮封長藩出首曹而稱正使關於朝廷天下共重相與賦爲歌詩以送旌節而東陽獲拔先生最久乃得而序之國朝冊封之制凡衆子皆爲王王之衆子皆爲郡王而其元配皆爲妃降制之日天子衮冕御正殿百官朝服以侍是之謂嘉禮高皇帝封子二十餘人秦在首于文皇帝所兄視者故封在大國形勝物產天下莫加焉是之謂長藩

凡遣使武具勳戚文具卿佐以侯伯命文臣之中部寺官比吏以下各一人又必有侍從郎署以爲之貳傳必躬捧班必前拜燕必先坐是之謂首曹謂正使而先生兼得預之豈非天下之具美盛古之所謂使必具辭令行操皆足以不辱然後爲賢春秋戰國尤此爲重今天下一家九族一體分藩胙土者皆系會從周歸熙之化采蘋之教治于遠邇爲之使者雖有子産之辭晏嬰之智無所用之先生碩學清操卓爲名流其在翰林勸講經幄惓惓以孝弟爲說啟沃筆史尚分掌睦館朝廷大典式多其所書及佐禮部封冊

賀慶之事又其手出此既成而已致者自足以宣德意陳典章孫見以往非特所謂不辱君命者而言語儀度殆不必論也且先生之少親迎于陝韓侯之蹶里在焉太原乃其先尚書莊懿公嶽降之地先生及其子弟發解之鄉宗族者兆尚林林其盛使節所至風聲所動榮顯不足論其所以敦孝與義爲天下觀者益亦多矣若察州縣以衡鑑天下之才諏閭閻以觀覈廟堂之治皆使之所有事而遠遊之稱登高之賦取之乎山川風物之勝者則先生之餘亦贊皆爲諸公和哉

倪文僖公集序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其體蓄典則正大明而不流連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聳奇峻滌陳蹈定以成一家之論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文不必識其爲門其論議視見其所施爲而其器識材用之稱乎此或宜乎彼隱隱乎其可別已是雖殊世異代操存說以求之無所不得矧耳目所接風聲表著之在天下方盛而不可泯者哉東陽辱青谿倪先生齋客

爲同年交最後乃見其先文僖公樂與天下士論公所爲文藉矣公君南京有火厄手掇舊稿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檢得之雖頗散佚而多不能盡錄公既沒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爲三十二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備見之作而歎曰我國朝掃除荒亂奄有六合光嶽之氣今得于天自高皇時宋學士景濂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文皇更化楊文貞諸公乘起而振之天下之休養涵育以暨英廟之初當盛之故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焉逮于憲廟其用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則實先後揭闡其名大

著其在景泰間應制賦詩中官常立候以進自作稍板金石之文雲涌川溢沛不可禦嘗奉使朝鮮郎席命筆略不搆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歎不能已及歸梓其作為編至于今存焉蓋公之雄才絕識學充其氣而形之乎言典正明逸卓然館閣之體非旋搜窮之者所能到也故雖中歷艱險晚登通要不得盡見于用而其於典章道化關一代之盛以為後觀者如此豈非不朽之事哉昔孫盛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購者於遼東得之宋孫甫作唐書甚自珍惜嘗火後踰時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此正同然二氏

之旨卒不見于世者謂其子孫不足以繼之也公修英廟實錄未及終青谿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棱諸前代其班馬氏之風乎且青谿為學士為禮部侍郎尚書踵美承關當代所傳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不獨文之為重而文其微也是固不可以不傳已公諱謙字克讓學者稱為靜存先生己未進士及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文僖其賜謚也文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通為卷百七十則裒為家集青谿與其弟工部主事阜與共梓之而遼海編別行于世云

雙瑞詩序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宜興徐公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以大夫人喪廬墓于瑞雲山側朝夕號慟哀不能勝乃有二白鳩栖隴樹未幾復有二白鷴游泳溪之上徊翔哀鳴若感若慕累數月不去鄉人異之今少詹事陸君廉伯目為雙瑞流聞縉紳能詩賦者皆與有作久而益富比得而盡觀之竊惟人之身與天地同體故心正氣順感而成祥小者關一家大者繫天下不可誣也若鳩鷴之色以白

為奇其數皆偶又奇二物並集踰久而不去其奇尤甚古稱禽鳥得氣之先而孝為行之首感召符合豈偶然之故哉公氣和德粹文足以華國量足以容物固天地所儲育為天下用而純誠至孝又足以格高明動幽遠豐功偉烈於此有徵焉繇自還朝以來歷禮部陟選部著著勲績至入內閣在天子左右操造化之柄以對時育物二十年間功澤所被和氣所召宜使簫韶之鳳儀于虞廷越裳之雉貢于周郊所謂家國一機忠孝同理益于是乎驗矣夫徐惠之白鳩以孝稱弘九齡以忠著其為應固有小大而公兼

寶倍之後忠之孝固一代所共瞻者也况晚生後學蒙門人之德得於觀感之餘者其可不擬秩開曰爲人、先哲弘治癸丑進士之爲庶吉士者二十人各擬爲詩篇成而未敢獻間以質予予方奉命領教事諭之曰凡朝廷所造就諸老先生所教育者惟忠與孝也體諸身形之言取之乎繩轍模範之間固而講所得爲者又何讓乃序諸卷端以遺公之子元楷龍請相與藏之而公亦不得而與云

記

遊西山記

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于海而都城中受其爽霽秀之所會屹爲崇峯瀦爲西湖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寺左田右湖延山之境於是始勝又三里爲功德寺洪波衍其東兩林翳其南路盡叢薄始達于野乃有玉泉出于山畔匯爲澄泓爲瀦池池上有亭宣廟巡幸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爲華嚴寺有洞三其南爲呂公洞一竅深黑

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莫有窮之者又二十里爲香山棲宇堂殿與石高下其絕頂勝甕山其泉勝玉泉又二十里爲平坡寺僧所謂大小青龍居之迥絕孤僻其勝始極而山之大觀備矣成化庚寅四月之望刑部郎中陸君孟昭與客十人遊之旋毛丁功德寺有寇生者亦載酒從勸客數行僧食客歲食已復上馬南至于玉泉求觴筆不得又不可攜仍相顧爽然良久方別道取偕者九指還依之又南至于華嚴、僧客數輩不顧徑去又西南至于香山坐而言之曰美哉山乎而不得在西湖之旁造物者亦有

遺拔乎或曰其將斬於是或曰物固然爾造者何容心哉因相與大笑望乎坡遠弗至乃循故道歸過燹山登之孟郢復大饗客仮儳匆焉日晏乃返進士奚元啟須號予衆曰至一所須一詩成不者且有罰罰仮儳李園故事然竟無罰者孟郢曰維西山實勝都邑不可闕好事者之跡然官有守士有習不得嚴搩竊詞于旬月之頃取適而止無留心于茲者有介于弛張之義者不可以不記乃起揖客請授簡于執筆者

惺惺齋記

聖人之道邇乎不易入也其入必以敬敬豈易言哉亟上蔡常惺惺法蓋其近者也夫惺惺者欲人不死其心心不死則可以入道矣夫心本虛靈而理則具而事斯應其具無不善應無不可寔同厥初侻而質質焉脉脉焉如醉之而如夢之魘如疾之聩頓困錯迷罔知其極者其心死也于死不死之間不能以髮故古之聖人有盤之銘丹書之戒以警其心懼其死于一髮也不死則聖死則狂一髮之生死甚微而聖狂之相去遠甚人可以不常惺惺乎予之志於道久矣但內顧曰吾存也一不善焉行也一不可焉吾何爲者于時蓋翻然而興泠然而省酣者若醉而醒覺者若聾而悟疾者若藥而釋有人之所不與知者吾之心固不死也及其困于所應而守之不力則不能無面而魘而聩而不自知者此予之所病也嗚呼予其有感于惺惺之言夫有以名齋者泰和陳處士善敬甫其子給事中鶴請記于予予曰處士之志予固也其顧者有病者懼也然亦有與予異者處士隱者也其於事不多接或者其無所攖之也嗚呼惟理無所不存惟事亦然固有所當爲者也其不得爲者固其所得知也者蓋五經者近乎知矣然不能攖其心

于萬變或與予之所謂知者不同苟不能攖其心而局于小明也而曰我惺惺我惺惺則惺者亦惺惺也其於道蓋遠矣吁其誠可懼也夫其重有所感也夫

半村記

半村湯原靜居于發之楓橋橋東距州城數里許屋闠汧比至是而極極則爲平田方渺曼衍映帶彌望無際而其居適當其変因自號曰半村半村嘗游尚書嘶顏楊公之門工琴解詩旁及醫術用是往來江湖淮泗間而標于京師雅好文事凡名大夫上餅不識者于雅見予奚進士元啟家其於元啟蓋中表

之鄙也元敗卒其孤不能舉半村爲治後事殫財貢
力予謂其好義者心愛重之既又因刑部主事頓天
錫來請予請記其所謂半村者去年予南經橫夜泊
橋下憶張繼題詩處徘徊久之時半村又客于外求
其居不可得也既還京師宿負未釋半村以詩來者
再是及門者多至不可數予甚愧之癸巳之夏持卷
告別予不得置也笑而問曰夫仕與隱殊途而異尚
二者不惟不能合或據其地以相訾警故擊磬之音
昔人所以招隱之詩後世反之其勢然也又有在吏
爲隱居山中以宰相稱者是將安所取衷哉子之請

村郭之交也出則爲士爲官處則爲農爲圃有所棄
斯進之矣有所歛斯聯之矣今子以半村自名而不
若其志將爲河內之老自處于可否之間乎將爲漆
園之吏置其身于才不才之間乎不然則將用則行
舍則藏所謂學顏氏之所學如吾徒者乎半村憮然
作曰噫殆將去矣書予言以遺之

冰玉齋記

泰和羅先生明仲嘗作冰玉之齋其名蓋因其曾大
父德安府君君平生以清白著東里伸稱其有冰玉
操者也明仲少有志於古孔孟之學近察先世之賢
乃畫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涑水康節晦菴像于圖別
錄前人所爲七賢行實于帙揭之于齋而名之曰冰
玉徵予而思曰不如是不足爲此祖之孫况古人乎
齋既成以告其友李東陽者使爲記予乃言曰天下
之德莫大乎無妄德而無妄可以言至矣夫冰凝于
水則離玉闕于石則疵寒燠不相入瑕瑜不相掩故
中白而外潔凝聚爲形質而發越爲光輝今持玉以
示人雖奴隸知其爲至寶持冰以示人雖嬰孺亦知
其爲寒彼所謂冰與玉者亦將受之而無愧此無妄
之至也君子之學積中而發外蘊之爲道德發之爲

文章措之爲事業皆明對天地幽通鬼神仰質前聖
俯俟來哲中無留情外無亂煩縱不能無疑于一人
而必信于天下縱不能無疑於當時而必信于後世
彼小人者掩覆蔽匿惟恐其不深鋪張誇耀惟恐其
不彰及其許飾窮極幾微倉卒之際益有類而此額
而不能自已者故可以欺天下而不能欺吾之一心
可肆意於四海之外而不能自安於閨庭之內故人
能無疑於嬰孺奴隸而自免于頰與此也則可以言
遜宜人雖惟幾易賛退藏于密孔氏之徒皆稱慎獨
自古聖賢未有舍此以有成者冰玉之義其盡于是

乎若明仲者雄談博辯而人不以爲狂高志遠慮而人不以爲迂孤履危行而人不以爲異自是以往精義以約之定力以持之何所不至哉雖然中人之志苟有所感激或可當大事處大難而精粗外內終始不逆者雖聖賢亦以爲難故君子貴乎專且遠也故以明仲爲有餘力而易爲者吾不敢也予辱從明仲久所惜以爲水玉者甚至凡予所執論問皆其緒餘有於其名齋重有感焉益學必有所入而後成然非講與警策砥礪之或至于委靡□□而不自覺此明仲之名齋與予之記皆不可闕也請書于其齋與同志者共覽焉

聽雨亭記

靜觀子既闢北軒作亭其南綴于後堂之楹其高可仰也亭之前種植草卉而性獨愛荷置二盆池種者常滿尤愛雨雨至衆葉交錯有聲浪浪然徐疾疏密若中節會靜觀子開樽獨坐或酒醒夢覺凭几而聽之其心實然以思翛然以遊若居舟中若臨水涯不知天壤間膠歎之累爲何物也因自題曰聽雨亭客有過者問之曰天下之物有聲者皆可聽何子聽之專也靜觀子曰夫聲物皆有之然其嬌揉而爲之者非貴其爲聲也今夫風雷雨雪禽蟲草木皆自然而成聲吾則適之然取之也無窮遭之也不恒以不恒之遭應無窮之取雖日僕僕且不給吾何適于聽故吾於所遭者取之其所弗遭則□□不吾適者吾弗暇也客曰夫雨人固知聽之荷之爲物其華可玩其馨則可臭也今子必盡舍之舍之而取其聲敢問何擇靜觀子曰人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鼻爲臭皆殊塗而異用以其所用應其所遭而不爲之節其爲煩且困抑甚焉故吾以適吾聽而已安能效人之目以爲視效人之鼻以爲臭哉客曰視聽與臭均也今子以靜觀自名而顧勤於聽吾恐子之目太逸而耳似勞其何以均之靜觀子曰君子有主乎其中無累乎其外故恒以物適情而不以情狗物則吾之靜未始廢觀而聽亦未嘗勞也客爽然自失曰善哉子之聽也可以觀德矣予不佞不能爲臧三耳之辯今當登子之亭玩其華采其馨且食其實子如不暇則願以假我靜觀子不能拒乃笑而許之因書于亭壁以爲記靜觀子吳姓字汝賢翰林修撰莆人也

守貞堂記

守貞堂者安福張敷賢氏所作也敷賢之先處士淵

溯娶于吳數年而疾疾且革屬數賢于吳曰我病且
死乃不終殄于天幸今有孤焉我卽死汝其無變一
日之力以爲我張氏保此孤也吳泣曰天矜君而予
之孤其將有成乎君之言寔與孤俱存吾何敢死之
惟終身焉夙夜是圖君無患焉處士卒吳竭力治葬
葬旣朝夕績紡以食其孤及敷賢壯娶而生子吳猶未
喪蓋二十有二年于今矣敷賢念母之德輒流涕曰
吾不幸不及父事賴母而後行義與昵昵以至于有
今日有婦與子以承宗祀幸不於先君之遺業是墜
吾母之德天之報也乃作堂奉母而居名之曰守貞

以識不忘旣又曰吾能識母之德不能使暴于天下
無以稱爲子謀于其從兄鄉貢士公美公美上春官
告其兄車駕郎中公實以請予予曰願有記乎噫曰
嗚呼人疾痛愁思必呼天其惻怛哀懇有不容僞者
然此非足以動天也惟守之以正則天必應之坤之
六二曰貞曰有終婦代夫終正也喪夫之道非死則
守之觀吳孺人非不能死卽死無所益乃能勤苦淬
礪歷寒暑饑饉之變其艱奚啻百死卒終先君之志
成其子之身若孺人之言則哀且誠矣其守則可謂
貞矣天之爲報昭乎在此孫是以還祉延祚垂休于
後之人寧有旣也乎若孺人者表之以爲世則可也
予與公實同舉進士入翰林甚厚其所居地與予茶
陵北境甚邇且親故知其家世甚詳公實之先御史
公宦死國事今又有貞母者出乎其族何其多賢也
予又聞孺人寔學士與儉先生從女親義之教固於
是乎在因并記之以告其後之人

東莊記

吳之地多水繞門之內吳翁之東莊在焉菱濠滙其
東西溪帶其西兩港旁達皆可舟而至也由凳橋而
入則爲稻畦折而南爲果林又南西爲菜圃又東爲

振衣岡又南爲鶴峒由艇子浜而入則爲麥丘由竹
田而入則爲折桂橋區分絡貫其廣六十畝而作堂
其中曰續古之堂菴曰拙修之菴軒曰耕息之軒又
作亭于桃花池曰知樂之亭亭成而莊之事始備總
名之曰東莊因自號東莊翁莊之爲吳氏居數世矣
由元季迄于國初鄉之死徙者什八九而吳爲然獨
存翁少喪其先君子徙而西旣乃重念先業不敢廢
歲拓時葺謹其封濬課其耕藝而時作息焉翁仲子
原博以狀元及第入翰林爲修撰獲以其官封翁朝
士與修撰君游者聞翁賢多爲東莊之詩詩成而莊

之名爲著修撰君以甫子曰幸孫子之識之也夫人
之業未有不勤成而後廢者翁之爲東莊也承往敝
而修之懇悃劬瘁歷數十年然後備亦既艱矣而翁
又遵道畏法雖處富貴泊然與韋布者類則所以保
其業者豈苟然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
吉由是觀之翁之業雖百世可知也吾又聞翁積而
能散衣寒食餓汲汲若不暇則茲莊也豈直以自樂
爲燕游而已今修撰君科甲重朝廷文章望天下憂
民愛國恒存乎心而見乎行止則推翁之心以達之
天下又豈直是以保其私業爲茲莊山水之重而已

耶然君子論家業之艱考世德之有歸信文獻之不
可無者必自茲莊始作東莊記

郴陽縣學重修記

古之論學者有三其上爲道德其次則爲事功又其
次則爲文章凡以爲世道計者挾此以仕雖其所施
不同然皆足以澤天下及後世其弊也則專事進取
不知其所以仕乃或因而假之若弱狗然既有所得
則委置不復顧而古之所謂學者蕩乎無有矣論學
之次皆亦三其大則正倫理厚風俗其次或教其政
事或習其辭藝皆能有所成就然必聚之以館舍養
之以廩祿齊之以號令條格使有所繫而悅其心有
所據而致其力有所警動感發而成其業然後爲可
其弊也則修節目而棄本根或又茫然無所爲坐視
其委靡頽墜而莫之救則其爲教亦廢矣人必賢聖
然後不待勸而爲善不待懲而不爲惡今學校遍天
下而賢聖不時出則學之不修豈非爲教者之責哉
泰和蕭公自南京刑部主事爲湖廣按察僉事慨然
以風紀爲任成化甲午至永之郴陽觀其學舍敝陋
集縣官師儒而問焉曰茲學也肇宋歷元復于國朝
洪武之初益百有餘年于今矣公與吾徒二三子寧

任其責其無所與讓乃命知縣吳讓董厥事訓導熊
成佐之會鳩程物而後從事伐木于林鑿石于山取
則于官廨堂椽采不賦而具工庸役徒弗相而適凡
堂以間計爲明倫堂者七爲肄齋者各五爲會講之
堂會饌之堂者皆如齋之數爲號房者二十爲庫者
若干凡門爲靈星門爲戟門爲學門者各一凡費以
銀計者若干以穀計者又若干始以十一月某日終
以十二月某日月一匝而成蕭公乃臨而觀之則告
十聲屬曰學之政有廢有興政有本末事有先後順
理者爲善治具舉者爲全功爾諸君其咸勉偕厲使

爾政與茲學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則又告于諸生曰任不患無名患學之不成不患不能學患不知所以學爾諸生歸而求之洗滌磨淬入聖賢之域庶幾爾業與茲學其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圖惟公之命退則相與議曰茲惟公之嘉志偉績不可以無記於是教諭王晃其晉嚴訓導楊玉上京師以請于予惟吾德侯之盛舉隣邦之美政與諸君之有志乎教與學也皆可書已爲之記而歸之俾刻于學宮以詔于後之人公名禎字彥祥予同年進士也

紹興府學鄉射圃記

射藝類也君子之所不可闕故可以正心志可以習容體可以立德表行其道大矣賓主有分比耦有數終始有節勝有孫負有罰其儀著矣鄉射則以習禮樂燕射則以通上下賓射則以接往來大射則以擇士而與于祭而其制更矣降于後世國典不立學校之政不修故儀文散闕而其爲道漫然莫之究其用之者不過戰鬭爭敓之資爾噫豈非職教化者之責哉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建學令諸生以暇日習射其制甚密歷歲既久名存實廢比年知是府謝侯士元始用古禮行時制凡春秋朔望皆有射其後知杭州府丘侯霽繼之提學御史戴君珊闢下南畿諸學又繼之成化乙未戴君之從兄琥自南京御史知紹興府仍政之暇寔倡茲禮遣諸生二人往習于蘇既又與其僚佐將君瀛龍參互考訂無戾于古乃闢圃作堂于府學後山之陰命稽二縣學皆會焉將事之日禮物咸備笙鼓翕繹階升有容諸生在位皆起肅興感焉爲至和急者作肆者飭彬彬蔚蔚不知爲虞之至于此也訓導孫君先輩率諸生作而告曰惟侯克復古禮茂昭文教其功甚矣弟侯若更政當遷擢擬且去其勢必弛弛則沮後恐隳前功某甚懼之若藉石勒閞述于茲石爲文以紀歲月庶幾不墜圃既成將君適以公事來京師則以諸君之意屬予記古之論禮者有本與文文有因革損益時異而代不同然皆本乎心術基乎德行由是以教則熏陶革易不勞而化由是以學則涵濡浸漬入乎中而不自知其感動變化之機不容以髮故不有關雎麟趾之意則周官之法度亦不能行也鄉射之禮儀禮所載其文甚備衆侯博學雅操施于有政可謂知本矣尚見持循踊勵以輔德成業以不負國家建學立教之意戴

王侯之教者其責必有所在諸君勉乎哉苟徒儀文度數而不求其實則雖日執經史談道義以為美觀無益乎世也而況於射乎若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有得乎其前有和乎其後來者之弗繼非諸君患也於是乎書

成齋記

刑科都給事中長洲陳君名璚字玉汝自號曰成齋蓋自諸生時已然及官京師所寓輒揭名于齋予嘗面問曰何義也玉汝曰此某之字西銘之說也予曰有是哉夫所謂玉汝于成者貧賤憂戚之謂也今子

登巍科為顯官遭天子明聖諫行言聽敷陳宣布之澤及乎天下名揚而志遂天下之事無所拂乎其中矣是惡待此而後成邪玉汝曰某蚤失怙家中踣躓勉就學學必窮日夜磨砥刻厲久而後有得焉生不豫富貴自叨官職以來懼我責之不易俯展轉剌促求分寸之益而不可得益未嘗一日安於心將念成之艱而卒思所以自玉者也予曰嗟乎成之義其大矣哉世之揚歷振華者謂之成名舉政事樹勳業者謂之成功涵養培積得於心而不失者謂之成德其成也亦惟其志力所至以為等若身之有窮達榮辱吾所以成者不繫焉故富貴福澤本天所以厚吾之生而貧賤憂戚乃所以玉我于成厚我者不為私成我者不為虐惟無愧其所厚而不負乎其成也斯可矣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成之義其因在茲乎傳又謂成己將以成物乃性之德人之所有事也非功與名之謂也蓋至是而成之道盡世之濫竊者倖自棄于成君子之道亦未必不益乎身以為成物之資也所謂生憂患而死安樂蓋為恒人言之者豈盡然哉予始得玉汝場屋間知其人不止文字之懿及其律身奉職危思遠計以大賢君子自鑒蓋

其成亦不于功名止也予固府相之有未可以被言贈者因記于其齋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予之言未必非斯齋之助也

春濡菴記

知衡州府徐君孚既謝事居黄巖始修墓事墓在縣東二亷鄉京棚山西原衡州之曾祖考提舉諱某祖考諱某考贈蒲州知州諱某各以世葬而其兄某某皆祔焉衡州結菴為四楹去墓南數十步歲春秋率子姓合祭其中名之曰春濡菴成以書附吾同官謝君鳴治屬予記其畧曰吾之為茲菴者凡以吾祖考

也登茲菴而不可得覩春雨之濡秋霜之降怵惕悽愴其能已乎中耶然秋陰之歛而歸者其鬼不可求春陽之發而伸者其神或可得而接吾之心有感焉此菴之所以名也鬼神之理塞乎天地而祖考之氣通乎吾之身陰而歛陽而伸者浩乎其無間也然必有所自而感亦必有所在而待故君子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祭之道也人之終體魄降而魂氣升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者神而已故陰微而陽著即其著而入之蓋庶乎感之之易也若以神爲陽陽專在春也而求之可乎且人子之於親也終

身而慕顧其感也有時其祭也有節亦豈特秋露春雨之間哉祭義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死之祭生之養也是人子之報其親者又豈特離鄉組紱之間而止哉衡州舉賢科牧大郡有政事才封秩命數延于先世不辱其親矣又能敦典盡物慎名與義其亦不特乎禮矣後之登茲菴而祭者非其子孫邪使徇名而忘義已愧於茲菴而況其親邪衡州於墓次預營一菴爲歸全計蓋亦孝之事也子孫之所當知也故并記之以告其後云

約齋記

應天府尹天台韓公懋功少時其先都憲戒使常自檢束以澹泊安靜爲事公拜而識之既壯成學舉進士授吏科給事遷南京太僕少卿以至京尹出入中外幾三十年懷念先訓懼自放逸以昭于過名其居曰約齋間以告予曰子爲我記之以識不忘比予校文南畿公寔主聘薦周旋閱月寅恭如一日見其衣服輿乘不事華飾與之言藹然先見而訥若不能出口及觀所著堂壁記皆愛民爲國檢身奉職語知公持廟升寢祿荷倫肯其名約也固宜乃言曰賢哉公之能約也夫約放之反也君子者必檢身內必有所

養外必有所制若規焉矱焉惟所在而莫敢或過故貴則恐至於侈富則恐至於驕樂則恐至於縱逸則恐至於惰非惟富貴逸樂然也雖貧且賤亦然才太高則毀必養之以晦意太廣則疎必斂之以實功太盛則危必守之以謙言則不躁動則不迅惟約之守而不敢或肆如是則大可以至於道而小亦可以免過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曾子守約孟子求放心程子所謂檢僻近裏著已者皆此道也然人之情多玩於久而宦或怠於成故雖強制於旦夕已惰於持久之餘素守於平居已逸於倉卒不備之際其難

如此若公之約宜尤有甚難者蓋士起於貧賤幸而不爲居養所移易則易以守世祿之家鮮禮減義皆雖古盛世亦不能無今先公官大臣都厚祿能以是訓其子而公承藉優裕能以是承其父此今世之所寡聞而僅見者也而況持之於久而守之於成者又豈不甚難矣乎賢哉公之能約也公於是瞿然起曰吾欲子之規予也而反予譽子曷取以承然亦曷敢不勉使吾老而不愧於子之譽則於先公之訓也無負乎矣請書之遂書以爲約齋記

記

華容縣學重修記

岳州華容縣學在縣治南舊地苦水國朝洪武初始遷于北一里許基構宏麗久乃浸圮天順間知縣許傑嘗修廟庭備祭器有意於學未逮也成化己亥湖廣按察僉事李公文中行部至縣詢于知縣鮑德暨教諭顏信訓導習善知學久不治慨然曰吾事也吾不以煩民乃取贖千官得白金數百而命府知事吳正董其役凡門廡堂室以楹計者數十瓦甓木石椽釆丹堊剔朽除穢易爲堅完煥然大新觀者改視聞者易聽以爲盛舉於是縣官師儒合而言曰李公之功吾徒曷敢忘惟刻石紀事昭于後世俾引而無窮者吾徒事也兵部郎中劉君時雍上京師則以諸君意屬予請爲記予惟士之學將以爲世用也然必養而後成故其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於是出而應世酬物庶幾不失其正蓋必斷於取舍得失之際然後不爲利害生死所移易自易及難由恒達變涵養成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家之養士知其不可易而成也故學校以居之師傅以教

之堂廡齋室之居廪給餼食之制課之以書史文藝之業肄之以祭祀飲射之禮申之以孝悌忠直廉恥之義日滿月詠使學成而德立然後祿而官之其勸且厚固如此士之廬居而餼食者念夫養我者之厚必當德積學以稱爲士曰其無負茲餼與茲舍也於是出而有守與責則念夫爵我祿我者之重必致志竭力建功業以稱爲臣曰其無負此爵與此祿也苟草趨旅進以學宮爲傳舍則他日之出視科目將必若蹊徑然一得志則棄不復顧求其以名檢易貴富斷爲此而不爲彼也亦難矣然則士之養於國者惡

可不思所以自養哉華容文獻地多奇才偉器登巍科名列卿者踵相屬方聖天子渴賢圖治賢有司又振而承之興學則教亦進德修業之基也他日有以名行功業不爲物奪卓然在天下使而鄉之士不爲虛名今日之衆不爲美觀而吾之文不爲虛言者非國家建學養士之意哉亦非吾李公及予之心哉公登予同舉進士以刑部員外郎出佐湖泉嘗預立邊功救荒除盜鉏強暴植柔懦有功吾民蓋不獨於學政爲然故并書之

山陰陳氏祠堂記

監察御史陳君直夫葬父文林公于山陰時山陰故業蕩盡僦居于杭暨復葬其母某孺人始卜地建屋爲祠堂以祭考妣上及于高祖而下逮於所當祔買田數畝以共祭物歲時用考亭家禮及旁考諸書以修祭事摧其家生產闕略而祭祀之禮未嘗少闕服食疏儉僅足爲寒暑朝夕而饗薦之物未嘗不潔嘗慨然曰此吾父之所欲爲者也吾子孫不可以不知也乃走書京師屬予文及服闋北上再命而南則以予文歸而刻之石初直夫大父諱某從事浙藩爲仇吏所案身既瘦死家亦盡破文林公方弱歲編戍交

阯至儋州歸籍京師晚就養于南京以卒其心蓋未嘗一日忘山陰也及其沒而返葬仇家怨吏皆澌盡灰滅無復存者而公閭里耀丘隴安孫子蕃盛有百世不拔之勢則其游魂精氣往來下上於松楸桑梓間者寧有昧而僕邪且公當交阯之役寧知其不死于道路幸而不死亦當爲交身之鬼及其歸老京師可謂幸矣又孰知其復游容與卒返于所生之地以終其身以饗其子孫邪蓋陳氏之復祀于此者以直夫故也直夫之歸辭仕且顯而身貧俸薄其難已甚然而必至于此而後已者以其親之志乎此也不知

是不足以慰吾親故苟吾力之所及者無不爲也直大賢乎哉今夫有堂焉以居有田焉以祭無難爲之勢而有可守之業爲陳氏之子孫者亦易矣其或弗構弗穫弗修而枯弗職而祀可以爲而不爲者豈其子孫哉豈其祖考之所望者哉君子之爲教必本諸身而先乎其親直夫之所自盡可以教矣爲子孫者亦可以觀矣作陳氏祠堂記

南遊圖記

吾湖南天下巨藩北接河南北東爲南畿東連江西東南爲廣東西抵四川西南爲貴州而西北爲陝西

其境所接半天下地方數千里其間名山大澤如衡嶽武當洞庭雲夢爲形勝之會其上則奇峰峻嶺迴灘激瀨人跡不能及下則連山洪濤千里百折其勢若排雲而降遠則平原沃壤曼延映帶茫然不絕蓋天下之奇觀備矣夫自有山川以來炎黃舜禹之迹殆無容議他如屈原之忠義龐德公之隱逸羊叔子之惠愛周公瑾陶士行之功烈周濂溪張南軒之道學李太白柳子厚蘇子瞻之詞賦遺宮故治荒臺斷址之所在高可仰深可迴清可挹喜可以慕而悲可以歎者皆於是乎見焉君子之至於是以廣見聞收

攄宿蘊達情抱無乎不可而況握符建節有民人社稷之寄得以施號令樹勳業於其間哉華亭侯公公矩自刑部員外郎出僉湖廣憲事郎中趙君太璞奚君時亨非公茲行擬某之尤勝者繪爲圖將爲數十題與諸名能詩者賦詩爲贈謂予湖人請記圖左予家湖之東陬而生于京師蓋嘗歷黃州觀武昌望漢陽經岳州以至長沙吾藩之勝已畧具於胸中矣感時懷古或有所見而不得與高人奇士傾寫萬一今公往矣其亦有感於茲乎抑古之論巡行者聽謠頌以審其哀樂納市賈以觀其好惡訊簿書以考其爭

訟覽車服以等其奢儉省作業以察其趣舍以公之賢咨諏揣詳以周我邦邑必有其道聲跡所及豈徒動山嶽而揚波濤也若遠遊之文登高之賦皆公餘事乃求之遊觀玩樂之間亦奚取乎茲圖也哉

友愛堂記

臨江之新淦饒爲望族有曰順亨仲曰道亨者又饒氏之未而賢者也性友愛家食千指恭恤其奭子姓兼習雖孫從分處怡然如同胞焉道亨嘗請于兄曰家之幸不墜者以吾兄弟在也吾兄弟能之吾子孫或未必能也請有以昭德示訓順亨乃名其堂曰友

愛之堂翰林編修劉君景元吉人也居既比鄰又數所經地嘗交于道亨知其事爲詳比同直史館舉以告予既乃請記其所謂友愛堂者夫孝友天性也父子兄弟天屬也人之善皆性乎天而倫有疎戚行有先後必自屬於天者始焉父子親之至者也兄弟同出於父子故友與孝相因而不相遠凡有兄弟者皆然芸蕘牧豎卉裳椎髻之民無不知兄弟之愛也及其天既喪則雖經生學士或不能之於此而不厚則亦無所不薄矣噫夫婦朋友皆人合於人倫差後然其厚者在夫婦則門如兄如弟在朋友則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今於所謂兄弟者顧或疎之如塗人甚之如冦讐非特夫婦朋友之不若理欲之相遠固若是其甚乎嘗求其故矣人之所欲莫甚於衽席亦莫甚於貨利家之爲禍恒必由之京兆之田汝南之繆清河之乙皆以此起釁而其止也則或以理悔或以家教或以官訓而後能止無明有司內無賢父兄獨欲忘理釁起而不能抹甘心而終身焉者蓋亦多矣可勝道哉可勝嘆哉予以爲二者之弊有父兄所難言者故極論之爲劉氏孫子戒友愛之澤將於是乎徵來者勉之

南山草亭記

天下之山以南稱者不知其幾也泗之盱眙有山焉南直縣北枕淮在州之南故亦曰南山宋米元章有詩稱爲東南第一山并書三大字于石故又謂之第一山然南山之名固在也自汴水入淮濤浪衝激一瀉千里而茲山實當其衝爲是最勝邑人陳君德修居東北隅嘗誅茅構亭適際山半以周覽宇宙流觀江湖憑几據榻矚目熨頸間有舟車杖屨旬日之所不能至者茲山之尤勝者也予嘗渡淮西望去盱眙爲里尚數百不及見茲山然所謂草亭者然與君同

甲第又同朝數聞君言且得其圖觀之雖不躬至而能言其勝也古之人其名與迹必託物藉地以傳其居南山者漢有四皓晉有陶淵明唐則有盧藏用數人者之賢不曾兩較然固也今所謂南山者同名而異地出處進退宜於此有擇焉君起科第歷曹省出牧州郡其途甚亘乃捷徑而不爲者也出而嘗有文崇教求賢如不及之世是方翰志效力之不暇又何嫌焉之避而斷微之逃乎若淵明了江左叔世假辭於折腰寄興於采菊見山之外始出終處亦非果於忘世而君羞效之亦非類矣乎若仕之有止猶行之

必有歸家之必有窮也君子知仕之道則必知止之義故雖融顯翺進之身必預為歛退可據之地示不為貪日計也以君之賢得志行義功成而退豈不綽然有餘裕於玆乎若退之贊酭之詩摩詰看雲之興同暮年餘事未足為盛亭重也君在金華有善政吾之言當於是乎徵故為君記之

海月菴記

龍巖吳先生居城東關地北隣得蕭𡾟菴舊圃堂于西北堂東榮隙地可丈許為菴東鄉盡闢之趣而未有名也方與客夜遊見明月出東海緣空而上啟扉

眺之則軒窻几席之際皆月也乃名其菴曰海月客曰夫海月之所出也月出海而行于天下其光則有形者所同受也是海且不得專而況菴乎先生曰吾嘗觀乎月月之光行不擇乎地施不擇乎物方其在吾菴也猶其在海也海則海菴則菴隨所在而繫之名是故海月者天下徧之矣且吾嘗觀乎海蓋惟海之大可以槩月之光天下之物莫加焉吾得月之光而槩乎吾心則吾之在吾菴也猶吾之在海也由是言之則自吾之關以及軒窻几席皆可以繫乎月而獨吾菴乎使吾之心不異乎月則吾菴之受之也無愧色矣客曰善乃相與賦海月菴詩遂定名云

衡州府學重修記

衡之學舊在石鼓山宋開慶間燬于兵徙今金鰲寺地元至正間學正吳剛中復舊城西南宋李肯齋故宅建廟及學復燬于兵國朝洪武三年知衡州府高從訓訓導杜文德輩于廟後建明倫堂進德正心誠意明善四齋久且壞成化八年知府徐君孚病其湫隘乃與郡人給事中劉君昊及訓導黎文劉翟謀從于之左隙地四十餘丈益廷學凡四徙而地益善中南鄉為堂五間崇二丈六尺前為露臺方八丈崇五

尺左右為四齋各三間如堂之鄉而名皆仍其舊堂後為亭名曰光霽又後為僎堂三間曰養源外為大門及儀門以間計者各三易靈星門柱以石其崇三丈會徐君以疾歸未畢也十三年光山何君來知府事益修拓之以教授劉慶訓導李寶王璽檢校龐掄董其事徙其門鄉回鴈客星東洲桃浪諸水繪堂齋門廡皆用五采廟後建尊經閣為間五崇三丈有奇閣之隙為官廨五區各九間齋之兩翼為號房以間計者四十為崇各丈有六尺而樓其上學之前衢建綽楔四左曰文進右曰文廟其外曰賓賢曰毓秀越

二年乃成益是學歷二守而功益盛前此未嘗有也學生朱蕃貢京師教授君寓書於予請紀成事予聞而歎曰古之人蓬戶以為儒陋巷以為賢待教而興者謂之凡民待聲色而喻者謂之中人其學之為有如此者今官居而廩食董以有司薦以儒官歲試月課禮勸而朴罰趨者亦詳且勞矣而士往往惰于學豈古今人固若是遠哉抑所以教之者異也夫使敎者之政一有關雖古之人不足以為教獨其所為教有不專恃乎此蓋必申孝悌敦忠信又必自其身推之官鄉縣則端行猷職師傳則崇德藝清源而正表

則得于觀感者不患其不古若而況有懲勸匡輔之政翼而行之邪自法律背傳之政行學校之具亦與不治身教之義益無復論矣上之不教而專責乎士豈不難哉然為士而不自奮于古之人始以云有待乎上亦士之恥也何君幹力有志政其在學校尤極致意而教授君輩亦惓惓不置其教可推而識也為之上者固將踴躍振迅爭先進之為快而況好學篤義出乎天性如衡人者哉予衡鄉人且君同年進士喜君之績喜諸鄉士之且有成也作衡州府學重修記君名珣字廷瑞起家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陞今官

江都縣學科貢題名記

江都於揚為屬邑舊文獻地也自國朝洪武初建學置師設科舉歲貢之法茅拔而進者時不乏人山陰董君豫來宰是邑政事之暇考賢書稽官牒得科貢之士若干人曰此而弗識無以示後學乃彙次其名刻石學宮之庭石既成則馳書京師請予記夫名有貴賤有賢不肖貴與賤為虛稱賢與不肖為定論故君子不以窮達得失為計而疾不稱不畏無聞始以是耳蓋自公卿大夫以及士農工賈皆有名其始隸

于版籍其微也升于庠貢于國學其名始有以別于人人及舉于鄉遊于禮部皆錄名于榜以傳進士其最著者故錄其家世邑里加詳又題名刻石樹之國學皆令典所不可闕者而其名籍所在若府州縣者又私與題其名于學宮則國學之遺意有司者之事也夫使士之名于此者大足以傳天下而小足以傳之一鄉不亦榮甚矣乎及其名載宦籍功施而事見司銓覈者歲考秩計執公論者從旁而議之某廉某機某勤某惰皆判不可揜而凡官職之小大不與焉廢而傳于史册或有奸宄貪濁者人得指其名而示

之其或免乎是而庸庸碌碌泯沒而無聞者又不知其幾也其忠孝貞潔卓然稱爲名臣銘彝鼎書竹帛歷萬世而不朽者於是始得爲真名而所謂崇卑貴賤皆泯焉不復論矣然則爲士者其可以此自恃乎哉江都之士由科貢而升者或居侍從或居風憲以至于州縣學校之官其以政績著者蓋多矣今考諸乘浚史册之間亦嘗有其人乎後進之士仰遺風慕餘光思感行勵必有勃然於此者亦今日之名啟之也若美宗祿貴狗虛稱而忘實用則盜名也適足以爲當議之資石惡足恃哉董君以進士出宰有政聲

尤注意學校此其餘緒也

敬本堂記

敬本堂者吾友職方郎中劉君時雍所作也劉氏宋南渡時有都統制諱寶者從岳武穆平湖南武穆死棄官隱華容華容之劉氏自都統始由都統傳六世至天澤天澤有弟天浩爲元兵所掠後得諸京兆以歸以次子元輔後之已而天浩亦生子元英子孫世繼於是天浩之後益盛而天澤之再傳顧絕由元輔三傳爲贈御史居敬四傳爲按察副使廣居始以本宗還系天澤之譜而於天浩之宗猶惓惓終身焉職方御史之孫按察之子也蓋嘗推明先志以爲二祖皆始自都統禮於始祖有墓祭之義而都統墓久弗識譜傳在故宅後數步許乃卽其地爲堂每歲春秋之仲與凡爲劉氏者望都統之墓祭于堂而二祖之子孫皆在焉祭畢而燕以世次敘坐立令子弟讀家規講古今善惡成敗以垂戒之乃名其堂曰敬本屬予記以示于祭與燕者禮曰人本乎祖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凡此者情之所自致者也然服窮於五世祀止於四代而墓歸於一生人之情蓋有不仰已者而禮窒制之君子使禮足以達情而情不至

於害禮斯可矣天澤之以次子繼其弟禮也御史按祭以所後之有繼後絕於所生者亦禮也二祖不可並祭又祧而不及祭則生我者之恩與我後者之義不得以兼盡而二祖之子孫將益離矣於是有不得已焉與其無據而祭于家孰若有所據而祭於墓與其離於二而偏孰若統於一而備則都統之墓祭亦禮也求其荒而不得則於其近者求之堂而不廟將舉而不䙝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夫知都統之爲始祖則二祖之子孫與凡爲劉氏者皆知出於一本而不容以不合由是言之則劉氏之簪爵分爲數支衍爲

幾世散爲百千指無害其爲同也而況二祖之後乎君子謂斯堂設而尊祖之道明斯堂設而敬宗之誼盡斯堂設而睦族之義備職方之情其達於禮矣且古之覲親者未嘗不本諸其身今職方材諝行誼顯于家孚于鄉揚于朝著臺省之間身教之道於斯乎在登斯堂者使皆材諝如職方行誼如職方又迴而求之抗參之剛直御史之端諒以至于二祖之友悌則稱爲繼統之後可以無愧矣苟徒俎豆升降以爲祭饗斝酬獻以爲燕悲足以盡職方敦本之義哉

漳州府進士題名記

科舉之制中選者必揭名于榜榜不過一再揭又刻名于梓以爲錄錄傳之四方顯且加久而進士科尤重則又刻名于石樹之國學以示後世其顯且久蓋倍蓰焉國家之重科名如此若四方郡縣人才所自出地又以爲國學所立石非觀國遊學者不可得見乃或做茲遺制立石學宮使凡天下之生于其地游于其學者皆得知進士之爲重是其名與國學同久而其顯也抑又有甚焉然此特有司之事不著于令故科舉之士但有而茲石不恒建惟文獻之富及政制之周且密者則有之漳州府有七屬縣縣之附郭者曰龍溪府學之士多龍溪出二學之與進士者科不乏人有司第次名氏題于府學之壁自始題至續錄凡若干歲矣吾友姜君用貞來知府事覩于學宮見其扮墨剝落漫不可辨乃礱巨石刻其名以府縣分列以科目年歲爲先後處其左以俟續刻者寓書京師屬予記予惟國之於士也非獨貴富其身而又顯其名故在鄉選有貢士之名在科甲有進士之名天下之名爲尊官顯爵者未嘗不藉此以爲重及搢名貞賢臺有評省有嚴周達無滯者名能官潔清不汙者名廉吏守節不撓者名忠臣而其大者則紀于太常書于景鐘藏于金匱石室天下之所謂名者至于此而後定則所謂官尊爵重者皆不足恃況科目乎夫科目之設將以求賢才爲天下用也賢才非天下所常有故歲計之不過數百藩計之不過數十而鄉計之不過數人於此之中求所謂廉能忠節之大者蓋一代而不數見也故爲士者非徒榮名之難而令名爲尤難此石雖久未足賴以爲重也而況有貪汙邪佞者出乎其間人顧將指而議之邪夫士而不能爲官爲吏爲臣不可以名進士人而不廉不能不忠不可以名爲人由是言之則無俟乎作養激厲之

政亦可以興矣而况有作而激之者邪滄大郡其衆進士爲尊官著偉績有茲石所不能載者而其名固在也苟名茲石者皆感厲奮發以廉能忠節爲天下用使後之論者求之金匱石室之間則茲石也不益爲科目光邪若登跡縉史梯航科目惟茲石之爲恭則其自待於世亦輕矣姜君嘉與人與予同舉甲申進士廉能有文章其在滄撫荒除姦尤以正鄉俗作人才爲務非徒爲蒞政者滄之人其亦思無負於君也哉

冀州城重修記

冀古州名也自九州制廢天下郡縣代有沿革今所謂冀州者隸真定府亦古冀域分并州地也州故築土爲城環城東北有渠以洩滹沱衛漳諸水每雨急水溢渠不時洩則城爲所浸久益圮成化壬寅夏六月雨水大至城自北門迤東至于南門壞者二十二百餘丈州人惴懼奔泣閧不能定前田李君從善宏知州事出言民曰吾在其毋恐惟吾所令乃柵木脊土裝瓦石以截水衝木小却廻薄十兩門門日壞若露頂跣足獵天而號忽有枝苴數百乘流而下比及門習有小學名與之命者於是木石可藉而施水不

得入乃徐決渠滄以殺其勢越三日而水去民相賀曰活我者李侯也癸卯之春沮溺未平君乃議修復首物計數經略既定告于部使府長下令于州中帥丁男丘千餘人俾就役事斷植榆諸乃坎而築之務土尾覺以次而下下廣上銳屬于故址樓櫓睥睨俱宗寬時遂巍然爲完城焉自是役之興竭慎以時未浹月而工畢畢之夕大雨如注民賴城以益安大夫士能詩者皆賦而頌君尤欲刻之金石以紀歲月乃屬君鄉人刑部主事林君俊以請于予夫所貴乎守令者能衛民生捍民患以爲之父母者也水患之至民之死生聚散皆繫乎城城存而後民有所恃故曰城所以盛民也然則扞禦備敵之責非守土者其誰任哉夫患之至出乎天數然必修人事以備之應變於倉卒之時而圖安於千百載之後則雖患而不爲其災蘇文忠公在徐水患既去以爲河之寒不塞天也乃修其城曰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是之謂以人事備天數滹沱之爲冀患久矣數十年以來去歲爲甚方水之闘城而入也非棲苴之來雖木石填委無所施其力是城之全也亦有所謂數焉然非李君頓衆協力以爲之備水雖少緩未免浸淫之患非其

培植修葺俾堅完而不闕亦豈能豫爲備患乎有處之利哉且城之設非直爲水患計也設險守國之義固於是乎在茲畿輔地于城保障之寄不爲不重有之功亦豈但捍禦補敝於旦夕間哉姑記其事如此

深澤縣重建廟學記

保定之深澤舊有廟學宋元豐間徙于水元祐初改建于城東北隅國朝屢命修治治輒圮比歲尤甚每春秋祀典鄉飲則索葦爲廬柵木爲門苟簡畢事莫有爲遠久計者成化己亥梁侯騏來知縣事顧其地勢鹵濕歎曰茲不再徙卒無以崇祀與教育惟我責

爲初政方殷未遑厥志既踰年入會其財無闕用者出試其民無弗聽令者又左右諮其羣大夫士無違議沮事者曰可矣乃相宜卜吉築隄爲崇闢溢爲固改舊爲新遷廟于故址西南六十步而遷學宮于其陰廟之制爲大成殿六楹東西廡之後爲庖爲庫備宣聖及四配十哲故像造木主題諸賢用氏製籤爲祭器若干學之制爲明倫堂楹數視殿齋東西各減堂楹之二由堂達門皆繚以屋爲生徒肄業所堂之北爲饌堂楹視齋數又北爲廨三區以居學官學之北闢射圃中爲射堂楹視饌堂之數始自壬寅三月

卒工閱歲而落則癸卯二月也夫孔子之道天下所學用以爲治故廟有祀學有教必先焉而不敢忽今之有司或異乎是其爲賞罰黜陟者非錢穀之出納則獄訟之曲直故人悉舉而歸之祀可簡教可略而徭役則會之務不容以暫廢罔然莫知也其有事于廟與學者或歲計弗贏或民力不給或政事有未便則未免偷廢不舉之弊於是懲其偷而自勉者亦有矣可勝嘆哉是役也節冗儲羨取之于官故財集而民不知出納則慎其有條舊故用從而人不疑經畫有術施爲有序故事舉而他務不廢請令于御史受

成于郡守而不私其事故討定而人不見泥分職於衆籌委勸於幕屬參謀於師儒而不專其力故功成而身不自知其爲勞侯之志固可尚而才優於治者亦槩見矣侯字尚德陝之咸寧人在深澤招流去暴修敝舉弛皆有成績爲御史所旌而廟學事尤重且勞故記之

記

中元謁陵遇雨記

成化甲辰秋七月中元節例分官助祭山陵予與諭德張君啓昭謝君于喬侍讀商君懋衡李君世賢當赴長景二陵前一日陛辭退微雨予與于喬並轡荷蓋以行出德勝門土城外啓昭懋衡世賢皆會行數里雨頗急下馬憩野寺茶罷至清河少霽再憩再作午後至沙河河橋中圮壅土度馬馬上觀巖巒開片雲起觀雨脚如注明滅殊狀發至昌平縣學唐教諭

玉率諸生出雨迎候宿劉諫議祠後堂予與世賢牀于東堂與懋衡于喬對宿啓昭宿城西別館以詩寄之答焉入夜深透壁及我牀下予亦苦衾薄乃與世賢移臥前室雨不止明日益急都指揮杜侯山來饋食往訪之遂偕啓昭入山由橋危滑馬歷彌度沙礫中渠抵陵寢駙馬蔡公諸陽攝祀事遣使饋粟問其使云北至沙河河漲橋壞舟而濟予輩愕眙久之夜半入陵祀已服雜沾濕上馬穿林涉中歷鄉所渡彌水淙然有聲出陵門數里風驟作前後籠燭數十盡滅晦不辨色遂失道林木雜風雨聲若虎豹號嗷響抵由行主僕咫尺不相應罔聞墜阬輒者相予與懋衡世賢進退無據自度恐不免時尚餘一隱隱見前騎有躍濡口以度者予輩引馬隨之得馬躍首沒波內蹶起勢如定又數里乃得路入昌平水深尺餘予先入祠懋衡世賢繼至予爲紀難詩有思親望闕語二君儼然曰此豈君賦詩時耶是夕于喬啓昭皆宿別館又明日會京府推官薛秉儀官邸酒數行五人者先至沙河北岸人積立如蟻予與吏部侍郎耿公好問戶部侍郎李公文盛禮部侍郎謝公大韶兵部侍郎阮公必成刑部侍郎何公廷秀工

部侍郎賈公廷傑大理丞楊公貫之列坐沙際官渡無舟惟兩漁舟出沒濤浪貫之家吏問予南岸呼舟徑濟舟人利索錢呼不肯至至則衆競趨舟舟欹輒覆陷渚水腹覆乃一濟濟不過五六人人望升舟者如登仙攀企不可及諸公俾以身濟僕馬皆限岸北予登一敝舟啓昭攜一僕繼入明舟已載二人至中流水急甚回視舟尾有二人躡附纏著水中舟掣不得濟乘流下數十丈勢危甚前有洲旋繞若相迓者舟乃抵岸予與諸公坐岸南賈之出梨餅爲野饋忽有一僕溺死衆號呼相顧皆慘沮無人色舟人驚散不

行渡予有驛吏以一馬濟復往取馬于自引轄待之
少頃又濟一馬予與敬昭皆空乘無韉驛吏亦袒跣
引馬入村店臚閭稍稍見諸公皆獨乘馬過良久予
第懋衡世賢繼濟復相賀僕馬猶有未濟者昳日已
暮去滄河尚四十里予計欲稍前議未決予慨上馬
衆乃追及夜至清河舊館爇火覓食予憊甚徑臥雨
猶淅淅下未絕又明日始霽還至家已漏下數十刻
矣家君聞水漲殊廢寢食予至乃就食食畢後度者
始至云前夕赴祀時後屋東壁陡壞蓋昔所置牀處
也因以語世賢更相賀云自予入官二十餘歲四

三祀予與其六然未有若是險者夜行失道險一也
移牀而壁壞險二也以敝舟渡急流險三也失道之
險敬昭予喬不與敝舟之險懋衡世賢予喬不與壞
壁之險世賢之外皆不與而予實兼之三者之中惟
渡河尤甚其不至于顛躓者僅一髮而寒饑勞憊之
狀非論也夫遭盛時遊近地舉吉禮而乃有是況天
下事固不可預計哉君子守身涖事惟所當爲不可
以夷險易志然亦有義以處之夏屋非纖墻類固無
庸議獨終祀時若恐險處待明發必無道路之虞渡
河時能返馭昌平俟水勢稍殺擇利以涉必無波濤
舟楫之恐此二事蓋有遺悔焉盡人事乃可以議天
數苟充是志雖行之天下可也因作記以自戒且諗
諸同行諸君子

訓成堂記

先皇帝御極之年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新喻傅
公以檢討初命滿三載吏部奏考上上例得勅贈厥
考妣皆於元配咸有秩號而厥考之制若曰爾敦德
積善訓成厥子寔爲我近臣茂著嘉績惟爾之功宜
膺兩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公拜受於廷奉而歸伏讀
其辭感君德父訓所在欲識於不忘乃摘制辭之要

大書而揭於堂曰訓成而屬諸東陽曰請爲翰記之
惟國家建學施教懸科目以待俊賢推其意固欲家
教而人役之也然究其成者則有賢父兄之於子
弟亦然豈力不至哉蓋人之有文學行誼必關氣運
如鳳凰芝草世不可以多得使天下皆賢則堯舜之
世有皋夔而無共兜矣雖於家也亦然然君不可以
不教其臣父不可以不訓其子而徒諉諸莫之致孔
庭詩禮之訓虞庭典樂之教皆是義也今天下之選
重於進士惟翰林則有甚焉蓋職文字敷治道以極
乎裨補參贊之任此其人必豫養素教儲之數年而

發之一旦然後爲稱固國之教而其訓之出於家者亦焉可誣哉東陽與公同進士又同入翰林久且厚愚不能友天下士知文與行如公者誠不可多得也今天子撫文新化公以儲官舊臣日侍講幄其在史局纂述功德傳之無窮又以其餘造就吉士贊作人之化其績益成於前矣夫臣之於君必思稱其教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子之於父必思成其訓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感恩報德人心所同而賢者之責爲尤備公於斯堂惡可以一日而忘哉公弟瀾亦舉進士爲中書舍人其子元抱舉鄉試亦將有榮焉繼斯堂而作者尚未已茲其始也昔宋梅詢取賜詩名其堂曰有美時則有若歐陽修者爲記今公所得有重於彼而文弗足以發之豈非記者之責哉

寧海俞氏祠堂記

寧海俞氏本汴人宋南渡時徙浙之嘉興元至正間仁九處士始遷寧海國朝洪武末仁九之子禮一贅方氏之祠濱白沉瀕乃徙于縣西梅村里居焉居既定欲創爲堂以祀四世祖考未就而卒其子仲玉追念先志乃於居之左卜地一區爲堂四楹奉主其中其旁四楹爲庫以藏遺書衣物度凡祭器又置祭田若干畝以共祀事歲時率婦子以祭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必造而祭焉既又因其子鄉貢士穆上京師請予記刻石于堂以遺其子若孫夫聖人之於人子必教之以養日不能養不足以稱爲子沒而不能養則爲喪服以教之服除而不能繼則又爲祭祀以教之日不能服與祭不足以稱爲子是皆因人情之不能已者爲之非有強而使之也然其服止於四世而祀亦止於四世蓋日人之情有疏戚遠邇於此而不爲之制則近而不專不專之弊均於不能盡故節而制之以歸于中然四世而上以次而祧下以次而襲則雖

有制而可以至於無窮是以聖人之教可以行之萬世而無弊也頃今之人多薄而少厚故不患其過而恒患其有不及然則能舉是禮者非獨自盡亦可以勵俗矣俞氏之先所可知者在宋其所由徙在元更世閱代之祭其譜今不失宗族之不絶者亦甚危矣不及其存而圖之豈人子之心哉但其親盡而情疏者吾不得而強也則情未疏親未盡吾之所得祀者又可以一日緩哉禮一之始謀仲玉之肯構皆所謂孝無倦乎聖人之教矣若簠簋籩豆儀文度數之等雖以士祭以大夫者亦聖人之制君子之所不[illegible]

也穩之爵其始自玆矣則其亢宗崇祀亦將蕃衍而
所以遺其子孫者亦寧有旣哉

鎭原縣廟學重修記

鎭原縣在國初隷慶陽府後改隷平涼縣舊有學不知其所由建歷元而廢洪武二十年縣丞鄭旺於舊址重建正統以來知縣李寧蔣泰張仲芳主簿陳輿馬良教諭段淸訓導馬貞相繼修葺久復就圮成化甲辰武昌徐侯鏞以御史謫知縣事慨然有意於此會歲大侵民不堪命方急賑貸未暇也按察副使婁君謙嘗以謂侯侯謝曰鏞曷敢一日而忘是役哉越

三年丙午修豫備倉掘地得瘞錢甚富侯盡籍于公以代民稅其官用因謂其師生曰此天所以相吾志也乃請于巡撫都御史鄭公時給價庀物修廟及學拓地增制木石甎瓦以爲材塈堊髹繪以爲其飾度構結築斲裝備以爲工指畫旣定規制亦舉有成事矣侯改知臨洮郭侯釗來代乃暨縣丞王瑞等門諸巡按御史武君淸繼成之縣人若翼定府知府張侯瑊及致仕訓導范忠等若干人國子生張泰等若干人縣學生張琥等若干人僉謂吾邑僻在邊徼有此盛舉不可無述乃以書抵予請爲記竊惟綱常之道人心所同其有備不備者氣禀習俗之異爾氣禀出乎天習俗則繫乎所處之地與所接之人故聖人立教必有典則制度以爲準又爲之條格器具以抑其過誘其不及導其嚮方使不惑於他岐示其瞻仰使有所慕而不怠俟其若處使得專其業而不遷夫然後不爲氣習所移易而性可復也孔子不得位道不行於時而著書立訓所以爲典則器具者皆備於是乎有利器之喻有居肆之說志道游藝之序學文修行之法雖萬世之久四域之遠人億兆之不同然從則善違則惡一也則凡關於斯教者惡可不致力于

廟貌祭祀之間以爲瞻依嚮往之地哉學與廟之不可偏廢蓋如此鎭原之地股方矢業耕牧累歷世代以入于熙皞之治登甲科而名仕版者不乏也又有賢有司陳力宣化亟起而作之非其民與仕之慶哉夫居良肆操利器得工師以爲之依歸而業終不就則士之責也矧秉彝好德出乎其性其所爲業有大於彼者又將以奚諉乎哉請以是爲諸士子勸是役也廟有大成殿從于舊址西北五丈爲間五左右有廡爲間各十聖賢有像惟廡像皆新設其數百有九廟有戟門又前有欞星門有廚有庫有籩鐙盥爵

及凡祭器爲數百八十有五學徒于殿後有明倫堂爲間七有日新時習二齋前有學門後有與堂間各三有號房間二十凡費以緡計者千二百有奇皆給諸藏錢而官與民不與焉徐侯字用和起己丑進士其論也以言事故今天子即阼用大臣薦擢知淮安府俊仕學愼操履益所謂良有司云

南隱樓記

翰林侍講王君濟之請予曰吾黨有蔡景琴氏世居吾洞庭之山已而遷于蘇城閶門之南塓因名其所居爲南隱樓著志也蓋洞庭之爲山居與區限洪波

風濤洶湧若不與寰境相接顧人獨地限阻歲月而長子孫者不仕于京師則散而商于四方蹤跡所至殆遍天下而景琴世守隱業至遷其居而不失若蘇之爲城也稱繁華之地其最繁且華者莫如閶門天下之仕者商者旅而游者舟楫鱗次貨貝山積喧閧嘲笑之聲窮晝夜不絶而景琴構一樓藏古書名畫與左右處客至與語去輒掩闔而臥州之人蓋有不識其面者今老矣無復有外慕矣於是人皆以南隱人稱之遂定名焉夫苟有慕乎外則雖險僻如洞庭者不害其能仕與賈苟無外慕則雖繁麗喧閧如閶門者亦不爲隱害人之出處顯晦固不繫于所處然哉然景琴之志猶有所慕蓋聞世之所謂學士大夫者慕其名願得其文辭以傳于家書札僕僕不遠數千里而後相屬以請于吾欲有以致之是其爲慕亦士之所有事非害乎隱者而或者亦有以成之也吾用是致之請記其所以名予嘗泊舟閶門一再宿已不任其繁欲辟之而不可得又嘗遊周山夜過具區望洞庭杳若蓬萊弱水之不可以即其景物之相去固若是遠也乃聞有山居市從而世以隱名者心竊異之以爲古所謂大隱者果有其人乎而久未之見

也因次其說以爲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宋曾文定公子固居建昌南豐嘗有書院在縣西奉親坊後因以祀公實爲中郎寺揚瑛建祠迎旺門外參知政事陳宗禮爲記元元統初公族孫元翊祠于臨川虞學士伯生爲記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嘗建先賢祠于南豐縣學公實與祠而弗專也景泰間訓導汪綸始即河東山麓公嘗讀書巖爲亭名之曰曾巖祠亭成化壬寅無錫秦君廷韶來知府事慨其祠宇卑乃命知縣李旻相地庀物即巖之東而重建

爲背山爲堂堂左右鑿石闢地爲東西廡前爲門屋屋之前壘石爲洞洞之前因危石爲階五五級下爲於池池之上爲橋以達於衢其旁則別爲亭亭右折數步則菁巖故地也甲辰春工始告畢於是命公子孫領祀事而時謹視之謂不可以無記走書京師請予記夫所重乎立言者必能明天下之理載天下之事理明事盡則其言可以久而不廢經傳之學辨而詞章作其[illegible]能述事明理以翼聖道濟世治者子今取焉其[illegible]無所益乎爲言矣若從衡捭闔異端之說其悖戾暨貳又可論也乎古之所謂

著述者自六經迄於孟氏若韓子不免爲詞章之文而所謂翼道濟治則有不可揜也宋盛時以文章名者數家予於文定公獨淡有取焉者蓋其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皆合於古帝王之道與治而凡戰國秦漢以來權謀術數之所謂學佛老之所謂教一切排斥屏黜使無得以亂其說者其所自立非獨爲詞章之雄也且韓子去孟子已數百歲無師傳授受之緒其言之立世固以爲難公之生歲又數百而獨見超詣去邪歸正於治有裨而於道不爲無益則其言愈卑而其繫於天下亦重矣夫有功于天下則固祀之有功於鄉則有司祀之孟子而上無俟論矣予於廟之祀得韓鄉之祀得歐陽諸公如公之賢固天下之祀不可闕者而況其鄉哉而況其子孫也哉揚墳與賢之心元翊尊祖之義於今殆兩得之而無宗禮伯生之文以紀事垂後予於公不能無慨於茲祠也[illegible]若[illegible]士好古而文於其所嚮可以觀政矣

岳州府新築永濟隄記

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有磯曰城陵當用廣雲貴之衝

官所置有驛有巡檢司有遞運河泊二所凡朝所遣使有事於西南諸藩牧伯而下方巡歲代及旋事役夫之宣教布令商賈民庶之往來行此焉集其爲地至要也顧其西則長江奔流衝嚙無定東則白石磴家二湖所匯地勢卑墊每夏秋際洞庭江漢與二湖合浩爲瀰漫茫無畔涯舟行則多限風濤或累信宿陸行則巡山歷澗紆廻三百餘里艱阻萬狀人甚苦之前知岳州府科山吳侯行驗欲築隄構橋以得代弗果稱清軾侯某繼守始就二湖口構木爲梁頗利病涉但冬置春撤歲費煩擾利與勞不相直成化癸

郡弋陽李君文明知府事事旣就緒乃命築土爲隄長四十丈廣二丈絫地勢爲平高者七八尺隄成名曰永濟傍夾樹挪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于華容之峙山爲橋二于舊所置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成名其南與隄同其北曰廣通復慮水漲則舟不能出入乃倣規運河甃石爲閘于二橋之北廣五丈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建亭列室以爲官屬迎候之地而隄之事始備蓋始于甲辰十月越一年丙午某月爲工二十有七萬金三千餘兩而成初城陵居民與水高下依

山爲城以附市集于是乃易民俾自占隄築土架屋以貨成泛煙火相接戶累數百無復有轉徙虞隄東隰地舊爲荏荻之區者恃其障蔽漸可耕藝以墳計者要其成可至數百云夫隄堰之制起於中古所以障蔽水患爲田壤計鮮有專爲道塗設者然民之生夷險勞逸亦惟所在而爲之利獨田也哉城陵之險惟道塗最急今易水爲陸縮遠爲近就平夷而脫危阻其利可知也其者變磽确爲市集化棄地爲膏沃又昔之所未有者蓋一舉而數利兼焉古稱更舊政者不十倍利則不必與有如是役亦可以與矣且其費必公出工必備設慮定而事動則勉而功集夥隳易視而民不知微李侯之賢其易克臻茲哉隄以永濟名者自唐已有之今名存實廢不可復考是隄也與侯之志歟侯畧施之李侯實大成之嗣是以往加數侯者異時而同志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乎李侯名鏡舉己丑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廉明平恕修學校修公宇百廢具作而隄之功爲多佐是役者某官某請予記者山東參政鄧君宗器四川按察副使鄒君捐之及其鄉大夫也

宿州符離橋月河記

宿州符離橋月河者戶部左侍郎白公所闢以殺河勢者也蓋自弘治二年秋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其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泛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瀰衍四出不踰故道不盡設民溺死者以衆守臣聞于朝詔廷臣舉可任茲責者公自南京兵部改命茲職至則金龍已塞因隄而南之又導中牟之派于淮然河之大者未洩也復舉兵部郎中婁君性于南京會于宿遂落議既協徧視原隰得廢渠于小河口東與泗接詢諸耆民咸曰引汴而通之則

河勢可殺退而稽諸典籍得之書曰灉沮會同傳曰灉即汴沮即濉今濉尚名州而宿有濉寧驛濉亦有濉寧縣則知小河之爲濉也遂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以受汴中經符離橋見其庳不能檣舟且水爲所阨故橫不可制乃爲月河於橋南爲廟之下長三百八十丈廣十三丈深二丈五尺既又以其地當驛涂爲機于淤水涸則設以通輿馬又病河勢多曲經其折而疏之爲月河者十有四爲丈殆萬餘又緣河爲隄七百里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汴入濉濉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復古故道梁宋之地沒于河者復

爲民田桓藝交作貿易駢集因小河之利亦月河浚之也凡河之費取于邊儲之價及有司之藏夫取于旁近州衛之籍而是河也用銀五百兩夫三千五百人量地授役廩食芟息老弱者稍節其力病則遣之歸而責代其家若其夫之長工始于二年五月望日至八月望而成助材用者鳳陽知府章鋭經理其事者推官李渭知州萬本州同知馬慶判官王玫主簿傅林指揮陳鑑陳安梅元巡檢劉貞倉副使張惟盛皆受役于婁君而分實總之以要其成焉嗚呼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

有浚有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御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義者曰不能塞河而觀開之耶役者乎徐出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之所親聞者也今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塞議於是培增汴隄又疏其下流如所謂月河者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甚矣成使繼公而治者修廢達滯類觸而旁之河之患可以終息淡之白公不得專一渠之利矣宿學正顧完學走書京師請紀是河之成故特書之凡爲河之功者各有記予不敢悉公名昻武進人丁丑進士今爲刑部左侍郎婁君上饒人辛丑進士公舊屬也

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定州之有韓魏公祠舊矣蓋公帥于慶曆至于熙寧至元豐間州始建祠于學之西偏塑公像而神事之韓康公呂申公繼帥每釋奠孔子廟畢必率僚屬弟子置醼設幣與諸祠下後數年知安喜縣衛規詢公遺事三十條繪于祠之廡間公子忠彥繼帥遂成之元祐間從學正呂通等二千人奏以廟額載諸祀典

進于勝國亦頗因之歲久祠壞有司莫能治成化丁亥知州裴侯泰改建于孔子廟東爲堂四楹高亢疏達象出前度以歲春秋修祀事學正是經等遣諸生走京師請予記初公爲帥時定州兵恃衆作怨欲謀于城下公用軍法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戰則賻恤其家京師遣卒戍保州道路喧擾公悉留不遣以素教者代之行歲凶河決官責隄防材用司農又出金幣使民均售民愈急公發廩賑之爲煖舍饘粥活饑民七百萬於是訓兵勸稼置學建師而定乃大治當是時西北多事始詔魏源鎮定並用儒帥定之帥

節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縣而定實執之民之德公者尤深故雖閱代歷世而君子之澤終不可諼也然則堂而祠之以附于禦災捍患勤事定國之典亦惡可少哉噫才之在天下何其難也幹力宜化之能授之大任輒撓棟折鼎而不能容廟廊經濟之器而親民涖領錢穀具於燭照數計之細或有遺焉故黃霸佐潁川治行最天下而名以相損濟瑰爲廣都不治諸葛武侯以爲非百里才魏公治州鎮德教旁洽政令畢舉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險隙之策于其前擔負調幹不動聲氣而天下定非不足

乎左之左之君子有之右之右之君子宜之非公之賢其孰能與於此天下之名賢碩輔必關乎氣運宋固多賢君子獨稱公爲間氣是其靈在天下固有不隨死而亡者英廟之記昭勳之像特一代之著耳若其所統之故地所馭之遺民感慕尊奉出乎其心者公之歆饗昭格豈能已于茲邪今如魏州魏亦有祠司馬文正公爲記稱按郡公祠記出李邕馮宿以爲愧東陽祠人而敢爲公役乎裴侯勤民事有惠在州衆依兆咨定予心之同然者是不可以不記

記

武昌府學重修記

武昌舊有學在府治東南北直布政司始自宋慶曆建學時已有之而重建于國朝正統間久寢頹毀今天子嗣位之初湖廣左布政使張公公實蒞政于茲閱以月朔偕藩臬諸公謁廟至學感而言曰夫學本在此吾輩之責也謀于巡撫都御史鄭公巡按御史史公咸贊之乃發官帑得羸貲若干兩曰此足營籍民之有力者若干輩曰此任吾役又簡其官屬之

賢者數人曰此辦吾事刻日就役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爲間五其崇三丈直前爲穿楹題曰稽義其後建小室名曰望魯室後爲一亭曰仰高堂左右四齋爲間皆三面南翼各增其一東齋之後廣學官之廨曰質素西齋之後爲齋沐之所曰精白又西爲會饌之堂又西爲號房房八聯以間計者百四十惟孔子廟舊制宏偉不敢輕議興革乃飾其垣墉增堂之高數尺而其池橋其四旁又前有戟門爲屏六其東爲神厨西爲神庫又於大門之外爲室曰聚德又南爲方池三中爲神道左右爲通衢經始于弘治己酉之冬訖庚戌之秋而成其始則材石山積工徒魚貫方午交錯莫知所定既其成也金碧彩翠暐燁絢爛離立交映蔚爲巨觀者始不知其所繇致也昔者聖人作宮室以爲民用其利甚博有閭里而後可以朝會有宗廟而後可以祭饗有廨署而後可以行政令有學校而後可以爲教誨肄習之地是故道法兼用本末具舉苟二者不得兼焉與其藻飾以爲壯觀孰以爲崇而不得其實曾不知崇茨土階者固足以朝諸侯高廈峭地者固可以奉見神棠陰之茇可以聽訟絃誦之區可以施禮而奚必以宮室爲哉學之爲政

實兼廟祀廨舍而有之所繫甚重而政之繇亦莫此若者並非特業習之荒落乃并其居處而忽焉以爲政不在是嗚呼是豈知政者哉湖廣大藩武昌首郡國家漸涵育教之澤餘百斯年執文章紱之盛不待北學于中國而孔子之道明矣是其學政所繫不亦有徵而可使弗繼乎哉張公以春秋舉進士讀學翰林歷著聲跡今日之事是微所尚而吾藩諸賢大夫實左右之良有司又奉而成之其於聖天子維新之化不爲無助矣凡學之爲師爲弟子者居其室盍思盡其業將人之功盍亦思所以稱其志哉始是役者

江夏知縣魏宏武昌府指揮劉能及義官李實而終之者知府冒君政也訓導梅某輩及其諸生致書京師請予言以紀其成故書之

端友齋記

錫山華舜臣氏性好硯尤喜端石嘗得於從父都憲公又購諸好事者凡四方求名工斲爲鐘鼎彝敦之形請予及諸學士爲銘意不可御視也構一齋以貯之名之曰端友齋而重請記于予予曰何義也舜臣曰寡聞硯者昔人所謂四友之一也而端者義之正也寡將與之處而比德焉者也予笑曰有是哉若是則器可以友硯而地可以名取也曰人必有所用食飲居起百凡之用皆器也德性之所資氣習之所賴以成有不可以朝夕離者然則雖友之亦可也古之人若劍有銘盤盂有書席必正坐割必正食佩玦以象方中矩以爲步周也以至于泉盜者不飲譌邪者不食木惡者不息凡曲者必斲彼不正者必屏惡其名而實則避之安所往而不用其極哉寡少也癖顧事于簡策翰墨之間宜不得不資於所謂四友者其三益日代月易不能久與之俱久要而不忘者莫如硯而硯之出于端者名莫加焉寡之有取乎爲友者非獨其器且以名故也予曰然則名爲硯而又假諸四者之形何居曰硯者吾用之所切而用不止是故假諸有用者而爲形鐘鼎者吾之所不能有也彝與敦者吾之所未始與見焉者也而取之取其形而歸之吾名則凡器之有用者皆友也皆友之端者也使吾友祿鍾銘鼎彝簠簋于廟廊之上用而不失乎正而吾以藝與名託之不亦有終乎予曰天下之友端而可取者亦多矣予不往資焉而顧假諸物誠知非賢人而貴物亦好奇之過也曰寡甚慮夫天下之人高者不我就卑者不我益疏者不可親而親者或流

於狎也故不得已而取焉若以奇爲寡好固不可得而辭也予謂其言辯而理侃不可稱且不能無取焉姑記其事使刻諸齋壁於所謂友者勵其端以考乎其終若觀者謂予爲駁雜無實以成其不中之戲則吾亦過矣

潮州府復三利溪記

潮州府舊有三利溪蓋自海陽附郭而西歷揭陽潮陽以入于海其間迤邐曲折若千里三縣利之溪是以名正統間大水爲泥沙所堙天順間朝廷修大明一統志而名不載是其利之廢久矣弘治初永州知

君蕃里來知府事病民之往來三縣者有任背負利不償力怨聲載塗環海而行則顛風怒濤多墜不測乃詢諸故老得是溪議修復之命縣吏籍丁夫具畚鍤尺計日督以要其成自郭西至于陳橋莫梯尚楓溪皆甲水既告復慮其縮而涸也浚南壕渠韓江之水以益之又築閘置鍵以節啟閉使歷冬夏經旱潦常平而無虞於是耕者沾灌漁商者行者免跋涉數十年之利復于一旦而名亦隨之皆仍稱爲三利溪云潮去廣州不甚遠予聞洗馬梁君叔厚稱是溪之利甚悉非苟爲塞吏責者吾長沙與永亦地相邇素

知周君爲君舊而潮人大謹督事謝君某輩謂是役宜有所記請予記乃爲之言曰易以利爲四德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成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利惡可廢哉顧淺于謀因者急功效傷本基則利未獲而已見其害如以水言則有鑿鄭白召數者於是孟子與司馬遷諸子皆以利爲深戒夫聖人言之而賢人以下乃不屑道非以名同而實異故邪守令之職固以利民也民不能自安必藉提警驅使之力而後遂故凡以佚道使民者雖勞不怨也苟玩事廢日一聽其所自爲利以至于弊而不能救亦惡以

守令爲哉方君之議是溪蓋亦有挽之者矣浚畝逝計皆廢而大獨今之民獨非昔之民乎其不曰勞我所以佚我者殆非其情也君之利於茲溪者其有鑒乎君名鵬舉戊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慎而有爲其爲府與利除弊爲多凡不止是溪者弗道也

平陽府新修利澤渠記

平陽府城北舊有利澤渠渠云者漢儒以爲水所居也然自元中統間始引汾水由趙城縣衛店村堰而東流與霍州二水合爲是渠以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爲畝餘四萬南北計爲里百二十有五大德七

年地震渠壞至順元年晉寧路達魯花赤朶兒只遣翼城知縣張誼浚之爲渠口五十有二爲小夾口十有九爲桔槔三爲井一編置夫伍以專守護每歲孟春則浚渠增堰教農與事引溉有洪溢次有禁而總其稅于官國初天造時渠壞水衰有司以弗議治民失故利而額賦空税或躬挽水出家貲鑿井以自給歲旱水縮則首弗獲濟以爲恒患成化甲辰以來屢歲大旱人相食盜稍稍起山谷間維時刑部侍郎何公喬新奉勅往視會巡撫都御史葉公淇分遣郡縣大加撫綏事既定詢可以佐荒政者於是知平陽府

李君琮暨平陽衛指揮楊楨等請復故渠以通水利二公以爲然乃委同知沈誌通判王旻推官楊某令輔督縣丞葉全百戶袁剛募丁壯給月傭出公帑以集材木凡費百凡之具引汾於洪洞之西北築堰以斷其流復取霍淵之合流於羊獬嶺鑿地四區瀦而級之以爲洊洩之地又於高河築堰二丈逢十有四節啟閉而時溉灌之田既受沃又引其餘入于城坡中人藉以爲飲者萬餘室民皆稱利田久蕪不築者價增至數十倍經始於乙巳四月十有八日訖於六月十有八日月再閏而成府學教授某某等謂此事

重大不可無紀走書京師請予記蓋自溝洫不行於天下言水利者不得已於陂堰渠井之閒雖非古法亦不失其遺意東南多江湖水易爲利故雖旱歲田不甚病西北多平原高陵雨則易洩旱則無所恃渠堰之制尤不可不加之意也汾之爲利自漢晉孫已引以溉皮氏汾陰諸縣底柱以東遂不復潤唐華武鑿渠灌田至萬畝餘今沿汾而下渠堰相接其跡猶未泯也宋史亦稱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而後水潏宜灌溉如程師孟所制皆足物也利澤之設其此類也乎且豐凶固有天數然亦視人事以爲重輕春秋襄公二十四年秋書大水冬書大饑者戒不備也故救於倉卒不若豫於平素使平陽之渠不塞則灌溉所及猶能十一旱暵之害豈若是慘哉然則求三年之艾於七年之病固君子所當深慮也李君之功其亦思所以勿替之哉君括蒼世家予同年進士廉慎子諒得牧民體此特其一事耳按山西志正統間知洪洞縣王威以此渠久塞嘗引二霍合大澗水爲渠亦名利澤今故渠既浚名當歸其舊而民多稱解澤渠者并當以利澤爲正云

重修呂梁洪記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山名者曰呂梁呂梁之爲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五里蓋河之下流與濟水會于徐以達于淮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餘萬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賈舶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道此其喉衂最要地也洪石巉巖利虎踞劍擬陽措陰鯔中僅可下上水勢爲所束不得肆則激爲飛流怒爲奔湍哮吼百闘見者皆駭愕失度巨艦旋引進不得寸尺乘流而放瞥掠瞬迸迅不復措手其險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覩而歎曰此可以人謀勝也乃循行洪北見其支流

才舟渡處舊閘以東積水至町瀉爲浮梗以大州
所具積歲至二十五萬以餽輸者加十有三而頁宂
不足則又歎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長及
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銳聚徒給廩築堤
石塘東壘爲長堤百六十有五丈廣五尺而崇不及
五尺水小則道之歸洪河用不潤大則縱之使漫流
其上又於堤西築壩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堤得以
不齧又視於東堤叢石間民因牽輓是不能良步乃
畚瓦礫實其窪隙外以石甃之爲夫四百二十有奇
又東則甃爲長衢爲丈七百九十而衆于衢上者三

以折牽輓之勢而行者因以爲利呂梁之洪歷數千
萬年而十去五六君於是有奇績焉然問其役則洪
夫之餘力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贏財問其食所由
致則剩積之餘粟而自以經畫佐之未嘗責辦於有
司勸假於僧士及往來之商民而所奏成稍未歲十
餘萬艮袋至三十餘萬功倍而費益省可謂難矣仍
君自成化庚子越三年而成西堤任滿當代民交章
借君又三年而東堤成君既報政遷武選員外郎吾
友華容劉樞總亦與君有夙昔及知徐州遠觀君所
營作歎其績不可以無述請予記予復問于君從予

乾材修撰予文者爲詳乃爲說曰天地之道必須乎
財成輔相然後可以利乎民故唐虞置虞官而益掌
山澤佐禹治水周禮以中士爲川師掌川澤之名辨
其物與其利害其爲制不可詳已其要固在也今漕
河所經各有分職要害之地則委內官以總之利害
因革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疏塞如所謂滿漕地
湧水爲不理者則浮游之而已矣修治之而已矣
若長慮借力去險爲夷因害以爲利者詎不甚難矣
哉天下事固有一勞而永逸者故苟其利倍于害則
雖罄財力而不惜今以利校之殆不可訾矣然則闢

歷代之險而爲永久不遷之利者誠可謂之難非邪
夫功不必己出惟其有益于民與其繼費君者尚肯
而保之則茲洪之益於國愈大而聖天子所成之治
不爲小補矣君名瑄伸玉其字其爲放舟之歷年夫
之營市易之場皆洪事所賴又值歲歉以餘粟千石
賑州民以六百石給漕士亦洪之餘費故因載之

洪水樹黃公祠堂記

無錫鄒國賢知許州首考圖志謂許爲潁川故郡漢
丞相黃公當所治地求其祠詢之無有也因歎曰此
史所謂生有榮號沒見祭祀者亦何弗紀欲圖建之

而州密陳地間於州治之北東得尼寺焉則又歎曰此不得而彼得之何哉乃驅其徒若干人闢地去穢撤故宇構爲堂四楹設主其中歲春秋仲則率祭屬師生往舉祀事於是公之祠歷數百年而復興因賢復其書抵予曰願爲實記之以告許人施同知文顯上京師又請爲漢之初高帝以寛仁除苛暴建丈摸爲尤盛武帝始尚刑法天下騷然終昭帝之世吏蘇爲嚴酷民不堪命當是時公獨以寛和爲治及事宣帝久不變對習律法察民隱而務包容雖嚴毅屬吏而成就全安不擿細過潁川之治實朝廷所取天下

所觀以爲重者夫不爲世俗所誘惟所見以爲治又懷其精智銳力进而不用皆天下之所難公於是賢乎人遠矣或者謂宣帝澤薄故善歸于吏殆不盡然蓋帝雖不免尚法往往敢公治爲第一賜車封爵以示寵異而卒以相位授之使天下爲吏者皆公其人帝之治宜不若是刻而澤亦廣矣然則公之益于天下也多而況其郡之人哉史又稱公柄用擢于治郡尤以鴉雀爲公瑞予謂自漢以來論學者多以災祥爲理道公在獄中受書夏侯勝勝之論洪範固是學也故謂公學之不純則有之若謂其以僞先天下如張敞者所論不已過乎然則論公之世者法其治可也夫善之在天下無今古邇遠其歸一致使今吏于許者皆慕公之遺不敢後則所謂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今之民獨非公之民哉因賢以進士出守文學政事卓卓可紀錄蓋知所慕者也距焉而不敢後者也故爲記于祠俾來者有稽云

方巖書院記

方石謝先生作方巖書院于台州太平之總山蓋舊所名杜山者也山有孝子府君菜墓有會總巷因更名其山山之旁有獅子虎頭諸峰聳旗文筆諸峯仙

人跡月嶺桃溪諸境其外則環以大海浩森無際其後則天台鴈宕諸山竦立乎背溪之表委蛇翰秀至是而極則結爲方巖巑峭嵲拔爲一方之勝故院以是名爲堂四楹其左右翼而相觀恐聞二齋以居學徒置田三十畝以資養而仰高望猶采藻三亭及桃溪書屋方石山房於右焉自先生叔父愚得公以實慶守致仕始爲會總仰高而下次第變作先生又欲爲是院請公主教其中會有纂修之命乃留貲于族叔怡雲翁世弼越一年而以成報則弘治己酉八月也夫書院之置肇于宋初若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其

名最著蓋鄒魯之學士大夫所建而朝廷因之及州縣學立顧爲其文而此獨不廢其他聚徒講道皆是以爲教於世而不獨此也然程子講于洛而朔蜀之徒不能相通朱子講于考亭而江西永康之徒各不相下要其是非得失有不可易者則存乎其人而亦不繫乎地也厥後朱子之學徧天下其在台者有若石子重及杜氏仲仁仲兄弟及其孫成之以及車清臣氏闡學之傳遂有端緒先生家自師友又友鄉之善士以及天下尚論于古之人而究其實則身檢力踐未嘗設崖岸立門戶惟名是務然鄉之從薰其德

而善焉者亦多矣院既成先生有歸志又踰年卒南京祭酒不可以遽言去而懇得公實領之昔胡安定教湖州太學取以爲法後自爲之而天下始被其化方嚴之教始自是行矣使被先生之化者遡厥教源茲院之名將不可朽公雖退處林壑亦豈不隱然爲天下重哉請以是爲方嚴書院記

改建忻州廟學記

有來自西談太原忻州廟學之美者謂其地勢高爽構結閎壯廟之中屹然而聳立者爲大成殿其旁翼然而分列者爲兩廡峙於其前者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學之中爲明倫堂旁爲三齋後爲尊經閣後之旁爲射圃四散而周環者爲肄誦之室委積之所爲庖爲湢視舊學之湫溢卑陋其爲善不啻倍之環山以西稱府州縣學者莫加焉未幾州學正訓導率其諸生具書訖介以請于予曰此吾王侯之績也蓋自侯之來知是州偏覽廟學闢革其故而新之會按察副使陳公分巡茲土力贊其决且爲相茲善地畧規定之而王侯籍會官帑慮弗給重煩民力不欲有所徵適獲地得瘞錢十萬曰此可以供茲役矣物計而工給之沛然而有餘而又采木伐石皆躬入林谷手

閱書簿累時閱歲而後終事此學之所以成也大其廢之久而成之若是難則其爲役不可以不紀吾從之爲師生者顧有尚也予惟學之道有本有具窮理力行進德修業其本也教有法名有籍用有器其具也然又有地焉脩非闢喧避俗之爲舉高堂廣室之爲崇閣制巨麗之爲觀足以壹志慮程習業則雖嚴刑力禁強而使之學亦散漫流蕩而不可得是所謂地又其急者也爲士者盍亦思之乎擇其所從入猶擇地也挾書詩操文藝以爲業術治其具也日省時察反而求諸身心之間推之家庭及于邦國皆執

此以往非本之可恃者乎此其情相外內固有次第必並舉而不偏廢然後足以為成人上之所教卽下之所學也嗚呼茲學修而士之為學者亦知所嚮矣向之玩歲廢業無所恃以為成者猶可以自諉乎哉王侯之為州也疏兩河立四倉興利去弊庶務畢舉而又躬率生徒示之程督以為懲勸誠志乎古之所謂富教者其所修治宜不止于地與其也因併書以俟陳公名金成化壬辰進士王侯名軒弘治丁未進士工始于癸丑之夏成于甲寅之冬而記于乙卯之秋九月之望云

修復茶陵州學記

吾茶陵在宋為縣有儒學在城西門外太常丞陳蘭始建孔子廟元升縣為州知州吳端卿創學舍以兵燬國朝洪武初復為縣知縣成麟重建永樂初知縣王貫繼之正統間知縣徐亨劉惟銘成化初知縣吳鎮次第修葺大抵皆故地也予省墓歸特造焉比還京師縣復升為州予同年俞君藎以御史出知州事病其湫隘不足以施教行令遷于城中廣濟倉之旁其地盆左缺右空前崎後陷論地勢者非以為宜衆二十年科目響絕士子凋落而棟宇亦盡壞弗能支複業已改建莫任其咎澧州判劉君逕亦以前御史來攝州乃用羣議復故地別為堂三間祠㠉加倍未成而遽去及李侯承琺為州守圖成厥役乃會材籍工卜日將事為縣垣崇址為廟廡為齋舍為講堂皆從新制功且就學正江君海訓導齊君安席君鳳謂不可無紀會茶陵衛指揮僉事劉侯寰上京師乃致書介國子生周麟請予記按茶陵當勝國詞賦取士時如陳志同之天馬及先提舉之黃河皆以賦擅場其餘取名第稱士林者踵相接高皇帝一統之初定經義式賞學士劉先生三吾所製天下傳之山川之靈秀固宛然殊也百餘年來甫不倚席士不廢業而功效不昔若至是尤極亦孰使然哉夫有此天地卽有此山川豈其限一鄂郭間而降替頓異又有識者所未遊也今文教大洽遐窮荒木齊皆業經書習禮業而湖南近在中服士之淹貫經傳綜覈名義者甚衆顧歲月之玩惰俗尚之移易或不能無修復之役亦所志改習之端也且學之制自古以明彝倫詔功業本非為科目設者顧後世之士不能不假科目以進則課程課書簿之細亦不免焉況居業行教之所乎噫夫極則變變則通物有恆數吾鄉之士其勉躋

前哲上企乎古之人使文章行業爲天下重不獨於科目而止則是役亦不爲無助也宜記其歲月使後之守吾土者請繼修之以圖于厥終役始于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其成則某年某月日也

務遠菴記

方在先生嘗謂予曰吾人有身有家國天下之寄必決思遠計以爲無窮圖乃可言化必自少至壯以及于老自一世十世以及于百世乃可言遠予仰觀于古之人但累企而不可及上遡先世知吾之所自來者其以承繼振厲爲持循此發之地蓋嘗自吾身始

又將于家爲國之天下計非所敢與者然推行之緒亦嘗名所有事也予感其言爰觀其所爲檢祭跋履人有不爲非志乎遠者與之能也先生爲侍講歸祭文林封君高獨人于太平洋嶺山世業與其叔父逸老太守公修祠治塋作譜合族凡爲家之事類見以傳之子孫又自作壙室于封君之側及以祭酒致仕歸日自都始伐浆木斲山石備菴人撿以備亟掃遠名吾之曰務遠前爲石門而總名之曰大界山上既以言報予曰此予結荷一大事也予志吾父表吾祖獨於此無言乎予聞之重爲歎曰先生之計其可謂遠哉蓋是塋也有節婦之風烈封君之矩範而先生實克揚之昭穆之相承幽明之相質者百歲猶一日也先生以身事親期在不辱修短存沒之際正俠而全歸者無所不慎殆曾子所謂仁以爲任死而後已歟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此所謂遠也遠而能略者也彼區區顧計如淡水之流碑極山之石梓謀乎外無益乎其內者亦惡可同日語哉先生二子與仁與發皆登世比乃有遺孫焉族系之蕃衍將與風範相爲無窮今其名再入薦刻朝廷將復起之功業之在天下又不獨言與德之不朽矣領茲舉爲家而

設故予教家之事加詳而并及其餘云遯老亦自爲塋在菴前二里許所謂會總菴合祭其高祖孝子府君者則在其西皆別有記可以互見也

論書手篇

合從連衡論

天下之勢輕重於權謀之中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夫天下之勢必有所在在德則正在力則偏在謀則變故德者定天下之勢者也力者據天下之勢者也謀者移天下之勢者也舉天下之大歸于四夫之口抑闔張弛惟其所命其爲變也不已極乎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嗚呼爲從衡之說者何

人哉周失其德天下之勢渙然無所歸既久而爲秦所據六國之命皆制於秦朝夕惴惴撐拄之不暇故秦與儀也得肆其邪說詭辭于其間大抵爲從者多誘之以利爲衡者多怵之以害利害交鬨於天下而莫能辨故合而連連而合奐之適成展轉眩惑載胥及溺而後已因世之變實謀之罪也二者曲直固不殷較然就而論之從之謀在六國猶可言也衡之謀在秦不在六國無可言也秦自孝公之後并吞之勢已成決非犬馬玉帛之可事則六國之勢不得不合故秦說一行而天下響應然不一二年雖秦也亦無

以謀其身矣夫以桓文之才假尊王之義尚不能制一鄭之反覆而秦以區區口舌合異爲同聯疏爲親欲其久而不散豈不難哉儀乘諸侯不勝畏懼之餘故得以劫行其說秦死乃得大肆而又觧于武王之隙不然束手就擒授人以勢不待數十年之後天下已爲秦有矣夫勢專則秦以數千里一衡之地而卒并天下勢分則齊及燕趙皆以二千韓魏以千楚以五千里合從之地而卒并于秦由此觀之君子不能無遺憾于從終之解也雖然秦嘗以帝業說秦不用而後爲從于六國儀嘗倚秦以爲用見辱而後爲衡

于秦不然則秦之爲衡儀之爲從皆未可知也小人竊天下之勢而又傾側詭譎爲其私身計如此彼六國者乃視之以爲輕重而於其時有孟子者其去其就因忽然莫之許也是可委之世變而已乎如孟子之言行王政而王如湯如文王者雖一國可也彼六國者何足慨哉予獨論儀秦事以著利口覆邦家者之禍爲後世戒

韓信論

信之事兩司馬論之詳矣有說者曰信之忠一拒武涉再辭蒯徹言出肺腑洛不可以僞且其慮事料敵

算無遺策不以全齊叛而以一淮陰不以逐鹿未定之時而以天下一統勢不可動之日亦明矣其所謂逆非有擅兵養士如陽夏邯聚侯伺如九江者不過以吾方念之之言猶豫不忍倍之意爲陳豨內應之謀假不用蒯徹之計之語是安知非忌者所媒孽抑或史氏之所傳襲而附會之者邪夫信之獄成於呂后汲汲乎不待高帝之歸臨刑之辭未足決信且彭越再受呂后實使人告之何有於信信爲其尤所忌者也然信之請爲假王也陳平張良躡足附耳之不暇雲夢之執乎實爲之而因肯復以得信爲賀及其

死也以出亡夜追之蕭何而亦與其謀豈信之忠不勝智固未免見疑於人人邪方其始說高帝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不旋踵而自爲假王之乞雖奪軍易置諸將帝固已疑之矣期得楚而不附納項氏亡將而不亟奏及其失王就侯身不自保而猶以多多益善夸于帝益幷特帝疑之廷之臣莫不疑之矣疑其迹而不知其心悲夫嗚呼平以下不足道也彼夏與何者宜知之不但無百口之保亦無一言以紓其難坐視其赤族而不恤者何哉蓋高帝之雄心未嘗不耿耿於天下之豪傑非碎殺之請田宅之汙雖其

與何亦且不免其勢固無暇於信信之必死於高帝且寐等耳苟從撫片語隻字以爲信罪豈君子之所忍哉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朱子蓋已洞見其曲直矣程子謂書春秋者必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眞僞綱目非史類也敢請以經法讀之

曹參論

大臣者與人君共治天下者也君豈能獨治哉大臣之於君善則引之不善則諫之以歸于治而已不能引其善諫其不善是後其君者也忘天下之治者也天下之不治豈獨君之責哉漢之惠帝立而遭呂后

之除日飲爲酒樂不聽政曹參相之不能諫且以垂拱告之是長其過也是後其君也忘天下之治也遂使君怠于上臣荒于下日頹月推以來所謂淸淨無爲者爲之古之大臣事君之道如是哉然則惠帝之不聽政非惟惠帝之責固亦參之責也參之淸淨由于蓋公老氏之道耳老氏忘天下者也非吾聖賢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參以老氏之說小用于齊則不擾獄市大用于漢則醉客而不使言聽吏醉歌而不致責長者又導其君以忘天下尤其心必至于剖斗折衡□□且時然酣歌酒樂恐亦非蓋公之所謂淸淨

也參尚能追其責哉蕭何之蠹也參倘然治行參何之後非其身莫可共天下者吾意其縱不能追正之治必有以繼高帝之業使不衰也奈何其清淨以忘天下而且長君之過如是乎方為相不過三年而死其時惠帝固在諸呂未王也方稱制而崩也兆災釁使諸呂王太后篡而參與惠帝尚存亦將為清淨而已乎將為酣歌淫樂而已乎其不可為明矣夫參之從高帝攻城畧地身被七十創而不困因非忘天下者及為相而不事事豈惟於將而不見於相耶蓋以天下之民方辭見知之苛安約法之餘因不欲

以政令擾之方恐其君少而多事也嗚呼參之心誠如是其失滋甚矣求民之安乃至于酣歌淫樂以忘天下畜禍養惡于宮闈之內而不知戒焉設非平勃諸臣為之排擊撥正于後則漢之為漢我不敢知惡在其為清淨之效也使參能因呂后之憸導惠帝以齊家特親之道必能同其根抵因惠帝之淫樂戒之以憂勤惕厲之義未必無所防遏于將萌天下雖不大治且不大亂柰何淫樂廢事以坐致後嬖漢之幸而不墜者如綫一垂甚之言誤之也雖然參之相天下敝之後世賢之彼平與勃者莫之或過其有益於天下之治殆亦多矣猶漢之大臣固不可歟

與蔣宗誼書

昔頃自宗誼府推老兄閣下別逮一載屢聞南來者具悉宗誼起居狀屢欲作書奉問匆匆箋札不能盡所懷蕞情定集將作輒止前後兩辱手書至復披誦坐見顏色然中間實有未了者誠與宗誼質之今之進士起身材識如宗誼者不可遽得曾不得置諸臺諫侍從之間而顧在外郡誠非所宜然雖不登諫院署而文章材識固無恙也且所謂材與識者非以為用乎今宗誼治劇郡理刑獄日與百姓相答問挍其

曲隱而明其是非使姦惡榮利芟落良得扶植以弼人子教化彰國家之典其用不為細即宗誼居臺諫院署或無所稗益飽食安眠苟為身家榮此正僕輩所自恥辱於宗誼乎何有若逢迎承事則于職位亦有當然人情世態小小懸揣有所陵轢無足多怪然此特杭州推官從事耳非其有損益於宗誼可擿數也即官顯秩更迭為之宗誼必以為辱如驛宿傳舍惡其敝陋不待旦而之他不已甚乎即宗誼以為辱不肯為他材識如宗誼者又以為辱不肯為其為之者乃益狠瑣不自振立之人何以為理古之人不合

則上未聞以貧秩之卑下爲辱也若不力道使斯人朔膽朝牽夕斜愈久命卑堂堂丈夫乃爲一官所困曾宗誼所宜有也宗誼或謂平生爲文章欲廣探博取成一家言而牽惰於紛擾非其所好以間有緩急之序矣予常謂獲施一事勝著千言況宗誼年尙富且甚強力尊若顯施當有以自豹及其功成志倦然後歸老山林之下盡取其平生所得者大發而宏施之以名天下示後世豈爲晚哉宗誼姑少安不患無以自見拔幼之計非僕所敢與聞也某頓首

與李上常書

本別來屢勤教問甚寡裁答卽有所答必出冗迫苟其簡牘書名與姓通問候之禮而已雖欲執筆覼縷器有所欲言竟不可得平生每自怪習惰成癖其於世事多所闕失若此則非惰之罪也僕居京師久多知識歲時來往非惟人所責望抑亦事理當然加之應答文字逋負崇積動經歲時率意爲之出不償入又不能杜門自謝遠同隱人縱能極力排遣不過人情細事其於分內何所裨補自濫官職以來不減十載學業未就旋已荒落毎命志役氣自謂足以安榮古人而乘本逐末違道日遠卽今委靡沉溺與草木同腐爛則又假然莫肯降下其心愧恥若爲人所唾罵撻辱者惟有是耳豈處之非其地而進之非其方邪然得良友者爲之依歸鞭辟警策使不得自肆或猶有可冀者此僕所以不能自已者吾兄信古好修勇往直遂不在子路之下宜不苟然于世者而又獨處遠地澹思靜學志無所亂而氣無所撓傷造詣踐履與日俱進古之人學成而後仕此僕所愧于吾兄者也僕求友于四方如吾兄者不可多得況以傾益之情求通家之好在分不爲淺而在義不得疏此正僕所以日夕在念者而又隔絕如此奈之何哉然僕

聞之古之學者必資進行以廣聞見未嘗自以爲足所謂自一鄉以友天下之善士倘翻然一來於僕固幸僕雖鄙劣亦豈無所報哉僕在此所恃以爲益者惟聘用爲多聘用之意亦與僕合不識吾兄以爲然乎否也聘提學南畿未至及是聘先音而至不妨接談不然則縱今以往切各書札以貽箴言亦所望也老先生遺稿近頗除次但更錄數手譌謬實多舊卓殘缺猝未能辦須稍圖之此事至重非面盡不能旣也聘卷諸錄一部用供覽觀代惟照察某頓首

與文宗儒書

不了昔知滄洲集已鋟出將就梓見兒悒悒故書之意亨父有靈當憮然于地下矣何所示樣本每卷前一乘有撰述删定校正刊行等名號似爲不典此集爲滄洲作何必言撰舊稿去取乃諸同年更議互訂何以獨歸一人校正之職乃後生晚進施於前輩者尤爲非當而刊行名氏則宜執事著一跋語繳諸卷後亦未有標於卷首之例四者之中無一可者且今韓柳李杜諸大家集本具在其有無事例不辨可知至於括蒼乃處州郡地之名亨父又不知何以爲振向所奉記止云錄稿重訂乃可入梓正恐有失而不

意與奏之至於此也今將卷以錄稿見寄如已入梓亦須除此四行各以卷後五言律二首移補其闕庶免貽笑好事爲盛德美事之累惟淡亮此情不吝改作爲幸不然則不若不刻之爲愈也特示延仕尚稽攀和正坐此事惶惑故未暇及耳不罪不罪

再與文宗儒書

得成通判寄滄洲新集誠不意速就乃爾製槃治錯之才於此可見而不遺故舊之盛德固不待論也比見所寄樣本卷首標識頗非古法恐貽於成事爲全美累故特以危語相激計不可以但已曾莫謂不刻之不若乎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執事果以爲過正贅言計中矣今所刻去者欲移卷詩後補刻則改作太多矣第亦棄畧照文鑑等例以各卷目錄補之各以小票粘其上煩一二檢勘不使有所遺誤中間字畫亦間有舛乃方追吏事不及躬自校閱仍乞以原稿訂正乃可摹印也序文如命不復多談外一稿已并前書偏枹卷忙未及就鄉時方在亦計爲後序今猶淡往日猶當以鄙意綴之若鄙序不中繩墨請爲紙覆以俟二公之序視兒删定之名爲惡且十倍也聞舊序已矣功附此驅聞惟加愛不具

與楊應寧書

得胡僉憲所寄書知太夫人奄棄榮養通家骨肉所以悼惻哭骨弔咭者豈獨與談虎變色類邪悠悠蒼天竟何言哉聞六月初發太原長途酷暑塊苫跚擗罷裂頓擷之狀皆可想見此固有不能已者但不肯以孱羸弱質一受寒濕輒爲所纏綿不能解今年恐害鍼徙有痛未能周一效吾見其爲閑爲士爲家祀節從削制以成大孝不識以吾言爲然乎否也所委銘誌淺謭荒速不足以當至意然不敢不勉周原已來薄其贈儀不能其禮惟檢納不次

與顧天錫書

去年承寄聯句衰疾中嘗畧具數字以謝比得蕭近士所附書備悉居起令郎聞近始到京懽賀凝厚如三四十歲人成立可待此足為故人賀也吉安人多稱致乎公理宿弊盡去大與曩所聞者異豈公論有天下者必久而後定邪令兄太守公行不及躬送聞有快目之成老懷本堪南遊之樂當從折過半矣今為引意聯句錄本私籍不意為蕭近菴所傳而年聞子建方伯在雲南書告欲刻已亟止之去年王丹徒公亦不告而刻緣此本未經遴閱又多訛誤而其傳

已廢不可中廢因重校一本仰加修治與初刻者不同必如此乃略可觀覽然非吾意也強從之耳近始聞子建已刻成而吾兄亦若有此意者不意高明乃從李爾益亟奉報如未刻幸急停工刻已亦須秘不敢印依丹徒本完即以寄上也此錄皆草草湊合不盡累長諸公之意皆若以此為娛不但不感其惠而已丹徒且然況雲南本訛誤當益甚尤而效之亦何益也又承宗拙稿入刻此尤可哭工拙姑不論豈有方壯未老之人汲汲為此等事為天下執指摘殷之具乎丹意不可負茲有先祖提舉公文集一本當以累執事提舉元進士入國朝隱永新山中因葬焉其討學行採視不肯受官百倍吾兄盍畧開之矣永新實貴郡地丘墓之託所不能無而遺集本永新者已蕩逸不可得倘因而詳之則其為惠亦倍百且不啻矣急遽中附此乞一一亮察邦用取守聞已北上故不別致候相見乃盡

復愚得謝太守先生

乙卯自延禍先考以來憂病纏縈久疏奉問今春辱賜復章贈物詞意淡厚哀感之極不知所以為謝菴近解釋乃能略布一二壬辰之歲獲附仙舟僭以微

疾蒙言藥先考手錄此方藏諸篋笥蓋嘗屢以試人無不立愈及晚歲得疾謂非此藥不能瘳竊以衰老之年下間藥之令假有未宜力諫而止適看牡夜出先考乃手採藥煎加麻黃一倍覆被取汗汗出不能休不肯歸而閽之困已甚心亟足而來如之何矣嗚呼先閣十五年自秘之方數十人已試之藥而竟以是斃于身豈非天哉是日也使不肯不以公出必不果煎藥不倍加麻黃亦不至此而竟至此豈非天哉嗚呼尚忍言之尚忍言之方石之來畧及此事頗其詳有未盡言者以執事愛我深念我切其繫于存沒

其所以不得不言之痛定之餘肝肺摧裂執事聞之未必不垂爲一悼也不肖舉教方石非他人比睽別間每恨不得一見乃今辱奠几筵執手支慟又以其餘沾諭荅傾情愫罄平生所未盡此實執事之貺俾得以遂不肖之私也第執事深藏高蹈無由抑謁再領教札及海物之惠又豈知所以爲報哉先考子去墓表本往年初稿荒迷中苟以塞責幸未鐫石當更加改訂以新卷奉納病嗽不能視數簡札令門生背代錄禮簡意迫惟執事有以諒之不次

答鏡川先生書

蒙示文集數百篇如望大洋登崇山愈遠而愈不可窮詩辭闡發化爲腐亂實不能有所探於其間顧爲嚴命所敺安紀甲乙附以圈點如古文選例而或通篇累牘皆可傳誦則有不勝附者旋亦悔之第已迻諸筆札不復可去至今爲愧耳近承諭示屢屢若欲稍加箋註如向來詩集例者某之不肖實所未能論其體不同科而所施亦異也執事倘不嫌甲乙之妄則采而錄之猶宜去其圈點使後人不以井蛙海蠡爲不肖者之謗則爲賜大矣惟執事亮之

再答鏡川先生書

再枉台旆且諭以評文之意必欲如詩集例者因念取而讀之益見其浩瀚無際前所窺測者已無失其門徑且當時檢閱尚多遺闕意不自滿今荒失之餘加以病嗽不能勤苦豈復有所測識以形諸言之不當雖勞無益蒙以冀墩詹事所評桂坊二集見示其議見語意實有出乎不肖之外者乞以諸集盡付此公使出一手庶幾評文者無遺珠之歎評詩者無執組之譏非惟大小稱任而勢逸亦得其平矣執事以爲然乎嗽作我急不能據案正書略具數語令門生輩代錄以上禮意簡率當蒙諒於執事亦恃有以容之而已詩序稍有更定別當請益疏略則決不敢當論專人附納平生所恃以盡區區者正在此類若不省察此意甚非不肖之望也悚息悚息

答方石先生書

此書方開緘見忽斬我後數字且駭且痛久而後定天壤間乃有此等事耶先生厚德遠材吾人所望於後者何如而乃如是耶道里遼闊不獲伸弔哭之私以少慰爲一慟與鼎齋吉舒兩同年及歸文職方交致啗間而已投幼之計先生本懷又值此厄宜無可以相累者惟斯文公議斷斷乎不可辭而區區薄力

不能挽而留之亦徒恃先生之意稍有以自遂云爾歸期想尚又聞攀送當道與愧齋大常同一賜遊定軒冬卿令尋致王意亦無以爲答幸道此情餘惟善加調攝以爲後圖至望至望

與方石先生書

自得令郎訃輒具書奉弔并二三同年賻儀去秋所得書尚未及此計當在臨行將到也續傳得遺腹孫令人驚喜失措猶未敢以爲必然及得抵家書始信之信天道之有知君子之澤未艾也從諸先世三代孤傳而後昌大者不亦益奇乎哉鞠養愛護之方殆不容贅數千里外惟日聽其岐嶷崢嶸之報爲睽離慰耳小兒兆先已於歲正冠畢辱體齋先生爲賓兆同亦幸頑健皆蒙沐賜問故汲汲云爾鬭屋西鄰蓋楊侍郎貫之府時戲語其子以爲治命而七何老叔厚譽令愈以爲父者欲得此爲娛晚計意不可逆故勉強成之及以其半爲書屋爲兒輩師友地比舊差廣則又欣然樂之若以爲陋當避下人心操舍之無常如此哉偶語及輒縷縷不能已諒不相厭也餘惟節哀爲道自愛

與羅冰玉先生書

然其事在南京猶以不獲乎晉爲憾比還閣也且信乃數承教益益敬信不可以旦夕覩也屢聞閣人稱執事思法並用師生感服誠足爲斯文賀愧執事有動輒必以古道爲準不屑乎條格禁令之細意者其已破乎僕株守鉛槧無毫髮爲身益於人何論執事願勿以僕爲見姿以重吾咎也靜逸靜觀相繼淪沒此豈獨交游之痛孟陽在蜀音問甚疏尚賓自漢中來劇遽以疾去同年謝事者七人諒即報能悉致不一一也

與李白洲提學書

得所寄詩皆清俏奇絕脫去蹊徑捧誦後郎藏諸篋笥爲嶺南珠玉聞欲報之覺燕石之形穢久矣舊作古樂府數十篇冗嫩不及錄姑以一二承教幸不惜

與劉方伯書

北承朝報有浙左之命雖官階不過尺寸而事權之重經略地之遼遠有大不同者蓋非簡之精任之重勢有所不及然以尺寸之階凡歷幾時月經幾推薦而後及其進也不亦難乎僕嘗飽歷世故信升沉得失之有命故苟命之當黜者雖王公貴人引手推轂而不得當升者雖讎人怨家設穽下石而亦無如之

何吾兄之行不可爲不孚望不可謂不著此謗與忌之所不得加者獨知之者未必深而進之者未甚力耳況行不如兄望不如兄或有之而孚且著不如兄者苟有寸長片善孰得而用之哉是可爲兄賀而亦可爲兄慨且重以爲天下慨也兄書自廣東來未嘗不以民窮財盡爲慮而無一語及其私此豈爲尺寸計哉僕非不知兄者顧於此方有感乎心故欲發之耳方石一辭而退此正與難進者同科吾儕豈足道哉想已越得附承差李材寄去計四月終可到若再欲寄息必冬月乃可寄浙中書也北覲諒已有人會晤尚遲惟爲國爲蒼生自重不具

再與方石先生書

月二十五日日報命下與黃學士尚矩同進誠不自意備劣粗淺之資循次就格以當妙選膺重負竊之武有古臣之少也猶不如人僕今愧竊祿二十年于此矣非惟道德日負而精力亦頓異于昔聞命驚惕懼指增咎戾爲知己羞執事聞之諒不以斯言爲妄也去春以來連攝三篆惟院篆差久益自體瘠衰秋當有所歸而內閣以寅軒未謝難於改補屢遭屢却乖於此而後脫焉顧其所脫不若所負者之重也

亦間及政弊以爲告時新方伯之巡例以近格固非超拔但以專官若重地亦道行志得之秋而於執事尤有意慊焉者蓋非道爲鄉邦計也冰玉去歲入京病見於面而知己者皆爲憂之比聞過家增劇未知得脫然赴任否可成之議豈但止或尼之而已哉南屏兩薦亦京府盛事後薦尤力而銓曹一切以例格之此事成敗得失甚輕而其命之厄亦可見矣世固有亟歲累遷至五六而未已者何人哉古稱伐國不問仁人談此於有道之前似覺夫吾言之過也弄孫之喜追想益增嘗寄諸公賀章計已徹聽亦必有倚歌

之報想企懸企老泉集三刪將意幸納

與鶴磵潘先生書

數年前兩奉長牋教愛兼備令孫貢士來又領一札及美茶名酒之賜自揆愚劣不敢率對報者闕焉而施者不厭何以得此於執事也悚愧悚愧自與南屏兄締交即獲以名姓承延接以文翰蒙賞借雖不克探深眺遠窮歲月之力以極其所欲得而嚮慕懸企未嘗少置于懷比者以長子兆先問名于南屏之中子比玉其家翁老先生之外孫年十八矣非惟再託姻好聯存宦然而道義之相孚肝膽之相照若必

有俟乎此而後慊者執事聞之未必不解頤一莞也側聞執事化鄉惇族有呂藍田鄭浦江之風務其歡洽乎天下以施於此也有由矣然則附綵雉之末沾膏馥之遺者在我後之人其容以少緩乎哉惟不鄙而終教之則愚父子之幸也南屏以絕特之才孤摯之行橫觸造物者所忌府尹唐公無一見之雅而極力亦不以其言近激所司遂以倒格之得不得於吾南屏無所益損而論人才識治體者亦豈能恝然於其間哉甫於母之言則爲賢母是不敢爲他人道也貞上方冊倩附此一道首夏漸熱惟爲道自愛不備

與姜貞菴書

自今進上行一附書後久闕緘問方石先生來備悉清况欲一登澄心樓清談對坐以浣二十年塵滴而不可得也近得呂太僕所寄書語意評懇豈但賢於十部從事獨緘布之愚本須爲倪耳柳太守平生故人政才官採僕知之已熟而清詩雅興尤有不能忘情者傾蓋之餘能爲我一申意否耶將羅南行想獲會晤到廣後尚未得消息比見其筋力毛髮不逮曩時如僕者亦自見髭鬢矣况先生哉惟善調攝以膺壽考爲鄉邦望亦交游之幸也

奉樸菴先生書

往歲生春風中親炙顏色承接教旨日涵月泳飽德愛益而不自知及違絕道路匪隔曹署聆一言歭一字而不能遂然後知遊從之樂不可以易而覩也某自冒服以來再入館局歷八年出荷以應名籍供職事而止老叔衰病不能任家務頁賤數百指衣食薪米絲兩升合之籍皆身自治之求如少時俯仰左右之樂亦不可得此則某之私况非父師之視鄉邑之舊益未敢以告也述是二者乃欲以進德修業縱從

荒之學圖日新之效亦豈有所賴而成哉竊伏自念以兒童出門下不自揣度欲有以報答萬一今年四十有四鬚且半白矣能保其雖奇淺檮之質終不爲斧斤棄乎惟大君子矜其愚而終教之幸甚今歲凡兩頁書未審到否祭酒卿先生同薦此再布伏惟照察

答愧齋先生書

累辱手札惓惓以方石南行爲屬至終篇無一語及他事者今果有南郊之命豈非變之妙能傾卜而遇度之乎平生知舊十年離闊所以薰陶德性輸寫情

北者益天下之樂無以易此也如僕之不肖猶掌[illegible]
典於金陵山水之間欲以閒官散地相附而竟莫能
遂於方石之行固不敢有羨羨吾子之得方石也方
石行在即使回先此馳賀東軒種竹端爲故人何時
北上以少酧夙昔之願不得於彼而北是圖可乎某
頓首

與蕭南屏手簡

墓舍愁寂承過慰欵欵連日夕然鄙心尚未厭也別
後腸肚門塞食不下咽或者亦坐此乎山行野宿恐
非長計必欲避喧遠俗惟錢氏墓舍爲宜一二里間

鄰遊不相涉而音問相往復過此數月不難也若必
以我爲喧爲俗不害爲所當避則不敢與聞然亦當
再屈數日不但已也北家務有不獲已者擬以晦日
暫歸踰朔而至恐所欲知不欠

又

前日作簡畢即就鍼鍼十有二處而灸亦隨之燒鍼
以刺肉灼艾以蒸骨事體情狀明者所知右臆一穴
焮痛累日至不知手處瘡作而後解膿潰而後定信
平生所爲勇決而絕一大事也知我者聞之寧能閒
戶高枕委之於秦越之間乎右手素不習書此右尤
損情之所鍾有不容已勉作數字痛苦不悉

又

承許致致菴記心甚渴今瘡痛財減二三分得此則
灑然矣何吝何吝

又

昨日再出鄰手瘡小差環跳復發計非百日不能痊
也避暑事趙老有族子爲僧舍壽安山下去玉泉三
里而近林泉地僻足以爲有道者之居其意若必欲
相攻者而胡錦衣復盛稱其[illegible]之勝有涼棚煖宅重
閣複室不惟相與爭勝而且爭先致之爲快二者亦

居一於此乎此事必得而議所議有不但此者數日
間冊惜一過致致菴記爾介意爲之甚愁於邑中得
此其與相當徵乞苟爲以求意者爲患相萬也惟心
照不欠

與楊邃菴書

僕衰衰以來百事都廢聰明不及昔復何所進乎槩
府之提寘未敢卓卓亦未敢輕以語人高明者不以
爲非則繹此猶可求教至於筆墨點畫未嘗有百日
之功今日所寫明日已不欲觀以爲常病此病不差
未可以言進也獨篆書法頗覺頓悟此業若成則於

前輩不敢多讓別後所得惟此一端今爲御楚雄作褒孝堂三字閣下試取觀之果以爲何如也時維先生已遷廣東氏收到京尚未見面乔大將卜鄰于我伯與之除甚慰吾輩但病未脫然聘數初試畢未會計當煩脫門生中有李永敷者亦非池中物高第二一輩南來斬解元者猶闕而談後別報忙甚話不成倫完之而已

又

比得手教云僕初春所奉書於五六月始到此書郵常事從此尚有書不能記所附人名字煩詢何時見

謂此得一書於數月之久也承已卽吉諒多哀毀餘事不及一一惟僕翁老師病候未康殊切懸企伯聘編修乃至極此不勝斯文後進之歎非獨爲鄉里門牆悼也伯聘以吾兒故視我不甚異臨行時悒悒若不能釋者而乃至此追原其意銘誌之作不可委諸他人勉爲卒事仍處表石以俟大筆九原有知諒其尤汲汲焉者而亦吾之所不能已也錢生改字與課近每誨戒大有所得登科錄一册少將鄙意幸檢入

又

花帶一條僕得之於方石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遺虔佩刀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幸庵頗爲落

又

去冬陝中承差回乘便附一書當不沉滯自上任以來不得報訃以小試不暇審如是則上半年尚未可得也途中書教戒諄至感刻不可言前已布謝愧不發而益西瀛古文獻地時雨之化生意必大可觀秋試當已畢見區區所望者殆不止此也宗哲西行頗升其好賴故人如巳必能相與于成公濟待大僕缺未得移乞假南歸與宗哲同日分道而去喬宗舉業似更進可望大捷其弟詩力亦益有如小兒兆先於

歲止退卑今亦頗事筆硯想皆所欲聞故此瑣瑣惟爲道自重

又

始得陝西書知考察避李公明之譽與山西同而怨謗不作益足以驗德業之高遠矣并使非使閣中風物自古所稱所示詩仲鄭其同有殆亦有江山之助獨恨不得一共賞之耳令郎書法大進學業亦宜然此其可喜若豚犬輩雖誦文路安足道哉日講事殷循次承乏非惟可懼抑亦有可咲者張生滑行草草奉答此生學業頗可觀望青目一二至感至感

又

使中人陝後僅得一書知小試務與此時想弼節宗端矣槎菴老先生四月內棄諸生千里之外同一哭慟恨不得與一二知己會哭於几筵之下耳葬祭已如例得旨餘典尚未敢輕舉中間情事知者必能諒之時雍未至浙當亦至家為經理家事也小兒私試卷一二篇如所欲見便中附奉請教亦果以為濫竽中物否餘不悉

又

始得閩中書甚悉楳翁已許謚足慰輿情門下之私

不足論也所喻李夢陽者果得首解及兩孫生皆如尊料時雨之化殆有不誣僕所許何生孟春者輸君一籌然此子之進尤未可量也喬宗試卷亦以書魁許之錯料乃爾幸不遠耳其弟亦署考功員外併可為念勿不察者錢生之弟亦占一枝小兒入場被跌不令終試延始平復無足道者公濟尚未至拱之仍調兵備未有缺也餘不能一一

又

獨坐翰署清寒襲人倘得故人書札溫如玉面加之紈褶之惠過絺袍遠矣呵呵時雍都憲治水罷勞瘁猝未易就緒宗哲雖頗規此猶在稍遲假俾聞若風教文字之政又非待論也所示與拱之倡和佳甚中年多事此興不減昔夙有大抱負大蘊蓄者不能閑西山川之勝或亦不得無助區區此技漸荒將與棋局併廢第猶有未能絕者如署中諸吉士課業之類是也後進中儘有異才美質恨不得面談凍筆草草

懷麓堂文稿卷十五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姓夏氏其先會稽人後徙開化再徙德興祖希政元季爲湖廣行省都事國初占籍湘陰父時敏以布衣被召授湘陰教諭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其室寔生公年十三喪父學詩及春秋貧甚教里塾以資養選充縣學生以詩領鄉薦升國子生循入禁廡書誥勑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緋衣一襲復遣人察諸生所爲獨公端坐正書竟日

不色惰上心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上曰夏原吉端厚特寶授戶部主事同官有疑事多就質獨劉郎中者恥其不能因事譖公云專尚書郁新柄上察其誣劉坐死蓋自是數遭危譖竟得無他二十九年公考績陛引面乞歸省且云道遠乏僮僕乞輿早以行上特允之三十一年廷薦擢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巡撫福建楊文敏公榮爲諸生公一見奇之曰必爲解首楊自是起名鄉有明月樓多妖宿者多死公徑往宿之妖遂息歸鎮蘄州三十五年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公辭疾不許尋進尚書凡貢賦役法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爲經久計其所議多從原因不可使後難繼困吾民也又命公申明教化三十餘條榜示天下永樂初兩浙大水國用告乏三命公往治至則奏蠲民逋攻數十事訪諸耆宿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陂堰俾水歸于海又奏發廩粟三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耕播民忘其饑有于澤者奏水退田淤官召民佃耕以足國用公得報歎曰民疲極矣可重役乎亟公云水不勝岸類已後時勞且無益事始寢與人至今懷之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節浮費

又禁鹽鈔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租稅嘗以府帑倉庾及丁戶田賦之數備書小帖置袖中時復檢記一日上臨朝問天下糧儲若干公歷陳其數不失升勺上奇其才益親信之時錄靖難功爵賜無虛日又大封親藩累討夷虜創制宮殿增置百司財費以萬萬計悉取辦于公公極力經畫無弗給者採木運餉之夫道經不進命公巡視自龍山抵北京逮治怠事者給錦衣衛官校四十人許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寓矜恤意事乃大集上思公特召還七年兼掌行在戶禮二部及都察院事扈從車駕幸北京復命兼掌

刑部有二指揮冒支官糧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
若真盜者何以加諸乃止八年上親討北虜仁宗爲
皇太子在南京命公輔皇太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
諸部及都察院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矣公
決庶政須刻而畢凡北奏南啟下令天下者惟公是
賴京師帖然上還宮慰賚有加冬還掌戶部從太孫
巡行鄉落取民間蔬黍以進曰願知此味召見鄉老
令陳風俗賜老給孤表著節義民皆感歎道有逃兎
太孫欲馳射之公諫而止有從卒犯令者指揮周敬
以上命執之太孫諭敬不得遂繫敬公極諫以爲不

可因厚賜以勵其直從之九年公考績上宴于便殿
賜物獎諭又諭羣臣曰原吉乃太祖皇帝養成賢德
上爾等欲觀古名臣此其人也命同太子少師姚公
廣孝監修實錄十一年再扈北巡命輔太孫以行十
四年太孫還南京又從凡道所見必見諮問呼爲先
生而不名十五年再扈北十八年宮殿成命馳召皇
太子太孫于南京至則陳太子承詔勿亟今乃速來
蓋以陛下慈注之深故孝思之情不得不切也上善
其對公因言營造民疲多至失業宜悉聽復業而蠲
其稅十九年三殿災復請蠲礦稅停採辦賑饑饉以

同天意詔皆行之初大臣科道多言南北建都便利
不同上御午門樓令廷辨辯遣中使問公言孰是公
對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
公曰吾輩歷職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
損不細矣衆始歎服復命掌工部事交阯平上問公
陣賞孰便公對曰賞費有限祿費無窮於是多從賞
格西域法王來朝或請親勞之公曰夷人慕義宜示
以倫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
卿亦效韓愈邪乃不出勞他日遣中人見上命公拜
公曰王人序諸侯上況遠人乎長揖而已山東僧道

賊唐賽兒之黨三千餘人上屬公與都御史李慶公
將其脅從者悉原之陝西有僞稱余論王者廷議將
發兵公言亂止數人不宜重費但遣人諭其首惡自
定矣已而果然或言周王有異謀公奉命往詗之復
命曰王實無他但恃陛下友愛之篤故小肆耳上然
之谷庶人逆謀既彰上問公曰長沙人逆謀否公請
以百口保之遂免務請太孫進講有司以尚書蹇義
方賓名進上特命公行之上元節張燈許臣民縱觀
公奉母大夫人往上宴羣臣傾問公曰聞爾母來觀
燈尚在此否公曰已歸矣命徹御案所寶鏹賜之公

弟原敕至京上召見賜酒饌瀕歸遣人送之見舟中
惟米二石問公曰卿弟貧甚少賙之公對曰臣所遺
俸貲已寄之無以爲賙上笑曰朕當助卿賜異布數
疋十九年上議親討北邊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
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曰頻
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
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
于塞北賓懼自縊死遂獲罪并籍公家惟賜鈔千貫
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官尅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
者趣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慮有使瘐死吾安之不

以相累也上御午門問征敵得失公歷陳什絡謂當
內治不宜勤遠略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屢奏請
宥公上察公忠間訪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
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謫未了若謝其
愛朕者八月楊榮以訃聞于皇太子親臨公繫所與
其哭令出脫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遺詔獨
之乃受命給尚方筆札咨以國事公首陳東南民力
困于漕運請幸南以省供億繼詔撫流民罷西洋寶
船止雲南交阯採辦金寶數事上即阼首復公官賜
章服器皿咸備公始聞太夫人喪辭歸襄事上曰國

方艱卿以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特遣官護喪歸
葬太孫既正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
師班在公上上引最次公進公少保復職如故兼給
三俸公辭太子少傅俸尚寶少卿袁中微以言語獲
罪且不測公諫以爲先朝所愛乃止罷官洪熙元年
上以天不雨雪製憂民吟公賡和稱旨翰林進公誥
辭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
而或忽因以公至庶前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嘗有以公民以此識之三月上敕公等除黥割鞭背
及妖言誹謗等刑公贊行之尋命兼掌禮部賜象印

一文曰正直以便處分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
公曰林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如律上賜田五頃
于城南又建兩京甲第以旌其功李忠文公時勉以
言事得罪繼公從容勸釋請下法司徐擬定之是夕
崩受顧命時宣宗在南京中外洶洶昭皇后命襄王
監國悉以軍國委公車駕至郊首問公所在羣臣莫
能對上不懌有頃召公慰曰比見太后諭所以留卿
意卿當以皇祖事朕凡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公一二
人所預定命令詔敕多主公言或命坐賜茶或退立
殿廡少休復至凡章疏批擬未畢者或携出至家進

之先是命公監修太宗實錄未成遂并修仁宗實錄
國朝三預監修惟公及英國公張輔爲然宣德元年
漢庶人謀反誣輔臣亂政楊文敏公密勸親征上傾
公公曰兵事貴速榮言是從征還賜爵者三人令扶
掖出入公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心
勤非勳而何尚書蹇敦以廉直得譴公力救釋之交
阯復叛王師屢失利二年請降廷議勿許公與二楊
公言民罷財竭不可再舉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
測已潰則宜緩治兵乃得息三年公與蹇公入對稱
旨上留侍宴令盡醉將退上顧公有欲言狀就問之

公進勝以建儲請上曰朕嘗白太后行之尋召至便
殿賜金銀印八其一曰含弘貞靖嘗侍遊西苑以
騎隨復命登御舟遊太液池上射鳧獲之既烹割以
賜公復遣中官偕觀禽在苑所欲取公取尤小者數
枚有郎中還自河南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至
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之多至死公白以聞上下令
撫卹且禁捕者民賴以寧息從巡邊上取公等糗糒
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營將
士尚多餒者遂撤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上還
京念公等四人春秋高不欲煩以庶政特賜勑諭部

院務俾專論道而顧問益親又從狩至兎兒山諸將
有違令者上命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
微罪至殺將臣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
曰卿且休公曰陛下憐憫甚至諸將凍死矣上笑
曰特爲卿赦之上元錫宴賜紫玦硯龍香墨公誕辰
御製壽星圖及詩賜之自是寵賚稠疊不可殫記上
嘗製玉冠二枚以其一賜公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
一體也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賚明日入謝歸得末
疾猶扶病擬旨以進是夜卒年五十六上早朝聞訃
震悼遂輟朝乘輦還宮左右感慟莫能仰視公卿大

夫下及閭巷兵民莫不歎息有流涕者贈特進光祿
大夫太師謚忠靖賜祭葬皆越常典官其子瑄爲
尚寶司丞命户部蠲户役後瑄官至南京太常少卿
孫崇文舉進士今爲南京吏部郎中皆賢而有文世
其家論曰昔在祖宗朝多用儒臣以成治理惟蹇忠
定夏忠靖楊文貞及楊文敏四公者皆受知太宗仁
宣三朝託以心膂佐遇隆重禮絕羣僚蹇夏職分部
任事實以二孤參決機務而夏公輔宣宗監國之功
爲多蓋是時車駕在北仁宗監國南京務頗簡又有
蹇楊諸人在天下大政皆屬太孫而時方沖幼公獨

領度政定危疑鎮浮惑不動聲色而根本正固可謂難矣至親征一事獨以身諫瀕死而不變有古大臣之風焉仁宗親閱利害故委任尤切至宣宗將廷阼手勅受寅亮天工之寄庶幾與古宜稱者比是時蹇重厚多謀文敏明達有爲文貞博古守正而公含弘能斷故事涉民社則多出公涉人才則多從蹇涉軍旅則多從文敏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文貞而可否相濟期于至當自餘諸閣老尚書皆各領厥務而已公之德量功業天下皆熟其名而惠澤所被猶有不盡知者其晚出鄉郡以不及見爲憾嘗伏讀累朝實錄

退考三楊所著碑誌得其大者又徵諸其子太常君及其孫郎中所手錄者加詳故撮而書之惟臨因時所兼署家乘以爲六部都察院太理寺皆在而墓誌止書吏禮及察院不知何據姑並存之以俟與聞君子

趙節婦傳

趙節婦朱氏陜西咸寧人也父諱霍嘗知歸德州趙琳者歸德衛千戶也故節婦歸之琳少負氣與范指揮者交惡范計傾琳琳怒不能下宣德庚戌琳以代役京伍至兩河口暴得狂疾夜乘馬徑去家人物色無所得從之曰死矣節婦乃爲位發喪以其衣冠葬焉時節婦年十九子一曰遜始晬條節婦誓與兒存亡遜長而教之曰汝知吾所以不死者乎爾負我我無以見爾父于地下乎居不假辭色雖壯猶加箠撻或解之曰兒無父將恃而以驕必貽吾鬼不食矣遜卒克自立拓產增業有四男六女遜屢辭公于外悚悚如在膝下節婦亦自飭嚴其別其母胡久往之郊至則曰寡婦不敢野見請見于車中及堂而後拜有異姓遺女育于宋節婦弟之家既而三嫁間往省節婦罵曰汝玷我家縱不能死尚戴而來邪驅而出

節婦事姑謹姑周老病疽甚節婦日一舐膿之竟愈姑季子狙節婦之財輒干之姑問所畜節婦重怒其姑則曰向在實不存一錢姑死葬稱子事成化丙戌有司上其節詔旌其門今年六十有七矣初千戶之病而亡也溺于河而遇鬻油者張氏奇其貌館而飲之酒酒作從病去後十年霸州人云有狂男子時能自言我官家子及問之輒失度求者至霸則又徙之保定保定茲其支族在焉至亦無所得自是遂絕又二十餘年有僧者歸德嘗乞齋馬牧寺爲里人所唾曰毋咄我我官也衆不爲爾獨我哉如趙千戶者亦

僧也趙黨有劉八者亟報遂使請之僧門子指揮徐忠中山王裔也土木之亂逃爲僧于香山求有道者師久不値至徐聞有名僧在壽州始造焉其徒數十人予問及家故師怒以觚擊予曰汝俗累故在惡吾從吾亦歸德趙千戶也惟聞此而已然師自爲此言已悔之曰吾秘此三十年不覺妄發吾不能久居此矣遂將去也問其齒貌性度質其母其母曰噫是也遂諸父侯卽率二老卒至壽訪之則已發矣後歸德有九僧入趙東隣殷指揮家索假中一老者甚怪僧問殷曰西隣者誰乎殷具以告僧顧其緯楔笑曰噫

乃樹此乎遂亟去比遜追又不及人皆意其爲琳也徐僧者居無何其五子來自鳳陽請歸之不可則與之去竟逃還馬牧猶能道趙千戶事云太史氏曰節婦之行高矣當其夫亡時非不能死伏泣抱孤凡趙氏之死之絕是惟其律身敎子皆能以義自勝罔于厭終雖烈丈夫豈復過哉千戶之事其亦矯詭務脫羈縛之流未足遽論獨人之情有甚于死別者於是蓋益重節婦之哀天其或者矜節婦之心使趙果不死萬有一于後亦未可知彼節婦者固可以無愧也已節婦於予外姑岳夫人兄弟也予備聞其事未嘗不敢任而作重爲之痛歎而不能已故傳之而千戶之事亦附見焉

劉益齋傳

劉益齋名純字德美其先金陵人有曰定夫者徙蘇之長洲傳五世至益齋以醫名于蘇益齋生彌月而孤族無期功之親鞠于母氏蒙其姓曰徐母沒復劉姓然鄉之人猶稱爲徐益齋初業儒爲舉子旣成不忍違養去學醫醫成不求爲私以事母及其鄉之人旣老郡人夫爲之朝禮部都察院下御史刻日趣上道隸太醫籍居歲餘太醫長又薦之入直內殿時益

齋年六十餘矣益齋之爲醫也不參辯不幸功不備任用撫封守經而培養慎攻擊虧不中者中則喜形于色疾有形可治雖未劇必斃然成之人或謂之迂已而果然或謂益齋曰今人利速效一投劑已數其驗再則惑三則易矣予胡不少貶以狥人乎益齋曰我本儒也習聞其道道可貶乎彼非吾任者吾亦非爲之用也故稱良醫者往往不勝輒大敗至殞滅不復可救人亦俱速利甘不爲悔及論其極卒不能舍益齋焉益齋醫雖工然不自衒猶學如不及嘗慕古人開卷有益之說書門屏以自警齋是以名或疑益

非諱稱曰吾固以求益也益齋樸厚儒雅不嫌何不
傳笑雅聚好士大夫多不取直有難者尤悲惻不置
必卒事乃已人以是多之中書舍人周宗勉蘇人也
序其事授予請爲傳以傳其鄉及其後之人故書之
太史氏曰蘇之醫多出丹谿朱氏朱氏之門有王仲
光氏韓復陽氏二氏之傳爲盛彼東氏益齋盛學也
予聞與太史原傳言益齋來京師予實見之益知其
言不誣益齋誠良醫哉自丹谿闢爲濕熱相火之說
人不盡信其信之者又一切屏去濕熱之劑至死
不悟者夫五行運五方錯稟五病異發五藥殊叙

古人之所不能廢經云陰不足陽有餘不言無陰諸
家云濕熱相火爲病甚多不言凡病皆熱而世所言
若是豈非矯枉過之正耶予與益齋論及此其言曰
有是病服是藥惟其所當予謂之善學丹谿者曰丹
谿以母病學醫遂成名家後之爲醫者與之或過來
太史論之以爲其人非皆醫也益齋事母孝母沒而
後赴爲其處與仕非無所據者無乃近是矣乎

止善劉公傳

公劉姓諱必弘字崇道號止善齋岳之華容人其先
東平人也少失怙有強問學慷慨有大節遭元季亂
湖內分裂乃遊武昌下九江盤旋吳越間有所交
輒與議論議不合輒歎曰是非足與有爲者捨
如是者數歲翻然歸其鄉時盜賊蜂起里閈無寧居
郡縣吏皆棄印綬以走民無所歸命公與鄉民約結
義兵爲保障賊不廢耕倪文俊之黨有蘧某者攻其
鄉急公一戰擒之由是賊不敢犯元行省舉攻擬張
者據岳州檄公治兵民所告變事有郝毛王十三之
誥皆邑大姓連結甚衆公託以五字爲人名號斬死
罪囚一人報之事乃定張屢遣人致公欲與俱竟不
可得然猶重公甚每令其部人曰愼勿犯劉氏鄉衆

皆賴之太祖高皇帝定江南公籍兵內附還鄉里洪
武四年上親錄若干人姓名下詔徵之公以名當赴
京金陵繫獄月餘復詔遣歸寓下南門外醫鞭者齊
氏得疾遂卒年四十有一其友嚴伯常者屬公骸于
齊氏攜其櫝以歸有紀行詩若干存焉後數年公子
孫遣人迎葬則其地已易數姓竟莫知所在初綱紀
久壞流風惡俗遍天下公卿居每集耆稚論義理明
利害冬所變革無頼民愧公者或徙處他邑終其身
不敢歸公日所與論議俱和惟鄉儒徐執中輩三數
人自餘皆却立趨候無敢與抗禮者其嚴如此公既

汝予行倘亦不仕至其孫仁宅爲廣西按察副使今孫大息爲兵部職方郎中世其家賢且予聞劉氏宋南渡時有都統制寶者從岳飛平楊幺屯田岳鄂間爲秦檜計飛死失志遂隱于華容以死公每論及此未嘗不感恨泣下此其志决非傀儡于亂世者觀其歷覽形勝蟻視羣雄待時委命以成効順之績者焉新息之風焉當天下未定號呼而獨走者皆畢其竟暴爭搏噬吞齧之利以召禍取僇近及其身遠則及其子孫無足怪者公材足以利地力足以驅民罷勉自守道不昧於所託而退不失其身始終之迹有足

觀矣顧其德庇鄉邑而祿不逮躬僅脫檻穽卒困于道路以死是固損命之不相爲偶者耶將以遺其後人乎

懷麓堂文稿卷十六

傳

楊南里傳

先生楊姓諱寶字誠之別號南里浙人也先世居寧海始祖廣仕唐爲兵部尚書五子皆仕吳越有相國巖者徙慈谿巖九世孫濂號大隱大隱十二世孫雲號南湖始居鄞遂爲鄞人又四傳至先生先生幼多疾書號總不能記六七歲時忽若有得隨所授輒應口成誦初補縣學生提學憲司奇其才改補郡學正統辛酉舉鄉薦癸酉部一榜拜安福訓導安福舊文

獻地弟子最盛先生嚴楷式列條教恩令大行教諭闕攝學政者三年嘗試諸生躬自程校示賞罰獎勵不倦人始憚其煩後益樂之胥勸相隣邑號泉學官闕復奉郡檄往署八越月而還先生在安福九年事無鉅細皆精愼不苟一時人士出所造就多顯聞于時縣官歲行鄉飲凡耆老無賢不肖以名皆與先生曰此非制禮意也乃命諸生聲其不德黜數人尋有巡撫大臣道安福學官諸生窘卒不時謁者老被黜者乘間以他事中先生遂落職諸生訟其冤不得繼以泣巡撫亦頗悔之次日諸生具狀聯署將復走愬

先生壯之曰使吾無愧二三子者足矣宦邸失命出
既歸鄞日奉親養暇則與諸大夫觴詠爲樂遇名山
勝地輒瀟然忘歸或問以往事不答也成化戊戌有
母喪哀毀疾作既又北走京師徵銘士大夫聞時其子
文卿已舉進士爲兵部主事先生寓官邸疾再作未
幾卒己亥十一月四日也年六十有六文卿歸其喪
葬于某山時先生父某以高年被服命年九十餘尚
無恙太史氏曰吾聞楊先生教先聖履論古事必設
以身處不屑爲誕說觀所論鄉飲事誠耿耿不苟合
者其所養可知也嚮官非郡縣無賞罰黜陟之柄徒

以口舌執議匹夫結髮在終身不復用故當大事者
不以身任天下之怨而欲有所爲難矣哉

倪烈婦傳

烈婦高氏者工部侍郎樂平倪公諱毅之側室也公
夫人王氏既卒高事公謹公遘疾湯藥必躬視日不
甘食夜不就寢每稽顙于天祈以身代公疾革顧謂
之曰吾殆不起吾子孫必克自立獨汝年少又無子
柰何高泣曰公脫不諱妾固當死從公地下耳公卒
哀毀殊甚引繩欲自經爲家人所覺不得死乃取平
生華飾投諸火示無生意於是防者日嚴公子兵部
郎中夙扶柩歸高抵家悲號從其兩者憐惻竟以閣
縊死柩旁年三十有三而已死之日適朝廷遣山西
布政使胡欽祭公喪胡聞其事嗟嘆不置知縣劉義
以狀聞請表其節以厲爲人婦者下禮部移御史及
布政按察核實如義言詔旌其門曰貞烈後寶坻王
子正爲知縣即邑中隙地構祠祀之刑亦名貞烈彰
因典也予嘗覩中書舍人楊應寧所著祠記聞高事
爲詳郎中君既卒其子縣學生宗進士宇請爲傳立
在于門以詔其子孫故書之太史氏曰世稱慷慨殺
身易從容就義難信夫臨事倉卒氣激而義動雖中

人之質猶有能死如歸者矣及事勢稍定情得以自
施矣利在目甘言在耳無重賞以誘於前無嚴刑重
法以驅其後其不逡巡退縮自恕而不覺者豈不鮮
哉世固有相約赴難不終久而已倍者況積日閱月
愈久而不變者哉吁身爲大吏命不錫朝不與心誓
身以求必死之爲榮乃亦有以小官末職自諉不
力於君父之難者何哉丈夫顧懦不立則喻諸婦人
揆之高氏殆婦之不逮遠矣

都御史朱公傳

公姓朱氏諱英字世傑其先爲廣州節度使徙居郴

州桂陽縣大父榮璉陽朔縣主簿父思謙皆贈資政
大夫右都御史公少孤補縣學弟子通詩書
易三舉正統乙丑與族兄允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
史己巳閩浙亂起銀冶間公與諸御史承勑分守州
縣比至大軍尚駐金華公徑趨處州聞土木之難乃
取道還元揭榜諭賊招者務撫去者又許獲巨賊若
干人有中官儀衛監大王統□□為欲劫所捕賊議
欲併走公不可徐使人覘之而令所司戶賊于市竟
無他變景泰改元公還朝論處中使宜五事下諸司
議行外戚汪都督令縱家人侵民產將林莊敏公為

給事中公與交章劾之詔奪產以給民又劾中官蔣
琮姚廣恃寵暴橫皆下詔獄于中詔風憲官彼訐者
無論結不結皆劾外番大臣有私然卜御史周鑑王
豪族人誣奏劾嚴未報欲因事逐之公上章極言非
是詔賜采納且勅諸司詳看詔條故王周得免所用
事者忌公亦淺未幾遷廣東布政參議道桂陽省丹
胡夫人夫人閱其歸橐惟賜銀十兩無日兒居官如
此吾無憂矣時廣民避役各假額外隸從身以賄免
公至悉追之與都御史揭某議軍徵法限以十歲一
役九休至于今不廢癸酉鄉試有都指揮為子求鬻
公叱弗許錄爲郡因嘗意仲卜及寺照治斗涮興楊
通捕衆流劫勦平之賜綵幣寶鏹又招賊黨百餘將
臣欲處以軍法公陳辯數四止誅首惡數人葉文莊
公恐撫二廣與革進退諉公爲多嘗入賀歸過知新
會縣李丹知南海縣趙莊各饋白金以賂公卻之後
二人以贓敗受賂者皆坐黜公獨不及天順間有孫
浮之役中官皆責其急公獨免布政事故緩之以俟
巡撫會議因疏乞召還民賴以無擾二廣嘗會兵勦
賊文莊屬公督察奸弊參將范信會勦大藤峽于廉
鎮關誣鄉民爲賊黨欲殲之公馳赴其壘凡所獲無

辜皆省釋縱去信忿不能成功月餘未退會文莊聞
使至公啖詐班師民始脫血亦又有告廣州土劫民
作亂者公知其冤亦力爭以免潮賊羅劉寧等屢挫
官軍公會兵平之獲被擄者數千公別置營以處女
婦已而各還其家新會有開田爭不決公以給貧無
田者遷右參政開拔喪還桂陽成化乙酉改陝西更
守延綏甘凉涼州及西寧官賦被竊所司委罪主者
率皆誣伏公訪獲真盜遂明其誣滿四遂因原官軍
失利大將以下皆獲罪都御史項忠奉命往討檄公
餉事且詢進止計賊平被賞擢福建右布政使再遷

新督左布政使均徭定法兩省便之甲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首陳安邊十事大略欲練兵積糧興屯種系諸番既又陳從荐拔備預使諜烽堠防斂細諸事又以歲議陳八事所舉武官如王璽劉晟皆為時名將乙未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民苦塵道路者不絕諸將或私致饋盡却之廣方不靖將臣每張其勢以邀功代凡動大衆必檄遠州刻期輸輓民道死半錚鏞公下令撫輯有梗令者始稱首惡誅之要害所在劄衆皆豫或因擾於寇故兵民稍息於亦無敢肆亂者廣西立山徭賊剽掠請置永安州以

其子世吏目餘黨皆爲編氓立山寶大藤盜衙自是負夜越境後山惡山間聚出掠有犯其田者風所司以亂聞或請居其鄉分務公止之語其良民執華兇以獻誅止數十所活亦以萬計田州岑氏有內亂公諜諭族屬與餘世讐皆感泣其殺首惡傳首軍門於是諸郷徭獞率聽命還業數歲間增戶四萬三千口十五萬他如天河荔浦潯融間諸盜以次行戮未嘗妄殺上每加慰勞下勅獎勵者六特升右都御史加從一品祿交趾使老撾諸郷且立營柵於龍州外境議者謂彼謀內寇詔諸鎮設備且詢公公奏安南小

國不過與老撾爭隙地耳姑諭之若果不自量致討未晚上用公言交人感畏修職貢不逾新會貢士陳獻章隱居養母公累疏起之授翰林檢討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剌加國溺於海公奏録其子各一人兵部尚書缺廷臣首薦公上以二廣重地未可輕代公乞歸展先墓已卯還鎮尋書召入掌院事未幾考績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尋加太子少保乙巳丙午公陳八事又以關陝饑請移甘肅餘糧以賑再請京師出粟賑諸郷就食者皆從之乙巳公疾上命醫給內飼且賜酒餼七月十二日卒上遣中使賜爲

祭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命有司營葬予五某某孫某乃若有詩稿紀年誠卷奏稿任真子集若干卷太史氏曰廣東西地自大藤之捷鼠物蘄散府藏空竭議者益深憂之吾聞朱公蒞政專事儲蓄數年間所積金為兩數十萬流徙還業者四十餘萬以勝從獲兇鋒鏑者不可勝紀其有功於國家甚厚傳稱君子能國仁人利溥豈不信哉方入長內臺議彌從兼時曹分條集公所陳或為事者所沮楊中書一清上記說之公即命府與從道議所力伸前說卿未悉施其所負亦非矣予於公得其大者一焉故特著之

化州同知楊公傳

公姓楊諱景字某雲南安寧人也事母以孝聞性狷介不妄取少補州學生舉永樂癸卯鄉貢卒業國子拜霸州判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紊數歲官悉徵馬數盈耗公歎曰養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足會遭父喪民數百輩詣闕請奪情留公不得皆涕泣去服闋改潛州乃益輿鄰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爲盜州爲成獄公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笠中卒乃服罪合九載秩滿民詣闕部使者六七至例不

得復留擢化州同知嗣歲猺賊千餘將攻城會久雨城寖壞民謀走徙號聲[illegible]地守將夜縋城以逃公令曰吾在此毋恐將城中民兵不滿一百公激以義且示禍福皆願盡力乃撤故倉木以激城缺又納槁人被衣鎧豎城上以疑賊賊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堞上擒斬以徇賊知有備乃引去賊都督信在高州聞警以兵至則賊已遁歐人驚歎書守忠二字遺公而置守將于法公益治城練兵遠屢至無所獲遂不敢復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方賊亂時有按察官夜至城下守城將啟關內之公執不可按察怒曰汝坑我耶公謝曰今日之事城爲重明日果聞有異服自稱人中遁去者按察方欲報公愧而止公每獲賊既得實必誅而後報或曰法不當爾公曰脫有不虞奈何既而隣郡納賊者皆覺賊計人益服之化俗尚鬼有廣西羅姓者客死民訛傳爲神祠事之公毀室發其像妖遂息天順庚辰以老乞致仕道巴陵貧不能歸因占籍焉子一清舉奇童入翰林登進士第而公卒家益貧不能歸巴陵一清乃葬公鎮江北拜中書舍人獲勅進公階儒林郎封公配張氏太安人時公已卒若干年矣太史氏曰世恒謂處常易處變難

其非然哉夫自取舍至於利害以極于生死皆有際分有所繫必有所擇矣苟縱意恣欲第見無所擇而觀其處難殉義蹈死而不顧惡有是理哉予與中書君游聞化州事非公所爲及詢其恒居細行固若是濯濯也嗚呼君小官處僻地能繫義辟利確然不爲變不可謂不難矣故著之若化州事灼灼在人耳目者固皆難之豈俟論哉

五宜高公傳

公高姓詩明字上達號思軒後更號五宜廣信貴溪人也未冠時嘗刲股愈母疾以孝聞景泰辛未舉進

士拜監察御史詠造龍舟巡都城九門稅鈔劾崔圭
事敗法監內庫并督五城兵馬事有戚指揮者為大
臣所怨坐死辯釋之徐州民越訴賊吏例當戍公議
戍例為誣訴設今所奏實不過當杖制可著為令州
又以妖言十餘人具反獄以聞公訊無反狀止坐本
律按河南宣諭理枉禁賦河徙退地黜吏不職者
六十餘人皆內了鄉試得人為多會西北有警例不
得之內巡緝都人總法司奏讀天順改元年諸御
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死聲益振忽
有詔宥內九十餘人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

報九門閉出行者使詭諸途得卒百餘盡捕之庚辰
劾天下巡撫官御史趙明為號首實出公手辭顧激
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遂公淡素
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辛不以細
故為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為山東
按察使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遂議
日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太理寺丞稽武官貼黃御史
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究得之
李諸同年買棺治斂屬鍾寺歸葬焉憲宗即位擢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潦而為災極

言內百官崇殊至遊歷皆有陰盛陽微象又請塞納
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宜等可用朝論韙之揚州
盜起作守兵失利物公督捕公造巨艦名曰籌亭往
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會遣中官及錦衣衛校卒五千
人捕首惡家公慮變起錮殺之不使出戶闔分遣御
史督兵擒滅九百餘人盡得之中六十餘劫獄復人
江為盜公伺賊出沒伏蘆洲乃以官兵壁賊入蘆中
伏起禽之亦不遺一人又並江高山置邏堡為久計
有中官弼私鹽又擅殺儀眞指揮卒閧不可解公撫
卒令勿譁籍鹽入官乃劾聚如法發南京諸曹不職

者三十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
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公念二
親老弟又夭死再乞致仕不許乞終養許之既免喪
闕上杭盜起勅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督兵勦賊餘
賊存四百餘人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婚合
衆亡命盜不戢公慮與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
析上杭溪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公盡以推將士
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骨納勅符以去上容其懇誠
特許致仕歸居縣北創早門亭聚百鷗湖結蕭溪社
課僮園子生交章起公竟不起自述銘并慨章為參

成化乙巳九月十九日忽不樂書對句曰平生無一
事欺天至死全百骸歸地遂卒年六十有四七遣官
諭祭後三年今天子命有司治壙蓋異數也所著有
恩軒稿糊壁集及南臺錦亭稿多散失惟終進征閩
二錄藏于家子鵬游京師請傳公行以傳公婿鄭御
史惟桓有狀太史氏曰高公初乞歸疏稱無才一宜
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迹徵謂
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
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
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

退不爲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士必先大節矧其
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
荷施搢紳終始稱因之大臣可也

王古直傳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
旐行世粘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
草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僕諸官官弁捕僕
者詢其聲甚急古直升使詩見不言所在人刑部獄
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因侃李上事延美異之檢衣帽
問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

奇之歸長指南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有名
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皆主方石方石
以憂去主林給事克沖克沖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
存敬亦出使主定軒予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
求之負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
五六惟詩書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
鎖之以去上元師京師燒猛汁爲瓶以貯水畜魚旁
映牙燭通明可愛俗呼爲炮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
古爲見戲一日誤觸碎意沸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
在此今蕩盡矣方作章告倍椽吏至門遏敗吾興聲

椽欲毆之或仰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
益彰一日過諸將竟被毆獨補丁承之以歸亦不以
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爲修滕圖耶在科舉
時即笑曰安得以必年處我當在酒所歎門此亦功
名富業進取宜官道上請卜卿彙部傑甚厚閩月忽
謝去曰安能佗佗像朱墨生几案間乎克沖之使欲
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台與吾安能爲彼行邪
自古大賢閒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
也其性氣屹屹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
爲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爲詭者

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
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述叙仲律曾值古今
論其邑里名跡不留古直曰公不得問大抵奇怪人
也其亦善自道邪問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
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下雅知古直然不能置爲
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仲節婦傳

仲節婦鄭氏楊之寶應人也祖克明某州府同知伯
父仲□南京戶部郎中世有顯者父仲宣母楊氏節
婦以父命許嫁同縣公壯未行連失怙恃孝弟姊妹

人以姑弟宏充推婚姻爲撫鞠年二十四始歸歸不
逮舅事姑親巾櫛子視男門七年喪其夫有子女各
一自屏膏沐矢不遠適日脩婦職凡所欲輒迎與之
舍姑疾累數月扶掖搔抑未嘗乎暇或夜禱于天請
以身代姑惻然感之曰願吾婦得婦亦若是是我所
以報也姑卒時伯氏大醫院判暴在京師仲氏德廣
商于外節婦獨具衾斂舉凡葬事皆中禮院判公歸
泣曰吾母之喪吾兄弟存沒緩急皆弗克與濟愧汝
多矣非且謝之節婦曰所以忍死不嫁者非姑與子
邪今日之事婦職也胡取言謝李氏德陽生子曾孫
病不能乳節婦乳抱臥起若已出既孤又子有之愛
不弛教子蘭拜中書舍人歷尚寶司卿右通政今爲
太醫院使節婦始封太孺人又進封太宜人養于官
有司其事于下禮部覈實詔旌其門曰貞節節婦今
年七十有五矣嘗謂蘭曰我儒家女也汝荷國恩弗
克取科第吾於吾孫取之孫三長本次葉皆舉進士
某今爲戶部主事次相女一適某識者謂蘭以才賢
致官位令聞皆其子又顯揚之以充厥宗徽其母之
節終不及此故節婦雖貴猶有秩號其他善行亦皆
可紀述而人獨稱爲仲節婦蓋舉其重者云太史氏

曰易稱恒其德貞婦人吉又曰安節吉旌門之義其
取諸此非邪予與仲節婦子交舊矣蓋嘗拜節婦于
堂見其綱從麗序不色怡乾然有嚴君風殆所謂從
一而終者也承上而待其道者也其與宋規地國恩
有以致今旌門之制亦嚴矣年有限紧有覆更人累
歲而後得報報者不百一猶或名實交戾聞見不相
非窮居僻縣乃或有之而弗見于世者不免于君子
之慨予所目擊如節婦者寧不爲國典重哉故及節
婦之存傳其事俾其子若孫藏于家亦以播諸鄉國
歷見爲薄俗之一勸云爾

奕說

吾嘗觀于奕矣奕之初本無情也卒然而合之斷分頃別爭取撓助若有得失乎其間者及其地變意偏主于必勝其勢莫肯先却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遊蜩化而不自知其勝者施施然若闢上地而朝秦楚不勝則頓顣孰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者必以道以逸而反自勞則不若袖手而旁觀者之爲適也勞與逸相遵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毀閉斂稽則其所謂勝負者始茫乎其不可據然後勞已而逸見其甚者捐棋以奪之乎人或者假以相誥愈不可釋嗚呼此

又何哉古之不喜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則是知不工于奕者乃得奕之樂爲達人之達于是者可與言奕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奕以奕觀世則有不合者也

張翔漢翔字說

太倉張用良之子曰翔字漢翔以商遊于京師職方郎中陸君丈器其始之大也循漢翔少得家訓敏而克肯既冠而成人於鄉黨而未究其有字之義以請于予予因職方君嘗縱其許父用美河間通判用先知鉅族子志於爲義可以與之言也乃爲說曰

高飛曰翔布翼曰翔凡鳥之性皆然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此之謂也然於飛之中又有高下遠近之不同必極于天者而後爲至爲鳥而不極于天非鳥之至也爲人而不極于高且遠不可以爲人也人可以不如鳥乎大鵬翺翔四海鶴飛薄雲霄鴻鵠一舉千里其飛不同其爲高且遠一也故士之志於世用者能如鵬之於圖鶴之於甸則爲之不能則爲鴻爲鵠要之不失於卑近而已然又有說焉周禮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鶩不能飛雉雖飛不過尋丈而比宜取義頗有攸存然則鳥固有不必飛而貴者今漢

翔商服而士習當守分遵制如其所執乃欲使之翺翔雲漢之間不已過乎蓋物固有分分不可過而求故斥鷃之卑無羨乎扶搖之九萬及其志力所勉則卑可以爲高近可以爲遠故鳩之飛不過榆枋及其奮迅自致則可以極于數千丈之表漢翔勉乎哉古之人固有舉於海市魚鹽之間者苟能崇德廣業由此而進固不害其爲世用如其未能亦可立身亢宗爲一鄉之善士雖在僻巷亦羣鷄之鶴也漢翔勉乎哉

陸儀洮甫字說

太倉陸君文恢之子儀少孤其伯父職方郎中君文量育于官而教之既長爲掾吏禮部習儀服備辭而冠之字曰莊甫而未有說其義者文量乃屬于予曰儀敬而慎可以與之進也予曰人之有威儀猶室之有門也德修於內則容莊於外然容不莊則易慢之心入而爲德累故修德者必於是慎焉古之人慮人之或忽乎此也故冠之纓弁以爲之觀瞻彼之衮衣黻絲以爲之章采從之以車鑾佩玉之音以爲之節度周還有規折還有矩頭目手足有其容坐立登降揖讓酬勸有其法以防制而衛養之使心不外蕩則德不容不修於內矣故儀禮之繁至於千百抑戒之作論威儀者累五六言孔子稱君子所貴乎道三而容貌居其一儀之不可不敬也如此是惡可以其微而忽之哉然或服美以爲華色莊以爲泰鵠梁有不稱之耻夏畦有前笑之病則顛役於外而德益荒矣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德之不可不敬也又如此夫曰禮始於冠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可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以成禮禮儀備而後可以成人冠之辭曰敬爾威儀淑慎爾德此之謂也莊甫之冠益亦聞是辭

矣然則緣辭以達禮名顧而義思則其儀也莊乎不乎其本於德而爲之乎必有以自考矣

懷麓堂文稿卷十七

雜著

讀唐史三十一首

隱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為太宗之謀借當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釁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為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與夫事于羣疑之間其勢固有不容緩者舉兵下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若

予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苛擿以律物之中然有處者必求其全每有所觀必以自質其積蓄也使太宗無臨湖之變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徐世勣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於徐庶而賢於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為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率臣甘役焉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君而至于高宗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為而可以保其身以為子孫之地者惟武氏也又忍棄其流涕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勣為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為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言當使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雖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却而陰內之豈真有所謂誠哉觀其嘗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裴名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為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失

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為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皆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可不可之間不能以毫髮而況從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賕見納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從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孫伏伽張玄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

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爲士得賞張蘊古
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賕得賞斯可以類乎必
以爲功可疑也視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
於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
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
於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邪曰是固不可以訓然
文帝所爲多出于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慕名
徇欲而姑爲是縱脫云乎哉予懼後世操賞罰者皆
假此以徇其私故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

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
宗之世異端不至于大盛而蕭瑀寧坐是以貶茲者
奕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
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
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
之罰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
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佃强敵
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
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贓下獄岑文本門命將出師主於

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
康居則二士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
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
亂也烏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於康居君集之
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爭土地
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
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已甚哉厥後廣利死降
湯死非辜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
貪之心以啟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
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

藪以濫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
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弑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謚
而武帝改號爲武封德彝與弑隋煬亦賈充耳唐臨
乃以諫廢隱太子請惡其謚而太宗改明爲繆夫有
所諱而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
固武帝之所諱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
然使秀舉其弑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
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
釁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

高祖之貞德衰則唐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正名定罪於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謚之不當其實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識而惡謚之餼羊猶存後世之謚議不及於廷而惡謚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生立謚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於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廢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己而欲立類己

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爲類己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爲類己也又傳觀群臣之中惟李勣爲類己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己者之禍故太宗貽嗣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娶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而況教之以盜而又以大姦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因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極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因不克終者則予未知之何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淺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也得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淺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爲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封告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于褒姒妲己而極於呂后褒妲未嘗自取之呂氏且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

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像藏禍心不過奪寵至於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倀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依宗者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恣橫怙肆必

至于內閣害家而後止然則爲若絕之于先乎唐依
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
使其竊勳益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取之
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
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盜上亂下至于播
遷傾覆僅免其身於顚死之際予於是深爲依宗危
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依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依宗
皆謂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
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疎也其

後高宗依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
呼其所言者旋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
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君無望乎二君雖
然父之於子臣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內之
無過之地也小畜之繇如家人之嗃嗃吉因之重戒
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
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
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
自畀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充
悔弒君而自發傳謚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弒君而敬
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
妃允其惡與弒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救耳矣故
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
殺崔完而悔悔責任而從參倚諸魏徵之碑然無
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沮
於遷善也故𨶒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
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于悔乎
曰慎
褚遂良苦諫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

纂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使節見
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
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
誣也顧其所處殆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
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纂之後
故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
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
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
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
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道槩有所未聞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詐以濟其寵任譎以行其志其平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於遷宮之際是不得不於崇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璟也執義而不徇物守法而不徇情至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玄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識有所不及歟抑偶不值其間歟使璟在机上無留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

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何以多譏爲哉

君子之去小人恒難小人之擠君子恒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蔕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爲曲邪詭秘之計乘其隙而中之其爲言取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爲旱魃之辭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恒言皆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爲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玄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盡推本而極言之乃惜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頗欲以臺閣誥命之地勝之是啟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於玄宗有

何閥閱之問也且此說若行儻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愼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爲則是忠計者密上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大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於上大人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既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

不肯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濁流之下彼輩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況九齡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陸贄其薦而不自知是爲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身爲計有問則辭門戶有問廷之役不敢與聞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宦官與聞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而不救乎曰寧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依宗當播遷之際昏蒙既極無尺寸之策決於一走

使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即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依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于宮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册之使必至使肅宗追以遺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遅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即位也未嘗不以爲當然而其矯情因遂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即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于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彼肅宗固不待再言之際者無以末減云爾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藩臣也宦官也惟依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假貽來世若依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

士也株連帶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鬨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蠹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依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翅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於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俶爲元帥泌懼其偪也諫而歸之俶及欲以俶爲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俶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俶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

知其不來又請符李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己於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結構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猶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內嫉出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為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

元載之不能害己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事相乃其所恃以為正而談神仙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為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毀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抑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為亂益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盛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黜而魚朝恩進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剗除而旋已受弊中宥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小人有所恃而為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為善剛者不為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為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生於偪而成於諧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愛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詬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

此太宗所不免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褒功臣以為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評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媒孽之乎然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糾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肅宗啟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

矣而况以肅代之容緩縱之乎故不終代宗之身逆有挾禁兵以行劫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是稱兵犯闕踵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蹶以至於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逆亂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衆七萬欲非朝命未有以劫其心也洪經綸爲黜陟使直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悅藉以激其士劫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歡假以與蕭惠公假以與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悅何其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

以助姦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買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逆遂說德宗暫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姦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既罷而復聽殺之也及懷光非命以杞爲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輩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必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稔其惡哉

諸葛武侯敗於馬謖之違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廖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之罪也抗等既死不可勝誅而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桀悍者皆起其跋

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鵶笏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豫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翃輩數人追及於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人蓋是時得出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能耶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

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於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副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孤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趨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

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卹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爲違命以從宜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間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間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旣得請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間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於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啓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爲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恩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依之援爲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李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伭元皇帝降于廟元闕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諭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贈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

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未必知之乎

懷麓堂文藁卷之十八

雜著策問頌表

原壽

壽之道有三說爲曰數曰氣曰理天地以運人以世花木以歲蜉蝣之屬以日數也人能使物不壽而不能以自壽天地能畀人物以壽及其至也雖天地不能以自壽然天地之數有恒而人物之壽無恒於人之中又有不齊者於是數之說窮而言氣者勝上古之時其世鴻濛其質敦龐其欲寡而不淫故其民壽中古以下質流而欲滋及乎後世嗟乎極矣雖有

壽者猶將壯之矧其未必有邪然方其鴻濛敦龐也固不免乎孩殤夭折之徒而黃髮佝僂鮐背者亦間見乎今之世何哉於是氣之說窮而言理者勝傳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夫苟植德則睟面盎背身安而氣和其所醖釀培植自有不可已者殖孫矜惡者反是此天下之通理也然顏之夭跖之壽相不免夫君子之論於是理之說又窮而天下貿貿焉不知其所歸矣夫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數三者固相有而不相無者是何其乖戾錯逆之甚哉意者其各自爲用而不能相通邪其或繆轕紛亂乎其間而未之辨也然則君子將何居曰理勝洪範九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德者壽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吾觀夫自古以降其有能植德者不壽其身則壽其名及其子若孫雖其修短盈朒或不能齊而其所享皆所謂睟盎而安和者雖皆謂之壽可也殖孫而矜惡者反是雖不謂之壽亦可也及其或也則求之於醫藥而不得則求之於服食而不得則求之於禳禬巫覡之間則其說愈繁而愈不可通矣然則如之何曰修身以俟之先其事而後其獲若曰有氣爲有數爲君子不謂也今人以壽祝人人雖知其未

必得必喜而受之以德勉人壽雖知其可得壽鮮有悅而受者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故祝之壽者必願之德願之德乃所以爲愛之至也作原壽

記女醫

京師有女醫主婦女孩稚之疾其爲人不識文字不辨方脈不能名藥物不習於炮煉烹煮之用以金購人所求婦女孩稚之劑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之載而歸人有召者携所購以往脈其指灸其首探藥囊中與之雖或投以他藥弗辨也然而婦女之愛其身若子者舉其職付之無疑焉幸而不至

于式敗損穀帛金珠予之不少吝其術衰且敗者曰命也且傳引咎之于隣里而不足則咎之鄉黨而不足則又咎之姻戚識知之人隣里鄉黨姻戚凡識知之人有疾者皆樂而求焉举而不至于喪敗則又引咎之其喪且敗者則又曰命也非女醫之所治者雖名家術士亦嘗信之其癰而治之者雖治亦弗之責也其不幸而喪且敗者則侮且咎之曰不用女醫之過也雖士大夫家亦不免焉其愚不明亦甚矣嗚呼豈獨女醫哉

記女巫

女巫者狂呼名鬼物問吉凶禍福祛疾病凡疾病者女醫不能治則之爲女巫者焚香飾盛服或被髪手刀劍自試以神其不能傷或衣錦衣腰數十鈴跳梁嗷號或囑以呼鬼且至則呼其先姓名曰某爲神某爲女神某爲祭某爲禍可禳可除惟命之從所而德者曰某之先誠有是誠有是戚稽首伏地不能起顧殺雞羊澆酒化楮以爲謝蓋人之死者無有不爲神神者無有不祟且禍爲者也又令圖其神之形于家以祀以禱乃棄毀其所事之主而鬼其親之身若是者家有之爲有所喜則召女巫至鼓舞號嗷以爲福有所憂患則因以除之雖溺老佛亦未有若是甚者卜筮而下弗論也彼女醫者予恒慨之若是者將何如邪夫女醫者不過殺人之身而巫乃能喪其心此其害又有甚者人不自愛其身又不有其心其愚不明又甚矣嗚呼又豈獨女巫哉

醫戒

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為其證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薾形日就憊醫謂爲瘵也以藥補之病益甚則補益峻歲且盡乃相謂曰吾計且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土必重傷先君子憂之

會有老醫孫景祥氏來視曰及春而解予惟問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予無乃有憂鬱之心乎予爽然曰噫是也蓋是時予屢有妻及弟之喪悲愴交集積歲而病累月而憊非惟醫不能識而予亦忘之矣於是括舊藥盡焚之悉謝其所爲三月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而果差因歎曰醫不能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又歎曰世之徇名遺實以軀命託之庸人之手者亦豈少哉鄉不此醫之值而徒託諸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至于憊而莫之悟也因錄以自戒

食戒

予病脾泄都憲呂晦叔對食退謂人曰是非不能食乃多食之過耳後馮應麥主簿進爲予言少時病不能食有一叟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翌日可空腹以來比予設飯肉各一器將就食遽以手止爲曰未可也取其飯以著畫之爲四分乃使食食下一口輒欲就肉又止爲曰未可也如是者三盡一分使食肉一臠如是者四而器盡後問曰汝尙能食乎曰能曰不可矣始去凡食必準此爲法及歸不問月而食進矣訓且問之叟曰脾性惡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使之運而化乎予聞之重有感焉越十餘年病再作皆用此法而差因錄以自警

思石鐘山辭

予嘗讀蘇文忠公石鐘山記壯其爲辭以爲善辯者無所施其巧博物者無所用其智誠茲山之偉觀也竊得擬之謂勝者逝矣勢就者難敵而材力萎薾莫之敢發加以逸步多艱病閉成癖未嘗不撫背三嘆臨文長吁思欲駕長艫逆巨浪撐山靈於谷際瞻彼仙乎水中而卒莫可得也王君湖口之産宦遊京師出所爲圖發我幽思作思石鐘辭

脩鯨劃以騰越兮潛發乎予之耳傍既跌宕以旁挐兮駭予聽之無方蹇予處此一室兮獨何爲乎此聲曰惟有石鐘之山兮恍若見而莫予征披山經以窮搜兮極地志之所載歸茲山之爲靈兮屹立乎其旁之會彼夫人之好奇兮爰告予以嘉名歷漢唐之閟辯兮匪彼仙其孰明儼歸盡其若茲兮目勞歸其邂之予固不知其靈異之至此兮蓋始信而中疑夫山之偶得名兮紛不出乎一日或以形而與聲兮蓋旁觀而博取荷聖人之所遺兮安知不出乎牧叟與樵童彼固知欽鍾無射之爲何物兮又焉用夫鞺鞳與

噌吰刻彼仙之所隱兮鏗岩崒其猶在豈不可予爲爲兮彼渤也其何罪惟詞人之豪宕兮筆鋒莫之敢當獵馳波於萬壑兮寧肯度尺而寸量予既不知其果不然兮敢争衡於千古拔蘭棹予南遊兮念長路之伊阻嗟昔人之獨喪兮徒下上其求之山既不能以自鳴兮猿鶴聚而咻之相九州之奇跡兮予獨滯此一邦也內推恍惚紛不可名兮曾何獨此石鐘也豈刻雕而爲之兮造物者之寘寘也縱不得與於嘉名兮亦何害其爲形也石鐘之山崔崒而嵯峨嵯爾石鐘兮其如予何

大雅堂辭

大雅堂者番陽胡氏世居之堂也胡之先有振鄉名
當元季之亂以鄉兵應韓邦彥累功授饒州路簽判
為賊所得紿之降罵其衆手殺數人卒弗濟焉賊而
死其妻趙氏揚其孤叔儀間關逃其鄉守節終身時
有名斯堂以暴其事者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韶以遺
卷請予為楚辭以傷之

嗟大雅之久不作兮歲月忽其不反世溷溷以競趨
兮見劉虔之既奔元社屋而人非兮歸斯堂之獨存
當彭蠡之弗湍兮魚鰕亦紛其跳躑民倀倀其無所

歸兮原一停之能卹慨胡公之烈烈兮奮長戈而獨
前與吾力之幾何兮支大廈於既傾轉百戰而不少
摧兮胡一蹶而弗興吾豈非蜂蠆之就縛兮寧為厲
犄而無成且余口而罵弗絕聲兮亦何懲乎梁鄭諒
萬事之不可為兮終一死以自明哀彼婦之孳孳兮
亦哀哀其兒泣身秉節以不渝兮將冀黃泉之同入寧
不知身之可惜兮惟合義之為急亦豈無大忠婦節
兮誰使夫一門之交集信二美之不可兼兮俗每疑
乎獨立番之水兮匡之山流清冷兮發層顏而澂氣
兮靈傑孰妖氛兮可奸殆將使江漬若洮而自雪壇
垓若增而嶒玩彼冠屨兮何人朔集褒兮後賢撫斯
文兮君不可以復和徒一倡而三歎

夔鶴辭

御史張君希載之生其母夢有鶴自天而降予聞而
異之從而為之辭

昔有夢兮與之陽歷倒景兮邈瑶光彼鶴兮何來探
孤矣兮下翔入我戶兮入我堂翕翼衣兮佐裳召卜
史兮占之奄何為兮彼祥楚佳氣兮忽龍驤高門兮
如蓋後余子兮降神將有徵兮其煥美姿兮修能潔
冰霜兮靡中與外睨彤霄群兮陽崖迥隔彼兮塵壒纓

裳兮進豸光纜紛兮縡縩望天門兮巍巍振我羽兮
誰鍛淅鴻兮薦鶚高翔兮忘擢桀時兮會君或內顧
兮如炸鑑余影兮清邃抗余音兮寥廓縱曹兮分彙
悵人壞之間兮孰如我鶴鶴之生兮恍惚鶴之來兮
夢想彼人之鶴兮非幻彼古之祥兮疇能以我為爽
蚩為骨兮玉為頂翼翼翔水兮超遂山覽固方兮在瞬
俯察視兮齊烟閱萬有兮獨壽與四靈兮為群諒茲
訃兮不愧彼曲沍之人兮若千載而猶存

寫騷亭辭為葉宗䃾太守作

古之風兮云退騷之辭兮誰作吾寫吾騷兮吾寧以

以爲槃高歌兮傷烈徵吟兮愁絕寫吾心兮中結彼世之人兮無寧以我爲拙晨畢兮夜齋風燈兮露毫往不東兮復不爲勞寫吾心兮匪吾騷詠茲與兮有託寄吾生兮不遺騷兮騷兮楚之人欲寫而不可得兮逝乎兮江皐

藻軒解

吉若主人挺閒簡與高友江涉搆材爲亭甃石爲沼亭門碧綬架其室統櫝芳瀲潔名之曰藻客有過者難之曰蘅蕙蘂蒻群植並分菲者爲櫻橑秀者爲篁筠堅者爲檜栢芬者爲蘭蓀山苞木葩莫可具陳彼藻之細何見以云主人曰君子設佩聖人取物爲名則嘉惟義斯存品不必富類不必備泥形爲迂執象爲惑子坐聽我言藻之德夫藻者氣孕天秀根含池靈內秉采質外敷紫英不雕而華匪辭其聲順時生者爲孫命與物從者爲和充寧負潔以自濯亦何必於行藏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裔荒溪之涯丹徼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爲方以波濤爲家無泂跡於艸莽寧委情於泥沙客曰嫩哉苦哉其用予既出矣請言乎動主人曰或載衣襟或登筐筐滌以甘泉薦以方盤陋未跡於蒭豢而遺塊於蒻

并稱形則與火齊光比德則與鑑爲耿功顯著而不知其勞用非希而莫閑其美客曰韙哉君子之斐主人曰噫物貴實用禮戒彌文弗玩其菜而采其根楚佩江蘺周歌澗蘩桃李薇蕨維葛與蘋匏瓜行葦列國所陳緊藻之德於吾則均翔爾吾居夕吾爾群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雩民隱上華國勲惟夙夜是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斂容竦吻君門巍巍膝者莫斯君行濯濯服莫可招包荒納汙辭不我擯鄙人何知敢謝不敏主人不答莞爾而哂

冷菴對

陳君狩之以冷名菴將奕比以冷而僉意考綜京師狩登覦予因託問答以著其意其辭曰

冬季之月陰寒初凝積凌拊丘飛雪斷路冷菴主人方下帷閉戶僑于燕山之下客有過之者但見空籟凝地冷飈襲巾鐵光而發玉屑譁紛爐圍不煖纊挾無溫客曰噫事有定分理有固然今子爽不爲郊隱不爲衰貧不爲睢窮不爲皮拖幽守寂命何利焉主人曰我性固是也客曰天有夏令祝融煽陽赤龍奮飛火傘高張野塘龜坼竹波沸湯鑠金流鳥獸逝藏無邵堯夫郤房之能王仲都環火之方子於斯時

負作敗常主人曰吾令自若也客曰地有炎陬南海之窟湫汞苦硃砌礬汁滴成漿氣吐成沸蒙締若負捧爐如失無將仙翁入水之神費長房縮地之術了道其間雖令奚益主人曰吾令自若也客曰煌煌要路赫赫權門勢焰騰天炎埃漲綸名腸內煎欲火中爍獄鍛者為能吏手炙者為通人故月不可火勝飛不免有焚了不能逆走出世高飛絕塵旬周旋其間而弗卸厥身主人曰噫吾聞之矣伐國者不問仁教人者必以倫此獨何言而於我是詢吾固灌吾行操藻吾心思松桂為徒霜雪為則將使憸人膽落

而不復逞貪夫股栗而不自持矯彼煩濁歸于清爽令之道其莫予知也又安能移火鼠之智而卸夏蟲之疑也哉於是汲洗泉煮白石餐清冰嚼苦蘗客亦再拜佩令之德願同晚歲為令蒼客

政難贈楊質夫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也官位而稱人人而繼然後能徧舉而不墮外由學校郡縣以至于藩憲內由百執事以至于卿相職處簡而人愈難得或得焉又不能久舉而莫之繼猶弗舉也然則交承之際亦難矣若魏相之嚴而繼以丙吉之寬時人翕然以為知大體然或病其風俗傷敗而不能問郭子儀之寬也李光弼以嚴代之旌旗卒伍精彩一變而士有悍色幾不能安乎其位此其斟酌調劑之宜因各有在而下上之異議彼此之殊觀乃爾況未必當乎夫學校者政之一也而其降替至今名籍給宜稱為上者未嘗不志道慕功而其情則多樂放縱而惡拘檢是自為異也朝廷但士之不自力則置為儒師又恐其不力於教而設之郡縣又慮其所統之不專也則置憲臣以領之大下之大欲憲臣皆得其人者因難而前劉後繼殊上而異令彼以為是此以為非彼以為便

此以為非使者若多矣故嘗僭言之農農師者罔欲其誠率勸相成者懲惰去稂莠而培嘉禾也業不勤則不殖則責歸之然或昕不均力不飭業未及成而農已告痒矣人孰不欲穫良田食嘉穀於此得農師焉又撓之使不得盡其力此政之所以難也山西提學僉憲之任去年得吾友楊君應寧丁故之際力足頗廢適訓然而不偷不踰年以憂去未竟也四明楊君質夫實繼之議者曰應寧嚴矣非寬則無以有濟宜少既繩墨以矜人之不能或曰學政之弊也甚十弛而一張舉於暫而不持於久未可以為善或又曰弊

久則習玩玩則易變則難其勢宜漸未可以一朝致也予嘗以質賀夫曰子安從哉賀夫曰皆是也天下事必有理事有所在則理各有所宜某豈敢適莫於其間哉度時宜觀士習視今日之緩急而爲之耳某固知懲羹吹虀之不可爲亦何截趾適屨之足爲尚哉然固有不可易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也某知此而已予曰政得其宜則易失其要則難賀夫以久學舉高第歷兵刑工事清慎守約移政於所未試其無難爲可矣且韓非作說難韓退之作行難皆有感而爲之者予於是亦有感爲賀夫又予禮闈所舉士

以予爲知已不可以無言也作政難以贈之

喻戰送李承勲南歸

永興李生貽教從予游見其文奔放不可羈馽心甚愛之然懼其激而過也稍爲之所俾俯就繩尺蓋其心始而疑中而翕然更張之卒乃奮然獨進若不我載者久之其名益彰同舉者未嘗不孫遜焉及試禮闈復失利予爲之愕然以驚曰有是哉既閱月生以別告予謂之曰子知戰乎鼓進金退左射右御首法也神出鬼沒東聲西擊變化而無常者用也[illegible]信以意用法故勝趙括能讀書而不知合變故敗[illegible]好出奇不拘常法故不大勝即大敗若衛青之天幸李廣之數奇者皆不論也生之文豈不既律矣乎然而不捷者數也是未可以自沮而亦未可以自足也勉哉生乎吾待子於屈賈之壘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是豈獨於文爲然生乎勉哉予猶懼生之文或過於博也故贈之片言以示約云

擬楊文懿公謚議

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公諱守陳之卒也朝廷賜謚曰文懿按內閣所擬御筆所定謚法所謂敏而好學末免有究者也文之義十有二懿之義三稱

取此二者以其近也公髫齔穎出讀書日五行下考正諸經辨疑發晦抄錄論議出人意表出而應試舉浙江解元登進士高第入翰林歷宮坊爲編修侍講爲洗馬爲侍講學士少詹事其舉業精確録于有司傳之四方又見諸考校爲鑑衡模範昭不可掩及播而爲紀述制作之文奔發挺拔脫凡化腐叙事寫物迭出精見偉然成一家之言尤曉生稗雜所覬學而不可及者傳之後世不卜可知也夫是之謂文若閒門授徒汲引端導因才而教温顏而善誘之不倦恐剗刻艾之力而士多成材世獲其用各家鄉勝與議

□為師友無宿怨無間言處官際物紆坦夷之懷嚴
平直之行而闗機不加于身嫉言不聞于耳榮名顯
爵以壽自終夫是之謂懿文言學懿言行文見乎外
懿兼乎內體用之謂也昔孔文子失於飭身而不聞
謚懿孟懿子不能守禮而不得謚文合是二美稱于
一代其於千百世亦有徵焉顧非今之所甚難哉國
朝文臣由自翰林類謚爲文以文施懿者惟英廟時
有若內閣學士呂公原及公呂公亦浙人亦舉解元
進士又翰林臺閣之地銓衡之任差若有殊而階秩
之多莎年壽之修短以彼較此亦有可論顧其學行

之賢若諸謚法皆可以無愧矣東陽序公愛最久不
敢用私比爲公累竊惟閣額具公萊爲書院山長不
登仕籍而學士宋公濂嘗爲議以謚之公議由朝廷
所賜雖薄劣顧因不敢與有司之事而官在太史職
專文學據禮析義修恩命揚令譽以俟來世亦其所
得爲者也遂爲之議謹議

應天府鄉試策問二首

問天下之事處之必有攸當嘗觀古人之行而有疑
焉錢穀問內史共獄問廷尉善論相若也而吏體委
延賞刑法委渾者則以爲不可分裁其清靜府中無
言蓋爲用者也而自枝薄書流汗終日者則知之而
不能變白去副封者有矣而以死棄焚疏者乃蔽之
而不開不用寄啓者有矣而以啓事選官者因先擬
而後奏或曰願從逐于也或曰願爲皋夔也或薦賢
爲國非爲私也或明揚士類獨少此也是何其事之
異邪有人定大政雖大臣莫知者也而兄弟蘇語不
及政事者有之有告若獨斷雖親戚莫奪者矣而力
主新法不卹人言者有之有十疏候宗而後拜相有
三奏高宗而後議和有不欲補外又守少府者有被
罷願留自至中書者布被之誚則曰顯忠政府之短

則曰準直發閣之命則曰願入恐其不靜也諫官之
舉則曰介入恐其貞難也是何其事之同邪夫人皆
賢也而所施異其事事相似也而所出異其人不可
以不辨也是釋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者非邪
抑猶有同而異異而同者存乎其間邪即已行之事
以求當然之義則其言也非由徒之言也試爲我言
之

問古之論爲國者曰食與兵此二者相須而不可闕
者也夫兵民之判久矣今不暇遠引姑以時之切務
言之南畿多良田而賦亦仍舊宜其足供也而往往

有關賦之夫北畿多閒田而賦又甚輕然其足耕也
而往往有無田之室賑貸美意也而貧民或不償其
惠勸借權法也而富室或并受其害儲蓄長計也而
有司或虛有其籍此又天下之通弊也茲欲使民之
家必給人必足雖有水旱不足以為害何道而可歟
蘇之閒而對之率服久矣然必有區畫之方關塞之
外北戎之搶劫屢矣然必有備禦之策非徒有法而
作止或有未齊勾稽有籍而什伍或有未實兩給有
制而衣食或有未充此亦天下之恒事也茲欲使兵
之戰必勝守必固雖有外警不足以為患何施而致

夫水旱者堯湯之所不能免也四夷者三代之所不
能無也然則先事而為之慮及時而為之圖以求所
謂久安長治者苟有經濟之志宜於此焉熟矣其悉
陳之勿隱

順天府鄉試策問三首

問國家開科策士必首舉聖製為問而經史時務次
焉夫時制也在我太祖高皇帝時則有大誥三編太
祖文皇帝時則有為善陰騭孝順事實性理大全書
宣宗章皇帝時則有五倫書英宗睿皇帝時則有大
明一統志及我皇上嗣位以來則有續資治通鑑綱
目或躬御翰墨次第成編或分官纂修手賜裁定頒
其首簡必視製序文或纖悉補作以著述作大意天
下臣民家傳人誦佩服而體行者蓋已久矣王言之
博大精微之浩瀚固不可以一二指亦不可以填刻
陳也請問諸書述作之大意何居見諸序文者何說
仰寬伏讀之餘有得於心而願體諸身者何事夫不
知其意而徒習其辭者雖多無益不體諸身而徒得
其意者雖精亦且無用皆非所望於諸士子者盍敬
陳之

問古者帝王建國立都必在天下形勝之地三皇五
帝三王之都史冊所及載者果皆形勝之所在歟漢
唐宋之間或以都名或以京名其制不一其為形勝
抑有可論乎否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應天肇開帝
業太宗文皇帝駐蹕順天為億萬載太平之地今兩
京對峙諸曹並置猶諸往牒亦有之乎應天形勝古
有是論至于國朝始足以當之若順天之形勝蓋天
造地設非偶然而得也而古之論者未始一及焉何
也且禹貢經野必有規制太宗之創業度越前代無
容議矣今地勝于古則其規制宜亦有古之所不及
者漕運之法也山川之地衛兵之制邊關之寄出于太

□之所貽謀者其亦可講其一二耶諸生生於斯
長于斯游學于斯第言形勝之大與宸謨睿算之深
且遠者以昭示天下後世其毋有所讓

問禮著無隱孔子稱勿欺此事君之□□微事細行
不可略也古之人有入仕陳狀不□□等者有不合
于家自稱他州者有詗子孫不得沙補官文書者有
飲酒坊市不飾他辭者有齋所食肉對上不隱者有
不與送燕辭以貧故者或條對得失稱客所為或薦
舉諸官而不隱其事或保舉稹而不願易名或得舉
高不辨真僞而不以奏功若是者果孰難乎抑亦有

優劣於其間乎若以野鳥為奇應以玉杯為秘物增
郡民戶口以升秩奏左藏銀帛以受賞常懷數奏催
出一二者有之私書僚佐勿令上知者有之若是者
果孰甚乎抑其情猶有可原者否也夫論人者必以
其世鑒往者可以知來善可以法而惡可以戒也諸
士子較藝而來階是以入仕有日矣請言其志

會試策問三首

問帝王之馭天下必有詔令以宣德意振紀綱施政
立事其用至大唐虞三代之典謨訓誥不可尚已後
之詔令近古者莫兩漢若創業如高祖守成如文帝
中興如光武約法關中民惟恐其不可布詔山東老
穉至扶杖而往聽傾長安市者奔聖旨於一見為其
感人動物亦不可誣也及王通取七制以續聖經而
說者以為借意者於三君之外有所未愜乎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驅天下之穢俗掃蕩六合挈
斯民於衽席之上盛德大業振古所無如正綱常明
禮法重教養訓官職慎固疆圉控制遠邇詔勅所布
皆親御翰墨或口授意旨辭嚴義正直追古帝王而
上之餘不足論也當時文學侍從之臣往往極其揄
揚贊述雖未盡其人而亦有得其槩者今令播天下

副在有司或板刻南雍垂訓後世皆上之所宜伏讀
而卒業焉者若一二十篇若由之而不知則凡民
之事非所望於諸生也

問廟祀國之大事而禘與祫又祀之重者或謂唐虞
夏皆立五廟至周始立七廟或謂自古皆七廟其為
說孰是乎周廟七矣又有所謂文武世室者數不足
定乎或謂祫以七月或以十月或謂有時祫又有三
年之祫將安從乎漢之廟制不暇論已唐之獻祖既
不合食建中諸臣有請遷別廟者有請正東向之位
者二十年然後决而韓愈有不可之議宋之祫行於

嘉祐矣當時諸臣有請太祖東向者有請依故事虛東向者宋之僖祖遷於治平還於熙寧論亦不一而程頤有折衷之說其後據於紹興遷於紹熙亦復異說而朱熹有復古之議其是非得失可悉言乎我朝列聖繼世百有餘年議祧議祫罔其時也今天子嘗下廷臣集議正德祖之位奉祧懿祖制為夾室肆行祫祭之禮誠一代之盛典也其於前代何所合乎諸士子嘗開籩豆之事行且有駿奔之職矣請敬陳之

問周之賚於人者二曰貢獻曰工役其所以予人者亦二曰官爵曰賜賚皆有常制古所慎也漢武以後

君臣之論議政事古風尚存乃有御下見焉樊噲頭長闕而辭者有不受之命進見為者有對仗之劾甚至惜金洛陽罷役激而傷民則銘屏以懼之上陽導後則劾罪以免之對貢獻者欲拜之官而或以為不當拜獻瓜果者欲授之秩而或以為不當授寧抑得默嘿之功而僅授郎將寧失平江南之約而尚惜使相獻裕以待有功佩刀以旌佐命神策之賞雖纔則議分還軍之給闕丘之賚太廣則許聽兩府之辭其慎如此然亦有難易優劣於其間乎夫有君有臣則有是政而親於此亦有不盡然者何也聖天子御阼之初止藩閫不得私獻禁郡縣不得擅役清名器於既濫之餘褫服色於已頒之後真足以兼總百王垂訓萬世矣吾曹百執事之臣果盡能將順斯美而無所負歟茲欲各守其職不違道以市功各戒其事不徼寵以為利庶幾裨聖德而成聖治其職所當守事所當戒亦必有可論者試盡一言之以助官師之規可乎

豐年頌 闕試

右者聖人重農為治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叙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論政亦曰足食故詩稱豐

年春秋謹歲事其所繫甚重也今天子既受億萬民命于天下祖宗躬耕籍田以示先天下每月朔日報進織內者老于朝俾順天尹論以務本作業蠲除之詔振郵之令見于此歲者蓋再至三于今矣乃成化甲午歲大熟畿內及山東之地究先為于是朝士大夫相賀道商旅相慶野之民老稚癃疾聚而嬉遊起而歌呼惟天之眷惟吾皇之德信如蓍卜捷如影響無有違逆於戲盛矣臣待罪史官擬為頌歌以紀盛事臣誠材識卑謭不足以鋪叙德美闡敭瑞祥至于推本陛下敬天勤民之意昭于上下川供能祇天

承命之賓則不敢關也頌曰惟帝于祀而賜時備農夫告言曰有豐歲其歲槩豐孰肇厥同維甸之封于山之東維民播止于彼原隰穜稑既茂黍稌孔碩不荒于粮不害于螣相之勃勃其來繹繹維民穫止百力其作載車載稾載帝載糓以畢我賦以饗以酌朝饔夕飧永以終樂民食于饎饘有則多既飽而遺困有藏餘民之祁寒辛歲是謀有絲有絮中襲其襦道塗其幢民亦云徙今入其室父兄婦子以及閭里賓友燕喜惟皇邱民不遑寢寐有掖有登有竭有貸民之生矣惟皇之賴今天降飈嘉福未萃曰此豐歲皇

有大惠有開明堂敷德納祥珮儀于麓迺儀于康皇曰予庶力爾來事迓休四方以暨上帝曰予群牧勿謂民富無啟其逋俾我民厚民拜稽首皇德斯懋維德之懋皇有萬壽庶幾終福以淑我後小臣作歌敢告左右

瑞麥頌

瑞麥頌豐年也和氣旁達嘉麥效祥頌聲作焉以麥上德昭農事也

維田有麥載被其隴既堅既實岐岐懋懋我場我隴其積如雲皇德斯播于植于動維此瑞麥曰帝之寵

又二

維麥在田載耕載耨胝我手足劬我耜銚以夕以朝中心孔慆載非而謳于歲之秋日茲豐年維我民勞

又

天監帝德亦念民阢爐以和風遲以甘雨貽我嘉麥及我穫黍維年之祥新不我拒以徧率土于天之下于天之下永荷皇嘏

擬進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伏以君明臣良極一代治功之盛文作子述垂萬年簡冊之光故聖謨偕神器俱傳而功業與文章並顯

恪憲皇之慶出膺國運之豐亨虎步龍行識太平之天子河清海晏知中國有聖人文陳干羽于兩階武抗烟銷于八表復濡名于景泰撲高之大度弗如上徽號于聖慈慶錫之尊親斯在重儲嗣則著文華之訓明史學則肅綱目之編衿佩三千聽橋門之警蹕崇進十二增闕里之褒崇舞華赫赫以無前靈爽洋洋而在上望遺弓而引睇絳往蹀以傷心欽惟皇帝陛下道蘊君師孝兼繼述祖有功宗有德議隆九廟之儀文左記事右記言思繼五朝之實錄承玉几垂衣之命念青宮授簡之恩啓石司庋府之攸藏合九

居諸蓄之所稽曹分銜析糾舉目張大而典章政令
之施細而名物度數之備功由衆集敢曰詞劉知幾
之一家八目右稽奚獨遷沈既濟之五例德輝下照
炳若丹青善惡具陳判如白黑庶幾天地之運數見
於日星之候涓滴之勤仰裨于海嶽之大伏願箴諸
使殿副在秘書上以厪乙夜之覽下以備甲令之稽
監于成憲確乎家國之蓍龜詒厥孫謀邁奕河山之
帶礪

擬冊立皇太子賀太皇太后表

伏以居宮闈而母天下養已極於兩宮闈子姓以及

曾孫升未論於六紀天休滋至國本彌尊率土交歡
合生均戴恭惟聖慈仁壽太皇太后陛下聖同坤厚
慈若春涵仁包海宇以為家壽與岡陵而並算慶延
褒緒遹從有子之全山德比周姜親見斯男之太姒
乃值佩萸之月重占繞電之祥采與議之僉同詔皇
儲之當豫前星炳耀藉寶婺之餘輝少海淵澄出銀
潢之正派鸞旂鶴蓋絢爛交陳桂殿椒房鬱葱旁接
親仙顏之載悅識內教之夙成下以貽哲命於初生
上以應嘉名於長策博觀載籍所記在古誠稀身有
宗社以來於今尤盛臣等忝沾備官身際奇逢欽瞻
心勞拚揚力薄聽韶音而獻舞望嵩嶽以山呼紫禁
深嚴僅寸誠之莫逮金甌鞏固祝萬歲以無疆

懷麓堂文藁卷之十八

懷麓堂文藁卷之十九

狀疏

西北備邊事宜狀 闕試

右臣伏以北虜逆戎嘯聚部黨幷合群類據我河曲投我延綏寧夏深入我甘涼固原諸處近又覘我大同迫我萬全朝廷命將出師天威所至雖伏鼠竄無有遺者然其擄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兇惡艸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艸枯河凍風高馬健賊比無所獲計當復西西必復度河曲縱今不度明年必來歲復一歲為患滋甚所宜深防曲慮以消

未然之釁為永久之圖也議者恒以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為萬事圖永久者為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盖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盛已百年居中變之豐而論邊疆之備處冠裳之榮而謀兵革之難若無係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遠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薊而靈夏之域屈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貲其盛衰情形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下逮至于元遂混一統自我太祖太宗親御六師敵始北遁蹤時累川振旅而還迄今敵衆離亂交雖互嗟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漢唐以來未有衰于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師馭極衰之賊雖艸薙禽獮亦不為難惟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醜有所不屑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紏結為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壍豫其固也作止閭

接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戰則必克如是以守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為人所待其不顛倒錯亂者寡矣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上屢告饑城寺繁劇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物而用輒失措城堡棊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開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

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營不馳授劍淮南副將失邑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逗陣誅及裨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綰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矢且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職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

後何望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參贊之制覈功賞之實嚴威刑之斷舉一將則眾議必簡任一人則非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縱如是則人畢其心官率其職繇是而糧芻可足器馬可利城壘可固練習可閑斥候可明號令可信營屬而入寇之衰遠而億萬年之後可以高枕而無虞矣況區區者惡足為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敢摭其大端為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興利除患則有可存惟在陛下斷而行之耳臣誠愚闇不識大體臣不勝犬馬惓惓惟陛下俯賜覽觀幸甚

應詔陳言奏弘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節該

欽奉勅諭

天道靡順亢旱踰時民庶驚惶朕甚憂懼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爾文武群臣條奏來聞欽此臣等俱於午門外跪聽宣讀聞命驚惕罔知攸措臣伏見去冬少雪今春缺雨風霾時作井泉多涸自都邑畿甸東接齊魯南抵淮濟西連襄隴赤日拆地黃塵蔽空冬麥不收秋穀未種或餓死道途或典賣兒女或流徙他鄉爭程競渡以苟旦夕之命蘇

松嘉湖諸府累經年大水橫溢財賦所出昔為荒區瘟疫流行賊盜交作河南寧夏遼東等處地震有聲半年之間奏牘累至誠有如聖慮所及者臣退自修省以為災異之來皆臣等諸司不職所致仰蒙陛下不即誅責曲加戒諭翻然省過勉圖後功而又引歸聖躬博采群議以共答天意此古帝王遇災而懼之盛心也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忝竊清銜華衣美食皆朝廷之恩深生民之膏血二十年來略無寸補撫心知愧內不自安而職在論道不關政務惟君心為化理之源經待乃致治

之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illegible]
有時章句有限若衍興義未易悉陳嘗考宋范祖
禹講月令而深論誠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
極言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開經義
則詔以無功李絳諭月不訪理道則自慚俛食臣
之療曠實又過之近臣於五月二十二日經筵輪
講孟子兩年之内輪侍日講亦用此書今不敢遠
引謹摘孟子中格言要論切於君心治道臣與二
三講官已徹聖聰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
其理而事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
類附爲陛下備不棄其愚腐一賜覽觀則雖輟講
之際如對聖賢燕居之時若臨臣庶于以見諸實
政施及群生庶幾天意可回災異可弭民生可安
國祚可永也臣不勝犬馬惓惓一一開具以俟採
擇
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臣竊惟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故書曰惟德
動天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孟子此言實得之
子思傳之孔子者如成湯六事旱沴遽銷宋景一
言熒惑立退不可誣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

三年閒天地降祚而賜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觀
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由冬入夏旱虐尤甚陛下露
禱于中群臣齋戒于外計日彌久獲效愈難意者
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
不以實也伏願陛下齋明治心勵精圖治賞一物
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
珍膳必思民之飢服一美衣必思民之寒雖處暗
室常如天監之在前雖處深宮常如民瘼之在目
不以正心誠意爲可厭不以天道幽遠爲不足徵
災異之奏自郡縣者集爲卷帙以備覽觀庶政之
付在有司者限以何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
爲道旁作舍之空談採民災者不爲紙上栽桑之
故事將見和氣充塞驩欣交通天意不回雨澤不
降者必無之理也若齋醮一事誣誕尤多累月經
時萃於一中偶獲者自賞而不效者無刑徒費貨
財復傷治體且往歲不祈而自至近年累禱而不
應其有無真偽不辨可知陛下初納群臣之議嚴
行禁革近因禮部之言卽令停止請斷自今日凡
事關祈禱上瀆于天以經咒干賞賚者並加斥絕
永不爲太平聖治之累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

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根本既正而後天下可
從而理也故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
非間豈真以爲不足謫不必間哉蓋心有不正則
雖謫一人之非而有不勝其謫雖間一事之失而
有不勝其間者所以甚言心不可不正也然正心
必先于誠意誠意必先于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
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
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
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故心必有所啓而後

明必有所繫而後定不然則衆欲交攻群言兢惑
不干聲色必干貨利不干奇巧必于幻妄以崇高
貴富之地當宴安暇逸之期有不知其自失者矣
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清聖慮保愛天
和慎重遊宴調節飲食每朝講兩宮裁決政事之
暇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置諸左右時一繙閱用
代温書以俟秋涼仍舊講讀使義理融徹根本不
移辨天理人欲之幾爲體驗擴充之地凡用人行
政弼與名和舉而措之引而伸之無不得其當者
不然則雖發言盈廷積疏成案一兩之後旋復置

之度外矣何所益哉臣嘗冊講孟子此篇今復敢
以爲陛下獻臣不勝至願
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文王作靈
臺戒民以勿速而民如子來趨父事也古之聖王
用民之力而得民之心蓋其爲臺爲沼皆與民同
樂之處而經營之際又從容慰撫惟恐有傷故不
惟人不之怨而反爲之喜不然則雖嚴刑以驅之
峻法以持之秖能用其力而已豈能得其心哉臣
切見兵民既判之後民出財以養軍軍出力以衛
民二者交相爲命不可偏有重輕者也今諸營官

軍本以壯國本制外患而操練日少工作務殷累
歲頻年未嘗少息見在之數或不敷于坐派停止
之詔或遞移於陳情使其精力消憊志氣摧頹嗟
怨之聲上干和氣比者部司屢嘗執奏陛下憫其
勤勞量爲停免而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
備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朝廷以督併爲名恐名
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而盛暑鑠金流汗成血兼
時倍力困苦益增又不若不督之爲愈也臣伏見
山陵太廟工役之重無以復加而盛暑祁寒未嘗
不免今欲以爲緊急工程不可終廢亦宜俟雨澤

既降秋氣稍涼然後再圖修治則所費不過數月之期而所息不啻萬人之力其餘不急之務仍照原降諭書一切停罷則可以慰人心於困迫之餘養士氣於摧傷之後亦弭災召和之大者也

一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臣按天地有自然之利而其生也有限故君人者必撙節愛惜之然後享其利于無窮然欲節天下之財者必自君身始故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夫天下不以奉一人將誰奉乎

不私其有之謂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二者言之山東諸府穀麥所宜艸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荊沔諸湖魚蓮極富水弱魚荒河泊歲課多用折納揚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浙出關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貢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盡今披圖按籍計口數物于都邑之內寥省之間何以知之而況於九重之上哉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用賦買辦之使亟於催徵責價不克動踰時月關門之稅累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剋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洞見其情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商賈利微物價增貴由此數者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克二者之外別無大策惟雜泛差役及額外科派諸下有可損令裁省而節用一事尤萬事本根求太祖欲造車籠以條貲不合而止仁宗夜思燒斧恐飢不索恐天下遂以為例有天下者豈少一燕籠燒斧哉蓋索一物必有十物之費而其弊猶有不可勝計者也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

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昔皇妣躬補綴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為子孫法朕常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帝載在五倫書君道篇節儉類蓄將為萬世法也臣願陛下遠稽前代近法祖宗上警天心下憫民命凡群臣百司隨事經營極力裨補者不過分寸之益惟陛下一轉移於運用而天下受無窮之福矣臣不勝懇惻激切之至

一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臣惟民之困苦如溺之待拯焚之待救其情皆急赴之者雖焦

兩冊額治體途是有不暇顧若事勢牽制不能兩盡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比於醫國理亦宜然臣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夏麥絕無秋田少種種亦未保巡撫等官極力區畫財盡穀竭已無餘策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羸若限數借撥量價糶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臣請斷自宸衷特命戶部議行漕運官借撥一百萬石少亦不下五十萬石及運舟未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次倉分納令收糧委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用為糴本

以俟來年豐熟量價糴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亦不為晚推糶糴之間稍加調停腳價之耗別為計處使粮官雖遲不失本數則朝廷豈靳此百萬之數不假以一二年之期哉况運舟後至者多為軍衛貧窘力不能前歲歲稍延愈久愈困使得稍寬其途程還得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為無益也

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臣按古者經界之制所以均井田平穀祿今雖制與古異而分地納稅各有定業其間貧富固不能齊若豪強得以兼并姦巧得以侵奪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小則爭大則亂必然之理也臣切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竟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為名濫王世家輒行陳乞無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辭訟之牒纏綿歲月寃號之聲震動遠邇往往因有聚眾持刀毆傷內使者民心既失國體又虧上下之間兩無所益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齒既衆豈有遺故凡以空閒為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論罰相仍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當何時而已乎臣請自今以後除官有籍册者上佐處分其稱為空閒

報乞管業更不賜許陳請者無故則投獻者自止占籍之民免不罹兼并侵奪之害而有司亦免覆勘之勞矣

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按仁政之大不過教養二事而已軍之所賴以養者在府縣所給以教者在將帥養之無法教之無方而欲其臨難遇敵赴湯蹈火不可得也臣聞廣西之地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罷困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蠻賊截途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又變之大者固由紀律不嚴事出意外而旅進群行

坐致奔潰不聞有挺身犯難以相捍禦者賞亦數
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旣
勢所繫非輕朝廷已問罪伸威吊生䘏死既往之
事不必重陳但賊勢方張散蒲山谷攻圍州縣占
據村落狼貪蠶食無月無之版圖雖存人戶漸耗
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
也攻守之議必先兵食今官軍土兵尚皆可用惟
糧爲乏近聞荒歉之餘歲頗豐熟臣請下巡撫總
兵大臣亟議方畧措置儲蓄審計折價毋得仍前
缺乏非惟足用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

則蕩滌之效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
率給不過二三分禁例雖嚴莫知攸革未然之患
可監于前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
仍計其耗餘謹視出納以供官用使人情少慰兵
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

一孟子曰省刑罰臣按刑者聖人輔治之具不得
已而用之者也然必定爲輕重之等而於其就者
則寧舍重以就輕所以体上天好生之心以爲民
生也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雖杖有分寸數
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旣多人若難制乃有矯輕
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審讞尚少過差在外問
刑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補立卷案旁
引醫証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遷職於是鞏人重
者爲能吏殺人多者爲好官習俗相承日以痛甚
夫梃之與刃刃之與政其殺皆同以極輕之刑置
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
大於此者假令以一時之怒一二人之少誤諸司
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乃槩以因公
自解豈復有所懼哉今欲勸下人者有抵命之律
刑其非法者有除名之例倘不出此則謂之因公

一名爲公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
不議也臣請除已往不究外自今以後凡拷打輕
罪問時至死累二十或二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
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辭証人等并
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至
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法當此情似不爲過亦
可以爲殘民之戒也

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
法堯舜而已矣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釋之者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

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但責善之論易至犯顏閉邪之言類多逆耳順適者可喜而觸忤者難容故惟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為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常勸其直而容其過所容者愈難則其爲德愈大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言事之臣江奎蕭顯徐鏞等多由貶謫次第敘遷如孫俊者言事尤難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歡頌聖德皆以爲堯舜復出也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君既示磨礲宜加收拭近者群臣交章論救彰程至於十數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必有聖裁臣無容議臣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爲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滌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有以言得罪之臣天下之人孰知所謂陛下既已復數人於前矣亦何惜有此一二人於後以答群臣之請慰千萬人之望哉臣近講孟子此篇因推論此事臣之愚亦堯舜吾君之心也

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

而願立於其朝矣臣按賢能皆天下之士賢以德言故曰尊尊者置之高位畀之重祿畋容而禮貌之能以才言故曰使使者布列庶位分委衆職隨所使令而皆適于用其小大輕重固有等也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都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言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論巡撫府縣得以論巡按小官可執事得以論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為勝負使其爲極惡大罪人人得而攻之者罔不得言乃有或經按問或經考覈或爲糾劾或經叅駁肆詆毀之辭爲徼後之計此風已行漸不可長見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凡按拾原問律有明條不干已事例當立案臣請自今以後凡有冤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讐忿故爲誣蔑者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乃講道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坐講于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議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焉故也官不必高所任實重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

少有違誤違逆糾劾荷蒙聖恩特賜不問是朝廷使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六員御史二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商輅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伏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雜特命差錯一二字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事臣愚以為經筵之職較諸通政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辭較以千計繁又倍之臣請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待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斷文幸甚

辭免起復纂修奏本

奏為纂修事弘治元年閏正月十六日順天府宛平縣送到公文該內閣題纂修謄錄官員內有事故回還原籍者着該部行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續該吏部題纂修謄錄官員在京住坐者移文行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緣臣原籍係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今寄在衛有所軍籍在京住坐有父李淳於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病故臣照例依墳守制近經一年衰苦餘生疾病交作右股及足向為寒濕所侵行步艱難不便鞍馬雖欲黽勉趨赴實有未堪伏望皇上俯賜矜憐容臣在家覺得調理候制終病愈之日即當供職以圖補報臣不勝感荷天恩之至

懷麓堂文藁卷之二十

箴銘贊引題跋

悔箴

吾以警戒行以愚懲嗟此之人孰可與成戒則必持懲則必作有狂而聖或其可學

成齋箴

惟天生物物不相有惟人性同無或薄厚中戕末摧畸孰其咎形踐者聖質變者賢成己成物責斯盡焉凡我同胞覆燾必均一物不成如手足弗仁楄檖在躬先本後末一德不備如身常飢渴居必仁宅行必

義路志則必專執則必固惟四勿爲惟五弗措曰吾弗能是謂自畫曰人莫己若是謂自賊勖哉君子成爾令德式瞻爾堂式警爾心君親有訓師友有箴君子勖哉無廢寸陰

止齋箴爲汪希顏同年作

止乎止過則逖不及則邇學止乎中人止乎聖彼顏弗孔猶不可以竟聖有方道無徑顏之希企則正止而止而其未底而不可以已而

筆銘

昔叟獲麟漢吏興衙絕爾于經假爾于律嗟哉管城欲工孰拙用之者人慎爾勿忽

紙銘

以自受織文斯生也以方受割用乃成也制于物而爲功亦何病其形也

艾齋銘

人非聖不能無過過矣而弗自知知之弗能改改之弗能力然後其過成焉予之過多矣嘗取其尤大者六端欲作銘以自戒未能也文選黃公之子鄉貢進士汝修有志於學名其居曰艾齋其友孰方石謝先生爲說而汝修請予銘予不能銘汝修因取所自警

者爲告若汝修之過其同異多寡蓋自能知而擇之矣盍行於予言哉銘曰

惟人弗明惟官之蔽明而弗獨其過乃成昔者予聞匪耘弗登孔戒克己顏德以貞狂免作聖曲能有誠力致于艱既倍乃勝豈不易知實難厥行予有六去去惰去輕去玩去慮去忿與矜志則有餘于力未能予復何愆而艾是名家有庭訓鄉有典刑有一其言百我茲銘銘爾攸居往服爾膺慎爾出入戒爾寢興君子勖哉庶言不微

丁氏半山亭銘

名用丁君維仁隱士也作亭于鐵山之半名曰半山亭具于鴻臚序班鉄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錫山之奸絕介父之祠惟龍湫之虛幻皆君子所不談鱗山之風致亦未足深論彼半山者王荊公之故名也荊公存謝公墩時議者謂其背氣所發使其有知未必忘情於地下予為君議之以貽其後人使知茲亭為丁氏故物君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

銘曰

鑱之潛川有山曰鐵有亭厥中作者丁公嬰嵬夾脈巉巖幽窔綿平度均不下以上吐吞嵐霧凌灣蒼莽俯臨千霄仰抗高爽群奇羅列萬象森朗迤山透迤如屏如牆長江乖帶遙遙茫茫喬林長堤曲淵方塘晨颸夕陰往來其傍西望櫓山魏武所駐奸雄一顧乾割坤據金卵故墟旋為興亡河山猶在俛仰千古昳合遺山鳴金既羅張于雷邪光彩淪落幻術莫究九原不作僧有伏虎能湫是於龍亡虎逝此事已吁亦有龍眠鱗山故蹟丹青窮形千載泉石山崎川流歲月若奔歸視吾山吾亭固有我居我游我樂我娛終我之身貽我子孫昔有半山興惟安石謝墩王宇名同代隔我來君夫誰主誰客不生史氣所遇成敵終爲一歸誰失誰得今有半山君蹈陳迹彼豪有知此恨誰釋物各有主在人則云往者勿追來者有聞昔貴難恃虛無莫陳不朽有圖惟德與文汝亭不歆汝山不磷我銘在茲垂千百春

寓齋銘爲博士陳後作

寓形太虛物各有處人亦物耳顧爲物寓身寓于世寓寄在物硯厥所寓可以觀德少遊東南壯居帝京晚務息游于品是名刱宅脩緗是究是營體物之妙實我其情我情匪寓聊以寓我苟以爲寓奚所不可吾亦有言隨寓而安優哉游哉以歲以年

莫賦方門良得兆無咎墓中硯爲之銘曰

各以文致兆兆以器後之百年誰發其秘惟名與器神不輕畀茲卒在于吾於予乎試

柳含人硯銘

維瓕含利沙水交前後千萬年結爲依玉視其質顯爾而光耶其聲諸然而見珠以成器必精乎是吾之力獲而得家不毀于季孫之櫝衡人五色得非女媧氏之所遺乎御陣于進當與中書君而並錄也

鐘硯銘

右有鐵硯茲有石錄在頗類妹於象則道乃執之棒

但象之宗觀物若畫舍諸條理之外而求之制作之
中乎
瑤池夜月硯銘
鑿深爲池修山爲月湛依雲之陰開額兎之窟人間
天上見此二絕餅泉日汪殊我池蟾池蹋尚臣毋使
我月缺於蒙桂魄千載不沒
臨江周逸庵處士畫像贊（贊中有銀延年語代作日用於臨江文）
周子觀園定登我堂日世有令德臨江之望觀我以
遺像兮我以鉅章邑登志頤生娛死傳嗣世飾危岑
君爲不忘朝經各書教子義方學有名秩宦無索處

相貴賤貧窮不受賞謫世利是競而君不有其藏莊
道江湖老歸故鄉詞君子子而衆拔拔因有室錫家
有祀子不與其存其名則彰我辭匪諛沿傳撫張後
千萬年式昭耿光
張汝弼小像贊
館有是頂其神任內發爲文章不采而繪外探物化
中含道腴識判諧謔皆文之餘本上不語寧我爲僞
合交不汙寧我爲疏君子觀士憤其所趨有兆君如
侃莽則訣君貌五圖孰非其有贊者數十孰際其妙
君得我辭掀髯而笑

朴庵蕭封君像贊
翹梧傑奇貴人之儀樸厚靜堅壽考之貲謝人富之
定而天道之莚貽典在國公貴則有慶延于家孰謂
其壽是不在其躬而在其後人亦有言爲右爲弓賢
哉黃門曾悔交風則友之義視公如翁九原可與秋
後其從
都閫李公像贊
公起秦州爲千戶侯克旅克猗夭昌是羅維邦巨藩
閫陝之間西征比徂推惫戎胡勞維萬夫旅矢彤弓
天子錫公維公之功功高望尊公子公孫偉哉公門

公衣朱裳公容于于君武而儒公神七征燁燁厥靈
兆爲公形儼然其猶公在堂後見者必起
中書舍人王乞齋像贊
右君不遠衆言君不出口目不外飾儉無苟取其葬
也可定其操也可久是無愧乎文獻之鄉忠賢之後
觀其日不重肉戒能世守此雖細事亦今之所僅有
也
西社別言詩引
谷簡還不惜已慮於友求陝偏鳴長寄必傳於子和
則伊人矣不如鳥子溶役自州寶存中日劍光衝斗

南國之文章筆陣橫霜衡西堂之義槊代膺皆大
鳥群空兮蟠雲變之九春皆決倚宗之一覽登壇
賈勇氣奪三軍對客揮毫名傾四座羡揚峯之得妙
愧歌食以同聽春鶯燭花夜堂燈月之採物山川
無地以逃形險語通幽神鬼有時而號聯吟鬭韻競推
有餘爭奈雞角力於雌雄竟忘形於爾汝十五年之
會聯菱也何疑四千里之暌離春為將過岑路回之
言贈念元白之神交越海共江蘋星槎於瀼鄉廬山
爲澤羅昔錦於傳鄉顧絃非遠欣我同志之庭五術
發采風謠漢法六條旁行郡縣盖已布棠恩於周謠

又輯詩片裘於魯詩大雅徵哉無非事者何由觀之
是玩物喪聚散以何心觸物興懷感時言志欲發倚歌
之興先悲投簡之才爰萃群言釐為兩卷

周原巳席上題十月賞菊卷

東籬赫經觀花事之將闌西社傳書念瓜期之未晚
百年易過九日重逢惟菊為隱逸之稱而冬乃閉藏
之令挺孤芳於獨茂慨衆卉於群紛視滿掬之盈詘
先比松柏之凋尤後神農嘗藥著靈品於方書仙子
食英博遺芬於詞苑物非泛取類是群分周地成周
八世守柴桑之業（周氏世以菊號原巳雅稱[illegible]）揮毫作賦一郡傳

百里之風君惟有之是以似之我則知今不如昔
敢將四意用託微聲援彼隣之皇皇詠初筵之秩秩
賢之以數仍之華屋得其所哉佩之以五色之錦囊
永為寶也念昔封之無下愧據批之在前未揭齋楣
先題簡首

擬通判考滿旗帳詞代廣平府作

六品郎階已拜三回之命兩年郡爲著書九載之勳
寅[illegible]尉[illegible]閭閻出色恭惟別駕柳君衣冠望族詞賦
才秀援瓊林價高金部分司漕路操出納之平衡
拼榜公門劃黄綠之宿弊名稱新擬步轉通班彈節

南陽旋車北觀省耕問稼視民飢由己飢斷獄明刑
奉官事如家事念朱岐之屏定咸寧突之未黔方備
遺之告成為旨遷之在行分借甫重不懷與予借行
中我心勞皆欲從公于邁荅季路之別有處而何武
之去見思留曹奴如登仙久矣吾其竟也取青紫如
拾芥紙難能綴之詞當貪公瑾之醪特贈之繞朝
之策州鶴去長隨綺琴邀燕市駿來合置黄金
臺上奴歌雅曲用託微情

御街行

進來殿深深霧君別路君歸路鷄斑外佩環聲

又被天風吹度桃花觀裏幾人曾到屈指從頭數
廣平城下海棠樹曾見春遊處道傍兒女送春歸無
計可留春住碧霄清漢星輪霧節一任君來去

與潘南屏納徵啓

天道立陰陽著六經而為易人倫首夫婦在五禮以
稱嘉執玉帛於無聲無朕之中而品節於有本有支
之際恭惟先生淵源家學經濟遺才海底珊瑚不受
虹蜺之釣雲間鸑鷟寧歸翡翠之羅虛銜荷玉之姿
久結斷金之契今夕復何夕參商無會面之難吾翁
即君翁兒女重通家之誼姊莫愛雲之徒幸遂得詠

雪之希聲顧門屏無射雀之才豈當淡有乘龍之望
念家冢丈人之愛爰及屋烏挹蒲陽大守之風綢繆
溪鶴偶雖齊大敢爲一旅之辭請以季聞已荷千金
之約惟疑乃吉之先見而敬則幣之未將詎云筐篚
之多儀少效潢汙之可薦禮從宜風從俗幸沾仁里
之薰車同軌書同文况沐聖朝之化稽陳編於往哲
在古則然衍福澤於後昆自今其始非陳是愧謝納
爲祈謹啓

跋馬義婦傳卷

馬忠洲之婦盧請代夫病于天德明愈而自縊死說者

[illegible]之死之者厚之也蓋以助名教也或曰傷
智也[illegible]三不如周公之誠且至是以死也吾鳴治辯
[illegible]黔婁非周公也天非薄黔婁也是數說者皆已
爲于鳴治而亦不著其斷何哉予以爲君子於前但
當取其代死之心而不必責其所否于天於後但當
憫其死之不幸而不必求其所以死之故如斯而已
矣奚必泥拘拘之迹以尋諸茫茫之境哉不然則此
獄終不解

題趙子昂書茅屋秋風詩後

右杜子美茅屋秋風詩賀給事克恭所藏云趙子昂

書今按此書累有俗筆當是子昂真蹟無疑嗚呼讀
是詩者可以興矣昔不得志而居室中與痔疾未得
予美以一布衣衣不蔽形食不飽一腹不愁朝夕
求饑死填溝壑乃嘐嘐然開口長嘆爲天下蒼生計
慮不在唐之君與相能以子美爲心豈有成都之亂
其事若非其志亦可哀矣使開元之世海內富庶通
哉豈惟開元古之人皆然嗚呼漆室婦死狂人悲予
之論乎天下孰可與言是計者哉若臥病瓊臺時足
卷呻吟之暇尚有味于予言哉

書許啓齋辨說後

明仲先生嘗讀許文正公遺書見其辨說歎曰是足以箴吾病也要予書一通置之坐隅辨之失盡于此說不得已而已與得已而不已若均之爲未善辨不辨可不可之閒耳天下之人有若予之愚闇非強辨莫能喻又明仲之必不可棄者明仲若遂閉口則吾曹何賴焉于方恐其辨之未至而何已其之有矯枉過直君子不爲惡所強酒大賢所戒在明仲擇之而已

題枯巷陳氏畫

畫技之微者也其用不過充玩好資論議而已及其

至也亦足以擬造化之巧達幽明之際感發心志流通精神畫亦未可少哉放其爲道始於象擬肖似而極于變化于形萬狀不可窺測上下數千百年變而爲數十百家其所爲所見亦有不同而同歸于妙而已予生不習書手不能舉筆運紙而凡爲位置高下皆不能外乎吾心目不能指摘年代辨閱名氏而凡爲妍媸工拙清濁雅俗皆不能逃乎吾目平居未嘗費一錢之購無寸紙尺素之藏凡待以求題識者無慮旬月至輒懸之齋閣坐卧其間後先相代而吾家未嘗無畫蓋吾之於畫猶元亮之於琴子騁之於酒也佰若陳汝同氏居京師家藏書畫數百卷汝同嘗遊於江湖及歸而其家燬于火先世之古物無復遺者汝同每痛之一日得山水圖一卷請于予曰吾將以此藏于家然不可無先生識之予嘉汝同之好事遂書于其顛志汝同之續藏者蓋自此圖始

跋鶴山魏先生書真蹟

修撰吳君原博所藏鶴山先生手書云得老其江虞氏蓋本僕射允文之後故與魏通家書稱提刑脊丈省蓋其先世也按宋史理宗寶慶元年李全亂楚州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五月全襲彭義斌而敗六月義

斌死于嚴實後失京東州縣此云全往恩州不知所爲及彭發許長必有勝負則此書當在二三月間作也初寧宗時史彌遠用事鶴山與真西山再召還朝嘉定十七年累遷起居舍人上疏言君臣上下同心一德則平居有所稗益緩急有所倚仗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說而踵陋天下之患有不可窮者而彌遠始不樂所謂上下不交之說蓋此疏耳是年寧宗崩理宗即位鶴山進起居郎以疾求去正祠請事至是爲李知孝所劾彌遠猶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又力求外任始以十二月出知常德府越二日又爲朱端

當所劾奪秩貶靖州遷官之命錯市之辱君合符節
其出處大計固已預定非苟然者觀其稱西山之賢
有東南人物凋落之歎則其慨然自附於濂洛諸賢
之意端可想見可謂一代偉人也已然其獻納之餘
錄本達奇汲汲以未達爲歎似與程明道秘密諫艸
之意不合此何見哉或其憂世憤時之志鬱而不伸
固有不得已于知已者亦未可知也嗚呼理宗號爲
崇尚儒碩而真魏二賢貶逐不暇則其爲治可知矣
自鶴山去國後國勢日蹙一再傳而宋亡觀于此書
其亦有所感哉

跋韓給事所藏張汝弼艸書卷後

張汝弼嘗自評其艸書以爲大者勝小者予謂英雄
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及觀韓黃門此卷則其大字
果勝賢者固不可測耶

跋馬柳之所藏二帖

此帖書法真得屋漏痕意當是山谷真筆無疑吾蒙
泉翁極通書法省所題識意亦可見古稱名家者固
有定價不可易也馬君善書其寶此固宜而刑禮部
題此若疑非真蹟不可曉也

子昂臨右軍十七帖非此老不能爲此書然觀者掩
卷知爲兵興筆也大抵效古人書在意不在形似若
效孫叔敖法耳獻之嘗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歎
其過醉獻之始愧服以爲不可及此其形體當極肖
似而中不可亂者如此能書者當自知之

跋張汝弼書蔣玉山既醉軒詩卷

醉與醒異趣而同適醉者常訾醒者爲拘醒者常病
醉者爲縱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李太白云但得
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皆有託而謂非真語也蓋次
公見謂醒狂不害爲賢梅聖俞每醉輒叉手溫語蘇
子瞻乃以爲非善飲者人之趣固若是異哉事或出

於偶然或成於有意是不可執一論也張駕部飲酒
不過中人而書此軒及卷若甚醉者其興致風態固
出一時要非有意論者蔓引波漫各極其趣蔣君其
有擇乎此耶然世之文章事業疲志憊力者常患於
沉沒而一時一事或以傳播是固有幸不幸而亦繫
乎其人此卷之傳其賓主之美槩可想見醉不醉不
必論也予亦不能飲者書此以附吳陸二太史之說

跋陳愧齋送傅曰會詩序

方山謂予曰曰會之來講毛詩於師名先生者數月
故其贈序師名獨慨然爲之予未始信也及觀序中

有於詩知學之語乃知其言不誣師名門生數百人不必躬自指授類能有經學以顯固有一及講席而再赴文場者用是可以爲日會貿雖然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而李翺獨岸然不爲下又安知今日無豪傑如習之者出邪

書鷄壇清話卷後

今年予作止詩詩以自戒鼎儀以詩來約曰止詩亦欲止今春欲止今春止未真止取止詩來止我止詩合寄止詩人予請援張汝弼故事以隻鷄斗酒爲罰竊計數日後必有縛鷄載酒而至者鼎儀固未嘗止

亦不承盟越兩月予病起遊火德觀爲鳴治師名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因當不宜獨先若君木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執不置乃以鷄酒往受罰爲覸鳴治師名之見督也曰第爲之郎有議君後者吾二人實任其事至是果以豬經三斤蛤蜊數十相助明仲聞之曰此佳會也盡御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爲鼎儀所致凡六人鼎儀乃盛爲席以樂客於是分韻賦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必辨也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雖工事或未合予掇其顛末以書于後

仁好學者有考焉

跋謝氏家藏墨跡卷後

吾友謝君鳴治視予家藏墨跡卷乃其從父愚得先生世修故王城先生世懋筆也愚得致事歸自寶慶王城以科舉往來江浙間鳴治亦嘗以省覲還鄉里離合往復凡爲書及詩若干通其二通則愚得與黃文選世顯論致仕書及王城與鄭黃巖載道詩十首鳴治皆歸而藏之王城論詩一字隻句必相鍛鍊雖數千里外答問不倦愚得當鳴治筮仕時以名節問學相勉督拳拳不容口他如作郡之方略分縣之利

害出處之節彜倫之義無所不備蓋自近世科舉之學與父兄師友之教能及此者鮮矣謝氏之多賢其因然哉愚得之再赴寶慶也予方南歸遇于流河驛至金陵愚得留江上十日乃同舟西邁別于長沙之滸王城予嘗序其遺詩而不獲見蓋於是俱有感焉昔范文正與姪帖以身不營利爲訓陳烀得之銘于坐以自警私淑之益予得之鳴治多矣而況于親炙之者哉而況于世守而承慕之者哉因爲題其卷首而歸之

書賀氏先蹟後

[illegible]鄭賀氏本貧蓋自大理公已然至乞糴穀于鄉先輩此其手帖也公之子復庵處士某及其孫感樓先生美之家益貧感樓教授鄉塾僅足供朝夕稍以其餘爲耕稼貿易計歲增月拓前後積數十載始克然有餘貲焉予聞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約而無所守苟有才智雖匹夫可以爲富大理公竟以貧死其守可知感樓世守先訓食必其力故其起家亦若是難也知大理之所以貧與感樓之所以富則其絕與守也其容以易乎哉世之人富者耻貧其祖貴者耻賤其先揜匿奪謝無所不用其極感樓方惓惓此帖比

之無恤之簡則所以儆其身以示其子孫者固亦有道矣感樓得此帖於採芝涇俞氏其子解元恩上京師出以視予予感其起家之難而慮其處樂之不易也書之以告其後人

跋謝氏逸老堂詩卷後

逸有二義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以道言者也又曰不敢自暇自逸以欲言者也君子蓋有擇焉愚得先生作郡湖南時賦訟之外雖細事小役亦夙計夜會寢與食有所不暇然謀身無蹊徑與人無厓谷田廬妻子之計無所累乎其心固未始不逸也及其功成志倦引身而退徜徉容與於山林之下似若甚逸然而修宗譜築祠亭建義學議鄉約作教彝會見諸詩歌文字間者無虛歲則其心與身亦未始逸也是先生之逸不以欲樂而以道寧豈非古君子之心哉先生素多病能慎言語節飲食得頤之道自歸黃巖聞其夙神健爽視曩昔益倍予甚喜之昔有若問宓子賤曰子何瘦爲曰憂官政也子貢問子夏曰子何故肥曰吾出見紛華富貴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戰勝故肥今先生無政之憂有道之樂康寧壽考蓋其所當得者此予所以喜也或者乃謂先生居

江湖志廊廟初不以進退壯老易其志夫使其道足以勝欲則所謂憂者豈足以害其樂哉先生所居有逸老之堂子從大夫士爲詩因鳴治以遂先生素不予鄙問予言必曰吾姪知我非其友莫宜爲此言也

儆居堂文集卷之二十